鹰爪王（三）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郑证因 著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鹰　爪　王

郑 证 因 著

（三）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鹰爪王（三） YINGZHAOWANG 郑证因 著

责任编辑：赵洪林 封面设计：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25印张4插页299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印数：1—90 350册 定价：3.3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075—4/I·15

目　录



·第四十二回·

孽海无边风流寡妇甘心作恶

那座上的掌福寿堂香主双掌翻天崔香主，如同一尊古佛似的，阴沉沉的面色，看不出是喜是怒。眼皮连撩也不撩，女屠户陆七娘行礼之后，自己悄悄往座上看了看，见这位香主的神色不对，女屠户陆七娘就没敢站起来。

座上的崔香主忽的发话道："陆舵主，我凤尾帮凡是入帮同道，无分男女，同样的蒙帮主慈悲，受本帮同样的待遇。可是全是恪守帮规，不得稍背本帮一切法制，陆舵主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女屠户陆七娘道："这是有功本帮的前辈纳福的福寿堂。"双掌翻天崔丰道："你知道就好，那么本帮以甚么所在为最尊严之地？"陆七娘答道："福寿堂乃是本帮最高之地，内三堂虽总揽本帮法治，执掌帮规之地，可是也没有干涉福寿堂之权。"

那双掌翻天崔香主忽的把面色一沉道："陆锦云，还不呈验龙头帮主朱谕等甚么！"双侠听这掌福寿堂香主一出口，双侠这里虽看不见女屠户陆七娘的面颊——因为她脸冲里跪着——可是已看出女屠户陆七娘全体震动，微微颤抖。

这时那崔香主两目注定了女屠户陆七娘目不少瞬，陆七娘嗫嚅着说道："求香主的慈悲，我我我……没奉龙头帮主

的朱谕，我是来探望我父罗香主。求香主的慈悲，弟子没敢寅夜来朝参香主的神坛。”

双掌翻天崔丰两眼一瞪，目射凶光，厉声叱道：“嘟！胆大陆锦云，你身为本帮舵主，蒙龙头帮主恩待，以一个女流，执掌西路粮饷。你安分守己的好好的本着帮规去作，你比帮主自在。不料你甘心下流，贪淫好色，置凤尾帮的威名于不顾，置罗陆两姓家声于不顾，你险些落在敌人鹰爪王手内。此番弄得瓦解冰消，自己就该迷途知返，痛改前非。本帮一班平辈的同道，就是不满意你这种淫乱行为，但是看在罗氏兄弟身上，也不肯过形和你为难。你伯父双手金标罗信，掌着巡江十二舵的粮台，在本帮很有地位，也能庇护你。可是你这种恶根性已然无法改悔，从凉星山逃到浙南依然不改前非，反倒变本加厉的故态复萌。倚着你伯父金标罗信夫妇溺爱不明，你更能巧言蒙蔽。

“孽障！你真是大胆，万恶已极！竟敢在龙头帮主的眼下横行，居然把凤尾帮四十多位江湖道英雄，全没放在眼皮内。你认为我们身入福寿堂，形同清修古刹，隔绝尘寰，一切事全不问了。孽障！本坛对于帮中事那就漠不关心？这次你敢藐视本坛，不奉龙头帮主朱谕，擅闯福寿堂，更兼私自引诱那侯杰，要想把淮阳西岳两派被拘禁在这里的弟子劫走，作那人神共愤、天地难容的丑事！你们竟这么扰乱帮规，纵情丧德！想把这两家正在敌对的得意弟子充作面首。

“孽障！你有几个脑袋，孽障！本坛若不代龙头帮主清理门户、正门规，保全凤尾帮的清名，叫你这两个孽障把龙头帮主费尽千辛万苦，重建的凤尾帮全要断送了。孽障！你居心何忍！本坛今夜是专诚候教，孽障！你还想再出福寿堂？孽障！这福寿堂例禁，凡是本帮弟子没有不知道的，虽是三

尺之童，也不准任意窥视。你来得很好，要不然也得找你这孽障，你把侯杰隐匿在哪里了？”女屠户陆七娘，现在被这位福寿堂掌坛香主双掌翻天崔丰一阵揭发隐私，竟自丧胆亡魂，浑身战抖，只有低头垂泪。这时听得问到侯杰，越发羞愧难堪，结结巴巴的说道：“求香主的慈悲，弟子没敢叫他擅闯，只叫他在堤坡等候。”

这女屠户陆七娘也是活该倒运，这侯杰原是西路一家舵主，原本就和这女屠户不清楚。只是女屠户陆家堡事败，她依然淫行依旧，竟把面首侯杰带着奔了浙南。这次还是真个的安心要把淮阳派弟子华云峰、西岳侠尼的门弟子凤梅姑娘从福寿堂掳劫出来，两个淫徒要把这两个清白弟子给先污辱了，以报自己私仇！居心实在淫恶！

这女屠户陆七娘更是刻毒，她是不仅想把两个门徒掳走，更计议定了：如有不能趁心如意，索性天涯海角的远走高飞，脱离凤尾帮。这种心意安的倒是够恶的，她认定自己的仇势在必报，叫那清风堡主鹰爪王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两个门徒先救不回去，总可以出了胸中这口恶气。这福寿堂她历来没到过，只听见同道们说过里面鬼斧神工的建筑。自己这次来实不知这位掌堂香主这么法令森严，更兼她父亲已听到了本帮同道把自己的事全给宣扬出去。自己这次不啻自投罗网。这就是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且说这位双掌翻天崔丰听得女屠户陆七娘，说出那面首淫徒侯杰在入福寿堂堤坡上等候，这位崔香主冷笑一声道：“佳客惠临，我崔丰焉能那么简慢，来呀！把陆锦云的好友唤上来，叫他们一路同行吧！”靠近厅门站的徒手四青衣少年，答应了一声，立刻相率出了厅门。工夫不大，这四青衣少年竟从厅侧一道八角门里搭着一扇门板，上面躺定一人，

这人似已睡着了，没有一点声息。赶到搭进了厅门，就在女屠户身旁一放。四少年放这木板的时候，手脚不齐，砰砰的震动了一下，立刻把那人震醒，立刻号叫起来。声音也不是平常的喉音，情同鬼号。

这一来把个女屠户陆七娘吓得怪叫起来。随即向那座上的崔香主叩头道："香主，侯舵主身犯哪条帮规？竟施以削足的惨刑？香主你看在祖师的面上也不当叫他作了废人。"女屠户陆七娘是情急之下，毫不择言。双掌翻天崔丰厉声叱道："嘟，陆锦云，你还敢问本坛何故这么狠毒，用这种惨刑处治？陆锦云你们所作所为，江湖道中最招大忌的罪恶，一死不足蔽其辜。本坛这还是恩典他，只按屡犯淫行，擅闯福寿堂，施以宫刑，削去双足，这已是本坛恩施格外。陆锦云你身犯五大帮规，罪有应得。不闯入我福寿堂，尚须禀明帮主，请帮主宣布罪状，令行各处香主处置，如今闯入我福寿堂，本坛自有权衡。来呀！燃香伺候。"

立刻有一名青衣少年答应了声，就奔了香案，伸手从木盘中拿起一束香来，向烛焰上燃着。这位双掌翻天崔丰香主站了起来，就要往香案前走。女屠户陆七娘这一来可吃不住劲，知道只要这崔香主一到神案前上香，自己休想逃得活命，就是死不了，眼前有这情人作榜样，看他惩治这侯杰的手黑心狠，非把自己废了不可。好在自己是个女流，撒赖足可以行了。遂放声哭着扑向崔香主的脚下，撑着不叫他往香案前去，哭喊着哀告道："香主，你开一线之恩，饶我这条小命吧！我现在一切事全明白了，我从此痛改前非，再不敢胡作非为，再要有以往的情形，叫我死无葬身之地……"

这位崔香主依然阴沉着面色，厉声叱道："陆锦云你敢学泼妇行为，藐视帮规吗？你再不遵帮规处置，我要绑上你

处治了。”一边说着，一边躲避着，仍往香案奔。陆七娘哪肯放松，膝行着仍是挽住，这次索性向这位崔香主的两腿抱去。崔香主怒喝道：“好泼妇，敢无礼吗？”一抬腿，砰的正踹在了女屠户陆七娘肩头上，唰唰的被踢得在地上滚了两个翻身。但是女屠户陆七娘在生死关头，哪顾得被踢的疼痛，依然爬起来，膝盖点地扑到崔香主面前哭叫道：“香主，你是我父执，是我伯伯，帮规虽严，我总是个无知的女流，你老人家体好生之德，救我这条小命吧！我从此再有丝毫不守帮规的情形，我不用伯伯处治，我自己去死。”说着咚咚的以头碰地。

那崔香主喝道：“好泼妇！来，亮剑把她看起来。”那两个青衣背剑的少年，答了个“是”字，一齐伸手挽剑柄。四口青铜剑呛啷啷的撤出鞘来，齐往上一举剑，左手骈食中二指向女屠户一指道：“你这不守帮规，违背香主的堂谕，我们可要动手先把你废了，再请香主宣布你的罪状。”女屠户陆七娘一看这四位青衣仗剑少年，要向自己动手，女屠户陆七娘是何等狡猾，赶紧半转娇躯，把一张带雨梨花似的俊面，向这四位少年作出可怜的样儿，哀声央告道：“四位师兄，念在同门之谊，容我痛改前非，予我以自新之路，在香主面前给我这苦命人求求情吧！”

这四青衣少年是奉崔香主之命，不敢不遵从，不过动手有快慢迟速的分别。四少年身在福寿堂，所见的全是一班形容苍老古怪的老头子，终年哪见过外人？这时突如其来的见到这么妖淫的荡妇，这四少年虽是不敢妄生他念，但是不自主的就有些心软了。手底下一停顿，女屠户陆七娘连连向崔香主叩头道：“香主，你只要看在祖师面上，成全我这恶人，给我一点自新之路，我从此要痛改前非。不仅要作好人，

给凤尾帮效力，要不能挽回以前的恶名，弟子情愿自己横剑自刎，以报答香主慈悲之德。”

女屠户陆七娘这种苦苦哀告，叩头哭诉悔过情形。这位双掌翻天崔丰虽是经这淫孀老父授意，以帮规处置她，免得再给罗陆两家丢人现眼，只是哪禁得起她这么拼命的缠磨？这种情形，又是按着帮规处置。这种清理门户的事，又是凤尾帮中极重要的大典，不能含糊。这次论起来，本是受罗香主所托，本可以仗剑来斩弑她，可是自身是掌堂的香主，哪好稍背帮规？所以不敢遽然下手。当时被她这么苦苦哀求的，自己想到何必自己这么一味的和她为仇作对。遂厉声叱道：“你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你果然是能够革面洗心，我看在祖师的面上，现在我把这件事给你承担。不过帮主追问下来，本坛也无法掩饰，你要是再有反复，连本坛全被你断送了。你赶紧的给我在祖师前上香立誓，立悔过书，我放你逃生。这样我暂给你担待着。孽障！你听明白了没有？”

这一来女屠户陆七娘听得掌福寿堂的香主，居然赦免自己，连忙叩头，遂即抢步到了神坛前，立刻抢到手中一束香，遂即向烛焰上把这束香燃着，跟着朗声说道：“弟子陆罗锦云，蒙崔香主慈悲，恕弟子以往之罪！弟子情愿痛改前非，倘若口是心非，定遭天报。”自己说完了誓，回头再看，这位掌福寿堂的崔香主，已不知往哪里去了。当时这四少年可仍然是仗着剑监视着。遂见由厅外进来四人，把那已被宫割、削足的侯杰，搭了出去。这时这四个青衣仗剑的少年，向女屠户陆七娘道：“你今夜真是死里逃生！这次你若再不痛改前非，只怕再象今夜这样的让你逃了活命，就不易了。”

当时女屠户陆七娘见这位香主没在，自己稍微的把惊惧减退，抬头向这少年们道：“师兄们，香主的慈悲，我陆锦

云定当重报。师兄，香主哪里去了？让我走么？那侯舵主大约被处置了吧？”青衣少年中一个年岁略大的，冷笑道：“不奉香主之命，谁敢擅动。你老实待着吧！到了叫你走的时候，自然叫你走。那侯舵主虽是被宫被削，香主大约看你老的面上，不肯把他命废了，不仅留了他的命，还给他留了疗伤的药，这种情形，你总可放心了。香主已派人把他送出去，这时大约已然出了福寿堂了。”

女屠户陆七娘被说得脸上一红一白的，低头说道：“师兄们不要令我难堪了，我实是革面洗心，不愿再想既往的事。象侯舵主这次被剁去双足，已成残废，这样生不如死，侯舵主这一生算是断送了。要依我说，还不如痛痛快快的死痛快点呢！”自己这话出口又觉得有些失言，自己的命还不知怎样呢？哪得这么任意放言无忌，我这真是颠倒了。想到这里，赶紧的低头静待那掌福寿堂香主崔丰的发落。

工夫不大，一名十余岁的小小童儿，从内屏后走出来，手里托着只木盘，里面放着笔墨纸砚，有一张甘结，墨迹淋漓，摆在了女屠户面前。陆七娘倒是也识字，也会写，怎奈此时头脑全昏了。自己此时想着，任凭你写上八把刀子，有甚么用？只要容我陆七娘脱身，我自然有我的办法。只是此时就是真想看，两眼好似蒙了一层云雾似的，那纸上的字迹全有些晃动，遂不敢再细看。只看这张甘结悔过书末尾，有自己的名字，遂赶紧的在自己的名字下画了押，又经那小童催促着，又按了箕斗。这时女屠户陆七娘只盼着出了这老头子的掌握，再作打算，遂丝毫不带倔强，驯若绵羊似的，任凭谁见她这种俯首听令的情形，也不肯、也不忍再摆治她。女屠户陆七娘把箕斗按完，抬头向身旁左右看了看，崔香主始终没出来，自己心里仍是忐忑不安。眼望着青衣少年方要

问，那少年令那小童把女屠户具的悔过书，连那只文具盘仍然端走，小童转进闪屏后。这里的青衣少年的领袖，向女屠户道："崔香主传话，叫陆舵主赶紧的离开福寿堂，不准再逗留片刻。"说到这，把女屠户的刀仍然交还她。

女屠户陆七娘这才一块石头落地，这时见仍把刀交还自己，鹿皮囊原本就没给摘去，暗中庆幸，遂竭力的矜持着，把刀仍插好，向这班值坛的少年深深一拜道："既是崔香主的慈悲，饶我这条蚁命，我陆锦云绝不忘香主的大恩。现在我不便向香主面前告辞，我这里虔诚一拜，为香主祝福。众位师兄，我这里拜谢了。"说着又是深深一拜，这才转身向外走。

淮阳派清风堡掌门人鹰爪王和乾山万柳堂潜迹匿踪，看到凤尾帮又一种不肯示人的帮中执掌门规的秘密，更听到自己昼夜悬念不安的，被掳两门徒的下落，确实落在这福寿堂。暗中引路指示相助的江湖异人，引我弟兄前来定是早已侦知一切，总可以把这两个徒儿救出虎口。只是这淫孀依然留在人间，依然是后患无穷。按淮阳派门规，除恶务尽的戒条，哪好容她再逃出手去。

双侠在江湖道，生具侠肝义胆，嫉恶如仇。这是天性这样，一事不为己，愿为他人忙，任是多么艰难险阻的事，劳而无怨。鹰爪王这时一见女屠户的神色，看出她绝非回心向善、痛改前非，不过一时间图得蒙蔽过去，脱开执法如山的崔香主手去，只怕她未必就肯甘心，当时不生异志，也是重入江湖，任情作恶。自己赶紧凑到了师弟万柳堂的耳边，说了声："师弟，我们不能叫这淫孀逃出手去。师弟，我追了她去。"续命神医万柳堂低声道："师兄，天时已不早，我们不便过事耽搁。现在小弟认为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时机不再。师兄赶去暗中监视着淫孀陆七娘，是否准毅然离开福寿堂，她

只要真个逃命一走，我们现在倒不必要她的命，暂叫她多活些时。这种淫荡的妇人，实不足污我们侠义道的清白。只留心她不肯就走，她要依然想要图谋我们两个门徒，那就顾不得许多，我们要叫她尝尝我们的厉害！”

鹰爪王道：“那么师弟现在奔哪里？”

万柳堂道：“师兄，可看见那淫孀所具的悔过书？那是什么悔过书,那不啻是淫孀一篇供状。我想要把它得到手中，将来颇有用它的地方。”鹰爪王恍然大悟，自己也明白师弟的用意，点头道好，方要转身，连忙的低声招呼道：“师弟，你不要轻视那崔姓老儿，此人既有双掌翻天的绰号，定非易与之流。我们不要辜负那暗中指示的异人一番美意，再去贪功冒险，那就非惹事不可了。师弟多加小心为是。”万柳堂诺诺连声的答应着，约定了仍在这附近集合，以便寻找这水心亭的所在，好营救华云峰和凤梅姑娘出困。

万柳堂这时倒是深以师兄的慎重为是。师兄弟约定了，分道扬镳。鹰爪王离开了这福寿堂，去追赶那淫孀陆七娘。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遂把心神收敛，气静神宁，抱元守一，气纳丹田，由静生灵，全神贯注到帮匪身上。运用轻身提纵法，往后扑来。越过这座摆过法坛的巨厅，刚到后坡，只见下面好个精致的所在。是一四丈多长的院子，有三丈多宽，迎面是前出廊后出厦的三间精舍。东西全是走廊，那走廊内东西相对是一样的两个八角门，全是闭着门。在东廊的南尽头，有一门用八扇格扇断的一间茶灶，这道院子形同宫殿的建筑。这时，见正面这三间精舍，除了当中是六扇水纹式的格扇，两边全是水纹式的整扇窗户，烛光映在窗上，很是黯淡。在东面的纸窗上有一个人影，在这人影一移动，看出这人是短装背剑，院中连走廊是一片黑暗。

万柳堂一测度形势，知道这里大约是那双掌翻天崔丰香主的卧室，遂飘身落在院中。这种身轻如燕，仗一身惊人的绝技到了窗下，连丝毫声息没有。万柳堂因为大敌当前，不敢过于轻视这掌福寿堂的香主。先侧耳听了听，屋中正有人说话。万柳堂乘他屋中说话声音佐着，看定了一个窗格，把右手小指含在口中，把短短的指甲润湿点在窗纸上，不敢遽然往下点，随用这小指甲一点点的往下按，把窗纸扣成一个极小的月牙孔。从这月牙孔中往里看时，只见这里面是三间静室，里面陈设的十分精致。这靠墙的一架楠木床，床前是一根藤的落地罩。临窗摆设着一架书案，上面摆着文玩等，全是精雅绝伦。上面摆着一架位列三台的铜蜡台，上面三支蜡烛，已然全燃到一半。那楠木床上坐着一人，正是那双掌翻天崔丰。在落地罩前站着一个小童，垂手侍立的站在床前。双掌翻天崔丰手里正拿着女屠户陆七娘那张供状。看完了向那侍立的小童一递道："放在那里。"小童立刻把女屠户那张供状放在书案上，用文具盘的角儿压住，崔香主向那小童道："你师兄可全散班了么？"小童道："全收拾完了。"双掌翻天崔丰点点头道："你去吧！这里不用你伺候了。"当下小童遂退了出来，把格扇带了过来。

这时续命神医万柳堂随即往起一耸身，攀住了厦檐下的横柁，往起一拔，全身隐在上面。见那小童径奔了那廊下茶灶，万柳堂见廊下寂寂无声，屋中也是静悄悄的，自己重又飘身落在下面。往屋中看时，那双掌翻天崔丰仍然是跟方才一样，盘膝打坐，调息养神。这种内家的功夫，用不着象平常人一样，非得四平八稳的躺下睡眠。这一来任你有多大本事，想盗取女屠户那张供状是绝难下手。万柳堂想还是得用江湖绿林道所用的"神偷八法"、"调虎离山"的法子，把

这崔丰调出来，自己方好下手。

但是这老儿非比平常的帮匪，若用平常对付帮匪的手段，只怕饶得不了手，反把行藏得败露。万柳堂待施展手段的一刹那，忽的耳边听得身后有些声息，随即一回身，只见师兄王道隆停身在院中。这时万柳堂一看师兄这种情形，定是有紧急的事，果然鹰爪王一点首，一指东走廊上面，跟着一个“巧燕穿云”腾身蹿上走廊。万柳堂一弯身，往院当中一落，足尖轻点，跟踪蹿上走廊，只见师兄已跃过走廊的顶子，停身在一排矮屋上。这时万柳堂遂向师兄面前一凑，鹰爪王低声问道：“这里敢是那双掌翻天崔丰的寝室么？”万柳堂点头道：“正是他的寝所。”鹰爪王低低说道：“那淫孀陆七娘竟自不肯痛改前非，她安心想要报复。这种荡妇，心地险诈到万分，她竟追出福寿堂，追赶上那淫徒侯杰。虽是那侯杰已成残废，可是淫孀竟自余情未断，向那侯杰私自计议了一番。从侯杰身上掏出一个包儿来，很小心的带起。那侯杰虽然是已成残废，可是这里的崔丰老儿，却是不叫他就死，给他服了治伤的药，绝不会生意外，被这里香主送出福寿堂。这淫孀陆七娘悄悄转回，这一来我看她另有所图。果不出所料，当时我蹑着淫孀的后踪，这淫孀竟自胆大包天，心毒性狠，遂转回来。敢情她竟敢使用下五门的熏香，把前面六位福寿堂的香主们，全熏了过去。最可恨的，竟把她生父也熏了过去，她已赶奔这里，大约这淫孀还要一网打尽。这时已把前面的人熏倒，我怕师弟被她撞见，所以没敢等候着看她到底怎样对付被熏的人。”鹰爪王才说到这里把话顿住，立刻用左肘一碰师弟续命神医万柳堂，师兄弟各自往房坡后一隐身。只见从这院的屋顶上飞纵过一条黑影，仔细一看，正是那女屠户陆七娘。

这时见她的情形和方才判若两人，这淫孀似挟着一腔怒气，两只水淋淋的媚眼，射出两点凶光。可是来势虽疾，她也似惧怯下面精舍里的掌福寿堂香主。把身形伏在了屋面上不稍动，把下面察看了半晌，轻飘飘从屋面后檐纵到地上，真如一团轻絮，落地无声。蹑足轻步的到了厦檐下。只见女屠户侧面听了听，跟着点破窗孔往里看了看，双侠幸亏是慎重着，没敢莽撞。那女屠户竟出其不意的从窗下又翻回来，这次可是斜窜到走廊顶子上。只见她竟自用房坡隐蔽着身形，从肋下鹿皮囊中取出一件东西来。离着稍远，更在暗影中，那里看的清是甚么。

只见女屠户陆七娘从鹿皮囊中取出千里火来，从竹管抽出来，可是没燃着，只用千里火的余烬往先拿出来的那件东西里磕去。双侠虽是看不真她拿的是甚么，但是按她的情形，已知她仍是使用熏香。果然女屠户陆七娘仍把千里火装起来，仍然是谨慎着翻下房去，复往窗前张望了一次，她竟没从窗口往里吹熏香。到了当中的门口，俯身蹲在门首，竟从门槛下往里静着，连用口吹了两次，女屠户静立在门首侧耳静听屋中的动静。

沉了好一会儿，屋中似有些响动，这女屠户轻轻把门推开一线，往里一蹑身。这时潜在屋面上的双侠，正要阻止她，不叫这淫孀闯进去——倒不是想救这掌福寿堂的崔香主，生怕被淫孀把那张供状得了去。续命神医万柳堂揭了一片瓦，要打没脱手，瞥见从那迎面精舍的前坡陡现一人，一耸身落在院中，一个旋身箭步，已到了女屠户陆七娘的身后。不料这人不知怎的似乎身形一晃，脚下一错步，把女屠户惊觉。这一来本是网中鱼的淫孀，竟自一个飞身纵步，斜往偏西的廊子穿出去。这淫孀是已深知这崔香主的厉害，自己用熏香竟

没把他熏倒，出其不意的从后窗追出来，这次再落在他手中，只怕再难逃出他手去。哪得不丧胆亡魂，拼命的逃走，以免一死。当时是连看全不敢再看他，双侠认定这次淫孀绝难再逃出这崔香主的掌握。哪知事出意外，这双掌翻天崔丰是有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武功，隐蹑淫孀的身后，绝不会叫她觉察，哪知身形往淫孀身后一欺近，下盘的功夫竟这么软弱，眼看着淫孀就要伤在他掌下。崔香主的身影一晃动，脚下见了响声。陆七娘一逃出手去，这崔香主似乎愤怒之下，喝了声："孽障，你还想逃，我看你逃哪去！"

这崔香主二次翻身追赶，可是那淫孀陆七娘竟自逃到屋面上。崔香主身形蹿出檐下，往院中一落，身形一晃两晃，腾腾腾倒退了三步，落坐在地上，跟着一仰身，落在地上纹丝不动。这时那淫孀陆七娘要是翻下房来，伸手就能结果了这崔香主，只是她已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这时自己只求他是真个中了蒙药，自己能够把那淮阳派掌门大弟子华云峰掳走，就算如愿以偿。淫孀陆七娘越过这道院落，立刻赶奔水心亭。

这里双侠见这情形，看出这崔香主是业已惊觉有人使用熏香蒙药，自己认为发觉尚早，闭着气从后窗出来。哪知女屠户这种熏香过于厉害，只在呼吸之间，一觉出从门口格扇下吹进香烟，虽是中蒙药尚轻，也一样有力量。等到药力一行开，依然晕倒。万柳堂赶紧招呼："师兄，缀着这淫孀，她定是奔了水心亭。我们道路生疏，这水心亭究在哪里？我们搜寻着颇费手脚，趁这时缀着省了事了。我要趁着崔老儿没清醒，赶紧把女屠户那张供状得过来。十二连环坞践约时有用它的地方，能替我们说许多话，使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甘拜下风。"匆遽间说了这几句话，各自展动身形，鹰爪

王紧缀着女屠户陆七娘下去。

续命神医万柳堂从走廊绕过来，明是已看着崔香主被熏倒，可是依然是不敢丝毫大意，仍从走廊的后坡绕过来。这里是走廊和那三间精舍全连着，翻到后坡，见靠东首后窗已经关闭严了，万柳堂施展小巧之技，把后窗掀起，蹿进屋中。陆七娘那张供状，仍在桌案上放着，万柳堂把供状展开看了看揣在衣内，仍然从后窗出来。不管那崔香主是否尚有知觉，这样把这张供状取走，给他个迷离测度是否那女屠户取走。

万柳堂从掌福寿堂崔香主屋中出来，蹿上屋面，悄悄向院中看了看，只见那双掌翻天崔丰香主，仍然是直挺挺的躺着不动。万柳堂暗叹，可怜一家凤尾帮成名的老英雄，一身软硬轻功，全锻炼得够了火候，哪知竟被一个荒淫好色的淫妇摆治的如俎上肉。此时若非在福寿堂中，可就危险万状了。自己赶紧过这道院落，只见后面已没有象前面这么整洁的屋宇，后面的房子是一行行的，有四排简陋的矮屋。看情形是手下侍从，及厨房和堆什物之所。

万柳堂见天色已经不早，不趁这时把华云峰和凤梅救出来，恐怕没有下手的时间了。自己略一打量，这里虽有二十多间矮屋，但寂静无声。蹿过这一段矮屋，已到了福寿堂的最后面。万柳堂来到石墙下，飞身蹿上石墙。往外一打量，自己不禁迟疑不敢遽然下去。

原来在这石墙外没有几步，又是一片水程，仍然是前面的情形。水面微波荡漾，每隔一丈五有一枝枯荷叶，可是从这石墙下起，水面上有三条路线，尽目力看去，在十几丈外全有一片黑压压的各有阻碍。当中这趟水面线路，颇似横着一片红苇，只是水面上的情形，分明也是人工布置的。左右

这两条水面线路相距很远，相隔总有二十余丈。左边是从水面上突起一片礁石，挡住了目光，右边是水面上有一片钓鱼台，更有一座凉亭，听匪党们所说的情形，绝不是毫无隐蔽的这种凉亭。万柳堂暗皱眉头，不知师兄是否已缀上那淫孀？正在迟疑，只见从左边的那片礁石陡现人影，跟着如同一只巨鸟掠着水面，起落如飞，眨眼间已到了近前。万柳堂大喜过望，只见来者正是师兄鹰爪王。

万柳堂忙打招呼，鹰爪王一点首，续命神医万柳堂立时飘落在了石墙下。鹰爪王来到近前，立刻向万柳堂低声说道："师弟，这水心亭好个险恶的所在，从这里起，是三条水面的道路，可是这三条道路不是这福寿堂的人，绝难通过，这种水面上的道路太不容易辨认了。正中这条道，和右首这条道，全是假设的荷叶桩，更兼这一带的水还是够深的，那荷叶桩真是用整根杉槁连接扎入水底，非常坚牢。距水面仅有二尺，用铁管子做成荷梗，连荷叶全是假的，用绿油涂饰。这种不能着脚的却也是杉槁插入底，可是在水面下三尺多，是一根铅条做荷梗，这种吃不了多大力，只要你往上一着脚，非掉在里头不可。

"再说这种水程要仗着往里蹿的，借着轻功提纵术，一口气的功夫，气不能散，不能停。当中和右首这两条假荷叶桩，任凭你什么精明干练——因为身形飞纵到桩上，前边十几根全是真的——突然的一点上假的，你有多大本领也得下水。并且只要一发现假桩，再往前连假桩全没有，凡是运用轻功提纵术的，任你多好功夫，往前正飞行的疾快，骤然停步悬崖勒马，怎么也换不过势子。所以脚下全点的实桩，眼看前面已没有着脚之地，你势须飞纵上最末一根桩上才能回身，这是他设想这类刁钻荷叶桩时算计的，令你自行陷溺。

我追着淫孀算是没上了当，不过不便跟追过紧，到了这片礁石上面，那阻碍眼光的巨石，全是人工堆积的。绕过去才见那水心亭孤立在水面，名为水心亭，可不仅是一座亭子，四面有短垣圈着，亭子是隐在短垣里，只能望见碧绿的瓦顶。

“那女屠户陆七娘对于这条水程，大约没有到过，不敢冒然的往里闯。我隐身在暗处，见她在礁石上拣了许多小石块，纳入鹿皮囊中。她是先投石问路，一连先用石子打中三个荷叶桩，这才敢纵身上去，身形稍一停，已是连着用石子问路，这一步步倒着走，直到水心亭的短墙外。哪知那里暗中伏着巡查的帮匪，女屠户陆七娘才一登石坡，伏匪就动了手，大约那名匪党许毁在女屠户手中。可是淫孀也跟着伏在水心亭短垣下，她一伏身不动，定是尚有伏匪。我看她的情形，大约不把盘查的帮匪料理了，她不易进水心亭动手。我又惦着师弟道路不熟，赶回来迎接师弟，怎么样？那淫孀的供状，可是已到了手么？”

续命神医万柳堂点头道：“到手了，这一纸供状，足令天南逸叟武维扬面目无光，为凤尾帮减色。这一说师兄若是不回来接应，小弟难免误入迷途。师兄事不宜迟，我们赶奔水心亭。”师兄弟二人各自奋起全副精神，用蜻蜓点水、燕子掠波的绝技，身形在波面上恰如两只海雁，一起一落，相隔三四丈，刹那间已到了那片礁石上。师兄弟是绕过矗立的石屏，暂隐住身形，往那水心亭查看有无动静。师兄弟伏身在石后一望，只见水心亭那里石墙上飞坠一条黑影，沿着石墙转过去，倏隐倏现。双侠因为相距过远，不敢骤然过去，看不清是陆七娘不是，这种地方，不得不稍加慎重，候了一刻，不见甚么动静，续命神医万柳堂道：“师兄，我们上！”

这师兄弟二人紧纵身形，丝毫不敢怠慢；因为这种地方

太危险，只要没到水心亭，那边一现帮匪踪迹，自己的行藏就得败露。这师兄弟身形真快，眨眼间已到了水心亭的石墙下。幸喜在这师兄弟没到达前，这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异状。双侠飞登岸上，赶紧各觅潜踪之地，为是默察那女屠户是否已把这里巡察守夜的帮匪全收拾了。因为方才所见的情形，是恍惚的看得并不真切，这时所以要仔细的查看清楚了。双侠伏身暗影中沉了一刻，见没有动静，鹰爪王忙一长身。忽见石墙上忽有人影一晃，跟着飘身落在墙下，正是那女屠户陆七娘。见她的形色似在追赶什么人，见她东张西望的在这石墙下，转着搜寻过去。双侠立刻从暗地跟追着，围着这座水心亭转了一周。见这水心亭由东至西，由南至北，全有四十丈的地方。在北面有一道巨门严闭着，在这南面的岸边拴着两只小船。这才知道他这里一样用船只出入，只于入夜后，把渡船全摆拢到僻处，没有真实本领的休想来窥察这里。

当时双侠跟定这女屠户陆七娘，转了一周，毫无别的动静。见她四下略一瞻顾，跟着飞身蹿上石墙。双侠也不再容缓，立刻涌身一纵，也蹿上石墙。只见里面是矮屋层层，围绕着那座高耸的八角亭子。亭子的下半截，全被四周的矮屋遮蔽着。只见那女屠户陆七娘翻房越屋，如似轻车熟路的越过四层屋面，到了那八角亭下。只见这座亭子，四周全有极严整的遮拦，满装着一扇扇的格扇，只有亭子之名而已。这女屠户飞身到了那南面的石阶上，看她的情形，似已知道了内里无人阻挡，遂略一瞻顾，推开格扇径闯进去。

这时双侠跟着也闯过来，从这格扇错开的地方往里看时，只见里面空洞洞的，只有当中一架青石板的案子，四面有四个石墩；从顶子当中吊一个玻璃灯，灯焰照得里面亮如白昼。

只见那石墩上坐定一人，长发凌乱，扒伏在石案上似已睡着，也没捆绑，看情形，倒是没十分受辱。那女屠户陆七娘走到那石案前，一拍那人的肩头。那人在迷离中一欠伸抬头，看到女屠户陆七娘似很吃惊，怔柯柯的看定那女屠户，这时双侠看出果是门徒华云峰，形容憔悴。只见他虽带惊惶可没有那种畏怯情形，略一清醒，脸上立刻笼起一层怒容，喝问："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有什么事？"说了这句，一声冷笑，恨声道："我原想你们凤尾帮中不过是一群杀人越货、惘不畏法的绿林道，可是自把你华爷架到这福寿堂，我见到你们这里掌堂香主时，他曾说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据他说，这福寿堂乃是凤尾帮中最崇高之地，这里比较总舵严整，叫我不要生妄想脱逃；如若不度德量力，想逃出福寿堂，那不过是自趋死路，可是这里不论任何人绝不准私自出入。我当时问他，你这福寿堂既全是凤尾帮前辈，西岳侠尼女弟子也被送到这里囚禁，岂是你们这退隐的香主所应收留？

"当时那崔香主曾指着神坛，向我说，凤尾帮帮规绝不容任何人轻视，叫我口头谨慎。又说是唯其这里是帮中最尊崇之地，才把西岳侠尼的女弟子送到这里，单辟静室，准其自己随意在所指示的地方起坐，饮食传递有两个年岁最小的童儿伺候。这里除了侠尼的女弟子，而无第二个女流，我华云峰为淮阳派的大弟子，历来本着师门的训诲，谨守信义的戒示。哪知绿林终是绿林，口是心非，这种没有信义的行为，谁肯敬服。你一个女流寅夜到这里做什么？"

女屠户陆七娘冷笑一声道："姓华的，你先别这么吆五喝六的，你别这么男呀女呀分别得这么清楚，这里福寿堂就不许女人来了么？难道世上只许男的活着，女的就不是人了么？若没有女的，华老师，你是从何处来的呢？你不要看轻了女人，

你身为淮阳派掌门大弟子，更不应该这么强暴待人，说话和蔼些吧！我是怀着一番好意而来，却迎头给我一钉子，你这叫人说话不叫呢？”华云峰仍是脸上寒着道：“哪个不叫你说话，我华云峰就是不愿跟女流过话，你有什么事请快说吧！”

女屠户陆七娘两只媚眼注视着那华云峰，娇声说道：“华朋友，我此来是担着死罪来的。实不相瞒，我是凤尾帮坛主七弟子。只为这次凤尾帮立意，要把江南道上，凡是可以和凤尾帮敌对的都要排逐出江南地面。这是本帮帮主的野心，也正是天南逸叟武维扬不同凡俗的地方。这次和你们淮阳派暨西岳老尼要一决存亡，遂举凤尾帮的全力，更普请大江南北、天南一带的挟惊奇绝技的绿林道，在十二连环坞助拳，也是你们掌门人过于轻视了凤尾帮的实力，哪又料到淮阳派西岳派十二连环坞赴会，内三堂竟把淮阳派西岳派全困在里面，大约性命全不易保了。

“我是早已把凤尾帮中看清了，虽是一时侥幸，终有失败之日，早晚定要落个瓦解冰消。我虽是寄身在凤尾帮下，早有洗手之心，只时机不遇，徒唤奈何。这次我见帮主武维扬手段过辣，我又听得本帮同道盛称你的性格坚定，颇有英雄的气魄，我这才决意的倒反凤尾帮。我情愿皈依淮阳派，助你回淮上清风堡绿竹塘，约请武林同道撒侠义帖。我尚能请几位江湖同道，助你重兴淮阳派，替门户报仇。自己若果然能够把淮阳派的门户整理起来，把凤尾帮荡平，你在江湖道上岂不扬眉吐气！不过不论男女，全得凭天地良心。我身为凤尾帮的弟子，倒反凤尾帮，有乱刃分尸之罪，你可不要背义忘恩，我把终身性命全交付你了。你给我个痛快话，我好一心救你出福寿堂。”

双侠在外面听得这淫孀好一张利口，说出话来骗得人入情入理。就以这种利害关头，任谁也得被她骗了。这种情形，全是极容易叫人信的，这倒要看看华云峰怎样对付这淫孀了。华云峰冷笑一声道："我华云峰的死生早已置之度外，绝没把我这无足轻重一身看重了。你这种话倒说得有情有理，无奈你这片好心错用了。我现在是只知我一身受师门的教训，谨守门规，不屈不辱，我只知有门规不知有别的。你怀着善心，请你去照顾别人，我实实不敢领情。我们淮阳派的门下，历来的门规过严，不准和女人交接。我宁死不愿和女人来往，我劝你不必这么作事。你我全是江湖道上人，更应当以信义来束身自爱。你倒反凤尾帮，岂不是自取杀身之祸？凤尾帮党徒遍天下，你若这么倒行逆施，只怕你未必逃得了活命！我在师门中虽是掌门弟子，可是我的武功造诣，毫没有根基，你拿那么大事来向我身上搁，我实在担当不起。再一说我和你素昧平生，连你是何等样人，我全不知道，我焉能跟你走。"这话说完，目注着石案，眼皮也不撩。

这一来那女屠户陆七娘面貌倏变，遂又一转眼珠，面色仍然回复方才的神色，仍然轻嗔薄怒的向华云峰道："你这么死心眼儿，我真有些不明白，你是安着什么心？我可是一片血心，看你实是个有为的少年，将来江湖道上定有你的地位。这里的罗香主是我生父，我名叫罗锦云，嫁夫陆氏，不幸丈夫早亡，我已孀居数载。我在江湖道上寄足，实非本愿，我早存着择人而事之心，如今见到你这么个英勇的少年，我所以不顾女人的羞耻，要把你救出罗网，我也可有了归宿。你可听明白了，我为我终身打算，可是也为的是你一生的事业。你说淮阳派门下没有怕死贪生之辈，可是我们江湖道中的人，终日在江湖奔波，把性命搁在刀尖子上，全没把死生看重

了。不过只以不怕死夸示江湖同道，那也太以的看错了。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你只要是把这死生二字看明白了，我们死亦值得。你现在一肩负着淮阳派的门户存亡，你反说什么你以死报淮阳派，你就让死了是为什么死的？只给你一身挣得英勇之名，那又于你们现在的切身祸事有什么益处？你要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作人不敢作的事，为人所不敢为，那才称得起有勇有谋，有守有为。你能够挽回淮阳派的劫运，你也不枉受师门的训诲，也在江湖道上可以耀武扬威。我替你想来，还是赶紧的答应了我，我定然言出必行。这种事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要是不识好歹，我可没别的，只有自己赶紧一走。你们淮阳派从此一败涂地，你饶没有功，反倒是淮阳派的罪人了。”

当时这女居户陆七娘真是费尽口舌，终是说不动这淮阳派掌门弟子。华云峰终是守正不阿，谨守门规，这种心无邪念，实非一班少年所及。双侠在外面听得这种情形，心里十分安慰，可是依然不肯立时动手。这时里面的陆七娘依然是缠绕不休，那华云峰是依然不为她这片媚言所动，那女居户陆七娘此时竟自反往华云峰的身旁挪了挪，用纤手往华云峰肩头上一按道：“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我这一片火热的心来的，你反给我个冷水浇头，身为侠义道的门徒，竟这么不识好歹，不辨贤愚。我所说的话，难道你没听见么？我是一番善意而来，我一心把你救出罗网，我们可以一块儿同心协力，共立一番事业。哪知你竟自充耳不闻，难道你就不想想眼前的利害呢？这一来你是徒自把小命送了，不过落个无声无臭。在你淮阳派中，不过落个罪人之名，我为你算计，还是乖乖的随我走好。”

·第四十三回·

凤去楼空侠尼留柬安然脱险

且说这淮阳派掌门大弟子华云峰愤怒之余，霍的往起一立，把女属户的手一甩脱。这一挺身起立，怒容满面，往旁一闪身，怒叱道："男女授受不亲，你身为女流，何况又是个孀妇，你竟这么不知羞耻，你还不给我走！人各有志，何必相强，你把我淮阳派门下看左了。我是任什么也不愿对你这种不知羞耻的女流多讲，我华云峰生死存亡与你无干，用不着你替我打算。"说到这冷笑一声道："你这种无耻的妇人，说什么我淮阳派已被你凤尾帮一网打尽，我看你那是一片胡言。凭我们淮上清风堡绿竹塘，以武功称雄于江湖，慢说你们这小小凤尾帮，就是江湖道上成名闯出'万'儿来的绿林道，他也没在我淮阳派中讨出什么好去。你赶紧给我走开，你休想用花言巧语，想叫姓华的和你这无耻的妇人作那些淫奔的事，那是妄想！"

这女屠户陆七娘已是横行江湖，积恶难返的淫孀，她哪受过别人的辱骂？这时经这淮阳派掌门弟子这么轻蔑辱言，竭力往下忍着，只望着能够把这英勇的少年，诱作面首，供自己淫乐，更报了陆家堡之仇。当时所以一再的俯就，想要把这少年先骗出福寿堂，那时再若倔强，自己就不怕他了．

因为她有淫药，足以制服。只是任凭怎样诱哄，想不到一个少年，身在囚禁中，受了多日的折磨，依然是这么强梁，自己错用了心机，倒不如一下手先把他用药制服。

这时再想用蒙药已晚，当时悔恨之下，她柳眉一竖，杏眼圆翻，立刻用手一指华云峰道："姓华的，你可真有点不识抬举，我陆七娘在江湖道上，对任何人也没这么动过真心。我陆七娘只知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我只为近年来厌倦江湖，看出凤尾帮倒行逆施，早晚必然落个一败涂地。所以一心洗手绿林，只找一可托终身的人寻个归宿，也好落个完整。哪知自见你被掳进凤尾帮，我抛弃一切，跟踪赶来，认定你是个有为少年，可托终身，将来定能在武林中立一番事业。我自知生在江湖里，都是命薄人。我想不及早抽身，瓦罐不离井口破。只要尽自在江湖上厮混，早晚必要身败名裂，我所以一心想把终身交付你，免得飘流江湖道上，遭人轻视。更有你们淮阳派这场事，和凤尾帮已难两立，我帮助你稍立一点功劳，好作进身之意。哪知你这个少年，竟这么不通世故，敢这么口出恶言，尽情侮辱，难道我陆七娘就无法摆治你么？你趁早给我服服帖帖的和我走，我陆七娘说什么作到什么，请你不必再和我多费唇舌，不随我好好走，我就要对不住了。"说到这里伸手挽住了刀柄，呛的把锋利的刀撤出来，往这被困的华云峰面上一晃，喝声："你怎样？讲！"华云峰毫不介意的向那女屠户一瞪眼道："你敢是想要我的命么？我实告诉你，我早已把性命置之度外，杀剐存留，任凭你吧！"

当时这华云峰毫不屈服，女屠户遂立刻把柳眉一竖，杏眼圆翻，厉声喝叱道："我一番好意，想要救你，你反倒不识好歹。你这种倔强的性子，不过是自找其苦。你是恩来无

义反成仇，这么藐视我陆七娘，我倒要看你有多大本事？”当时她把刀往背后一插，立刻闪身就走。双侠在外面看到女屠户要出来，赶紧的往两旁一撤身，随即隐住了身形，要看看这女屠户怎么行为。哪知道女屠户陆七娘是绝没往别处去，到了亭子外，从腰中把熏香盒子拿出来，随即用火折子把熏香燃着，口中却是自言自语地说："我陆七娘只知道自入江湖来，逆我者死，顺我者生，我若不给小辈个厉害，你也不知陆七娘的厉害！”

当时这淫孀陆七娘，说了这两句话，忽的一个身形展动，绕着这座亭转到西面。只见她慌忙的把那熏香的盒子，用嘴子探进格扇的纸孔，往里放进一股烟云。跟着这个淫孀陆七娘倏的翻回来，仍然在门口故意的放开声音说了两句话，故意的叫里面的华云峰听见，为是叫里面的人全神注意到门口边。女屠户二次把话说完，仍然折回去。这一来她只要连往里面放进两次熏香去，那华云峰定然被熏香熏过去，哪还会逃出去。这时双侠是已了然这女屠户的用意，她是想着这次用花言巧语的想把那华云峰骗走，哪知道华云峰心如铁石，毫不为她所动。她才另施毒计，为是用熏香蒙倒这华云峰，自己好把他挟走。双侠看不动手是不行了，续命神医万柳堂低低向那鹰爪王道："师兄，我们还不把这淫孀收拾了么？”鹰爪王道："我们收拾她还不容易么？”

当时双侠遂立刻各自动身方要动手，只见那女屠户陆七娘是二次又到了那吹熏香的格扇下，又要用熏香。就在刚一展身形，突见探出的肩头，似有人探臂往下一打，立刻那女屠户陆七娘手一抬，吧的似乎腕子上中了暗器。这时女屠户突把手中的熏香盒子甩掉，哨的声音极大。那檐身潜伏的黑影，竟自一长身，更发了一声轻笑。那女屠户虽是没出声，可是

这一切的声息，哪里遮得住？遂猛然的往镖囊中一探手，立刻抖手一镖打了出去，屋面那人一声轻笑，竟把镖给接了去。这时女屠户陆七娘一俯身把熏香盒子拾起，立刻一耸身蹿上了水心亭檐头。双侠见暗中有人动了她，想看看这人倒是何许人也？

双侠是跟着查看那夜行人是否是自己人，只是这人的身形太快了，这种身形巧快的实是迥异常人。这时双侠是远远的跟缀着，只见那女屠户陆七娘是死力跟缀着那条黑影，眨眼间女屠户追到了石墙，飞登上石墙，略一瞻顾，立刻飘身而下。双侠见女屠户翻出石墙，也跟踪赶到，续命神医万柳堂头一个往下一塌腰，才要往石墙蹿去，忽的从墙头上又现一个夜行人的黑影。万柳堂方要动手，哪知道墙头上这人用沉着的声音喝道："淮上清风堡主，乾山归云堡主，怎的竟和这淫孀的女贼一般见识，把身陷重伏的弟子置之不顾了。"

双侠突然惊觉，想到水心亭中的华云峰，此时正好是救他脱险之时，自己不趁着这时动手，怎的竟错过这种时机？双侠想到这，立刻往前一欺身，喝问："发话的是哪位？请示大名？"哪知墙上的黑影往起一长身，肥大的青衣，双袖一抖，立刻听得他说了声："淮上双侠，不必过问。十二连环坞，相见有日，我们再会吧！"这人倏的一转身，立刻见这黑衣人在墙头不满盈尺之地一个盘旋，一转身，竟自往西南纵出去，其疾如矢，眨眼间，已无影无踪。双侠知是又遇异人，更不敢再耽搁时刻，立刻翻回水心亭。赶到一进水心亭，只见华云峰已经中了蒙药昏了过去，知觉全失，不省人事。万柳堂找了一碗冷水，噗的喷了一口，那华云峰立刻醒转，睁眼一看，只见面前站的是师傅和师叔续命神医万柳堂。华云峰不由已看着师傅，心里一难过，几乎落下眼泪来。

自己又恐怕师傅不快，责自己没有英雄丈夫气，赶紧的往地上一跪，给师傅师叔叩头，把自己要落泪的情形遮过去。

鹰爪王看到徒弟这种情形，心中也是惨然。本来自从潼关失书遇祸，陷身在吴剥皮的大营，那时论自己的武功造诣，救爱徒出虎穴，易如反掌。只是自己总以为淮阳派历来谨守门规，不敢稍违国法王章。这种情形，自己算是始终保全了侠义道的清名，可是爱徒却多受无边痛苦。自己身为师傅，似乎觉着愧对徒儿。遂赶紧招呼道："云峰，很苦了你了！我们万没料到凤尾帮竟这么狠心辣手，现在我们先离开福寿堂吧！"华云峰道："这样说起来，师傅师叔已然把这里明桩暗卡全收拾了，好吧，我随着师傅起身。只是师傅可见到碧竹庵门下女弟子凤梅姑娘了么？侠尼前辈怎么没同来？"鹰爪王向万柳堂看了一眼道："我只疑心凤梅另有囚禁之所，这一说她也在这了。但不知囚在哪里？"华云峰道："大约就在这里不远，听说是单有一道小院，也就在这小院囚禁着。"万柳堂道："云峰，你现在还能施展身上的功夫么？"华云峰道："弟子初被掳劫，倒是受了不少折磨，自从被囚禁在福寿堂他这种绝地，更有层层的逻守，对于弟子的行动倒松懈了许多。所以近来弟子倒觉得精神体力恢复了不少，这时倒还可以施展一身所学。"万柳堂点头道好，随即和师兄出了水心亭。这时万柳堂和鹰爪王急于探视侠尼的女弟子凤梅姑娘，遂赶紧的按着华云峰的指点，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囚禁凤梅的小院落。只见仅有两丈长、丈许宽的一道小院，有两间矮小的静室，窗上的灯影暗淡，屋门虚掩着，不闻一点声息。万柳堂一个飘身落在院中，鹰爪王跟踪而下，华云峰紧随在师傅师叔的身后。

这时万柳堂和清风堡主全是领袖淮阳派的身份，即知道

这里囚禁的是西岳侠尼的门下，绝不肯窥视。还是那华云峰看到师傅师叔的情形，自己想现在既有两位掌门人在这，有多少匪党，也不惧他。遂到了窗下，以指叩窗道："喂！修明师弟。"哪知连招呼了两次，屋中并没人答应，双侠暗暗惊异，遂向华云峰道："你进去看看，大约已被人救走了？"华云峰也不敢迟延，遂往屋中闯了进去，哪知屋中哪里有那凤梅姑娘的踪迹？这一来华云峰惊惶失色的向外招呼道："师傅师叔快来！"当下这师兄弟二人遂赶紧走进了屋中。一看屋中果然已没有那侠尼凤梅的踪迹。这老弟兄二人情知有异，赶到往窗前的书案上一看，只见在砚台下压着一张字柬，鹰爪王就知于凤梅失踪有关，遂从砚台下把字柬撤了出来，只见上面的笔走龙蛇，寥寥数语，写的是：

"柬呈淮上双侠，修明已被带出福寿堂。淫孀难逃天诛，终有报应之日，故暂恕一死，请淮上双侠速回雁荡。十二连环坞赴会毋得畏缩。武维扬虽拥有若许绿林，然我辈主持正义，衲子愿顾与周旋。

多指老尼字"

鹰爪王和续命神医万柳堂，不禁点头赞叹：这真是难得的事。西岳派的前辈多指大师，竟自肯这么暗中相助，这样看起来连铁蓑道人也到了。这班前辈，不辞风尘劳瘁，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这更足见我们淮阳派西岳派尚有能人，足以和凤尾帮决一雌雄。我们既已知道凤梅姑娘被多指大师救出福寿堂，这里我们也不便多树敌人，赶回雁荡山再议践约赴会之事吧。

当时这淮上双侠，遂带着华云峰翻出石墙，到了水坡边，径自把拢在水边的小舟解了缆，真是如入无人之境。鹰爪王对万柳堂说道："可叹福寿堂中一班退隐的英雄，被一个淫孀摆治得全如墓里陈尸，这要是我们动手收拾这班退隐的老

儿，如同探囊取物。更兼当年与我一梭成仇的那鲍匪，多半是在这里……只可惜今后蒙我们老前辈的指示，既得淫孀陆七娘的供状，更得把我们两派的爱徒救出福寿堂，真算是略警那武维扬老儿，我们这时只可先赶回雁荡山了。”

续命神医万柳堂点头道：“我们暂时赶到雁荡，集合同门，赶紧的大张旗鼓到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以决雌雄。”当时遂带着这被掳劫的弟子华云峰，坐着这福寿堂的小船，从水面上绕出来。直到了外面的水围子，只见石墙一带静悄悄，这真叫如入无人之境了。双侠弃舟登岸，华云峰随着双侠翻出大墙。这一带荒凉到极处，双侠方要循着来路往回走，倏的从暗影中，陡现一条黑影。往面前一长身，立刻发话道：“敢是淮上清风堡主师伯么？”双侠尚没答应，华云峰道：“敢是修明师弟么？”（按尼僧亦按师兄弟相称，凤梅为带发修行的女弟子。）

来人这时已走近，果然正是凤梅，遂迎上前来。双侠见凤梅到了面前要行大礼，鹰爪王忙说道：“姑娘无须多礼，我王道隆实在愧对贤徒了。此次凤尾帮竟以全力来和我淮阳西岳派为仇作对，竟使匪党掳劫你二人直到浙南，若非是老前辈暗中指示，尚不能蹑着你们的踪迹。我们总算栽给了匪帮，大师现在哪里？可有什么指示么？”凤梅姑娘道：“弟子早岁蒙家师收录，皈依佛门，早知魔劫重重，这次我无端遇祸，蒙恩师的指示，自己深知这是我的一身罪孽，我倒逆来顺受，倒免却许多烦恼。当时我绝没料到能够这么安然脱险。方才我师祖多指大师把我带出福寿堂，我师祖已留柬与师伯，请师伯速回雁荡石佛洞夏猎户人家，集合一班同道，赶紧计划赴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我师祖因为想起一件要紧事，因为这次来到雁荡，已是凤尾帮势力最普遍之地。这一

入凤尾帮必得从水路奔龙口桩，往分水关，这里平时看着没什么，可是除了东平坝尚有安善的商船，可全是小船，只要是一用大船，就全是那匪的船只。

“我们现在已经是挑明与凤尾帮一决雌雄，那天南逸叟武维扬虽然明面上是以江湖道成名的英雄自居，可是他手下一干党羽，和我们结下不解之仇的已大有人在。其中尽多刁狡之徒，所以不得不防。我师祖此来尚有一干门下，奉到大师的法谕，全得赶到这里来为淮阳西岳两派主张正义。这次践约赴会，大师已为叔伯通盘筹算：现有大师的记名弟子，泗水渔家简云彤，他在泗水拥有四十只飞鹭渔船，在水面上虽是经营着渔业，可是在江湖道上倒是创出万儿来。我师祖已经传下信去，大约他三两天准到，还有一班侠义道已经全陆续的赶奔这里，师伯赶紧的回雁荡吧。”

续命神医万柳堂道：“好吧！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帮助，我们倒要遵从西岳老前辈的指教。凤梅姑娘，多指大师老前辈现在哪里呢？”凤梅答道：“我师祖叫我到碧云峰下，带我到苦修庵去见我师傅，更嘱咐我转告师伯，此时无须前去相见。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师祖和恩师必到，并请师伯要谨慎应付。据师祖说，这次凤尾帮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此番不仅是和我们和西岳派一分优劣，并一意趁这次和淮阳派解决新仇旧怨的机会，暗中要运用他重建凤尾帮以后的雄厚实力，以及暗中约请的长江上下游的绿林魁首、江湖异人相助。趁这次要把凤尾帮威力显扬夸耀，独霸江湖，网罗殆尽。内中颇有惊人艺业、绝顶功夫的，请师伯们留心一切为是。”

鹰爪王万柳堂点头称是，仅吩咐凤梅姑娘上复多指大师：“深感老前辈的指教，绝不敢狂妄无人。此次十二连环

坞赴会，关系着淮阳西岳两派的存亡，焉敢轻视？还望老前辈早为驾临，借资臂助。”又说：“姑娘你赶奔碧云峰吧，可是你路径可熟，我们兄弟送你一程吧？”

凤梅向双侠一拜，后向华云峰辞别，遂向双侠道：“师伯不用费心，师祖已然指示过碧云峰的路径，好在离这里不过里许，师祖定然接引，师伯请吧！”双侠见凤梅姑娘一转身，旋展开轻功提纵法，居然纵跃如飞的，眨眼间已出去一二十丈。万柳堂道：“西岳派门下，真有不少出类拔萃的门人，昌大门楣，实是意中事。此女虽说是命犯魔劫，可是聪明绝顶，连她师祖对于此女也很关心；一路上幸还没受凌辱，实是幸事，若有一点差迟，我们身为掌门人，还有何面目去见那西岳侠尼慈云庵主？”续命神医万柳堂道：“师兄说的不假，我们若是再耽延，只怕这机会错过去。若容这女屠户作了手脚，我们弟兄还有何面目见江湖同道和我们前辈？这次居然赶的这么凑巧，虽说是有多指大师来助我等，事后想起来，我们真是愧悔无地。”

这时天色已到了五更左右，万柳堂道：“师兄，我们赶紧走吧！再一耽延，只怕是出不去了。”鹰爪王点头，立刻带着华云峰仍循着原路赶奔那竹栅。这一路疾驰，把个华云峰累的气喘吁吁，这时已听得四下里鸡声喔喔，转瞬天就要亮了。双侠赶到那芦苇里，那小龙王江杰存的那只梭艇，还停在那里。双侠遂乘梭艇，由万柳堂操双桨，运转如飞，在这黑沉沉的烟波中如飞的驶回来。还算是一路毫无阻隔，这种风涛险阻的江面上，能够安然脱险，实是幸事。来到江杰新辟的险境入口地方一同登岸。只见那离开这爷三个立身处没有多远，荆棘蓬中唰的一响，一条黑影蹿出来。身形一现，这里华云峰不知是什么人？遂厉声叱喝：“什么人，不赶紧

答话，我们可要动手了。”鹰爪王在这时却说道：“你怎么还没回去么？”小龙王江杰随即说了声：“徒孙放心不下，没敢离开这里，不见着师祖怎会放心得下？”万柳堂不禁点头道：“你能这么忠诚的皈依淮阳派，我们弟兄不能辜负了你一片诚心，咱们赶回去吧，你还是从龙窑里往回翻，这梭艇给我留在这里以备缓急之需。”江杰道：“好吧！师祖不用管了，这位可就是华老师么？”鹰爪王道：“不错，这正是被帮匪掳劫去的华云峰。”江杰更是知趣，忙的跪在地上，向华云峰道：“弟子江杰给师傅叩头。”

华云峰见凭空出来这一个少年，自称弟子，闹得自己不知所措，只看着师傅和万师叔，续命神医万柳堂笑道：“这个头磕的，你越发胡涂了吧？此事也不是一言能清楚了的，我约略的告诉你吧！这是燕赵双侠成全你，给你收的好徒弟，你应该喜欢吧？”华云峰忙道：“师叔，我可不敢，我自己的功夫尚未练得有成就，哪敢提到收徒？这可是叫弟子要栽个大的，弟子是实不敢担这种名声，就是师傅想叫我昌大淮阳派，我也怕叫一班老前辈们笑我太不知自爱。”鹰爪王忙道：“云峰，你不再谦辞，这不是你自己的主张，这时没大工夫，等着我慢慢说给你听。”这时江杰见二位师祖要走，遂向鹰爪王和续命神医万柳堂道：“二位师祖先回雁荡石佛洞，弟子到家中见过家母，立即转来。师傅，弟子走了。”

华云峰此时是不知什么是好了。可是江杰此时也没等华云峰再说什么，一个转身，脚下踩的是一块突出的岩石，距离水面有两丈多高，那江杰往起一耸身，立刻头下脚上，捕子寻鱼（捕子是捕鱼的水禽）哧的扎入水中。这种入水的姿势非常灵巧，入水后，仅仅炸开一圈水纹，立刻踪迹皆无。再一细往远处看时，见十几丈外，形如一条巨鱼，往上一冒，

立刻浪花一翻，又是一个金蟾戏水式。双侠已见识过江杰的水性，这华云峰尚是初次看到他这种不同凡俗的身手，若非师傅和万师叔告诉自己，自己绝不会信他没有受过名师的指点会有这种身手，遂赞叹不置。江杰走后，遂偕同双侠从这山密径，赶奔石佛洞猎人夏逢霖家中。

且说鹰爪王和万柳堂循着边山捷径往回下翻，走在这草木丛杂的山道上，天光已然破晓，凉风习习，宿露未消。赶到快近石佛洞的山道上，只见从两边丛草中嗖嗖地蹿出四个少年，迎着双侠，控背躬身的迎接着："老师这时才回来，好叫我们放心不下。"

万柳堂见是司徒谦、祝民瞻、夏侯英、甘忠，遂点点头道："这倒叫你们辛苦了一夜，好在这一夜还值得，把你华师兄救回了。"守候后山的四个小弟兄，果然见掌门人身后跟随的正是此次起祸的根源，遂忙赶着向前给师兄行礼。华云峰也抢着过来和一班师弟们见礼，彼此略事寒暄，跟着见石佛洞猎人家中出来许多人，全奔向这边崎岖的水道下走来。鹰爪王望着从东方最矮的岭头涌起的朝曦，看出正是自己分派在山道上的一班淮阳派的师友，全赶来迎接自己，双侠赶上前向一班师友们施礼，一同回到猎人夏逢霖家中。金刀叟邱铭、中州剑客钟岩等，见双侠把华云峰带回来，全是惊喜十分。华云峰见这里竟到了淮阳派一班师伯师叔，以及平辈的弟兄，自己不暇向一班亲近弟兄叙述自己被掳的经过，忙向前挨次拜见过。凡是和华云峰平辈的弟兄，全抢着问候，华云峰向一班师兄弟等谢过了。

大家落座之后，金刀叟邱铭向鹰爪王和续命神医万柳堂道："你们哥两个这一夜可够辛苦了，蹚的怎么样？"鹰爪王道："我们夜间蹚进了分水关，重会西川双煞，夜探盐仓，

闯到凤尾帮的禁地，小龙王江杰被困被擒，和万师弟戏弄西川双煞，救徒焚舟。正在退出分水关，暗中竟有我们武林同道前辈的老师们暗中指示了囚困华云峰和凤梅姑娘的所在就在福寿堂。好个奇怪的所在，这整个的福寿堂，全隐在水域里，在水面巧设荷叶桩，不够上乘功夫的，休想出入福寿堂。我们无意中又在福寿堂遇着了女屠户陆七娘，这淫孀陆家堡被我们惩治之后，依然是作恶为非。这次也活该是她恶贯满盈，她竟又起恶念，打算从福寿堂把我门下及西岳侠尼的女弟子掳走，她简直是连她本帮和我们一块毁。只是天不容她这么作孽，竟自遇上她生父，认为她这行为荒谬的女儿，不仅败坏了凤尾帮的威名，更是想借势报陆家堡之仇。哪知道她竟落在她老父手内。她这退隐福寿堂的老父，性情十分暴躁，竟要当时除掉她，为凤尾帮保全威名，为自己本身减去骂名。

“只是架不住女屠户陆七娘的口齿灵敏，动以骨肉之情、天伦之义，她那老父亲果然不肯下手。大约是那虎毒不食子之意，或是因为本帮中帮规所限，不能随意处置，他竟把这贻羞家门，江湖败类的女儿放走。可是他哪肯就那么罢手，他是想借刀杀人，让那掌福寿堂的双掌翻天崔丰来结果她。

“这凤尾帮的帮规极严，那福寿堂香主崔丰，更加执法如山。当时那该死的淫孀，竟色令智昏，把从陆家堡带去的面首，西路舵主侯杰领到福寿堂。这样看起来，这女屠户陆七娘还是不聪明，这种人哪能往福寿堂带，那不啻给自己往那献罪孽的证据。

“好个掌福寿堂香主，言出必行，对于帮规更是严厉执行。陆七娘带去这个淫贼，竟自被香主擒获，不知在什么地方竟把这淫徒剁去双足，更把下阴用宫刑割去，把这废人搭

进福寿堂，这一来把个淫孀几乎吓死。可是这崔香主当时对这淫孀，也要立刻处置，这一来，可把个淫孀几乎吓死，竟跪在这位执法如山的崔香主面前，叩头如捣蒜，只求这崔香主法外施仁，念她终是女流，作事胡涂，只要饶她一死，定要革面洗心，痛改前非。再有丝毫背叛帮规，情愿自己横刀自刎，绝不容香主费事。这淫孀果然有狐媚的手段，竟自把那崔香主求得心软了。那香主的门徒全是血气方刚的少年，看到淫孀哭得如同带雨梨花，娇啼婉转，个个全为之动容。那崔香主竟免其一死，可是叫她得在香坛前宣誓立悔过书，这一来不啻给人剁了一只手。

“当时我弟兄见这淫孀依然逃得活命，见她那神色，绝不是革面洗心。衷心悔过。师兄，我们淮阳派中门规极严，但是最重要的是予人以自新之路。这陆七娘终是女流，她真要是能够痛悔前非，漫说她本帮的同道能饶恕了她，我们也不能太过逼迫她。只是这淫孀竟在退出香堂之后，立刻把恶念重勾起来，竟自追赶了那被送出福寿堂的淫贼侯杰。”金刀叟邱铭听到这遂问道：“那淫徒受这么重创，难道他还能活么？”鹰爪王道：“师兄哪里知道那双掌翻天崔丰十分难惹，性情极其执拗、古怪、刚愎，最恨的是帮中的兄弟犯了淫行，对于那西路舵主侯杰，恨得入骨。并且要拿他给本帮的兄弟们作个榜样，所以用刑后，反给侯匪用了极好的治伤药，叫他虽受重伤，仍能苟延残喘，叫他飘流各处，给本帮匪党知道犯了淫行，定要遭这种惨刑。这是福寿堂双掌翻天崔丰的一点深意，想要借着侯匪来整顿凤尾帮的风纪。哪知这淫孀陆七娘陷溺已深，已难感化，哪肯改过，反倒变本加厉。她追上送侯匪的小船，不知她说了些什么，竟从侯匪身上取了一个包儿。事后才知道这该死的淫孀，竟敢使用下五门的

熏香，重返福寿堂，竟敢把福寿堂退隐的一班江湖前辈一网打尽。她居心险恶，更恐怕她那老父掣肘，竟敢连她生父也用熏香制倒。可是她那供状悔过书已到了万师弟手中，我们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用它向那龙头帮主前替我们讲话，比我们亲口说万话千言强得多。”

金刀叟邱铭及侯老镖师，全欣然说道：“这纸供状比什么全有用，这是武维扬的致命伤。”中州剑客钟岩道：“不过这种足以折辱武维扬的供状，但分不用，还是留着它，不可擅用它。那一来比什么全难堪，打人别打脸。我们倒不是顾忌什么，那武维扬领袖凤尾帮，已算是成名的江湖道，这种跟头他栽不起。师兄想是不是？我们用这种给他丢人现眼的事，当众给他宣示，莫看那淫孀不算什么，可是他们这位龙头帮主定然无地自容。他定然低头接受，当众向我们服罪，不过怨毒可牢牢的结上。我认为比我们以前和他所有的梁子（结仇）全重，师兄们想，是不是？”续命神医万柳堂点头道：“钟师兄所虑极是，反正我们临时看情形再说吧！只要武维扬能从光明正大处和我们淮阳派一决高低，我们绝不节外生枝。他只要敢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和我们周旋，我们可就顾不得许多了。”

正说到这，只见门一开，从外面走进一个少年，满面风尘，背着一个黄包裹。正是从乾山归云堡奉堡主和师傅的命令，传侠义柬的贾斌，进门来向堡主鹰爪王叩头道：“弟子奉命传侠义柬，全按着所开示的住址传到了。本门的前辈留仙观铁蓑道人，没等弟子柬帖送到，就得着信，已经先期起身。留下话，叫师叔们告诉我，说是观主临赴会日子必到，绝不误事。叫弟子转禀堡主及家师，最要紧的可提防那天南逸叟武维扬，别上他的大当。此人外面慷慨正大，只是他足

智多谋，狡猾十分。江湖道上朋友，受他牢笼的大有人在。多么有经验有阅历的江湖朋友，被他骗得至死不悟。这位帮主实是个不容易应付的对手，他有一种令人折服的手段，能用小恩小惠收拾人心，能够叫你给他卖命；翻脸成仇，只要是和他闹僵了，休想逃出他手去。这次他竟也传绿林箭，约请了不少位绿林能手，连他本帮散在各处的能手，全调回十二连环坞。谆嘱堡主，时时提防他，不要过于信任他的话。观主并说是只要到了雁荡，不要尽自迟疑，径自率众赴会。”堡主鹰爪王道："你很受些风霜之苦了，你先随便歇息歇息吧！我看你可以到厢房里，随便缓缓精神。这里的夏老师虽是初交的朋友，倒和我们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此次来到雁荡山，多亏了这位夏老师，慷慨地叫我们在这作为集合之所，若不是有夏老师这么相助，我们真还没有相宜之处作为策应之地，你随意歇息吧！”

这时贾斌把话说完，又和几位同门略事周旋，见在座的有好几位全是自己下柬帖所请的，居然全早早的赶到了，可见堡主在本派中颇孚众望，只是挨次全看到见到，被掳的大师兄华云峰也在座，唯有那西岳派被掳的女弟子凤梅姑娘，和掌西岳派侠尼慈云庵主，以及她身边随侍的四弟子，一个不见。这倒叫人疑心？自己不敢向堡主前任意问话，遂来到续命神医万柳堂面前说道："弟子怎的没看见西岳掌门人，和那几位师兄呢？难道全没到雁荡来么？”

这贾斌方问着不见西岳侠尼的原由，哪知那边金刀叟邱铭也因为凤梅姑娘没见，向鹰爪王问起。堡主道："西岳派的前辈多指大师，竟也赶到这里，身入福寿堂暗助我们，把徒孙凤梅姑娘救走。蒙大师令凤梅指示，才知道慈云庵主暂栖碧云峰苦修庵。这一来我们倒放了心，知道庵主已然与西

岳同门师友，暗中也和凤尾帮较量上，因为这位多指大师已是退隐多年的老前辈，在黄泽关苦度清修，极重戒律，不论是谁，都得遵从大师的指示。当时我因大师既没和我福寿堂相见，我没肯过事请求拜见，这已明示我们侠踪栖止之地。我们践约时，再行恭肃侠驾赴会，亦不为晚。

“大师这次更是先熟筹对付凤尾帮之步骤，算计好了，在临来时，更令大师的弟子泗水渔家简云彤武师，调集他所掌管的四十只飞鹭渔船，赶来听用。这一来我们便利多了，我们只要一赴会进十二连环坞，势不得不用船只，只是这一带的船只，脱不出他凤尾帮的党羽去。只要是东平坝和雁荡前山脚江湾所停泊的全是帮匪。试想，人心难测，我们焉能认定了帮匪全是磊落光明的汉子？我们用敌船进虎穴龙潭，先让我们多一层顾忌。虽说是来者不惧，惧者不来，可也不如我们自己的船靠坐着安稳。这样我们只要等泗水渔家飞鹭渔船一到，我们立入十二连环坞，与武维扬一决雌雄。”

当时这一班侠义道，一提到西岳派的情形，及泗水渔家率渔船来助，全十分高兴。那贾斌明白了西岳派的情形，自已遵照着掌门人的嘱咐，到厢房里去更换衣服歇息。这里正在谈论间，忽然那被派在田道上潜伏，以便侦察帮匪的甘孝，匆匆进来回事。是昨夜中州剑客和金刀叟邱铭商量的，在这石佛洞附近全埋了暗桩，全有人埋伏着。这时见甘孝进来得慌张，堡主遂问道：“你可有什么事？”甘孝遂向上说道：“弟子奉命守望前面石山冈，并没有什么人来往，只是从半个时辰头里，从西北一带飞来不少鸽子，鸽子的足上似带着信件。它要是一两只就不足介意了，只弟子就着这眼看得见的，是十六七只，顶现在已经有翻回来的了。弟子看它这完全是凤尾帮用的信鸽，只怕他这总舵下巡江各舵，有什么

紧急事发生，若不然何致于同时这些处信鸽传信呢？”

当时这一班侠义道一听甘孝所报告的，果然象是这凤尾帮中，有非常事故发生。正说着，只见门开处，远远的天空，一连四只白鸽子飞过来，飞得很高。万柳堂赶紧到院中，仰首细察看，只见果然是信鸽，挨个的鸽足上全绑着信函，果是帮匪递信的信鸽。这样看起来，这定是江面上发生事故了。这时金刀叟邱铭和中州剑客钟岩、鲁南老镖师侯泰等全站起来走向院中，抬头看了看，天空上不时的仍有白鸽飞起，中州剑客钟岩道：“师兄，我看这返回的信鸽，不象是从师兄说十二连环坞的方向来的，看这情形，怕是这雁荡山的深处，还有什么秘密的所在么？”鹰爪王遂点头道：“好吧！我也正是这么想呢！”于是大家走向前面的峰头。

这师兄弟来到这座孤峰前，老镖师侯泰首先施展登山越岭的功夫，轻登巧纵，翻上峰巅。只是这座雁荡山的乱山重叠，往山的深处望去，只能看出二三里去，再远了又被前面峰岭阻住，看不见稍远的地方。明是看见信鸽才飞起，可是依然看不出它放起的地方究在何处？这时那续命神医万柳堂，和中州剑客钟岩、鹰爪王全跟踪而上。赶到一回头，只见那靠前山江湾，水面上芦笛声起得十分怪异，这班老英雄不由全回头察看，从这道孤峰往前看，江山如画，收入眼底。这时见水面上，双龙出水式冲来两行渔船，前面是十几只双桅，两头翘的航海渔船；后面全是单桅，可是全是新油饰的。船头上有一只鸟形的图案，在桅顶举头全悬着一面三角旗，被江面的风吹得行卷就舒，看不出是什么字来。每只船上除了水手之外，船头上是两名壮汉，全是二十以上，三十岁以下，骠悍矫健，全是油绸子包头，油绸子水衣，连脚水裤。左边这一排船，每人提一杆三股渔叉，右边的那一排

身，人数是一样，可是全是一样的兵刃。这一排不是渔叉，却是每人一杆短把的钩镰枪，这四十只渔船，双龙出水式，冲波逐浪，声势非常伟壮。这时这四十只飞鹭渔船，往雁荡山的前山港湾子驶来。

鹰爪王向金刀叟邱铭道："师兄，你看这大约就是西岳前辈，多指大师的弟子——泗水渔家简云彤，率四十艘飞鹭渔船，前来助我等赴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只是才说到这，忽的说道："师兄，你看帮匪竟自发动伏桩，要拦堵飞鹭船，不令在雁荡山前拢岸。这怕就要起冲突了。"果然话没落声，那头里的船竟停住，可是从这双龙出水式的船帮中，窜过来一只大船。这只船是另外的油饰一新，船头上站定一人，年约四十多岁，赤红的面色，一顶马莲坡大草帽，背在脑后，身穿蓝绸子长衫，白色高腰袜子青缎子粉底鞋，形神上绝不象渔户，形同一位老先生，站在舱门口。身旁站着四名短衣的壮汉，全是二十多岁的勇武少年，一个个精神百倍，每人提一口劈水刀，这情形分明是这泗水渔家掌领船帮的简云彤了。

就在这里暗自窥察之际，只见那江面拦截的帮匪中首领，和这掌船帮简武师答了话。这里只能隐约辨出一切来，至于两下里说的什么就不知道了。赶到两下里交涉了好一刻，才见那泗水渔家以江湖道的规矩递帖拜山。这种情形，显然是帮匪不敢过事拦阻，竟自放起信鸽来，立刻飞向本山深处，连真实的去向全看不见。这一来鹰爪王等故意的仍自隐着身形，见这凤尾帮果然使这种飞鸽报信，训练的十分灵巧，居然眨眼间从龙头帮主那里已然把信转回来，似已对这来船不加严厉的峻拒，竟自把凤尾帮的船全收回，这一来潜伏在雁荡山头的鹰爪王暨一班同道才把心放下。

这时太阳已经老高了，赶紧从峰顶下来，还没走回石佛洞

已经有本门弟子过来飞报有西岳门下弟子，持书求见堡主。当时鹰爪王和一班师友赶紧把那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多指大师的手札，是谕示西岳侠尼和淮上清风堡主鹰爪王：

“毋须再耽延时日。因为已侦得那凤尾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实是江湖道上有数的人物，他这次借着和我淮阳西岳两派的事，遍传绿林箭普请大江南北的绿林。他用信鸽千里传书的法子，凡是大江南北远及燕赵，以及南荒一带，所有于凤尾帮中有相识的，全请来到。虽则是为日无多，可是他用不着耽延着传绿林箭的时日，只用赴会的时日，所以非常快。按着他传绿林箭的时日算起来，有两个江湖怪杰，在绿林道中是两个劲敌。这两个绿林道大约是不易赶到，可是我们若是尽自耽搁，只怕这两个人就赶上了。虽有收拾他两人的对手，可是终是两个劲敌，总以这两人赶不到才好，故此令我门下弟子泗水渔家简云彤率四十艘飞鹭渔船，来到雁荡山下听命，这船帮在长江一带颇着侠名，尚还不致惧那凤尾帮驻守各地的帮匪暗算……”

信上的大意是这样，这时鹰爪王暨金刀叟邱铭等，全看过了信，这才问这来人在哪里？那来人报道：“西岳门徒已被夏侯英领进去待茶。”

鹰爪王立刻率众赶回了猎人家，这里一班侠义道全赶回来。鹰爪王和金刀叟邱铭走进了石屋，只见那客位上坐有一人，年约三旬上下，生得剑眉虎目猿臂蜂腰，生得非常英俊，气度也十分大方。一见鹰爪王等进来，遂即站起来迎上前，由夏侯英给指引着相见，这位泗水渔家忙向前给鹰爪王拜见过。当时这一班侠义道见这泗水渔家的人品仪表，颇与他这名字不相符，谁也想不到他是个英俊少年。但见他随站

起道："弟子简云彤，蒙铁佛寺多指大师的慈悲，收录在他的座下。我这点年岁本不敢应承，无奈大师说是弟子和大师有师徒之份，数由前定，非人力所能幸免。要不是前生已结善缘，漫说是我这俗家的弟子不肯收，就是那身入空门佛家弟子，也不容易再蒙大师的慈悲传授本门的绝艺了。只是弟子在黄泽关铁佛寺受教时，单独在寺后辟地筑了一间茅屋，五年中，弟子仅遵着师训未到过寺中一步。直到了出艺的那年，才由大师领我到寺中拜见一班师兄，所以我不仅对于江湖上绿林同道我全不认识，就连西岳上天梯碧竹庵掌西岳派的掌门人全没见过。这次奉大师之命，统率着弟子所办的渔业，掌着的四十艘飞鹭渔船来效微劳。一来是为淮阳西岳派的师友前稍效绵薄，二来也为是借着这点机会多见识见识高人。求王师伯给弟子引见引见，别叫我失礼。"这泗水渔家一家，这才要力助淮阳西岳派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闯龙潭入虎穴，天凤堂群雄显身手，全在后文交代。

·第四十四回·

先礼后兵武维扬飞舟送盛宴

鹰爪王一听泗水渔家他竟自对自己这么称起来，忙向这泗水渔家简云彤说道："简二弟，别这么称呼。我与泗水掌门人，是道义之交，与简老师应该是弟兄相称，这并不是我客气吧！"泗水渔家简云彤忙说道："王老师乃是武林先进，没有不景仰老师傅的武功道义的。弟子虽是忝列的西岳派门下，可是在师门的日子太浅，年岁又轻；虽是师门中对于辈分论的极严，可是弟子自己却不敢那么狂妄自居。很愿武林前辈、技击名家，不论辈分高低，都能对于弟子多多指教。弟子也多受些教益，也可多长些见识，免得给师门中丢人现眼。王老师还得给我引见引见吧！"

大家一听这泗水渔家在西岳派中，辈分还是很高，竟和西岳侠尼慈云庵主平辈，可是人的年岁不大，器度雍容，出言特别谦抑，大家倒起了十分敬仰之心。对于鹰爪王一给介绍引见，一班淮阳派以及武林同道，全是十分的敬重。赶到引见完了，落座献茶，鹰爪王遂向这泗水渔家提起，对于这次奉多指大师之命，率带所部渔船，到这雁荡来，可还有什么机宜？

这时那简云彤经淮上堡主鹰爪王一一给介绍过，遂向鹰

爪王说道："这次奉命前来，只为得践约赴会，不致遭人的暗算，用自己的船只有许多便利处。因为凤尾帮中良莠不齐，更兼这次与凤尾帮结怨，已非片言所能解和。我来时，大师谆嘱我不论如何，请我们赴会的同道坚持乘原船进十二连环坞。他若用帮规来牵制我们，那我们就请他随时随地的一决雌雄，对于换船进坞的事，绝不答应他，这样也可叫他稍存戒心。这是大师谆谆嘱咐我务要这么照办，量那武维扬纵然刁狡，也不致于再生出别的异心来。"

这时那中州剑客钟岩说道："据我看来，那武维扬既想独霸江湖，使异派中人不能脱开他凤尾帮中多行半步，这种雄心倒是令人看着可敬，不过也太嫌狂妄些罢了。我们事不宜迟，赶紧集合同门，择定日期，请燕赵双侠转知武林中前辈，凡是暗中相助，暂不露面的也得知道我们践约赴会的确期。"当时这一商定了，遂决意的先打发那些弟子们赶奔后山碧云峰苦修庵，禀报了慈云庵主。续命神医万柳堂道："燕赵双侠虽是已然早赶到了，不过这时是否还在这里，却未可定，那么这信息送到哪里最相宜呢？"鹰爪王道："那倒不妨事，我看只要把信给下到了，谅还不致于传不到信；栖鹤寺中，双侠是常去的。"这时那所有沿着到五龙坪，以及后山绝壁悬崖所布的暗桩，全撤下来。当时这猎人夏逢霖家中是群雄聚会。鹰爪王赶紧写了两函信，令人分赴栖鹤寺和苦修庵中，分请燕赵双侠及西岳侠尼，说明是三日后准率众到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

信送走了之后，鹰爪王决意亲自到雁荡下江边察看那飞鹫渔船。鹰爪王遂先偕同续命神医万柳堂、金刀叟邱铭和鲁南老镖师侯泰，四位老英雄商量好，一同赶奔江边，要察看察看这飞鹫渔船，倒是怎样的势派。当时这四位泗水渔家头

前引路，原来简云彤不知怎么竟将小龙王江杰所发现的隐秘地径寻着，鹰爪王等这才恍然。他来得过形神速，敢情他也得着这条捷径，这一来省了一半的道路，哪会不快的令人疑团莫释？所以泗水渔家到石佛洞夏猎户家，并没从五龙坪入山的正道走，所有被派在沿途按桩下卡子的淮阳弟兄，全没觉察。

这一来益使老英雄事事加了一番警戒，知道凡事不可自信过深，自恃过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样看起来，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就在目前，更得对于一班同门师友，以及绿竹塘的门徒，谆谆告诫。自今伊始，全要力戒轻炫轻露，入十二连环坞后，更应当敛去锋芒，越是装老实装无勇无谋，才能占得便宜，要是这样肃身自爱定可少受人家折辱了。

简云彤引着这四位技击名家，来到登临边山的密径口，只见那芦花深处，隐着一艘快艇，船形和适才从山上所见相似。船形轻巧，风篷扯起，足与快马竞驰速。上面是一杆旗插在船头，在船头的飞鹫鸟画得神态如生，十分生动。两个精壮的水手，各自向船主行礼。简云彤随请堡主等上了船，水手把船撑出了芦荡，立刻把风帆引满，冲风破浪，奔了飞鹫渔船停泊的所在。当时这一艘快船往前走了半里的水程，已到了那江杰所居的附近。

只见泗水渔人的船队，就在这里停泊着，在这一带把江面上布成了出入的门户，这种声势非常的惊人。在这飞鹫船四周，却有本处的渔船往返的梭巡，虽是各不相扰，明明是存着监视之意。这只快艇到了船队不远，船帮中飞出两只小快艇，上面是船帮的两个首领，过来迎接泗水渔家简云彤换船到了中央大船上，陪着四位淮阳派的老英雄，把自己这点

水面上实力以及所训练的一班水上健儿，有如何的能力，全向这淮阳派的领袖陈述了一番。鹰爪王和万柳堂等十分赞叹。

他这所统带的虽仅百余人，这百余名少年，全是精通水性，勇武矫健，全是曾经训练的非常的纪律严明，全是经过这简云彤一手教出来的。平日任何人也看不出这飞鹭渔船，竟能和官家曾经多年训练的水师营一较长短。这样说起来，这泗水渔家绝不是徒负虚声者所能望其项背。鹰爪王和金刀叟邱铭等，十分夸奖。简云彤遂亲自到别船把自己手下得力弟兄唤进两名来，问了问这附近一带帮匪可有什么显然的动作，他们同声道："首领方才把这里帮匪的暗卡吓退，我们船开到里湾之时，这一带不断的放起信鸽。直到您走后，从雁荡山内又放起了十几拨信鸽，分投江外一带。至于他这种信鸽，究有什么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可是离现在不到半个时辰，从里面驶出来一拨拨的快艇，每四只是一帮。这种船帮，每只船上是四名水手、四名壮丁，各船上全是一样。这种船不论怎么也瞒不过。只是可怪的是，所有从里头出来的船帮，分向东西两边芦苇荡深处驶进去，看情形是各有隐匿之所。我们默察他所出来的船，计共出来六拨，有二十四只，可是顶现在您一察看江面上，那还有六只特别的船，这里还不断有小渔船傍着我们船帮来回梭巡，已分明看出全是由东平坝到雁荡山根下的渔船。我们已看出全是从旁察看我们的虚实动静。我们看这种情形，帮匪把我们也看作敌人，所以容心监视我们的动静。我们本无所惧，我们又把来意告诉了他。以堂堂凤尾帮，竟这么小家气，叫人太觉着讨厌了。"

简云彤听了手下头目报告了一切，自己心想，任他怎么

布置，我只给他个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了。自已赶紧来到当中主船上，向鹰爪王禀告了一番，说明这一带已有凤尾帮不少水面上弟兄在这里埋伏。看情形，定是深惧这泗水渔家防备着往里乱闯，这时我们索性不去理他，看他有什么举动吧。续命神医万柳堂道："可是我们也不要过于大意了，也要提防着他暗施狡计，用水火来攻击我们，毁我们船只。"鹰爪王微微一笑道："师弟说的极是，我们施之于人的也要提防着人家来照样回敬。"那泗水渔人简云彤听着不懂，眼望着双侠不肯过问，鹰爪王道："简师傅，你大约听着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吧？你还别当是笑话，我弟兄两次用水火攻击帮匪，毁掉过他两只快艇。这次我们船帮正在他门户间。哪好不防他乘机报复。"

这简云彤这才听明白了，原来有这些情由，自己倒是真得提防他暗弄狡计。鹰爪王等来到这的一会工夫，那江面上立显着紧张起来。凡是平常的商船渔船，全被阻挠，不准再往雁荡山前靠拢，无形中已把这里弄成了非常局面。这里四位淮阳派的老侠客，把这泗水渔家所有四十艘飞鹭渔船的布置情形，察看一遍。鹰爪王等十分赞叹，果然盛名之下无虚士，西岳侠尼毕竟与众不同，门下弟子已有这种威力，足见西岳派在江湖道上树立下的威名，绝非侥幸。

这时鹰爪王见这里谅还不致受帮匪的侵凌，遂向金刀叟邱铭等说道："我们还是赶向雁荡山石佛洞吧！"金刀叟邱铭，和续命神医万柳堂、中州剑客，全主张赶回那石佛洞，以便集合同门，赶紧遵照老前辈的吩咐，赶紧和天南逸叟武维扬以武力相见，一分凤尾帮淮阳派的强弱。这事不容再行延缓，四侠一同返回雁荡；这泗水渔家遂遵照着鹰爪王的嘱咐，统率自己的泗水渔帮，严防着凤尾帮或有故来扰乱侵犯.

鹰爪王与续命神医万柳堂、中州剑客钟岩、金刀叟邱铭回到石佛洞之后，这时所有召集本派的弟子同门，齐回到石佛洞中，各自听候掌门人的训示。这夏猎人家中，到了晚间，群雄齐聚。掌门人鹰爪王在晚饭之后，令司徒谦把所有赶到石佛洞的侠义道，全列了清单，计为淮上清风堡绿竹塘的掌淮阳派鹰爪王道隆、乾山归云堡续命神医万柳堂、中州剑客钟岩、金刀叟邱铭、鲁南老镖师侯泰、韦寿民、金让、北路镖师蒋恩波、飞力卢建堂、神拳计筱川、老镖师邓谦、太极柳逢春、贾武师玉堂、双刀金和、孙玉昆、孙玉岗、江南镖客三才剑司马寿昌、一条杆棒镇江南伍宗义、司马谦、左恒、祝民瞻、甘忠、甘孝、贾斌、地理图夏侯英、冯毓义、冯毓秀、祝龙骧，以及早已来到雁荡，单独暗中和凤尾帮较量的燕赵双侠——追云叟蓝璧、矮金刚蓝和以及新收到淮阳派门下的小龙王江杰，和西岳侠尼慈云庵主的五名弟子修性、修禅、修缘、修慧及第五弟子，新脱虎口的修明即凤梅姑娘和华云峰这一共三十八位侠义道，全来在这次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要同履虎穴，为淮阳、西岳两派一振威名。

当时由司徒谦把大家的名单写好，呈与了鹰爪王。这位清风堡主看着名单，把在座的一班同门师友，又向司徒谦吩咐到两厢石屋中看看所有的人。司徒谦把所有的人全点过，除了贾斌和祝龙骧，甘忠甘孝，冯毓文冯毓秀，这六个人是因为整夜的被派在五龙坪一带放哨，彻夜的不眠，过于劳乏，所以这时全在歇息；还有燕赵双侠，和西岳派的师徒六人，一共是十四位，这是在名单而当时不在场的。现在的人数，由掌门人以下，一共是二十四位，这二十四位是全随时可以由掌门人统率到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的。

鹰爪王把人数点齐，随向师兄金刀叟邱铭说道："邱师兄，我们后日就用泗水渔家简武师的船帮到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这次生死存亡就全在这一会了。我们和慈云庵主一同入坞，只不知燕赵双侠肯不肯一同进十二连环坞？还有那几位老前辈象那铁蓑道长、多指大师，和暗中相助的一班老前辈，行踪靡定，不知也能赶到十二连环坞助我们一臂之力么？"中州剑客钟岩说道："王师兄，这倒不必惦念，这几位老前辈，近年来，全因为在江湖道上厌倦风尘，大半是匿迹销声，轻易见不着这几位老前辈的踪迹。这次是不远数千里，并且反比我们快，全是早早到了雁荡。内中还有我们想不到的人全来到这。这几位成名江湖的老前辈，大约全是想与这凤尾帮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老儿较量较量，师兄你想，这几位老前辈，哪会走在咱后面？说不定就许已经深入匪巢，比我们早去多时了。"续命神医万柳堂点头道："这倒是实情，师兄请想，昨夜我们深入分水关，那鬼脸子李玄通情急之下，发动了分水关内水旱两路的伏桩暗卡想把我们困在里面，那时若不是那几位老侠客暗用疑兵，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法，只怕我们非得困在分水关内。我们虽不见得就为这匪党所制，可是福寿堂救华云峰的事，只怕定被耽误得良机不再了。暗中即有一班老前辈深入分水关，我们践约赴会时，哪还会走在我们后头呢？我看这倒无须多虑。"

这时鹰爪王又提议，这石佛洞无论如何也不能全走了，总得留两三人，预备万一清风堡绿竹塘再有人来，也好接待。只是这留守的人倒费了口舌，所有随来的以及自行赶到的全是抱着十分热肠而来，全想到十二连环坞开开眼界。再说学就一身艺业，不在这时施展施展，那也太没勇气了。当时这一班同门师友，全是不肯在这里留守。就连一干小一辈

的弟子，也是不愿意在石佛洞留守。猎户夏逢霖也在座，遂向鹰爪王道："王老师，我可是粗鲁人参与这事，依我看，王老师不用留人了，这里由我负责接待淮上来的师傅们，倒也没什么要紧。"当时这一定，立刻一班少年弟子们，全是欣向猎人夏逢霖致谢，当时这一决定，遂定于第二日一早全上船，以便熟悉熟悉船上的情形。这一议定，遂由续命神医万柳堂把入十二连环坞拜山的名帖写好，以便到时备用。到了晚间，仍然由堡主鹰爪王派遣掌门弟子，分在五龙坪一带安卡子设防。这种布置，就是宁备用不用，不叫它用时没有防备，令匪党们乘虚而入。

这一夜倒是没有一点事故发生。江杰回家去了一趟，赶回来时满面春风，神情非常高兴，一进门先给堡主鹰爪王叩谢了一番。鹰爪王问他是什么事，江杰欣然禀告堡主："蓝师祖把我母亲送走，因为燕赵双侠说是这次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不敢保定准落怎么个结果，所以对徒孙的老母十分悬念。只怕万一那凤尾帮落了下风，那时可就要不择手段的想在我们这淮阳派同道身上报复了。更因徒孙这次蒙师祖慈悲，列入门墙，可是徒孙当日严拒入帮，已经结怨，师祖认为我是首当其冲，难免要受凤尾帮的暗算。恰巧蓝师祖在栖鹤寺遇到了凤阳府的胜记镖店的谢镖头，走镖事毕来拜访观主，蓝师祖托他把家母送到淮上清风堡绿竹塘，安置到那里，免去我们这里的悬念。徒孙这一来没有家眷累赘，正可安心侍从师祖，所以徒孙十分高兴。"

当时鹰爪王一听江杰提到燕赵双侠的行踪，自己十分高兴。因为自己正怀着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实力或有不足，竟这么使全力来应付。足见双侠对本派的荣辱十分关心，不使外人轻视，这一来足见淮阳派尚能与凤尾帮一决最后的胜

利了。且说江杰叩头起来，金刀叟邱铭赶紧吩咐小弟兄把派出去的一班小弟兄全调回来，这时重又点了点人数，全到齐了。

一宵易过，次日天明，大家起来梳洗一番，先打发人到江面上报与了泗水渔家，预备船只，到边山捷径，接群雄上船，准备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打发的人去后，稍沉了一刻，门外进来人禀报，说是苦修庵寄居的西岳侠尼到了。鹰爪王闻报立刻偕续命神医万柳堂和金刀叟邱铭，以及中州剑客钟岩等迎出来。只见侠尼慈云庵主和五个门弟子全是一色灰布僧装，那凤梅姑娘随着一班师兄也换了空门的装束，也是青绢包头，夹布的僧袍，形神十分潇洒。这五个女弟子，全向前给堡主和邱铭、万柳堂、中州剑客行礼，鹰爪王随即向前和侠尼行礼道："慈云庵主，这些日来多辛苦了！我王道隆未能把令徒亲手救出虎口，愧对庵主了！"慈云庵主随即双手合十答礼道："师兄不要客气，这也是她魔难该当，非人力所能为，师兄里面请吧！"这位庵主带着五个弟子往里进来。四位老英雄陪着往里让，里面的一侠班义道全随着往里迎接了过来。

大家对与庵主敬仰十分，一班侠义道把这位慈云庵主让着落了座，慈云庵主道："现在我与敝派前辈多指大师，寄迹苦修庵，本预备着随大师暗入十二连环坞，不想事情一变化，修明徒儿和云峰贤契，被多指大师察明囚禁福寿堂，多指大师指引着师兄着手营救。这一来，我与大师先把这分水关一带察看了一番，遂决意和师兄同赴十二连环坞。故此才赶紧前来，以便与师兄聚合一处。这次十二连环坞赴会，乃是我们淮阳西岳两派和凤尾帮一分生死存亡的时候。"当时这位鹰爪王道："庵主，这次我们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蒙

多指大师的指示，令泗水渔家简师弟率飞鹭渔队来助我们赴会，这是我们预料所不及的快事。这时我们能够运用自己的力量，能够不用匪船往里踹，这可便利了许多。我们已不用悬系着匪帮的暗算，庵主想是与不是？”慈云庵主点点头道：“还是老前辈们处事周密，贫尼倒把我这同门简师弟忘了。”鹰爪王道：“我已经打发人去知会那简师弟，叫他在前面边山捷径停船等候我们，庵主，我们这时起身好吗？”

当时这位慈云庵主点头道好，立刻随着一班侠义道一同起身，顺着边山捷径来到外山坡。只见那芦苇荡中，一字横排着八只快艇，那简云彤正在往岸上前迎。慈云庵主忙往前走了几步，接迎着这位飞鹭船主，招呼声：“师弟，可还认得贫尼么？”简云彤愕然注视着，忽的想起道：“你可是现在西岳派掌门人慈云庵主么？”慈云庵主颔首道：“师弟想起来了,不错,正是贫尼。”泗水渔家简云彤道：“黄泽关一别，屈指十年，庵主总没有与我恩师聚会了吧？”慈云庵主道：“似水流年，一晃就是十年工夫。看起来，人生如幻，百年岁月也不过一转瞬间。简师弟，我听说你得着大师的慈悲，掌领着飞鹭渔船，把泗水渔业办的很是发达，这倒很为我西岳派生色了。”简云彤忙向师兄行过礼，庵主的五个弟子耳中早听师傅说过，有这么位师叔很有义侠之名，此时经师傅指点向前拜见。这位简云彤请鹰爪王下船，少时再细谈。大家分乘这八只快艇，赶奔船帮停泊的所在。

来到停船的所在，一看飞鹭船集合之处，所有的船只全布置好了。虽则是船只不多，居然布置得有门户，有拱桥，分出五行方位，门户井然。大家这一分散在各船上，所有这里船只靠外舷的每逢两只船用一根长铁链拴住，这一来，每面的船只占据了十几丈长的水面，正把一道小港湾的里面装

满。要把五艘双桅船列成门户，每只船上是插起一面旗子，上面写着“淮上清风堡”五个字，这正是向帮匪明示这是淮阳派前来践约赴会。

这一来凤尾帮打算斗淮阳派的掌门人，就是来明斗，打算故作不知不识是不行了。这里单给西岳侠尼慈云庵主预备下两只大船，船上在停泊时，连水手全不用。赶到日没之后，这里的伙夫，才给预备着晚餐。忽的水面上如飞的驶来一行快艇，船行如飞的眨眼间到了飞鹫船帮的前面。相距有三四丈，这飞鹫船上的水手，喝令来船赶紧停泊，再往前欺，这里就要放箭了。当时来船的船头上有人发话道：“船上的弟兄，不用发威，我们是十二连环坞派出来，给淮阳派掌门人及一班老师傅们接风的。这里有名帖请你们接过去，赶紧给我们的帮主回话。”当时这飞鹫船上是冯毓文、冯毓秀盘察船头，听得来船是十二连环坞下来的，兄弟二人不知来人是凤尾帮中怎样身份，不敢怠慢，忙的打发了一只小型梭艇飞驶过来。到了来船前，只见船头上站定一名帮匪，年在三旬上下，手里擎着一纸名帖，探身向这水手的手中一递道：“赶紧叫你们堡主看过，我这里听候回信。”这名水手答应了声，立刻搬转船头，如飞的驶向船队。

只见这里已经把船帮的四周全派人把守住了。这只回事的梭艇，更不敢再有丝毫耽搁，快如飞箭似的，来到中央主船这里，飞登大船向里报事，有把守仓门的弟兄向里回话。鹰爪王正和侠尼慈云庵主商量明日赴会的事，有人把报事的弟兄带了进来，进得舱来，向堡主行礼，随将名帖呈上来。

只见这纸名帖是凤尾帮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具名，这位淮上大侠鹰爪王，见上面写着是对于堡主鹰爪王极致景仰之意：这时既知道已经来到边山港湾内，预备来拜山践约

赴会；因为没见着通知赴会之期，不敢贸然的来躬肃侠驾。略备粗盏薄酒，藉洗征尘，以便借此略表敬意。当时看完这纸柬帖，遂传到金刀叟邱铭，和续命神医万柳堂手中，大家把这纸柬帖互相看完，鹰爪王遂问道："这样看起来，这武维扬十分的狡诈，他是一点儿过节不肯漏场，我们应该如何对付呢？"万柳堂道："我们这种地方得故示大方，他既然给我们送了接风洗尘的酒筵来，我们给他个一律全收，免得令凤尾帮看我们小家气，师兄们和庵主以为怎样？"

这次天南逸叟武维扬还是真个的情理兼备，这次鹰爪王始率淮扬派的一班同门师友，从淮上清风堡绿竹塘，飞骑下浙南。这班风尘侠隐相约到雁荡山时，武维扬早已一再的派坛下能手，一再邀截。这就因为鹰爪王此来是并没挑明，打算暗侦凤尾帮一切，龙头帮主所以也故作不知，只暗中以全力对付。

这时淮阳派竟自有泗水渔家简云彤，统率泗水渔业的船帮来助淮阳派西岳派践约赴会，这种情形武维扬自知准得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更对于这泗水渔家简云彤的出身来历摸清，自己十分动心，知道这是鹰爪王和西岳老尼入十二连环坞的利器，更是凤尾帮的一个极大的克星。深悉这泗水渔家简云彤是西岳派多指大师的得意弟子。这一挑起淮阳派的号旗，列阵十二连环坞近前，这分明是故示凤尾帮以正式前来践约赴会，自己哪好再装不见不闻。遂备具了五席盛筵、一席精致的素席，遣人持帖前来。礼貌即周，人情又尽，故此鹰爪王向大家请示应付之策。

续命神医万柳堂道："师兄，据我见凤尾帮既以地主之谊来作主人翁，我们倒不好过却盛情了。"西岳侠尼也点头说道："此番我们与凤尾帮清算，依小弟看，倒得叫他看看：

既为领袖大江南北的侠义道，就有非常的胆量！我们完全拜领，就是毒药，我们也要尝尝。”然后西岳侠尼又接着说道：“此番我们与凤尾帮清算两家的新仇旧恨，处处须要站住脚步，总要先礼后兵。凤尾帮对我们屡次邀战，可是他若故作不知，推诿到他所领舵下弟兄所为，我们只有以全力应付。这时只可他怎样来，我们怎样接了。我看贫尼和王师兄接见来人，以两派的名帖申谢。这样办，王师兄看怎样？”当时金刀叟邱铭，和中州剑客钟岩等，全认为这么办是很对了。遂由堡主鹰爪王传话，吩咐把船放进来，把押礼的人请到主船款待。手下人赶紧如言去传话。不一时把来船放进来，来人被领进中舱，另有人把酒筵收下，是十二只提笼，全换到自己船上。这来人是凤尾帮一位掌舵的，鹰爪王当前交派了谢帖，随即赏了来船水手二十两银子，打发下帖的弟兄回去。跟着这一班侠义道全是胸怀坦荡，竟自很坦然的列摆酒筵；毫不动疑心的畅饮起来。西岳侠尼率自己门下一班弟子叨扰这桌精致素筵。

到了晚间，所有一班侠义道，全各自分配好了船只，这港湾里飞鹫渔船，把门户守卫全布置好了。凡是大船，全盛张灯火，单有六只梭艇在这船队外逡巡查夜。另由小龙王江杰，每隔一个时辰，和二十名水手分班下水巡查，以防凤尾帮的帮匪或者派遣水鬼兵来捣毁船只。

赶到了三更过后，这里正轮到守后夜的韦寿民、金让在船面上巡查。韦寿民忽的觉得左岸上一条黑影，疾如鹰隼的往中间大船的舱顶上一落，不仅没有一点声息，船身更没有一点动静。这一来可把韦寿民、金让吓坏了，两人是奉堡主之命接换后半夜，巡查警卫，偏在这时有意外事发生，哪得不急？只是现在才发现一条黑影，没证实究是何许人也，不

便莽撞了。遂由韦寿民脚点船板，轻身飞纵过来，自己怕惊动了舱中人，一语不发，右手用剪梅指照着来人的面门便点。

韦寿民这一欺近了，才看出来人身形极其矮小，事起仓猝，心里一动，无暇细想来人象谁，掌已递出。只见来人身形连动全没动，只微一甩头，立刻把韦寿民这招避开。韦寿民也是虚实莫测，剪梅指点空，突的右掌往回一撤，换出左掌，变招为金龙探爪，左掌照来人的右肋下击去，自觉着这一招来人怎么也不易脱过。哪知来人并没怎么带出动手的神色来，只有肩头微一晃，身形往起一长，嗖的挟着一阵冷风，已飘飘的落在舱顶。韦寿民虽则被来人连着拆散了两招，已知来人是具有非常身手的，只是自己以脸面攸关，绝不肯开口呼援，哪知来人竟自在舱顶上发话道："喂！韦师傅，掌法高明，蓝某的鸡肋不足当老拳，算了吧？"

就在这时，这只大船的船旁水面上，陡然水花在波面上往起一翻，立刻现出一个瘦小的身形，踏水法还是真快，跟着已来到船面上一涌，蹿上了船舷。身形既小，虽是一身油绸子水衣，可是仍然不为这身水衣所制，身形巧快，赶到韦寿民觉出有了声息，来人已到了背后。韦寿民一回头，已看出正是小龙王江杰，江杰忙的招呼道："韦师叔，千万别动手，这是我蓝师祖。"这位韦寿民哦了一声道："原来是蓝大侠，老前辈请下来，恕弟子的愚昧。"

这时舱中已听到外面的声息，续命神医万柳堂走出来，这时那蓝大侠也随着这江杰喝问声中翻下船顶，韦寿民深觉抱歉。这时那续命神医万柳堂也来到舱面上，见是燕赵双侠的大侠追云手蓝璧深夜到来，万柳堂喜出望外，遂向前恭请蓝大侠进舱。金让金武师也巡查过来，江杰这时把油绸子水

衣也脱下来，立刻随着这位蓝大侠一同进舱。这时中舱，只有堡主鹰爪王和金刀叟邱铭、中州剑客钟岩，全是在这盘腿打坐，调息养神，听到舱外说是燕赵双侠已到，鹰爪王也是欣然起来，往外迎接。

追云手蓝璧被这几位同门围着进舱，鹰爪王和中州剑客钟岩全迎着施礼。这位蓝大侠见金刀叟邱铭也在座，遂抢步向前，给师兄行礼。敢情金刀叟邱铭在淮阳派中年岁既长辈分又高，所以掌门人鹰爪王也是以师兄之礼事之。这时鹰爪王忙的向前问候道："师兄，阔别数年，未能畅叙，小弟十分想念。这次与凤尾帮结下梁子，小弟一身生死不足惜，实因为本门诸师长的抬爱，命我忝掌清风堡绿竹塘的门户，时时的唯恐贻羞门户。这次与凤尾帮结怨，正是分存亡荣辱的关头，我唯恐这次由我一人手中把淮阳派的以往英名断送了，所以我只得按门规向同门师友面前求援。这次深蒙我同门一班师友，及师兄们成全我王道隆，蓝师兄更不避风尘之苦，远来浙南，令小弟好生抱歉不安。这次并烦西岳派的掌门人，也跟着仆仆风尘，来助我们淮阳派与凤尾帮一决雌雄，小弟一切事除秉承诸师友之意旨，还望师兄们多多指教。"

这时简云彤也赶过来向鹰爪王请求，给自己引见这位名震江湖的燕赵双侠追云手蓝璧。因为燕赵双侠在大江南北名震武林，全是对双侠心存景仰，没有不愿意一瞻颜色。这时听得手下弟兄进来报告自己，说是燕赵双侠来了，遂赶过来借以一瞻丰采。赶到鹰爪王一给引见，泗水渔家简云彤见这位燕赵双侠身形瘦小枯干，一绺山羊胡子，特别显着扎眼。只是这位追云手蓝大侠，这两眼的神光十足，虽则那么瘦小的身形，却有一种神威慑人，令人不敢逼视。这位蓝大侠对于这位泗水渔家，更是早有耳闻，赶到一给引见过，彼

此相对谈论起来，更是投机。

鹰爪王容大家和这位淮阳派的成名侠义道叙过礼，自己这才问道："师兄这次来到雁荡，小住九灵宫中，象师兄把小龙王江杰收归我淮阳派的门下，我本意想请师兄早日驾临石佛洞，来主持一切。只是师兄行踪靡定，小弟不便扰乱师兄的心意。这次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还是真得请师兄们大力来振我淮阳派的声势，师兄竟能事前驾临，真是令小弟欣幸莫名了。"追云手蓝璧笑吟吟道："道隆师弟，你这几年，不仅武功精进，学问也跟着深究起来；不论和谁说起话来，一派文诌诌的，颇有道学先生的风度；不过我这类没有学问的武夫，听了你这种文墨客的谈论，实在有些头疼。师弟，你和我这武夫，说话上爽直些吧！"追云手蓝璧这话说得大家全笑了。

续命神医万柳堂向追云手蓝璧道："蓝师兄，怎么自己前来，二侠可在雁荡么？"

追云手蓝璧立刻笑向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道："我们弟兄是各行其是，他来不来，于我何干，我没有工夫管他的闲帐。我因为那凤尾帮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礼貌过周，竟给我们接起风来。我虽没饱馋嘴，可是武维扬那老头子一定认为我蓝璧不懂礼节，欠缺江湖的路数。彼以礼来，我以礼往。我认为他既然给我们接风，我们虽没把淮上的土产给带些来，可也不能这么吃完了一抹嘴头子算完，所以我认为必须答谢一下子才对。所以我备了两份谢帖，闯进十二连环坞，虽没入内三堂，可也到了他的总舵坞上投帖答拜，稍尽些客礼。我因为既已领了他的接风酒筵，不想再招扰他，我杯水未沾，赶紧退出来，我才完哩！挺好的酒筵饶没吃着，反倒从日没时整整奔驰到现在还没住脚，我想这么不致于劳

而无功了。”

追云手这番诙谐的讲话，可是竟于当夜闯入十二连环坞，这种履危蹈险与谈笑中办大事，实非常人所及。江南两镖客，三才剑司马寿昌、一条杆棒镇江南伍宗义两人，对于燕赵双侠的武功造诣，于会斗秦中三鸟时，早已折服得五体投地。这时听得追云手只身答拜，往返只半夜的工夫，居然出入十二连环坞的层层设伏的禁地，更令人感到双侠实有惊天动地的本领。这次自己和这班人会凤尾帮一班江湖怪杰，实是难得的遇合，纵有危险也觉值得了。

鹰爪王向追云手蓝璧道："师兄这件事办的实在恰到好处，我们这一来，既然能把这回场面拾来，更叫凤尾帮一班狂傲无人的匪党们稍知敛迹。这次我们践约赴会，蓝师兄可有什么意见，请师兄不客气的指教一切。"追云手蓝璧随即向座上一班同门看了看，说道："我听说双掌镇关西辛维邦老镖头，和他门徒飞天玉鸟项林，早已到我们淮上清风堡绿竹塘，怎的现时没见他们师徒呢？"

鹰爪王道："这位老英雄热肠侠骨，颇具侠义道的本色。我们这次和凤尾帮结怨，我忝为淮阳派的掌门人，只为蒙师门的抬爱，令我接掌门户。此番与凤尾帮已经各走极端，我们不得不以全力对付，故此以侠义柬向同道呼援；只希冀能够保全淮阳派的固有盛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于愿已足。双掌镇关西辛维邦老英雄，先期竟赶到淮上清风堡绿竹塘，只是在那夜天罡手闵智潜入清风堡，险些引起极大的误会。

"这件事，实是徐道和师弟措置失当，我和万柳堂师弟，幸好是稍明辛老镖头的为人，竭力压服，算是没把事情激起来。但是辛老镖头虽经我和万师弟竭力安慰老英雄，终

是不能把前次的误会解释了，这辛老镖头竟终是存了芥蒂。这次一班同门师友联袂下浙南，辛老镖头竟自负气从绿竹塘作别，自己以和凤尾帮龙头帮主有同门之份，单独带他大弟子飞天玉鸟项林趋赴十二连环坞，以同门之谊去拜天南逸叟武维扬。我们任凭怎样阻拦，只是他去志已决，绝不肯听从。到现在并没听到他的信息。

“我倒深知他虽和那武维扬是同门师兄弟，但是他在关西经营镖行没离过镖行，这是武林同道所深悉。这次竟因自己涉嫌，所以要屏绝同门之义，稍为我们武林同门尽些绵薄之力，也好压压我们清风堡绿竹塘一班同门的口舌。这一来，我个人倒好生抱歉！当时我们也无法再拦阻，不知师兄可听到辛老镖头的信息么？”

追云手蓝璧一听双掌镇关西辛维邦竟因为身涉嫌疑，以二十年没会面的同门，恐怕落卖友求荣的声气，单人独骑，拜访武维扬。只是武维扬是绿林道中的枭雄，狡诈多疑，十分难斗。自己和一班同道，以及西岳两代的师徒全暗中探察了数日，并没有人道及这老镖头的踪迹，不禁暗暗着急。因为燕赵双侠对于这位老镖头，不仅是历来认识，并且双侠游踪所至，曾于这位老英雄一处盘桓过。老镖头的豪爽，更为双侠所乐于交游。当时深怨这副堡主徐道和作事失去了侠义道的本色，不过徐师弟既然没有随来，自己也不便再说埋怨的话，遂向鹰爪王和续命神医万柳堂道：“这么说起来，这位老镖头虽不致有若何危险，但是那武维扬的城府既深，更是遇事当机立断。老镖头去的时候正在他们凤尾帮已经和我淮阳派暗中较量，他为得防备那凤尾帮的虚实泄露了，所以绝不肯那么容易令辛维邦师徒出十二连环坞。定然别出狡计，令辛老镖头师徒无法脱身。再往不好处想，就许被天南逸叟

武维扬软禁起来，这时哪会有他师徒的信息。”

这时那绿竹塘有职司的门弟子——守丰余公积仓的甘忠、甘孝，听到这位追云手蓝璧说这位双掌镇关西辛维邦，已有十分危险，不由得脸一红，立刻觉着这位热心交友的辛老镖客，若果然在十二连环坞有了危险，自己当日也算在惹祸人之数，那时少说两句话，就可以把那场猜疑误会按下去。可见唯口兴戎，嗣后这种地方，真得多谨慎为是。这时鹰爪王目光也正向两人脸上一瞥，两人更觉得抱惭无地，鹰爪王的目光何等锐利，早看出两人此时已经知道作错了事，自己遂也不再提当日的事。因为夙知追云手蓝璧性情古怪，这种事全告诉他，他就当着众人把甘忠、甘孝打一顿。

哪知这追云手蓝璧，对于甘忠、甘孝脸上变颜色，就知是这无知的弟兄们挑拨的，两只光芒闪烁的目光，向甘忠、甘孝一扫，遂即说道：“我们身为侠义道，更兼淮阳派在武林中也算占有地位，我们能受江湖同道的拥戴，就因为掌门人能够谨守门规，以行侠作义济困扶危为己任；作出事来，屈己从人，无论是对于任何人，全要本着侠义道的门规，令人得敬服。最宜谨慎，不得多言败事。有时因为一语之微，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多大风波，起于有口无心，所以说唯口兴戎，多言贾祸。所以我蓝璧最恨这种挑拨是非的人，只要是犯在我手内的，我绝不客气，要以门规处置他呢！”追云手蓝璧说这番话，甘忠、甘孝哪还敢正眼来看他。

续命神医万柳堂恐怕这位蓝大侠越说越气，再指出姓名，那一来连掌门人面上无光，自己遂赶紧说道：“那九灵宫伏魔道人，乃玄门中成名的侠客，这次我们与十二连环坞结仇，道长可知道大概了么？”追云手蓝璧道：“牛鼻子老道，与我弟兄为患难之交，我既然把这次的前因后果说与了

他，他哪能再袖手旁观。不过牛鼻子的心思另有打算，他是想着两方全落朋友，既尽了友谊，更要和武维扬顾全江湖道的交往，不愿和武维扬结仇树敌。所以牛鼻子老道，打算在我们和武维扬不可开交时出头给两家解开，这是他的心意，可没有和我们明言。可是我们已测透他的心理，我也不屑于求他，他管不管，我们事后再算帐吧。”万柳堂点点头道："这位道长近年来置身玄门道术，把江湖道事，竭力的规避，不愿再多牵缠。这位道长在十年前尚仗剑走江湖，南七省没有不震慑这位道长的威名，所以只要游踪所至，绿林道没有不立时敛迹的。但是自从在灵官这一闭观清修，和当年判若两人。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我想道长不能不到，因为铁蓑道长也到了。他们二位也是很好的交情，不用为别人，仅就他们二位的私交，就不能含糊了！”

这时那泗水渔家简云彤，容他们老弟兄把话说完，自己问追云手蓝璧道："蓝大侠行道江湖，素为人所敬仰，我在下是久仰大名，如春雷皓月。我是在那泗水办着渔业时闻名，欣慕燕赵双侠的豪情义行，实不愧是淮阳派下的技击名家、风尘奇士！我们能够结纳到这种英雄，才不枉寄身江湖道上呢！不过我在下蒙多指大师的慈悲，令我整顿泗水渔帮，为那一带的水面上渔家们留些生活。要责令我把那一带的水面上的绿林海盗，全要驱除出境，使那一带的渔户可以安居乐业的各安生活，这一来可把我在下拴住了。我时刻不能离开，倒空怀向往之心，没有前去拜访大侠的机会。看起来，人生遇合，尽有前缘，绝非人力所能左右。我所以对于这次奉命前来，实是欣幸万分，请蓝大侠多多赐教吧！”

·第四十五回·

白浪泛轻舟泗水渔家初犯险

追云手蓝璧随即向泗水渔家简云彤道："简老师，你这么过分的夸奖抬爱，也太叫我蓝璧无地自容了。我有甚么德能，值得简老师这么过分的重视？我们是武林同道，论门派、论私交，全与我们淮阳派有密切的牵连。在我们上辈，就全是以道义相扶，荣辱与共，何况我们全是同舟共济之人，尤其应当互相扶助，这是我们所应当遵守的。简老师，你只要看得起我蓝璧，我倒也愿意和简老师多亲多近，那么这次十二连环坞事后，我倒要到泗水拜访。请简老师不要弃嫌，我蓝璧可有点没出息，就是一生酷嗜杯中物。我盼望简老师多给我预备些，你们泗水特产的好酒，我要和你们盘桓些时日呢！"当时简云彤是喜出望外，自己历来是最喜欢和举止豪放、光明磊落的江湖道来往，最怕那繁文缛节，追云手蓝璧这番话，自己最高兴。

大家这一谈讲，不觉已经五更交过。各船上的水手，以及护船的壮丁，全是一个个早收拾好，预备了早饭，全数饱餐毕，静候舱主的令下，这四十只飞鹫渔船，就要入十二连环坞了。这时那西岳侠尼慈云庵主，在自己的大舱上净过了面，门下弟子们也收拾完了，庵主才过船到鹰爪王的船上，

拜会燕赵双侠的大侠追云手蓝璧。蓝大侠和庵主早已有认识，此时略叙别情，遂请示淮阳派掌门人，几时启行？

鹰爪王遂向金刀叟邱铭和追云手蓝璧客气了一番，追云手蓝璧道："王师弟，你不要这么客气！这次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非比等闲，你既为我淮阳派掌门人，就不用再顾忌其他。那浮泛的客气，还可以免去。不要惦念着有什么越体的地方，因为统率大帮船只，领袖同门师友门徒，入虎穴龙潭，与劲敌周旋，全仗着那号令严明，令出必行，不能有丝毫掣肘的地方，才能够成就大事。我们这次既是掌着淮阳派西岳派的名义，入十二连环坞，那只有请堡主和慈云大师发号施令。我们不论何人，也不得妄参一字，也显得我们淮阳派的门户正大，门规严禁，邱师兄，你想是不是？"金刀叟邱铭点头道："蓝师弟说的极是，掌门人的天性至厚，对于同门师友，亲若家人父子，处处总存着谦和之情。据我看现在我们绝不宜再存客气，当前的是绝大的劲敌，不容我们漠视，堡主就请传令吧！"这时泗水渔家也站起来道："我简云彤有句话要当二位掌门老师申明微意，这泗水渔家船，已经过六七年的整顿，现在稍具规模。唯有这一带渔户，全是泗水乡人，浮家泛宅，倚水为生。自从我把这班人收到西岳派门下，个个颇知道束身自勉，不敢稍事疏忽。这次我奉恩师之命，来到浙南，为西岳派一争门户之光，个个全是誓与凤尾帮一决存亡。这种荣辱关头，凡是我门下的渔户，全在本帮祖师前立过誓，赴汤蹈火，唯掌门人马首是瞻，任何人绝难调动。这次论起来，本应听凭这里掌门人的调遣，只是我这种情形，是容易令好友起误会的。何况我这船又当着我西岳派的掌门人慈云大师，我这船队的进退，仅得由我一人施为。莫说在外人面前这种狂傲情形说不下去，就是我门中

的师友，也难容我这么疏狂。所以我必须向师友们陈明，得谅请我一切才好。”

鹰爪王方要答言，西岳侠尼慈云庵主赶紧答道：“简云彤师傅，乃黄泽关多指大师的最得意门徒，为我西岳派中铮铮有声的人物，简师弟这种办法，实是我们师叔多指大师所订的门规。简师弟这种情形，我们是绝不能以私人的情感，破坏泗水渔家的帮规。我看这次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贫尼想王师兄一人掌起这全部的渔船，只能要是发号施令，全由王师兄分派指示，由简师兄听从王师兄的意旨，再调动他所部船帮。王师兄既号令随心，简师弟亦可发动泗水渔帮之力，这么一来，是两全其美，王师兄以为如何？”

蓝璧当时点了点头道：“这样很好，我看简师傅尽可替小弟我多分神。我们是同舟共济，彼此共为两派争荣辱、共存亡，何分彼此。现在是和凤尾帮不两立时候，我们何在乎这一时的权限？我想这次入十二连环坞，我深盼连庵主也不分什么界限，我们以泗水渔帮，为我两家的主体。以淮阳西岳两派，并为一家，合力对付；俾使我两家的实力集中。这样一来，既没有那号令不一致的牵掣，更没有一国三公的见解各一，必须把事权归于一人，那才好御敌应变了。”

鹰爪王当时见大家全是这样主张，不过自己不能就这么揽权。经不得大家一致推崇，追云手蓝璧和西岳侠尼更是主张这么办，泗水渔家也是愿意听从鹰爪王的指挥，遂立刻由蓝大侠等，强行令鹰爪王主持赴会的一切。泗水渔家简云彤传令，所有泗水渔家简云彤所统率的四十艘飞鹭渔船，仍由简云彤调动。这一商量定当，随将所有随着赴会的人，全分配好了。这才决定留四艘船在原停船处留守，一来为是顾全声势，二来也为是再有后到的人，可以到这里落脚。

这全班飞鹫渔船一启行仍是分作两派，这两派是由淮阳派当头，率领着三十六艘渔船启航。这泗水渔家倒是真够威严的，双龙出水式，船上掌起淮上清风堡绿竹塘的旗帜，和西岳派的旗帜；这两行渔船一启航，立刻江面情形一变。

只见这一带江面上从那一处处的芦荡中，呜呜的芦笛连鸣，撞出有二十余艘大小的船只，象穿梭一般的也有来的也有去的。这三十六艘飞鹫船往里一走，只见每一处芦苇中飞起一头信鸽，这种信鸽，尾端全用红色染了，飞翔起在天空，特别的刺目。这就看出凤尾帮暗埋的伏桩，用飞鸽递信，飞报与总舵。这种信鸽飞行极速，眨眼间既已出去十余里。这里水面上的船只往前追赶着直到了那龙口桩附近，鹰爪王向蓝璧大侠道："师兄，我们到龙口桩可还用得着在这里验关报号么？"追云手蓝璧道："这龙口桩是这凤尾帮的最外层伏桩，不算正式的卡子，我们赶紧的往里闯。仅只埋桩下卡子的，谅他也未必敢拦阻我们。可是他只要拦阻我们的，他必亮大队，那是他已把这里添派伏兵来守外围门户。"鹰爪王点点头道："好吧！我们不用管他，沿途有什么举动，我们只把这船队驶到分水关，到那里正式递帖拜山。"

当时鹰爪王遂传谕这掌船队的径闯这龙口桩，不要管他。头里是两只大船，上面是这泗水渔户训练的壮丁，每船上八名，四名弓弩手、四名捧钻船三棱峨眉刺，和短柄钩镰枪的弟兄，单有一名掌令旗的头目。这两只大船，兼掌着进退行止的号令，这三十六艘船，全要听凭这两只船头的号令。一直闯进龙道暗卡的口子上，从芦荡深处，噗噗放起了两只信鸽，这两头鸽子凌空飞去，眨眼间已失去了信鸽的踪影。这里守护暗卡子匪船匪党们，一个个在水坞里潜藏。这龙口桩是这里第一道防卡，可是并没见一个伏兵、一艘贼船，

但是准知道，他这里层层设伏，绝不会没有伏兵的。当时这践约赴会的见没有匪船出来拦劫，遂故作毫不理会，立刻由那泗水渔家督率着路队，顺着这道荒凉的水程往里驶行。

船行到距分水关不远，耳中听得一处处的芦笛长鸣。跟着从来船水程中，船头接船尾，不知这一带的芦荡中，哪里隐藏着这么些个船只，紧紧的追着泗水渔船的后面。往来路望下去，多半是从那芦荡中驶出来的。鹰爪王看见甘忠、甘孝、夏侯英等连着进舱报告自己，这才稍往后面察看。只见所出来的一艘艘的快艇，每四只是一小队，有一名头目统带。可是这所有的船只，除了蹑在自己船队后的，每到一处苇荡口，必留四只船把守着。看这情形，是一面截断自己的归路，一面布置这里的防守。鹰爪王只嘱咐后队的头目，无须拿他这般匪船介意，给他个形同不见不闻，可是必须注定了来船，只不叫他欺近了。

这时远远的已望见分水关，只见分水关前，已经亮了船队。这里小龙王江杰和小侠祝龙骧全在舱内，把守舱门侍立，赶紧向堡主报告，说是分水关前帮匪已预备，大约有十几只快船早在这里驻守，可是这分水关岭头上绝没有一点动静，静荡荡的岭头连个人影子也看不见。小龙王江杰方在说着，泗水渔家走进舱来，向堡主鹰爪王道："请示堡主和掌门师太，分水关已到，这里已是入十二连环坞的咽喉路口，我们的船是停不停？"鹰爪王向追云手蓝璧，和金刀叟邱铭道："师兄，我想离分水关已近，应该就在这里停船，我们好递帖拜山了！"鹰爪王这种问法，并非是商量，只是守着本门的礼。此时追云手蓝璧、金刀叟邱铭，全是点头道好，各自按着出发前议定的：凡事全由鹰爪王和西岳侠尼主持，不再妄赞一辞，这一来才鼓得淮阳派重视掌门人了。当

下这堡主鹰爪王遂向简云彤道："不要等那帮匪拦截，我们前锋的船赶紧停吧！"泗水渔家点头答应，立刻先行出舱，随即听得呛啷啷呛啷啷两棒铜锣响过，前锋船头，立刻落篷下锚，把船停住。后面的挨次全停住了，这行船掌风帆，实有超群的本领。这种行船不论多大的风浪，行止进退，行列整齐，一点不带差的。这种船面上是有尺寸的，所有掌篷掌舵护船的，全是久经训练。这种船面上无论遇到什么变故，绝没有一点别的声息，和杂乱的情形。船面上风和水顺，挺大的船，船面上静荡荡的，绝没有一点别的声息。只有这一带因为水流过疾，从分水关里放出来的水力，翻起很大的波浪，这种波浪激荡船身，反倒发出一片喧声。

这时这两行飞鹭船一停，两行船只船头接船尾，一只接连一只，这两行船接连成双龙出水式，在分水关前，壮起了极大的声势。这时后面淮阳、西岳两艘主船上，两船相并在一处，西岳侠尼慈云庵主 此时也看出凤尾帮已正式接待淮阳西岳派之意。就凭分水关这种天险之地，只把竹栅、水中的埋伏全布置好了，群侠要想入十二连环坞，还真觉费事。这时既已亮了船只，自己赶紧把西岳慈云庵主的名帖交给二弟子修性、三弟子修禅，随着淮阳派一同递帖拜山。

堡主鹰爪王遂也用印好的"武林后辈，淮上清风堡淮阳派掌门人王道隆熏沐载拜"的名帖，简云彤是以泗水渔家的名义拜望。因为凤尾帮的帮匪散布的到处全有，可是凡是经过泗水渔家管辖地的，全是规规矩矩的以礼来拜望，从无在泗水渔家眼皮下搅扰过。所以这次简云彤虽是奉西岳师尊派来的，论起来有侠尼在里头，自己不应该再出名了，可是若按江湖道义来说，简云彤明是不具名拜山，就算失礼。所以自己不再顾忌掌门人西岳侠尼是否愿意，竟拿淮阳派和本派

的名帖出舱来。自己派手下两名掌船只快艇，把这三拨投帖拜山人分派在这三艘船上，每只快艇是四名水手，操船全有非常的身手。这时在凤尾帮的门户前，谁不想卖弄两手，叫匪党们看看。

这三只快艇荡出了船帮，飞扑那分水关的竹栅。凤尾帮派出来的八只船，全紧贴在两边耸起的岭下，船头上各站定四名壮丁，每人一张匣弩、一只箭囊，形如木雕泥塑似的，不言不动，目注来船。这里三只快艇是一字横排，往前走的是一样快慢，离着匪船还有两三丈远，这里由司徒谦方一举帖，要向那守分水关的匪船发话，哪知忽听那分水关的夹峙的岭头上有人发话道："呔！来船少往前进，奉龙头帮主谕，来船到竹栅前停船投帖。如敢藐视本帮。任意欺近竹栅，立将来船沉没示惩，不得怨本帮无情。"司徒谦立刻厉声叱道："身为主人，这么无礼！我只问你，帖是接不接？我们可不能久等。"上前答话这人，立刻说声："朋友，你等着吧！"

司徒谦和甘忠、甘孝、贾斌分立船面上，抬头看时，只见从岭头陡现一人，一身疾装劲服，身形瘦小，远望着和燕赵双侠的身形相貌一样。这时那人从岭头飞纵上那竹栅的顶端，身轻如燕，单是一点这竹栅的顶端，向下招手道："投帖人后退！"在这喝声中，唰的头上脚上，"海燕掠波"往下坠落。眼看着距船面还有两丈左右，那人倏的一个"云里翻身"，立刻身形翻转，轻飘飘落在船头。司徒谦等这才看清来人，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此人生得形如猴子，两道秃眉毛，双目深陷，两只眼睛，精光四射。这人虽一身蓝绸子的短衫裤，白色高腰袜子，三套福字履，这种装束，颇带着一派的江湖气。这时那人往船头一站，司徒谦十分惊异，

随即抱拳向前迎接着，高举名帖道："朋友，我们奉淮阳派掌门人的差派，递帖拜山。"

这形如猴子的瘦老头，也抱拳答礼道："在下奉敝帮龙头帮主之令，来此恭候淮阳西岳派掌门老师侠驾光临。龙头帮主以本帮分水关出入禁令森严，恐怕有犯贵客之处，请贵客按江湖道之礼拜山，静候帮主的示下，再行进分水关，以免伤了两家情面。"当时这种情形，是凤尾帮匪故意的卖弄，不过司徒谦等，论理应给来人些颜色看，只是自己身为淮阳派的门弟子，又是本帮中的晚辈，掌门人只叫自己投帖，自己哪敢多给老师惹事？遂任凭这来人发狂，没有对付他。这时西岳门弟子修性、修禅，全是忍着怒气向前合十施礼道："奉西岳派华山上天梯碧竹庵掌门人慈云庵主之命，来拜访凤尾帮龙头帮主，这里有名帖，烦劳转达。"这时来人看了看慈云庵主两门徒，把名帖接了过去，这西岳派女弟子修性，在递名帖时，忽的哦了声道："这位敢是川边鬼影子唐双青老师么？"

这西岳女弟子修性这一招呼出来人的姓名，这黄须瘦老人脸一红，立刻脸上浮起了一层微笑道："少庵主好记性，不错正是唐某。我唐双青老悖昏庸，把当年川边金佛寺的事早已忘记了。少师傅，当年我记得仅在午夜在铁箭峰头相会时见过一面，不想事隔多年，竟仍能认得这么清楚，真是难得的事！少师傅真好记性，称得起过目不忘，我们在江湖道上，象少当家的这么好记忆的实不多见。少师傅这是随监院玄真师太来的，还是随掌门人来的呢？我唐双青对于玄真师太的当年恩惠，这些年来耿耿不忘。只是因为空蒙师太这么慈悲我，我依然一点成就没有，我空有仰慕师太的心，只是我不能够象师太那么期望我在江湖道上，成一个侠义道中的

领袖，所以我唐双青是无颜去见师太了。”

这时慈云庵主的掌门大弟子修性，见这横行川边的巨盗鬼影子唐双青，以那么枭道狂傲的性情，此时竟也自知道惭愧。说话时，不住的向驻守竹栅外的帮匪们注目。看起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不容颠倒，不论武功多么过人，也有个天良发现的时候。自己遂赶紧合十还礼道：“唐老师，太谦了！弟子是随侍西岳掌门人来的，监院玄真大师，业已升西数年了。唐老师历来在川边行道，如今竟来到这里，莫非已归入凤尾帮，与凤尾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是知己之交么？”

当时这位川边巨盗鬼影子唐双青，被西岳大弟子修性问得有些难于答话，只是含混说道：“我在下与龙头帮主乃天南旧友，此次来到浙南，适逢其会。我想借着此番机会，会一会高人，也算是不枉在江湖道上奔走了。这些年，我恐怕有江湖友好们赶到这里，故此特代武帮主亲自迎接，免得有失礼之处。现在我是恭逢盛会，愿代武帮主稍尽地主之谊，只为这里帮规过严，我不便擅专一切。只请西岳派慈云庵主，和淮阳旧友鹰爪王老师、泗水渔家稍待片刻，我唐双青代这一班侠义道传柬入十二连环坞，想龙头帮主定当恭迎诸位，恕我不陪了。”

川边巨盗鬼影子唐双青说完这话，把三份名帖带着，向这边的修性和司徒谦及泗水渔家简云彤等，躬身一拜，一个穿掌，用龙形一式，身形如一缕轻烟，嗖的如飞的蹿上那竹栅上。腾起约有两丈多高，捋住了竹栅，立刻如狸猫一般轻快，猱升到竹栅的顶端。竟自轻点巧纵的飞登到岭头，一瞬间已失这鬼影子唐双青的踪迹。

这淮阳派门徒象司徒谦已是出艺，奉掌门人的恩准，可以在江湖行道，象司徒谦已得本门心法，武功造诣已得心

传，可是这时看到鬼影子的矫捷身形，全不禁咋舌。因为淮阳派本门中象燕赵双侠的轻功提纵术，在本门中在江湖道中可以独雄一时，可是若和这鬼影子比起来，只怕全在伯仲之间，就许不是这老儿的对手。果然这位川边巨盗，算是个武功精湛，艺业惊人。这种身手在众目之下施展开，真令人不敢轻视。当时连西岳侠尼的一班门弟子，更是惊异这川边巨盗实非平庸之辈可比，只恐这一身提纵术，就不是一班平常的武术家所能望其项背。

这时这投帖的门弟子们眼见这川边巨盗，把这横阻水面的竹栅高岭，丝毫没有攀援的地方，居然飞登自如，足见不是平常的人所能练得到的。这时见他到了峰头，把身形隐去，跟着见岭头飞起了三头信鸽，雪羽翩翩，往里飞去，泗水渔家简云彤道："哦！他这十二连环坞中的信鸽，训练的这么纯熟，实在难得。"

这里大家在船头静悄悄的等候着，知道他少时必有信翻回来。果然工夫不大，只听得这分水关里半空中有那带着风胡芦的白鸽从里飞出来。可是全是两只黑翅膀，鸽子的身形又大，也比较着那平常矫健，这一来大家也看出是分水关里有总舵的令下。果然这三个鸽子一落下去，工夫不大，那竹栅内芦笛连着三声过去；这竹栅里接着芦笛连连响过，竹栅大开，从里面冲出来八只轻舟。全是每一个舱外有两名短装的少年，在这八只轻舟的后面有一只大船，上面站定一名衣冠楚楚的壮汉。这人看年岁也就在三十上下，穿着长衣，颇有些不伦不类，文不文武不武，一望而知是个江湖汉子，不过受不惯这衣冠的拘束。这时以一个江湖汉子，要他作斯文一派，更显得难看。这人手往上举，高声说道："凤尾帮龙头帮主武维扬谨率三堂香主恭迎淮上清风堡主、西岳慈云庵

主、泗水渔家入分水关。敝帮龙头帮主以执掌全帮，不便分手，特在十二连环坞恭候驾临，唯有请这里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老师，作全体践约赴会的领袖，统率着泗水渔船进口吧！”这时司徒谦和修性、简云彤全拱手答道：“敝派掌门人不肯紊乱帮规，特意的令我等恭候多时。既是现在在下奉到贵帮龙头帮主之令，令我等人入分水关，我们先回复敝派掌门人了。”说着拨转船头，随即往本队中飞报与掌门人鹰爪王。这时鹰爪王早已连接弟子的报告，说是有那昔为川边巨盗的鬼影子唐双青卖弄本领，由这分水关的竹栅出入。跟着司徒谦来报，说是有凤尾帮的帮匪，持龙头帮主的名帖，请拜山赴会人入分水关。鹰爪王向泗水渔家简云彤道：“我们赶紧传令入分水关，不要稍事迟疑，示弱于人。”

当时这泗水渔家简云彤说了声：“遵命。”立刻舱中传令鸣锣开船，呛啷啷三棒锣声响过，头里两只前锋船已经开行，后这三十四只风帆满引。这两行船队，立刻随着前锋船往分水关里开进来。一入分水关，这才看见这分水关里，已经是由这驻守的凤尾帮守着最前哨的前锋船，把这里把守住。这船上没有多少人，二十只轻便快艇，每只艇上是五个人，一名掌舵的，四名壮丁，全是一身油绸子的水衣水靠。这里是除去这二十四快艇，全是艇头斜对着江心，艇尾斜对着江岸。是这二十四只快艇驻守，二十五名掌舵的和一百二十名水兵监视江面，鸦雀无声。只有践约赴会的船行泗水飞鹫船只冲风破浪的往里走着，浪打船身，如同箭一般的飞驶着往里走。

这时泗水渔家和淮阳派的燕赵双侠追云手蓝璧站在船头，向这分水关内一看形势，那简云彤没到过这里，追云手蓝璧则是轻车熟路，对于这分水关内已来过三次，可全是夜

间。现在是红日当空，这里静荡荡的，除了这驻守和践约赴会的两只船，一眼望不到边的一片苇塘，和那浩浩江波。这个泗水渔家简云彤，见入分水关后，形势十分险恶，这莫怪这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傲视一切。他也真个虑事周详，有统率群众的力量，这种杰出的人才，江湖道上实在不可多得。自已是十分戒备着，暗令所部的一班精通水性的弟兄，也全戒备着。只要是水中有了动静，立刻传下号令去，所有四十名弟兄，立时下水，保护船只。船往里走了有里许，追云手蓝壁从舱中两旁的扇面式小窗往外察看外面的形式，蓝大侠越看外面的情形，越觉着不对。赶到走了一程，不禁“咦”了一声，向鹰爪王招呼了一声：“师兄，你快来看，这真是怪了！我的老眼昏花，这么旷野荒郊，帮匪莫要弄了手脚，可真是怪事了！”

堡主鹰爪王也赶紧过来，从蓝大侠身旁往外察看，追云手蓝大侠用手往岸上一指道：“师兄请看，这一带很显然的是那分水关内盐滩，和储盐仓库。既然西川双煞鬼脸子李玄通，和丧门神邱宁双掌的九宫八卦迷方阵，我们全去见识过了，还有万师弟和西岳派慈云大师，全是不仅来过一次了，这里的道路一望即能辨识。果然眼前的情形太怪了，靠左岸是一段二十丈长的三合土砌的码头，这段码头，分明是从这里往外起运海砂子的地方。这时那二十多丈的码头连一只船全没有，可是从这码头起往里走应该是两边有两行垂柳，当中一条宽有二十丈的道路，这里正是这晒盐滩，和九宫迷方阵的门户。”

这时往里看去，不仅两行树没有了，再往那盐滩看时，全部盐滩都变成平地，这里分外显得荒凉。远远的那段庄院，和围着庄院的树木丛林，也没有了。倒是还有房子，可

是全是茅草的屋顶，哪还有夜间所经历的那种境地？这片草屋有两个农人，正在低头看着。成群鸡鸭在那草棵里觅食，更在角落里有一处是晒粮食的场院。鹰爪王看到这种情形，不禁摇头，可是船行的极快，眨眼间已过了这段码头。鹰爪王随即向追云手和续命神医万柳堂一点首道："我们到外面看看，这可真奇了！这里我们若不是亲眼得见，绝不信有这种事。"

这续命神医万柳堂和追云手蓝璧彼此相视一笑，同着这掌门人鹰爪王走出舱来。往两岸看时，右首没有停船的所在，那左首是通着盐滩的去处。当时因为不便停船，回头往东南看时，只见那原有盐仓，竟自一些痕迹不留，完全这一带变成了一个小小村落。虽是没有匪帮跟缀，暗中定然处处设有伏桩，群侠这时若遽然停船，反令匪党笑拜山人多疑。所以追云手蓝璧和鹰爪王全是回身察看。那小小村落既没有人，更没有一些别的征兆。这时所有飞鸳船队，全队往里走着，没有丝毫阻挡。饶是这样，全队倒生了戒心，各自戒备起来。这时船已渐渐离开盐滩，所有这里的情形，一夜之间突然变了样，若对局外人说起，几疑是神怪玄虚。

追云手蓝璧微笑着向鹰爪王和续命神医万柳堂道："我看这种定是这西川双煞仗着他这里能够发动极大的人力，尽一夜的工夫，把这盐仓和九宫八卦迷方阵隐去。这一来为的是显示他这凤尾帮中，有不可思议的神秘，这就是他们惯用鬼聪明的地方。这里是他十二连环坞的防守外围，总舵既弄了这些玄虚，里面还定有文章。"

鹰爪王和续命神医万柳堂也看见了正在村口的农人矫作过甚，倒显出作假来，遂也点头称是。这班侠义道俱是久经风火，见过大江大浪的，这种一夜间改换了分水关的一切建筑面貌，虽是事情办得足以惊俗骇众，可是这班人尚能镇定着

不动一点声色。当时这两行飞鹫渔船，冲波逐浪往前走，计程约有五六里地远。这两只前锋船，见所行的水程，居然这么一点险阻没有，反令人有些疑心了。

泗水渔家简云彤，对于双侠连着踩探分水关的情形已听说过。这时来到舱中，正听追云手蓝璧和鹰爪王及续命神医万柳堂议论那盐仓一带的形势变的近于玄虚。简云彤听出凤尾帮明着是把践约赴会的放进分水关，暗中可是要在十二连环坞中途的水程中弄出花样。就看他持帖迎请，赶到一进了分水关，在他守关的船队布防的水面上，那迎请的船竟自隐去。自己这队飞鹫渔船，竟自顺着这荒凉两岸水流狂疾的水程往里行来，并没有接引的人，这里明显着他定有狡计。

只是这次西岳淮阳两派践约赴会，正为的是两派争邪正的存亡。两派如若折在凤尾帮手内，从此江湖道上就得匿迹销声，再没有立足之地。此次自己奉恩师多指大师之命，来到这雁荡助两派同门师友赴会，自己担负两派的安危。可是两派中全是陆地上的本领，通水性的没有多人，也没有精于泅水术的。只有淮阳派新收弟子小龙王江杰，天赋异禀，水性精通，更兼聪明灵慧。所以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放着一班成名的侠义道不派遣，单单令他警戒着水程，和自己分管前锋后路的船队安危。此子若非有非常身手，王老师也不敢以全队二百多人的生命相托，既信得及自己，更信得及这小龙王江杰。只是自己以泗水渔家驰名江湖，这全队人船在未履到十二连环坞之先，要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自己这泗水渔家凭十几年辛勤训练的船帮才有这点微名，非折在这不可了。那一来只怕自己无面目再见恩师，更有何面目再见淮阳派的一班师友？

泗水渔家这一来才要以师门心法与凤尾帮中途设伏的一较高低。

·第四十六回·

狭路相逢巨盗寻仇荒江设伏

前面书叙至泗水渔家简云彤，深感堡主鹰爪王及本派掌门人托付之重，哪敢稍有疏忽，遂略事吩咐，赶紧的赶到前锋船上，和江杰站到一处察看水程。小龙王江杰先前见到这盐仓变了面貌，也觉太怪，仔细看过之后，不禁点头。暗叹这凤尾帮龙头帮主，竟自这么处心积虑的和我们淮阳派、西岳派较量，即令惊诧他的实力雄厚，更显他手段过人。他竟发动他所部的徒党，把这一带的树木全拔去，连树根全不见，不留一点迹兆。更把围着他这片盐仓的围墙拆去，把屋顶覆以茅草，令人难辨以前的一切情景，任何人也得感觉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了。只是武维扬，你使这种鬼计算是白用了，除非是施展出排山倒海的力量，那倒许把淮阳、西岳两派的侠义道震住了，连十二连环坞全不敢再妄行窥视，叫你凤尾帮独霸江湖吧！

小龙王江杰把自己所看出来的情形，全向这位泗水渔家简云彤说了，简云彤道："江老弟，你所猜测的，倒是一点不差，只是炫露他凤尾帮有不可估测的人力物力，和聪明机智；不过于我们无伤，我们不去管他。只是我想我们入分水关的，虽是两家敌视，在未'朝相'前，没正式通名道姓，按江

湖道义，应该先礼后兵。我们远来践约赴会，总是客，他身为地主，总得要保全地主之谊。可是他尽可推诿不知，暗中却令他所部的健儿各显身手，在我们未到十二连环坞之先，处处与我们阻碍。我们在奔十二连环坞的行程中，绝不会象现在这么风平浪静的，能够到达了。可是现在我们蒙堡主托付，保护着这飞鹫船帮，我们真得好好的留心监视着帮匪，不论他怀什么歹意，只要他敢来侵犯我们船帮，我们必须以全力来对付他。若容他们动了咱船一指，我这泗水渔家的一点英名，白白的断送在这不明不白的地方，实在太以不值！何况师弟以一个没有师承的青年，在这虎狼口角下，居然能创出万儿来，实令人折服。我想要是那么令他们这班鼠辈们把我们折辱了，我们也太以的栽跟头了。”当时泗水渔家简云彤这番话，说得小龙王江杰眉峰一挑，随即说道：“简老师，我们忝奉掌们人的差派，监督着这三十六艘船帮，这要是被帮匪动我船帮一指，我们的跟头就算栽到家了。这次我们既应承掌管这一家船帮，我们焉能不稍给他些颜色。这次我只要是遇到了这风尾帮的匪徒，总得叫他见识见识，我们淮阳、西岳两派全是旱家子功夫，不过遇到了他这水面上称雄的帮匪，我们得见识见识，倒得叫帮匪们知道我们不是易与之流。”

这时那所有的船帮，全是暗奉领袖之命，十分戒备着；这里所有那泗水渔家的弟兄，一个个全是摩拳擦掌，向那江面上驰行来，跟着往里又走了一程。只见这一带更行荒凉，两边沿岸上尽是那一人多高的芦苇，只见所有帮匪的船只，全隐在了苇荡中，不时隐约的看见里面有船只的影子移动。这样看起来，这里并不是没有帮匪，只是行藏严秘，外人不易发觉罢了。走过这一段水程，只见那前面的庄田，呈现着

一片承平之象；碧草如茵，野花似锦，这一片乡村如入画图。一泓碧水，是江流引进来的，环绕着村庄，一段木桩，浮在水面，上面有红油的栏杆；正有两个年老的乡农伏在红栏杆上，注视着水面的鹅鸭来回浮着。靠村庄的边上，有两三处人家晒着渔网，在村边水圈子里停着几艘小渔船；更有一片轧轧机声，似在织着布，处处显着一种太平景象。

这时拜访十二连环坞的这一队飞鹫渔船，离着那小小村落还有一箭多地，只见从那支流内驰出来五只渔船，每只船两三人不等，可全是二十多岁的少年，行船既极娴熟，手底下更俐落。只一刹那间，来船已经到了江面上，呼呼的一齐把"横江绝户网"抖开，把网下到江里，这五艘渔舟却全横排在江面上。这时飞鹫船到了近前，一见那五只渔船突打了横，竟自把江面一拦截。这时小龙王江杰和泗水渔家简云彤正在船头，一见这种情形，看出是故意的要拦截自己这船队，这一来只要不跟着停船，两下里非撞上不可。泗水渔家简云彤厉声喝道："喂！下网的渔人，还不把船掉转船头？把网沉下去，难道你们找死么！"当时简云彤虽是这么说着，可是船行过疾，立刻间就得撞上，这种事不是儿戏，也不是含糊的事。并且虽是这么问着这里的渔夫，可没有工夫等待渔夫们答出话来；自己向后面一打手式，一指挥守风帆的立刻间把满引的风帆已落一半下去。

这时那渔船上的渔夫，好似不识利害似的抬头看了看，竟自不答这位泗水渔家简云彤的话，反向他同手的渔夫嚷道："钱阿四你看，这是哪里窜进来的船帮，竟敢这么强暴无理！他敢硬闯，咱也拦不住，叫他撞吧！撞坏了哪儿赔哪儿。"这时船虽收了篷，可是因为来船行的太疾，遽然想停船哪里停得住？不过比较慢了，渐渐煞了来势。后面的船

队，也全接到了前锋的信号，也全把船收住了势。小龙王江杰，见简武师叱喝不动挡在江面上的渔船，知道是诚心阻挡，故意的想要在这里和赴会的船帮闹事。遂向后面的大队船上一发停船的暗令，每只船上多出四名水手，每人一把轻桨；在接到前锋船的暗令，立刻令所有的船只全倒打桨，啪啪的把船全定住。这时那飞鹭渔船仍然是两行排着，把船身定住。这时主船也知道前面出了事，赶紧的传令手下武师韦寿民、金让两人，到前面去察看。哪知这两位武师还没离主船，前锋船已经派手下弟兄飞报过来，说是发觉匪党已经阻住水面，看情形多半是匪徒们假扮。这里鹰爪王和追云手蓝璧一察看前面两岸的形势，知道这准是凤尾帮故设狡计，这里再看这渔人和这班农家的神情，颇不象乔扮，可是既在分水关内，焉能再有平常的百姓？这倒得相机处理了。追云手蓝璧遂赶紧站起道："我到前面去看看。"一边说着，遂出了中舱。韦寿民、金让尚在伺候着。追云手蓝璧向两人一挥道："随我到前面去看看。"韦、金两武师立刻唤来一只巡江小艇。追云手蓝璧立刻脚轻点着船面。蓝大侠在大船舷上一耸身，轻飘飘落在梭艇的前头，这一下把韦寿民、金让两武师吓得显些没招呼出来。因为这种梭艇没有多大吃水力，上下艇时，全得前后称匀了力量，蓝大侠竟自把身形纵起，猛往船面上落，这一下非把这只快艇砸沉了。哪知蓝大侠的轻身术已到炉火纯青，身躯落到艇头，轻如四两棉絮，丝毫没把梭艇震晃了，韦寿民、金让两人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足见武功练到了火候，虽是在水面上也是一样的随意施展运用。这一来两人暗暗放了心。想到这次践约赴会论两家的势力，似乎势均力敌；只是淮阳派和西岳派全是陆地的武功，水面上能够施展的没有什么能手，这次所考虑的也就是

这事。这一有泗水渔家率飞鹫渔船来助，已令淮阳派的一班武师放心了许多；这时又看到这位追云手在船面上形神潇洒、意态自如的情形，更令人放心。

且说追云手蓝璧，亲率韦寿民、金让两武师，乘本船帮的快艇，从两行船队间夹峙中快似飞箭，眨眼间来到前锋船切近。蓝大侠见简武师已和横阻江面的渔船上的渔夫答了话，蓝大侠一个耸身，已到了前锋船上。简武师和小龙王江杰一扭头，见蓝大侠已到了背后，匆遽间两人全要行礼，蓝大侠一摆手道："无须多礼，怎么样？他们真敢阻挡我们的去路么？"小龙王江杰立刻恭敬答道："敌船过形狂妄，一味的蛮不讲理，我们大约只有以武力相见了。"当时追云手蓝璧微然一笑道："鼠辈敢在我们面前寻这些狡狯，我倒要见识见识他们有多大威力。"蓝大侠问话中，韦寿民、金让两人也跟着到了船上，随即抬头向对面一看；只见五只渔船，全是横在江面上，船头对船尾，"横江绝户网"已经全撒下去。这网是渔家禁用的，因为这种网是最毒，大小的鱼全得落网，这一网下去，巨细靡遗。可是在没起网时，江面上不能再过船只。这种网没有在帆船往来的要紧水面上往水里下的，这就是渔家须得留意的事。此时这种网不起，船不能走；可是要想行船，这张网全得废了，这是诚心跟船户为难的举动。

当时泗水渔家简云彤已经厉声叱喝，那渔家竟敢反唇相讥。蓝大侠先往渔船上看了看，又往江岸上看了看，立刻向对面站在近江岸的一只渔船上的渔夫点首道："朋友，你这是治鱼还是治人？自有渔船以来，江南上捕鱼是常有之事，我倒没见过你们这么下网的；你们不必用这种狡狯的手段和我们搅扰。我们此番入分水关，朝十二连环坞，不是私打

斗殴的事；我们这是依江湖道的规矩投帖拜山，和你们帮主一清旧帐。这时船到中途，你们横江拦阻，难道就这么阻挡我们不叫我们入十二连环坞么？”这时有一名身着短衫裤，赤足穿芒鞋的老者，一张瘦削的面庞，带一顶大箬笠，把半张脸全隐在箬笠下，看不真切。这时那老人微一抬头，两眼向这边一瞬，追云手蓝璧蓦的一征！自己心说：我若是老眼不花，绝不会认错，这人若果是名震川滇的苗疆万山主、单掌开碑侠盗佟云，那只怕又须一番手脚了。这老儿在边疆上横行了多少年，能深入苗疆，以一只铁掌收服过二十余峒生苗，猓猡见了他如奉神明，苗疆上拜他为山主。他终因为过不惯野人似的生活，舍却了苗族的供养，在川滇一带作案。可是历来是独脚大盗的行径，不论是做多少的案子，他只是个人去做；只要他认为可以下手的买卖，无论有多大阻碍，也势在必行。故此这位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在川滇一带雄据绿林，任凭你怎样想除他，只是能得他踪迹实在不易。因其行迹诡秘，每做一件巨案，必要隐迹潜踪，往往一年半载，不见他的踪迹。万山主手底下十分狠辣，可是他倒颇有侠盗的行径，专和那贪官污吏土豪恶棍为仇，所得不义之财，随手挥霍，有时他做些义举。这样在川滇直横行了二十余年，后来这位侠盗为了一桩巨案，触怒川滇一带的绿林，合力对付他一人；更有人设计煽动苗民，把他最隐秘的巢穴给挑了。没有他潜踪匿迹之地，万山主佟云无法立足。可是那次除他，内中却有西岳派黄龙关多指大师的门下，和淮阳派的门人，全在川滇武林同道的侠义帖邀请之数。这侠盗万山主佟云被挤得离开川滇一带，却立誓复仇，所以当时在场的人，全算跟他结下极深的梁子。从这次起，这位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销声匿迹，江湖路上就象没有他这样个人似的，有二三年的工夫，不见

他的踪迹。可是后来在大江南北，竟有当年好几位武师，不知被何人所图谋。不过事情哪会长隐秘着，终被大江南北的江湖道侦得此中原委：作这件凶杀血案的，正是当年横行川滇的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报复前仇。再一察所被杀的，正全是当年横行川滇参与合力除他的一班武林同道。

那时追云手蓝璧，正因事到淮上清风堡绿竹塘，路经凤阳关，夜间无意中与这万山主佟云相遇。其时正值这侠盗追蹑淮阳派门下韦寿民、金让两人，想要把两武师除了，以泄当年旧忿。韦寿民、金让两人哪是他对手？并且这万山主佟云安心报复，不按着江湖道的规矩。追云手蓝璧以江湖正义，责备他的行为不当，更运用淮阳派的三十六擒拿法，及轻功提纵术胜了那万山主佟云。

当时追云手蓝璧以为是极平常的事，哪知无形中竟自救了好几位专走川滇一带镖行的镖师。佟云这次现露踪迹，因为已访得当年合力对付他的镖师武师，共有十七名全分散在大江南北，他已预备杀得一个不留。哪知才亲手除掉了四个，就遇上了燕赵双侠，当时负气离了江南，可是始终没有再见此人的踪迹，不想这次竟在这里狭路相逢。追云手蓝璧在当日和他结仇，还不以为意，事后由韦寿民、金让口中侦知这侠盗一切，这才知道树下个劲敌，将来倒是后患。果然竟自料中了，这次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遇到了他，焉能善罢干休。

且说追云手蓝璧，一见这位江湖侠道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在此处现身，自己知道是故意在这里邀劫，绝不能善罢干休。遂向站在身旁的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一摆手，示意两人不要再说话。泗水渔家一见这位追云手蓝璧大侠，对横截江面的渔船领袖，十分注意，对自己人摆手示退时，

容色十分庄重。泅水渔家已看出其中定有缘故，自己往后退了两步，暗中和小龙王江杰示意，全把身形退到了舱门旁。

两人低声计议，看追云手蓝大侠向来是以游戏三昧，谈笑中来和人较量，轻易没有庄容正色的。这时忽的容色突变，目露惊异之光，这来人定有来头，绝非平庸之辈。更兼蓝大侠自船队入了分水关，分明已入了十二连环坞腹地，不啻身入虎穴龙潭。可是简武师对于这位大侠景仰已久，时时对于蓝大侠一举一动十分的注意，见大侠谈笑自若，丝毫没把这入分水关的事放在心上。这是见大侠屡经大江大浪的，没把这种事放在心上。这时忽的这么注意这对面的渔家，这位大侠定已对这位渔夫有个认识了。自己遂赶紧的招呼着小龙王江杰，暗中戒备着；只要大侠和这渔家一动手，立刻两人就下水去，合力招呼他一下子，至少也得把船给他弄翻了。叫他也尝尝我们这淮阳派、西岳门下弟子，是否可以轻视。

这时追云手蓝璧把面上的容色一整，向对面渔人一抱拳道："朋友，别来无恙，还认得凤阳关前冯家店内的武林旧友么？"这时那渔船上带竹笠的渔人，听得追云手蓝璧这一招呼出自己的行藏，知道来人好厉害的目力。当日虽是两人递手的工夫不小，只是时当深夜，自己对于蓝璧的状貌默记在心。因为燕赵双侠的身形相貌全和常人不一样，自己哪会再忘了。不过自己此时已经变装易服，把当日的形态全变了。可是来人这双锐利的目光，竟自一瞥即认出自己来，遂不便再掩饰行藏。忙的把头上的竹笠往上微掀了掀，立刻也抱腕当胸的说道："蓝大侠，好亮的招子，我在下佩服不尽。蓝大侠，我久仰燕赵双侠武功卓越，尤以轻功提纵术已臻炉火纯青。昔日佟某不知，冒犯了蓝大侠，致令佟某追悔不及。早就想着到蓝大侠台前请罪，只是蓝大侠的行踪靡

定，致佟某无法拜谒。只是佟某以江湖无名小卒，承蒙贵派韦金二武师，与川滇道上的一班武林能手的成全，致使佟某在川滇无法立足，此恩此德，令我佟云怎会再忘，在凤阳一晤，更使我佟云知道我开罪了一班武林名家，江湖道上哪还容我有立足之地，这才是我佟云的一生江湖道上任意胡为所得的教训。我一心拜访蓝大侠也不敢再存恶念，不过是想求蓝大侠的教诲，把我这已往开罪于武林侠义道的罪过，总清结了。我也不敢再求蓝大侠的饶恕，只请这领袖武林的淮阳大侠指示我一个归宿，赐我一席立足之地，我就感恩不尽了。”

当时这位横行川滇的江湖巨盗万山主佟云说的话，是软中硬！明是谢罪，暗含着是责备淮阳派不该唆使门下赶尽杀绝。先在川滇，合武林镖客之力，挤得他不能立足。后来又在凤阳故意令门下诱他到冯家店，追云手蓝璧却在暗中埋伏，令他复仇又遭羞辱。无论怎样恬不知耻，也无面目再在江湖道上立足。自己当时虽是奋全力逃出敌人掌下，当时不过不欲落在仇家手中，赶到逃出去又何尝愿意再偷生人世。因为江湖道上，两下里不论因为什么过节，两下武力周旋，胜败无足介意。唯独这种辱仇报复，是已知敌人虚实强弱，自己绝不能再有不度德不量力的情形。寻仇报复要是再败在人家手内，那也太以的难堪，稍有血性的就不能再在江湖立足，自己就得埋名隐姓。所以万山主二次蒙羞。这次见着追云手蓝璧，暗含着是承认江湖道已没自己立足之地，请追云手蓝璧给个立足之地，这就含着势难两立之意。

追云手蓝璧随即冷笑道：“佟老英雄，你这可过于抬爱我蓝璧了，朋友你在川滇行道，致于你和武林中朋友结仇的事，蓝某那时毫无所闻。那一带镖行武师散侠义帖请同道相

助，那是江湖上常见的事，并不足为奇。有我淮阳派两门下开罪于佟老英雄，漫说我蓝璧不是淮阳派掌门人，就是我有管辖同门的权柄，也不能干涉他在川滇做的事。因为那种事不犯门规，我蓝璧辈分虽高，也不能无理干涉。凤阳关冯家店与佟老英雄相遇，那时我虽不知道是威镇苗疆、川滇道上绿林盟主的佟老英雄，我为维护本派门人，哪好不开罪于朋友？佟老英雄，凭你以往在绿林道中的'万儿'，你尽可到蓝某的蜗居，冀南磁州蓝庄找我弟兄算帐；或是你到淮上清风堡绿竹塘，向我淮阳派掌门人兴问罪之师，我们绿竹塘依然能给你老兄个公道。你老英雄，却不此之图，竟自依附到凤尾派门下，想借着天南逸叟武维扬的力量，乘我淮阳派和西岳派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之际，已入凤尾帮势力所及的分水关，佟老英雄竟自在这里来阻我们的行程。佟老英雄，你此举未免过于孟浪。你要知我们此次是为两家践约赴会而来，岂能在未达十二连环坞前，中途另生他变，与佟老英雄周旋。我看佟老英雄如若不忘我们凤阳关冯家店那笔旧帐，我想还是容我们和天南逸叟武维扬把这场事了结下来，我蓝璧愿在蜗居相候，佟老英雄你看怎样？”

这横行川滇的巨盗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嘿嘿冷笑了一声道：“蓝大侠，你这可是过于抬爱我佟云了，我不过是个绿林中末流，哪敢当你蓝大侠这么重视。我这种无名小卒，也不值这雄据江湖的凤尾帮主延揽。我来到这分水关内，另有原由，恕不奉告。我们的事正可即时解决，无须多费周章。现在我们已然把话说明，我只请蓝大侠和我当场把过去的事做个结断，无须拖延不决，那一来反倒显着不是我们的行径了。蓝大侠，你要知道我们的遇合非易，难得这次在这里相逢，这是最好机缘，何必再俟异日？我佟云绝没有过分

的要求，只有蓝大侠你给我在江湖道上谋个立足之地，我佟云于愿已足。蓝大侠，你若尽自拿我佟云当作孺子看待，那就错了。我佟云认为这次我们在这里相逢，也正是俗语说的冤家路窄，咱们在这里会上，这里就算我姓佟的一生归宿之地。蓝大侠，你想凭口舌之利，要把我姓佟的说服了，只怕不易吧？蓝大侠不要徒费唇舌，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标奇立异的主张。我佟云在凤阳关，曾承蓝大侠以三十六路擒拿法赐教，我佟云受教之余，对蓝大侠的绝伦掌法，实具向往之心。只为当时既已栽在蓝大侠的掌下，哪好再以请求武功琐渎。今日仍请蓝大侠赐教，更借今日的机会，请蓝大侠把驰誉江湖的轻功提纵术施展一二，索性叫我也长长见识。”

当时这位追云手蓝璧，听到这川滇侠盗单掌开碑佟云这么开门见山的一叫阵，追云手蓝璧冷笑一声道：“佟老英雄，你这么抬爱我蓝璧，我实在是担不起。你既是要以武功相见，那么我蓝璧要是过分的拒绝了，我也显得太辜负了佟老英雄的美意。只是我蓝璧现在追随掌门人和西岳侠尼来的，我岂能那么僭越自己率意而行？我无论如何，好歹也得有个交代。我现在想请佟老英雄给我个交代，我们此番，在这分水关和十二连环坞的中途既然要停船较量，我们是否能够连淮阳派西岳派的帐一块儿结了？请赐一言。”川滇侠盗单掌开碑佟云，往这边眨了一眼，立刻一斜身，向他所统率的四只渔船一指道：“我们结连这点新仇，谁也犯不上借重别人的势力。我们就以这几只渔船作动手之地，我们是各试自己的功夫，随意施为，随意运用，轻功暗器任凭往外施展，这横在江面的船，绝不叫船上的水手移动，只是谁一失脚，或是掉下船去，谁就认败服输。这么办蓝大侠看可否认为能够一试身手？”追云手蓝璧一看这四艘渔船，横在水面上，这

里横江计算，有十余丈宽，每只船有一丈五六长。头一只船停在水面，水是活流，虽是这一段江面较窄，可是水力并不弱，浪打船身，船身不住摇动，头尾也不时移动。当时这位追云手蓝璧，知道这侠盗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想是借着这浮动的船身运用轻灵的身手，更仗自己是水旱两面的功夫，知道淮阳派没有多少擅水面功夫的，这是他想借着这点水面上的功夫，来折辱这位淮阳的领袖。

当时这位追云手蓝璧向佟云一拱手道："佟老英雄既已划出道来，我蓝璧只有舍命陪君子。"当时这位蓝大侠扭头向身旁站的小龙王江杰低低说了两句，江杰应命，立刻返身飞奔中央大船，向掌门人报告。这里蓝大侠还想向泗水渔家简云彤吩咐几句话，哪知一转眼间，已然不知简武师的去向。这时单掌开碑佟云已往头一只渔船上招呼了声："你们把船面上给我亮开，我要向这位淮阳派的成名的老前辈，领教领教驰誉江湖的三十六路擒拿法，和轻功提纵术。蓝大侠有登萍渡水之能，你们不准在船面上阻碍施展功夫，只许你们在舱中暗中察看。"这班船面上捕鱼的渔夫，和撑船的水手们答应了声，全赶紧退去。这时每船上只有一名掌舵的，这五只船全将这拦江网缀着，虽是不致被水冲走，只是船不住晃动。当时这位蓝大侠是认定了，今日不把这巨盗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制服了，这一带水程中定多阻碍。见侠盗佟云已经退向近舱上，遂把自己的衣衫略一整理，立刻展动身形，往起一纵。身躯腾起有一丈五六，相距渔船仅有两丈多，往下一落，已到了渔船的船头上。脚点船头，金鸡独立式抱腕当胸，向这川滇盗一拱手道："佟老英雄，我在下末学微技，要在佟老英雄的面前献丑。"

这时这川滇侠盗万山主佟云，立刻摇身躯往前连进了四

步，说了声：“既承赐教，我佟云应承教益。”说了这句，立刻往前一耸身，说了声：“蓝大侠赐招。”可是这侠盗毕竟狡猾难惹，口中说着谦虚话，身形可已经欺过来，已到了蓝大侠的身旁，掌势劲疾，往前一递招，先用右掌虚往外一点，“摘星换斗”虚实并用，却用以为试对手的虚实快慢。对手封闭慢了，他变虚为实，赶到对手封闭的一快了，立刻反实为虚。可是第二招必然跟着到，这是“嵩阳大九手”、“罗公八一式”的连环十八手绝招。这种掌法，在武林中称为绝技，有迅雷万霆之势。这一撒手递招，燕赵双侠追云手蓝璧才一照面，不禁大吃一惊！自已在数年前凤阳关与他相遇，绝没看见他施展这种绝技。这时居然以这种武林侧目的绝技来和自已递掌发招，这真是士别三日，就得刮目相看了。

当时追云手蓝璧见劲敌当前，哪敢再轻视？立刻把淮阳派的武功三十六路擒拿法施展出来。这趟武功江湖侧目，手法实有独到惊人之处，挑、砍、切、封、闭、擒、抓、拉、撕、扯、括、打、盘、驳、压、起落如鹰翻燕舞，进退迅捷，虚实变化无穷。动若江河，静如山岳；快如惊霆骇电，轻如飞絮鸿毛。手法施展到紧妙处，一羽不能加，虫蝇不能落。这种炉火纯青，功夫已到的成名侠义道，毕竟不同凡俗。这时那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见这位追云手蓝璧，这次把三十六路擒拿法施展的真有蛟蛇异变、鬼神不测之妙。这两下里把身手施展开，各自安着除掉敌手的心，谁也不肯再容情。两下里仅就船面上这点丈许宽的地方，就仗着登峰造极的轻功，运用的居然不为这种窄小船面限制住了。这两下里时进时退，忽起忽落，这种劲敌，真令旁观者咋舌。当时这两下里是各走极端，谁全想立刻把谁战败了。可是渔船上居然是奉行这位侠盗万山主的命令，每船上仅有掌舵的主持着

全船，绝不再见第二人的踪迹。追云手蓝璧，和佟云递手到二十余招，两下里势均力敌，那佟云渐渐的露出狡诈的形迹，尽往这四只船舷上着脚，尽用猾战的手法把轻灵的身手施展开，起落如同飞鸟般的迅捷。

那追云手已看出他的心意，心说：老贼，我若叫你得了势，我枉称追云手。这时追云手施展到递手的招术。这种成名的侠义道，运用这种绝技，全凭火候，莫说是徒手对拳，就是对手用兵刃来对敌，也一样的能够递招。这时追云手蓝璧，见佟云竟安心诱自己在这种震荡起伏的船面上失脚，他也便乘势来施辣手。当时这种情势，追云手业已了然。自己见时机不再，便立刻把招术撒开，用这种三十六路擒拿法中上手的功夫。这种进手的招术有上手、下手，为“双拉牵虎式，老藏金龙形”。这种招术任凭对手怎样巧快，也不易脱身逃走。这时佟云正落在了第二条船的船舷上，蓝大侠正在跟踪追到。追云手蓝璧，随着赶到了身旁，往前一摆立刻喝了声：“朋友你往哪走，下去吧！”云龙探爪，往外一递招，掌势撒出来，真如疾风暴雨，立刻掌风已然沾到了衣衫。那万山主佟云这是故意拒招，倏的身躯往前一俯，上半身探出船舷，左脚往左划了半步，随即身借着往左拧的劲，咻的硬旋转过来。追云手掌已撒出来，势越迅疾力越大，可是越不容易收势，这就是拳家所谓行拳大忌。招术用老了，再想收势是不容易。

当时追云手见这次自己撒手的招术竟自用空了，凭自己三四十年的武功，要是自己反为自己的招术所制，那也太以的难堪了。当时危机紧迫，只要稍一含糊，不止于输了招，更且栽不起这种跟头。追云手于这危机一发，瞬息间竟自往下猛一坐，吐气发声“嘿”的一声怒吼，身形往回下坐回来。左掌往外一穿，“拱云托月”，掌心往外一登，“翻掌似

牛舌，打来入虎口”，横着掌锋，追着这万山主的身形袭击到。掌势是针锋相对，两下里全非平庸的武功所能运用得来的。万山主佟云，见追云手招用老了，自己从这种险招中变换了小巧的功夫，居然占了优势。想乘机先把眼前这盘场面找回来，立刻往外一甩，左掌用了招“凤凰旋窝”，同时更因为船身往旁一倾，这种情势，任凭你怎样武功卓越，也难同时兼顾到了。当时佟云自以为得势，哪知这位淮阳派追云手蓝璧，见万山主佟云竟自得理不让人，用赶尽杀绝的手法左掌随身形追到。追云手身势也正在反坐回来，容得佟云的招术已用上了，追云手竟自把身形往起一提，左掌往下一沉，身形猛的往下一坐势，用淮阳派的秘术内家“千斤掌”、“阴阳锁手”双掌回环，往外一递。这种掌法莫说是敌手欺敌过甚，已经把身势欺的过近了，想再闪这种掌，实在不易了。

追云手的掌一撤出，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本以为准可以得势，哪又料到自己反为人所乘，竟自无法闪避。想用掌封，不期已知道自己铁掌的功夫，实没有追云手的内力充足，自己用实力一封，准得伤在当场；用招拆此种“阴阳锁手”，只要一拆，准得把双臂全交给人家，任人毁。这时万山主佟云知道不用拼命的招术，绝难逃过这双铁爪之下，遂喝了声：“好！”一双掌一变式，虚往外一封，如封似闭竟自猛的往外后一仰身，脊背找船板，用铁板桥的功夫，一个懒驴打滚，啪啪的身形翻到船舷上。形势过猛，船身又一震动，没害成人，反把自己制住了。自己身形一落在水里，就算栽到家了。立刻手攀住船舷，可是也半身已然掉下去，双足已沾到水面，忙提丹田之气双臂一用力，全身重翻上来。就这样，自己本就应该认输，或是赶紧交代两句场面话一走。哪知这万山主佟云竟自恼羞成怒，立刻身形一翻上来，

赶忙蹿一个"燕子钻天"，身形腾起，往下一落，已到了舱顶子上。

这时那追云手看到这侠盗万山主佟云居然不肯输口，到了这种地步，居然老忝面目的仍然想动手较量，居然会这么不知羞耻，追云手遂往右一个"玉蟒翻身"，身形随着往外一纵，腾身追了过来。这种成名的武林前辈，又是素以轻功绝技成名的武师，哪肯再容他走开？此时身形似箭离弦，跟踪追到。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更是没怀好意，竟自往那舱顶上落下去，暗中已把他江湖作恶的十二支甩手毒药箭抛到左肋前，一斜身，右手已把右手食中二指探到鹿皮囊上，双指已捏到箭尾。这时那燕赵大侠追云手蓝璧，已防到这佟云的暗算，见他明是该着认败服输的绝不肯痛快输口，定怀恶念。自己一个"玉蟒翻身"、"龙身一形"，矫捷若神龙游空，立刻飞纵上了舱顶子。这时那佟云一听背后的追云手已然追过来，耳听后面声息，知道追云手蓝璧相离已近，这侠盗竟自一翻身，嗖嗖嗖的一连就是三箭。这种甩手箭虽没有袖箭厉害，可是这种甩手箭完全凭的是指力、腕力，这种功夫练到了火候，比袖箭打出来准确。这侠盗单掌开碑佟云，这一手三箭打的真有超群的手法，追云手蓝璧却迎着箭锋往前一抢步，这才伸手把上中两盘的箭抄定。第三支是奔下盘，追云手暗中运用"八步赶蟾、登萍渡水"的功夫，这种身手，的确不凡，身形轻灵的如同野鹤凌空，非常的矫捷，轻如飞絮鸿毛。赶到第一二两支箭接到手，第三支箭竟自凭着身在半空，竟用两只鞋尖给夹住，身形往前飞纵着，硬给甩回去。这种身手，令那两旁船上看着的一班侠义绿林道，无不咋舌。

这一来单掌开碑佟云三支甩手箭打出去，竟自全叫人躲过去不算，第三支连手也没动，竟凭脚尖给送回来，论理应

该知难而退，不料佟云今日别具心情，竟自不肯就这么罢手。在第三支箭打到了，跟着听到身后的追云手赶到了，自己把箭闪过，从第一只船上蹿到第二只船上，依然是停身在舱顶子上。佟云二次安下歹心，回身一察看，追云手蓝璧的身形已然纵起，跟着已然扑向自己这只船。佟云一看追云手也动了怒，一心想把自己折辱到底，自己下毒手也算和他针锋相对，这一来他竟自把九支甩手箭，嗖嗖的一个劲的发了出来。这九支甩手箭可厉害，是上中下左右，这种箭不论你往哪儿躲，全不易躲开。这次追云手蓝璧哪还能再容他得了手，遂施展"蜻蜓三抄水、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这种小巧的功夫，真有超群绝俗的本领，只这刹那之间，九支甩手箭全甩了。这侠盗佟云横行江湖，就仗着他这身本领，和九支甩手箭。他这一手三箭，最厉害是三支箭为一排。这三支箭甩出来全凭指力、腕力，三支箭先后提出来，要叫它同时的到。敌人躲得了上，躲不了下；顾得了左，顾不了右。只要是他安心想要取敌人的性命，只怕任凭怎样身形巧快，也不易全躲避开了。当时还就仗着这位燕赵成名的追云手实非平庸之辈，轻功提纵术已达炉火纯青之候，万没料到这边人已纵身蹿起，离开了第一只渔船。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的甩手箭，再次连环打出来。一篷箭雨，从第二只渔船打来，两下里是同时发动。

小龙王江杰见师祖这次准糟，任你有托天的本领，你也得脚踏实地，反正身形悬在半空中，有什么本领也难施展，自己又没有那种超凡入圣的功夫，给师祖打个接应。只急得小龙王江杰喊了声："糟了！"就在这种危机一发之间，焉想到追云手蓝璧身形赶到半途，往下一沉，往水上一落，万山主佟云的甩手箭全打空了。可是追云手蓝璧这一往水面上

落，更是令人担心。焉想到追云手蓝大侠更是成竹在胸，早打算好了。身形往下一沉，把丹田的气提住了。有的船下的拦江绝户网，明是治鱼，暗含着是拦截践约赴会的泗水船只，这种网虽是沉到水里，可是上面的巨索正齐水皮，半沉半露，这条巨索非常力大，只要是船从上面猛冲过来，撞在巨索上，准得当时翻船。追云手蓝璧却利用他这种巨索，身形一落下来，脚尖一点巨索。老侠有登萍渡水的功夫，莫说有这么易于借力的地方，只要水面上浮着一束苇草，或是有一块木柴，全一样运用。身形飞纵着，轻轻脚尖一点，已经腾身纵起。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施展出轻功绝技，实令当场动手的折服惊异。

当时这蓝大侠身形如海燕掠波，佟云的甩手箭，纷纷的散落在水面和第一只渔船。一刹那，蓝大侠已飞登第二只渔船。这时那万山主佟云十二支甩手箭终致全打空了，自己惊惶之下，万没想到追云手竟自这么毫不费力的轻轻闪开。自己愤怒之下，要作困兽之斗，竟自迎着追云手蓝璧猛扑到船头。追云手蓝璧这时也恰落到船头，万山主佟云说声："蓝大侠的绝技令人佩服！"口中说到这个服字，空往前一探身，双掌齐出，奔追云手蓝大侠的华盖穴便打。蓝大侠身形没站稳，见侠盗万山主口中说着谦让话，手中却发了劲疾的招术，蓝大侠一瞧便识，佟云施展的是"双阳沓手"。蓝大侠这时左脚点船头，右脚还没着实了，趁势双掌一合拢，用"寒鸡拜佛"，双掌合着往上一穿，这手正是拆佟云的双掌。佟云见蓝大侠识得自己的招术，身形左一甩，形如撤招手退步，暗中却变换了招术，用"野马分鬃"，双掌在胸前一分，呼的立刻右掌向这位追云手蓝璧打来。蓝大侠喝道："来得好！"由"寒鸡拜佛"一变式，左掌往左前往上穿

去。右掌却用掌缘往佟云脉门一点，掌锋一到，这手“金雕展翅”就算用上。万山主佟云看自己要伤在追云手的掌下，拼命的一甩头，身形随着一倾，跟着往起再一长身，已经面转向水面。这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一个“燕子倒翻云”，身形猛的翻上了舱顶子，这种身形也是真快。那追云手蓝壁见他已把十二支甩手箭全打出来，这时又翻上了舱顶子，恐怕他还要施展别的暗器，所以没肯过于欺紧了。遂赶紧的走偏锋，往一旁一闪一错步，嗖的蹿向第二只船的船舷。口中却招呼着：“朋友！我们谁也不要客气，有什么惊人的功夫，自管施展，我蓝壁要多多的领教。当时这位蓝大侠一面招呼着，一面身形展动，二次腾身，要蹿上舱顶。哪知单掌开碑万山主佟云，却另隐机谋。见追云手蓝大侠脚尖刚点到舱顶子，那万山主佟云却在上面先往起一个“旱地拔葱”，往起拔到丈余高，忽的往下一个“飞鹰搏兔”的式子，头下脚上往江面扎去，动作既快且疾。追云手这一扑空，哈哈一笑，道：“朋友你栽了，你想强人所难，以为你蓝大侠对于这手莫奈如何；你想错了，我蓝壁要不叫你认识认识我，也枉称燕赵双侠了。”就在蓝大侠话才出口，方要纵身入水，突觉得自己倚身这只船尾下，水花一响，有人只在水面探出半个脸，说道：“蓝大侠不要管水里的事！你只管料理船面上的小辈们，这里由我们招呼了。”跟着由这渔船旁水花翻处，一名渔船的匪党，被水中人擦着水面给掷过拦江绝户网。

·第四十七回·

大力断帆樯覆盗舟幺魔敛迹

这时水面上全看出已起异状，一处处水花翻腾，水中已经有匪党们在动手了。只是泗水渔家和那小龙王江杰，已不知在什么时候率领泗水健儿，全下水迎敌。这时倒有淮阳派和西岳派的一班侠义道，除了掌门人多半到船面上观战。这里水面上翻翻滚滚，水花激起一簇簇的白沫。竟自在这水花翻滚下，连着有三个匪党被这边的渔家们打伤，跟着五六名手使钻船铁拐的，探出水面换气。哪知见拦江网附近的水花一翻，那万山主佟云突用踩水法探出水面，撮唇一声胡哨，跟着渔船嗖嗖的从船舱里蹿出来十几名穿油绸子水衣靠的水寇。每人是一把铁锤头，一根三棱铁穿子，下水极为轻快。那万山主佟云往水底一沉，水面立刻有十几道双线水纹，其疾如矢如飞的向淮阳派赴会的船队扑去。这里的追云手蓝璧，已猱升到船桅上，一见这种形势，知道贼党已不怀好意，竟想乘这时要把泗水船帮的万儿折了，稍泄他这次的羞愤。当时追云手蓝璧一声怒吼道：“胆大的贼党，敢生这种恶念，这是你们的死期了！”遂向相距半箭地的泗水船队一招手，高声招呼道：“泗水健儿！你们不下水保护船只，难道叫人家把船队全毁在这匪徒的手内么？”

追云手蓝璧居高临下，一声高喊，那边已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好似没把蓝璧的话放在心上，毫不介意的。在船头的神拳计筱川以及小侠祝龙骧，全只看看这边，也不接应，也不赶紧派人下水去察看。追云手蓝璧看着十分怀疑，可是刹那间已然明白，定有深意，因为素知这班人绝不是这么遢事含糊。这时追云手蓝璧忙的要再招呼来过几人，索性的过来两个得力的能手，给他把拦江绝户网挑了，催舟往里撞。哪知就这么刹那之间，那水面上已有了变化，只觉着自己寄生这只船上，忽的船下咚咚的连响两声，渔船立刻连看着右晃了两下。追云手蓝璧立刻勃然大怒，向下喝声：“小辈们敢在你蓝老头子面前弄这鬼吹灯，你是活腻了！我老头子要是不给小子们个苦子吃，也不知老头子的厉害。”蓝大侠这句话没落声，突觉得船又一震。跟着见白浪翻滚中，那来路上的滔滔水中有一片浪花，逆流而上，其疾如矢。这人水性既极惊人，胆量尤其大，因为从水面上足可以看到他的身形，可是这份快法，真也不易用暗器射他。眨眼间已到了自己寄身的这只船旁，哗啦的水花一响，立刻从水中露出一个身形矮小的，正是小龙王江杰。身形仅探出一个脑袋，仰头招呼道：“师祖，贼小子们竟敢弄这诡计，想把师爷的船弄翻了，叫咱们栽在这里。这简直反了。贼小子们讨不了好去，我已打发了一个，这还有两三个了。我还得拾掇这群贼小子去。师祖，要是逃出水面，你可别放走了。”原来小龙王江杰，已经早在水中和一班贼党们招呼上，自己赶到一见万山主佟云，竟自从渔船这边率十几名党羽们，从水中携向船队这边。这一来，小龙王江杰竟自也看出他是要想用阴谋手段来对付蓝大侠。小龙王江杰一看师祖虽说不至于为他所制，可也架不得这精通水性的一齐来暗算，遂和泗水渔家简云彤分开来，

一个来应付袭击船队的匪党，小龙王江杰愿意对付袭击这位追云手蓝壁的一班匪党，这时向师祖一打招呼，跟着追云手蓝璧立刻说了声："龙儿！你要是叫这些小子们逃出手去，就枉称小龙王了。"当时这位追云手蓝璧刚把这话说完，又觉着船身又往两下一晃，老侠身在桅杆顶子上，要是盘握稍松，真能够摔下来。追云手蓝璧一见这种情形，不仅怒火中烧，喝声："鼠辈们竟敢这么藐视老夫，我老子可不能再容你了。"这时那其余的渔船，也全移动了，可是船上已没有水手，船竟会自己移动。这种情形，追云手蓝璧已了然这是川滇侠盗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要作破釜沉舟的打算，要想连船一块毁。追云手蓝璧说声："小子你们舍得，我老头子何必给你们疼惜！好在全不是好来的，毁了它也没甚么可惜。"

这位追云手蓝璧把桅杆梢挟住，暗运内力，用"千斤坠"往下猛的一沉，千斤不压梢，桅杆纵然结实也禁不住。这种大力千斤坠，果具无上威力，竟自倏的桅杆往下一弯，咣嚓一声，这只船的桅杆一折，船身也翻下来。好个追云手，竟自凭一身绝艺，要在这种情势下，任情施展，身形从上往下一沉，随又往上翻去。这种轻功绝技"细胸巧翻云"（细胸鹰类之一种），身躯往上翻去还不算，竟自飞升到第三只船桅杆上，这次是成心要把他这五只渔船全毁在这。身形这份矫捷，形同生龙活虎。眨眼间竟自把五根船桅全给弄折，五艘渔船也全翻沉在水面上，渐渐全往下沉去。这时水面上更浮起一缕缕的血迹，当时波翻浪滚之下，更有三个水寇为小龙王江杰所伤，逃了回去。这时江面上这一阵大乱，跟着那侠盗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竟自声东击西，两番遇阻，自知不敌，忙着身躯尽力用泅水的绝技，只两个"金鲤穿波式"，已离开了泅水船队有十几丈，立刻从水面现身。跟着，

见燕赵双侠的大侠追云手蓝璧，立刻从末后这根桅杆上翻下来，落在岸上。跟着泗水船队到这里已有巡江的小船撑出四艘来，这一来追云手蓝璧赶紧飞登小艇。这时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却浮出水面，飞登岸上，一声胡哨，立刻下水的党羽全追下去。除负伤的不算外，竟有二十余名匪党，随着那侠盗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逃上岸去。

这里追云手蓝璧一声冷笑，向佟云一拱手道："朋友，蓝某承蒙朋友你一再相让，总算给姓蓝的留脸，咱们的事这次可算新仇旧怨一笔勾销。朋友你哪时到清风堡绿竹塘或是到冀南磁州蓝庄，我弟兄是竭诚恭候，我绝不能稍形怠慢贵客。只要朋友别再象帐主子似的，登门索价，我就承情不尽了。"追云手蓝璧话说的又阴损，又刻薄，这侠盗单掌开碑佟云，竟自满面通红，恨说道："蓝璧矮子，用不着再说这类损人的话，姓佟的说话如白染皂，岂能反复，咱们后会有期。"说罢立刻翻身向那个村庄走去。小龙王江杰却在这时，从水中涌出半身，向那侠盗佟云后影扮了鬼脸，高声招呼说："朋友,你别走,咱们招呼招呼，小爷在旱地里也一样照顾你，喂！别走哇。"万山主头也不回，狼狈逃去。小龙王江杰这时也跃上了那只梭艇，追云手蓝璧却瞪了江杰一眼道："小小年纪，别学得理不容人,我们例来没有对谁赶尽杀绝。老儿的行为，虽是令人可恼，但是杀人不过头点地，只要他认识咱们爷们的厉害就是了。"

小龙王江杰遂赶紧的坐梭艇翻了回来。这时泗水船帮也奉令整队待发，那泗水渔家简云彤也从自己船队里翻上来，所有下水的弟兄，也陆续上船。可是有两名匪党，是跟随他们首领来毁坏泗水船帮的船只来，被这里的船队给包围堵截，这里哪能叫他再逃出手去，竟自在泗水渔家简云彤的围

攻之下，连想逃走全不行，终被擒获。这时敌党四散奔逃，哪还有人来救他两人。这时泗水渔家的船帮弟兄，把两名贼党押上来。简武师略加审问，自己遂要把这两名匪党，送到淮阳派掌门人和本派掌门人西岳侠尼面前发落。这时地理图夏侯英从掌门人那里传下话来，说是这里的事，已由追云手蓝璧大侠禀明了两位掌门人，王老师令简师傅把这被擒的两名匪党释放。这里不便再停留，请简老师赶紧督率船队往里闯，不得再耽延。因为这干匪党多半未奉有龙头帮主的命令，乘机借势报复，与我们践约赴会的事，不能并为一谈，这时何必和这种无足轻重的匪党，多事牵缠呢。当时泗水渔家简云彤想到掌门人的分派，确是实情，遂想略事侦问，立刻释放。只是这种匪徒，全是那川滇侠盗单掌开碑佟云死党，他们知一点凤尾帮的情形，不肯吐露。急切间简云彤又不能设法拷问他们，只得故示宽大，放他们逃去。这才督催着泗水船帮的前锋船，如飞的冲过了匪党方才下拦江绝户网时一段水程。匪党在退下去时，早把水中所设的阻拦撤尽，这时那前锋船行驶如飞，这里所有后队的船也跟着冲上来。当时淮阳派这番遇阻，经追云手蓝璧大显身手，竟自将川滇侠盗万山主佟云弄得一败涂地，狼狈逃走。

这时江面上静荡荡的，立显着群魔敛迹，匪党潜踪。不过过了这段阻碍，所经过的地方愈显荒凉，这时那追云手蓝璧已回到主船上，见了掌门人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彼此谈起这川滇侠盗万山主佟云，是江湖成名绿林豪客，连江湖道无不震于他的威名，对于他全要退避三分。这次寻仇报复，集结一班水上健儿，实力不为不厚，可是他还是轻视淮阳派才有这番惨败，这就是他不智处。鹰爪王道："这次这么报复，佟云是想多少总可以使淮阳派一挫，他在龙头帮主天南逸叟

武维扬面前，也可稍全脸面，万没料到竟会有这场惨败！我看他这次再没有脸面在江湖立足，这倒不用再防他敢到磁州蓝庄报复了。”

这时泗水渔家和小龙王江杰，也全到主船来报告经过。船行在两岸芦草荒林夹峙的江面，愈显得格外荒凉。西岳侠尼说道：“蓝师兄，此次在这里把这名震江湖的侠盗，万山主佟云处置得含羞败走，这里绝不能再留恋。既去劲敌，更令一班与我两派夙有嫌疑的巨盗们，知道我淮阳西岳两派未可轻视。不过据贫尼看，前途未容乐观。我们入分水关，匪党相率隐去，这分明是受龙头帮主的秘示，要在我们入十二连环坞之前尝尝他所部的厉害，所以贫尼看到前途尚有文章，绝不会让我们平安到达吧！”鹰爪王点头道：“我也这样想，前途一定尚有波折。我们对于应付这种宵小的行为不便再顾忌，可以全力来应付。就是有过甚之处，见了那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我们也有话来对他讲。”追云手蓝璧点头道：“师兄和庵主所说十分有理，我们在这种地方很不必慷慨施恩，中途只要有什么举动，饶用全力来劫掠我们船帮，一个防卫不周，就许为匪党们所乘。赶到见了他们龙头帮主，定然要推诿是坛下弟兄私自行动，绝非他本意。我们就是怎样慷慨对付，不过落个胜了被他责难，我们气量过窄，不能容人，不能体帮主之意，我们败了，更是难堪，不用践约赴会，就把我两家的威名扫地，左右我们讨不了好去。所以我认定只要有敢在中途来和我们为仇作对头的，我们就先把他收拾够了，索性给他个怎么来的怎么接，不管他是否出自武维扬在授意，庵主，你想是不是？”

侠尼慈云庵主点头道：“蓝师兄相机处理。贫尼此次毅然而来，也算是陷入是非场，既到这步田地。我西岳派和凤尾

帮已站在不两立的地步。只要是武维扬他敢承当，所有我两派既往一切事，是他凤尾帮的门户的事，贫尼就和他把前后一总清算，不再给我清净禅林多留孽债。他也是江湖道上成名的英雄，我们把两家的事和他一决存亡倒还值得，所以任凭怎样结算，总可认把这场事解决了。”鹰爪王点点头道：“我们现在是只有破出把两派数十年的威名掷在这，也要和他们一较长短了。”当时这位淮上大侠鹰爪王，也表明了心意，正是：得叫泗水渔家等知道，现在是和凤尾帮各走极端，这种分生死定存亡已立于不两的地步。再若遇上帮匪对自己船帮有什么不利的举动，尽管下手处置他，毋容顾忌。泗水渔家简云彤，全了然这种情势，绝不是愤激的话，确是实情。这次深入十二连环坞的腹地，不管置身于刀锯鼎镬之上，这种情形，大约两下不拼个你死我活也绝不能善罢干休。当时泗水渔家又向鹰爪王请示了一番，随即向小龙王江杰一点头，一同出来。

简武师自经这次和小龙王江杰的共同下水御贼，对于江杰小小年岁，在水中的动作敏捷，泅水术比起自己高的多，在先还有些怀疑，以他年岁论，那水性练到他那种矫捷神速，没有七八年工夫不易练出来，他得七八岁就下工夫才能说得下去。可是听人说这位小龙王江杰是得天独厚，生具异禀，并没有经什么名师，自己竟有这么精纯的水性。当时这位泗水渔家把江杰唤出舱来，手挽着江杰在船头上，张望了张望，见目光及处，水面上没有一支船行动着，静荡荡的，太阳已然向西斜下去。江杰向简云彤道：“简老师，你既是这么看得起弟子，弟子倒要在老师面前放肆，不过弟子有说不对的地方，请简老师不要怪罪我。据我看我们越是看不见匪党越糟，简老师你看，现在天色已然快近酉时，只是我们除在这里被侠盗佟云拦劫耽搁了不少时候，除此以外，全在

行程中，从分水关到十二连环坞按他们计算，不过三十里，就是我们有的不知抄近路，最多也只有四十里的途程，可也不至于到这时一点迹兆没有。我总觉着方向不大对，听匪党们口角流露出来，这十二连环坞入坞的要路口，是斜对着分水关。分水关是坐落在西南。这十二连环坞是坐落在东北。现在我总觉我们现在是奔了正北，弟子自己也探查过这里，虽则是在深夜，可是我沿途倒也留心自经过的地方，多半不差，这时怎的竟连一点迹兆也看不出来呢？”

泗水渔家简云彤道：“我也时时提防着，怕着了这小辈们的道儿。无奈我们人地生疏，不遇见阻拦，无法察明是否已入歧途。江师弟，我已决定，我们只要中途遇到了匪党，这次我们只凭我们两人的力量，叫他片甲不归，绝不能象那万山主佟云那么轻松的叫他逃出手去。不过要想在这匪境内惹点漏子，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只要简老师肯干，我倒高兴在这里和匪党们比划比划。”当时泗水渔家简云彤含笑说道：“小伙子，这才是淮阳派的门下了，我们遇到了匪党，就算他走运的日子到了。”这两人存心想和匪党们周旋，叫匪党们认识淮阳、西岳两派的厉害。这时这位泗水渔家简云彤见这小龙王江杰，居然这么勇武兼备，以一个未受过名师指教的少年，跟自己这闯荡过江湖的侠义道来比较，居然绝没有丝毫畏缩不前的情形，令自己已十分敬服。这两人私自计议，身旁并没有别人。

这时船依然走的其行如矢，那追云手蓝璧又从舱中走出来，由中央大船上飞纵到两边拱卫主船的舷上，来到前锋船上，见两人躬身迎接自己，蓝大侠道：“我们现在已入凤尾帮的掌握，完全在匪党暗中监视之下，我们无须多拘俗礼。我们先要把这附近一带的水程察看察看，你们看这一带港岔

纷歧，水路十分险恶，我们不要把路走错了，那一来可要在帮匪的眼皮下栽跟头现世。”小龙王江杰随即往附近一带细一察看，果然这里是水程中和自己当初私探十二连环坞所经历的情形，多处不符。自己略一思索，向简武师说道：“简老师，匪帮处心积虑，无微不至，我们从一入分水关，沿途所见全和从前改变了面目。这时所见的一处处港岔，全是经过帮匪用人力将原有的情形改饰了一下，有苇塘的把苇塘削平了，有竹林的把竹林的面积也变更了形状。最令人惊异的是，这种港岔变更的全在一夜的工夫，这足见他这凤尾帮是实力雄厚，颇是令人不敢轻视了！”这爷两个说话的当儿，突然听见那偏东北的一道港岔子里，水声翻腾，刹那间从里面冲出来，是两只快艇。前边船上是两个水手，运桨如飞，一头戴大箬笠的坐在中舱，低着头看不出这个人的面貌。第二只船是仅仅两个壮年的水手，操桨极其轻快，颇是水面上熟手。这两只快艇从港岔子里冲出来，水手们运桨如飞的，竟向泗水渔船帮迎头驶来。这时泗水渔家简云彤却向小龙王江杰一使眼色，叫他注意来船，恐怕这两只快艇有什么不良的举动。这两只快艇好似对于泗水渔船这种声势，没怎样理会似的。赶到快接近了船帮，才把快艇的船头拨转，两只快艇全擦着船帮的两旁冲过去。

这里船帮上的一班水手，一个个对于这两只快艇虎视眈眈。因为若在平时，行船在江面上，遇到了这种形势悬殊，以若大船队，哪会把两只无足轻重的小艇放在心上。只为现在虽是群雄赴会，可是已入敌人掌握，不啻置身龙潭虎穴之中，哪得不视同仇敌，严加提防，以防意外。赶到两只快艇冲过去半盏茶时，后队的护船弟兄，忽然发现那两只快艇折转来，竟自行如箭驶，翻了回来。这时督后队的是由泗水渔

家已经派人用连环弩把守住，不论敌船如何贴近，也不容易贴近。当时这一发现两只快艇翻回来，准知道这两只船是帮匪们的党羽无疑了。泗水船帮后梢护船健儿，把泗水船帮特制的红羽飞鹫箭射出一支去。这种箭和平常用的作信号的响箭不同，箭羽长有二寸，箭出来声作鹫鸣，这种声音出在箭铲下。这种造箭法，精巧绝伦，非平常造箭手所能仿制，这是多指大师传给西岳派用的。这种箭虽是仅用作信号用，可是制法既有秘传，射法也单有一种技巧，别人想用这种箭连百步全射不到。红羽飞鹫箭，只要平常往外射，箭出来借不上力，箭笛也不出声，讲到西岳本派使用红羽飞鹫箭时，箭搭在弦上，向天空射去，赶到箭头斜着向下投去，力量反增大，箭笛是极象鹫鸣声。这种信号，任是何人也不能仿造。当时泗水船帮的护船连弩手，因为掌门人的大船在船队中央，泗水船帮领袖简武师又在前锋舷上，所以必须用红羽飞鹫箭的，大船和那前锋船全接到警报。

简武师向小龙王江杰道："你看见了，后梢红羽飞鹫箭传过来，水面上没见一点别的动静，这是方才那两只梭艇作祟。江杰，咱们爷们的买卖来了。"随向怀中把泗水船帮的令旗拿出，把贴近前锋船的四只冲锋快艇全调过来。就在简武师调集自己船队时，瞥见那方才两只匪帮的梭艇，已翻回来，泗水渔家忙的向小龙王江杰一点首，各跳上一只梭艇，离向后面的两只梭艇上水手招呼道："调后队八只快艇，堵截方才过去重又翻回的两只梭艇，不要叫它走脱了。"当时这种动作敏捷灵巧，驾驶的水手全是泗水船帮的好手，听首领发了两句话，已知首领之意，先行堵截帮匪两只快艇。立刻不待再废话，木桨轻翻，啪啪啪，连着运动双桨，双艇疾如箭矢，向前抢出去。这就足见这种水手全是训练有素，并且全

随着这位泗水渔家，经过大江大浪，全能替首领担当许多事，所以这里一遇到这种事出非常的变故，立刻就能发动全力来和敌人周旋。这一听首领说是须拦截所过的两只梭艇，自己就忖度当时的形势，若是立刻在船队外一停桨堵截，倒是正可以拦住了，无奈首领是想一击而中，只要一动手定要把匪船拾下来，所以必须容得调齐了船队里快艇，怕是敌船已经到了近前，所以先不发动，立刻向前冲去。

这种水上健儿，全是非常好手，用力又大，操舟的技术娴熟，双桨翻波拨浪，刹那间已回去有一箭地远，这时那后调集的船队已经全跟踪冲出船队，这帮匪的两只快艇却也翻回来，从船队两旁抄着过来。只是方才是一只上三个匪党，一只两个匪党，这时船上只剩了四名精壮的水手，全是原人没动，船走得非常快，以泗水船帮这么大声势，匪徒好似毫不理会。大队的船帮全知道又遇匪船，虽然怎样有举动，准知道他这种不打招呼定有狡谋诡计。两派掌门人也得了弟兄的报告，知道前锋后梢全见了匪踪，遂赶紧由两位掌门人所有前后的弟兄，全体戒备。可是按水程推测，自入分水关计算，已经走了三十多里的水路，只是因行程多是转折弯曲，依陆路算也走了有二十余里。这种行程看来，应该离分水关已近，嘱咐泗水船帮的弟兄，不奉掌门人的命令，和首领简武师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当时这泗水船帮的大队已经把船队放缓了，所有警卫船队连弩手全在前后梢，和两边船舱的后舱伏守；内里防护的异常严厉，外面绝看不出一点形迹来，只有看到行船疾徐转折的整齐。

且说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驾两只快艇冲出了船队，这里所调集的八只快艇，已然跟着追出来，在这荒凉的江面上，冲起一行白浪。这一共十只快艇，出来有两箭多远，

后面已看见两只匪船从自己船队两旁抄过来。这时泗水渔家简云彤见匪船已快过来，向小龙王江杰道："江杰，咱们就在这里和他招呼一下吧！方才他怎样和咱们爷们过不去，咱照样回敬他。"说到这，立刻，一声号令，十只快艇一旋，全把船头拨过来，一字横排。泗水渔家简云彤和江杰在梭艇头里，工夫不大，那来船似箭一般驶过来，离着五六丈才招呼，船头上一个水手抬起头来，哟了一声道："我说这是哪里来的邪活，横钱吃到这来！这真是怪事，你们哪位头请来答话吧！"

泗水渔家简云彤冷笑一声道："朋友别和我戏弄这种装疯卖傻，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干什么的？谁也别瞒。你们龙头帮主武老当家的，领袖凤尾帮，我们既是来践约赴会，已然入了凤尾帮的禁地了，按平常江湖道的朋友们无论怎样横行，也得显着朋友的义气。你们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领袖凤尾帮，是多大的人物，既有心和西岳派淮阳派清算两家新仇旧怨，就应该以侠义道的英雄本色坦白相见，不怕两下里挤到武力解决。淮阳、西岳两派，就让同归于尽，全断送在十二连环坞，片甲不归，那只怨我两派经师不到、学艺不高，绝不能说出一句栽跟头的话来。如今你们这身为主人翁的，既已明白把我们践约赴会的引入分水关禁地，就该接引我们入十二连环坞才是正理。不想以堂堂凤尾帮主，竟一再用鼠窃狗偷的伎俩，明袭暗劫，阻碍我们的行程。这种行为，实在令人齿冷！但是细想起来，我们猜测的又未必尽是。因为你们凤尾帮是藏龙卧虎之地，成名露脸的英雄，四野八方的豪杰，这次以西岳淮阳两派和凤尾帮一结梁子，正合这班江湖豪客心意，全想借势一展所学，人前显圣，鳌里夺尊。又怕倘若是两家首领一见面，化敌为友，这

班幸灾乐祸的朋友们白盼了，这才私自约集了个人的同党，来半途等候，想拦截我们两派一较身手。朋友们，若果是这种心意，那总是英雄汉子的所为，虽是有损龙头帮主的威望，还讲的出。不过据我看，你们未必有那种英雄豪杰行为，只不过挟个人的私忿，假借凤尾帮的势力来乘势邀劫。既不够江湖道朋友，也丧尽武帮主的威望，更足见是藐视我淮阳西岳。若不能制你们这群宵小之辈于死地，我简云彤泗水船帮，隶属在西岳派多指大师的门下，这时追随我们掌门人来到这里，看到你们这种狼子的行为，哪看得下去？我既然掌管着泗水船帮，岂能不识好歹？没别的，我唯有凭我们践约赴会人的力量，与你们这班不知羞耻的匹夫周旋周旋。我们这泗水船帮所经过之处，凡是贵帮坛下弟兄，统率船只须要全数回避。只要有在江面上阻我们行程的，我简云彤定然把他驱除。纵然惹得帮主嗔怪下来，我也只好独自承当。现在你们任凭拿我们当冤家当朋友，那全随你的便。只是我倒要请教请教朋友你是这凤尾帮中怎样的角色，职司何事，谁派你们来的？请你当面讲明，我们倒可免却许多纠缠。没别的，只有请你们哥几个做向导，我们到了十二连环坞再细讲一切。相好的，你们不把话讲明白了，休想再离开我们泗水渔家的掌握。”

这时两只匪船上的匪党，听得这泗水渔家简武师非常强硬，竟自向自己明着挑战。这两只梭艇的匪党这一答话，泗水渔家简云彤已看清了快艇前端，所站的这两名匪党，果然不同平庸之辈。两匪是各以平常水手的衣饰来掩本来的面目，两匪徒全是十分精悍矫健，这船左边这个匪徒说道：“吓！好厉害的话呀！我们历来是只知道大水能淹死人，没听见有拿唾沫把人淹死的，水面上行程，各自走各自的谁又

碍着谁了，如若这么瞪着眼和人讲话，这也太叫人不甘心的。我们有我们的事，你有你们的事，何必强往一处拉扯。实不相瞒，既敢在这里行船，必有来路，既非你泗水船帮所辖的船队，更兼我这梭艇没有丝毫相犯之处；尊驾竟这么一再示威，这分明是以你泗水船帮的声势，藐视凤尾帮走单的两名小卒。朋友！你不用发威，你要想扣留我们弟兄，这是妄想！我们弟兄岂容你这匹夫来示威。现在你们已入网罗，生死皆在我们龙头帮主一言，尚还夜郎自大，你阻挡我们归路，有什么用处？姓简的，这里有一个较好的所在，你若敢去自有好朋友恭迎你；你若胆小不敢去，我也不来勉强，我们可就不陪了。”

泗水渔家简云彤微微一笑道：“我等自入分水关，所遇全是形同盗窃之流，没有大仁大义的同道。现在你居然这么来向我们明示凤尾帮武帮主的麾下，尚算是够朋友。现在既然叫阵，叫你简武师随你去见你们领袖，我要是把你们收禁到船帮，那算我简云彤也是借重我泗水渔家船队之力来欺你。现在咱这么办，我们索性离开船帮大队，任凭指出地点来，我简云彤定然陪你走一遭。不过你得甘心服从我们命令，你只要敢生异心，管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这时两只匪船上的匪党，忽的彼此相视一笑，先前发话那个说道：“简老师，不用以危言恫吓！咱们全是江湖道上人，谁希罕这条穷命，咱们谁落在谁手里还保不定。现在论人论势，我们弟兄全不能和你老兄相提并论，任凭你怎样划出道来，咱们走着瞧吧！”

泗水渔家简云彤向小龙王江杰一挥手，两人把艇身往后退着拨转来，把自己这拨快艇分成两行，每行是四只快艇，两只梭艇，一只做前锋，一只督后路。简武师和小龙王江杰，分

在两梭艇最后的梭艇督队。这时简云彤喝令两只匪船在行船的当中，随着往前。小龙王江杰是一派的嘻笑，早把油绸子水衣穿上，只把领子的锁口散着，油绸子包头，站在梭艇头里，笑嘻嘻看着这两只匪船，不时的用话引逗着道："朋友，怎么耍？要想从水中逃走，可千万招呼一声，咱们水里玩玩也叫你们尝尝小龙王水里这点能为。咱可说在头里，只要一声不响，急着往下一溜，小爷可给你们个厉害的。我要说叫你们喝十口水，你能喝九口半，我算你的徒弟。"这两个匪徒被江杰说的一阵怒气涌上眉梢，跟着交换了笑面，向江杰说道："江朋友，少说俏皮话，你们在我们眼皮子下，上有老母累赘着，你也敢和我们做死冤家？你的胆子越长越大了，你只要再信口胡言，我们莫看现在落在你手里，不过要是在你没出分水关，先叫你个人遭点报还容易。你一定相信凤尾帮还有这点力量吧！"

这时小龙王江杰还要还口相讥，那泗水渔家简云彤却向江杰一摆手道："不要尽和他们斗口，你看这一带的行程非常扎眼，我们不要再着了这两个鼠辈的道儿。"这时小龙王江杰也看着所经过的水程，尽是芦苇，和分水堵秋汛的长堤，不时的随着水程的形势转折着，改变水路的方向。这时江杰果然看出所走的方向不对，赶紧向两匪船厉声叱喝道："你这两个该死的东西，当着小爷的面前要弄这种鬼吹灯的手段，你们真是妄想！你这是想把小爷诱到哪里？趁早说痛快话吧。"那名年岁较大的匪徒说道："江朋友，用不着这么瞪着眼吓唬人，你们已入凤尾帮的腹地，难道还会走出我们掌握吗？不要心慌，早晚还会到不了十二连环坞么？"

泗水渔家简云彤见这两名匪徒颇为机警，自己未免起了疑心，方要喝令停船。一来是立刻之间，十二连环坞究竟藏

匿在哪里，二来也为稍候一候，自己的泗水船帮的所在；哪知暗中两下里是针锋相对，匪徒暗运机谋，却终比泗水渔家简云彤和江杰占了先步。就在喝令停船之时，吓的这两只匪船猛的往左一盘，头一只如箭一般的钻向左侧的苇荡中。在左首四只快艇，虽是时时监视着两匪艇，可也不能过于并紧了，总得两船隔开数尺，以便进退转折，不致互撞上。头只匪艇就是穿着第二三两船的夹空，第二只匪艇，竟也穿着第三只快艇的船尾横撞进了苇荡。这一来事出意外，这排船正是泗水渔家简云彤督着船队的后面，及见两匪艇竟敢在自己严密监视之下，依然逃去，自己这个跟头可栽死了。不把匪党追着，还有何面目再见淮阳派和本派掌门侠尼慈云庵主，羞忿情急之下一声怒吼道："我看你逃到哪去！"回头向江杰喊了声："追！"

这时小龙王江杰哪还待泗水渔家招呼，已觉出这时不和匪党以全力相拼，只怕非全栽在匪徒的手内不可。遂向后的水手一挥手道："你下去，我追这小辈去。"水手哪敢违命，好在这发现匪艇脱逃，船只全行停在水面，船头船尾全接上，水手从后梢翻到后面的快艇上。小龙王江杰竟自展动了轻灵的身手，一耸身，已到了船尾，伸手抄了双桨，这种矫捷的身手，真非一般水手所能及。泗水渔家简云彤见小龙王江杰应变神速，自己离着匪艇近，反令匪艇逃去掌握不算，更走在了江杰的后头，江杰反跟踪的已穿入苇荡中。这时泗水渔家简云彤，遂喝令所有水手们要尽全力把快桨轻翻，船是成了一行，鱼贯而行的，跟着本船帮领袖，穿着匪艇逃去芦苇荡追了下来。这时泗水渔家简云彤、小龙王江杰，仗着精通水性，统率的这十艘快艇快船，也全是水面上的好手，所以甘冒奇险，竟自走在这种没有路径的水程，情形危险到十

分。敌暗我明，敌人水路的情形明白，自己和一干水手弟兄全是深入敌人腹地，不啻已入敌人掌握。强龙不压地头蛇，这种情形下，全凭一身是胆，胆大包天！所有这凤尾帮派出来的匪党，全是个中好手。这两个驾梭艇的匪党，又是帮匪中摆得出的人物，矫作行船的水手，这一脱身，只怕未必真的就是逃走，只怕还另有文章。

泗水渔家在多指大师的门下是得意的弟子，掌泗水船帮以来，可谓一帆风顺，江湖道上已振泗水渔家的威名。今日自己是安心斗一斗这班不时邀截相侮的匪徒，不料此时竟遇上劲敌。自己本已将匪党监视住，哪知又被人逃去，自己所率的十二只艇船，反立于危如累卵的地步。见江杰虽是穿入苇荡中，依然高声喝骂着，毫无畏怯之意，并且自撑着梭艇，自往前驶，不时的回头招呼："简老师，跟着追，绝不致叫他走了。"一面招呼着，顺着这条水路往里穿行了半箭地，就发觉有纵横的水路呈现眼前，可是两匪徒所驾的梭艇已失了踪迹。跟着后面的泗水渔家简云彤的船已赶到，那简武师道："怎么样？走脱了吧！"江杰见泗水渔家简云彤虽是问着并不停桨，小龙王先不答所问的话，遂把自己所坐的梭艇一打横，简武师见江杰横舟不前，定是不愿自己冲到头里去，赶紧的令水手倒翻双桨把梭艇给停住了，后面十只快艇也从荒芜的芦苇中冲出来，小龙王江杰道："好在这里仅仅的两条水岔子，这容易察看，我们谅还叫小辈们走不脱。"

江杰把泗水渔家简云彤拦住了，简云彤倒有些怀疑，因为察看来踪去迹，在陆地上可以察看车尘痕迹，这水面上除非是船只才过，有水晕波纹，这种地方哪容易察看的出来呢？简武师一边想着，一边看江杰，果然把梭艇踹到了左边这道水岔子，跟着复翻到右边这条水道，略一瞻视，忙回头向自

已点首，简云彤忙的跟过来，向江杰问道："怎样？敢是已察出去向么？"泗水渔家是已经成名的西岳派门下，要是和别的同道遇到这种情势，绝不肯自甘退后，看着别人施展。简武师一见江杰，就觉着此子将来的造诣，足可以凌驾西岳派一班前辈之上，看他哪一点全合练武的材料，故此对于江杰看作本门弟子那么亲切，这时是要看看他有什么聪明见地，赶到向前一问。

江杰道："简老师，我可认为匪党并没分开，还是从一路逃走的，依我想，合力从这边追下去，不过弟子年轻，见闻浅陋，不知所推测的对不对？简老师要是觉着可疑，我们可以分作两路往下蹽着，倒可不致扑空了。"泗水渔家简云彤道："江杰，你和我不是客气的交情，我们谁也不用和谁装假。你怎样就能看出匪党准在这条水路逃走？我倒不明白，你是怎样看出来的，谅你不至于吝不相告吧？"小龙王江杰道："简老师说哪里话来，您老太谦了！咱们先不要耽搁着，免得被匪徒走脱了。"简云彤点点头，小龙王江杰头里鼓动双桨，如飞冲波逐浪的赶了下去。那泗水渔家简云彤却吩咐另两只梭艇，赶紧去向掌门人报告，这里又遇匪党伏桩，恐怕他们又生诡计，我们把匪党放哨的追上，再行归舵，这种匪船谅逃不出多远去。两只梭艇立刻应命翻回转船头，如飞的向下赶去报告。这里泗水渔家简云彤催促着部下弟兄赶回去向掌门人去报告，自己如飞的追上了江杰。

简武师一边随着江杰的梭艇，一面察看着沿途的情形，一面和江杰说着话，江杰把自己察见水面上的情形向泗水渔家简云彤说了一番。原来在水面上察看船只的来踪去迹，这里并没有么神奥，全凭多经多见，这种视察可也不容易就能看准了，还得赶上地利和当时的情势。这两支支流，全是往

外开辟的水岔子，全是顺流。这种匪船过去，工夫不过一刹那，后面追的人又是跟着追到，更兼这水岔子是匪党专辟的秘境，只有匪船能够到这种境地，外来的船总不会走到这里来，水道上更没有别的匪船经过。这种船走的又快，船行如箭，带的水流又疾，要趁上水岔子内没有别的船只经过，这种船过处带的水流激荡，当中这道人字水纹，行经过好久不下去。那水流中的芦苇叶子，顺水飘流，平常有的散在水流边上，有的散在中流，只要遇到这种行如箭驶的快船，冲波激浪把水流带的太疾，连水边上的芦苇叶全被冲的反向中流挤过去，芦苇全随着中流的疾流飘下去。这里所有经过的船只，唯有匪船和泗水渔家的船只，这匪帮的梭艇遇到善于观察的江杰，匪船哪会逃得出手去？这位践约赴会简云彤，当时听到这小龙王江杰说出察看这次匪船的法子，虽则不是随时随地全能用的方法，以他这点年纪，居然这么聪明能够应付事情，也就很难得了。当时这两艘梭艇穿行在这种轻易不见船只的水面上，虽是天尚没黑，可也够胆大的。

·第四十八回·

日暝波汹乱箭如蝗双艇遇险

追赶了好一程，简武师见天色已经快黑了，不禁暗中忖惙，心说要糟。好厉害的匪党，他这分明是叫我们未入十二连环坞之先，先得尝尝这群帮匪的手段不可了。这样看起来凤尾帮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是已具覆灭西岳、淮阳两派之心，这种情形非假仁假义所能掩饰。我们两派掌门人还力持慎重，可是人家却尽全力谋我，我们吃亏也太甚了。当时这简武师一转念间，已感觉到这凤尾帮的辣手，可是小龙王江杰也知道天色一晚，深入帮匪腹地，危险十分。终是初生犊儿不怕虎，依然是手足并用的察看所经过的水程形势。这里泗水渔家简云彤才要向江杰发话问他这条水路，偷入分水关时可曾到过。自己话还没出口，突听江杰用沉着的声音扭着头往后招呼道："简老师，匪船相离不远，我们紧追一阵吧？"泗水渔家因为两只梭艇的桨声就很大，江杰跟着话声腕底又出了几成力，立刻传出去了十几丈。简老师不便高声还问，喝着自己这艇后水手，追上江杰和他并艇而行。这种泗水船帮的水手也真有胜人之处，首领只一句话，立刻运用十分腕力，双桨往水面上一切，上身双臂一振动，立刻飞的象箭头子一样，就出去四五丈，只两三桨已经追上了江杰，两艇并行。简武师

往前面水面上一注视，果然有快艇几艘，纹波一个接一个，这时更看前面匪艇也是一样运足全力，往前窜下去。这时互相一打招呼，并没有发话，已知匪艇已在前面，各自运足了桨力，如飞的往前追下来。那后面的八只快船，也如飞的追了下来。这一加疾追赶，眨眼间已瞥见了匪船的后影。

这位泗水渔家简云彤这时愈发的深服这江杰水面上实是不弱于己，当时这一发觉了匪艇，更是运足了双桨，想要立刻追上他。哪知想是这么想，事实并非这么简单，那匪艇任凭怎样用力追赶，只是追赶不上。这一来暮色茫茫，江面上起了一层轻烟荡雾。小龙王江杰已觉出匪党的这两艘驾船的定非船行，水手船夫的本领不在自己之下。小龙王江杰追赶了这么一程，终因武功造诣没有得过指数，仅凭天赋过人，可是这时耗的精力有些疲乏，有些支持不住了，这就是不善运用的缘故。这时天色一时比一时黑下来，再察看那两只匪艇，已不知从什么地方逃去。小龙王江杰还要穷搜，这时泗水渔家简云彤已经把船停住，向江杰招呼道："我们先不要追了，我们怕要中了匪徒的狡计。"小龙王江杰也看出这里有好几处水浮子，正是匪船出没之区，人生地疏，何况天色又黑暗下来，从形势上看来，有许多不利。遂也不再固执，赶紧把梭艇勒低了，天色愈暗，风势反倒较白天大了。两只梭艇只简武师的艇上多着一名水手，风卷得芦苇唰唰的，趁着波浪激荡之声，越显得十分险恶。

简武师遂向江杰道："我们追赶的这么一程，估计道路已经很远，何况我们任凭这么追赶，始终没再见第二只匪船，事情没有这么巧的。我看匪徒们又是怀什么阴谋恶念？这是必然的，分明故意稍露形迹，引我们上套，我看我们不要再往前追了。我们要赶紧回船吧，与大队会合。我想我们

这时往回退下，未必那么容易退下去。即或没有阻拦，我看到了船帮，我们也未必能够在今夜再赶到十二连环坞了。这次践约赴会，已入分水关，哪知事出意外，沿途既多阻滞，匪党们不明的态度来扰乱我们行程。这种情形，叫人已觉出帮匪阴谋狡诈，处处怀着歹念。我们以淮阳西岳两派掌门人亲自统率的泗水船帮，竟自被匪党两番会斗阻碍重重，一日的工夫，竟未能到达十二连环坞。这样看来，只怕这种情形，全是匪党故意安排的陷阱，叫我们要以全力施展，还未必能够痛快的和这凤尾帮龙头帮主“朝相”。只顾稍一轻视，立刻为匪党狡计所陷，我们现在就是受了贼子的暗算，我们掌门人因为我们这一追贼，定然全部船队全在江面停顿下来。我看今晚就未必容我们安然停泊，黑夜催舟前进，更多不利，你想是不是？”

小龙王江杰听了，眉头紧皱，恨声说道：“小子们这种行为，实为江湖道上的英雄所不屑为。既这样，我们掌门人正可乘机给他些颜色看，叫他认识认识我们淮阳、西岳两派，不是可以轻侮的。这时我们往回来瞧着看，真要是敢半途邀劫，那得看着我江杰怎么报复他的。”

当时商量好了，各自把梭艇拨转过来，仍循原路翻回来，赶到远远已望见了那水岔子，心里略微放了心。哪知就在离那水岔子还有十几丈光景，这黑沉沉的芦苇荡中，呜呜的芦笛鸣处，跟着有人高喝道：“小辈已然中了老子们诱敌之计，现在已四面伏着百名匣弩，赶紧束手就擒，舵主们绝不作赶尽杀绝的事，只把你两人交到了我们龙头帮主发落；小辈们再妄想脱身，准叫你落个乱箭穿身，死无葬身之地。”这话声发自左侧苇荡中。

这时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各自把梭艇退了

丈余，简武师也因为自己这只梭艇的水手已有些气力不济，恐怕被江杰走的过远了，不能互相照应，自己亲自操舟。猝闻伏匪出声恫吓，立即不约而同的往后退了数丈，全预备着只要是伏匪暗中发动，两人相继下水，凭两人超群绝俗的水性，和匪党们拼着看看。这时梭艇才退下来，去路的水岔子口的两边，嗖嗖嗖嗖的连着就是两排弩箭，好在那情形看出是故意示威。简武师怒焰陡炽，小龙王江杰更恨得切齿，高声骂道："你们这班狐群狗党，把凤尾帮的脸面辱尽，你们敢用这种卑鄙手段来算计你江小太爷，我倒得叫你尝尝小太爷的厉害！"说到这，立刻向泗水渔家简云彤道："简老师，咱们难道真个的就叫这群小辈们欺人么！咱们倒得看匪党们有什么手段？"当时两下里全认为不拼是不行了，遂鼓动双桨，如飞的往前撞来。

两边芦荡中黑沉沉的，有人阴森森的一声冷笑道："活腻味了，小子，射他！"跟着芦笛声起，这一声即长且锐，跟着是四排硬弩朝水中射来，江杰招呼了一声："我们索性下去招呼吧！"两人虽在这种紧急时仍然应变从容，各自抓起了一支木桨，一阵拨打，把箭全磕飞。这时已是黑沉沉，只有丈余内能够看出人影来，稍远一点的，立刻辨不真切了。这排箭居然侥幸搪开，才要乘这匪党装箭的时候，两下里抛桨下水，再与匪徒较量。就在两人一扬手抛桨之际，左手暗影中凭空飞起一条黑影，声随影起，尖锐的声音猛高声喊道："猴儿崽子，敢再施这种阴谋手段，武维扬这老匹夫太不要脸了！"这暴喊中，往下一落，仍然在水漫的苇荡中。跟着只听苇荡中咻咻之声，咚咚的飞掷出两个匪徒，嘭嘭的两声，把水花激起了数尺高。

这时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于危险中突然有了

救援。只是往水中抛来的两名匪徒，势子太急、太快，竟自没容躲避，立刻被水花浅了个满头满脸，水波激荡的梭艇起伏的几乎翻了。两人因为脸上骤被水花激得眼全睁不开，这种危险比较方才更甚。这时泗水渔家简云彤把自己要抛下的桨重又抄起，想把梭艇先退下去，两人是不打招呼，可是心意全一样。小龙王江杰却也一边抹着脸上的水，也抄桨往后退。就在两下里这一刹那之间，那左首水面的黑影，竟飞纵到右首苇荡也中，立刻间右首又发出一片嘭嘭之声，跟着咻咻的又被抛出三个匪党。这一乱间，帮匪的箭手，也跟着相继奔逃，泗水渔家竟听不出这来者究竟何人，竟有这种惊人的身手。小龙王江杰可听着象燕赵双侠的声口，自己在这种危险势下，那有工夫招呼。立刻双桨已翻下水皮，轻轻一点，往回下退时，右首苇荡中一声暴响："龙儿，有我老头子，匪徒死期到了，别退。"江杰手底下也真行，双桨运用的那份灵活，真足惊人，水花翻处，梭艇竟定在那，苇荡咧咧的一响，跟着这位危险中突来救援的老侠，从黑暗的苇荡中蹿出来，轻飘飘的落在了梭艇上。

江杰在梭艇尾端，这时因为离的近了，微辨出来人是燕赵双侠的二弟矮金刚蓝和。要说在这昏黑中哪辨得出面貌来，只为燕赵双侠，身形相貌相差不多。大侠追云手蓝璧，身形较二侠略高，更多着一绺山羊胡子，是最容易分别的地方。这类形貌相似的，若在昏夜中就不易分别了。小龙王江杰惊喜之下，才招呼了："师祖！"矮金刚蓝和用沉着的声音向后退略慢的泗水渔家简云彤招呼了声："简老师，咱们往外闯！"这时两只梭艇原是一轻一重，江杰这只梭艇，蓝二侠一上来，两边扯平了桨一样了。只是泗水渔家简云彤，那艇上是本帮一名弟兄，敢情坐船和撑船全在乎人的水面上

本事怎样，矮金刚蓝和在淮阳派中已是成名的英雄，武功、轻功提纵术，已达炉火纯青，江杰的双桨一着水，愈加钦佩，蓝师祖的威名能够驰誉江湖，绝非幸致。坐在这种轻如飘叶的梭艇上，不给船身加一点重力，这种内功实非一班武林中人所能运用，全凭内功上造诣的轻身术。江杰双桨拨动，用的又是十二成力，打的水花响动，艇身如同快箭脱弦一样，不过艇身轻得出乎自己意料之外，险些把自己给折下水去。身形一拿桩，立刻把身形稳住，这一来居然冲出了水岔子。泗水渔家简云彤，立刻紧随着这小龙王江杰的后踪赶出水寨。

这暗中伏守的匪徒，再想追赶时，两只梭艇已经没入黑影中。小龙王江杰容得离开了匪党的伏桩，虽是行在这种黑沉沉荒凉死寂的江岔子，仗有燕赵双侠矮二侠矮金刚蓝和的现身相助，自己胆一壮，立刻水底下稍缓了缓。随向这位二侠矮金刚蓝和道："师祖，您怎么知道徒孙遭到危难，来搭救我和简老师呢？"二侠矮金刚蓝和道："这次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明知道履危蹈险，这次的赴会直是我们淮阳派、西岳派生死关头，可是自掌门人以下，以及退隐的一班前辈全要为本门一争荣辱。不料变生意外，我怎么也没想到入分水关后，竟会遇到这样阻滞。我因为这两日跟踪一位异人，早已入了分水关，赶到前番遇阻，我才暗中保护着脱险来到这一带，看到很有些地方隐有匪党潜伏。适才发现匪船之后，掌门人已经看见，因为你和简武师是领率船帮的好手，水性又精，掌门人并不阻拦。不料在你们拦劫匪船之后匪党竟想诱你们入十二连环坞。我们才得异人传柬示警，说是帮匪是暗中有人主动，实是要在两派践约赴会之际，以全力来和我们周旋。不论居心如何，就以他们这样行为，我们焉能任他这么侮辱，叫他好歹也得尝到我们两派的厉害才是。不然的

话，只怕今夜就不能让我们安然度过。我赶紧见掌门人，分派下朋友分路接应你们。”二侠矮金刚蓝和约略又把江湖异人相助的情形一说。

这里说话的当儿，果然泗水船帮的船，已陆续赶到接应。此外，更由船帮里派来十二只快船，每只船上，必有一位武师。在昏沉沉的旷影中，神拳计筱川、孙玉昆、孙玉岗弟兄俩，和飞刀卢建堂也全赶到，全是异口同声说：“帮匪到处设埋伏，来时是层层阻碍，步步设防。莫看他这么大举动谋邀劫我们，只是他们虽然没有我们蓝二侠计算周到，我们连遇上七道伏桩，可是空劳他们惦念，总算没叫他沾得一指。”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这才深信果然帮匪是安心来诱他们入伏。来时各处伏桩早全布好，只是没发动，等到两人的快艇过来后，到处暗卡子全严加戒备。江杰、简武师方才就是半途上警觉匪党是诱敌，再想及时退回，也定有伏桩，发动守护的全力，阻止自己和所统带的船队，未必能容易的集合一处，增厚自己捜敌之力。以蓝二侠的地位尚须听从这位大侠的指示。

原来船帮遇伏，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两人，从察看两只匪船起，直到调集前船快艇、堵截匪艇、追缉匪艇，主船上全看见了。这时西岳侠尼正在他自己的船上，淮阳派掌门人这条船上，只有中州剑客钟岩、追云手蓝璧，和鲁南老镖师侯泰。这三位老侠和鹰爪王议论着帮匪的狡诈，此行只怕不容易委曲求全。从窗口正看到前锋船的一切。这时追云手蓝璧向外指点着道：“师兄看，这大约又是帮匪的羽党，在水面现身挑战，简云彤和江杰已是向前招呼了。”老镖师侯泰道：“哦！他们爷俩两个离开船队，我们不得接应一下子么？”鹰爪王摇头道：“这倒无须乎了，我听那西岳

侠尼谈及这简武师，颇得西岳派前辈——多指大师的垂青，极为期待他。这次故意的派他前来，正为是叫他和这班江湖成名的人物会一会，也暗含着印证他武功造诣和应付外侮的能力。我看他倒颇有作为，再有江杰帮着他，谅还不至被匪党算计了。”这里暗中察看的当儿，见泗水渔家和小龙王江杰，已经统率着前锋快艇，监视着两匪艇向前驶去。这里掌门人招呼泗水船队，齐号令赶紧追赶，不要叫他们走单了。可是这么催船前进，只是船帮大队，任凭怎样催促，怎追得上前面的梭艇，不大工夫，已失前船的踪影。可是这主船上倒还没有什么不放心，只是天色这时可晚了，夕阳西坠，泗水船帮在江面上飞驶着。这时天色一晚，更不知离着十二连环坞还有多远。

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追赶匪艇，已不知去向，未免有些放心不下。这时蓝大侠也站起来，到了船头，向四外一打量形势，不禁眉头一皱，翻身进了船舱，向鹰爪王道："师弟，现在我看天色已晚，这一带形势更险恶，追赶匪艇的简武师和江杰，恐怕易受匪党暗算。师弟还是得赶紧吩咐把船队停下来，分派快船，顺着这附近的水岔子往下排搜接应，免得吃了匪党的亏。”鹰爪王也站在舱门口，正在看着眼前的形势，也有些怀疑，再听这位追云手蓝大侠一说，立刻回身进舱，吩咐门弟子把侠尼慈云庵主请过来，要请侠尼传令，调派船队，分派门人接应。这位慈云庵主也得门人报告，说是简云彤船已邀劫两只匪艇，排搜那匪巢的所在，这时那简武师已不知去向。自己也正想来和淮阳派掌门人来商量一下，正巧堡主那正来请过船议事，遂来到这边船上，和鹰爪王叙礼落座。鹰爪王把简武师和江杰恐有疏忽的意思，向侠尼说了，请慈云庵主调动飞鹫船去接应。当时侠尼也认为帮匪或有什么狡计，遂招呼自己门徒，传泗水船帮护船头目。就

在这时，突听得左侧的水手窃窃私语，跟着后梢突起一阵喧哗，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全是一怔；随即向侍立在舱门口的地理图夏侯英、甘忠、甘孝等喝问，赶紧察看后面什么事喧哗，夏侯英方应了一声："我去看看。"蓝大侠这时已从主船飞纵着赶奔前面两只前锋船，叫他把船勒慢了，自己要察看这一带的水岔子，当时后梢这边的喧哗，蓝大侠可就听不见了。

夏侯英已跳上巡哨的小艇，从船队的当中，穿行赶奔后面。这种船队是亮开势走在江面上，每船相隔着有丈余远，这三十六艘大船，在江面宽的地方，能够按双龙出水式走，互相策应着，要是走在狭窄的江头上就不行了，只好成为单行。这大帮的船队，全是风帆满引，迤逦行来，也占着数十丈长的江面了。前锋和后梢相距的太远了，更兼风帆船身全带起老大的响声，哪会再听得见什么？这时夏侯英才跳上梭艇，往后梢来察看，什么事这么喧哗？这时后面喧哗更甚，渐渐的从后面传过来。那飞鹫大船上的水手以及护船的弟兄，全认得夏侯英是淮阳派掌门人的亲信，遂向夏侯英招呼道："这位师傅，敢是到后梢去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是一个穷老头子成心搅乱。他说他是分水关外的老渔人，被这里的匪船袭进来，嫌他年老没用，不敢留他。更因为他老实，也舍不得杀他，这一来倒害了他，弄得大庙不收，小庙不留，成了游魂怨鬼，饿得他眼全蓝了，非叫我们救他不可。这不是成心吗？夏师傅你去察看吧！"当时夏侯英听了才略略放心，叫船上弟兄从船面上往前传话，报告掌门人，仅是一个穷老头子，没有什么大事，随即仍然如飞的赶奔后梢。这时船队已然把势力煞住，渐渐慢了，夏侯英已到了梭艇后梢附近。船面上靠左侧有几名头目，正在向岸上呼喝。夏侯英一眼瞥见左边岸上，有一个头带箬笠的短衣老头子，

正在拼命的追着水面上的船往前跑着。不过这里不是正式的江流，沿岸没有堤道，那老头子不时的在那茂草芦苇丛中穿行，大箬笠戴的低，看不见面貌，只是身形好似燕赵双侠，不过当时的衣装形状全不一样。自己迎上后面督后队的四只梭艇，上面的水手们见夏侯英驾梭艇到来，遂招呼夏侯英即时随着大队船帮走着说。夏侯英见船面上好在没有什么事故，略放了心。随着船帮的放哨小艇翻了回来，立刻由这里的水手报告夏侯英说：“这怪老头子也真够怪，口口声声说是饿的眼全蓝了，竟自跟着咱们船跑了一里多地。口口声声说是被困在这里，不乘咱们的船，定然困死在分水关里不可，这种人你说怪不怪？”在这头目说着话当儿，地理图夏侯英究竟是在外跑了些年，见多识广，一听岸上怪老人这种情形，颇多可异之处。一边答着话，一面不住回头向岸上望着。只见这怪老人一边在岸上跑着，口中喘吁吁的还直嚷：“可要了我老头子命了，你们真是铁心人，哪有见死不救的，救人哪！你们再不管我，没别的，我只有投河了。”夏侯英越看这人越觉眼熟，蓦的想起，我不如赶到掌门人那里，对大侠追云手蓝璧说明，把可疑的情形说与了他，请他自己来对付这怪老头。无论他是何许人，也搪不过这位蓝大侠的眼去。自己拿定主意，遂向后哨护船的弟兄们低声说道：“你们监视着这位怪老头子，别看他现在和咱们纠缠，倒得暗含着监视着他，别叫他走脱了。这老头也未必是奸细，我去报告掌门人，请掌门派人来收拾这老儿。”

船帮的弟兄，随即答应着，地理图夏侯英这只梭艇，如飞的向主船驶来。夏侯英往回下翻过五艘风帆快船，突然听得后面哗声又起。跟着一阵呼噪之声，后面的船上有两三艘快船上弟兄们齐往最后梢扑去，声音异常凌乱。夏侯英不禁

一怔，如是梭船十分灵活轻快，跟着左手的桨连着翻处，立刻梭艇又掉转头来，仍往后梢扑去，这时喧声益甚。夏侯英见最后的三四艘船上，奔后面去的全是各船上的护船的健儿。夏侯英的梭艇扑后面，这才看见方才岸上那个怪老头，已然跳上了最后一只快船。已经有四名护船弟兄全亮了兵刃，把那怪老头儿围上，当时地理图夏侯英把梭艇靠了大船，手攀船舷，腾身而上。到了船上随即向护船的泗水船帮弟兄打了招呼，赶忙借着这一顺便的船接脚，飞纵到最后的梢船上。这时后梢的弟兄，虽是见上来的仅是一个矮瘦老头子，没有多大危险，不过泗水船帮中可有行家，见这小老头口中说着没有劲的话，只是左岸相距这只后梢船有一丈五六，更兼船还张着半帆，虽不象先前那么快，可也终比平地上险的多；这个穷老头嘴里虽说着软话，可是在他飞蹿上船时，竟是施展江湖道中一种轻功提纵术的“龙形一式”，身形并没往高处纵起，身势平着蹿上船来。这种本领如没有真实的功夫、惊人造诣，不敢施展这种身手，可见这穷老头是一派的虚伪做作。

地理图夏侯英一上船，立刻有两名弟兄凑过来，低声说道：“夏侯英师傅，你来得正好，我这正想找我们领袖，叫他盘问盘问这个穷老头子，我看他定是帮匪中有地位的主儿，我们发出红羽飞鸳箭，请掌门人赶紧往后船上来，免得我们误事。夏侯老师，你是随掌门人多年，多经多见，你仔细看这穷老头子，倒是怎么个路道？”夏侯英点点头，方要分开众人，往船板上细看这个老头子，究竟是怎么个来头。忽听那穷老头子在护船的弟兄们围绕嚷道：“我老头子现在算是走了败运，运败时衰的人才遇上这类倒霉事。我在分水关外，干了多少年的渔业，也交了不少朋友，不过我自己觉着是朋友，敢情全是冤家。一个有人心的没有，赶到我遭了这

种冤枉事，这才知道我是枉自交了朋友。一个个先前全是很好的交情，现在看我老头子落到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竟全扬起脸来，明是认识我，全装着不认识我了，这才叫发财不认识老乡亲了。你们全是泗水上英雄好汉，听着可气不可气？现在我这个年纪，论起来本已活的够了，死生二字，本可以不用介意；哪知敢情年老惜命，越是这老年岁越恨不得多活一天便宜一天。更因为这把子老骨头扔在贼窝子里，死不甘心，所以破死命，死乞白赖的奔上船来，好汉爷们好歹携带携带我老头子。我才上得船来，已看见好几位相识的朋友，竟自翻起眼皮连睬我全不睬，真把我老头子气死！众位好汉爷看我还活个什么劲？"

这穷老头子低着头一片胡言乱语，形似疯癫，围着他的一班护船弟兄，无不窃笑。因为他从上船，只有轻身术叫这班弟兄起了戒心，赶到听他这一片话，全认为这穷老头子完全是疯魔，没有什么可疑，自己未免有些自起矛盾。可是夏侯英本想着，自己对于他既已起了疑心，总得看清了他的面貌，就可以知道他准是何许人也。这时自己虽是分开护船的弟兄们，来到近前，无奈这个穷老头子既有若大的箬笠，更是尽自低着头，怎么也看不见他的面貌。虽是这样，夏侯英赶到听这穷老头子说到末尾几句话，夏侯英蓦的醒悟，不禁呦了一声道："原来是蓝老前辈，您老别取笑了，掌门王老师深盼您早到一时，早给我们拿拿主意，也好对付这班可恶的帮匪。蓝老前辈您快请到掌门人的船上吧！"果然这穷老头子被夏侯英说破，这才把掩盖到前额的大箬笠往起一掀，撩到了背后，背在背后，露出一张瘦削的面容，衬着那两只精光四射，威棱慑慑的二目，正是这位燕赵双侠的二侠矮金刚蓝和。竟不知怎会跟踪着船帮来到这分水关内。自己走向前，

赶紧给本门蓝二侠行大礼。

蓝二侠一摆手道："地理图别跟我老头子弄这些虚情假意，去好好给我老头子换船，我去找你们掌门人，问问他，既为淮阳派争存亡，这次把所有淮阳派成名露脸的英雄，全拉进了龙潭虎穴，一个弄不好，就许来个全送了命。可是要是到了十二连环坞，和龙头帮主相见之下，真要是叫人比拼一下了，死在十二连环坞，那倒只有怨自己命短，倒没有什么可惜，只是这时简武师和小龙王江杰被帮匪这一引走，危险万分。可叹两派掌门人竟自毫不觉察，要是落在了匪徒手内，不用说还有非常的折辱，只被帮匪劫留下，我们这个跟头就算栽死了，听明白没有？"夏侯英只有唯唯答应，哪还敢妄答一字，这位蓝二侠和夏侯英驾着梭艇扑奔向前面的船队。

这时鹰爪王和侠尼慈云庵主，连着得着后队的船帮弟兄们报告，只知后梢已上来人，究竟有什么举动语句不详。两位掌门人十分悬系着，正在船头问话，想到后梢亲自察看，突见水面上一条巡哨的梭艇，箭也似的驶过来，跟着梭艇驶近了，这才看出船头里站定的那戴箬笠穿短衣的渔人，正是那燕赵双侠的矮金刚蓝和。鹰爪王和侠尼慈云庵主全是惊喜交集。矮金刚蓝和见掌门人在船头等候，二侠竟自在这梭艇上双臂向上一抖，用一鹤冲天的绝技，身形腾起，只是这位蓝大侠竟连招呼全不打，虽是轻功提纵术有独到的功夫，可是梭艇太轻，又是骤出不意，地理图夏侯英竟险些被这位二侠给晃下了艇去。艇头往水里一扎，立刻间一起一落，艇里也进了水，这一来夏侯英哟了一声："我的蓝二太爷，你可轻着点呀，好家伙，差点没要了我小子的命。"当时这里的夏侯英好容易把艇身定稳了，这才驶到了大船的船舷旁，伸手先把牢了船舷，腾身而上，二侠矮金刚蓝和已飞纵上了大船。

鹰爪王和西岳侠尼，赶忙迎着蓝二侠拱手道："蓝师兄，你这是从哪里来？我们和帮匪一决雌雄，想不到一入分水关，却遭逢阻滞，几为匪帮所辱，这还没到十二连环坞，我们若不亏大侠竭力与帮匪周旋，只怕不用到十二连环坞，我们已算惨败了。"当时二侠矮金刚蓝和微微点头道："师兄，这次帮匪全出以阴险的手段来图谋我们两派，致使我们胜负均站在了吃亏的地步。何况这分水关内道路交叉，歧途四出，我们只知往前闯着走，可不定把路走错了没有？我们这种履险而行，已是听天由命，不料这里又遇帮匪的伏桩，泗水渔家已经带着小龙王江杰缀下帮匪去。此时看到这种形势，我看简武师和江杰虽全够精明干练的。只是他们任凭怎样精明，匪党先占了地理熟习，敌暗我明，强龙不压地头蛇，我们若是明着和帮匪一决雌雄还好办，这种势不均力不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视匪党。我正要督促船帮分开到各港岔子追赶排搜，师兄到来，正好指教一切。"

矮金刚蓝和立刻向这位侠尼慈云庵主略事叙礼，随即和掌门人走进舱来，大侠追云手蓝璧跟踪而入。这老弟早已脱略形迹，不拘俗礼，矮金刚蓝和随即向兄长略打了个招呼，随即说道："大哥，你既督率船帮，怎竟任帮匪横行？不仅辱没了我们淮阳派的威名，怎对得起我们燕赵双侠四字？"追云手蓝璧一翻眼皮，向这位二侠矮金刚蓝和道："你不用替帮匪说大话，自入分水关，还没叫帮匪讨了好去，简云彤和江杰还不见得就不是帮匪的对手。二弟你不用替古人担忧，我的'大黑'寄住在牛鼻子那里，我倒真悬系着，别看都是玄门的弟子，心地并不怎么慈悲；他只要不好好照顾着大黑儿，我定找杂毛算帐去。二弟你可到杂毛那里去过了？"

这位矮金刚蓝和道："兄长放心，杂毛老道虽然不肯拿

我们的黑儿当上宾，可是心术还不甚坏。唯有他那徒孙小猴儿真可恶，我因为带着二黑儿入分水关，太以累赘，我也想把二黑儿寄顿在他那合适，可是我也是最怕的是有人来算计我们黑儿。不料这个小猴儿，竟自被他师爷管束的不能解他的馋吻，竟自把大黑二黑的草料钱赚起四十文钱来，偷着买了菜吃。小猴儿胆子也太大了，我想我们入分水关不敢断定准在什么时候可以完了，小猴儿非把我们的黑儿给饿瘦了，我怎样也得教训教训这小子。我遂把猴儿崽子弄到庙后头，找了一棵最高的大杨树，把猴儿崽子倒绑在杨树顶子上，小子怎么吃的怎么吐。把小子倒挂了三个多时辰，还是他掌门大师兄给解开绑绳放了下来，猴儿崽子这一回就算遭了报。赶到被他师爷招呼过去一问，立刻那杂毛醒了攒儿，立逼着向我面前谢罪，只不知道是怎样得罪了我。我当时遂嘱咐小猴儿崽子，往后多多留神，不要学那没出息的人，只学会了偷鸡摸狗的手段，只顾为口头一时的便宜，竟落个现时现报。小猴儿这才知道是偷减我们黑驴草料的事犯了，自己又是羞愧，又是生气，不过也就是干鼓着肚子而已。我遂向他师徒交派好了，只要是敢饿着我们大黑二黑，我是准备的当自报应他，并且我还是加倍奉还。他敢饿我们大黑二黑一顿，我准备饿他两顿。这一来猴儿崽子算是知道了我厉害，我想大黑二黑搁在杂毛那绝不致再吃亏了。”

当时这位二侠矮金刚蓝和只顾说他那两匹黑驴的事，这位淮阳堡主鹰爪王心里十分着急，因为现在当前的急事，极待处理，这位二侠既是为着得赶紧接应简云彤和江杰来的，这时反倒从容不迫，好似胸有成竹似的。自己因为双侠脾气特别，自己不敢过于催促惹他着恼，这时矮金刚蓝和遂又向追云手蓝璧道：“兄长，我们现在要办眼前的事，我本

意入十二连环坞再露形迹，不料帮匪们正运用他的奸谋诡计，竟有位江湖怪杰，铁笛丐侠活报应也正在入手来会斗这位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丐侠更把帮匪的阴谋全侦悉，在我们船帮到达之先，已到了浙南雁荡，对于帮匪的一举一动，已经全侦察的非常真确。我们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这丐侠本没想过问，本意要坐山看虎斗，不料事有凑巧，所有我们下浙南一路上所遇的帮匪，虽是一时折在我们手中，可是绝不肯就那么甘心，全藉着朝总舵之便，要先报复新受折辱之仇。这一来却恼了这位丐侠，认为这是有背江湖上的道义，不是江湖豪客们所应有的手段。这位铁笛丐侠活报应一心要给这群鼠辈些颜色看，不过以这位活报应的行径上说，岂有和这种匪党以本来面目相见？我暗中跟着这位江湖前辈，哪知早被他觉察，这位老前辈和我现身相见。我承蒙这位老前辈指示，这里集结了十几名匪帮，想要图谋我们，纵然事总不成，也要叫我们在途中耽搁的不能当日入十二连环坞。这种狡计太以的恶毒，所以叫我赶出船帮报警，请掌门人要紧自提防，不要轻视这群鼠辈。这群鼠辈虽是本领有限，却是狡诈百出，倒要着实的防备。当时我向这位丐侠请示，此次凤尾帮赴会，是否可行？天南逸叟武维扬究有多大实力？哪知道这位丐侠竟自掉头不顾而去。”

这位矮金刚蓝和方说到这，那大侠追云手蓝璧冷笑道：“原来这老花子竟自尚在人间，老花子一生游荡江湖，十分令人折服，作了多少件惊天动地的事业。万料不到这位丐侠竟又在十二连环坞一现侠踪，这倒是难得的事。我们倒得想法子和这位丐侠会一会，不过我们现在先赶紧接应简武师和小龙王江杰。这时天气已到了这种时候，我们简武师虽是精明干练，久历江湖，可也禁不住这种人地生疏，敌暗我明

的所在，处处受帮匪的牵制，我们不要令帮匪得了手才好。这时连西岳侠尼及鹰爪王等也认为得赶紧接应泗水渔家简云彤要紧。当时由堡主鹰爪王传令调四只快船，请燕赵双侠各为一路，中州剑客钟岩为一路，神拳计筱川为一路，这四路排搜下去；大队的船帮暂时在这里停泊下，这种快船遂沿着这一带江岔子排搜下去。终于被二侠矮金刚蓝和追上了简武师和小龙王江杰。这位二侠矮金刚蓝和接应着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退出匪党的卡子，只凭一双铁掌，及把匪党潜伏暗中的箭手，给扔在水中四五个。这两只梭艇离开帮匪，把自己的事情向两人述说一番，遂向小龙王江杰道："龙儿，真给你蓝师爷作脸，总算是不枉投入我淮阳派门下。你往后要仗住了胆子，心可不要太粗了，象今日之事，虽嫌过于的胆大，可是不失英雄好汉所为，不过只凭一勇之夫，那就没有什么可取了。"

这泗水渔家简云彤也把梭艇和小龙王江杰的艇身抢齐了，末了遂向这位二侠矮金刚蓝和道："二侠训示的，弟子十分感激！弟子虽是忝列江湖道，可是见闻十分浅陋，尚求老前辈多多指教。"这位矮金刚蓝和随即含笑答道："简师傅不要这么客气，我们门派虽异，可是两三代道义之交。简老师你若看得起蓝某，如承下顾，当尽所学举以奉告，何必提领教呢！"当时这两下一问一答间，桨可没停，立刻冲出半箭地来。这时可是完全从黑暗中往前闯，情势险恶万分，蓝二侠不时的抬头看着天空的星斗，好为是把方向看得准了，不致走入歧途。小龙王江杰从闯出帮匪的埋伏，就觉着自己从在江滨治渔起，虽是不时的被帮匪诱迫，可是仗着自己天生来的水性精通，那些渔户以及帮匪们尚不致过分招惹自己，所以历来没吃过大亏。这次自己和简武师初次搜敌，就遇到这种阻碍，哪会不痛恨帮匪到了极点。自己拿定主意，只要再

遇上帮匪，非拾夺他一两个不可。这时小龙王江杰心头默想中，忽见前面已到了水岔子，两股水道汇流的地方，再往前就是初追匪艇的那苇荡。看这么黑沉沉的，要想穿行实非易事。心里一迟疑，手底下略一停顿，矮金刚蓝和回头向江杰低声招呼："我们怎么来的怎么回去，只把地势略变换变换，叫匪徒也尝尝咱们爷们的手段。"说到这，立刻高声说道："贼子们要想和蓝二太爷比划，你们就自管招呼，蓝二太爷偏要看看你们这暗箭伤人有多么厉害。"说话间，矮金刚蓝和手扬处，唰唰打出两块飞蝗石去。汉杰可是悄向泗水渔家简云彤一打招呼，随即双桨拨动快艇掉转艇头，似箭一般，向紧对左首水岔子的芦苇荡驶去。虽说是避着潜伏的匪党，可是就凭在这种黑沉沉的半夜荒江，又得从没有水道的芦苇丛中来穿行驶去。当时艇头扎进苇荡，右首芦荡中唰唰唰唰乱箭齐发，果然是伏匪动了手。

这时计筱川等的船也跟上，赶到前面两只梭艇才穿进去数丈深，突听得右首的芦苇中一乱，火光闪烁中，一个尖锐的嗓音喝道："猴崽子，这么黑暗的地方，连个亮子全舍不得用，小子们也太会俭省了。老爷子大方大方，接家伙吧。"这声喊声中，从芦苇荡中咻咻的抛出来一个个已燃着的火把。这些火把全是干草扎的，只要落在哪儿，哪儿准得被连累着了，这一来匪党们可吃了大苦了。这种地方全是一人多高的芦苇，下面有深有浅的水滩，原本是奉龙头帮主之令，在这里埋伏下卡子，要阻击被诱进埋伏重地敌人，要靠着本帮的连珠匣弩之力，把入伏的敌人全撂在这。这种帮规非常严厉，既已领受帮主的命令，不论敌人怎样凶猛，手段怎样厉害，不听到帮主的撤退的令，纵然死在当场，也不敢擅自退却。这时暗中所有匪党潜伏之处，全有熊熊的火把落在了

帮匪的面前。这一片芦苇被火把给勾着了，火光一起，那所有的帮匪那边还存的住身？退又不敢退，并且这一有火光，更看不出哪还有敌人了。这时第二道伏桩首领名叫水蝎子谈玉，是这凤尾帮中有名的匪党，手底下非常黑，非常辣，自己正以为无论如何总可以把淮阳派给折辱一下子，哪知竟自遇到了这么个魔头，是安心想来毁他们，并且还是存心想给他个大苦子吃。芦苇荡中已有四五处燃烧起来，火把和芦苇虽是因为下面是水烧不到，可是两下里把形势竟全变了，竟成了我明敌暗，竟反为敌人所制。

果然就在这班帮匪，迟疑错愕之际，猛然从芦苇荡涌起一条黑影，如同巨鸟腾空，赶到往下一落。借着火光才看出又是一个干瘦老头儿，仅仅颏下多着一络山羊胡子。这个瘦老头儿，往下落处，却正是掌管这道卡子的匪首水蝎子谈玉，这时正在愤怒难忍时，突见敌人居然现身，往自己所乘小艇上落来，自己是又恼又怒。凭自己身为守桩领袖，以这种险阻重要的地势，依然被敌人得手，这也太觉面上无光了。这时见这暗中破坏自己伏桩的老头，竟自大胆的飞纵出自己寄身的船头。水蝎子谈玉愤怒惶急之下，把自己最得意的丧门钉同时取出三支，右手合着两支，左手合着一支。当时合着这三支丧门钉，仅是刹那之间，这时竟乘着这山羊胡子的老头子身形一落，脚下还没着稳了船板，猛然一抬手，喝了一声："匹夫，你接着吧！"手扬处，两点寒星挟着劲风向这位山羊胡子的老头华盖穴和小腹打去，其势劲疾。哪知这位瘦老头子一声狂笑，脚尖才点船头，肥大的衣袖往上一抖，身形用一鹤冲天的绝技，竟自凭空拔起来，隐入黑暗的天空。水蝎子咬牙切齿一斜身，犀牛望月式，翻左掌，嗖的丧门钉脱手而出，瞄着黑影子面上打去，手劲既大，并且

打的极准，这次自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致再叫敌人逃开这一暗器。当时这可危险到万分，无论你身形怎样快，也是在地上才能施展身上的功夫，这种身形悬在空中，你有多大本领亦不能施展。水蝎子谈玉这只丧门钉发出去，未免有些喜极忘形。

哪知事出意外，瘦老头身形起在黑沉沉的空中，丧门钉跟着又到。这瘦老头正是名震江湖的追云手蓝璧，仗着内功已到了火候，论轻身提纵术，更有独到的功夫，能够运用一鹤冲天、登萍渡水、燕子飞云纵以及八步赶蟾的绝技。这时那水蝎子谈玉丧门钉一出手，追云手蓝璧已知为贼子暗算。在身形往上起着把丹田气一振，自然往后一拔，就原有的势子往上又起了五六尺，身躯往上一仰，一个云里倒翻身，"云龙三现"，这一来丧门钉堪堪从大侠的脚下打过去。追云手蓝璧竟在这时，泼墨曳地似的，飞扑下来。那水蝎子谈玉实指望这次准可以伤着了蓝大侠，不料追云手蓝璧竟自就着一身绝技，躲过这一厉害暗器。水蝎子谈玉见这次叫敌人避过去，自知实不是敌人的对手。一转身方要招呼手下，哪知没容自己发话招呼，追云手蓝璧身形往下一落，正在自己停身这只船的尾端，一个穿掌式，身形已到了自己身侧。水蝎子谈玉急待还招进击，哪知追云手蓝璧更是迅疾莫测，身随掌到，黑虎伸腰，照着水蝎子谈玉就打。水蝎子谈玉见掌风已到，方待用金蛟剪来切大侠的腕子，蓝大侠微微冷笑，心说：要你走上三个回合，我就算把燕赵双侠的威名断送了。当时突然喝了一声："小辈，你下去吧！"倏然的招术一变，用了招单推掌，身形带着掌力往回一撤，突然运用回环之力，往外单掌撤出，掌锋既劲且疾，水蝎子谈玉再想撤身下水，哪还来得及？啪的被蓝大侠一掌击中了左膀，这倒称了他的心愿，咻的被击得身躯腾起，噗通的掉在水中了。

·第四十九回·

月暗星稀草木皆兵强敌再逞

这一来漫说其余的匪党，已吃蓝大侠一照面，就给了一个下马威，一个个被迫得魂飞魄散，哪还敢发威。这时首领水蝎子谈玉被击落水，匪党们逃命不暇，哪还再敢抗拒，遂立刻拼命逃走。这追云手蓝璧见这只快艇上的匪党，及水手全乘着一阵纷乱的当儿，从那苇荡中纷纷逃去。蓝大侠狂笑一声道："狐鼠计穷，你们就这点本领，叫老爷子太看不起你们了。"随即撮唇打了个胡哨，立刻芦苇中唰啦唰啦的响动，从里面如飞的驶出一只快艇来，正是追云手蓝大侠原来坐的。蓝大侠立刻令船上的水手赶紧的用本派响箭报警，令后队掌起亮子，接应矮金刚蓝和蓝二侠的这三队。自己随即率带着自己一道来的船只，从原路穿行着芦苇荡出去。矮金刚蓝和那一队早已穿出了苇荡，已知道左首里帮匪发动了伏桩，和本派的人动了手，遂忙和泗水渔家，小龙王江杰一打招呼，立刻全扑向左首苇荡。赶到这里，才要穿着苇荡往回下接应，突然听得从来路一阵船行激浪冲波之声，更闪起一道一道的黄光。二侠矮金刚蓝和随即说了声："我的老眼若是不花，这来的定是我们自己的船。泗水船帮的飞鹭渔船的船形装置，全与别的船帮船只不同，虽在昏夜，尚易辨

认，简师傅怎么样？”

泗水渔家简云彤这时也看出来，果然是自己的船帮，遂抽了一支红羽鹫鸣箭，嗖的射了去，声音清脆。果然这支箭射出去，来船已经接了声，跟着也射回来一支。刹那间冲过来四艘快船。上面是那柳逢春、镖师邓谦、双刀金和、老镖师蒋恩波，这四位率着泗水船帮的健儿，掌着灯笼亮子，如飞的赶到。二侠矮金刚蓝和不容来船发话，随即说了声：“苇荡中尚有我们的人和风尾帮中匪徒较量着，没判明高下，请你们把船停在这里别动，容我进去察看；如若需要接应，并利用泗水船帮的红羽鹫鸣箭传声报警。”蒋镖头道：“好吧！我们奉掌门人和西岳侠尼之命来接应，既然没有险就好了，那么苇荡中是哪位呢？”矮金刚蓝和道：“少时自知。”说着随即向江杰、简云彤一挥手，两只快艇立刻窜进了芦苇荡。这时外面接应的四只快艇，才停泊在芦苇荡外面，忽见里面一阵阵冒起了火光，大家十分诧异！里面的火光，一阵明、一阵暗，隔了好一会，才听得里面凌空射起了一支红羽飞鹫箭。太极柳逢春忙说道：“里面业已得手，这是响信号令，我们只要在这附近的赶紧接应。”邓镖师点头道：“我们无须避忌了。”随吩咐水手们多点起两支亮子往里闯。

这一队接应船只，又全是泗水渔家手下经训练的水上健儿，令统带的武师即省事又得力。这般健儿全是简云彤奉令创立泗水渔帮的得力帮手，跟着简武师经过大江南北，全见过大阵势，何况这所要接应的又是自己的领袖，哪会不卖命，立刻冲进了苇荡。这里莫看只这几只船，兵在精而不在多，声势非常大。每只船上撑起四支火把，这种火把不比灯笼火把，是夹烟带火，在初燃烧起，迎风冒出一尺多烟火苗子。一穿入苇荡之中，水手们更借着冲拨苇草的声音，呐贼

杀声，往里这一冲，更显得声威大振。这里是仅有初进苇荡的只七丈长的一片水线苇密不易走，这全是人工修治的。赶到一深入里面，立刻豁然开展，计筱川及镖师邓谦的船相继冲进来。这时里面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二侠矮金刚蓝和，跟惩治帮匪的大侠追云手蓝璧，已会在一处，两下里也是正往外走来。这位追云手蓝璧自己荡了一只梭艇，且谈且走，才经过那么大风浪，如无其事似的，见神拳计筱川和邓镖头高燃火把前来接应，这双侠向计武师等举手打招呼，吩咐回船。

计筱川等见所有追匪接应的全安然无恙，只有几处苇草还在燃着，这才放了心，一边向两人道惊。泗水渔家略事周旋，随即说道："我简云彤冒昧追贼，险遭失陷！更带累叫掌门人跟着担心，众位老师们这么热肠相助，更令我简云彤抱惭无地。若非燕赵双侠一番相救，我们这时还未必安然归来呢。"这时计武师等也全向简武师等客气了一番，泗水船帮的水手们全向首领殷殷慰问。简武师慨然说道："弟兄们不必以我的安危为念。我泗水渔家隶属在西岳门下，蒙佛祖的慈悲，及掌门和师尊的护佑，得有今日，这点微名，良非易致。不论我们遭逢到什么变故，总要以西岳派门户的荣辱为念，就不枉受师门的厚恩了。我简云彤只知道为门户争荣辱，为师门保清名，这样存心，生死何足介意。我这次蒙大师的慈谕，令我统率着我泗水船帮来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今日的事虽出冒昧，总算没有贪生怕死的情形，落在帮匪的眼内。尚还对得起我们师门，对得起自己。你们爱戴领袖，固然令人欣慰，可是你们若能以爱护领袖的热诚，来维持西岳派的门户就是了。"

小龙王江杰却令简武师快艇上的水手替自己撑着船，自

已却轻轻纵到了蓝大侠的艇上。江杰也是没打招呼，贸然的脚点船尾，虽身形轻，可是把船尾压得往下一沉。这一来倒把蓝大侠吓了一跳。蓝大侠仗着身轻，功夫精绝，一提丹田之气，两桨往水内一坐力，硬把船身给定稳，回头看了看江杰，蓝大侠骂了声："好小子，和我老头子也这么顽皮么？"小龙王江杰忙说道："不，我焉敢和师祖顽皮，徒孙是替师祖操桨来了。请师祖把双桨赏给我吧！"蓝大侠这才从鼻孔中哼了声，跟着把一对木桨往后一掷道："接着。"木桨抛的倒是挺准，江杰倒是接个正着，只不知这位蓝师祖手劲非常，震得江杰几乎撒了手，一咧嘴，好在蓝大侠依然面向前坐着，并不回头。小龙王江杰却向着蓝大侠师祖扮了个鬼脸，赶紧的把双桨拨着水，如飞的向前驶来。小龙王江杰心说："好厉害的师爷，竟自一点亏不吃，我无心的把船身晃了一下，老头子竟自险些把我虎口震开了。"

当时这位蓝大侠的情形，别人全没理会，矮金刚蓝和却向那江杰点头微笑。江杰知道二位师祖脾气古怪，自己哪还敢再搭讪，赶紧向那出口的苇荡穿行过来。这一行船队倒是毫无阻滞，工夫不大，已出了这片苇荡；跟着远远又是四艘快船，各掌着灯火，向这边驶来。好在来船是明张旗鼓来的，早已辨明是泗水船帮的船队，二次接应了来。泗水渔家简云彤，把自己的快艇放到最前头去，迎上船来，先打招呼。敢情第二队正是泗水船帮的管前锋的两位船主，和淮阳派的飞刀卢建堂，及中州剑客钟岩，全赶到了。会合一处，由简武师略述经过，这才返回大队停船的江海。泗水船帮，这时把船只全布置好了，前后左右，全有快艇巡视着，把主船的泗水渔家的灯号，和淮阳西岳的两派灯全挂起来。简云彤用红羽鹫鸣箭，远远的先报了本队信号，为的免得昏夜之

间，怀疑误会。果然从船队中冲出四只轻快的小艇上面满掌着号灯，因为得着信号，知道是本船队出去的翻回来，这一行船队立刻从前锋列成的门户进了船帮。这时所有泗水船帮的前后队是已奉到掌门人的命令，彻夜大张灯火，所有的一干武师，全是各配兵刃，预备帮匪如敢夜袭，那只有武力相见，拼一下子看了。

当时淮阳、西岳两派的武师们，全是跃跃欲试。燕赵双侠和泗水渔家简云彤以及小龙王江杰，和所有的接应的武师，全齐奔掌门人的大船。并排着两只大船舱门口上面，各戳着一只巨型的气死风灯，上面有淮上清风堡绿竹塘淮阳派字样，侠尼那只船上却是华山上天梯碧竹庵西岳派字样。侠尼那只船舱门口站定了两个少年幼尼，把守着舱门口，那淮阳派却也是一干门弟子，沿着舱门直到船舷上全有人守卫着。燕赵双侠的快艇，相距主船还有两丈左右，追云手蓝璧头一个脚下一点船板，立刻腾身前起，轻飘飘往掌门人的大船上一落，二侠矮金刚蓝和也跟踪而上。大侠追云手却向这站在舱门口的武师们一挥手道："这点小地方，用不着摆这种阵仗，该着什么，去干什么去。"这侍立在舱门一带的，幸而全是淮阳派门下晚一辈的门人，就这样全觉脸上讪讪的，以燕赵双侠的威望，谁敢不服，全不敢稍说一个不字。这时舱中的掌门人鹰爪王，和那西岳侠尼全听到地理图夏侯英的报告，出去的人全回来了，燕赵双侠也到了，掌门人往外迎时，双侠也相继进舱。神拳计筱川和镖师邓谦等四位武师，全随着进来了。鹰爪王欣然说道："大家辛苦了，这里防守的事，足够分配布置的，你们几位请随便歇息去吧！"计筱川等哪肯就去歇息，也向掌门人道："我们稍为本帮效力，何足介意，更提不到辛苦二字。听蓝二侠所说今夜只怕帮匪

未必就肯甘心，只怕大举来犯，我们倒得和匹夫周旋周旋。”

当时这里的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更向大家殷殷致谢，大家也稍客气。这里的燕赵双侠及一班武师等全落座。这里所有的武师们全是本门中重要的人物，西岳侠尼和鹰爪王因为燕赵双侠以及出去接应的一班武师，全是饥渴交加，遂悄悄吩咐伙夫船上，赶紧的给预备了晚餐，掌门人这里却只留燕赵双侠在舱中饮茶。象现在这种局势，已经是大敌当前，匪党处处运机谋，图谋陷害，防不胜防。虽说是久经大敌的江湖道，可是两下里情势悬殊，敌人无形中占着绝大的优势。淮阳派西岳派总算深入匪巢腹地，强龙不压地头蛇，任凭武力多么大，总是劳逸不能相等，首先吃着匪党的亏。所幸这次借用泗水渔家简云彤的飞鹭渔船，无形中增添了很大声势。这时追云手蓝璧酒饭已毕。泗水渔家简云彤和江杰也过来，向大侠和掌门人鹰爪王面前请示，今夜应该怎样对付帮匪。这位蓝大侠看了看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随即向简武师道：“这里已经布置了防守的一切，谅匪党们还不致就逃出我老子手去。”

这时天已到了二更左右，简武师遂向掌门人鹰爪王及西岳侠尼问道：“这次凤尾帮竟这么倒行逆施，和我们淮阳、西岳两派为仇作对，这种情形分明是想把我们两派排出江湖，叫他凤尾帮在江湖上独霸横行。可是按武林中的习惯，以派别争霸江湖是常有常见的事，不过象现在既然明张旗鼓，两下以武力相见，正应当凭个人的武学高低，来分高下，焉能用这种阴危狡诈的手段来对待我们，现在我们只有凭个人的武力强弱来决雌雄。可是这次中途邀截我们，是否出于天南逸叟武维扬他的本意，我们不得而知；可是以现在的情形而论，我们真就得见一个杀一个，索性让他从这里起

始，咱们各自打着谁也别在江湖上再称名道姓之心。情势不好时，只可和他同归于尽，也不要没进十二连环坞就先栽在贼子们手内，为盛名之累。”

追云手蓝璧这时忽的抬头向舱门看了看，舱门外正有本派武师们在船面上走动，又往舱中两旁的窗子看了看，遂向西岳侠尼道：“师太，这里是我们故意选择了这么个所在。师太，这里的形势如何？”慈云师太略一沉吟道：“依我看来，这里是利于匪，不利于我们。我想王师兄和蓝师兄全是久经大敌的武林先进，不会看不出。这定是故意叫泗水船帮停在这里，其中必有用意。老尼见闻浅薄，莫测高深，王师兄、蓝师兄可肯赐教？”当时矮金刚蓝和遂答道：“师太、这可未免过谦了，这点智谋，岂能瞒师太么？我就不信师太真的不知道。”这位侠尼微然一笑道：“敢莫是老师傅们要在入坞之先，先张一网，要得些下酒物么？”这位侠尼这一说出来，鹰爪王和燕赵双侠相视一笑道：“师太的高见，毕竟不凡，我们实在佩服不尽了。”

追云手蓝璧也含笑说道：“这是我们兄弟的意思，因为既有丐侠相示，匪党大举来侵，绝非虚语。所以只有遵照着丐侠所示，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已知道匪党准来相犯，我们为甚么不以逸待劳，以静制动。这次所有打算犯我们船帮的匪徒，凤尾帮总舵的匪党还没有什么，大约是我们下江南沿途所遇的一干匪帮，他们是积忿难消，想要乘机报复。我们只有预备好了，来一个收拾一个。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叫他们再尝尝我们淮阳派的手段，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也是一样。到了他们舵子窑上也含糊不了，叫他也好知道人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英雄终是英雄，淮阳派中没有酒囊饭袋，走到哪里也不会令人轻视。这里停泊我们飞鹭船帮，明

着是利敌，暗中俱是制敌。这是沿着左首这段水滩苇荡，正是敌人暗袭我们船帮的好所在。这里只要匪徒扑上来，有这么好匿形障身之所，原可为敌所利用，看不到他身形已扑到船面，不易发觉；可是我们何尝不是一样，利用这片天然的地利制敌人死命么？所以我们就在才一停船时，由掌门人乘我们出发追敌的工夫，借着搜索岸上的匪党为名，在这一带已安下八处伏桩，全是简师傅麾下的精明干练弟兄。只要有匪党暗袭过来，不容他逃走了，就用红羽鹭鸣箭报警。匪党来的容易，他再想逃走只怕未必叫他如得了愿吧。”

当时这位泗水渔家简云彤简武师，听得这位蓝大侠一说这里的情形随答道：“这么布置，正可以和匪党们一较高低，互显两下的身手。方才弟子回来，发现船帮中弟兄们短了多人，正待察问，适值有事到船上来，没容察问，原来是由王老师调动派遣，不过弟子恐怕他们未能够如得了王老师的心意。”堡主鹰爪王道：“此次所有这里安置伏桩，全是遵从武林前辈丐侠之嘱。这八处伏桩共是十六名弟兄，各有一槽红羽箭、一盏孔明灯，他们只管监视匪党来踪去迹，却不用他们去动手会斗帮匪。匪党来时，只要被这八处伏桩瞥见，立刻用红羽鹭鸣箭报警。只要船上一得伏桩的报告，那船上伏守的立刻可以发动合舱的防卫，对付来人。至于他们想知难而退，那全由不得他。我们这八处伏桩，互为策应，贼人逃向哪里，全不易避开伏桩的视线。我们可以按着那伏桩的孔明灯灯光照射处，追缉贼人。我想这样的伏桩暗卡，谅还不至令贼人就那容易得手。”

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听到这种情形，知道今夜绝不易平安度过，遂向掌门人请示，两人对于夜间盘查防守的事。鹰爪王道：“你们两人统率着泗水船帮精习水性的弟

兄，前后梢分开了守护监视，只要有匪党敢来窥伺，你们只监视住了不用遽然动手，只看贼党的形势，只要他们不欺进舱中，可置之不理。自有应付贼党的，去与他们周旋。”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遂领命分向前后梢去防守。这里燕赵双侠，和掌门人鹰爪王以及西岳侠尼，见天时已经不早，彼此略一计议，侠尼仍回自己的大船。这里鹰爪王及燕赵双侠，各以禅功调息之法，来运用内功。这三位淮阳派成名侠义道，全是闭目养神。这时泗水船帮所有前后梢及左右队护船的，全是暗中隐伏，只有每只舱上的飞鹭号灯的一点昏黄的灯火，映射在船外水面上。四外的船队也全谨遵着掌门人的号令，各自归到自己的舱中，屏息静待。工夫不大，舱中的燕赵双侠见这一番布置，足可应付全敌。外面梆锣已交了三更二点，耳中听到唰啦啦一片水花翻动，似有船从这一带经过。双侠不禁诧异，追云手蓝璧随即凑到船中，在船窗的小孔中往外细看时，只见夜风阵阵吹得岸上一片片的芦苇左右摇曳着，发出一片喧声。再加着水流被船队阻挡，更汇成一片繁响。这时要想在这种情况下，要听察那匪党的行动，殊非易事。可是这次是已得武林前辈丐侠的指示，竟自准知道匪党是必要来犯的，故此不时的向那岸上察看。在船帮这里明着暗着防备匪党来扰，匪党居然绝不爽约的乘着这月暗星稀的时候，结伙来侵。在追云手蓝璧二次到船前察看时，听得那江岸那边，嗖的射起一支信号箭，凌空射起，落向这边船队的后梢。所有这里船帮弟兄是静伺匪人的动静，一见红羽鹭鸣箭到，定是有匪党袭过来。这时督后梢的不仅是小龙王江杰，还有神拳计筱川和双刀金让、太极柳逢春、孙玉昆、孙玉岗、小侠祝龙骧，分布在后梢的四只船上。这四只船上除了泗水船帮的带红字的号灯，连船中全无灯火。这

里所有护船的弟兄，是奉领袖的分派各自抱定了匣弩，在船里潜伏着，只要听领袖的号令，立刻用匣弩来攒射匪徒。这时岸上的信号箭一射过来，立刻全各自戒备。燕赵双侠和掌门人鹰爪王，也听得岸上伏桩报警。

鹰爪王愤然向燕赵双侠道："师兄，匪党从潼关挑衅，分明是奉他龙头帮主的转牌，沿途邀劫，可是我们两家既已明张旗鼓，各凭武功强弱来分高下，我们倒还不觉得匪党的居心可恶。这一入分水关，是已入他的掌握，他不以江湖道行为，和我们正式兵戎相见，倚仗着十二连环坞的地形隐秘，要在我们入坞之先，先尝试了他凤尾帮不仅人才俊杰，地利也得非常的形势。这次又用这种阴险手段来图谋我们。我王道隆忝掌淮阳派门户以来，蒙师友的抬爱，倒还没给门户贻羞。我这次居然蒙师兄们暨一班师友仗义应援，为淮阳派门户正义相助。不想现在虽入分水关，只小小十二连环坞，就蹦不进去，我有何面目再掌清风堡绿竹塘的门户。我要凭一双肉掌见识见识这大胆的匪徒，我要叫他们逃出我的掌握，我就枉称淮上掌门人了。"当时这位鹰爪王是气愤填胸，决意要和帮匪们一拼，自己也实是要凭一身武功造诣来惩治这班匪党。这时矮金刚蓝和却向鹰爪王道："堡主，你身为我淮阳派领袖，现在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的事，全仗堡主你和西岳侠尼主持着，身为全军之主，何以轻动？依我看，还是不要管，匪党如果欺进舱来，堡主再动手不迟。"鹰爪王只得暂且听二侠矮金刚蓝和的劝阻，遂暂在舱内静等观变。

这时燕赵双侠追云手蓝璧、矮金刚蓝和，知道跟着就要到，双侠相继掩出舱门。追云手蓝璧一看四下的形势，脚点船舷，腾身跃上了舱顶，身形略一展动，已顺着桅杆，形如狸猫盘到桅杆顶上。这时二侠矮金刚蓝和却也飞纵上第二只

船的桅顶子上面，双侠这时居高临下，往沿岸一带看去，只见黑沉沉的只有芦苇来回摇曳着，时起时伏，倏起倏落。那岸上的伏桩发过了一次警信，可是沉了这半晌，并不见匪人的动静，二侠全十分怀疑。追云手蓝璧一测量这一带江岸的形势，已了然匪党真个不可轻视。他们是用声东击西欲进先退的法子，方才是故意的弄那狡狯，先故意的露些形迹，叫我们这里的伏桩报警，他却赶紧退下去，另由别处绕过来。也不是绕向这一带江岸的转凑处，就许是反从水面上攻进来。追云手蓝璧在桅杆上察看这一带形势，此时倒真个被蓝大侠给测度着了，果然在离开停船的江岸半箭地远，竟自发现一连窜出三条黑影，他们沿着江岸的苇丛前往转凑处把身形隐去。

且说燕赵大侠追云手蓝璧看出匪帮运用机谋，不由冷笑，心说：鼠辈，想在你老子面前弄这种手段，我倒要看看你们究有什么本领？反正你们不论怎么，十丈以内，你近不了我泗水船帮。可是事出意外，就在蓝大侠上面思索的工夫，隐隐听见那江岸的转角处，冲出两只快艇，艇行似箭，却是奔自己泗水船队扑来。艇行的既快，操艇的又全是极好的身手，真象一缕黑烟似的，并且双桨拨水，也不带多大声息，只要你发觉快艇去察看他，一瞬间，已出去一二十丈。这种快艇在江面上，不问可知，全是非常的好手。当时这位追云手蓝璧虽是知道匪党这么躲避防守，来者全是绿林中高手，这就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是艺高人胆大，依然没把贼人放在心上，并不向船面上打招呼，只于先用青蚨报警，示意矮金刚蓝和。燕赵双侠历来不肯错了步骤，不论遇上多厉害的敌人，也不肯向人求助，莫说求助，就是这人出于本心的想自动帮忙，双侠绝不领人家的情。这时二侠矮金刚蓝和已得

着大侠的青蚨报警，也发觉水面上冲过敌船。双侠各据在船桅上，那两艘匪艇，眨眼间越过了泗水船帮的前梢。他这种快艇走的一点水声没有，可是若不是燕赵双侠在船桅上，早看准了这两艘快艇，真不易观察。船上的泗水渔家的号灯，从船头上照到水面上不过数尺远，临到这船队这边稍闻声息察看，快艇已踪迹渺然。这时那泗水船帮的船只，在这时已是前后左右全有暗中防守警戒，不过要想立刻缉捕来敌，亦非易事。

这时那两艘敌船虽是冲过前梢，但因没有什么声息，故也不易被船帮这边发觉，那两只快艇已经隐入黑影里面。燕赵双侠见状已是预备着和贼人一较身手，因为这种情形，分明是已经预备袭了过来。这两只快艇在艇头相距船队的左首护卫船，还有两丈左右，从快艇上嗖嗖的蹿上两条黑影，往船舷上一落，身手轻灵，非常敏捷。那第二只快艇又到，跟着从上面又蹿上来三条黑影。这五个匪徒上来之后，似乎早定好了步骤，全是身形往那中队的船舷一落，跟着腾身跃起，往那舱顶上一落，跟着全伏下身去，避开了那左右船舱和后船舱伏守的监视。这种情形，分明是知道船帮上已经有防备，所以一下手绝不敢稍形大意。这五个匪徒，却各自稍把身形隐蔽了一时，立刻从舱顶子上二次腾身，嗖嗖的分扑向中舱。那载送贼党过来的快艇，似乎尚要等待着从外舷冲上船来的匪党。两艘快艇往后退了退，又复停在了水面上，不过离开了船队，又在黑影中，不是早已发觉了绝不易看出来。追云手蓝璧和矮金刚蓝和，看到这两艘快艇不走，定有原因。因为贼人在来时为是避开了船上的眼目，可是走时不论得手不得手，也万没有仍用原船的道理，这情形只怕另有所图。

这时见从后梢水面上又冲过来两只快艇，如飞的冲到了泗水船帮的后梢，仅越过来两三只船，就从暗影中斜着往泗水船帮这边一欺，随即从快艇上飞纵上来三条黑影，可不是飞登一只船，分登到泗水船帮的左梢三只大船，船上绝不见什么声息。防守船只的泗水渔家的弟兄们，已奉到首领的命令，分据在船上的前后梢和中舱，连动也不动，只静静的监视着贼党的行动。这前后八个匪徒，分盘各船。这时船上的武师们，只有邻近左梢后梢的已经发觉匪党已经上了船，其余的武师们因为隔着舱口，或是在另一船上，多未发觉有贼党欺上来。这时追云手蓝璧，是另又注意到贼党所停的快船上。因为前后是四只快船，先前两只是把匪党送到，并没跟着走，只隐到黑暗的水面上。蓝大侠就觉着这种措置有些不近情，并且恍惚的似看见船上黑乎乎的还载着什么。这一再发现了贼船，追云手蓝璧遂更注意了，赶到匪党一到，立刻注视着匪船上。只见匪人离了船，在船舱的中部，有许多形如柴榴似的，这种情形看着越发可疑。

这时先上来的三个匪徒，已经全扑了淮阳西岳两位掌门人的船上，看情形是轻车熟路，这分明是早已侦悉泗水船帮的一切。追云手蓝璧随即向矮金刚蓝和打着招呼，用手往那匪船上一指，令二侠矮金刚蓝和也注意匪船上的情形，矮金刚蓝和也对于这条船上的堆积物品注了意。追云手蓝璧见匪徒齐扑向掌门人的大船，这时虽是上来这么多的匪徒，可是没有一点慌张凌乱的情形，全是各自有各自的成算，齐扑向那两只大船的后梢。

双侠见所有伏在了船上的武师们，全是以逸待劳，静以制动的，绝不稍现慌乱的情形。追云手蓝璧，遂头一个飞身纵下桅来。这时矮金刚蓝和见兄长已经追蹑而去，自己仍在

船桅上，随即跟踪蹑迹的越过了主船后第三只船桅，轻伏在桅顶子上。这时追云手蓝璧见匪徒的情形步骤十分严整：淮阳派这只船上是三个匪徒，左右窗下各伏着一人，舱顶子上却是两个匪徒，一个在左船舷上的穴窗偷窥，舱顶子上有一名匪徒把守住。另有三名匪徒，却分向前后梢去，好似在找寻什么，全是防到了这船帮上或有巡更查夜的，有一些警动，立刻向同党报警，以便隐匿形迹。这种夜袭，布置的这份周密，实不可轻视。当时矮金刚蓝和，越是见到了这贼人的计划恶毒，越觉高兴，这就是艺高人胆大。以燕赵双侠的威望武功造诣，实是已达炉火纯青之时，以这种成名的侠义道，总要找那能和自己对手的，自己才肯和这种手底有真功夫的一较高下。当时这位二侠矮金刚蓝和，打定了主意要看清了贼人，究竟是否朝过相。就在相距主船还隔着三个船，蓝二侠竟用了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从第三船上桅杆顶子上飞纵出去，轻轻落在了西岳侠尼主船上。这种身手的矫捷情形，真有惊人的本领。相距着四五丈往船桅上落，桅杆上面吃不住什么力，要想在匪党环视之下，不带一点声息，谈何容易。

矮金刚蓝和在船桅上停住身形，随即往下察看，仗着目力极锐利，赶到看清了这伏视船舱偷窥的贼人，不仅暗骂好猴儿崽子，原来正是那已经屡败在自己手下，秦中三鸟的领袖——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和那分水关现身报过字号的川边巨盗——鬼影子唐双青。这两名巨盗都是掌下败将，这两名巨盗之外，还有因为离开船窗，隐身在黑暗中看不真切。二侠矮金刚蓝和故意的引那舱面巡风的，叫他扭转头来，借星月的微光看看他是何如人也。遂在袋中摸了枚青铜钱，指尖一弹，把这枚钱打向水中。水面上微微一响，果然贼人一回

头，二侠矮金刚蓝和暗骂了声：好贼子，你还敢作这种鬼祟行为，太不要脸了。敢情竟是那西川双煞丧门神邱宁。只这三个贼人就是劲敌，莫怪有那种轻灵矫捷的身手呢！二侠心想：我这时要用燕尾镖伤他太不大方了，我先警戒这群匹夫们。二侠遂用囊中的青铜钱捻在掌中，待朝那伏在左船舱的秦中三鸟追风铁翅雕侯天惠打时，忽的从前面船队上的桅杆上就如飞鸟倏起倏落的飞纵过一人来。这人好俊的功夫，看身手和自己不差上下，倏然往上船左侧的一只船桅上一落，身形就伏在那里，只一团黑影，形如一头猿猴大小。二侠暗暗惊异，自己正待设法察看时，只见黑影身形微展动，向这边用手一指自己存身的所在。二侠一看这种情形，是自己人，是友非敌，遂静看这人的动静。这时见那人的身形一作势，竟自腾身飞纵出来，轻如飞燕，竟落在了二侠矮金刚蓝和存身的桅杆顶下，二侠这才看到正是乾山续命神医万柳堂。

万柳堂自从一入分水关，两遇伏兵，就知道入十二连环坞不是容易事。一定要费周章，留心勘察，知道匪党这种措置，定是有那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授意。若说是匪党们是私自寻仇报复，以天南逸叟武维扬那么精明干练，绝不容他所部党羽这么任意而为。续命神医万柳堂久历江湖，颇多见地，知道越往里蹚，危险越多。见掌门人暨燕赵双侠已决定于当夜和这班匪党一决雌雄，万柳堂遂在日没之后也没和师兄打招呼，悄悄的从后梢登岸，沿着这一带荒凉的苇荡，仔细踏勘了一番，发觉这一带苇荡中有好几处是匪党们暗卡子的所在。万柳堂估测着这一带形势，知道每隔一箭地有埋伏的暗卡子。这里是两名弟兄在这里守着，只要一发现了敌人，立刻用他帮中的信号飞箭报警，从被发现的地方起，再想往前溜可费了事了。幸而这一带因为泗水渔家简云彤的泗水船帮

声势太大，这一带既有这么大队的船帮在这停泊着，帮匪所设的伏桩，全奉令撤退下去。续命神医万柳堂把这一带观察一趟，知道附近没有帮匪潜伏，把这一带所有的道路全勘察明了，遂转回船队附近。自己可没归到船帮一路，自己把身形隐匿在船帮停船的附近，暗中窥察探视这一带的情形。

到二更左右，见江面上泗水船帮的船队，颇具威力，续命神医万柳堂正在丛杂黑暗的苇塘中潜伏着。忽的见匪党果然露了面，遂立刻隐蹑匪踪静察动静，先是两匪徒已经蹦进来，扑奔了江岸这边，跟着又行退去。这一来万柳堂好生疑虑，心想这是怎么个路道，我看定有原因。万柳堂遂紧紧跟踪下来，匪党又退出半箭地来，竟自在那一个小港湾子里停住身形。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仗着身形巧快，匪党竟自一些没有察觉。万柳堂仔细一看这两个匪徒，不由暗骂声：“好匹夫，你们竟敢这么不度德不量力的还敢来和我淮阳派为敌，今夜不着实教训教训你这匹夫，我枉为淮阳派的领袖了。”当时这里所见的正是那七星山山神庙所遇凤尾帮刑堂舵下派去的胡灿，由这匪口中听出另二匪是那屡遭失败的禹门舵主桑青、屠振海。这两个匪徒一到，续命神医万柳堂就知凡是曾经吃淮阳派的折辱的匪党们全已赶到总舵来，自己倒还没把他们放在心上。听他俩人讲话，大约是结合着新投入凤尾帮的几位江湖巨盗，约了出来，要想举全力和淮阳派西岳派决一雌雄。续命神医万柳堂有地煞潜龙剑为助，足可以出去和匪党动手。可是万柳堂也因为匪党这次侮辱淮阳西岳派太甚，倒要看看匪党中究有怎样的杰出人才，敢这么大胆横行。等了工夫不大，更有禹门舵主桑青、断眉石老么，和夜行千里侯万封，这全是当日华云峰失书被陷大营，激起凤尾帮和淮阳西岳两家无限风波的人物。这时聚在一处，计议偷袭泗水

帮的计划。敢情匪党还有几个主要领袖人物，匪党的计划颇为周密，他们已知践约赴会的全是江湖成名的武师，匪党倒是不敢稍存轻视的心。已知道淮阳派已经在这附近一带安上了伏龙桩，这里要想从岸上冲上了船队，实非易事。

果然竟在这时，靠东南近岸处射起一支红羽鹫鸣箭。这种箭射出去，在白昼不显得怎样，只要一到夜静更深，越远越听得清。禹门舵主桑青、屠振海，和荆堂舵主胡灿全惊顾时，跟着并没起什么声息。工夫不大，从那苇荡中扑过来两条黑影，眨眼间已到了近前，向屠振海等这班匪党一打招呼，那夜行千里侯万封方一开口，这边的来人答道："并肩子，念短吧！棵子里面伏着不少点儿了！"（唇典是：弟兄们不要说话，草里藏着不少敌人。）这一来他立刻声音全放低了，隐约的听得那众人说要从水面上进攻，这边的胡灿却又问了声："那些东西已经预备了么？"来人却答了声："早已预备了，请各自分路进攻吧！"跟着后来的两匪已经转身分拨着密杂杂苇草轻车熟路的疾驶而去。一阵水花翻响，细听时，声音又消逝。只是万柳堂始终没看见这两个匪徒的正面，只觉着这两个匪徒一转身时，恍惚颇觉面熟。不过时在昏夜，实不敢断定准是哪一个，内中有一个却十分象那西川双煞内中的一个。自己这一发现匪党实非弱者，遂往那苇荡深处蹑着匪踪追到港岔子的转角处。敢情这里早有匪徒们的快艇，在这里接应。快艇上更有那匪党们不时用孔明灯四岸上照过来，若不是万柳堂是老于江湖的遇事镇定，自己一个浮躁，身躯稍一慌张，非被贼党发觉不可。万柳堂任凭他怎样的使诈语，只给他个不理会，这样就算对了。沉了一刻，这班匪党全坐快艇冲出去。这里续命神医万柳堂虽是没被匪党发觉了隐身之所，可是自己原为是要查一查这两个领袖匪徒

究竟是哪路绿林道，冒险追蹑过来，只顾避匪徒的搜索，终致没看清最后来的匪徒的面貌。万柳堂见贼党已经准备着从水面上扑过来，自己赶紧也翻回来。等他避开本派所布伏桩之处，飞纵到飞鹜渔船上时，那匪党已袭过来。续命神医万柳堂是已升到桅杆上，自己是从前锋往后梢赶过来的。及至看见燕赵双侠已是监视住匪党，万柳堂这时业已欺近了那二侠矮金刚蓝和的寄身的这只大船，遂向二侠一打招呼，立刻飞纵到蓝二侠脚下。万柳堂身形这样敏捷，二侠矮金刚蓝和不禁十分折服。这时那续命神医万柳堂遂向蓝二侠道："师兄，可看出来匪是怎么个路道？"

·第五十回·

镖师斗巨寇锁口鞭再肆淫威

矮金刚蓝和把所见下面来匪情形，低声说与了万柳堂，万柳堂遂也把暗中跟缀所来匪党，除了几个匪首，来者多系从潼关起一干手下败将经过，说与了蓝二侠。这才互相计议着要给这班匪党颜色看，叫他们知道淮阳派、西岳派全是武林中不可轻侮的人物。这时二侠矮金刚蓝和，听得续命神医万柳堂说出探明了匪党的情形，蓝二侠胸有成竹，知道这所有来夜袭的匪党，尚非自己的对手。内中最扎手的，只是那西川双煞的鬼脸子李玄通，和川边巨盗鬼影子唐双青，及那秦中三鸟的瓢把子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这三个全是江湖巨盗、绿林怪杰，自己和兄长追云手蓝璧、及掌门人等尚还不致落了下风。这还得明打明斗，要是那匪党们暗用什么狡计，和什么鬼蜮行为，那就另当别论了。自己想着总得招呼兄长和掌门人一声。最可虑的是那江南镖客一条杆棒镇江南伍宗义和三才剑司马寿昌，及小侠祝龙骧等，这全是和那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等结过梁子，冤家路窄。那秦中三鸟首领在江湖道中实非弱者，论武功造诣全有独到的功夫。这种江湖巨盗，心术稍辣者，有怨必报。伍宗义和司马寿昌虽也是成名的镖客，可是若和这种成名的绿林巨盗相较，实非敌手。所

以这时蓝二侠倒是为这班镖客们悬系着。

这位乾山续命神医万柳堂和燕赵双侠的蓝二侠相聚答话，工夫并没甚大。这时伏在了主船上两座大轮窗下的匪徒，似乎得到了上面巡风的匪党们的招呼，大约是看见了船上的武师们的盘查。伏在船舱的两个匪党，竟自各自把身形展动，立刻全蹿上了舱顶子。身手那份轻灵矫捷，真有独到的功夫，只是内中一个身手更快，只在那舱顶子上一纵身，竟蹿上了主船的桅杆上。那蓝二侠和续命神医万柳堂却在那相隔甚近的桅杆上存身，既有这种劲敌，不能不防到了。二侠和万柳堂已看见劲敌也猱升上来，唯恐被敌人早早发觉了不好应付了，遂赶紧的和万柳堂暗打招呼。这两位江湖大侠遂要展开个人轻功绝技往后梢飞纵，只是还没容展开，竟自见那猱升上桅杆的匪徒，在上面身形一探，跟着身形一晃。这匪徒身形往上一长，好似又有一丝微弱破空之声，不过这种暗器破空之声极小，和平常用的暗器不一样。这种暗器飞风，也是武林中一种功夫，必须有名师授以诀要，更须有精纯的功夫，若是没三年两载的锻炼，绝难有所成就。只要这种功夫练到了家，能够避四面八方的暗器，才能算一位武术家。当时这上面的匪徒连着身形左闪右避，赶到桅杆这一震动，匪徒似乎知道行迹已然被人窥破。遂在矮金刚蓝和将避他时，匪徒竟先用燕子掠波式，从桅杆上飞纵下去。往那主船前的靠左首一只大船上一落，身形又再腾起，用一鹤冲天的轻功提纵术，飞纵上距脚处往左出去的第三只大船上。在这匪徒连番起落，才看出是那鬼影子唐双青。

这时那飞纵到船舱顶子的两个匪徒，从那舱顶子上飞纵到邻船上。当时主船上却没有人出来，可是暗中却有人已经给了这飞升桅杆的鬼影子唐双青三枚金钱镖。这一来匪党们得

着那匪首的招呼，已知敌人已有警觉，遂全往四下一分散，立刻这已经现身袭泗水船帮的匪徒，全各找了匿迹潜踪之所。当时万柳堂见鬼影子唐双青一退下，遂向二侠矮金刚蓝和一打招呼，立刻把身形旋展开，用轻灵的身手，飞纵上主船的左右船舷偏后段船舷。这时那两个匪首复又从邻船冲过来，左首过来的正是那鬼脸子李玄通，右首过来的却是秦中三鸟的领袖、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续命神医万柳堂随即追蹑着那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矮金刚蓝和却追蹑着那鬼影子唐双青，大侠追云手蓝璧也从舱顶子抄过来，钉住了那西川双煞的鬼脸子李玄通。这一来暗中却把三个最扎手的匪徒把住，那余匪见泗水船帮这边没有什么动静。万柳堂等因为掌门人等全知道匪党们来袭，已有提防，匪党纵然进攻到舱里，谅讨不了好去。所以全远远的缀着匪党们，倒要看看匪徒们怎样下手。这时那鬼影子唐双青是已经飞纵过来，往那掌门人的船上舱顶子上一落，随即轻轻一点舱顶子，身形飞纵起，竟自施展轻功绝技“金蜂戏蕊”，单足轻点那挂船灯的木桩，用掌风向那只灯一拂，竟自把灯焰扑灭，身形跟着又腾起，仍然落在了那舱顶子上。这种身形矫捷轻灵的情形，令人不由得不惊异。这一来船头立刻黑暗下来，这匪徒莫怪素以轻功绝技驰誉江湖，绿林侧目。这匪徒身形往舱顶子上一落，立刻往下一蜷伏，缩得形如狸猫，跟着却从舱顶檐上探身往舷内察看。

矮金刚蓝和暗骂：“好猴儿崽子，你真是胆大，你也不想想，凭淮阳派下，焉能容你这匹夫任意而为。”矮金刚蓝和往前一个轻身小巧的功夫，用飞蛇逐影，身形俯着如同鱼游水中似的，往这巨盗鬼影子唐双青的背后一落。二侠历来不肯暗算人的，往起一抬腿低喝了声：“你还想走么？”蓝

二侠这句话还没出口，只说了个“你”字，突觉得背后一股子劲风袭到。二侠久经大敌的成名人物，知道自己要为人所乘。同时那巨盗鬼影子唐双青也警觉了有敌人袭到，一个金龙穿塔，往上翻穿上去，身形如同一只巨鸟，平地拔起。这种矮着身形，尤其是不容易施展的功夫。这时那二侠矮金刚蓝和却也身形前一塌，左掌往外一推，身随掌转，玉蟒翻身，竟自把门户封住。这时后面袭到的敌人身形往下一落，见二侠已经避开，这来人身手也十分矫捷，身形一落，立刻往左首一滑舷顶板，“黑虎伸腰”，竟自双掌齐发，向这位蓝二侠击来。来的贼人正是从潼关随禹门舵主桑青、屠振海一同下来的夜行千里侯万封，这名帮匪是以轻功见长，这侯万封武功虽不怎样，可是身快手黑，久为绿林一班同道所重视。此时他虽没有看出来矮金刚是何许人也，只是在隐蹑着鬼影子唐双青的那份身手轻灵矫捷，实是高手。侯万封是经过大敌的，知道对于这种劲敌不下绝情施毒手，绝不易对付的了。这才在蓝二侠击那鬼影子唐双青的时候，以强敌精神贯注到那唐双青身上，遂从背后追蹑着二侠的后踪过来。这燕赵双侠业已在江湖上成名多年，岂是易与之辈？夜行千里侯万封想到用这么矫捷的身手，依然没讨了好来。

这时蓝二侠翻到桅杆上，夜行千里侯万封和鬼影子唐双青，互相一打招呼，立刻嗖嗖地飞纵上了邻船。那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见鬼影子唐双青已然动手，他在这主船前略一现身，突然脚下点足了力，身形展动，快逾飘风。谁也没料到这匪首竟自和其余匪党背道而驰，竟自反向离开了匪众，哪知他是另有所图。续命神医万柳堂安心要对付他，叫他认识认识淮阳派中没有好惹的。这时一见侯天惠飞奔左哨主船后的船队扑去，知道他是另有所图，遂也跟踪追赶过来。万柳

堂在淮阳派与燕赵双侠齐名，更有性命双修的特殊功夫。所以历来莫看对于江湖道上以神医的面目示人，可是他一旦遇上了成败关头的劲敌，立刻露出义侠的本来的面目。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纵跃如飞，施展轻功提纵术，快逾猿猴，真有叱咤风云之势。果然万柳堂还是紧追蹑的对了，若是稍微一放松，就许令侯匪得手。

敢情主船后左哨后的第四只船上，正是那江南镖客伍宗义，和司马寿昌弟兄二人把守着。可是除了几位淮阳派西岳派的首领人物以外，全奉掌门人交派的是：专管护船，匪党不欺进舱里，不得贸然出来和匪党动手，要用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来克服匪众。所以一班武师全是奉命唯谨的没有敢稍背堡主之命。当时江南镖客伍宗义、司马寿昌，原先全伏处舱中，从舱内缝隙向近岸一带窥查帮匪的动静，及至听得岸上忽起了一支红羽鹫鸣箭的声音，司马寿昌遂向那舱门口张望，见四下里黑沉沉的没有一点动静。忽的司马寿昌望见了那岸上苇草振动的跟风摆有异，司马寿昌向伍宗义说了声：“岸上定有匪党来袭，我到船面上看看。”伍镖师总是慎重的多，遂想拦阻不叫他出去，只是话没说出口，那司马寿昌贸然闯出舱面。也正赶巧了岸上芦苇唰啦一声，似有人在里面往丛密处隐匿，司马寿昌伸手登了一只镖，是镖随声发，喝了声：“什么人？看镖！”砰的镖已打入了苇丛中，跟着距镖落处五尺左右，突然有人蹿出苇丛，喝声：“哪位老师？手底下别这么黑，我是泗水渔船帮奉命安桩设伏，船上是哪一位老师？”司马寿昌一听自己当着人家泗水渔家的船帮弟兄，鲁莽从事的实在叫人见笑，自己弄得面上无光，好生不得劲。遂忙答道：“在下司马寿昌奉两家掌门人之命在此监视帮匪的行踪，我一时疏忽，险些误伤了自己人，太

抱愧了。”

哪知司马寿昌这一亮“万”儿，险些把命送掉。司马寿昌才说了两句，耳中似听得那后哨一带水面上有快艇急驶，司马寿昌遂向岸上泗水船帮设伏的弟兄一打招呼，各自把身形隐起。果然在黑沉沉的水面上，两条快艇箭也似的向主船那里驶去。司马寿昌还自以为隐身很快，只有察觉匪艇窜过来，绝不致被匪党察觉自己的形迹。哪知司马寿昌在报名的当儿，头里已经窜过两艘快艇去，上面正是那秦中三鸟的领袖，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和那鬼脸子李玄通等。在静夜中声音传的太远，被那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听了去，当时不动声色，这里哪会丝毫察觉。赶到主船附近稍现踪迹，本打算用声东击西的法子，来报复自己的私仇，回头再协助凤尾帮同道同淮阳西岳一较身手，跟着施展开轻功提纵术，飞扑到左哨第四船。来势迅疾，司马寿昌没提防，哪料仇家狭路相逢。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身形纵起，这时已把那纵横江湖所向无敌的金丝锁口鞭抖在掌中，从黑沉沉的暗空中已经连鞭带人挟着劲风扑到。这一来司马寿昌是措手不及，赶到看出来势不好，再想闪避已经慢了。鞭到人到，司马寿昌一边往左猛一斜身，脚下可还得留神船板，因为自己是旱鸭子，不识水性，只要一个脚下拿不准，就有掉下水的危险。当时这位江南镖客脚下往左一错的工夫，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的金丝锁口鞭已擦着自己的鼻尖打下来，可是侯天惠掌中这条鞭已运用的虚实难测，变化无方，右脚尖一点实了船板，左脚反往起一提，左掌往外一推，右手的鞭横往右一展，“平分春色”，喝了声“下去！”侯天惠金丝锁口鞭未用足了力，只要稍一展动，司马寿昌非得负伤下水不可。

就在这危机一发之时，司马寿昌还招是来不及了，只有

踹船往后用力一登，往水中死里求活。可是司马寿昌真要那么闪避，是更有意想不到的糟。因为相距一丈左右，也有泗水船帮的船只停泊着。试想势急之时，哪有工夫来察背后的形势，势必用足了力量往后倒纵出来，这种形势下哪会不带伤，哪会逃得开。可是就在这将展未展，鞭锋往外撤的当儿，竟自在追风铁翅侯天惠落脚的同时，身后突然一股疾风扑到，耳中听得有人喝声："你也陪着下去吧！"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立刻知道自己要遭敌人袭击，把已撒出去的招术，赶紧往回撤。左脚往船板上一滑，身势往前一俯，猛然一个翻身，金丝锁口鞭可随着带过来，竟自横着抡起来，切着背后袭来的敌人往下一砸。莫看背后袭来的敌人身手快，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身手实在高得惊人，仓猝应付强敌竟能反制敌人，侯天惠这招往外一撒，跟着听得那哧的一声冷笑。喝声："来得好！"伸手一接他的金丝锁口鞭，眼看着鞭梢要被抓住，追风铁翅雕侯天惠，遂即往回下硬一挫腕子，右肩往下一沉，跨虎登山式，左脚外平踹出去。续命神医万柳堂在这侯天惠一撤了招，自己身势也往外一倾，半转身躯，伸手轧剑把呛的一声，声若龙吟，地煞潜龙剑已经出了鞘。这时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竟自用横踢柏木桩的势子，这一脚踹出来，莫说被踹实了，只要被他这种脚力沾上一点，立刻就得下水。

可是万柳堂也因为劲敌当前，不容过形漠视，这里一转身，已把剑亮出来。这柄宝刃青光闪烁，随着亮出来的时机，往下一沉立刻向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的下盘斩来。侯天惠身形仍然塌着，并不往起长身，只把左脚往回略一伸，掌中的金丝锁口鞭却又抖开，从下往上一蹦，呛啷声正和地煞潜龙剑砸上，立刻唰的一溜火花飞起。续命神医万柳堂自得这

口地煞潜龙剑，尚是初次遇敌，自己此时深悔过形大意，贼人的掌中也不是平常的武器，这种宝剑若是轻易把它伤了太觉可惜。遂往后一耸身，跃上了舱顶。那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竟也在同时飞蹿上了邻船，一挥鞭身，不由浑身燥汗。锁口鞭已被万柳堂的地煞潜龙剑所伤，锁口鞭面鞭梢，只稍连着一半。自己对于这条金丝锁口鞭，虽非什么宝刃，可是打造这条兵刃煞费苦心，只要一毁了，三年五载不易再打造出来，所幸伤的地方已近鞭梢尺许，截去那一段尚能将就使用。灰心丧气之下，已没有恋战之心。偏偏那三才剑司马寿昌，已经看清了来敌，正是对头人秦中三鸟的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若不是续命神医万柳堂招护的疾，自己只怕当时就得丧在他金丝锁口鞭之下。万柳堂和追风铁翅雕侯天惠两下里一换上招，势如疾风骤雨，自己就想动手也欺不上去，遂咬牙切齿的伺机而动。

这时见侯天惠自退向邻船，三才剑司马寿昌见时机已至，遂用力的一点船板，扑到侯匪的身后，掌中剑白蛇吐信，向侯匪的脊背点来。追风铁翅雕侯天惠正在痛惜自己的金丝锁口鞭已伤，方想撤身退走，忽的司马寿昌又袭到，侯天惠遂把新仇旧恨，完全推在了三才剑司马寿昌身上。明明已觉察司马寿昌过来，却故作迟顿，堪堪剑光已沾到脊背的衣服，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却猛然一个玉莽翻身，掌中的金丝锁口鞭长虹泻地，挟着风唰啦的向司马寿昌当头砸来。司马寿昌猝袭劲敌本是加着十二分小心，可是那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反击竟会这么迅捷难测。这时金丝锁口鞭当头压到，自己忙的往起一抬，右臂三才剑“拱云托月”一找侯天惠的鞭身，哪知侯匪已经决意要叫司马寿昌挂彩在自己的手下，见司马寿昌的剑已递出招术来，自己掌中金丝锁口鞭往回下一带，唰啦的

翻了过来，从下往上翻起来，往司马寿昌的小腹兜来。这手变化过于迅捷，司马寿昌的剑已递出去再想换招已来不及，往外纵身也纵不开，只有腿往上一提，随即往左一斜身，把身算护住。这时那金丝锁口鞭也到了，吧的鞭梢已经撩上，仗着是往上拨，力量差的多，只是就这样，司马寿昌被鞭打得也够重的。这种鞭是沾着就能入骨，司马寿昌往后倒退了两步，竟倒在了船板上。侯天惠往前一上步，二次抖金丝锁口鞭要下毒手，司马寿昌眼看就要瞑目受死。

那续命神医万柳堂是认定了那追风铁翅雕侯天惠两番挫败，纵然怎么面皮厚，他也得赶紧退走，现在自己犯不上赶尽杀绝，遂不想再追蹑他。哪知三才剑司马寿昌这一招惹，反倒自己找出祸来，当时司马寿昌竟已扑了过去，刹那间只一照面，就被追风铁翅雕所伤，再想逃出他手去，哪里还来得及？一眼瞥见司马寿昌已向船板上倒去，万柳堂忙的提丹田之气，用八步赶蟾的轻功提纵术，身形飞起，已到了邻船，喝声："剑底游魂，还敢逞强，接招吧！"话到剑到人到，电光石火一般已到了侯天惠的身后，掌中地煞潜龙剑剑光闪烁中，"玉女穿梭"向侯天惠的左肩刺来。这一来任凭侯天惠手底下怎么快，也不敢不先救自己。肩头往后一转，一沉，身势往下一倾，金丝锁口鞭也带回来，万柳堂这一剑才把侯天惠的招术给破了。续命神医万柳堂往前微一拱腰，到了司马寿昌身旁，伸手把司马寿昌抬起。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往后一蹿出去三丈多远，脚一点船头，金鸡独立式单足点船板回身向这边招呼道："喂！万柳堂，我侯天惠暂时告辞，我们后会有期，相见有日，恕侯某不陪了！"这时续命神医万柳堂因为不知三才剑司马寿昌究竟伤在哪里？自己不便再穷追，遂冷笑一声道："好猴儿崽子！你有本事自管去

施展，我万柳堂历来没怕事。你有胆量自管到乾山归云堡找我，我万柳堂竭诚款待，叫猴儿崽你也开开眼。”当时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头也不回，从一带的船面上如飞的遁去。

这时续命神医万柳堂见侯匪已然远去，前面的船队依然静荡荡的，整整齐齐的没有什么凌乱的情形，遂把三才剑司马寿昌扶着越过了邻船，那伍宗义才从舱中提杆棒来接应。这一见司马寿昌带伤回来，惊惶失色的向这边赶过来，遂向万柳堂道：“万堡主，怎么样？我只看见堡主痛惩匪徒，狭路相逢，哪肯这么轻轻放过。我明知侯天惠这匹夫不肯善罢甘休，只是已看见万大侠跟踪着过来，我这才守在舱中，要看个起落出来，哪知竟会有这场祸事。”一边说着把司马寿昌的纯钢剑拾起，扶着司马寿昌，到了两镖客奉命设伏的这只船。进了舱门，伍宗义把司马寿昌安置在舱中的木榻。这时司马寿昌已经稍缓过气来，倦眼微睁，抬头见师兄和淮阳派的成名人物乾山万柳堂大侠全站在前面。这时续命神医万柳堂见司马寿昌缓了过来，遂把伤痕给他打开，只见右胯后一片青肿，足有六七寸长，三寸多宽。

万柳堂遂指着那伤处向伍镖头道：“你看贼子那条兵刃多么厉害！他那条金丝锁口鞭是他成名江湖独门兵刃，和我派燕赵双侠的二侠矮金刚蓝和蓝二侠那条双头银丝虬龙棒一样厉害。只要被它打上，纵不骨断筋折也得带点重伤，当时这还仗着他的锁口鞭已经伤了，没用足了力，不然司马寿昌这条右腿非得残废不可。”顿了一顿，又向江南镖客伍宗义道：“伍镖师，你留神外面，我给他疗治伤痕，这好在我略明医理，还不致于费什么事吧。”江南镖客伍宗义遂向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道：“万堡主两番救我这拜弟，这时又仗着妙手回春，少受多少痛苦，我弟兄不敢以浮泛的话来感谢，只有

铭记肺腑，感激终身吧！”

续命神医万柳堂把下颏微摆了摆道：“我们全是江湖道义之交，不要客气，叫外人听着岂不笑话。”江南镖客伍宗义遂到舱门外瞭望把守，这里续命神医万柳堂随即把身上时刻不离的药囊取下来，把三才剑司马寿昌的中衣退下来。这时司马寿昌咬牙说道：“万老师，弟子不过受这点鞭伤，不知怎的这伤处痛彻骨髓，心头还一阵阵迷糊，弟子不信只这点伤我就挡不住，弟子见闻浅陋，这里有什么讲究吧？”续命神医万柳堂道：“你先看看你的伤痕就知道了。秦中三鸟所以在江湖道上没有什么人缘，就因为他行为太以刻毒，他这条金丝锁口鞭，最招大忌！在鞭身上靠尾端有两根毒须，鞭身有连环锁子簧。平常把这条鞭亮出去看不出一点异状，只是一用上力，往外撒招，在鞭梢下七寸蹦起一支钢针，长有一寸五，再往上七寸又是一支钢针。这种兵刃打上，能认穴入骨，两支针有毒。他这种暗器，在无形中能够随意运用，江湖同道以及武林中的朋友，没有不恨他太毒的。老弟你若不是中了这种金丝锁口鞭，哪会疼得格外难堪呢！”三才剑司马寿昌遂照着所说的伤处察看时，果然，打伤处一片青肿，另外有一个小孔，不住的往外直流毒水。续命神医万柳堂道：“我们历来以大仁大义待人，以己之心度人，觉得不是深仇大怨，绝不肯妄下毒手。哪知近来江湖道上竟把这种英雄的行径，全抛开不讲，率意而行，只要是一觉着不是人家敌手，立刻就下毒手。这正是江湖乱道的时候，我们在江湖行道，也不便一味的宽厚，遇到这种性情偏狭的敌人，也只有随机应变的对付了。秦中三鸟各有不平凡的武功造诣，只是全走入歧途，难以振拔，早晚是难逃公道。”

司马寿昌听万柳堂这一说自己的伤痛原因，这才知已遭

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的毒手，不由切齿痛恨！续命神医万柳堂这时从药囊中，把七宝化毒散拿出来，把伤口敷上一层，只留那最重的伤口，随即用手法按着穴道赶那毒水。万柳堂略把手法推动，从伤口尽流毒水，这种兵刃其毒可知。司马寿昌只觉着从骨节疼的几乎出了声，不过是恐怕被万堡主齿冷，当时虽是没疼出了声，可是头上的筋络全涨起，热汗立刻下来。万柳堂道："司马老弟，你倒真能较横劲！我这种野狐禅的医术也真够搪的，你居然能够不出一点声，这真够条汉子了。"司马寿昌立刻觉着伤处已经不象方才那样死滞，立刻伸缩灵活，动转如意了，遂向这位万堡主殷殷致谢。万柳堂收拾好了，随即向舱外招呼江南镖客伍宗义进来，嘱咐要小心看守着，无论外面有什么风险，只要不闯进舱来，不用动手。伍宗义唯唯答应着，万柳堂把地煞潜龙剑纳入剑鞘，这时伍宗义已把灯光全掩好了，从外面看着黑沉沉的，绝不见光外露。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掩出舱门，拢了拢目光，见附近一带已没有匪踪，知道匪党定是已经扑向了主船，遂施展开轻灵身手，沿着船队外舷搜寻过来。这时掌门人的船上反倒没有什么凌乱的情形，续命神医柳万堂认为这真是咄咄怪事！难道仅这么一会工夫，掌门人那里已把匪党肃清了么？万柳堂心里怀疑着，可仍是步步谨慎，不敢稍形大意，这点举动，看着无足轻重，可是这位归云堡主能享这些年盛名，何尝不是这点行为所致。

且说续命神医万柳堂扑奔了船帮的主船所在，赶来到主船后第五只大船上，只见这里是镖师邓谦和双刀金和在这守护着，万柳堂向两人一打招呼立刻低声问道："怎么样，点儿和掌门人全朝了相么？"镖师邓谦忙答道："匪党们扑上主船忽的又疾行退去，似乎已发觉我们这里暗中已经全有预

备。当时匪党上来的六七名，赶到从两只主船一往下退，立刻全分散开。大约也有隐匿到邻船上，也有沉入水中，有的好似隐入岸上，伏身在苇塘中，我们因为掌门人交派的太严厉，无论何人非奉到掌门人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动。不论匪党怎样狂妄，只要没有侵入舱中，不得迎战。所以我们从方才匪党登船到现在没离开一步，匪党忽进忽退，时隐时现，不知是何居心。”方说到这里，忽的从前梢窜过一条黑影来，万柳堂和镖师邓谦、双刀金和，齐向暗影中一隐身，邓谦、金和全各亮了兵刃，万柳堂瞪目注定了来人。万柳堂注视来人，还没到近前，已看出是自己人，果然身临切近，已看出是燕赵双侠的徒孙小侠祝龙骧，脚点船头，先报本派暗令字，续命神医万柳堂忙低声招呼道："龙儿，堡主有什么命令么？”小侠祝龙骧却咦了声道："万师祖在这里么？这更好了。”邓谦、双刀金和全随着万堡主现身船头，跟着小侠祝龙骧来到近前，恭恭敬敬向续命神医万柳堂道："万师祖，帮匪们这次所来的全是个中能手，大约一班师长们多半认识这群匪党。现在一班师长们，全是各分布在四周，已把匪党们全斗上了。堡主叫传令各处暗卡子，要协力把守着，只要见着匪党，一方面堵截，一方面用红羽鹫鸣箭报主船，不得擅自行动。万师祖既然在这里就更好了，请万师祖务必的协助着邓老师、金老师堵截匪徒，并叫他们在咱们手中栽个大的才好。水面上全交付在泗水渔家简老师及江杰手内，任凭他们怎样猖狂，有他们二位谅还不致于叫他们得意。”这时续命神医遂向祝龙骧道："那主船上的掌门人和匪党已经朝相了么？”小侠祝龙骧立刻说道："我师祖已经和一班师傅们排搜匪党，正在紧要关头，万师祖还是赶奔主船对付匪党要紧。”说到这里向邓谦、金和及万堡主一拱手

道："弟子还到后梢去传达堡主的命令。"

当时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听到了主船那里，群雄业已拼全力对付匪党。万柳堂把身形展动，借着那暗影中隐蔽着，纵跃如飞，扑奔主船。赶来到距主船还有七八丈远，突见从左肩的船队飞起一条黑影，捷如飞鸟般的往下一落，正落在了自己着脚这只船的船头。万柳堂目光锐利，一瞥间，看出这来人一身夜行衣靠，手提一柄锋利钢刀，才一往船头着脚，突向万柳堂扑过来。这贼子倒是手底又快又黑，一点船板，身形扑到，递刀就扎。万柳堂往旁微微一斜身，贼人刀已扎空，万柳堂冷笑一声，才待还招伤他，突然一条黑影，挟着一股子劲风扑到了贼人的身后，厉声叱喝道："鼠辈还敢猖狂，哪里走！"这人竟自用金龙探爪，往那贼人的背后击去，身手那份矫捷，一望而知是淮阳派中的高手。这时那贼人却往下一伏身，倏的一个盘旋，掌中刀秋风扫落叶，反向背后袭到的人下盘扫去。这两下一换招之间，续命神医万柳堂已看出匪徒正是那万山主单掌开碑佟云，跟踪追到的是燕赵双侠的大侠追云手蓝璧。续命神医万柳堂一看清了是这个巨匪，不禁怒焰陡炽！暗恨凭你这种成名露脸名震滇边的绿林，白昼已输在燕赵双侠手内。以你在绿林道中以往的威名，就该跺脚一走，有过节的想法报复，可得依然是明打明斗。如今竟又来个暗算，既失了自己威名，更给自己丢尽脸面。这种鼠窃狗偷的行为，更不能再用江湖道义来对待他。万柳堂愤恨之下，往旁一撤步，伸手把地煞潜龙剑亮出来。左手剑诀一领剑锋，往前一上步，剑尖照万山主佟云的面门虚着一点，用沉着的声音喝声："匹夫无耻！姓佟的，你算哪道的朋友，今夜不叫你作剑底游魂，你也未必甘心。看剑！"口中喝骂着，掌中剑是"樵夫问路"，向万山主佟云的右肩头便

点。这万山主佟云到底久历江湖，眼睛里识窍，一见万柳堂剑一亮出鞘来，就看出是一口斩钢如泥的宝刃。这时剑锋逼近，掌中明是拿着兵刃，不敢硬跟万柳堂宝剑招呼，往左一拧身，往左蹿向左首避开来势。那边追云手蓝璧却喝叱声：“你再想逃出手去，恐怕费点事吧！”口中喝叱着，脚下一点跟踪追过来。这边续命神医万柳堂却也一振掌中地煞潜龙剑跟踪赶来，两下前后夹攻。

这万山主佟云一声冷笑道：“你们这里要以多为胜，难道佟某还怕你不成？来来来，咱们岸上比划比划吧！”佟云借着答话工夫，要上岸逃走。追云手蓝璧追的较近，佟云刀锋往前一递，“盘肘刺扎”，向蓝大侠胸头便点。蓝大侠喝声：“好猴儿崽子，你往哪里走！”往右一晃身，佟云的刀扎空了。蓝大侠一斜身“凤凰单展翅”，用掌往佟云的腕上便切。佟云往后一翻，撤刀往后一翻过来，刀和身形一块往后进招是“玉女投梭”式，向万柳堂小腹便扎。万柳堂掌中剑也正递过来，后身往佟云的刀上一搭，一翻腕子，想绞佟云的刀身。佟云已看出万柳堂掌中剑，蓝汪汪光芒闪烁，是一口宝刃，自己哪敢硬砸，刀身往下一沉，一个箭步，斜纵出丈余来，落在左侧另一只船上。追云手却没有再往这边追，向万柳堂招呼声：“万师弟，把这猴儿崽子看住了，我去收拾那祸头。”

在追云手蓝璧发话间，续命神医万柳堂也瞥见果然从前面舱顶子上，如飞的窜过一条黑影来，追云手身形展动已扑过来，万柳堂哪肯再放松这佟匪，进步欺身，追了过来。这次佟匪已没有恋战之心，竟自虚砍一刀，往岸上窜去。

万柳堂喝声：“鼠辈你往哪里走！”脚点船板，身形起处，也跟踪赶了过来。地煞潜龙剑往前一探，虚往那万山主佟云的面门一点，立刻变为“叶底偷桃”，反挑佟云的右肋

右腋。佟云用玉蟒倒翻身，往右一个翻身贴着剑身往右往后一个盘旋，刀随身转，刹那间那掌中刀反用了招“斜插杨柳”，往续命神医万柳堂的右肩劈来。万柳堂以矫捷的身形精湛的剑术撤招还击，这柄剑在万柳堂掌中施展开，真如神龙游空，变幻莫测，点、崩、截、挑、刺、扎六字剑诀，全运用到炉火纯青。这万山主佟云虽是一身惊人的绝技，怎奈实非这万堡主的敌手，自己勉强的和万柳堂接架了六七招，身形已被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的剑锋圈住。这一来万山主佟云自己已知不是人家敌手，眼前又没有同道应援解救，自己还是先退回分水关再作打算。打定了主意，掌中刀是连施展了三招进手的招术。万柳堂往后一撤步，万山主佟云竟自飞身窜向江岸，打算要从荒苇塘中逃去。万柳堂哪肯容他逃开，运用轻功提纵术“八步赶蟾”跟踪过来，反越到了佟云头里。这时续命神医万柳堂把身形施展开，这柄地煞潜龙剑，恰如电光石火，这佟匪是再想脱身谈何容易，暂且按下这里不提。

且说那燕赵双侠的大侠追云手蓝璧，见这里已有万柳堂绊住了川滇巨盗万山主佟云，谅叫他逃不出手去，自己却瞥见那主船那里如飞的窜过来一名巨匪，似想从后梢逃走。追云手蓝璧，那肯让他走开，身形展动，飞扑过来。辨出来匪是那西川双煞的鬼脸子李玄通，追云手蓝璧却喝叫声：“猴儿崽子，你往哪走，这就是你结纳一生之地。”这位追云手蓝璧一发话，那西川双煞的鬼脸子李玄通自知道又遇见对头克星，不易讨了好去，这一来只怕一干同道，定要白栽一回。自己拿定主意，要用最后计划，不和追云手蓝璧照面，立刻撤身逃走。追云手蓝璧喝声：“猴崽子，你还想走么？我不信你还能逃出手去。”喝喊声中，身形已追到，往外一撒掌，立刻身形扑到，把淮阳派的秘传拳法的本领施展开，金

雕展翅，宾鸿舒翼，掌锋递出来，非常劲疾。那鬼脸子李玄通随即向前尽力接架，立刻间可判出强弱来。这时那铁掌翻飞的燕赵双侠，已经占了优势，连着运用内家绝技，竟把绵掌的连环四式一施展开。这鬼脸子李玄通竟被赶碌得手忙脚乱，自己准知道再一恋战，立刻准得栽在当场。随即将自己看家的功夫用上，用他独得之秘，通臂拳的连环八掌的招术。这几式是鬼脸子李玄通最得意的功夫，掌法撒出来，轻灵巧快，进退灵活，实有过人的功夫。以白猿献果双掌向外一递，变招迅疾。没容追云手封上，立刻变为老猿坠枝，一个斜身败式，飞起鸳鸯脚向追云手蓝璧的下盘踢来。

追云手蓝璧容他的这一招施展的招术用上了，眼看着自己伤着下盘，这位追云手蓝璧是绝不肯容他再走开。斜身塌式，野马分鬃，暗暗却把双指一合，骈食中二指，向鬼脸子李玄通右腿的外侧的"承中穴"、"飞阳穴"点来。鬼脸子李玄通再想躲哪还躲的开？被这位追云手蓝璧指锋已扣到飞阳穴上，自己就知要落在蓝大侠手内。焦急危迫之下，全身用足了力往船板上一沉，用死中求活的招术"金鲤穿波"、"狡兔翻沙"，身形借着上盘的力量，用肩肘一找船板，啪啪的两个翻身，噗通的滚下水去。这一来既可以把蓝大侠的点穴手的指力给卸了，更可以借着识些水性更好脱身。当时蓝大侠倒被他这出其不意的招术给搪下去。果然竟自被他逃入水中，追云手蓝璧喝了声："好猴儿崽子，你还会这手！"可是追云手虽是口中这么喝骂，那鬼脸子李玄通竟已沉入水中。就在这一刹那间，水中哗啦的一阵浪花翻滚，水面上突然露出两人的肩头来。水面上较船面上愈形黑暗，骤然间看不出水面的情形来。赶到仔细向水面上一细注目，那水面上贴近船这个招呼道："师爷，这可该着给咱们爷们出气！小

子敢情水里的活不怎样，一较量立刻就现了形。这两下子简直给咱们当零碎全不要，没别的，好歹得叫他们换换口味。”说到这里，立刻就见水花一冒，一阵子波浪翻腾，跟着有人往上一冒，离开船三丈外。跟着有人喊道：“猴儿崽子，这儿先待会儿，这么就回去你也叫他们家里放心啊！”跟着这发话声中，近船水面上有个贼人大约是中了敌手一掌，被打得身形往后一扬，立刻翻了过来。

这贼人一甩头，喷出一口水来，一扭头，追云手蓝璧看出正是被自己打下水的西川双煞鬼脸子李玄通。他本是拼命逃走的，不料他竟自又撞上水中埋伏的淮阳西岳两派的伏桩，这一来把鬼脸子李玄通只气得几乎把肚皮胀破。这水中真要是成名的武林同道，淮阳派中有名的人物也还罢了，焉想到暗中算计自己的，竟是守在江边渔家子小龙王江杰。从昨夜起，就有他搅扰，如今自己又折在他手内，自己有何面目再在江湖上立足？愤怒惶急之下，见江杰在水中暗算了自己一掌之后，身形竟随着隐去。这里又恐怕那追云手蓝璧再派人追了来，恐怕自己连再脱身全不容易了。李玄通当时急于逃走，遂忍着满腔怒气，忍着伤痛往斜刺里踹水想逃。哪知身形才往水里半沉，浮着往外出去丈许，敌人竟自追着自己的身形突攻进来。这次连对手的身形全没看见，肩头被击一掌还很重，肩头往水中一沉下去，气一散，咕噜又是一口水。这口水下去，稍一含糊，就得晕过去。这时鬼脸子李玄通仗着内功实有根基，连着两次受敌人的暗算，居然尚能支持，自己知道任凭功夫怎样好也禁不住猛往脏腑里灌水。鬼脸子李玄通遂借着往上一浮之力，用内力关元之气，把腹中水托出来，噗的喷了出去。这一来倒是暂时不致晕在水中，可以支持一时。只是精神气力全萎败了，勉强支持着，哪好

再留恋着，一心想暂时离开这里。哪知小龙王江杰存心戏弄他，只要往外一逃，立刻就横堵硬截，把鬼脸子李玄通只逼得走投无路。小龙王江杰不仅是尽情戏侮，还不住乘着探头到水面上，立刻就向鬼脸子李玄通这边用冷刻难听的话来讥诮。这一来鬼脸子李玄通把西川双煞的威名辱尽，自己万没料到会受这么大折辱，真不如立刻死在敌人的手内，反较这么活着强。这时追云手蓝璧见这江杰在水中不亚于一条巨鱼，穿波破浪，有时沉入水中，有时浮在水面，身形既小，更显得巧快轻灵。追云手蓝璧看这情形，知道鬼脸子李玄通虽是名震江湖的巨盗，遇上了江杰这种克星，不容易逃出手去。就让再逃脱了，也把威名全扔在一个初入江湖的少年手内，也够他栽跟头的了。蓝大侠遂向黑沉沉的水面上招呼了声："小龙王你看住了这猴儿崽子，别叫他走脱了，我去收拾那几个小辈去。"追云手蓝璧这两句话，没想反倒给这鬼脸子李玄通开了生路，这匪徒运足了力，不往江岸那边逃，反往这边蓝大侠停身将走的这只船尾扑过来。江杰是注意江岸那边，一见他扑向船这边，想到下水疾追。那李玄通已经攀住了船舷猱升船面，到底是成名的巨盗，毕竟不同，身受两次掌伤，一离开水面，身形轻快仍有特殊的本领，飞身蹿到船顶上。那小龙王江杰是和泗水渔家简云彤约定了的，是只管监视着帮匪，提防着从水内逃脱，或是想来毁坏船只，撤身逃走。自己不敢离开水面，遂踩着水探身形，向船上面招呼："蓝师祖，这猴儿崽子要从船面上脱身，别叫他走脱了。好歹今晚也得留下点什么，教训教训他，叫他也知道咱们爷们手底下是怎样劲儿。"可叹西川双煞鬼脸子李玄通，在绿林纵横了半生，今夜竟被一个幼童折辱的要想脱身竟比登天还难！

·第五十一回·

浪疾波汹鬼脸子水中成幻影

鹰爪王率领淮阳派一班师友深入分水关，不意一班匪党竟于午夜邀劫，鹰爪王及西岳侠尼亦举全力应付，遂在江面展开激烈斗争。此时西川双煞的鬼脸子李玄通，复被蓝大侠所辱，幸喜那追云手蓝璧业已扑奔了前面的船帮。那所有的船面上潜伏的泗水健儿，却倒个个张弓搭弩的防守着，听到水面自己人招呼，知道这时动手正是时机。即由本船的头目一声呼哨，弓弦响处，立刻弩箭嗖嗖的往船顶杆上射去。这时鬼脸子李玄通已是惊弓之鸟，竟从那耳旁、肩胯飞过三支箭。耳边这支，被箭尾扫了一下，把鬼脸子李玄通吓了一身冷汗。此时一身水渍，行动带的声息很大，要想隐蔽行藏，实在不易。自己连看全不敢，赶紧一耸身形，猱升到船桅上，捷如狸猫，顺着桅杆爬到上面，探囊里摸到了一支镖，跟着第二次的弩箭嗖嗖又到。鬼脸子李玄通却趁着这排箭射来，看出箭手伏身在右船舷侧。李玄通一长身到了桅尖上，抖手一镖，向外打去，正对着那船面上的箭手的头目。这一镖虽未打上，可是势必闪避，竟自往舱门的水檐下一缩身。那鬼脸子李玄通在桅杆上一个耸身飞纵，竟自往那岸上苇草中落去。身形往下一落，跟着就听得身侧突喝声："贼小子你还

往哪里走？”跟着觉得身后劲风袭到。鬼脸子李玄通往前一塌腰，跟着身形腾起，只耳中听得“吧啦”一声，一条杆棒打在苇草上，自己蹿出六七尺来，跟着眼中又被亮光一闪。可是鬼脸子李玄通知道岸上既有埋伏的暗卡子，更有伏桩，用孔明灯扫照，自己踪迹已在船上败露，拼命的逃上岸，依然脱不开敌人的堵截。

此时李玄通惊惶之下，正拿不定主意，是往哪边逃对了。身后的灯光再把自己的形迹盯住了，准有排弩硬弓射来，那一来自己只怕不死也得挂了彩。心里这一气馁，跟着那道灯光和那暗中袭击的全来。其实因为丛草芦苇太多，鬼脸子李玄通终是身形比平常的会功夫的胜着一筹。虽则在没发觉有敌人袭击，已自防备着踪迹忽败露，往下落时已把身躯缩得比平身直立时差了一半。那暗中袭击的和灯光全没有看准，所以一击和灯光一扫后，二次再察看时，就不知他准在哪里了。也是事有凑巧，鬼脸子李玄通避敌纵身，从苇草中蹿起，虽是隐避着伏桩卡的眼目，自己何尝不是一样猛往外飞纵。也是慌不择路，脚往地上一站，就觉得一软一滑，身形顺着那江边淤沙滑下去。这一来倒算无形中帮这贼子忙的。这鬼脸子李玄通踪迹已然败露，这里经鹰爪王和燕赵双侠西岳侠尼严密布置的防卡，李玄通要想逃出视线，谈何容易！

只是事情往往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连这鬼脸子李玄通，自己也没想到会有这失脚。脚下一滑，顺着往下一滑之势，论他的武功，足可以腰上一垒劲，用脚踵一蹬，蹿了出去。只是他忽的灵机一动，借势往下一溜，溜得直到两脚全扎到水里，索性自己坐在淤沙上不动。抬头往上看时，见头上一道黄光在昏沉黑暗的岸上来回的不住的照寻，在黑暗中能够叫十几丈内难逃他的灯光。跟着上面苇草“唰唰”的连着响，

有人用沉着的语声说道："这贼小子真够快的，他定然没离开这一带，咱说什么也把他搜出来。"跟着又一人说道："伍镖头，你这一条杆棒怎会没砸上，别说整根的请他消受，只这棒梢叫他尝尝也够这贼小子消受的了。我看这小子多半走脱了，要不然不会一点响动没有。据说来的这群贼人全是绿林中大小有个'万'儿的，既是江湖道叫个字号，哪能这么不争气，会伏在草棵子里跟狐兔一块忍着。伍镖头，我看你还是请回舱去，司马老师此时伤痕已经全好了么？"岸上这么一问一答，把个潜身在岸边的鬼脸子李玄通几乎气死，西川双煞横行江湖二十多年，多大的风浪全经过，不想今夜竟要人家这么讥诮，自己只有忍气听着。

原来岸上用杆棒的武师，正是那"一条杆棒走江南"伍宗义镖头。这次因为师弟三才剑司马寿昌这一受伤，虽是仗着续命神医万柳堂的妙手回春，灵丹奇效，立刻把伤治愈了，自己暗中非常难过。这次江南走镖，遇上秦中三鸟邀劫，幸亏淮阳派一班同道帮忙，侥幸把镖原回，保全了弟兄俩已往的声誉。当时基于江湖道义，慨然愿为淮阳派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帮个小忙，也算稍尽友谊。赶到随着淮阳派一班武师来到雁荡山，伍宗义就有些后悔，这次不该来了。因为这次明张旗鼓，随淮阳派掌门人来的，全是淮阳派中的好手，还有这几位成名的侠隐暗缀下来。这次淮阳派是倾全力来对付凤尾帮，所来的尽是武林高手。这种情形，自己和师弟未免相形见绌，虽是掌门人以及淮阳派一班门人对于来助拳的朋友执礼极恭，自己没有可伸手的地方。既来了要是不给人家帮些忙，面上无光。真要是遇上对方的强敌，弟兄俩能够露两手，能够对付就好了，但凭自己这点本领，哪显得着？一个栽了，不仅镖行这碗饭算从这里完，并给人家淮阳派丧了

锐气，那一来江湖道上怎样立足？

伍宗义这种心意只能存在心里，还不敢向师弟说，因为司马寿昌有种少年烈性，胸无城府，搁不住事，所以不愿意和他说这些没用的话。赶到这次闯进分水关，中途遇阻，有帮匪大举夜袭，所有随来的武师，全被派各船防守。自已和师弟也被派到后哨船上监视着帮匪，只要有匪党安心破坏泗水船的船只，则令这师兄负护船之责。伍宗义见派了自已这种事，正合自已的心意，自已想到只要把指定的四只大船保住了，就算连自已的威名也保住了。不料师弟司马寿昌太以好胜，竟自冒然闯出去，突遇劲敌，竟伤在了秦中三鸟匪首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的金丝锁口鞭之下。这一来自已几乎急死，这就是怕什么有什么。赶到万柳堂给医治好了之后，虽是伤痕无碍，但是伍宗义心里如同刀挖一样。未入十二连环坞，先栽这么一回，万堡主和别人辞色之间虽没带出一点差样来，究竟自已问心有愧。

在续命神医万柳堂走了之后，伍宗义镖头十分不快，但是司马寿昌虽是亲师兄弟，此时也不便责备他，舱中的灯火全用瓦器遮蔽着，不令光华外露。这时自已乘着三才剑司马寿昌在舱中床上躺着歇息的工夫，遂从舱门往外察看，正巧从暗影中有人越船而过，却想掩进左侧船舱。伍宗义知道这只船上有两名篙手，不过全在后哨，前边舱门若是悄悄掩进贼人去，容易得手。本想还稍待片刻，哪知道这贼人竟自从万宝囊中揭出了一只火折子。虽则晃着了，这种千里火只要从竹筒子里一拔出来，立刻就有烟火从火折子往外冒。这边镖师伍宗义看出这匪徒是安心想要用千里火燃烧舱内，把船给毁了。真要是容他跨进舱去，一举手之间，就许把这一带的泗水飞鹭船给烧毁了。伍宗义这时顾不得武林道义，一抖手，

喝了个“打”，一块飞蝗石脱手而出。这次和平日发暗器不同，是先扬手后出声，平日是声出手动，敌人容易避闪，这时伍宗义是安心让他着一下。果然这匪徒“吭”的一声，一转身嗖的蹿上了岸去，身形也十分矫捷。伍宗义不动声色，跟着匪徒的后踪翻上岸来。那匪徒狡猾异常，脚点堤岸，见伍宗义跟迹追赶却低低说了声：“你桑舵主没工夫和这小辈厮缠，少时叫你见识见识二太爷们手段！”跟着一翻身，一个飞蛇穿草式，嗖的身形蹿出去，象笔管直，平卧着穿入水中，下水的功夫也够高的，并没激起多大的水声。伍宗义见他这种身手，水旱两面轻快，比自己实在高。真要不走，凭自己的功夫还未必真能捉得住他。

伍宗义一看匪徒这种行为，是定有高手暗中相助。这时见自己这船队停在这深入帮匪陷地，这泗水渔家的三十二艘船队，每船上有一只油纸红灯。夜静寂，只有岸上的芦苇被夜风摇动着，和江流的水声相应和，隐隐的笼起一层杀气。自己暗叹这淮阳派掌门人和一班门下，真是一身胆。这里除来路分水关，别无出路，深入人家掌握，步步危机，十二连环坞尚不知是怎样隐秘险峻的地方。今夜的情形，处处显着自己这边不利，尚不知帮匪带来了多少人，自己趁这时索性先不上船，隐在苇草中看看动静再说。才待移步，忽的身后唰啦一响，有人轻声招呼：“伍镖头么？”这种暗地里蓦的有人发声招呼，吓得镖师伍宗义机伶伶一哆嗦，脚下往前一上步，手中跟着把围在腰间的杆棒抖出来，也用沉着的声音向后喝问：“什么人？”这时那身后发话的道：“伍镖头，我是吴龙，你还记得我么？”伍镖师这才听出原来是曾在自己手底下当过趟子手的吴龙，想不到他竟在这里。遂回身来凑到了近前道：“怎么我想不到你会来到这里？你从你母亲病

重回家之后，就不再出来，我还很惦念你，你还是投在淮阳派还是在泗水渔家船帮呢？”

这名伏桩吴龙先向伍宗义道：“伍镖头请你先把身形隐蔽隐蔽，大约这一带短不了有贼人经过。”伍宗义遂借着丛草把身形隐蔽住了，那趟子手吴龙即向伍宗义道：“伍镖头，我自从那年因为老母病重回转泗水之后，我老娘的病渐渐好了，不过老人家说什么也不叫我再入江湖游荡，叫我厮守那几亩水田等待她老人家的天年。我呢，在外跑惯了，哪待的住。不过老母那爱子情殷，我虽是粗人，不懂得孝道，可是老娘那么大年纪，我怎能忍心非走不可呢？那时正好泗水渔家简武师奉西岳派大师创立泗水渔业，我守家在地，投身到他门下，倒还蒙简老师看得起我，提拔我当了飞鹫船帮的小头目，管着护船的事情，所得略丰。我老娘又过了三年，才故去的。我倒很惦念着镖头，只为泗水渔业，从创立起来可称得起一帆风顺，事业非常发达，哪有余暇去看望您去。想不到这次奉多指大师的法谕，随淮阳派清风堡绿竹塘的一班侠义道，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我们奉大师之命，发动我们泗水渔家全帮的力量，把飞鹫船队仅留了八只飞鹫船，保护船帮根据地，作为留守。其余的四十艘飞鹫船、二十只快船、十六只梭艇，全部出航。这次泗水船帮是既奉掌门人的法谕，更奉多指大师的法谕，令我们领袖要尽全力来对付凤尾帮匪。泗水渔家已得的微名，无论如何不能扔到十二连环坞，总要我们举全力来应付。这次据我们领袖向我们宣示，泗水渔家所来飞鹫渔船，要是入十二连环坞被凤尾帮毁掉了一只，就无面目再回泗水。当时我们领袖这么当众宣示了他的主张，不啻明誓一样，所以我们也得破出死命去维护泗水渔帮这点‘万儿’。这次奉淮阳派掌门人的命令，在这里安桩立卡

子，我们没别的，只有和帮匪尽全力来周旋，至于胜败却毫无把握，只有尽力而为了。”

镖师伍宗义听趟子手吴龙说起，泗水渔家对于西岳派的门户看得比性命还重，这足见侠尼率领一班门下僧俗弟子们，全是不同流俗的侠义道，连所用的本门户以外的人，也全受他们这种侠肠热骨的熏陶，也全无形中添了不少模仿的举动。自己对于这吴龙当初在自己手底下当趟子手时，自己就喜欢他是个江湖道上的朋友，忠实勇敢，很想重用他，叫他在镖行里创出万儿来，也可以占一点的地位，也显得自己不是空自赏识他。不料他因为投身在泗水渔家反倒把万儿立起来，在泗水渔家飞鹫船里并深得简武师的青睐，这也很难得了。这时伍宗义又对吴龙略述自己来由，说是今夜来的帮匪，多半是绿林中高手，不用全力去应付，只怕不易保全这两派的威望。伍宗义又把三才剑司马寿昌受伤的经过略说了说，吴龙道：“伍镖头，要打算找回了今晚已失的面子，最好你就在我这道卡子潜伏一会儿，这里又黑暗又僻静，不时有匪徒窜过来。只要得多拣一个来，献到掌门人那里，足可以把耻辱洗刷一下子。镖师伍宗义遂听信吴龙的话，伏身在芦苇中，正赶上那鬼脸子李玄通上岸逃走。伍宗义要是稍微的晚动一下子，那鬼脸子李玄通不易逃出手去，偏是暗中袭击太疾，又有许多苇草隐蔽着，才被这鬼脸子李玄通逃走。

这时水中的小龙王江杰被鬼脸子李玄通用声东击西的法子，撤身逃走。江杰也因为发现水面上十几丈外似有匪徒经过，江杰往水里一沉，立刻时的追了下去。这一来算是给鬼脸子李玄通十足逃走的机会，这时李玄通失足溜下江边，反倒灵机一动，看了看水面上不见波动，知道水面下绝没有人潜伏，自己赶紧的往水中一溜，沉入水中，连点声响全不带。

跟着这匪徒竟奔泗水船帮的主船所在，这一来泗水船帮倒被他安然走脱。这鬼脸子李玄通从水中躲着所有的船只，往前穿过十几只大船，跟着往斜刺里一扎头，离开飞鹫船的停泊所在。在这阴黑水面里用泅水法把肩头探出水面，先往那旁飞鹫船帮看了看，这一带和船帮后队贴近，极其幽静，往江心这边再出去两丈多就是自己原船停候的所在。虽则附近没有人迹，知道泗水船帮已经全有暗桩保护，不敢出声。游到快近自己的快艇，略把水面作出点声音，快艇上留守的水手低声向这边喝问："什么人？"鬼脸子李玄通忙用唇典答道："掌海砂窑主舵瓢把子,老合,风可紧的厉害！别亮刚，点儿可全灵了。"快艇上的匪徒忙答道："哦！你是盐仓李舵主，请上船吧！"

鬼脸子李玄通打过招呼，快艇上不致用冷箭盲射，这才泅到快艇前，手攀船舷猱升到船面上。护船的前后哨是两名匪徒，鬼脸子李玄通见这四只快艇分散开的情形，虽是仅凭着一带黑暗，不致被泗水船帮所见。可也是这掌船的水面上的本领胜人，虽是明着散开，暗中仍是互相呼应。只要一有惊动，四只船上互相援应，绝不致被敌人全数包围，时时预备着退走。鬼脸子李玄通立刻向船上的匪徒问道："这半夜所有攻上的舵主们,可有退回来的么？"守船的匪党道："可也真怪，连船上及岸上攻上去的一位也没退下来，舵主怎么自退下来，可是这时往上攻么？"鬼脸子李玄通被手下弟兄这一问，立刻羞得面色通红，好在黑影中，自己只得带愧答道："敌人十分扎手，我们这么严密的计划，不料会走露了风声，敌人竟自早有提防。我们这次真要是全栽在这里，有何面目在十二连环坞立足，要是不给他们个厉害，也真难消这口恶气！这可不怨我们手黑心毒，这是势逼处此，不得不

如此了。你们可把手脚做好了，临下手时，不要慌张，不到贴进船帮别晃亮子。只要亮子把火枪点着了，前面的舱头的火箭一发动，你们赶紧下火往回下退。不要害怕，我们是拼死来的，我们要拼全力来对付敌人。只要你们退下来，自有人保护着，往回下退，这次不把这泗水船帮的船只叫他同归于尽，我们也不出这口恶气！”

方说到这里，突听到离丈余这沉沉的水面上竟一声冷笑，笑的那么阴森可怕。跟着往那发声之处查看，又没有灯光，只隐约的略辨出水面上一点形迹。越是这么微微的有一点昏沉黑暗的阴影，越显得鬼气森森，令人有些心悸。鬼脸子李玄通目光锐利，别人看不清的他能看见，可是此时反倒不禁“咦”的惊诧的出了声。因为笑声发出，距离不远，听得真真切切，绝不会听差了。可是这时再凭利目察看水面，波纹平静，绝不是有人在里面藏身的情形。因为即或这人泅水的本领高，身躯灵巧，可是水面也得略见波纹异样。这次笑声一发，自己目光连水面上全没敢稍移，直盯住了波纹，为是盯住了敌人的来踪去迹。自己灵机这么快，应变这么疾，绝没有一点迹兆，不由心头腾腾跳了起来。反是那掌船的二匪心粗胆大，从鼻孔中“哼”了一声骂道：“舵主用不着惊疑，这笑声绝不是人，不定是哪里的鳌精海怪，窜到这里给二太爷们添气，他只要往船这边一凑，我先赏他一家伙，看看是什么变的！”

鬼脸子李玄通听这匪徒开口漫骂，就知有些不妙，方要借着分派别的事拦着他们的话，哪知已晚。蓦的船左首水面“哗啦啦”一声暴响水花四溅，其势很凶，方丈大的一片水面，水流疾转。鬼脸子李玄通和站在船头这匪徒，不由得全各自手按兵刃，往水面一注视。这名开口漫骂的匪徒，敢情

就是嘴好，这时水面上一有惊动，反往船面当中退了一步。就在一缩步，“吧”的一声，非常清脆，这匪徒“嗳哟”的一声，一声痛号，手抚着左颊蹲在船板上，只见他顺嘴角流血沫子。鬼脸子李玄通忙的低声喝叱道：“你是要死呀！喊什么！”可是李玄通在喝阻他大声惊呼的工夫，自己俯身才看出，敢是被人一石子打在左颊上，后槽牙被打掉了两个，哪会不疼出了声。李玄通知道他这是被骂出来的，可是自己身为凤尾帮新任的盐仓舵主，这四只快船，全是那掌管分水关的鬼影子唐双青部下弟兄，全是入帮多年。自己明知道有劲敌跟缀下来，自知不敌，不过当着他们怎好带出怕死贪生畏刀避剑的神色来，不论如何也得招呼一下子。更兼这四只船关系着所有夜袭一班同道的胜负存亡，绝不宜令敌人发觉这里尚潜伏着船只。倘或被人看出这四只快船作用，那一来自己可把今夜的图谋一手给破坏了。无论说什么，这敌人总是自己引来的。那时百口莫赎，自己饶把万儿折辱的一败涂地，更连同道复仇的事全给断送了。想到这里，心似油烹。

这时受伤的蹲在船板上，又吐了两口血沫子，愤恨之下，更不想是怎么招来的祸，依然要开口辱骂暗算他的敌人。这时鬼脸子李玄通，乘机从船板上拾起打过来的这块石子，仔细看时，只见石块上绿苔湿滑，分明是从水中捞出来的，可见这来人的水旱两面的功夫已至炉火纯青。这时那被打伤的匪徒已然站起，鬼脸子李玄通是决意拼着这一身的成败，也要把这敌人引开。纵然临危履险，也比较着从自己身上坏了原来的计划强的多。他想到这里才打算要逗引敌人出现，好和他一较高低，哪知没容自己下水搜查，忽见傍着船旁的水面上水花处，有人从水面上一探头，喝了声：“小辈们是死催的，敢生恶念，要妄害侠义道。你接着吧！”话未落声，突

然见水中这人手一扬，嗖嗖的两只暗器一手发出，朝船面上打去。这时鬼脸子李玄通却往旁一闪身，抖手还了一镖。这只镖“砰”的打入水中，这时鬼脸子李玄通却不再迟疑，纵身入水，往那敌人现身处扑去。只是他哪会追赶的上，自己泅水的功夫并不弱，可怪的是这么毫不迟疑的跟着扑过来，竟连一点踪迹没追蹑着。这一来鬼脸子李玄通知道自己这边十分不利，敌人身手过高，只怕今夜不往同归于尽上下手，只怕难讨了好去。

且说鬼脸子李玄通在水面探首查看，只见这一会儿的工夫，那船面上的形势已然十分紧张。上面的黑影乱窜，水面上倒静荡荡的，看情形所有同党已经合力扑了淮阳西岳两派掌门人的主船。这时鬼脸子李玄通看左近水中没有同道的踪迹，那敌人的踪迹更是渺然，遂从阴影中扑奔了主船的所在。赶到才往前泅出数丈来，蓦的从斜刺里冲过一个敌人来，身形十分矫捷，泅水术分外的快，倏的从自己的面前穿过去，险些被他这巧快的身形扫着自己的头面。

这时鬼脸子李玄通身形也随着往斜刺里一转，避开来势，刚要查看那来人是否敌人中主脑人物，哪知来人更快，一刹那间，已从身后转过来，手中一柄避水刀，随着身势向自己左肩便点。鬼脸子李玄通身形一晃，往右一甩头，用掌一劈水，立刻避开。鬼脸子李玄通已看出来人大半是这泗水渔家的首领简云彤，想要避开此人，哪知对方正是为他来的。

简武师和小龙王江杰是奉命防守水面，船面上自有一干武师堵截防范，不用两人管。这样定规好了，所以这两人分率泗水渔家手下精习水性的弟兄，分布在前后哨。这时泗水渔家简云彤正从水内搜寻过来，正遇见鬼脸子李玄通。简武师看准了是帮匪党羽，故意的从他头里往斜刺里一穿，一截

李玄通的来势，看出这匪徒水面上的功夫不如自己远甚，遂放了心，跟着身形圈回来，手中避水刀向李玄通就点。李玄通此时是惊弓之鸟，他此时扑奔过来，居心不再想和敌人动手，只为诱引方才那个已欺到四只快船的停船所在的敌人，更想查看新上来的同道，告诉他们风声不利，赶紧退下去，以便施展最后的手段。李玄通好容易把那个劲敌追失了踪，暗中正合了自己的心意，可是这时泗水渔家的首领又缀上自己。知道这简武师尤其不宜招惹，自己被他一缀上不易再脱身，所以一照面就安着逃走的心，并不还招。简武师二次递刀来扎时，李玄通往水里一沉，从下面穿着船只的船底过去，随即往那船帮的右侧避去。他虽没看出船面上的形式，但这次是绝不会讨了好去。照情形看来，只怕工夫一长了，非全栽在这里不可。自己打算探身水面，用呼哨招呼赶紧往下退。哪知才一探身水面，撮唇打呼哨，这声口哨没响起来立刻迎头有人喝声："猴儿崽子，你看家伙吧！"话到暗器到，赶到自己再往下沉时，立刻左颊上挨了一下子，脸上火烧火燎，可也没有重伤。

这时鬼脸子李玄通一看这种情形，自己想要逃开敌人的袭击是不易了，遂往那泗水船帮的一条大船一欺，努力的攀着船舷猱升而上。才一挺身，眼前突的有一条黑影扑到，李玄通微一撤步，想要先避开来势，哪知来人低声喝道："敢是李舵主么？"鬼脸子李玄通随问道："敢是胡舵主么？"这正是随众扑上主船的刑堂下舵主胡灿。鬼脸子李玄通看清来人，心里一松，忙招呼道："胡舵主，怎么样了？"胡灿咳了一声道："今夜是完全为敌人暗算，我们大约不易再得手，我看还是退吧！"方说到这里，突听得背后隔船有人喝声："猴儿崽子们跑这里来捣鬼，哪里走！"跟着一股暗器

风声又到，两个匪徒忙的一低头，“哧”的两支袖箭从头上打过去，落在水中。这两个匪徒全是绿林积盗，本领实在不弱，不过今夜所遇全是武林高手，何况暗中还有江湖异人、技击名家相助，这些积盗未免相形见绌。刑堂舵主胡灿和李玄通听暗器风声既劲且疾，和平常的袖箭不一样，就知道来者又是劲敌。那刑堂舵主胡灿，在先也吃了大亏。两人此时全是惊弓之鸟，即知劲敌当前，哪还敢再和来人招呼，只低低说了声：“风紧，扯活吧！”

两人早安着一样的心，乘机撮唇连响了两声呼哨，想撤身时分开敌势，叫敌人顾此失彼。鬼脸子李玄通往左一纵身，刑堂舵主胡灿见李玄通往左逃，自己只好往右飞身纵起。只是两人算计虽好，无奈敌人偏偏也正是两位同时赶到，一位是鲁南老镖师侯泰，一位是镖客邓谦。这两位全是久经大敌的武师，此时既已缀上了这两个匪徒，焉肯容容易易再叫他逃出掌握去。鲁南老镖师侯泰和镖客邓谦，两下里分头追赶这两个帮匪。李玄通连响了两声呼哨，不见同党应声。本想着连把所有扑上来的，只要能撤回四五名来，就可以放手用最后的手段。只是相距飞鹫船队只隔着三四只船的远近，竟自没有一个同道接声，这真是怪事！当时这两位镖头把两名江湖积盗这一圈套住了，这位刑堂舵主胡灿见这两位淮阳派的镖师阻住了退路，怒喝声：“鼠辈，你欺我们太甚，你家舵主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凤尾帮的朋友们的厉害！”说话间，掌中这口避水电光刀运用开，霍霍生风，刀锋劲疾，上下翻飞。俗语说：一人拼命，万夫莫当！刑堂舵主胡灿在船面上施展开抹眉刀法：崩、扎、窝、挑、删、劈、剁。这趟刀法，实有真实的功夫，若不是邓镖头武功造诣有独到之处，再不容易应付下来。

这两下里也正是旗鼓相当，那李玄通和老镖师侯泰两下里才过了三招，李玄通身形轻灵迅捷，武功虽不怎么占优势，可是实比这位老镖头巧快的多。侯老镖头见匪徒过形狡猾，遂把掌中的刀往外一展，用了手“春云乍展”，竟自往旁一纵身，飞纵上左侧一只飞鹫船面上，用“斜月照三星”的手法，施展连环镖的绝技。可不是只照顾鬼脸子李玄通：第一只镖奔鬼脸子李玄通的胸膛，第二只镖奔了那刑堂舵主胡灿的背脊，第三只镖却趁鬼脸子李玄通往右一甩肩头，避过头一镖，已看见第二只镖奔胡舵主时发出。李玄通正想趁机退走，身形未免略慢，嗖的一点寒星出其不意的又到了。那镖正奔丹田打到，无论怎样快，却已是来不及了。还仗着他久经大敌，虽在危机一发，方寸不乱，只有避重就轻，死中求活。努力一拧身，啉的这只锋锐犀利的镖穿着左胯中衣穿过去，把胯上穿了二分深的一道血槽。鬼脸子李玄通“吭”了一声，身形一晃，咬牙挺住，右脚一跺船板，切齿骂道：“好小子，你舵主爷栽给你，咱们后会吧！”身形随着慌不择路的飞纵上一只小船，倏起倏落，连着越过了三只小船，倒算脱身逃出老镖头侯泰的手中。

那刑堂舵主胡灿虽没被侯老镖头的镖伤着，只为这一躲镖，却被邓镖头的刀尖子把青绢包头挑了一道口子，连里面的发辫全给挑了，胡灿拼命蹿入水中逃去。鬼脸子李玄通这次只拣那傍着大船的小船落脚，左腿上疼痛异，常觉出湿淋淋的出血不少，所以宁冒危险不敢往水里窜。急切间跃上一只中型的快船，脚点后梢的尾舵，见后面幸而没有追来的。见着脚的这条船黑沉沉的，不见一点光亮，后舱门紧闭着，象是一只空船。自己疼的也真难忍，想在这里略歇息片刻，借势把带来的金疮散敷在伤口上，免得流血不止。伸手往鹿皮

囊中把金疮散取出来，一看伤处已经把一条裤腿全被血浸湿了。这时匆促间不暇仔细裹伤，只把药瓶子塞子拔开，才待往镖伤处敷药，突然从并排着一只小船舱顶子上，飞纵下一人来。鬼脸子李玄通惊弓之鸟，兵刃又放在脚下，手里又拿着药瓶子，慌张的左手抓起刀来退避时，来人已扑到面前，人往下一落，跟着招呼："敢是李舵主么？"鬼脸子李玄通一听说话的声音耳熟，心里一松，忙还问："可是石舵主？"来人已到面前，正是断眉石老么。

断眉石老么这次自知已成敌人众矢之的，仗着凤尾帮党羽众多，帮匪遍布大江南北，又有凤尾帮成名的匪首，调度应敌，把西岳派弟子华云峰掳劫到浙南。要论凤尾帮的势力亦颇足惊人，可是淮阳派掌门人亦用全力来应付。凤尾帮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知道鹰爪王这一来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是他清风堡绿竹塘的存亡关头。只要来时，定要倾全力来对付自己，他尚有一班成名的前辈相助。到那时输力不能输口，所以在两派的门徒未涌进十二连环坞，立刻派人迎着饬令送到福寿堂香主看管。天南逸叟武维扬的心意，就是不叫江湖道的同道问住了。象石老么来朝参帮主，这凤尾帮的总舵哪把石老么一流的放在眼内，只叫候令随同别路的一同再入内三堂朝见龙头帮主。这一来石老么等只能入分水关，连十二连环坞全不能到。这才和鬼影子唐双青及西川双煞等联结，用阴谋暗算，想报复新仇旧恨。焉想到这次淮阳派竟发动全力来对付夜袭，一上来明着并没露出什么能手，只是一欺近了飞鹫船帮，就有拦阻，并且所阻挡的敌人，不到十分紧急时不和自己这边的同党对面。这其中还有最厉害的能手，不时的暗加袭击，以致所来的同道虽全是成名的绿林道，依然是处处失利，不见机早退，非全毁在敌人手内不

可。石老么遂不管唐双青等讥笑与否，还没攻到掌门人的主船，就想撤身赶紧退下来。

哪知来的容易，再想走可不易了。无论船面上水里只要一想退的，离开飞鹫船队，或明或暗准有堵截的。这一来石老么越发知道计划完全失败，自己仗着狡诈，看出这里只要是在飞鹫船上活动，反倒没有敌人拼命的截杀，只是暗含着是有心把约来的同党困在里面，不致脱身。石老么遂避着船上的潜伏的弓箭手，从一只大船的舱顶子抓起一块木板来，奋力的抛入水里。仗着水面黑暗，果然追蹑他的武师竟自认定了他已蹿入水中。好在水中有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率领精习水性的泗水健儿把守着，船面上的武师不再管他。石老么蜷伏在桅杆下等了一会儿，见附近没有人，这才仍从船顶子上，或左或右的一次次的飞身轻跃，退出六七只船来，正翻到一只飞鹫船的后舵上，预备悄悄溜入水中，才察看下水的地方，鬼脸子李玄通负伤也逃到这里。断眉石老么看准了自己人，不过不敢出声招呼，纵身过来，倒把李玄通吓着了。这时石老么答了一声："是我，李舵主敢是挂了彩了么？"鬼脸子李玄通点点头，低低答道："栽了！我们没想到没动了人家反倒入了人家罗网。只是石舵主你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左胯中了一暗青子，正在这敷药止了血，好会合大家往外退。你来的太疾，我不辨敌友，闪避来势，把半小瓶金疮鳗扇散甩得所剩无几，这只好回去再敷药吧！"

石老么见李玄通狼狈情形，暗中好笑：自己虽也是败下来，究竟还不致于象他这样。西川双煞在绿林中是多大万儿，素日对于"道上同源"全看不入眼，想不到也有今日。忙往暗影中闪了闪，悄声道："李舵主不用着忙，我这里倒还有些，你先把伤痕裹好了，只要不碍行动，我们先退出去再说。

最后一着，谅还能稍给我兄弟解恨！”鬼脸子李玄通点点头，把断眉石老么拿出来的刀疮药敷上了，把衣底襟割下一块来，把伤处先裹扎好了。伤处的血一止住了，立刻这条左腿觉得轻舒许多，遂向石老么道：“石舵主，我们的形势过于不利，我们是仍然上去接应他们好呢？还是先退回去等候他们撤下来动手好呢？”断眉石老么到了这时，仍然是不肯推诚相与，仍用不担沉重的手段向鬼脸子李玄通道：“小弟是久在外边，总舵的一块隔膜，请李舵主指示进退，免得误事。”鬼脸子李玄通冷笑道：“石舵主，今夜我们只要在场的一个脱不了干系，丢人现眼全是一样。现在已成釜底之鱼，还想在一锅热汤里跳到清水里，我李玄通看不出谁还有这种本事。我看只要能逃出人家手心去，就算好样的了。我现在已经挨了一阵暗青子，什么话也讲不起了。石舵主你要是能撞上去接应他们，也是咱风尾帮的义气，我不陪了。”这鬼脸子李玄通说的出也真作的出，竟自连睬石老么也不睬，脚下一点，轻轻跃上邻船。

断眉石老么想不到竟讨了他这么无趣，又愧又急，忙赶了一步低声说道：“李舵主不要误会，这群匹夫不过占了人多势众，以多为胜的便宜，我们不见得就一败涂地。我想是往一处攒聚一下子，合力对敌，比较这么全散开强的多。我一个外坛来的哪敢在李舵主面前放肆，难道尊敬你一声，倒有罪过了么？”说到这里，从鼻孔中冷嗤了声。那李玄通已作势要下水的，微把身形停了停，扭头说道：“我是分水关内掌盐仓四舵的，石老师是外坛舵主，与我无关！咱们各行其道，谁也别干预谁，进退但凭尊便吧！”这几句抢白话说完，立刻往起微一纵身，水面下轻响处身形已沉入水中，自己逃走。断眉石老么万没想到西川双煞竟会这么难惹，自己

几句不关痛痒的话，竟会招出他这么一片冷语来，还是绝不容自已还口。石老么愤怒之下立刻恶念陡起，心说你这么藐视我石老么，你是自找着难堪，没别的你就等着吧！咱们谁也别落整脸回去。自己想到这里，随即要跟踪从水中赶上他，好歹把强敌给他引两个来，叫他也尝尝石二太爷的厉害！

石老么心念一动，坏主意立刻打定。就在才要往下追赶时，突觉得背后有一点轻微的声音，断眉石老么才待回身察看时，耳中却听得有人一声冷笑道："猴儿崽子，在潼关吴剥皮手下耀武扬威的已忘了本来面目，竟还敢跳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猴儿崽子，遇见我老花子，你算走红运。"石老么听得背后有人发话，扭头查看，只是身后空空如也，找不到人影。可是身后依然话如贯珠，才一落声，自己就知不好，简直同鬼打墙。跟着就觉着头顶一热，又听那人说了声："你先吃点油水吧！"哗啦噗啦的一只砂锅子油汤，和一只吃剩的鸡架子，全打在了石老么的脑袋上。这一来又是热油汤子，连砂锅全破了，面门前额全被打伤。这时石老么只顾用手抹脸上的油汤，暗算自己的人竟没看出究竟是何许人也，这一来急怒之下，竟自破口骂道："江湖道朋友讲究明打明斗，这么暗算你二太爷，就让你得了手也不过是鼠窃狗偷之辈！"石老么情急之下，不想想是什么地方，哪能够这么任意张狂。就在这时，就觉得眼前一亮，突从身后舱门中蹿出一人，手里拿着火通条，口中喝骂道："好小子，你还敢发威，凤尾帮竟会有你这种饿鬼臭贼，你真给江湖道好朋友丢人现眼。小子，怎么吃的怎么吐吧！"这名壮汉扎着油裙，是这泗水船帮当厨夫的，因为奉简武师之命，在天明前要整备酒筵，给淮阳派的一班武师压惊！并且火舱的门上全遮闭严了，不准外面见着灯火炭灶的光亮。原来泗水船帮共有四个

伙舱，今夜奉命分散开，这里只有两只船停泊着。

火舱中这个厨夫最好饮酒，今夜早把酒筵应用的全做好，只剩了用时在火灶上一调汁烹，开上去绝不误事。自己却用砂锅燉好一只肥鸡预备招呼邻舱的伙伴，一块喝这后半夜的。酒也烫好，鸡也燉烂，这伙伴还没有过来。自己听了听舱面上没有什么动静，遂赶紧轻轻纵出舱门，到了邻舱中，见这伙伴手底下还没完事，有两样菜的佐料没配好，自己遂帮着他把菜备齐，拉着他往自己舱里来。哪知一进舱门，就知道糟了。只见火眼上燉着的砂锅鸡连锅全没有了，更有两只顶上花雕酒空瓶，倒在炭灶上。船夫顿足道："这可要把活人气死，连吃连喝真把我金阿四欺负到家了！今夜我不把偷鸡偷酒的小子找着，我决定离开泗水船帮。"一边说着，又把案子上的一切菜肴察看了看，所幸别的还没给动。厨夫金阿四这一暴躁，被请来的这个伙伴却是五十多岁的老江湖了，只因年岁略大，被拨到厨上，名叫刘忠。容金阿四闹过一阵，见他抄起一根铁通条就要往外走，厨夫刘忠横身拦住道："四弟你这是往哪里去？"金阿四道："我找水手胡诚那小子去，没别人。我们两人不是别拗一天了，这小子因为我不给他偷酒，放过了好几次疯话，叫我等着他的，早晚叫我认识他，我倒是真等着他预备和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哪知道这小子却没有那么硬的骨头，不敢和我金阿四硬碰，却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给我添烦心。我不把小子的鸡油敲出来我不姓金了。"金阿四说完还是往外走。

这时厨夫刘忠嘿嘿冷笑道："莫怪人家全管你叫莽张飞了。你先不用这么着急，我知道我命小福薄，没有这种口福，因为这点小事值不得拼命。四弟你别把自己卖的太贱，难道一只五香鸡、一斤花雕酒就能买你这条命，你也太把这条命

看轻了。你别屈冤枉好人，要在平日，也许是胡诚，恨你不过，偷你泄恨；也许是别的弟兄，知道你作这点私弊事，故意和你开玩笑。不过今夜的情形，我看未必是他们办的吧！你细想想，咱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不用提咱们这种小卒，就连咱们首领，以及两派掌门户的也一样提心吊胆。这是凤尾帮的垛子窑所管辖的地方，我们往里多走一步有一步的危险。我们已入了虎口，何况还没和凤尾帮龙头帮主朝相，已经有大帮能手趁夜袭击。黄昏时咱们首领，奉淮阳派和我们西岳派的掌门人命令，晓谕泗水渔家所部弟兄，今夜与大帮帮匪决雌雄拼生死。除了奉令放哨安桩，和全班箭手遵着命令监视匪帮的弟兄们，可以在船面上暗中行动，此外不论何人不准私出舱门一步，违令的立刻处治，绝不宽容。我们首领还仔细的又把掌门人的意思说与我们。据首领说，今夜所来的帮匪，全是绿林中积盗、凤尾帮中的能手。我们深入人家掌握，处处吃着亏，所以要用全力退敌。淮阳西岳派的武师全要临阵退敌，船帮的弟兄，若是随意在船面上走动，极容易被武师们给误伤了，所以传谕我们，若有不听命令，私自行动的，格杀勿论。四弟你想，谁能拿性命当儿戏？我们是因为担当着厨司务，无人注意到我们。我们这两只船又紧靠在一起，自己出入小心着一点，就能够比别人随便得多。四弟你今夜看外面，除了两派的武师们在船上不断的现身，可也竭力的掩蔽着行藏。既没有敢在船面上随便行动的，哪会有人来和我们开玩笑的呢？我看这事绝不是我们船帮弟兄办的，一定另有其人吧？”

厨夫金阿四听了探头道：“你说不是咱们的泗水船帮弟兄办的，难道来的贼党冒着险来袭击，会有这么下作的匪徒来偷嘴吃，这倒是奇闻异事了。”厨夫刘忠道：“那也难

说，有想不到，就有作的到。”正这么说着，刘忠忽一怔神道：“别闹。”口中说着，趋身到紧闭的舱门前侧耳倾听。金阿四一看这种情形，就知外面有了响动，提着铁通条凑到刘忠身旁。金阿四是行动又莽撞又愣，竟自把舱门推了寸许向外查看。事也凑巧，正赶上石老么把脸上的油汤抹净，要找这暗算戏弄他的拼命。这一来金阿四对于船面上以前的事，全没看见，所见到的只是这断眉石老么连砂锅带鸡架子全散在他脚下，提着刀还耀武扬威的发狠。金阿四认定了是他偷鸡吃，完事连锅全给摔了，猛的把门一推，蹿了出去，抡铁通条喝骂：“好下三滥的帮匪，吃到金老子头上来，小子，我敲不出你的鸡油，我姓你的姓！”金阿四这一骂出去，险些把性命断送在石老么手里。

·第五十二回·

偷鸡盗酒铁笛丐灭火显神威

金阿四口中喝骂着，铁通条搂头盖顶的照着断眉石老么砸去。断眉石老么先受了西川双煞的鬼脸子李玄通一顿奚落抢白，又凭空的挨了一砂锅子油汤鸡骨，连砸带烫，已经冤得没处诉去。这时忽的又闯出这么个野鬼来，竟骂自已是偷嘴贼，骂的十分尖刻。断眉石老么见又是这么不容分说，张口就骂，抡铁通条就打，一看来就是平庸之辈，一腔子怒气，全要在这金阿四身上发泄。容得铁通条已快到了头顶，猛然一抬右腿，噗的脚尖正踢在金阿四的脉门上，“哨哨哨”的铁通条飞起，落在船板上。金阿四手底下不行，嘴里可硬，铁通条出了手，还是照样的骂：“好小子，还敢伤我金阿四，我跟你拼了！”张牙舞爪，空着手就扑。只看金阿四这么不顾厉害，不知深浅的扑过来，可就把伙伴刘忠急坏了。

刘忠深知今夜是步步危险，只要遇上风尾帮夜袭的匪党，绝活不了。这班帮匪又和总舵管的不同了，听说全是近日吃过大亏，和淮阳西岳两派誓不两立的主儿。凡是袭上来的，全是满怀恶意，碰到他们手底下，就不易逃开。真要是奉令扫贼，不论丢人现眼，把命搭上也还落个值得。这时因为这种小事就出去卖命，不用说送了命落个屈死鬼，就是侥幸没

有凶险，被自己人碰上拿什么话遮盖？好糊涂的人，真把人急死了。只是和他是至好的弟兄，刘忠又素重江湖义气，眼见金阿四要遭横祸，自己哪好坐视不救。可是自己并不糊涂，自己和金阿四差不多，武功没有什么本领，不过会个三招两式的，仅仅是水里能够潜行几里，两臂有些力气，跟人家讲动手白送死。焦急之下，手底下一时抓不着家伙，眼看着金阿四的铁通条向匪徒头顶砸，被人一抬腿就把铁通条踢飞。金阿四饶不逃命，反倒仍然空手扑去，眼看着匪徒把左手提刀换到右手里，金阿四也正扑到。匪人左臂一拨金阿四，身形已站不牢，向右一栽，被匪徒噗的仍用左手把头发抓住，右手的刀一扬，怒声说："你骂！老子先要你的命。"眼看着金阿四要死于刀下，厨夫刘忠情急之下，本想到菜墩子上抄菜刀，此时哪还来得及？一眼瞥见脚下正有两个酱油的瓦罐子，口中喊了声："这里有贼！"两手捧着瓦罐用十二成力，向断眉石老么砸去，"砰"的一声，这只酱油罐子正砸在了断眉石老么的刀上，"哗啦"的酱油飞溅开，溅了断眉石老么一脸一身。

石老么哪吃过这种苦子？就这样究竟手底下凶狠巧快，左腿一抬，砰的把个金阿四踢下水去。脚下一点船板，"嗖"的蹿到厨夫刘忠站的舱门口，那厨夫酱油罐子砸去倒是砸上了，虽没伤了帮匪，可是给金阿四解了当时的危急。不过准知道匪徒不肯善罢甘休，翻身扑到菜墩子上，伸手把厨刀抓起来。赶到回身往外走时，听得外面"砰噗通"一声，就知道金阿四遭了毒手！自己到这种时候，哪还管匪人厉害不厉害，说什么也得拼了。才到门首，舱外船板一响，断眉石老么已蹿过来，竟自把门堵着喝声："大爷不宰了你，绝不想走了！"嘴里说着，刀已递过来。这时厨夫刘忠准知自己逃

不出贼人手里去了，索性跟贼子拼死倒也值得。这时见匪徒已经探身往舱门里递刀向自己扎来，厨夫刘忠喝声："你接家伙吧！"咻的手中的厨刀用足了力，向断眉石老么身上飞来。相隔不过数尺，厨刀又重又快，断眉石老么慌的用手中刀反一磕飞来的厨刀。只是自己的刀将探进舱门，舱门又窄又小，用不足力，倒是迎着了厨刀。不过自己的刀只划着了厨刀的刀柄，哪解的了来势？飞来的刀刃的尖，滑着嘴角左颊扫过去，不是自己一斜身，几乎把左颊全给豁开。就这样依然给划了一道一分深二寸长的口子，疼的石老么"哎哟"了声，手抚着左颊往外退了两步。左手往下一抹，借舱门的灯光，见手已被血染红。断眉石老么哪还再忍得下去这股子怒气，立刻把牙一咬，喝道："我若不把你小子碎尸万段，我不姓石！"

这时断眉石老么好似疯狂了一般，怒吼了声，往舱里冲来。脚方跨进了门，只听得背后有人喝叱声："好小子，鸡汤还没喝够，你还想尝尝老子的落汤鸡！"就在话声中，"吧"的后脑海上又着了一掌。石老么忙的一个鹞子翻身，刀往下一沉，翻身往上一翻刀，只要人在背后，就逃不开这一手。可是石老么手底下空这么快，只见眼前黑乎乎的一晃，一股子风掠面而过，人已无踪。石老么知道此人身手太快，定已翻上桅顶。断眉石老么自己知道又遇上武林中的能手，凭个人这身小巧的功夫，竟连敌人的身形相貌全没看见，敌人的本领也就可想而知。弄的现时是好几处伤痕，当时的仇家是不易报了。他悄悄摸了一只镖合在手中，这次是故作声势，喝声："你往舱顶子潜身，石老么跟你拼了！"一耸身往舱顶上一纵，这次可是用欲进反退，声东击西！只将点着舱顶子檐口，左腿往前一弯，向右偏着，也不管敌人是从后边来

不是，用反手镖掌心向下，反往后甩去。镖发出去自己才陡拧身往舱右首拧身下水逃走，只听得头顶阴森森“哧”的一声冷笑道：“猴崽子还会弄这手鬼吹灯，你还差的多哩！”断眉石老么吓得一哆嗦，只一抬头的工夫背后又喝声：“下去！”只觉得拦腰被人一送，全身好似断线风筝似的，被送出丈余远，“砰”的一声，全身被掷入水中。这一来倒真应了这暗中戏耍他的江湖异人所说，叫他再来个落汤鸡。断眉石老么也是水旱两面的本领，可是这样下水，多少得喝一点。

这时厨夫刘忠已隐在船舱门旁，自己只疑心有鬼神保护着，没遭贼人毒手。见贼人飞坠水中，赶紧跪在黑影中叩头道：“我刘家神灵默佑，死里逃生，从此更多积阴功多作好事。”话没落声，身旁噗哧一笑道：“二哥，你这是作什么？”刘忠正低头往下叩头，吓得一机伶，抬头问：“谁？”跟着呦了声道：“你……你……你冤魂不散，你别叫贼人跑了，好报仇。”金阿四旁边“呸”的啐了一声道：“别丧气了，谁是冤魂不散啊！别闹了，我死了，锦绣江山谁坐呢？哎哟！这个贼孙真厉害！这一脚踏的真够重的，咱们舱里说去。”厨夫刘忠这才知道金阿四没死，两人这才相同进了舱。刘忠问他受伤经过，这才知道金阿四被匪徒踹入水中，幸而他水性特别的得过高人指教，遂闭住了气，任凭飘流。这么一来，稍缓了一刻，被踹的伤疼略减，随即往回下翻回来。正赶上断眉石老么被抛下水，自己此时再不敢轻易招惹，躲着断眉石老么翻上船来。正赶上那刘忠疑鬼疑神，金阿四这时连吃了许多苦头，再不敢象先前那么轻视帮匪，才赶紧的和伙伴刘忠退进船舱。这时刘忠因为金阿四是死里逃生，十分欣幸，容得金阿四稍息了会子，遂向金阿四道：“四弟，

到现在你看出来没有？这偷鸡偷酒的你看是这个动手的匪徒么？”金阿四想了想道：“不错，我也想着有些地方不大对，看要是动手的这小子，他不能够那么发狂，哪敢吃完了跑到这里摔砂锅来。可是船面上并没见第二人，不是他偷的又是哪个呢？”厨夫刘忠道：“你是始终没见第二人，我倒是看见点特别的事。这匪徒未能过份逞凶，连我这条命也亏了暗中这个高人无形中相救。方才你我全不易再逃出匪人的手去，暗中这位异人，既是和帮匪为难则没下毒手，可也够他受的，这当然是我们淮阳派或是西岳派的老师。只是所有在船面上防匪的老师们，只要和匪党一招呼上，没有什么顾忌，立刻现身截杀。象这位异人这种行径，真令人莫名其妙了。所以我想这位异人虽是我们这边的人，未必准是现在随着掌门人践约赴会来的。就许是位和我们两派掌门人有交情的侠义道。”金阿四道：“那么偷吃鸡酒的难道还是我们这边的人么？”厨夫刘忠鼻孔中哼了一声道：“那也说不定。你也是这么多年的江湖道了，你可知道，凡是武林中成名的露脸英雄，多半是具有特别的性情，尤其是那隐迹江湖的奇人异士，也多半是好为人所不敢为，好办人所不敢办的事。所以今夜的事就难保不是这路人故弄玄虚，借以快意了。”厨夫金阿四一听不禁愕然说道：“敢情还有这种情形，你真是能人，这位异人有这么好的功夫，这么尽性戏弄帮匪，那帮匪徒也是极好的功夫，竟会连影子没看见，反被二哥你看了个真真切切，还真是奇事了！”厨夫刘忠听出金阿四此时对于别的事全信，独对于自己从旁得着这位异人的形迹，颇疑自己有些脸上贴金，遂微笑了笑说道：“我们两人不是那种泛泛的交情，我和你说话再有一句不实不尽，我恐怕泗水船帮不能容我立足吧！四弟，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能为比谁大，眼

力比谁厉害，只因这位能人是因为知道我是个无用的厨夫，所以用不着把我放在心上，行藏才会落在我的眼内。四弟你这总明白了吧？”

金阿四一听刘忠说出这番道理，这才明白，遂向刘忠道：“你我弟兄死里逃生，全仗这位异人相救，这才活到这时；要是没有这位救命的恩公，我们哥俩这时早喂了甲鱼了。二哥我可不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好在救命的恩人早已走远，我们这真是活报应。安心偷嘴吃，要在平时还许不致这么报应我们，今夜所有咱们泗水船帮的弟兄们，一个闲着的没有，全是由各队头目率领着防守着，既辛苦又危险，遇上匪徒就有性命之忧。只有我们这几个厨夫们，全是和平日一样，照旧偷闲躲懒。我们不仅老老实实的歇着，还是暗中鼓捣些私弊事，如今叫人家耍了，不仅声张不得，还要对这偷嘴的感恩不尽，这不是活报应吗？”金阿四方说到这，忽舱门一开，有人闯进来，道：“相好的，你们天良不泯，还叫我老人家少生些气，不过你们嘴里贼长贼短的可不大好听啊！”当时这两个厨夫正在说得高兴，蓦的有人闯进舱来，一发话，两人不由得全吓了一跳。金阿四站了起来惊问：“谁？”可是嘴里问着，已看见进来的是一个衣衫破旧的老乞丐似的，一身短衣已经破旧不堪，头上的长发已呈花白色，只是乱糟糟好似一团乱草；顶心挽着个中心发髻，腰中系着根草绳；下面一条破旧中衣，足穿一双草鞋，两只深陷的眼，神光闪烁。厨夫刘忠也正惊慌之下，可是心里一动，暗想这莫非就是那偷鸡的人吗？

两人怔呵呵的竟被这么个老乞丐给镇住，不知怎么答话，还是这个老乞丐笑吟吟道：“不要惊疑，我是来索酬劳的。我这人不讲说空话作空头事，我吃了你们一只鸡喝了一瓶子

酒，多少还给你们效了些力。可是管斋不饱，不如活埋！我想你们欠下我这份情也是债，与其将来我当帐要，还不如你们这时还我些，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不好吗？”这两个厨夫此时已然明白这老乞丐就是今夜两番相救的江湖异人、风尘侠隐，厨夫刘忠蝎蝎蜇蜇的说道：“我们全是无知的愚人，竟蒙老侠客相救，生死之德，哪敢就忘？我们不敢请教老侠客的大名，请老侠客赐教吧！”这位老乞丐笑吟吟的说道：“你们看不出我这点行藏，就相说不过是叫化子之流，有什么过人之处，值得你们以侠客相称？你们愿意叫，就叫我老叫化吧，我们搁下远的说近的，我这穷张穷忙，没有多少工夫耽搁。世上万般事大，不过找饭吃。不管他凤尾帮马尾帮，西岳派东岳派，饿着肚皮天大的本事也没法子施展了。我老头子一生只知道吃饭是最大不过的事，我这人是多大交情也得先把我肚皮治胞了再理事。你们有心报恩，赶快把好吃的给我搬来，我吃饱了好去和这群猴崽子们算帐。你们老老实实的在舱里呆，自有你们好戏看。”

这时那厨夫刘忠见这老乞丐一派的胡言乱语，简直没法答话，遂赶快对金阿四道：“老侠客既是饿了，我们应该孝敬的，咱们快快给收拾酒饭吧！”金阿四此时却有些迟疑，因为所有预备的酒饭全得现从灶上烹调，况且全是简武师给两派武师预备的，这时要是给吃了，回头怎么交代？还是那刘忠恐怕神色上被那位怪客看出来，遂忙的拉了金阿四到菜案子上，悄悄说道：“一个人能吃多少，在每样菜给匀出些来，不就行了么？先给他拨两样冷荤，叫他先吃。”金阿四遂给弄两样冷荤酒菜，拿了一瓶子酒、一付杯筷，送到这位老乞丐面前。那老乞丐用手一指金阿四道：“该死该死！你这是上供，是活祭呢？我这种人你想叫我摆样子，这真是岂有此

理！想叫我老人家痛快，赶紧把那熏腊醋酱煮的牛羊肉、五香鱼干、十锦酱丁，给我搬出四盘，给我拿两瓶酒，我老头子使不惯这劳什子。”说着把箸向菜墩子上一抛。老乞丐处近舱门，离着菜墩子总有丈余远，他虽是一手同时抓起两样，往外抛时，仍然是分出先后来。两支竹箸先抛出去的，那只酒杯后出的手，这两根竹箸却象用手插在了那菜案子的一个饭盆内。里面是一盆淘好了的米，这两个竹箸插得立在那，就象手插的相似，这只酒杯，亦那么轻飘飘的却也落到案子上。

这一来厨夫金阿四和伙伴刘忠虽全是门外汉，对于武功造诣谈不到，可是所好的隶属在泗水渔家手下，所亲近的全是武林中的人物，这种见识多听的多。当时一见这位老乞丐竟施展出这种功夫，这实是武林中绝技，绝非平常武师所能练到的。当时两人被老乞丐这种绝技震住，更知道这厨舱里所预备的菜肴全被这老英雄看过，豁出去，只有任凭这老乞丐随便糟蹋。当时遂给搬过四样菜来，又拿了两瓶酒放在了这位老乞丐的面前道：“老人家随便用些吧！我们这种粗人，说话有不当之处，还望老人家担待吧！”这位江湖异人老乞丐微微一笑道：“你们别和我弄那些假事，我倒看着痛快。”跟着把酒瓶子拿起，咕嘟嘟的一仰脖，就是半瓶子。随用手抓起盘中的熏鱼腊味往嘴里就塞，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只一刻竟把这两盘菜、三瓶酒全吃喝干。方要开口再叫金阿四拿酒添菜时，忽的似乎听见什么事，“咦”了声，霍的站起，嘻的向两厨夫冷笑了一声，两手抓菜的油渍，往破衣上一抹，手抚着肚皮说道：“五脏神不致再和我吵了，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今夜的事一笔勾销，我这叫化子够公平的吧！”

这句话没落声，舱门外有人喝叱：“舱里什么人？这么

胆大，不遵掌门人的命令，擅掌亮子，你出来吧！”刘忠方要答话，却不料这老乞丐答了声：“本没想老在这，哪能不出去！”这个“去”字一出，舱门猛的被人往外一拉，叱喝道：“谁？”老化子却用沉着的声音喝道：“着打！”身形一晃，“嗖”的如一缕轻烟蹿出舱去。好快的身法，当舱而立的是两位武师，就见一条黑影带起一阵劲风从两人头顶飞过去。舱门外站的是孙玉昆、孙玉岗两人，这兄弟俩是临城赵云龙门下得意弟子，此时奉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的命令，巡查后哨。主船那里，已有一般武师在对付群贼，孙氏兄弟正从暗影中直到厨舱附近，厨舱门并未关严，里面灯光透露出来，孙玉昆十分诧异！这时泗水船帮，因为帮匪夜袭，所以船舱里的灯光，全得掩蔽着，厨舱里竟敢明张灯火，定有原由。孙玉昆一扯孙玉岗的衣袖，两人蹑足轻步，来到舱门旁，侧耳倾听，里面竟有人讲话。孙玉昆因为今夜帮匪来势极强，厨舱里这种情形，太以藐视掌门人的命令。孙玉昆立刻厉声喝问，哪知里面答话，又轻狂，又懈怠，孙玉岗大怒，拉舱门要闯进去看看答话的倒是什么人。

不料舱门一开从里面捷如飞鸟，带着一股劲风从头上飞过去，两人回头查看，这人已出去了五六丈，落在另一只船舱顶子上。在斜月疏星之下，微辨这人的形状，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孙玉昆、孙玉岗见这人的身形太快，轻功绝技实已臻绝顶，喝问：“朋友你是干什么的？”这时厨舱里的厨夫金阿四、刘忠也赶出来，见来人是淮阳派的武师，忙招呼道：“孙老师，别动手！是自己人。”但见那老者回身向这边一点头道：“朋友，莫要发威，还不赶回主船，告诉你们头儿，趁早提防匪徒们尚有狡谋，稍一疏忽，泗水船帮就要同归于尽的。我老头子没工夫奉陪，回头见。”这老者说罢，

一个"鹞子翻身"，展施"八步赶蟾"的轻功，兔起鹘落，眨眼间已没入沉沉黑影中。

孙玉昆、孙玉岗两人，闹得莫名其妙，怔呵呵木然半晌，才回身向厨夫盘问，老者倒是何许人也？厨夫刘忠才把经过的情形，向孙武师详细说了一番。孙玉昆、孙玉岗听了刘忠这番话，虽没说出老者的姓名，顿忆起燕赵双侠所遇的那位丐侠情形一样，这定是他无疑了。这位丐侠，此次暗入分水关，助淮阳，西岳两派，与凤尾帮帮匪周旋，侠肝义胆，令人可敬。方才示意自己急报掌门人，帮匪另有诡谋事关重大，哪好迟延误事。孙玉昆随嘱咐厨夫照旧掩蔽灯火，闭舱门，不准随意行动。两人翻身赶奔主船，才越过两艘火船，迎面飞纵过一人，相隔丈余，来人停身止步道："敢是孙老师吗？"孙玉昆一听是西岳侠尼的二弟子修性，孙玉昆十分诧异，因为侠尼的女弟子，一向随侍身旁，不准离开左右；这时忽然独来到这里，不知为了何事。忙问道："少师傅，这是往哪里去呢？"修性道："奉我师傅之命有紧急事找我简师叔，孙师傅可看见他吗？"孙玉昆道："简师傅和小龙王江杰，原奉命令守前后哨。简师傅是在前锋，监视水面，后哨是江杰防守，少师傅往后哨去，哪会找着呢？"修性道："前哨我已找过。水手们说，简师兄追赶匪帮，已奔后哨。我还是到后哨去找他吧！"正说到这，忽听左侧水面水花一响，水面现出一人，向船面招呼道："你们可是找简老师吗？他追赶从水中逃走的两名帮匪，往沿江岸一带追下去。有什么告诉我，我去找他。"这水中人现形突兀，船上不禁全是一惊。

修性见是鹰爪王门下新收得意弟子，别看年岁小，精明干练，水性精通。修性遂招呼道："江杰你上来，我有要紧

话和你说。”江杰答应了声，踩着水，手攀船舷，翻上船面，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水，垂手侍立的道：“师姑，有什么事自管吩咐。”修性道：“师傅和王师伯及老师们，已把帮匪圈住；方才忽接密报，帮匪尚有一班党羽，又从中暗袭所部船只，要毁坏泗水船帮的飞鹭船，或许还用火攻，手段十分恶辣。所以我师傅传话给简师兄，赶紧率领泗水弟兄分头截堵，不得叫他们欺近船队。情势紧急，你赶紧找着简师兄，如命办理。”小龙王江杰点头答应道：“师姑禀告师爷，水面上的事，有我们爷两个，谅还不致叫帮匪得手，师姑请回吧！”孙玉昆一旁听修性和小龙王江杰说完话，遂向修性道：“我们弟兄赶回主船也正为这件事，方才我们巡查到后哨，竟有丐侠示意，速报掌门人，严防帮匪另有图谋。我想少师傅所说的也正是这件事。”说到这里向江杰一挥手道：“你赶紧去找简老师，我们到前哨看看。”江杰答了声：“是！”只见他一转身，瘦小的身躯往起一纵，蹿起五尺多高。往下一扎头“海燕掠波”式，“噗”的穿入水中。修性和孙武师全十分赞叹，此子天赋之厚，实在不多见。

修性和孙玉昆、孙玉岗，才待同奔主船，陡听得主船那方面，呼哨声连续响起。跟着黑暗的江心，呼哨相应，修性向孙玉昆道：“孙老师，这大概是匪党发动另一种诡计，简师兄怕要误事。”孙玉昆向左首江心一指道：“少师傅你看帮匪许是用火攻。”修性顺孙玉昆指处一看，只见从黑暗江心里，如飞的驶来两只小船，也看不出掌船的水手。满船烟雾腾腾，虽没有冒起火苗子，可是火星随风飞舞，看情形直扑泗水船帮。修性冷笑一声道：“孙老师，匪徒这定是用小船满载引火之物，撞入船帮想把我们飞鹭船引着，这就是他最后手段么？我看狐鼠计穷，凶焰难逞吧！”孙玉昆微摇了

摇头道："丐侠向我示意时，容色甚庄，似是颇重视。匪党若仅是用几只小船纵火来烧我飞鹫船队，岂值丐侠一顾。我看还是另有文章，我们还是先赶到掌门人那里，看看掌门人怎样对付。"说话间，帮匪的小船渐渐驶近，可是斜奔了主船驶去。修性和孙武师等也不敢耽搁，各自施展轻功，纵跃如飞扑奔主船。

这位少师傅修性为西岳侠尼得意弟子，轻功提纵术实已得侠尼的真传，只跃过两只舱顶，已蹿过孙武师丈余远去。修性见孙武师比自己脚程慢，自己脚下略顿了顿，为是免得孙武师脸上难堪。自己翻上第三舱的船顶，身躯方往下一落，从斜刺里，飞纵过两条黑影，前面这个也落在舱顶上，后面那个往右船舷一着脚，修性见来人来势太急，恐怕是帮匪，伸手轧剑柄，喝道："什么人？"问话间已把宝剑抽出鞘来。就在这刹那时，前面那条黑影一扬手，一点寒星向面门打来。修性喝声，"来得好！"往左一斜身，掌中剑一颤，"呛"的一声，把这只钢镖打落船面。在匪徒发镖的当儿，那条黑影向这旁发话道："那位敢是西岳派门下少师傅吗！别叫这猴儿崽子走脱了。"这时孙玉昆、孙玉岗也跟踪赶到。修性因为匪徒一声不响，就用暗器伤人，十分愤怒！也没听出后面发话的谁，往前一纵身喝道："孽障你往哪里走？"掌中剑"白蛇吐信"向匪徒左胁便刺，匪徒发镖之后，并不想动手，要返身逃走，修性的剑到，只好用掌中的刀往外一封，修性的剑已变个"倒转阴阳"转向肩背斩来，孙玉昆、孙玉岗也往上一围，各摆兵刃，三面环攻，把匪徒围住。

修性在动手间，才还问："后面是哪位老师？"这时船舷上那人也纵身过来，应声答道："少师傅连蓝老二都不认识吗？"三人这时才看出来是燕赵双侠的二侠矮金刚蓝和。

修性道："原来是蓝二侠，匪徒太以可恶，弟子绝不致叫他走脱了。"口中答着话，掌中剑尽照匪徒要害下手。蓝二侠向孙玉昆、孙玉岗招呼道："你们哥俩个来了更好，这猴崽子是禹门舵主屠振海，这猴儿崽子手底下不高明，腿底下可高明。这全是潼关起事的罪魁祸首，不能这么放了他，多少也得给猴儿崽子留点记号。"这时禹门舵主屠振海，被这三人三面包围，又有二侠矮金刚蓝和挡着退路。自己在主舵那边已吃着他的苦头，知道他的厉害，他不过来动手，绝不敢再去招惹他。把刀法施展开，用全力来对付这三人，不过勉强招架。蓝二侠见这三人居然不能擒住匪徒，怒骂声："好不要脸的猴儿崽子，不赶紧掷兵刃认栽，还尽力招呼，我再试试你有多长的气命！"矮金刚蓝和才待亲自动手，忽的一条黑影，从黑沉的半空落下，其疾如矢，落在矮金刚蓝和面前船板上。来势太快，久经大敌的矮金刚蓝和，也是蓦的一惊！右脚往后一撤，双掌封住门户，只听来人"噗"的一笑道："蓝老二你放着正事不管，在这里磨擦什么？"矮金刚蓝和这才看出，来人是丐侠，这位风尘侠隐旁若无人的笑道："蓝老二你太小看了匪党，这次是鬼影子唐双青的主谋，万山主佟云的布置，非常狡恶。火攻计若是容他用上了，泗水船帮的飞鹭船，就要同归于尽了。"说到这他用手一指道："你看火船已经冲过来，若容他欺近了船队，可就糟了！我们难道把一世的英名全丢在这么？蓝老二这是水火既济，我们拦个煞火的吧！"

矮金刚蓝和双眉一皱，往主船那边望了望，说了声："好！咱们倒看看谁行谁不行。"说到这里扭头向动手的三人道："这猴儿崽子交给你们了。"人随声起，这两位风尘侠隐身形展动，疾如飞隼，一前一后扑奔主船。二侠矮金刚

蓝和与大侠追云手蓝璧，以轻功绝技称雄于淮阳派，大江南北无不仰燕赵双侠的大名。今夜与丐侠一处施展轻功提纵术，矮金刚蓝和可未免相形见绌了。

这两位大侠在这飞鸳船队里轻登巧纵，纵跃如飞，从船顶子上，风驰电掣的飞奔过来，转瞬间，已越过十几只大船。这时那烟火腾腾的小船，已离主船不远。矮金刚蓝和方要问丐侠怎么动手？忽从斜刺里“嗖嗖”的蹿过两条黑影，全轻如落叶在面前，跟着发话道：“来的可是蓝二侠吗？”矮金刚蓝和一听是中州剑客钟岩的声音，忙答道：“钟老师，不错是我，那位是谁？”后面那人跟着答话道：“钟师傅正愁人少，两下不能兼顾，蓝二侠回来好了。”说话的正是北路镖师蒋恩波。矮金刚道：“你们二位这是做什么？事情紧急，我们得把火船截住了。”矮金刚蓝和底下的话没容出口，“呛啷啷”的锣声四起，矮金刚蓝和听出这是分散船队的号令，各船口水手立刻出现，运桨如飞，船身往四下移动。

泗水船帮的飞鸳船队，全是操练有素，行动全有规模，前后左右中，分为五路，各为一大船帮，分开时可成五个船队。这时由主船那里，往江心那边退，明分暗合，各船全距离开有五丈左右。前哨往前进，后哨往后退，左右两队也是往左右推展开。从各队中飞撞出二十多只小船，每只小船上都有一名水手，船头上一名泗水健儿手持长杆，每四只船堵截一只火船，挥动长杆，想把那火船点翻。哪知火船上尚有伏兵，没容长杆搭上船身，火箭如飞向小船上射来。刹那间已有三四只小船被火射着，竟挡不住火船。矮金刚蓝和等停身的这只大船已被移动的贴近在左岸，在这船队移动的时候，中州剑客钟岩，已草草说明来意：主船那边，已把群匪困住。一般武师各守住了四个出路，被圈住的匪党既不易脱身，也

不易得手，不过护住船的武师们，不易再分身兼顾别处。帮匪使用火攻计的船只，全散布沿江隐避之处，更知火攻船只非常厉害，势须在匪党脱身之前，全数消灭。若容匪党全脱身逃出手去，再由他们主持着火攻计划，那就不易收拾了。因为蓝老师贵昆仲和万堡主，全追贼走开，所以叫他们寻着蓝老师和万堡主一同对付火攻的船只。当时中州剑客说着话，可没有多大工夫，挟烟带火的贼船，竟然发出一股硝磺之气。

那位丐侠从黑影中忽现身，到二侠矮金刚蓝和面前，道："蓝老二没有什么商量的，火船再不把它弄掉了，若容它把飞鹫船引着，可得由你包赔，没有我老头子的事。这左边冲过来的是五只，后面还有没有先不管他，钟老师蒋老师也别闲着，咱们一起动手。我是舍近求远，南边那两只，归我消灭，这边两只归你们三位。"嘴里说着一哈腰，似箭离弦已飞登上一只小船。这位丐侠身轻如燕，只轻轻一点那只小船，身形跟着又腾起，倏起倏落，已出去十余丈，竟落在第四只火船上。矮金刚蓝和、中州剑客钟岩、北路镖师蒋恩波，全跟踪而起，全借着散布江心的小船着脚。这几位全是江湖道上成名的英雄侠义道，全有非常的武功造诣，这其中以燕赵双侠的二侠，矮金刚蓝和轻功绝技，和中州剑客钟岩不差上下，北路的镖师蒋恩波轻功稍差，比较着落后。矮金刚蓝和飞登到往南第三只火烟缭绕的匪船上，见那丐侠身形往那四只火攻船上，倏的腾空而起。矮金刚蓝和方觉诧异，就见那火攻船的后哨上忽的"吧吧"一阵连响，竟射过一排连珠快弩，要是丐侠不跟着身形腾起，就有性命的危险。

可是燕赵双侠的二侠矮金刚蓝和，跟中州剑客也提防着恐遭暗算。脚点船头烟火已炽，恐被扑着头面往侧一上步，

脚点左船只。这时已看清这船上，装满着些引火之物，已经从前头燃烧起来，当中的一段船内，单有一只巨木箱似的。无意中发觉这几艘匪船上全是一样的装备，不禁对于这同样的木箱十分着意。二侠脚尖用力一点，身形立刻飞纵起来，竟从烟火上飞纵过去，往下一落身形正落在船舱上。上面两个帮匪一个提刀正要下水，那个却是手端着一张连珠弩，正要向前射去，矮金刚蓝和哪肯容他把箭射出来，往前一欺身，双掌是“春云乍展”砰的一声，把两名匪党全打落江心。同时丐侠那里却也避过一排连珠弩，身形轻灵迅捷，虚实莫测。明是跃上了第五只火艇，弩箭飞来，丐侠已经飞登到第四只船上。这里火艇后哨一样也有匪党操桨，和箭手防敌。连珠弩正待向第三只火艇上瞄射二侠矮金刚蓝和，只在将发未发之际，这位江湖怪杰人称活报应铁笛丐侠身形矫捷，快似飘风，脚点第四只火艇的后舵，口中喝声：“猴儿崽子，你们吃了熊心豹胆，敢在老子面前发威。”口中说着，骨瘦如柴的一双铁爪，“凤凰展翅”往两下一分。砰砰！舵后一名箭手一名水手，竟自被击得身形象皮球似的落在江心。那第五只火艇上的见蹿过来这班生龙活虎似的这几位侠义道，饶一位没射着，只这一瞬眼间，被打下江心好几个去。内中有两个狡黠的，见事不祥，向同党打了个招呼，容得中州剑客钟岩和孙玉昆、孙玉岗及北路镖师蒋恩波、少师傅修性等扑过来，这班匪党已相继下水。

这时中州剑客钟岩和蒋恩波却也相继登上第一、第二只火艇，余人满散落在泗水船帮的快艇上。可是这几只火艇，虽是没有匪党主持着，依然往前移动，分明是匪党在水中作了手脚，这一来情势更形危险。火艇前半截已经全被引着，烟火渐渐地延烧到中舱。众人正在惶惶不知怎样下手的工夫，

忽听那江湖怪杰铁笛丐侠向这边打招呼道："蓝老二，匪党十分可恶，竟是全窜入水中，暗暗操纵火艇，仍图侵入船帮。我们再迟疑可就要无法下手了。火艇上中舱的木匣是你们的催命符，一引着木匣，中船的火药全引着了，那可糟了。十几丈内可不能容人欺近。我说蓝老二，可别含糊啊！"一边说着，这位铁笛丐侠竟自用"一鹤冲天"的轻功提纵术，往起一腾身，再往下一落，超越腾腾的烟火，往第五只火艇落去，手起处，把一只三尺见方的白木匣举起，上面还连着两根粗如核桃的药线，被这位丐侠用左手给扯断，一抖手向江心抛去。蓝二侠这才明白敢情匪党竟施用这种恶毒的手段，用满装着引火之物的快艇燃烧起来，撞入船帮，企图把飞鹫船毁掉。何况这种火艇又暗装着火药，只要一引着了，这一箱火药二十多斤，爆炸起来威力绝大，一只火艇，足可毁十几只飞鹫船。若不是丐侠探明了机密，揭破奸谋，泗水船帮就不堪设想了。当时蓝二侠也照着丐侠的手法，飞登第三只火艇，赶到二侠落在火艇的中舱，情势危险万分！木箱上接连的引线已被引着，再迟片刻，火药箱立刻爆炸。不仅火艇化为灰烬，连蓝二侠也得受伤。矮金刚蓝和把药线先切断，把火药箱抛入江中。可是在丐侠叱喝赶紧动手的时候，只有中州剑客钟岩，和蓝二侠赶紧施展"一鹤冲天"的轻功，飞登火艇。因为火艇狭小，前后全有烟火，两边不能着脚，得冒着烟火，落到中舱时火势已成，身手非快不可。漫说孙玉昆、孙玉岗不敢冒险飞入火艇，连北路镖师蒋恩波也不敢轻于一试。中州剑客钟岩把第二只火艇火药箱弄掉，但是已迟了一步，几乎被火烧伤。

矮金刚蓝和从第三只火艇退下来，才落在一只泗水船帮的快艇上。那位江湖怪杰铁笛丐侠身形捷如飞鸟，返回来扑

向第一只火艇，因为已看见蒋武师等有观望不前之意。这种时候是危机瞬息，不容迟疑。可是丐侠虽有这么快的身手，才往第一只火艇上落去，仗着轻功有绝顶的功夫，脚尖才轻轻往船头上一点，轻如飞燕的又复腾身而起。扑救略迟，火已侵入中舱。这种危机一发的地方，任凭丐侠有多大的本领，也不敢下手，还仗着身形轻快绝伦，身躯赶紧纵起。就在丐侠身躯往上一起的时候高声喝喊："快退！"丐侠的身形还没落下去，轰然一声巨响！火艇已经爆炸，猛然的烟火往四下散开。孙玉昆、孙玉岗、北路镖师蒋恩波、少师傅修性，齐往四下纵身。孙玉岗背上的衣服已被引着，当时又全寄身在船上，这一被火烧伤，脚下步眼已乱，明是想扑奔一只小船，竟差着二三尺往下落去。孙玉岗又不会水，身被火伤，中气提不住，只要一落到江里，非死在水中不可。丐侠真是有胜人的手段，已看见孙玉岗背上被火烧伤，知道他准遭灭顶不可，在他往一只快艇上一落，竟从泗水渔人手中夺了一根长杆，往水面上一抛。丐侠身形已经纵起，竟随着孙玉岗的身形往下一落，把孙玉岗右臂抓住，左脚轻轻一点浮在水的长杆，抓着孙玉岗飞纵起，落在附近的一只小船上，随手把孙玉岗仰面放倒，把背上的火压灭，丐侠匆遽从破衣衫里掏出一只药瓶，倒出三粒色如青丹的丸药，纳入孙玉岗的口中。孙玉岗这时已经昏沉迷惘，被丐侠在命门上击了一掌；蓦然惊醒，觉得满口药香。丐侠向耳边说了声："你把药丸咽下去。"孙玉岗点点头，用口中的唾液，把药丸咽下去。

这时泗水船帮的快艇，贴近第一只火艇的已全被引着。水兵中有两名受伤的，好在全是精通水性，互相救助着忙退下来。这时附近一带烟雾迷漫，情势非常乱。就在这里火艇爆炸后，远远的一阵呼哨声，越来越近，附近江面上有烟雾

笼罩着，看不出多远去。这位丐侠，知道孙玉岗服下自己的丹药，绝无危险。孙玉昆和少师傅修性在另一只小船上，救起两名受伤的水手，也赶奔过来。丐侠听得四下的呼哨声，回头看了看，见矮金刚蓝和，已穿着迷漫的烟雾，往一个港湾子冲去。丐侠向孙玉昆招呼了声："匪党还不仅这几只艇，后面还有。你们保护着受伤人，退回主船，我们还得前去搜索敌人。"

孙玉昆答应了声："老前辈不用管我们。"说罢保护着受伤人，往船那边退去。丐侠二次施展开身手，飞纵上江岸，从黑影中往呼哨声连接的港湾后搜来。走出没多远见蓝和也上了岸，自己追上蓝二侠。矮金刚蓝和道："老前辈，来了正好，匪党的火艇尚未全消灭，我们索性迎上去。"

这位江湖怪杰铁笛丐侠，此时颇有怒意，向矮金刚蓝和道："我老头子在近四五年来，一心洗手江湖，不愿再有恩怨牵缠，轻易不肯多管闲事。今夜这群猴崽子们的一举一动，全是踹鸡笼拔烟袋的行为，没一点江湖道的气节。我老头子不给他们点颜色看，也叫武林同道笑话我老头子太怕事，蓝老二，你看我料理他们的！"矮金刚蓝和一听丐侠这番话，知道他又犯了除恶务尽的毛病，欲大开杀戒，匪党们定要遭殃。二侠矮金刚蓝和随答道："老前辈说的极是。"自己一面答着话，随着丐侠往呼哨声起处扑过来。转过前面一个小港湾，立刻发现水面上冲过来一排火艇，有烟雾迷濛着看不十分真切。就火艇上发出来的浓烟火星子看来，共有六只，比头一次放过来的反多了两艘。这位江湖怪杰铁笛丐侠在暗影中身形往下一塌，伏在地上。矮金刚蓝和正和丐侠一样的心意，竟自照样的往地上一伏身，贴着地面倒可以看出江面上的烟雾隐蔽的火艇。这是在雾气笼罩的水面上最便利

的法子，这种烟雾在江面上是往上腾，若是站在船面上往远处看去，连丈余外全看不清楚。这一伏下身去，那烟雾离水面却有一二尺，下面反是清朗的。

这时丐侠已经看出这排火艇上的装置，和那头一拨一样，也是从船艇头上起，全装着引火之物，当中舱里放着一只火药箱子，船尾却有两名水手，各持一柄轻桨。这六只火艇有一只蹿到头里，上面中舱却站定一人，一身水衣水靠，倒站在那里，面向后面五只火艇上指手划脚的说话。火艇全依然往前走着，水花翻腾，虽是离不甚远，可是想听那匪徒说的什么，却听不见。当时丐侠略一察看，已看出这班匪党的举动和火攻的步骤，长身站起。沿着堤岸疏疏落落的一行行小树，这是为着保护堤埝的。这位江湖怪杰铁笛丐侠，一声长啸，向驶行江面上的火艇上匪党叱喝道："杀不尽的奴狗，把江湖的规矩全忘了，你们这群猴崽子哪配在江湖道上装好汉！我老头子要不给你们一点颜色看，你们也不认得我老头子是怎么个厉害。"在喝喊声中，到了一排小树前，双掌一伸，搭在一株小树的树干上，双掌一合，把树身给捋住，双臂往起一振，把一株小树给拔了下来。这时那排火艇正驶到近前，这位丐侠双臂往前一送，倏的这株小树飞了出去，正砸在一只火艇上。这一来驾驶火艇的水手们一声惊呼，连人带艇全翻在江心内。

·第五十三回·

肃整帮威内三堂三番传旗令

且说这位铁笛丐侠，毫不迟疑的跟着又拔起第二株小树，照样的又给抛出去。这一来江面上的火艇被砸沉了三只。那火艇上的水手竟自纷纷下手，仍然袭用那先前的法子，竟自向水中操纵着火艇，想仍然往飞鹫船那边攻。这时矮金刚蓝和见丐侠这种神力惊人，竟自连砸沉了三只火艇。那沉没的三只火艇上的水手，沉入水中，仗着精通水性，火艇依然前进，不过没有先前那么快速了。这位矮金刚蓝和随说了声：“老前辈，给我留两只，我也叫他们尝尝蓝老二的力量！”说到这里，立刻也返身纵到这三只火艇头里，脚站半马桩，提丹田之气，贯到两臂，注到两掌上，运转内家一力混元的功夫，往起一提，把一株小树给拔起来。可是虽只合掌粗的树干，树根下却有三尺多圆周的树根，探到地内。这一拔，把树根下一尺以内的地全给拔翻。蓝二侠一看自己拔树的情形，就知道自己的功夫比起丐侠来，可差得太多了。人家丐侠拔树全是近树根下的土稍掀起一些，完全连树根全给震断，那种神力真是不可思议。自己在江湖道上虽已负虚名，这么看来，实在真有些自愧了！当时这位蓝二侠睹定了一只火艇，双臂一振，把一株小树抛了出去。只听得“砰”的一

声，正落在中舱的药箱上，里面的火药正被砸得爆炸起来。这种药箱威力至大，这一爆散开来，烈焰四射，一只火艇的艇身成了碎片，四下纷飞；却把旁边两只火艇也全给引得着了起来，跟着“轰轰”的连着两声暴响过处，黑沉沉的江面上立刻幻起一片红光，把江面上十几丈方圆烟雾全映射红了。江面上的水手，全被自己的火药炸死，这种害人不成反害己身，可见天道好还，令人可畏。

这时这位江湖怪杰铁笛丐侠笑说道：“蓝老二，真有两下子，你居然能够全给料理了。很好！这里没有我们的事，水底游魂自会找他们出这种阴毒主意的算帐，与我们无干，这火攻是左右齐发，右岸那边不知得手没有，我们赶去察看察看。”矮金刚蓝和答了声：“好！”立刻翻身赶奔飞鹭船停泊之处。翻回半箭地，见贴近江岸有三四只小船，走的非常快，正在看不出是敌船还是泗水船帮的船只，忽的由前面那只小船，“嘟”的扫出一道昏黄灯光，掌孔明灯的是听得后面和自己船上打招呼，转身答话，骤然一拉灯门，灯光本是往岸上扫射，只是灯光先照到后面自己船头上。矮金刚蓝和在这灯光一扫下，看出船头上飞鹭的标记，是泗水渔家飞鹭船帮的巡哨快艇，遂向丐侠说了声：“主船已移向江心，老前辈，我们趁泗水船帮的飞鹭快艇赶奔主船吧！”在矮金刚说完这句话之后，岸上的小艇已用孔明灯查探岸上的黑影，看出有蓝二侠在才放心。原来事出非常，保护主船的四只巡哨快艇，一只已被帮匪火艇烧焦了，只好凑在一起慢慢的行着。正走着，发现了岸上有夜行人，在黑影中看不出是敌是友，所以用孔明灯一照，更加燕赵双侠的身形相貌却与平常人是不同的，虽在匆遽间，也容易辨认。中州剑客赶紧招呼道：“蓝老二，这是咱们的船，请上来，好往江心那边去接应掌门

人。”

两下里发话的同时，哪知丐侠一见有淮阳派的同门人，遂向矮金刚蓝和说了声：“蓝老二，你上船吧，我这还有两个死约会，回头见吧。”说罢肩头稍为一晃，身形似箭，捷如飞鸟，往那沿江岸的一丛丛小树梢上微一着足，猛的往树下一落，身形缩到一团。不是二侠亲眼见他向前飞纵出去的，简直看不出堤岸上有人。这里矮金刚蓝和听得小艇上中州剑客招呼，自己方要答话时，忽见丐侠情形似有用意，自己赶紧把话咽回去。就在丐侠往下一伏身的工夫，突从江中一只小船上，“嗖嗖”的蹿上两个夜行人．身法全够快的。头里这个脚才点地，见这位江湖怪杰铁笛丐侠猛然一长身，叱声：“这是死胡同，回去。”随着这个去字尾音，双掌向外一探，那夜行人的身形竟自倒翻回去，“噗通”的坠入江中。第二个夜行人似已警觉，双足一着地，迅捷异常的一个旱地拔葱，“嗖”的竟向丐侠的头上飞越过去。贼人这手功夫还是真干净俐落，可是竟遇见这位意外来的魔头，比他还快的多。丐侠的双掌击出去，没往回收势，往上一抖，身形拔起，口中却喝了声：“下来！”那人的双足竟被丐侠抓住，往下一坠，丐侠口中又喝了声：“你也去吧！”就见丐侠倏的往外一送，这夜行人，脊背朝天，胸腹向地，足前头后的坠入江中。

这位丐侠此时倒真个干净俐落，把这贼党抛入江中，忽自言自语：“这小子好象那火攻计主谋，我老头子焉能叫你逃出手去。”说罢用“八步赶蟾”，竟扑奔了沿江湾一行小树。蓝二侠看出这位丐侠竟自又发现了敌踪，听他口中喝喊的情形，竟是这场事中的主谋匪徒；自己不再管他，任凭他去处置这班匪徒。这时小艇沿着江岸扑奔主船，转过这道港湾，

只见前面的江面上，十分凌乱。这里把右岸的火艇给弄沉了五只，有三只爆炸了，把泗水渔家的船帮的飞鹭快船，给搅伤了两只。可是因为两派的掌门人，全督率本派的一班武师门弟子全合力柜敌，把欺到主船的匪党，竟自全给包围着不能脱身。眼看着群匪全要落网，只那万山主佟云、鬼影子唐双青、刑堂下舵主胡灿，全脱身离开了主船这里，这其余的一干匪党，竟自无法脱身。两下里正在这种不可开交的当儿，突然从远处有两条火龙似的两行快艇，运桨如飞，船行处水花四溅，船上的灯笼火把，照的离开船身四五尺，全可以看出水面上浪纹。这时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各据在主船的舱顶子上，指挥着一班武师围捕帮匪。这时发觉匪党们，阴谋毒计过形令人难忍。淮阳派掌门人在先还想着令这班匪党尝些苦头略示警戒，任他们逃去。西岳侠尼看到这种局面，一个应付不好，西岳淮阳两派的威名，全要断送在这里。十二连环坞的践约赴会，只进了分水关，就全折在中途，不用旁人讥诮，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再在江湖道上立足。所以和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一商量，非得生擒两名，好歹也留两名活口，带到十二连环坞，和那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辩理，这才决意不肯轻轻放走了匪党。

这时禹门舵主桑青，是从水中逃走，被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两头堵截被获遭擒。断眉石老么竟被圈回来，在船面上被擒。其余的匪党们也被擒七八名。这一来匪党们，哪还有恋战之心。这时眼看着连侯天惠、李玄通等全被获遭擒。迎面这一突现匪船，鹰爪王忽的一醒，随即向侠尼慈云庵主喝了声："匪党又有助兵，我们不能叫他欺近了。"这时正好中州剑客钟岩、矮金刚蓝和全赶到，续命神医万柳堂也正肃清了江面上的匪党翻回来，方待帮着一班武师捉拿

这几名悍匪，远远这一突来匪船。鹰爪王赶紧传令蓝二侠和续命神医万柳堂督率着泗水船帮的八艘快艇、二十名连弩手冲过去，迎头察看来船。如是夜袭帮匪的援兵，那可不用再有顾忌，只管下绝情、施辣手给他消灭一个算一个。矮金刚蓝和答了声："好吧！鼠辈们敢来送死，我蓝老二要看看他项上长着几个脑袋。"

当时这八艘快艇往外一闯，又有这几位领袖人督率着，遂鼓起快桨，运桨如飞的往前面冲去。来船也渐渐离着近了，头里的两只快艇上面是四支火把，每船头上是两支，并不用人掌着，插在那船头的左右船舷上。江风较大，更兼中间两只快桨，后梢两只快桨是四名短衣窄袖，油绸子包头，外罩水靠的四名水手。单有一名掌舵的，这种快艇怎会不快？那火把被风吹发出一片"噗噗"之声，火苗子冒出尺许。在艇头各站着一名帮匪，手中掌着一面三角白绫子旗，旗在火把中照着上面似绣着一只鸟形，当中似乎还有大字，不过绣旗行舒又卷，看不真切。

两只快艇上站的这人，突然吹起芦笛，连着响了十几声。芦笛声歇，两边的船相离仅有五六丈。这边续命神医万柳堂和矮金刚蓝和，全看着来船不象是怀着恶意，不便冒昧，遂令水手赶紧喝问："来船不赶紧说明来意，我们可要对不住了。"这里喝问来船，那边动手的帮匪和水手们一看，立刻个个惊惶失色，往后退着招呼："淮阳西岳派的朋友们，请暂时住手，不要过形相逼。我们金雕堂香主现传信笛，令我们立刻罢战听令，帮规至严，朋友们不能相容，我们唯有引颈待戮绝不还手了！"这一来，淮阳西岳两派全是江湖道上侠义道，全讲任侠尚义的，焉肯象这班帮匪的狡诈不义、赶尽杀绝？这时一听匪徒们因为总舵上金雕堂的命令退兵罢战，

束手待命，这班侠义道焉肯办那种打死老虎的事，立刻也停住手，不过任凭匪徒说什么，反正这时想走可不行。四下里仍然是严厉的监视，迎上去的矮金刚蓝和，及续命神医柳万堂和来的帮匪答了话。

原来蓝二侠因为这时正在和帮匪敌对正急的时候，来船的真意不明，只要一欺近了，就得令连弩手以连弩御敌，挡住了先不叫他骤然冲过来。这边一发话，迎面那前锋两只快艇上两名手持着令旗的匪徒，听这边一发话，立刻把手中执的令旗向后一摆动，立身的这两只前锋船的八名水手，“啪啪啪”倒翻快桨，先把船定在江心，后面的六只也到了，跟着也全是停桨勒舟。这时艇上左首这名匪徒答话道：“来船定是淮阳西岳派的好朋友，贵派掌门人践约赴会，我们龙头帮主，因为贵派是以泗水船帮飞鹭船队入分水关，所以不便再用本帮派船迎接。这次因为贵派以泗水船帮整队飞鹭船入分水关，这是本帮历来悬为禁例。这次若按着帮规，在分水关前定然要贵派换船入总舵，恐生误会，贵派掌门人必要疑心我们帮主量狭。可是分水关以内，不准见外面的船只，这可不是专对外人说，连历在本帮的也是一样。自开山祖师留下的帮规，焉敢破坏？敝帮主这才传谕分水关到十二连环坞的十二道伏桩暗卡，全撤回去。这正是我龙头帮主一片苦心，权宜之计。这么办，庶免破坏帮船不见外船之禁例。不料竟有胆大妄为的舵主用卑鄙手段，中途相犯。这一来，不仅是我们龙头帮主蒙羞，整个的凤尾帮严整的帮规，完全被他们破坏。我们是奉内三堂金雕香主之命，恭迎西岳派淮阳派掌门人入十二连环坞。请掌门人暂时容忍，凤尾帮的帮规绝不容坛下弟子轻视。请掌门人赶紧整队放胆启航，在金雕堂香主的命令下，凡是泗水船帮的一舟一艇，没有人敢再妄动一指吧！”

这边鹰爪王和西岳侠尼一听，还不是凤尾帮主传来的命令，这内三堂的香主，就有这么大的威严，足以镇慑群匪，来人所说的话谅非虚语。遂向对面拱手答道："朋友，贵派金雕堂香主盛意可感，适才的事暂且不谈，贵香主既许我们入十二连环坞，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这时对面船上人，把手中执的绣旗一举，向一班帮匪厉声说道："凡是参与今夜火攻的弟兄，全随令到金雕堂候命。"说完这两句话，把绣旗向本船的水手一挥，遂向鹰爪王西岳侠尼一抱拳道："我们须到金雕堂覆命，恕我们不陪。"立刻船头拨转，八只快艇鼓浪冲波，向来路驶去。这里一班帮匪一个个垂头丧气，乘小船才要往里移动，矮金刚蓝和看头一只小船是鬼影子唐双青，和西川双煞的李玄通，蓝二侠冷笑声道："唐舵主、李舵主你们先别走，赶尽杀绝，下井投石非我淮阳派中人所为，我们这里擒住的两位，不跟着走等什么？"这一来把唐双青、李玄通羞得无地自容，本来是绿林成名的巨盗，一生没受过这种羞辱，这时连头也不肯抬，吩咐手下匪党把被擒的帮匪接过船去。一个一个形如丧家之犬，相率逃去。

鹰爪王和西岳侠尼见帮匪全走净了，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正从水中翻上来，水面上的情形，两人已经全知道。鹰爪王令简武师传令，泗水船帮再重行整队，锣声三阵，已经散开的飞鹭船，照旧会合起来。这时已经五更过后，大概还得有一个时辰就快亮了，鹰爪王向西岳侠尼和蓝二侠道："我们是这时走，还是等天亮再走呢？"西岳侠尼说道："我看这时就启程，把亮子全掌起来，绝不能再在那里停留。"鹰爪王点头道："好！"随向简武师道："我们把船队也得检点一下，倒是看看损伤了多少船只。"泗水渔家简云彤答道：

“大概只毁了几只小艇，大船没有多大损伤，我们再看看也好。”遂唤过一只快艇，方要和鹰爪王登船，鹰爪王忽的想起一事，向矮金刚蓝和道：“这次帮匪火攻，多蒙铁笛丐侠仗义相助，侠骨热肠，令人可感。我听说孙玉岗老弟，若非这位老侠相救，定要葬身鱼腹，怎么这时不见他呢？”矮金刚蓝和道：“这位怪人历来行踪诡秘，正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方才本和小弟在一处，是他忽的追赶两名帮匪，现在竟不知这位江湖怪杰到哪里去了。”

鹰爪王深知道这种侠义道是别具一种性情，落落寡合，令人难测，遂偕泗水渔家简云彤上了快艇，抄着飞鹫船的船队里头，从哨艇外往后翻。鹰爪王见这时全帮队飞鹫船业已整队待命，那已经被敌人焚毁的几只小船业已全把它拆毁，应该抛弃收集的收拾一清，在这短短的时间，已经再看不出被火攻的踪迹。鹰爪王问明孙玉岗歇息的船号，先同蓝二侠看了看，好在全是皮肤之伤，铁笛丐侠救得快，有好药，这时已丝毫没有危险。还有江南镖客三才剑司马寿昌受伤的事，也有人报告了鹰爪王，这时也顺便地看了看，倒也没有什么危险。遂往后哨上察看了一番，见全帮船队全整队以待，各自把所有的船面上全调拨、各守自己的职责，毫无凌乱的情形。这时鹰爪王和泗水渔家简云彤回到主船上，立刻由简武师传令开船。“呛啷啷”连着三阵锣声响过，这泗水船帮立刻鼓乐张帆，冲波逐浪往里驶来。这拨飞鹫船是屡经大敌的船帮，虽经过大敌奇袭火攻，威容不减，往里走了有半个多时辰。这时东方已经发晓，天空上已作鱼肚白色，清风阵阵，加着江涛汹涌，颇有些寒气袭人。果然静悄悄的江面上，并没有一点阻挡。鹰爪王跟那矮金刚蓝和站在船头上，只有天空的断云飞絮，渐渐全变了颜色。日轮还没透出水

面，但是那种灿烂的赤霞先涌上了晴空，映照得水面上幻成奇景。鹰爪王等十分赞叹美景无边，这种境地也实在太叫人留恋。这时矮金刚蓝和又发觉自己的兄长，竟自不知在什么时候，也离开飞鹭船队。这时续命神医万柳堂也说道："不错，在火艇冲过来时业已看见蓝大侠施展他一身绝技，把火艇连沉了两只。其时有两只火艇爆炸起来，浓烟布满了江面，那时蓝大侠竟自冒着漫江烟火去追捕匪党，一刹那已不知他的去向。"鹰爪王看了看蓝二侠，见他笑吟吟好似深知蓝大侠的行动，只不肯明告诉大家而已，好在象蓝大侠已是成名的侠义道，任凭到什么地方也不至于吃亏。又素知这蓝大侠，尤其性情孤僻，落落难和。平常在没事的时候，老兄弟倒是一处游山玩水，只要一有了事，立刻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这时鹰爪王只略问了问，遂不再去管他，连西岳侠尼也贪恋着江面上无边风景，全站在船头上。

江风拂面，一阵阵吹得衣襟"噗噜噜"作响。这时那来路的港湾子陡现帆影，只是这一路水程没有见着一只船影，众人未免注视。这时逆风顺水，船可走得不慢，刹那间已沿着一道港湾子转过来。只见迎头来了四只快船，全是风帆满引冲波逐浪的向这边驶来。鹰爪王向矮金刚蓝和道："这大约又是十二连环坞总舵下来的吧？"矮金刚蓝和道："不错，正是十二连环坞下来的，好在绝无恶意。"果然这来船渐近，全看出是船面并没有帮匪示威，仅有衣裳整齐的一名匪徒，手里拿一只绣旗，旗面的情形，和方才金雕堂的情形一样。这里泗水渔家简彤云是赶紧吩咐水手把船放慢了，不一时已与来船会合相隔仅有两三丈。只见对面船头上这名帮匪把手中掌着的绣旗向这边一招展，跟着连响了两声芦笛，芦笛响过，这来船竟定在了江心。

那船头上站的帮匪，向这边一抱拳道："淮阳派西岳派掌门人请了，我们奉敝帮青鸾堂香主之令，恭迎贵派掌门人入十二连环坞，敝香主未能严饬坛下弟兄，致令中途冒犯，实在抱歉。敝香主以身掌青鸾堂重地，不便擅离，特令我们赶来迎接。"鹰爪王随即抱拳拱手，西岳侠尼打手问讯齐说道："蒙贵帮香主优礼相加，感激不尽，我们谨率同门恭诣主坛，藉申谢意吧！"这时那掌绣旗的人却含笑答道："堡主过谦了，我们尚奉青鸾堂香主之令，要为贵派船帮肃清航路，我们只好先走了。"两位掌门人齐答："贵舵主请。"这四只快船立刻掉转船头，仍然循原来的水程向前驶去。这里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全深服这凤尾帮的主干人实未可轻视遂催着水手赶紧启程。

走出没多远，又拐过两个港湾，迎头又是一队快艇，拱卫着一只双桅船，如飞而至。这只双桅船全船打制的这种讲究：船身通体亮黄油，油的光可照人，连舱板带船棱边沿的地方，全是加了一遍细工，全不见粗棱粗角。舱房也较平常的船大，舱门挂着虾米须的竹帘子，在舱门的两边框柱上各挂着一只长方纱灯，船舱两旁，靠两边的船舷里边支着两架气死风灯，上面有红字，和官船的局势一样。船舱两旁却是每面有两个窗子，靠前边这两只窗户全是焦叶形，靠后边这两只窗户全是六角形，连木桨带窗棂全是一色黑漆漆的，又黑又亮，再衬糊的碧纱，格外显着古雅。这种讲究船在航路上实属罕见。不仅船讲究，连水手也与方才来的船不同，每边船舷是四名水手，全是年轻力强。每人一身青绸子裤褂，一顶月白丝子里马莲坡大草帽，下面是黑白两色倒赶千层浪的褒腿，搬尖洒鞋。可不是山东出产的那种蓝布十纳帮，却是青鞋、沿白口、白脑门、白掖巴，全是丁字步一站，双手扶着桨，

预备着并摇。因为双桅的风帆满引，后梢只一名掌舵的引着帆绳舵柄，就够快的了。这两班水手就为是风势或有个突变，或是回船时用的。这班水手全是操练出来的，风帆稍有不得力，能够叫这只船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速度，绝不受风向的牵制。船头上站立一人，年约四旬左右，白素素一张脸面，细眉朗目，鼻直口方，也戴着马莲坡大草帽，月白蓝绸子里，四根月白绸子飘带，随风飘摆着，穿一件蓝绸子长衫，下面蓝绸子中衣，白袜青鞋，也是手执一面绣旗。这人这份威严相貌，若不是在匪巢分明是匪党无疑，只要换个地方，谁也相信这人是个武官。

这时来船相离六七丈，船上连鸣了一阵芦笛，掌舵的收帆，两舷上的八把巨桨，全探到水中，一懈船身行驶之力，越走越慢，赶到离着飞鹫船两三丈，这只双桅船已渐渐一丝丝移动了。只见船头上，这位帮匪把掌中的那根绣旗挥动，那拱卫大船的两行快艇，全遵令倒翻快桨，把快艇定住。来艇的船头上，这个又文雅、气魄又大方的帮匪，向淮阳派西岳派大船这边，把手中的绣旗往胸前一立，左掌向右腕上一搭，态度很恭谨的向这边说道："清风堡绿竹塘掌门人王老师，西岳碧竹庵慈云大师，小可这厢有礼了。在下奉天凤堂香主之命，恭迓贵派掌门人，暨一般老师们，候驾入十二连环坞。敝帮龙头帮主因未能恭迓行旌，十分抱歉，王老师和慈云大师入十二连环坞后，敝帮主再当面谢罪吧。"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听来人说话十分客气，鹰爪王抱拳拱手，慈云大师合十答礼。鹰爪王道："敝两派，忝蒙武帮主千里相召，到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深感盛情，一路颇多冒犯之处，分水关又承慨然解禁，许敝两派乘飞鹫船整队入关，足见武帮主实大仁大义。现在又蒙内三堂破例相迎，我们全是江湖道义之交，

恕我王道隆不说浮泛感谢的话了。没领教尊驾，职司哪一堂，掌管哪一舵呢？”这名帮匪答道：“我在下蒙龙头帮主的慈悲，在内三堂的天凤堂，掌红旗效力，贱姓谭，单名一个毅字。”鹰爪王和西岳侠尼一听肃然起敬，因为知道凤尾帮中，内三堂红旗香主拥有极大的权柄。这红旗的职司，掌管着全帮，勘察功过，有生杀之大权。这位香主亲自出迎，是给践约赴会的大面子。这两位掌门人又恭恭敬敬的，向这位红旗谭毅施礼道：“香主，敝人久仰大名，如春风皓月。现在竟蒙香主这么抬爱，实不敢当。贵帮主，可容许我们以泗水船帮的全队飞鹫船入坞么？”红旗谭毅答道：“王堡主说哪里话来，泗水船家在大江南北久负盛名，敝帮谁不愿一瞻领袖江湖的飞鹫船队。敝帮自帮主以下，莫不欢迎。现在离十二连环坞已经不远，在下因职司帮规所限，不能奉陪，怠慢之处，还请贵掌门人多多原谅。”西岳侠尼忙答道：“屡蒙香主破格相待，贫尼承情不尽了，香主请便吧！”这位红旗谭毅，把手中绣旗一挥，芦笛声起，这只双桅船和所有拱卫大船的八只快艇，操桨灵活，举动轻快，一齐掉转船头，冲波逐浪的翻回去。

鹰爪王西岳侠尼见来船已走，知道这是最后迎接的。容他走远，遂向躲在舱门里的矮金刚蓝和点点头说：“凤尾帮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对待我们礼貌不算不周，手段还是狡诈。我们从分水关到这里，屡遭暗算，他推做不知，现在离十二连环坞总舵已近，这是他凤尾帮重要之地，处处必有埋伏。他是嘴甜心苦，要真是大仁大义，应当派人引导我们入坞。别看内三堂香主，以本帮轻不一动的三堂旗令三次速驾，就外貌上看来，总算给我们十足面子，可是骨子里，依然是想想伸量我们到底。我看这一带暗中袭击我们的，谅

已可保不至于了。只是再往里深入，只怕还免不掉危险吧。”矮金刚蓝和点点头道：“那也说不定。”西岳侠尼冷笑一声道：“这种情形也未必尽然，在先天南逸叟武维扬，一切推诿不知道，这时既由他内三堂旗令来和我们照了相，他总不会再说不知道了。这种成名江湖执掌着这么大声势的凤尾帮龙头首座，不管他多奸猾、多狡诈，他也得顾惜他的威名信誉了。我想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或者不至于这时候再生恶念，不过这里已到腹地，或者水程有自然的阻碍，倒是难免的。贫尼不知道猜测的怎么样？”鹰爪王和矮金刚蓝和点点头，遂说道：“大师所论十分近情，或许能如大师的推测了。”边说船边走着，又蹚出来里许。只见眼前的形势陡变，水路渐渐的迂回曲折，河岔纷歧，只好是暗察好了方向，依着方向奔西南，任凭怎样转折，总不把这个方向失了。

转了四五个小湾子，只见眼前这一段水里道路，两边夹峙的，似初入分水关的苇塘茂密，容不开两航船并行，只能容飞鹫船鱼贯而行。不一时面前是一处所差无几的水岔子。这种地方任你多精明干练，你也不能说定了是走哪条道近了。前锋船在苇塘中竟走进偏南边道水岔子，焉想到走出没有一里地，竟自弯转起来。这段水路，完全是弯转潜旋，直走了一个时辰才从里转出来。赶到一看，仍是原分水岔子，这一来鹰爪王十分愤恨，知道这是他这十二连环坞自恃天然地利，独能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令敌人走入，自己步上迷途。我们人地生疏算不得栽跟头，这一来武维扬颇有些气量狭小。这里仅有两条水路，我们只好从这边再试试了。仍令前锋快艇照旧启航。赶到走上这条水路，一边留意查看着，知道不致再走冤枉路。不过这种水程，方向不时变换，已经完全

是逆流而行。有的地方双桅船走着全很费时，两边的苇塘礁夹峙，水面虽窄，水流可是非常疾，这种地方行船太不容易了。

仗着泗水船帮的健儿，多么险阻的水程全经过，在这种地方，各显身手，照旧往前疾驶走过两个湾子。听得远远一片水声，声势颇为惊人，前锋快艇，渐渐地觉得船身较前吃力，知道前面必有原故。往前又走了半箭地，两边苇塘暗礁，也渐渐少了，水面向外开展，迎头在两箭地大约已有阻碍。前锋没有等到了近前，赶紧一向后面打招呼，请泗水船帮的首领前来察看。简云彤赶紧来到前锋船上，向前面略一瞻顾，吩咐前锋船略形放慢，大概前面是一道关口。遂赶紧翻到主船，草草向鹰爪王西岳侠尼报告，说是前面有两座突然起水面的暗礁，形成一座港口，不过从远远看着，水从里面冲出来，激起数尺的波浪。那么里面有多大的水势，出口的水哪有这么大的力？情形太以可疑。我已令船队略形放慢，我想亲自前去察看察看。这时鹰爪王和西岳侠尼等全在舱中，听了简武师的报告，纷纷站起走到舱面，向前面一看，此时相离已剩一箭地左右，果然那里水势特别的声势大。鹰爪王点点头道："倒是得细看看，这种水势不常见。"正说着，小龙王江杰本在后哨监视水面，见船队走着走着，无故放慢，恐怕前锋有什么变故，自己也赶紧赶过来。见简武师正用油绸子包好头，方要穿水衣下水，遂忙问道："简师叔，你下水有什么事？"简云彤用手往前面一指道："这里已发现关口，水势过疾，我们的船只恐怕不易冲进去，我过去看看。"江杰道："好，我帮着师叔察看察看。"江杰的油绸子水衣，仍在身上穿着，只领口拉开，头上仍紧紧扎着油绸子，这时很快的把领口系好。泗水渔家简云彤说了声："好。"分

向左右船舷，各自脚点船板，先往起一纵身，蹿起一丈五六，一个“云里翻身”头朝下，脚朝上，形如两头巨鸟扎入水中。简武师的水性是名师传授，在水面上又有十几年的经验，小龙王江杰是天生的奇童，两人下水的姿势，特别的好看。身躯入水并没有多大声音，只水面上炸开两圈水纹，渐渐往外开展，两人已无影无踪。眨眼间已出去五六丈，方见两人先后往水面上一冒，换了一口气，又复沉入水中。

且说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小龙王江杰，各自施展泅水术，扑奔那道港口。两人各留神着水中，恐方才凤尾帮三堂旗令，一再声明，绝没有人再来暗算，但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不到十二连环坞，他说的话不能太信了。两人在水中走的非常快，不一会的工夫，已到了港口临近，只觉着水力非常大，以两人这么好的水性，已觉着十分费力。简武师遂向江杰一打手式，两人一同探身水面，好在这一带绝无人迹。望着这种水势，江杰道：“简师叔，不见一匪，不见一船，一路上瞒不了我们，大江南北没有这么大水势的地方，港口下面，必有阻水的东西。我们从侧面往前欺，要从正流上恐怕贴不上去，这种水力，我们没法往里闯，可是帮匪也不是神仙，他们竟能自由出入，我绝不会信。”简武师点点头，两人仍然分开，一左一右用全力赶紧奔港口。以两人的水性，勉强的贴近了，有二三次被水浪打退下来，各自抓住了两旁的礁石全略缓了缓气。这时说话可听不见，因为水流汹涌，浪花飞溅，声如牛吼。简武师用手指了指水中，身躯越往下沉，水力越显着小，并且这点地方还浅，方才所过来的地方，深的地方有十几丈，最浅的地方也有三四丈，这里竟只不到两丈深，脚下已点着水底。

江杰这时已和简武师聚在一处，所发现的和简武师一样，

两人这才欺近港口。江杰的眼力比较简武师强的多，已发现下面装有横水闸，水力完全是这水闸作祟。不过这水的来源，也定然另有文章，必是另有聚水的地方，或是勾来几道山泉或者是大瀑布，引到这里，连正式的江流汇聚到一处，从港口往外放，竟会有这么大的威力。简武师和江杰，到闸门下用手摸了摸，这道横水闸完全是铁制，足有千斤重，你要想进他这道港口，实非易事。两人不敢在水中过事耽搁，这时江杰已从水底和简武师聚到一处，一同浮出水面略微歇息了一会。小龙王江杰道："简师叔，这么重的铁打横闸，帮匪启闭，也另有关键，他们自己出入，绝不会用人力的。我们找着关键的所在，不会想不出法子给它弄开。"简武师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恐怕它另有出入的道路，我们就白费了事了。"江杰摇了摇头道："咱们察看完了横闸再说。"简武师点头道："好。"

这两人相继沉入水中，摸着这道铁闸，沿着左右的边沿，竟摸到两根巨铁绳，有核桃粗细，紧贴着两边的礁石。这两根铁绳全是连到铁闸的往右下角，跟旁边的提闸情形不一样。这两人又分开，各摸着一根铁绳，往上倒直到快出水面，在两边的山石上，各摸了一道铁槽，铁绳卧在里面，赶到离开水面，石槽被苔痕杂草掩蔽不露一点痕迹，哪会看的出来呢？简武师和江杰虽在这种没有着脚的山石上，依然攀藤附葛，往上爬着，一面用手拨着掩蔽石槽的杂草，往上察看，上来约有二丈左右，竟有一片丛蒿，遮住往上去的石峰。简武师略一分拨丛蒿，这才看出这片丛蒿完全是人工布成的。后面是丈许方圆的一片孤顶，那提铁闸的铁绳缠在一架辘轳上。简云彤看着不禁眉头紧皱，看出这种辘轳提闸，没有四五个力大的壮汉，绝绞不起来。遂向对面招呼江杰，问他可找着辘轳

没有？简武师准知道两边定是一样，这道横水闸是嵌在两边壁立的石峰上，两边凿着这两道石槽，计宽七寸深，可是在四寸一过再往里口约三寸宽。这闸板可没有那么厚，只一寸厚，两边却有四寸宽的墙子，形如工字式，两边加这四寸的墙子就为是在石槽里易于滑行。在铁绳嵌的地方，却只三寸宽的石槽，铁绳完全卧在石槽里，不过不论什么船也得到此解桅收篷，因为这道横水闸就是用辘轳绞上来，这种笨重的横水闸绝不能随便往旁处移动。

泗水渔家简云彤见这暗中的阻滞业已查明，自己可不能弄那种不度德量力的举动。这道横水闸约有千斤重，自己和小龙王江杰想要提这个闸，勉强的提起一些再来个中途气力不及，更栽跟头。遂向江杰打招呼，急速下水返回飞鹫船队向两位掌门人报告，赶快派人来提闸。江杰也知道自己和简师叔没有这么大臂力，遂隔石峰招呼道："简师叔，我先走一步了。"这孩子好大的胆子，竟在这峰头上一翻身嗖嗖脚下如飞，连赶了十几步到了尽头，双足一顿，两臂往前探着，竟自往下面蹿去身形到了水面。敢情这种疾浪翻腾，绝不容你象在别处下水那样自如。"哗啦"的一个浪花翻处，小龙王江杰本是头下脚上，浪头起的有二尺高正打在江杰的小腹上，把江杰打了一溜跟头，在这个浪头前头翻了两个身才裹入水内。这一下子可把个泗水渔家简云彤吓着了，顿足自语道："可惜这孩子非葬身在波浪下不可，我怎么去见王老师和燕赵双侠！"自己虽是这么急，不可以再莽撞了。因为莫看江杰年岁小，没有师傅，唯独水性真不在自己之下，自己如果也那么下去，只怕也不易逃得活命。遂赶紧攀藤附葛从上面下来，沉入水中，一个劲往下沉，把浪头的力量拨开，立刻潜入水中，往前泅出五六丈去，才敢往上翻。

赶翻到水面，再找江杰哪还有踪影？泗水渔家这时心头突突乱跳，随即赶奔船家。才贴近前锋船，只见江杰把身上的水衣的水渍业已在船头抖净，见简武师探身水面，立即招呼道："简师叔上船来吧！我师祖们等着简师叔问话了，您就从这上来吧！"泗水渔家简云彤长吁了口气道："江老弟，你可吓着了我！你往后再这么胡来，我再不敢和你一处行动了。"这时小龙王江杰却笑嘻嘻说道："简师叔，我哪晓得您老竟替小侄这么担惊，叫小侄越发不安了。我嗣后绝不再这么大意行事，只要有什么行动，必先禀明了师叔，再这么叫您着急，小侄就不是人了！"泗水渔家此时也翻上了船头，见江杰无恙，遂放了心，一笑置之。遂说着："你也见过掌门人了？"江杰道："师叔赶紧到掌门人那里吧！全在船面上等着啦！"简师傅把身上水渍抖了抖，随同江杰赶奔主船。果然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全在舱面上站着，鹰爪王道："简师傅，你多辛苦了！这港口的情形已听江杰说过，没有大力量的，不能提起这道横水闸来。简师傅久在江面上闯，这道港口可有什么办法吗？"泗水渔家简云彤忙答道："弟子见闻浅陋，实没有什么巧妙的办法。我看只有笨法子，用两只快艇，挑选八名水手，在武师们中请出四位，两膀有六七百斤膂力的，把快艇无论如何抢进港口两旁，翻上去分提这道铁闸。我们要不是这么大队的船，就不用这样费事了，王老师看怎么样？"说到这儿又向侠尼道："师太，弟子过于放肆了。"

鹰爪王和侠尼全点点头道："事实是这样，也只好这样办了，你去挑选水手吧。"简武师转身去挑选船只和水手。鹰爪王和西岳侠尼转身进舱，和矮金刚蓝和计议好，请续命神医万柳堂，和中州剑客钟岩，带着老镖师蒋恩波和邓谦，

这四位或是内家功夫已到火候，或是有横练的功夫，提这道横水闸搁在他四人手内，谅不至费事。遂令司徒谦去请这四位老师，工夫不大，全来到主船。鹰爪王等把四人让进舱来，向万柳堂等说明要闯进港口的办法。万柳堂含笑道：“提千斤闸谅还不至费事，不过我们这四位水面上的功夫，太不高明，说不定就许栽在这里。”西岳侠尼亦笑道：“名震江湖的续命神医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闻所未闻。万老师请放心，由泗水健儿护送你们四位到港口，绝不会送你们到龙宫赴宴。万老师的安全，老尼倒敢担保呢！”鹰爪王和矮金刚蓝和等哄然一笑。这时泗水渔家也走进舱来，报告鹰爪王船只水手全预备好了，鹰爪王遂向镖师蒋恩波、邓谦拱手道：“二位老镖师多辛苦吧。”两位镖师忙答道：“王老师太客气了，咱们回头见。”全是满面含笑，毫不迟疑，转身走出舱来，中州剑客钟岩和续命神医万柳堂等，随着走出来。两只快艇，等在大船旁，每只快艇上四名水手，全是二十多岁，一个个骠悍矫健，精神百倍，每人一把轻桨，一身油绸子水衣。万柳堂和蒋恩波、中州剑客及邓谦，分上了两只快艇。

泗水渔家简云彤，向小龙王江杰道：“咱们别省这份力气，我看咱们两人还是做前站吧！”说到这里，回头又向鹰爪王道：“王老师，我们起身之后，没有多大耽搁，横水闸一提起来，船队可赶紧得往里闯，我们十个人未必闯的过去。”鹰爪王点头道：“好吧，我令前锋船尽力往前赶，绝不会误事的。”泗水渔家简云彤向快艇上的水手一挥手，自己和小龙王江杰已纵身蹿入水中，这两只快艇，八把轻桨运转如飞，艇身乘风破浪向港口驶去。简武师和江杰，如同两条大鱼，在波浪里穿行如箭。离着港口还有十几丈，两只快艇却也不差

先后，眼看着正够上港口的洪波巨流，艇身已经遇上阻力，水手们在拼命的往前冲，也就是冲过来二三丈来，忽觉着船身异常轻松，迎头的波浪无故的全往下落，水手们全十分惊异。这时后面泗水船帮飞鹫船队，也跟上来。这两只快艇一再往前走时，和平常的江流一样。万柳堂和中州剑客等也觉事出离奇，仔细往港口一看，不禁同时都“咦”了一声。万柳堂道：“请蒋师傅你看，难道帮匪们肯提闸叫我们入口吗？”蒋恩波往港口一看，果然港口那里水面上渐渐涌起一道黑墙，船离港口越近，那道闸板涌起的越高。

在水中做前站的泗水渔家简云彤和这小龙王江杰，也发觉了横水闸有人提起。两人并没向后面快艇上打招呼，因为事出离奇，要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个缘故。两人全用足了十分力量，从水中泅到港口前，沿着石峰，往上攀援。两人到这时，横水闸已然提满了。简武师的意思，想悄悄掩到绞绳那里，看明要是帮匪提的闸，自己先退下来，会合万柳堂和中州剑客，得把这绞绳把守住了，飞鹫船队才往里走。因为这种地方危险已进，倘若帮匪安什么歹心，在主船进到港口一半，他把绞绳猛然一断，这道横水闸能把船身砸成粉碎。

简武师和江杰才往上爬到一半，突听得头上一声冷笑道：“你们来晚点了，放大样些催船进港，这种偷偷摸摸的叫人看成什么样子。”简武师忙问：“你是谁？别这么玩笑！”只听上面答道：“谁和你玩笑？不要脸，下去吧？”随着这话声中，从上面飞下一盘荆棘藤萝，往简云彤头上罩来。

简武师一闪身，差点没掉下去。听这人的话风，并不是帮匪，这么和自己玩笑，真有些受不了，又不敢开口骂。好在跟着声息寂然，简武师沉了片刻，听不见上面的行动，随招呼着江杰，仍然往上盘。简武师的意思，定然是他这帮匪

中百中选一的能手，有个一二十只船队，不费事就准叫他包围了。若是从两岸往里抄，这沿岸竹篱茅舍定然隐着伏兵。只就他这艇队上说，每只快艇至少连水手有四个匪徒，每艇分两名登岸，立刻就有二百二十四名帮匪动手。只见这一带广阔的江面，和两岸按日影来对证，方向非常正，这时竟变成东西的水路，南北的两岸，远远的望见坐西向东的形如一座石城，这才要群雄助力赴会连环坞，双侠献技金雕堂。

·第五十四回·

弃舟投柬金雕堂香主宴群雄

且说这班风尘豪客全注意这一带形势，只见从自己船行这边说已越过六个艇队，左首南岸是角木蛟、亢金龙、房日兔、氐土貉、星火虎、室火猪，这是南岸所过来的六个星宿；右首北岸和南岸遥遥相对，头一队艇队是心月狐队，第二队是箕水豹，第三队斗金牛，第四队斗木獬，第五队是女土蝠，第六队是奎木狼。这种绣旗，每个旗子中心绣着这队星宿的形象，绣工精绝，非常逼真，形态生动异常。这时飞鹫船队往里走着，只见右边是虚日鼠队、避水獬队、危月燕队、娄金狗队、参水猿队、鬼金羊队、井木犴队、柳土獐队；左首是胃十雉队、昂日鸡队、毕月乌队、觜火猴队、星日马队、轸水蚓队、娄火蛇队、张月鹿队。这二十八宿直排到近面的石城前，船艇齐整旗帜鲜明。这么严整的守卫，一道宽阔的江面静荡荡的，非常严肃。这时那所有的引路船只来到这石城似的坞口，只见一道坚固的竹栅前，和竹栅里空洞洞的，没有一点的声息。

那引路的十二只船，齐停在了水面上，由前锋两只船，掌管船只的匪徒，张弓搭箭，“嗖”的射进竹栅两支响箭去的。从竹栅的隙缝看见由竹栅的两侧荡出两只小船，船上水手

们却把栅门敞开，往左右推去。这道竹栅门一开，两只小船立刻退回去，那接引的船队立刻前面引导着飞鹫船队进了坞口。前锋船一进坞口，鹰爪王等因为已入十二连环坞，全退进舱中，隔着舱门往外察看，只见这两扇竹栅门内完全仍是水路，两边全是壁立的石峰，耸起水面这石峰的壁上，每到丈余高必有一段凹进去的石洞，五丈多高的壁立石峰有三层石洞，上面也看不见巡守的人。这是船行到静荡荡的水面上，往前共走了有两箭多远，才看见远远的一带长岸阻路，在沿岸排着二十多只大船，全是双桅带楼子，形式既和江面上的不一样，更是油饰的非常鲜明。在岸上形如人字或又修盖着两排木屋，形式古朴。在这木屋前后种植着一片片的野草山花，衬着大部的水田绿茵茵的如同铺着一层碧锦。再往后看去，见离开江面有一箭多地，树木葱郁，也是往两旁排下去，当中形成门户。

这时前面船队经过这片木屋前，只见里面冲出来有二十多名精壮的少年，全是一色的服装，非常整齐，一色的青灰布的短衫裤，打裹腿，洒鞋，青绢帕包头。每人背后背着一张硬弩，肋跨箭囊，左手还倒提着一口鬼头刀，一字横排的站在木屋前。每隔着八名匪徒，有一名手执三角小旗，见前面引路的十二只匪船，是四只一队，那三位领队的匪首，在船队经过木屋前时，把手中手举的绣旗高举着向岸上挥了三下，岸上的掌旗的匪徒，也把手中绣旗向江面上一挥，跟着向前躬身行礼。船行如箭眨眼间已到迎面的旱岸近前，前面引导的匪船却渐渐走慢了，这时飞鹫队也早早的收帆停桨。这时鹰爪王传话给泗水渔家简云彤，叫他要监视着泗水健儿不得妄言妄动；这里可不准随意逞强，有首领在头里，无论遇到什么情形，只如不闻不见。西岳侠尼更令泗水渔家简云彤换

上长衣服，执西岳侠尼慈云庵主的名帖；淮阳派这里也令华云峰执着鹰爪王的名帖到前锋的船上，递帖拜山。这二位遂赶紧往前锋船上一站，一看迎面只见近岸先前停泊的船本是散漫着，这时全移动了。

一刹时分为四行成为斜八字式，船头掉转，南边这两排是二十八只一排船头向东北，北边这两排五十六只也是船身斜向东南，当中留着十五六丈的空水面，分明是给来船腾出停船的所在。这时引导的船全到了旱岸前，飞鸾船队却离着旱岸有五六丈就停住。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华云峰两人把帖略微一举，向前面招呼道："朋友们，有劳尊驾请代为通报一声，就提淮上清风堡绿竹塘淮阳派掌门人王道隆，暨西岳派掌门人慈云庵主，应召践约具帖拜见龙头帮主。"泗水渔家简云彤说完这话，和华云峰静立在船头等候。这时除了引路的十二只大船稍近飞鸾船队那守护旱岸的四行大船，远远的绝不见有人答话。可是在简云彤话才落声，突从迎接的船队最后一只船上"噗楞楞"飞起了一只白鸽，鸽子足下拴着一个纸卷腾空飞去，刹那间已飞进了竹篱。在迎面的江岸上有半箭地远，用绿竹竿编排了一道竹墙足有二十丈长，绿油油的如同一座绿竹城；这道竹墙当中留着很宽大的门，从竹竿的隙缝中隐约的见里面花木扶疏，树木葱郁，门内外也看不见有什么守卫的。就在这头白鸽飞进竹墙一刹那，竹墙里突起了一片芦笛声过，见从竹墙内飞跑出两队壮丁，出了绿竹墙并没往江岸这边驶，只离开竹墙三四丈分两行一站。这队壮丁全是一色青色的短装，青白两色的倒赶千层浪的花裹腿，青布镶白心的洒鞋，头上是青绢包头，胸前有一个白光子，当中印有一只鸟形的图案，远远看不清是什么鸟的图样。

每人一杆花枪，雪亮的枪尖子、鲜红的血档映着返射的

斜阳，枪尖子上闪烁得如万道银蛇。跟着从里面走出四名侍从，后面跟着一位年约五旬，白净面皮，唇上微留短须，两目神光奕奕光着头顶，穿着蓝绸长衫，白袜福字履，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形神潇洒，步履从容，很象些江南学者，又象山居的隐士，从竹门走向江岸。内中有一名从人，却紧走到江岸向他本帮派出迎接的香主们说了两句话，这人也不再回去，站在那等候着。这里由迎接的匪首，向飞鹭船队前锋上站的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华云峰道："敝帮金雕堂香主，请淮阳西岳船队拢岸。"这里泗水渔家说了声："遵命。"立刻传令飞鹭船往前停到岸前。泗水船帮这队飞鹭船队声势也真够壮的，一对一对的全靠近了岸。淮阳派西岳派两只主船，因为是船帮前后队的骨干，虽是得弃舟登岸，可也不能竟自直抵旱岸。向船上伺候的泗水健儿说了声："快船伺候。"随时舱外的船帮头目一点手，立刻即唤过两艇快船来，照着两只主船的两舷停住了。在舱中已然计议好，现在既有十二连环坞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的麾下重要人物，内三堂香主出迎，这种地步，丝毫不能迟疑，两派掌门人就得上岸相见。

不过所有赴会的不能立刻全上岸，先递了掌门人的拜帖，人家不下请字，不能全上岸，那一来显着掌门人示弱于人。现下上岸的商量定是：鹰爪王，和西岳僧尼慈云庵主、续命神医万柳堂、矮金刚蓝和、泗水渔家简云彤、淮阳派这边令门徒华云峰、司徒谦、祝民瞻、贾斌四人随侍身边，主脑人不能带兵刃。连续命神医万柳堂那口地煞潜龙剑，全交与祝民瞻用黄包裹包起，西岳侠尼却令五弟子修明（即凤梅姑娘），紧随在自己的身旁。这时凤梅也穿着僧装，其发披拂在脑后，用青袱子罩上，带发修行似的。西岳侠尼从她福寿堂脱险，只叫她随在自己身旁，不离左右，生怕再有意

外，自己对不起多指大师。入十二连环坞，更提防掳劫她下江南的匪党不肯甘心，伺隙下毒手，真要那么一来我有何面目走出十二连环坞。西岳侠尼安着这种心意，哪能不在这个徒弟身上经心经意，所以这时却令凤梅紧随自己，把自己镇海伏波剑交给凤梅用黄袱子裹上，背在凤梅的背后。另外令修性、修禅、修缘、修慧四个女弟子侍立左右。这么分派好了，立刻分登大船旁伺候的快船，从自己飞鹫船队穿过来直抵江岸。岸上那位香主已然率领着四名衣冠楚楚的从人，来到岸边，令手下从人同这边两只快船上招呼道："敝帮金雕堂胡香主，恭请淮阳派、西岳派掌门人登岸一会。"

这里鹰爪王的两只快船已到岸边，水手们搭了跳板，鹰爪王和西岳侠尼、续命神医万柳堂、矮金刚蓝和、泗水渔家简云彤，及两派的九名弟子，也一同走上岸来。迎出来这位香主含笑招呼道："淮上大侠，别来无恙，胡某这恭候多时了。"鹰爪王一看此人，正是望江港酒楼那位相士胡半颠。鹰爪王也忙抱拳拱手道："胡香主酒楼一现侠踪，在下就知是游戏三昧；赐柬留名，令我们失之交臂，就知道香主是当代奇侠，这时更肯以庐山真面目相见，王某万分荣幸。"这时西岳侠尼也向前单手打问讯，向这胡香主道："老尼忝掌西岳门户，蒙贵帮龙头帮主相招，着我等瞻仰十二连环坞，荣幸万分，还请胡香主先容我等拜见贵帮龙头帮主，我们承情不尽。"这位金雕堂香主胡玉笙笑答道："这位就是慈云大师么？大师以镇海伏波剑，掌西岳门户，威震江湖，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无不敬仰大师的侠名。如今竟蒙光临十二连环坞，是凤尾帮无上光荣，这次蒙千里践约不辞风尘劳苦，贵两派的信义，更叫我们佩服之至。"鹰爪王又给续命神医万柳堂和矮金刚蓝和引见了，胡香主忙抱拳拱手道："哦！这就是燕赵双侠，

蓝二侠么？贵昆仲名震江湖，胡某早已闻名。”蓝和道：“这么过奖可不敢当。我等不过寄身武林，本侠义道的门规，追随武林诸先进之后，徒有虚名。胡香主，武功盖世，绝艺惊人，我等久仰大名。今日竟蒙胡香主这么抬爱，蓝某等感激不尽了。”鹰爪王又给泗水渔家简云彤引见过，彼此互道了景仰之意。这位胡香主随说道：“我们哪好尽自立谈，里面请吧！”胡玉笙随往里相让，鹰爪王这边一般门弟子分列两旁，随着往里走，面前这条道路，全是细砂子铺地，一丈多宽，两旁花木丛生，十分幽雅。胡香主四从人在手下引路，走在这幽静的道上，绝看不出这是十二连环坞匪窟重地。往里走过一箭地来，迎面一段虎皮石墙，当中一个五磴台阶的大门；两边的石墙有二十多丈长，由石墙的转角过去，是一片深密的大竹林，门前也没有匪党把守。来到门首，胡香主往里相让，鹰爪王和西岳侠尼，毫不迟疑往里就走。进了大门，迎面是座假山，用巨石堆积起来的，形势颇玲珑，正挡迎面的道路。这座假山也是坐西向东，在假山的南北两边，有两个石洞门，作为出入的道路。从北边这个石洞门穿过来，里面好大的一段院落，足有二十多丈宽，三十多丈长。南北两厢有两排房子，石墙木门，五间一通连，二十五间一排，每五间一个门户，门首标着一个蓝字，是按着天干排的，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两边一共是五十间房子，共计十个门户。往迎面看，高大的月台以及九间大客厅，厅门口立着四架气死风灯，有八名壮丁在门两旁站立。厅门的竹帘子高挂着，胡玉笙引领着鹰爪王等顺着当中的通路往里走，上了月台直到厅门前。胡玉笙挥拳拱手往里相让，鹰爪王和西岳侠尼，拱手答礼，说了个“请”字，立刻随同胡玉笙走进了厅房。里面好大的地方，迎面上是八扇闪屏，闪

屏前摆着一架巨案，上面可没有陈设，两旁也没有坐位，顺着闪屏两旁，全是金漆的方桌，金漆的太师椅，往南北排下去，一共是十六个坐位。在北山墙，也摆着一只展翅的金雕。在旗架子前，还有一个略小的架子，上面插着十面金牌。在南面山墙下，是一座书案，上面堆着文卷书籍，在闪屏上有一块木匾，金漆的底子，蓝字是"金雕堂"三字。胡玉笙让大家坐下，有他手下弟兄献上茶来。

鹰爪王首先发话道："我王道隆此番来到十二连环坞，是奉这里龙头帮主之召，我王道隆冒着万死来践约赴会。我们江湖道中人不说假话，我淮扬派和凤尾帮，不仅因这次小徒华云峰的事，我还与贵帮鲍香主，有五年前之约，也得向武帮主面前请教。如今既许我们身入金雕堂，胡香主的盛情，我们算心领了。我们千里赴约，还是求帮主早早赐见，我王道隆感激不尽了。"这时西岳侠尼也站起来，向胡香主合十施礼道："此次贵帮与淮阳派潼关事起，本没有我西岳派的事，老尼的俗家弟子竟遭受鱼池之殃，贵帮坛下一般舵主，竟连我这女弟子一并地掳劫，这种行为，老尼十分不满。至于潼关大营，营救小徒，老尼有开罪于贵派众舵主之处，实逼于此，叫老尼无法避免，可是贵帮舵主，竟自火焚碧竹庵，使老尼抱恨莫名。所以这次追随王师兄，来到十二连环坞，老尼不敢说兴问罪之师，不过叫武帮主得还我个公道。"西岳侠尼说完这番话，脸上如罩上了一层严霜。

这位胡香主依旧是笑吟吟的说道："王老师傅和慈云大师，一位是新仇，一位是旧怨，好在有敝帮龙头帮主承当，我胡玉笙是奉命款待佳宾，至于这次所有之事，胡某不敢妄添一言。只是此番辱临敝帮，如还有别位老师，务请明示，别只叫胡某落了包涵。"鹰爪王正待他问这话，遂把名单取

出来，双手递与胡香主，含笑说道："敝派同门师友，全是久仰凤尾帮，领袖江湖道，十二连环坞藏龙卧虎，全想着瞻仰瞻仰，一广眼界，多见识些江湖异人、风尘豪客，随军的倒有二三十人。我们承蒙贵帮，许我们以飞鹫船队，整队入十二连环坞，已是万分荣幸，在没向香主面前请教之先，……"胡香主捧着名单站起来说道："哎呀！王老师太叫我失礼了，这些位老师傅们，全是江湖道上成名的侠义道，我们请全请不到，既肯光临，我们竟没有早早恭请众位老师进坞待茶，我胡玉笙太失礼了！"即派本坛下四位舵主，执名帖替这位胡香主到江岸上，去接待淮阳和西岳派的践约赴会的武师们。

这里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又向金雕堂香主胡玉笙重申谢意，只是鹰爪王和西岳侠尼每一提到践约赴会，及要立刻朝见龙头帮主的话，这位香主立刻用别的话岔开。鹰爪王好生不悦，不过不肯形诸辞色。可是一谈到武功上，这位香主却是博闻广见，不仅从言语间流露出来，他是水旱两面的功夫，并且是久走江湖。举凡江湖上一切金批彩挂、风火雀要、三教九流，没有他不懂的，哪一种秘密勾当，全知道得清清楚楚，真当得起"江湖异人"四字。这一来鹰爪王对于他惊服之余，暗中注了意。原来这金雕堂主胡玉笙和现在掌凤尾帮的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全是天南海面上的霸王，武维扬和他是患难之交。这胡玉笙在天南海面上的豪侠们全称他为八步凌波、海上飞侠，对于轻功提纵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有草上飞行、登萍渡水的绝技。那天南逸叟武维扬重建凤尾帮，多半借重着他。那八步凌波海上飞侠胡玉笙称得起是江湖怪杰，文武全才，在凤尾帮中威望素著。这次与淮阳派结怨，掳劫淮阳派的门徒，已惹得这位胡香主的不满，

对于更把西岳侠尼的女弟子也掳劫了来，八步凌波海上飞侠胡玉笙亲自找到龙头帮主面前质问龙头帮主，这种行为是否出自龙头帮主的意思？天南逸叟武维扬向来是刚愎自用，不肯认错的，不过表示："实不知西岳派的门徒是女弟子，因为西岳派授徒，不仅是佛家弟子，很收了些俗家弟子，广开善门，昌大门户，是人所共知的。当时因为用信鸽传递报警，我未能仔细追究，只想淮阳西岳在江湖上雄据武林，以行侠仗义标榜门户，藐视我凤尾帮，早有嫌隙。我为是用他两个门徒作饵，好威胁两家掌门人到十二连环坞，以便一决过去未来的一切事。事已至此，只有谕饬护解的一班舵主，要保全我凤尾帮的威信。"

胡玉笙遂向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道："帮主，我们凤尾帮在大江南北能够树立下现在这点威望，就仗着帮主的德威，足以服众。这次掳劫淮扬、西岳两门下，小弟风闻西路几家舵主颇有行为不谨措置失当，以致江湖同道啧有烦言。小弟这次与淮阳、西岳两派树敌，我们倒还自忖尚足与之周旋。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对手全是强敌，我们得把脚步站牢，不要叫人家有了藉口。小弟想彻查本帮坛下要路舵主，是否象传言有背反帮规的行为，以免把我们千辛万苦创立起来的这番事业，断送在他们手内。"

此时天南逸叟武维扬明知道胡玉笙已得心腹秘报，在这时只说是传言，自己倒不好过于追问了，遂请他便宜行事。金雕堂香主胡玉笙和帮主武维扬谈过之后，自己竟自乔装易服，连本帮的船全不用，却带了四名亲信水手，在江口这里令水手弟兄出头，找渔家租借了一只轻舟，他却扮成一位游山玩水的老先生，令四名亲信水手操舟。白天还不露一点神色，只用两名水手操舟，那两名是和行船这两个交替着歇

息，赶到夜间，却令四名水手整夜的赶。这种专赶行程，真比驿路上的驿卒还快，仅仅两天的工夫，赶到浙皖交界石柱关。

此次八步凌波胡玉笙是另有所图，所以行止十分严密，更兼他老谋深算，知道十二连环坞总舵上和外面各舵舵主互通声息的，颇不乏人。自己所要办的事，只要在十二连环坞里一露口风，消息准散布出去。所以只挑了这么四名亲信水手，赶到了石柱关，已从沿途抽调了十一家分舵主，到石柱关集合听令。这十一舵到齐，八步凌波胡玉笙用金雕堂朱札授命，叫他们按照自己开示的地点，沿站去安桩立临时的卡子，各就所到的地方，把分舵信鸽借用。最前站赶到凉星山，那里是西路十二舵由追魂手酆伦掌着主舵，陆家堡的总粮台也包括在内，派他暗查那追魂手酆伦，及陆家堡女屠户陆七娘的行为举动。以及提解淮阳、西岳派的两个门徒的舵主到达什么地方。只要得到了什么消息，片刻不准耽延，用飞鸽传书、连环报警的法子，飞报到石柱关，只是此次凡是被派出去的秘查帮友，有敢徇情泄机走露一字消息的，以叛帮背教立时处死。这位胡香主是历来执法如山，对待所部的党徒恩威并用，绝不肯姑息。令出如山，立刻这十二家舵主遵令去照办，全赶紧的去按着所派的去埋暗桩下卡子，监察西路十二舵酆伦和那女屠户陆七娘。这一来所有他们在凉星山一带的行为，以及陆家堡的女屠户陆七娘的淫行，全探查的清清楚楚，连淮阳派鹰爪王、乾山万柳堂，及西岳侠尼联袂下江南，沿途被帮匪邀劫的情形，全被这金雕堂侦知。八步凌波胡玉笙香主，对于这样对付践约赴会的强敌是颇致不满，把所有他们的行为，按着报告的情形全记录下来。拿定了主意，要等待着践约赴会的事解决完了，自己便以帮规处治这班轻

轻断送凤尾帮威名的舵主们，以正帮规，以警将来。

胡香主直候到鹰爪王率众来浙南到东平坝，鹰爪王竟和一班同门师友，分头防查十二连环坞的总舵所在。胡玉笙这才乔装江湖术士，酒后戏要地理图夏侯英，暗和鹰爪王朝了相，具柬留名。可是当时胡玉笙没肯和鹰爪王动手较量，就因为本帮已有一班败类落在淮阳西岳掌门人眼中，已经大损凤尾帮的威信，自己不便再以阴险的手段来对付。若没有凉星山这场事，只这胡玉笙一人，就能阻挡这淮阳派，不令淮阳派那么容易入分水关。不过那鬼影子唐双青，和西川双煞等夜袭船帮，又出乎胡香主所料，直到深夜瞭守的望见火光，这才赶紧以内三堂的旗令，阻止他们任意邀劫袭击的行为，这一来赴会船帮本队才得到达十二连环坞险地。龙头帮主在淮阳、西岳两派入分水关，原意是想着叫赴会的人，见识见识这十二连环坞的总舵的隐秘，不是本帮的允许休想妄窥一步。赶到鬼影子等夜袭火攻的情形，一到达总舵，胡玉笙十分震怒，这实在是令两家劲敌益发轻视本帮，这班人实犯了紊乱帮规之罪。这一来胡香主更把临近了主舵的四道最厉害卡子撤了，除了横水闸一道阻挡之外，叫飞鹫渔家如履康庄的到达十二连环坞总舵。

这时胡香主却亲自接待着淮阳派西岳派，自己是另有用意。一则知道这次践约赴会的，不仅是淮阳、西岳派的掌门人，武功精湛艺业惊人，并且还约请了一班同门师友、武林名手。这次只要一照面就各得所学，一分强存弱死。自己身为本帮内三堂香主，无论如何得跟他两帮招呼一下子，以便为本帮保全威名。这时派去请淮阳、西岳武师的，已经迎请赴会人来到。八步凌波胡玉笙迎出金雕堂，到江岸迎接的四家舵主陪着这三十多位武师，从当中的甬路上走进来。头里是鲁

南老镖师侯泰，和北路镖师蒋恩波、金刀叟邱铭、镖师邓谦、江南镖客伍宗义、司马寿昌、飞刀卢建堂、神拳计筱川、柳逢春、贾玉堂、孙玉昆、孙玉岗、韦礼民、金让、马毓文、冯毓秀、江杰、祝龙骧，及夏侯英等。这般人走上月台，胡玉笙侧身拱手道："众位老师，辱临十二连环坞，为凤尾帮面上增光，我胡玉笙未能远迎，太抱歉了！众位里请。"有前面几位老师傅们躬身一拜，答了声："胡香主，太客气了。"这时侍立在厅门前的匪党，把竹帘挑起，众武师缓步进了金雕堂，挨次落座之后，淮阳门下一班门弟子，和西岳派的跟着有两名匪党进来，向胡玉笙身边低低说了两句，遂即退去。

胡玉笙向鹰爪王和西岳侠尼说道："我们略备水酒为老师傅们洗尘，请老师傅们赏个全脸才好。"鹰爪王和西岳侠尼说道："胡香主，不要费事，还是请帮主赐见，把我们的事结束完了，往后自有叨扰的日子。"胡玉笙微微一笑道："老师傅们千里迢迢，辱临十二连环坞，我们纵然是江湖粗野人，也不至那么简慢贵客，老师傅们还是不客气的好。至于和敝帮主相见，何必忙在一时？咱们畅叙一番，我还要向老师傅们面前领教。"二侠矮金刚蓝和，从进了金雕堂始终没说什么话，这时忽然站起抢着说道："师兄，慈云大师，这位胡香主既然看得起我们，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不必推辞了。"矮金刚说这话，就因为八步凌波胡玉笙，竟敢当面说出领教二字，这分明是要以武功对待来客；在武林中，这种地方绝不能让步。因为师兄王道隆，一心惦着和天南逸叟武维扬当面解决一切，不来抢他这种话。自己以燕赵双侠的身分、地位，不能示弱于人，所以当时抢着把这话接过来。八步凌波胡玉笙微微一笑道："还是蓝二侠不失我

们江湖人的本色，这种豪爽的情形，我胡玉笙太钦佩了。”鹰爪王听蓝二侠这种话，也微微一笑道：“这么说，我们就不客气了！”

胡玉笙已经站起，抱拳说道：“既蒙老师傅赏脸，随我来，到那边细谈。”胡玉笙在头前往外相让，仍由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在头前引道，向金雕堂外走来。出了金雕堂，下了月台，赶奔北面，往西北角走进一道月洞门。这里是一道院落，也是西为上，五间整洁的西房，南北两面全有一道小门。将众武师让进了上房，里面清洁宽敞，看里面的陈设布置也是会客的所在，原有的陈设并没移动，在当地中一列设了八桌席面，在靠北和这八桌席面稍隔开，单设了一桌席面，全是一色的黑漆八仙桌，上面全带桌围子。八步凌波胡玉笙抱拳拱手道：“我不客气，众位老师傅们随便入座，众位老师傅可称得起是自己人了，绝不会谦让了。慈云大师乃是皈依佛门的得道大师，我为令师徒预备了一席素筵，不过敝坞在这荒江野岛里，一切全来不及备办，过形简慢，还望大师原谅！”侠尼慈云庵主忙含笑合十答礼说道：“胡香主太周到了！老尼身入佛门，正为是忏悔一身的冤业。近年来更深感到二十年来身在江湖杀孽太重，所以才长斋茹素藉弥罪过，以熄心头贪嗔之念。胡香主这么为我师徒费起事来，更叫我们师徒不安了！”八步凌波胡玉笙忙说道：“大师不要客气，我们是江湖道义之交，还要一切推诚相见才好。”当时这位西岳侠尼遂合十道谢过，立刻各自归座。这位金雕堂香主胡玉笙在末座相陪，立刻由外面进来八名壮丁，却是一色的蓝布长衫，青布快靴，光着头顶，每人一块白布手巾，一个油盘，里面摆着冷荤热炒。单有一名壮丁，给西岳侠尼摆素餐。酒筵才摆上来，从外面走进二人，一个年在五旬左右，

赤红脸，浓眉巨目，狮鼻巨口，身形伟壮，另一个年在五旬以上，仪表俊秀。两人进得厅门，向八步凌波胡玉笙双手往胸前一搭，俯身行了本帮的常礼，这位胡香主也略微的欠身答礼。两人到了近前呈上一面竹牌，随即低声说了几句话，转身将要往外走时，忽的八步凌波胡玉笙说道："你们不要走，这座上全是江湖道成名英雄，你们不趁这时会会高人等什么？"胡玉笙一边说着随即站起来向阖座说道："这是敝人金雕堂下掌督练盘查的舵主火飞龙苗震、草上飞余忠。这是淮上清风堡绿竹塘的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王老师，这位是西岳侠尼慈云大师，这些是淮阳派麾下的一班老师。"这时所有的武师们全站起来答礼，新来的两家舵主，随向座上的鹰爪王、西岳侠尼抱拳拱手道："老侠客们，名震江湖，素为武林所重。我等久仰老侠客们大名，只是远隔千里，不能一瞻丰采，如今竟蒙惠临十二连环坞，我们得以亲聆教益，实在是幸事。还望老前辈们多多指教，我弟兄感激不尽。"这两人向席面上这么恭维着，那矮金刚蓝和只微微冷笑地看着两人。

这时那火飞龙苗震一转身，向侍立在厅门的壮丁点首，那名壮丁过来，向火飞龙苗震道："舵主有什么事？"火飞龙苗震道："去赶紧到后面，把那三只金杯取来。"壮丁转身出了厅房。火飞龙苗震向鹰爪王等抱了抱拳道："老师傅们请随便饮着，我弟兄少时再略申敬意。"说完这话，往厅门前一退。工夫不大，那取杯的壮丁回来，用一只木盘托着，三只古色斑斓的奇形酒杯，看情形是古铜制的，高有五寸，形如酒斗。这壮丁把这三只杯托出来，火飞龙苗震把靠门旁茶几上的酒壶擎起来，把三只金杯全满上酒。火飞龙苗震双手捧起杯，向鹰爪王席面前走来，站在桌子前，向鹰爪

王说道："王老师武功盖世，绝艺惊人！这次既来到十二连环坞，我苗震叩求王老师，得指教我一二，叫我这江湖末流，得亲承当代大侠的教诲，我也可以引为一身的荣华，谨献杯酒借表诚意。"口中这么说着，脚下已暗合子午桩，两臂圈着，两个拇指略盖着杯口的外面，两手的四指却捧着杯脚，隔着桌子往里一送。

鹰爪王身为淮阳派掌门人，一身绝技练的又全是内家功夫，哪能看不出来人的意思？知道火飞龙借着金杯献酒，要用内家的重力来试试自己的功夫。不过这人的胆量也太大，自己是鹰爪力的功夫，江湖道上无不知名，他竟敢班门弄斧，必是所恃而来，倒不能小看了他。那燕赵双侠的二侠矮金刚蓝和，在江湖道上已是出了名的不吃亏不放过门，在同时，看着鹰爪王从鼻孔中"哼"了一声，那意思是告诉鹰爪王你要提防着。鹰爪王这时已经站起，暗运内家的功夫，脚下暗踩八字桩，提丹田之气，贯于双臂，注于掌心，脸上微带着笑容，双掌往外半推，往杯口上一搭，暗往外一用力。这两下是棋逢对手，两下力量一较上，立刻分出强弱来，不过没有内家功夫的看不出来。鹰爪王还是心存忠厚，不肯当面折辱了他，只用了七成力算是没叫他上身晃动，可是脚下见了响动。火飞龙苗震两脚跟下的砖"嘎吧"一响，立刻碎了。鹰爪王把酒杯接过去，一饮而尽。武林名家的手底下，是不肯做得理不容人的事，左手擎杯，右手四指往杯沿上一搭，向外一递。在这时要换在旁人，立刻还他一手功夫，鹰爪王不肯过为己甚，遂轻轻把杯还给了他，火飞龙苗震含羞带愧退了下去。这一来，连八步凌波胡玉笙脸上也不大好看。幸而火飞龙苗震，是暗含着递招，这时还稍微的保全一点脸面。随火飞龙苗震进来的草上飞余忠，在这时候想用自

已的轻功绝技，给火飞龙苗震找回脸面。胡香主已经注意了他，在他方要一开口。胡玉笙忙厉声说道："苗余两家舵主，对座上的贵客，业已献诚致敬，速行归舵，本坛好和贵客畅饮。"胡玉笙一说出这种拦阻的话，草上飞余忠即不敢再多事，赶紧退出厅房。

胡玉笙在座上举杯相让道："敝帮所有的弟兄，全是粗野成性，失礼之处，难免叫王老师、慈云大师见笑，还望老师傅们，对于他们多多指教。"鹰爪王微笑着答道："贵帮自香主以下，对于敝人等全这么抬爱，胡香主反倒这么客气，太叫我们不安了。"矮金刚蓝和却是酒到杯干，脸上伏着一层冷笑，不时的斜睨胡玉笙。那胡玉笙对于座上人的情形，也是一目了然，不过故作不理会，仍是谈笑自如，宾主之间，欢然饮宴。在明面上看着，分明是英雄盛会，又谁知两方全是暗隐杀机，谁全不甘心谁。赶到酒足饭饱，天已到了黄昏，一班匪党，把厅房里所有的灯火全掌起来，厅房内外灯火辉煌，大家这时也起了座。一班匪党伺候着净面漱口，把残席已经撤了下去，请大家落坐献茶。

鹰爪王方要开口，请他引领着去见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那八步凌波胡玉笙，在这时含笑向鹰爪王、西岳侠尼等道："敝帮十二连环坞的帮规，外舵的不算，十二连环坞内的内三堂，是各自为舵，除了受龙头帮主的节制，谁也不干涉谁的事。我胡玉笙趁了这个机会，才得尽情与老师傅们畅叙一番，绝没有人来搅我们的清兴。我这全雕堂与青鸾堂、天凤堂微有不同，就是我个人最爱栽植花木，不象他们总离不开武人的本色，所入眼的，离不开练武功的一切设备。老师傅们，既来之，则安之，大约今夜我们龙头帮主，还不能款待老师傅们。可是我胡玉笙敢断言，敝帮主绝无轻

慢之意，实在是另有原因。老师傅们趁着闲暇的时候，看看我这金雕堂全部的情形，老师傅们，也可以指教指教，有什么设备不合宜的地方，也可以改善改善。因为我久仰淮上清风堡绿竹塘，和万大侠的乾山归云堡，以及燕赵双侠的磁州蓝庄，全是名震江湖的极好所在，所有建筑布置，各有不同的巧妙，独具匠心。只是我胡玉笙无缘一饱眼福，空怀景仰之心，所以我这次要这么不自量的在老师傅们面前请教，老师傅们不要笑我胡玉笙小家子气才好。”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及矮金刚蓝和以及一班老师傅们，听胡玉笙这番话，说得离奇突兀，分明是内中另有用意，不过他居心何在，就不得而知了。众武师哪又想到胡香主果然另有机诈，赶到莲池试艺，金刀叟邱铭竟险些丧命！

·第五十五回·

盗窟辟幽居水榭花畦呈异趣

且说二侠矮金刚蓝和，用眼瞟了鹰爪王一眼，微把头点了点，那个意思是告诉鹰爪王业已了然了胡玉笙的用意，遂抢着答话道："胡香主，这么过分的抬爱，凡是我们身入十二连环坞，得进金雕堂的，全想着借这难得的机会，瞻仰瞻仰江湖闻名已久的内三堂。如今竟出自胡香主的意思，叫我们如愿，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胡香主怎么反倒客气呢？就请胡香主引路吧。"说完了这话，矮金刚蓝和却与鹰爪王西岳侠尼并在一处，绝不向自己这一班老师傅们客气。西岳侠尼慈云庵主也瞧出胡玉笙定是另有奸谋，自己身为西岳派掌门人，此时也不甘落后，却往前抢了一步，反贴近了金雕堂香主胡玉笙。这位胡玉笙引领着这班风尘异人、江湖豪客走出这座大厅，顺着往北去的走廊，来到北面走廊内。月洞门前这里也站着二名匪徒，二名各提着一只灯笼，胡玉笙一侧身，往里让道："众位老师里面请。"西岳侠尼慈云庵主单手问讯，略一答礼，头一个进月洞门。鹰爪王跟矮金刚蓝和，全跟从进来。紧随三位老师身后的，是西岳侠尼的女尼子，杨凤梅姑娘捧着侠尼的镇海伏波剑，续命神医万柳堂、中州剑客钟岩、金刀叟邱铭、蒋恩波等，一班武

师率领着所有的门下，全进了月洞门。

赶到一进这座月洞门，里面是别有天地，敢情这里是一片花园子，地方虽不甚大，布置的非常幽雅整洁。山石树木，曲径回廊，清溪小桥，布置得那么可爱。小小一座花园子，到处全点着纱灯，再趁着天空的星月，更显得是一片洞天福地。要不是身临其境的，谁也不相信，这种匪巢里，会有这么雅致的地方。胡玉笙在头前引领着，指点着园中的景致。鹰爪王和西岳侠尼不住连声赞美道："好个清幽的所在，小小的一座花园，竟能蕴蓄着无边的美景。象敝处那种俚俗的布置，和这里一比真是望尘莫及了。"这位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陪着鹰爪王等走上九曲桥随答道："老师傅过谦了，我们彼此全不要客气才好。我胡玉笙实是以诚意就教于高明之前，老师傅们依然目我是酬应之语，这不叫我太失望了么。"这时西岳侠尼等互相含笑搭讪着，走进了九曲桥往南转过了一座花棚，上面密密的布满了藤萝之属，郁荫形成一座石洞，在这种星月之下，穿着这座黑洞似的花棚，只见外面又是一番景致。这里一片广阔的莲池，红莲绽蕊，翠盖浮波，在沿着莲池边上每隔着丈余，就有一只纱灯，趁着天空的星云，愈显得幽雅异常。鹰爪王等欣赏这一片莲池，敢情池子里还是勾进外面的活水，和方过来的九曲桥下那这小溪通连着，微风过处，平静的水面荡起了微波，送过来一阵阵的幽香，令人头脑一新。在这莲池的中央建着一座八角亭，这座亭子的四周燃起四只火炬，亭子里却不再置灯火。这亭子完全借四根木柱之力深入水底，这四根木柱要支持着这座八角亭。亭子的形式古雅高爽，亭子顶上覆着一层茅草，虽远远的看不真切，可是这种草细长柔软，垂下亭檐子有尺许长，风过处，随着风势飘扬，好似马尾一

样。只是这座八角亭子耸立在莲池中，并没有道路通着。

这时那八步凌波胡玉笙陪着来到池塘，指点着池塘说道："众位老师傅们看，这里怎么样？这是敝坞全坞盛夏消暑之地池心亭，每当月夜，莲花最盛的时候，和几个知己的弟兄，或是煮茗清谈、或是酌酒小饮，荷香阵阵，明月当头，倒也令人把尘嚣燥烦之气一敛。可怜我们全是一班俗子武夫，哪懂的什么叫雅人韵事，这时老师们可想到亭上一赏这莲花的景色么？"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听这位八步凌波胡玉笙，有令大家入莲池一赏这景色之意，虽是看着这座亭子建筑的地方十分危险，可是任凭他此时摆上刀山剑树、陷井油锅，我们也不能稍有一字含糊。当时鹰爪王遂向这位八步凌波胡玉笙道："胡香主，这座八角亭，建筑在波心，别具心裁，我们正要瞻仰瞻仰，今承胡香主慨允登临，我们哪会不领盛情，就请胡香主引导吧！"八步凌波胡玉笙遂从怀中取出一只芦笛，"呜呜"的连吹三下，芦笛声歇，跟着四下里一阵水花飞溅，轻桨翻波，从那莲池的西北角沿岸密植的翠竹竿下，竟荡出四只小船，而东边池一带果木树下，也冲出四只小船，全向众人立脚处荡过来。这八只小船齐荡至岸边，静候香主胡玉笙的命令。

这位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向鹰爪王及西岳侠尼等，把腕当胸说道："众位老师到水心草亭小坐，请登舟吧。"这时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西岳派掌门西岳侠尼慈云庵主，绝不再客气推辞，遂向蓝二侠、万柳堂及金刀叟邱铭等略一谦让，相率登船。这八只小船，分载这三十多名武师，向水心亭荡过来。这八只小船全是每船两名水手，穿着这片荷花池，微波清流，趁着这满池的红莲翠盖，池沿虽有纱灯，但是光焰不能照远。到了快到池心亭，那草亭四周点

着火炬，焰火被波面的微风吹得倏明倏暗，更显得格外清幽。这八只小舟转瞬抵水心亭，敢情远远看着只是形式古雅的亭上，没有多大的地方，这一来到近前，才看出这里除了亭子之外，亭子四周尚有丈余的木台、足可以供游亭的散步之所。八只小船全在亭前靠拢，八步凌波胡玉笙脚点船头，飞身纵上岸去，拱手向这两位掌门人说了声："请慈云大师，王老师登岸吧。"西岳侠尼合十答道："有劳香主接引。"慈云庵主一出口，暗中已运用轻功绝技"飞鸟腾空"，身形没见作势用力，身形凭空拔起，真似凌虚飞行的仙客，不过可没多远，只四五步轻轻落在岸上。只这手轻功绝技，就把个武功出众的八步凌波胡玉笙惊得目瞪口呆。心想我胡玉笙闯荡江湖，什么高人全会过，这两位武林名家，我从--接进金雕堂，自己何尝敢轻视。知道淮阳派在武林中颇著声誉，鹰爪王王道隆，除了在本帮前辈已归隐福寿堂的鲍香主手中曾受过挫折。可是鲍香主占上风的情形，并不正大，是暗器一手双梭占的上风。这位鹰爪王在大江南北行道，就没听说有敢硬摘这老儿锋芒的，鹰爪力与武林中别的门户中，另有不同的力量。那西岳侠尼的一柄镇海伏波剑、七粒沙门七宝珠，绿林道行为稍差的，莫不望影而逃。并且这两派中还有好些位挟绝技隐迹江湖的异人，所以这两派绝不是掌门户的就是本门中造诣最深的，所以尽有比这两位能为造诣精绝的奇人，不愿做掌门人的。自己虽则是存心要伸量伸量这两位武林名家，但是自己可不敢造次了。不料冒失鬼火飞龙苗震，用金杯献酒，暗递内家重手，轻捋虎须，险些当场取辱，自己更加看重这两派掌门人，不敢以肤浅的功夫相试。焉想到这西岳侠尼，除了她两般成名武器之外，更擅轻功内力绝艺，能以气功提全身的重力，这尤其是内家绝顶的功

夫。自己要以登萍渡水的小巧之技来试她，仍然是自裁给人家，想到这越发不寒而栗，看起来骄兵必败，是一点不假了。胡玉笙默忖之间，众武师已相率登岸。这座草亭子虽是很宽阔，但是也容纳不下这许多人，所以只掌门人和几位有年岁的老英雄，随着八步凌波胡玉笙走上草亭。一班少年武师，相率在草亭子外落坐，散步或低声谈论着，赏玩这莲池的夜景。这时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及续命神医万柳堂等，进了草亭，围着当中一架青石板的石桌落坐。这八只小船过来之后，后面又荡过一只小船来，船上是放着一只大炭炉，上面燉着一柄挺大的紫铜壶，炭火着的极旺，火星四溅着，如同金蛇乱舞。上面是三名壮丁，一名看炉火，两名在舱中整理茶具，送进亭子一份，更送到亭子外面，有的放在栏杆上，有的放在亭外池边预放置的竹几上。那胡香主却向亭子外面的一班武师们让了一次茶，这时月色正明，整个的莲池，照得清彻异常。

鹰爪王等赏玩这莲池的风景，倒把眼前的危险全忘了。矮金刚蓝和并没随进草亭，凑到泗水渔家简云彤和太极柳逢春、神拳计筱川的身旁，似在说着什么话。胡玉笙没好意思的十分往里让，自已一边应酬着鹰爪王和慈云大师，心里还想着事，对于这位矮金刚蓝和还没什么理会。这时小侠祝龙骧、华云峰、司徒谦、甘忠、甘孝、孙玉昆、孙玉岗，这里一共有十几位老少的武师，全聚在东边莲池边，围着这位蓝二侠，互相谈笑着。这边又是亭子的隐影，稍微黑暗一点，人又多，不时走动着。就在众人笑语声中，池边的水中，“哗啦”响了一下，背着莲池站着的几位少年武师，不禁全一回头，见池面上依然是波平浪静，没有什么异样。小侠祝龙骧却向蓝二侠说道：“师祖！你老听见了没有，池子里定

是有什么玩艺吧？心是黑的，是红的，隔着肚皮可看不见。我们待的这种地方，可不大把牢，别再叫鱼龟虾蟹咬一口。”泗水渔家简云彤“噗哧”的一笑。矮金刚蓝和手捻着唇上的短须，笑吟吟的说道：“小子你的疑心病犯的早点，这么大的养鱼池，难道里面还没有大鱼？当着人家本帮露头露脸的人物，别说泄气的话，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咱们爷们现在身入考场，竟等主考赏题了，小子你等着吧，准有好题目伸量咱们爷们。”矮金刚蓝和这番话，说得语带双关，泗水渔家简云彤和一班少年武师们全听出来，蓝二侠已经看出什么行动来，不过不肯说明；小侠祝龙骧也不敢再细问，大家依然是谈笑着，蓝二侠遂走进草亭。鹰爪王等和胡香主在亭子里谈笑甚欢，从外面上看，绝不象仇敌会面。

这时胡玉笙香主站起向矮金刚蓝二侠让坐，蓝二侠随便落坐，八步凌波胡玉笙含笑向蓝二侠说道：“蓝老师来得正好，我们正因为今夜莲池水心亭一会，实在难得。若是仅仅这么平平放过去良宵美景，也太辜负了这个机会了。我想老师傅们全是名震武林的妙手，各有惊人的绝技，何不想个主意消遣一下，点缀点缀这莲池，为我金雕堂留一番传话。可是正想不起主意来，蓝二侠可以想一个方法，我们随意的消遣一番，岂不好吧？”矮金刚蓝和道：“客随主便，香主自管划出道来，我们舍命陪君子，绝不敢违胡香主之命。”胡玉笙双眉一挑，向蓝二侠道：“蓝老师这么过分的客气，我胡玉笙实不敢当。我有话在先，因为这次和众位大侠的聚会，实在难得，所以我想请老师傅们略显身手，我胡玉笙也可以多长些见识，要按蓝二侠这么说，我胡玉笙太失礼了。”西岳侠尼慈云庵主知道蓝二侠口角犀利，向来不让人；这胡玉笙又是江湖怪杰，也不肯过于相让，再让两人说下去，非

翻脸不可，忙含笑说道："这不必过谦，我想蓝二侠因为是身居客地，对于这里一切生疏，哪好划什么道儿？还是由胡香主想个主意，我们是以武会友，彼此绝不会存仇视之意。"说到这里，向蓝二侠看了一眼，鹰爪王这时也向蓝二侠以目示意，蓝二侠这才不再发话。胡玉笙这才向西岳侠尼说道："诚如大师的话，我们以武会友，焉能稍怀恶意，贻笑于人；我想试些小巧的功夫，聊博大家一笑，既不伤双方的友谊，更不辜负这番盛会。大师想这可好么？"慈云庵主点头道好，随又向胡玉笙香主请示，怎样试艺？胡玉笙才说出一番话来，侠尼等听了，全不禁暗暗吃惊。

且说鹰爪王等来到金雕堂的花园莲池小坐，明知道胡玉笙把众人引到这种绝地，定然另有文章。不过鹰爪王和西岳侠尼这一班威名的侠义道，全是久经大敌，更知道自天南逸叟武维扬以下，一般绿林怪杰，全是劲敌。可是既敢来，就敢承当，毫无所惧，随机应变的，他们怎么来，怎么受着。此时把矮金刚蓝和的话，先拦回去，先不叫他和胡玉笙起冲突，自己反倒和颜悦色的向胡玉笙请示怎样试艺。八步凌波胡玉笙原本是早打算好了，只为自己本身是金雕堂主人，不得不这么矫揉造作一下。对于这位燕赵双侠的蓝二侠，这种机警不让人，自己真逊他一筹，遂不敢过于谦辞，免得再招出他的阴损话来。所以抱拳拱手向两位掌门人说道："既是两位老师傅们不肯赐教，我倒不敢过于客气了。众位老师傅们请看，这莲池里，凡是有红莲的地方，围着这莲花有五支梅花签，插在水底，签子露出水面，全是三寸。这竹签安置的非常牢固，凡是轻功稍有根基的全可以在上面着足。围着这水心草亭的四周，共有三十六处梅花签，我想我们在这梅花签上略试身手。胡某久仰淮阳派、西岳派，全

是以轻功绝技驰誉江湖，尤其是蓝二侠昆仲两人，更有独到的功夫，这绝不是胡某的过誉；趁着今夜的盛会也可以叫我们瞻仰瞻仰，老师傅们以为怎么样？”

鹰爪王和西岳侠尼不禁全暗暗吃惊，不用较量，已经算输给胡玉笙一招。莲池中既有这种布置，我们居然全没看出来，这真叫输眼了。这时趁胡玉笙说话的功夫，暗暗向水面上一看，仗着全是练功夫的目力，果然看出水面上每一朵红莲，有五只竹签探出水面。当中的一只紧靠着莲花，周围的四只，每只全隔着一步，或二尺五的距离。梅花签虽有三十六处，可是水面上幅员颇广，这三十六处梅花飘散发开，有的隔着六七尺远，有的隔着一丈多远；要在这种梅花签上施展轻功，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鹰爪王深知赴会的虽有三十多名同门师友，真敢上这种梅花签子的，恐怕没有几人，更想到这位香主胡玉笙绰号叫八步凌波，在先只疑心他有登萍渡水的功夫，才得这种名，现在才知道定是因为他精于池中梅花签的绝技，方得这种美名。这时矮金刚蓝和冷笑着答道：“胡香主你真会想法子，这么试轻功，在武林中真是罕见。好吧！我们要舍命陪君子，只是我们是仅在这上面走一趟，还是拆两招，换两掌呢？”

八步凌波胡玉笙眉尖一挑，眼珠一转，向矮金刚蓝和道：“我们递掌拆招，既觉俗气，又觉失礼。我想：我们在梅花签上随便发两手暗器，聊博大家一笑，倒显得有意思，老师傅们以为怎样？”矮金刚蓝和及鹰爪王等一听胡玉笙要用暗器较量，知道他心怀恶意，要是不用全力来对付他，非栽在他手内不可。自己方要答话，这位侠尼慈云庵主却抢着说：“胡香主，要在这梅花签上试暗器，老尼想不太妥当吧！暗器是出手的利器，不比拆招换掌，万一一个闪避

不及，不论谁被暗器所伤，定要伤了双方的友谊，老尼看还是换掌拆招，比较妥当。”胡玉笙脸上带着不屑的神气，向慈云庵主说道：“大师这倒多虑了。我们全是江湖道义之友，我在下倡议莲池试艺，不过因为这次我们的聚会难得，不愿意虚度良宵，不论如何试艺，全不过是点到为止，焉能下绝情、施毒手，做那小人的行为，贻笑江湖，见讥同道，大师想是不是呢？”这时鹰爪王抢着说道：“胡香主慷慨待人，正是英雄的本色，我王道隆愿陪香主先在梅花签上走一遭。”这一来一边是武林名家，一边是江湖豪客，各要施展绝技，一拼高下。这时万柳堂也站起，向胡玉笙道：“万某不才，也愿意在香主面前领教领教。”

这时中州剑客钟岩、金刀叟邱铭，也相继站起，向鹰爪王道：“我们不是在十二连环坞，哪得见识这种绝技，我们也愿意追随掌门人之后。”鹰爪王点点头，因为这种功夫，不是尽人所能，轻功没有登峰造极的造诣，绝不敢轻于尝试，所以这次同门师友中，自己愿意较量的，必是自己有把握，不答话的绝不让。这时胡玉笙和鹰爪王、慈云庵主、中州剑客钟岩以及矮金刚蓝和，相率走出草亭，其余的人也随出来。亭外的人也听见要较量这种轻功绝技，全静悄悄的站在池边等候。八步凌波胡玉笙，来到莲池边，抱拳拱手，向鹰爪王和慈云庵主说道：“这种小巧的功夫，虽然不足惊高人，可是在这莲池中倒也有此危险，凡是愿意下去的，请随便结束吧。”鹰爪王等点点头，把长衫脱去，连万柳堂等人也仅身着小衣，只有慈云庵主，只把丝绦重系了系，却不肯脱那长大的僧袍。胡玉笙遂说了声：“我给老师傅们引路。”往下一伏身，肩头微晃，身形已纵出去，快如脱弦之箭，落在离池边三丈多远的一朵红莲下的竹签上。只用右足

尖点着竹签的尖子，左足曲着，身形半转，“金鸡独立”式，向鹰爪王等一抱拳，身形纹丝不动，如同站在平地上一样。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八步凌波胡玉笙在莲池上这一亮势，鹰爪王等全十分折服。这胡香主轻功绝技，实在是火候纯青，这一来，全不敢稍存轻视之意了。

鹰爪王向西岳侠尼和金刀叟邱铭一拱手道：“二位请吧！”遂又向矮金刚蓝和、续命神医万柳堂，和中州剑客钟岩说了声：“咱们上吧！”这四人各自展动身形，捷如飞鸟，全纵上了梅花签，此时可是各不相顾，全散开各奔一个方向。这种梅花签上轻易不可停留，脚下微一沾，跟着就腾起，这种绝技完全是凭着气功，身形讲究捷如飞鸟，轻似鸿毛。才上梅花签，不论较量哪种功夫，也不能跟着就动手，全得在这梅花签上飞行一周，试试梅花签的力量。就连香主胡玉笙也不敢大意了，连他自己也得试一下。胡玉笙是头一个飞上梅花签，全是由亭子北面起身形，胡玉笙香主是奔东北角；慈云庵主和金刀叟邱铭却跟他是相反的方向，从亭子的西北角转过来，飞奔西南；续命神医万柳堂和中州剑客钟岩奔了莲池的西岸，鹰爪王和矮金刚蓝和却奔了东面。这时胡玉笙从东北角折转过来，沿着池边奔西北。慈云庵主和金刀叟邱铭两下分开，邱铭奔了莲池的东南，这位侠尼却折转来反奔正北。侠尼依然是肥大的灰衣布僧袍，只不过提的略高些，僧袍的下摆，露着白布高腰袜子，在这水面下倏起倏落，又是一个佛门弟子的装束，真有飘飘欲仙之概。侠尼把身形施展开，轻灵迅捷瞬眼间已到了西北角。可是这一带近岸处，全没有梅花签，那胡玉笙也正转过来，两下里只相隔着数尺，全往梅花签上一落。慈云庵主双掌合十单足点着梅花签，“童子拜佛”式向八步凌波胡玉笙说道：“老尼愿领教

香主的暗器。”

那位胡香主，却也在同时向慈云庵主一抱拳，却是左足尖点着梅花签，他这在侠尼的右首，跟着右脚一换步，变为“跨虎登山”式，答了声：“遵命。”话声出口，身形已经展动，飞纵出去一丈五六左右，身形往下一落，仍是斜身侧步，却换了左足点梅花签，右手用撩隐掌往后一甩，口中喝了声：“胡某献丑！”唰唰的一溜铁莲子，一手就是六粒，形如一行银星，往慈云大师上中下三盘打到。好厉害的暗器，这种暗器这种打法江湖上是绝无仅见。慈云大师往左一错步，身形半转，竟把这六粒铁莲子全避开，跟着说了声：“名家手法毕竟不凡，还望赐教。”说了这句，往起一提身，换过脚下的梅花签，往左纵出丈余来。胡玉笙脸上一个难堪，身形往左一纵，越过一排梅花签，脚尖才一点竹签，右手一扬，连飞出三粒铁莲子，奔侠尼的上中下三盘打去。头一粒发出，矮捷的身躯略一转，左掌里又是三粒。这种发暗器的力量，也是与众不同，左掌的三粒铁莲子，要和先打出的三粒走平了，左手这三粒奔左右中三处。这次慈云庵主在他往外一纵身时，已经知道他还有二次的暗器，遂也把沙门七宝珠扣在掌中。在胡玉笙这六粒铁莲子打出来，侠尼也退出一排梅花签去，这时喝了声：“来的好。”肥大的僧袍，左袖一拂，“唰唰”的六点银星，向铁莲子迎来。轻轻的一片“铮铮”之声，沙门七宝珠和六颗铁莲子碰到一处，全落到水中。侠尼却悄说了声“可惜”，自己是疼惜自己的七宝珠，凭白糟蹋了六粒。这时八步凌波胡玉笙，已经算输在了侠尼的暗器下，他本是得含羞败走，退下梅花签，任凭再有什么本领，也没有面目再施展。

可是事有凑巧，矮金刚蓝和和金刀叟邱铭一个从东北，

一个从东南，转了过来。这位蓝二侠早已不满意胡玉笙香主，一上梅花签已预备和他较量一下。不过掌门人鹰爪王处处存着谦退之意，自己不便过于赶碌紧了，把掌门人的大仁大义给埋没了。可是以蓝和二侠的秉性，却不肯和他善罢甘休，不过等待机会，定要和胡玉笙分个输赢见个上下。这时从东北转过去，已看见胡玉笙无礼的情形，竟敢向慈云庵主先下毒手。胡玉笙头一次发铁莲子，被侠尼躲开，可是侠尼并没还手，蓝二侠已是愤愤不平，把无风燕尾镖登出两只，含在掌中，要还敬他一下。可是蓝二侠深知慈云庵主的沙门七宝珠厉害，只要肯施展，就让胡玉笙讨不了好去。自己略一迟疑，脚下稍一停顿，胡玉笙的铁莲子二次发出，却把慈云庵主的沙门七宝珠招出来，竟把胡玉笙的六粒铁莲子全打落水中，可是慈云庵主依然没有回敬他。蓝二侠见金刀叟邱铭也从东南转过来，遂决意给胡玉笙个厉害，遂高声说道："邱老英雄，良机难得，还不在香主面前领教，等待何时？"遂又向胡玉笙说道："蓝某也在香主面前领教。"话声未落，右手一扬一点寒星，向胡玉笙面前打来。胡玉笙说声"来得好"，右脚往右一蹬梅花签，看情形往左纵出去。蓝二侠身形没动，一抖左手，第二只无风燕尾镖却跟着胡玉笙纵起的身形打到。同时金刀叟邱铭，也听了蓝二侠的招呼，掌中含了三粒铁弹丸，用连珠弹法，向胡玉笙打来。任凭你身形怎样快，也禁不住两面夹攻。何况矮金刚蓝和是安心想伤他，第二只镖跟的太急，手法也太重。胡玉笙身形才往梅花签上落，两边暗器全到。

胡玉笙的功夫，已经是登峰造极，无奈今日遇到了两个劲敌，无风镖到，铁弹丸也到，仗着暗器听风的本领，已知道背后打来的是铁弹丸，迎面这无风镖是非常厉害，可是背

后的铁弹丸是几粒，自己也就不得而知了。自己用气贯丹田，抱元守一，双臂往上一抖，施展绝技“一鹤冲天”的轻功，把身形凭空拔起。在平地施展这种功夫也不足为奇，可也不是平常武功家能练到的。现在寄身梅花签上，无论这梅花签怎样牢固，也没有平地上得力，只凭着轻轻一点之力，要施展这种功夫，实在不易。胡玉笙身形腾起，倒是把蓝二侠的无风燕尾镖和金刀叟邱铭的铁弹丸避开。可是蓝二侠从成名江湖，无风燕尾镖本没轻发过，此次连发两镖，全被胡香主躲过；这时第三只镖，也登在掌中，身形也换过一排梅花签，却喝了声：“还要奉敬一遭。”“嗖”的这一只无风燕尾镖，脱手而出。胡玉笙的身形正往下落，蓝二侠的镖到，却擦着胡玉笙香主的左臂打过去，虽没伤着身体，却穿着中衣过去。胡玉笙往梅花签上一落，不禁恶念陡起，竟把从来没用过的梅花夺命针，含在掌中。

这时金刀叟邱铭，也飞纵到蓝二侠近前，中州剑客钟岩也正转过来，这三位大侠无形中成了品字式。内中唯有金刀叟邱铭轻功稍差，在这梅花签上一步不能停留。铁弹丸是打近不打远，所以只发了三粒。第二次再想发暗器，他身形既不能停留，就得能够上步眼，才敢发暗器。身形往起一纵，也正是八步凌波胡玉笙中了燕尾镖往下落的时候。这位胡香主说了声：“好镖，蓝二侠你再尝这个。”手一扬一按针筒的机簧。这一筒梅花夺命针要是打出来，迎面打三面。在这种梅花签上又不能施展铁板桥的功夫，躲这种不能躲的暗器，蓝二侠和中州剑客、金刀叟邱铭一个也不逃开。哪知就在胡玉笙拇指按到针筒机簧上的时候，脚下踩的这支梅花签往下一沉，往后折去。胡玉笙任凭身形怎样轻灵，事出不意，身躯不由己的往后一仰，梅花夺命针已经打出去。可是针筒

被他自己的右臂一抬，斜着上去一丈多。唯有那金刀叟邱铭，他是身形正纵起来，正够上梅花针最下面的这一针，正穿在金刀叟邱铭的左肩头上。邱老英雄“吭”了一声，痛彻肺腑。梅花签上全凭提着气，身形这一受伤气一散，只要往下一落，非坠入莲花池里不可。

这时矮金刚蓝和，及中州剑客钟岩也是十分惊惧，居然没伤在这种厉害的暗器下，实在是侥幸！两人已看见金刀叟邱铭中了暗器，情势紧急，危机一瞬，无暇再顾胡玉笙那边。这两位大侠同时脚下一点梅花签，身形纵起，往下一落，正是金刀叟邱铭落下的地方，两人一左一右，把金刀叟邱铭的两臂架住。双侠施展开全身的功夫，在梅花签上轻登巧纵，落到莲池中央，草亭西面的栏杆外。可是就在同时胡香主的右脚靴底已没入水中，左脚再往后一找梅花签，已经慢了一步，几乎全身坠入莲池里，左脚用力一登梅花签，身形才腾起。因为这只梅花签往下折的太以离奇，自己哪还敢再迟延，提住气，施展八步凌波的轻功，飞纵到草亭间。这时鹰爪王和西岳侠尼，万柳堂也全翻回来，往草亭前一落。西岳侠尼合十施礼，鹰爪王抱拳拱手向胡玉笙答道：“深蒙胡香主掌下留情，香主的武功盖世，使我等佩服。”这时矮金刚蓝和、中州剑客钟岩把金刀叟邱铭带上草亭，续命神医万柳堂赶进去，把邱老英雄左臂下那只金针给取下来，用金疮药给草草的扎裹上。金刀叟邱铭十分惭愧，自己认为给淮阳派、西岳派丢了脸面。可是矮金刚蓝和却悄悄说道：“老英雄不必介意，你若不是纵起身来，也不至被他暗器所伤，这是适逢其会，只是我们不伤在他这种独门暗器下，真是怪事。”说到这里自己忽的一沉吟道：“哦！是了，是了，这定是有人帮了我们的忙，我蓝老二自入江湖道以来，还是头

一次这么受帮助。邱老英雄莫把今夜这件事放在心上，姓胡的身为三堂香主，在我们手里也没讨了好去，也够他栽跟头的了。”说完了这话立刻转身向亭外走来。这时鹰爪王和西岳侠尼随八步凌波胡玉笙也往亭里走来。金刀叟邱铭迎着胡香主说道：“邱某无能，在香主面前献丑，蒙香主金针下留情，饶了邱某这条老命，使邱某这把老骨，不至扔在连环坞，实出胡香主之赐。”这时胡玉笙却满面羞愧抱拳向邱老英雄道：“老英雄说哪里话来，胡某功夫不到，学艺不精，在诸位面前献丑，我惭愧死了。邱老英雄再这么客气，我胡玉笙也无地自容了。”此时双方各怀着意见，倒没什么话可说。鹰爪王向胡玉笙道：“香主，今夜莲池使我等得饱眼福，实在是香主所赐。夜色已深，我们可以归去吧？”八步凌波胡玉笙点头道：“好。”遂向亭外伺候的匪党，吩咐预备船只，原有的船只仍旧在这里停。蓝二侠却向亭外自己的人吩咐了声：“你们随便先上船吧！”金刀叟听蓝二侠的话说的不近情，说的也不合理。本门中是最讲礼节，池边所站的，多半是本门晚一辈的，他们本身不敢那么失礼。燕赵双侠老弟兄，虽则行事疏狂，可是分对什么人和什么地方。一班门下弟子，当着外人若是敢这么放肆，蓝二侠他是绝对不容。如今从他口中就说出这般话来，邱老英雄等听着，焉能不诧异。当时微一愣神，矮金刚蓝和竟自向邱老英雄等微一摇头，意思是阻止大家不要说话。邱老英雄等遂不再言语。这时外面的人纷纷上了小船，鹰爪王等也走出草亭外，只有计武师、卢建堂等五六位，略候了候掌门人，一同上船。前边的六只小船，已经荡向对岸，鹰爪王等这两只小船也跟着荡过来，跟前边六只船已隔开两丈左右。矮金刚蓝和和掌门人鹰爪王、西岳侠尼，及续命神医万柳堂，由胡香主陪

着，在最后这条船上。这时矮金刚蓝和谈笑风生，和刚才换了一副面目，指点着莲池的风景，东一句，西一句，向胡香主赞美。离着对岸不远头里六只船中之第三只，掌船的水手忽的"咦"了一声，船身似乎触动了什么，往左一栽。这只船上的人还很多，大半全是站着，掌船的水手在后面摇着双桨，简直是看不见前面的情形。水手认为是船上人往左边站的太多了，遂忙招呼道："老师傅们别尽自往左站，船身太小。"船上的武师们却说道："放心撑你的，没有事。"水手这边大惊小怪的情形，后面胡香主本可以听见，只为矮金刚蓝和的话不住口，竟被遮掩过去，丝毫没有觉察。船到对岸，大家纷纷上了岸，仍由胡香主引领着，走出这座花园。香主胡玉笙并没领众人回转金雕堂，从走廊下的小门穿过来，另引到一道院落里。这里是一所三合的房子，北面三间，东西各三间，屋中收拾的非常雅幽洁静，胡香主请大家分在这里歇息。

香主胡玉笙在这种时候，非常江湖道，领着两位掌门人各屋里全看了一遍，略为周旋，说明第二天一早定要引领掌门人去会见帮主。胡玉笙走后，由万柳堂分配大家在这所院中各屋里安歇："不过现在身入龙潭虎穴，不论胡玉笙香主安着什么心肠，我们得时时防备他，不可大意了。现在离天明还有两个多时辰，虽是时候不长，也是得慎防一切才是。"这一干同门师友全答应着，万柳堂安置完了厢房的人，才回转上房。鹰爪王迎着万柳堂问道："师弟，他们全有歇息的地方吗？"万柳堂点头道："这里是他们专预备待客之所，一切全很周到。"这里由胡玉笙留下四名帮匪伺候着，矮金刚蓝和容他们把茶水送进来，向这四名匪党说道："我们这里歇息了，你们明早再来伺候。"

蓝二侠把四名匪党打发走了，这时续命神医万柳堂遂重新给金刀叟邱铭扎裹伤痕，万柳堂一边收拾着向鹰爪王说道：“师兄，你看江湖上的事，也是变幻不测。这种梅花透骨针的暗器，是玄都观独门所传，并且这一派早已绝迹江湖，并且当年也没听他说传过俗家弟子，想不到八步凌波胡玉笙竟会同玄都观有了渊源，这真是怪事！”鹰爪王答道：“我们倒真想不出，是怎么个原由来？”话说间，万柳堂已把邱老英雄的伤痕医治好了，金刀叟邱铭遂向矮金刚蓝和问道：“方才从莲花池回来时，以及今夜胡香主之败，我看蓝二侠敢是做了什么手脚了吧？”矮金刚蓝和微微一笑，随声说：“邱老英雄这可是多疑。我始终没离开大家左右，我又不是神仙，又不会什么分身术，我能做什么手脚？倒是有人在暗中捣鬼，邱老英雄没注意就是了。”蓝二侠说到这，忽的向坐在窗前的小龙王江杰一点手道：“小子，不要装模作样了，你那身水手衣，还不再晾晾。”小龙王江杰一笑，从茶几底下掏出一个衣卷来，在门首轻轻抖开，挂在隔扇的钢环上晾着。金刀叟邱铭向他一点手道：“你过来。”江杰来到近前垂手而立。邱老英雄问道：“称雄凤尾帮的胡香主，今夜算折在你手中，你什么时候下的水？怎么大家全没看见？还有你怎么知道在莲池较技，竟能早早潜伏在水中，暗中帮助了掌门人，你倒要说个明白。”小龙王江杰把自己经过的事一说出来，四座尽惊，咸认为淮阳派门下得此奇童，真是门户之幸。

·第五十六回·

试绝技轻功暗渡浮沙阵

且说前面叙至八步凌波胡玉笙一心想用莲池较技折辱群雄，不料竟被江杰识破奸谋。回到客馆，大家一盘问江杰，小龙王江杰含笑说道：“事有凑巧，我是无意中发现了梅花签，当时我也没对旁人说，惟恐老师傅们责备我多事。我虽没敢言语，可是准知道他莲池中这种设备，暗中一定有什么狡计，我遂决意暗地里防备一下。我看师祖师伯对于这梅花签全没注意，遂在大家说着话的工夫，和船上水手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溜下水去，当时竟把那些人全蒙蔽过去。果然不出我所料，胡香主竟仗这梅花签，要折辱我们两家掌门人。弟子潜伏在水中，暗中察看他的情形，胡香主口是心非，竟自要安心对我们下毒手，我才暗中对不住他。当时弟子还顾虑到胡香主在凤尾帮身份过高，露的起脸栽不起跟头，算是没肯过分的毁他，只略略给他些苦子吃，没把他弄下水去，保全了他的脸面，给他个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说不出。当时我在水中的动作，居然没被胡香主察觉，我真算侥幸！当时我的行动，只没瞒过蓝师祖去，我因为这种行为并没请示王师祖，直到现在不是您老问到，我还不敢言语呢！”

金刀叟邱铭听小龙王江杰说完，含笑说道：“好小子，

你算很有出息，你初入江湖，就有这份机警。可是莲池较技的人，全应该感激你的帮助，唯有我却不感激你，我背上这一针，总算是你照顾的，你想是不是？”小龙王江杰忙笑说道：“当时徒孙实在没照顾到，当时的事情太急促，不容再迟疑思索。我要是看出邱师祖有危险来，我手下绝不肯再留情，怎么也把胡玉笙那家伙弄到水里去。徒孙实在抱歉得很，还望邱祖师担待。”金刀叟邱铭含笑道：“这不过是笑谈，我哪能怪罪你呢！”说到这，扭头向鹰爪王和西岳侠尼道：“此小子将来实不可限量，将来要好好传授他些功夫，别辜负他这份天资。”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全点点头。鹰爪王遂向江杰道：“你过来。”江杰遂来到掌门人面前，恭恭敬敬说道：“师祖有什么吩咐？”鹰爪王说道：“今夜的事，你实在算一件大功，我们向来是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不过往后你可不许这样，若是看到什么危险事，只许你关照，不许你独断独行。现在我们身入龙潭虎穴，步步危机，谨慎从事，尚恐有失招之处，稍一大意，就有无穷大祸，你要记住了。”江杰连答了两个“是”字，这才退向一旁。

大家略歇息了一会，鹰爪王叫大弟子华云峰暗暗嘱咐一班武师，言语务必谨慎。这里表面上看着全是我们人，暗中难免有凤尾帮的能手，来探察我们的一切。华云峰把所有武师嘱咐一遍，大家趁着这时候，各自歇息。这正房里只鹰爪王、西岳侠尼、矮金刚、续命神医万柳堂、中州剑客钟岩、金刀叟邱铭、老镖师邓谦，及华云峰、司徒谦、小龙王江杰等三四个门弟子，在这里歇息。从这时到天亮，不过还有两个时辰，象鹰爪王、西岳侠尼这般人全是内功已够火候，在这短短时候里，调息内功，静坐养神，足可恢复过去的疲劳。鹰爪王和西岳侠尼、矮金刚蓝和，全不肯占据预备好的

床铺去睡。鹰爪王因为是这次赴会的领袖，这一班武师歇息了之后，又亲自去到厢房里察看了一番。赶到回来时，只见侠尼慈云坐在窗下天然几旁，已经闭目养神，矮金刚蓝和却在迎面的桌上似在写着什么。赶到鹰爪王往里一走，蓝二侠已把所写的东西纳入袖中，把笔放下，两手一背，来回在桌案前缓步，意态自然，如无其事，好似没看见鹰爪王进来。鹰爪王因为他的性情古怪，对于他的一切举动不敢过问。矮金刚蓝和来回在桌案前溜了几趟，忽的低声向鹰爪王道："胡玉笙诡计多端，足智多谋，我们倒要慎防他才是。我这喜动不喜静的毛病，我到外面去散动散动，我临时充两个时辰的更夫吧！"鹰爪王知道他说的不是实话，只微点了点头，说了声："好吧！"矮金刚蓝和竟走出正房。

鹰爪王因为他已是成名的侠客，倒不用替他担心，自己坐在桌榻上，盘膝闭目调气养神。鹰爪王歇息的地方是和侠尼慈云庵主的斜对面，这正房足有三四丈进深，彼此相隔着，就有四五丈了。鹰爪王才觉气静神宁，耳中似听得一点轻微的衣裳"窸窣"之声，鹰爪王微睁二目，向门首察看，并没有一点动静，赶到往斜面一看，天然几旁已经空无素迹，侠尼慈云庵主已不知去向。鹰爪王矍然惊起，自己不敢声张，悄悄追出屋来，只见静荡荡的院中，不仅没有侠尼的踪迹，连矮金刚蓝和也不知去向。鹰爪王好生怀疑，因为深知这侠尼做事谨慎，历来没办过荒唐事。今夜一点招呼没打，竟自悄悄走去，此行定有所为，自己倒要察明她的去向。遂赶紧进了东面厢房，这里靠南首的一个暗间，是侠尼五个女弟子歇息之所。鹰爪王悄悄把修性招呼出来，问她侠尼的镇海伏波剑，是否在这里？修性说是家师方才取走。鹰爪王听了越发惊异，嘱咐修性不要声张，不要惊动了一班武师，叫她仍回

暗间歇息。鹰爪王蹑足轻步来到院中，飞身纵上厢房的屋面，先往四下里察看，四下里静悄悄的，全没有可疑的形迹。鹰爪王辨了辨方向，遂从这跨院里头，先扑奔金雕堂，在这里略察看了一番。只见这座金雕堂，黑沉沉的，连灯光也没有，显见是没有人了。鹰爪王遂不再耽搁，金雕堂一座月洞门，在门外有两名匪党，来回的梭巡着，从门内隐隐射出灯光，鹰爪王只隔这段矮墙还有四五尺，鹰爪王拾起一块小石子，抖手向月洞门边打去，声音虽不大，两名匪党齐向门旁发声处察看。

鹰爪王提丹田之气施展燕子飞云的轻功，越上矮墙，两个匪党丝毫没有察觉。鹰爪王身形略一沾墙头，赶紧又腾身而起，落在矮墙内的东厢房。这段院落是南房为主，东面配房，鹰爪王身形往房上一落，赶紧往下一塌腰，提防着院落中有帮匪巡察。鹰爪王还算猜着了！在南正房的厦檐下，有两名短衣的帮匪，各执着明晃晃的鬼头刀，在檐下把守着。鹰爪王以东厢房的后坡，看了看下面并没有人迹，飘身落到下面。鹰爪王身形才往下一落，突然在丈余外拔起一条黑影，其疾如矢，以鹰爪王的目力，竟没辨出这人的形象来。鹰爪王跟踪翻上房来，见那条黑影，奔了正西，眨眼间已出去十余丈，鹰爪王略一思索猜想，多半是蓝二侠或是西岳侠尼。自已仍然翻到房下。见这主房的后墙，东西开着两个后窗，也有灯光透射出来。鹰爪王见了左首这个后窗下，往起略一纵身，挣往后窗口，身形落下，往旁微侧了身，避开正面，往里察看。窗上糊着紧纱，纸窗正好从里面支起。只见里面近窗下，正是一座书案，上面放着三明子蜡台，三只红烛顷已烧剩了一半，屋中陈设十分雅洁。靠西墙有一张竹榻，上面合衣躺着一人，看穿着打扮，正是那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

胡玉笙，面向里已然睡着。正巧这时往外一翻身，无意中左手触到床边一物，胡玉笙蓦然“咦”了一声，从床边拿起一只锋利的镖，镖尾上还有一张纸帖。胡玉笙把那纸帖拿起来，看了看，气愤愤掷到床边上，自言自语道：“你们不用张狂，胡某三次受辱，焉肯甘心，明日天凤堂一会，倒要看看鹿死谁手。”

鹰爪王看到这种情形，知道他定是又遭人戏弄，这定是方才那条黑影所为无疑了，他人欠下这种帐，自己何必在这时就来替人还呢，右手一按窗口，轻飘飘落在窗下，施展开轻功绝技，退出这道跨院。方才那道黑影是奔了正西，自己遂也奔正西赶了下来。从这道跨院起，连经过两处外形似营房的大院落，是一溜顺边的房子，南北对峙，没有东西的房子。每一排全有十间长，当中的走道形如长衖，可全是黑暗暗没有一点灯光。过了这两道大院落，有一道长墙阻路，这道大墙长有三四十丈，全是用青石堆成，当中辟着高大的门户，气象巍峨，显着又古朴又壮丽。门左右支着巨大的气死风灯，两扇门洞开着，门外并无一人把守。鹰爪王看到这种情形，越是没有匪党守卫，越觉可疑。不敢从门口径往里闯，打量打量这道大墙的高矮，不过两丈四五左右，纵身形，略点墙头，往里看时，只见墙内也是寂寂无人。空疏疏一片大场院，从石墙到里面的巨厅，尽目力看去，才略辨出迎面巨树的形势。这道院落，最少也有三十丈长，南北两厅并没有房屋，只看出一片丛林，一行行参天的巨树院落。从门户石墙下起，到巨厅而止，满是白沙子铺的地，尤其特别的，这地上平铺的石沙子，满画成种种不同的花样。地上做成这种图案时，已看出画这种花样时，不是用三四寸宽的木板，就是用茶杯粗的巨木笔画的。因为这花纹深的地方，陷下两

寸多深，凸起的地方，石砂也涌起有二寸多高。这一片大场院，竟画成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没有一处不成图样的，把这一片白石砂子地面全画满。

鹰爪王停身在墙头十分惊异，鹰爪王当时略一察看，因为停身地方只要外面有帮匪进来，很容易被他们觉察，遂从石墙上面，脚尖点着墙头，直奔石墙的东北角。来到近前，这才看出，南北两面前面全是参天的古树遮蔽着。后面是壁立的山峰，并没有石墙，这东北角附近却是黑暗异常。鹰爪王把身形隐住，这才往里面察看。因为地面上这种布置，既没有别的道路，一定是得从这沙面上走。鹰爪王仔细看了半晌，只是看不出这种砂面能够着足。鹰爪王从囊中摸出两枚青铜钱，看准了地面上花纹凸起的地方，把两枚青铜钱打出去，眼见两枚青铜钱全深深陷入花纹内，分明地面的石砂全是浮的，绝不容在上面着足。只是这可怪了，偌大一座院落，难道竟不容人出入吗？要想飞渡这数十丈的砂石地面，并且不许把花纹踏乱了，非得有轻功提纵术上乘的功夫，草上飞行、登萍渡水的绝技。只是会这种功夫的莫说凤尾帮内，就是江湖上能有几个人？自己实不信凤尾帮中所有的人全能在这种地方随意出入。再从砂面以外着想，能够停身着脚的地方，只有在树林前五丈外，由东至西各有一行登竿。竿长五尺，每根灯竿的距离，全是相隔五丈，两边的灯竿倒是直排到巨厅前月台下。

不过从石墙上，往第一根灯竿上落，也是五丈远，想飞纵这么远，灯竿上不过方寸之地，绝不能在上面停留。没有轻功绝技的，想从这灯竿上出入，也不是易事。可是除了这两行灯竿子，地面上全是浮沙，若是从石墙两旁转角找寻道路，更有壁立的石峰阻路，地既阴森，更不知隐藏着什么埋

伏，纵有精纯的武功，也不敢贸然涉足。鹰爪王细辨这里的形势，除了凭轻功绝技，飞渡浮沙，别无办法。自己正在打量往里去的办法，忽见石墙北头，陡现两条黑影，停身在墙头，似乎也在察看里面的形势，在墙头略一停身，忽的分开，一个奔石墙的南头，一个奔石墙的北头。鹰爪王赶紧把身形隐起，这时已辨出来正是矮金刚蓝和及西岳侠尼。见他两人，这时已各从石墙上飞纵起，用那两旁的灯竿子借力，身形忽起忽落，捷如飞鸟，眨眼间已飞纵到巨厅前，立刻隐入厅旁的黑影中。鹰爪王暗暗想道："天南逸叟武维扬暗布这种浮沙阵，一来是阻止暗入十二连环坞的，不能随意窥探他这里，二来是暗中伸量淮阳、西岳两派的本领。现在西岳侠尼及二侠蓝和，已然施展轻功飞渡浮沙阵，我既然是淮阳派掌门人，要是也学着这两人借着灯竿之力往里闯，未免相形见绌。他这里一个防守的人没有，分明是自恃这片浮沙，不啻蓬莱弱水，我倒要从这片浮沙上飞渡过去，方不愧为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想到这，遂来到石墙转角处的丛林前，折了两根核桃粗的树枝，凭鹰爪力的功夫，把这树枝全折成五寸长，一共折了八段树枝。

鹰爪王仍翻到墙上，估量好了隔北面这根灯竿，也不过五丈远，遂用这五寸长的树枝，按甩手箭的打法，向这浮沙上打去。这一枝树枝插在五丈内浮沙的花纹内，只露着寸余，手法也真称绝妙，不偏不斜，直立在浮沙内。鹰爪王的身形也跟着纵起，往下一落，脚尖正点那树枝上。跟着第二枝又打出去，身形也跟着纵起，这跟登萍渡水的功夫一样，不过比较登萍渡水的绝技，各有难易的地方。施展登萍渡水的绝技，那河面最宽不过十丈，身形只在起落之间，仅借着水面浮萍之力，所以必须凭一口气的功夫，气一散这手的功夫就

算完。这浮沙上用这种登萍渡水的绝技，下面总是实地，往下一落，可以换气。鹰爪王凭一身绝技，倏起倏落，竟飞纵到巨厅的月台上。人来到近前，才看见这巨厅的形势，莫怪刚才蓝二侠和西岳侠尼，紧忙把身形隐去，这里外面虽没有把守的帮匪，这巨厅中却有人迹。鹰爪王也纵身到暗影中，把身形隐住。只见这座巨厅，挂着虾米须竹帘，里面灯火辉煌，不时的有人影晃动。鹰爪王一打量，厅房的帘下足可容身，探出三尺多的檐子，遂把身形飞纵起，手攀住房檐底下的房梁把身形绷好，把隔扇上面的横楣子上糊的纸，点破一小孔，探身往里偷窥。只见这巨厅内地势颇大，迎面从横柁上用三根银练子吊着一盏巨形的琉璃灯，光焰闪烁，当中一座神案，上面摆着炉鼎五供。后面有黄缎子幔帐遮着，不知里面供的是什么神位。在神案两旁地上戳着两支丹凤朝阳的蜡台，上面燃着两支粗如儿臂的巨蜡。

往两旁看时，倚着后墙，全是硬木桌椅，全是黄缎子桌围椅靠，一边是六副座位。南北两面山墙下，全象在金雕堂所见，摆着旗令、竹牌，两边各放着一座书案。在北面的书案左边坐着一位年在六旬左右的帮匪，右首坐着一位四旬上下的，这两人正在说着话。那位年岁大的帮匪，向案上拿起一本册子，向那对面的帮匪说道："老头子所分配的事，全办完了吗？他限在五更前全要预备好了。"那中年帮匪道："一切事全已齐备，惟有盐仓所派出去的海沙子船，限他们在三更前归舵报到，只是到现在全没回来，又没向总舵告警。当时是没有意外的事，这么无故的误了限期，老头子前我们怎么回复呢？还有盐仓里两位舵主，随意扰乱帮规，那鬼脸子李玄通舵主，身受帮主重托，执掌着主帮的命脉竟也随他们任意胡为，邀劫淮阳、西岳两派赴会的人，自取其辱，

连本帮的威名，全被他们断送。现在用内三堂的旗令，把他们调集到总舵，可是现在还没把他们按帮规处治了，这件事是候老头子自己问呢？还是由香主权宜办理。”那年长的帮匪听了，略一沉吟，遂说道：“这件事，我不便过问，还是叫老头子自己发落吧。”

这两名帮匪正说到这，忽见由迎面神案后，闪屏内转出一名少年匪徒，手提一盏纱灯，来到这书案前，向这坐着的两名帮匪一躬身，口中说道：“奉帮主命，请欧阳香主、闵香主，有话面谈。”这两名帮匪点了点头，随即站起，由这少年帮匪执灯引路，全向闪屏后走去。鹰爪王暗中听这少年帮匪的称呼，大约这就是掌天凤堂和青鸾堂的香主。自己刚要往下飘身，忽见从闪屏上，飞坠下一团黑影，轻如狸猫，快似猿猴，落地无声。这人往起一长身，已到了那书案前。这人一抬头，鹰爪王不由大惊，心说你好大的胆量。原来从闪屏上飞坠来的正是矮金刚蓝和，就见他随手扯过一张纸笺，顺手拿起案上的现成的笔，“唰唰”的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跟着把笔放下，毫不迟疑的一拧身蹿向闪屏后，分明是追赶那两位香主而去。就在这蓝二侠身形才隐，忽见迎面神案上黄缎子帐幔一动，又蹿出一人，捷如飘风，也落在了那书案前。鹰爪王一看此人，不禁暗道：“我王道隆甘拜下风了。”原来其次现身这人正是西岳侠尼慈云庵主。只见这位侠尼看了看案上蓝二侠所写的那张柬帖，点了点头，随手从囊中掏出一物。鹰爪王一看，正是那支蛇头白羽箭。侠尼另写一张字柬，竟把它插在这张纸笺上，跟着也是翻身一纵，向闪屏后追去。

鹰爪王深服他二位的胆量，就凭这种劲敌当前休想脱身，自己想：“蓝二侠与侠尼既已在这里留名，自己岂可入

宝山空回呢。”遂飘身落到檐下，纵到厅门首，掀虾米须竹帘进了厅房，纵身蹿到书案前，一看案上两纸柬帖，一份上写：淮阳门下蓝和载拜；一份上写：西岳弟子慈云合十。只有侠尼这纸柬帖上多着一支蛇头白羽箭。鹰爪王想起这里在落魂堤从匪帮手中得来的，收存到这时，仍然还给他们，倒也是桩快事。自己尚存有一支，此时倒不便全放在这里了。鹰爪王随拿了一张纸笺，提笔在上面写了：武林后进王道隆载拜。和那两张柬帖，并排在一处，遂也翻身蹿到闪屏旁，往闪屏后略一察看，只见这里果然开着门户可通后面。自己不敢过份大意，蹑足轻步到了门首，推开门往外看了看，只见门外静悄悄并无人迹。鹰爪王蹑足轻步来到外面，只见这一带又是一番景象。离开厅后五六丈，就是一片人工堆叠的假山，往后去的道路，完全被这片假山阻挡住。在这假山下开辟着一条道路，回环曲折，景象阴森。从这条道往后走，若是有帮匪潜伏，颇难觉察，只是蓝二侠和西岳侠尼已深入腹地，自己岂可半途而废。遂略辨了辨眼前的形势，飞纵进山道。顺着这回环，只见眼前豁然明朗，两边全是成行的果木树，当中一条宽阔的道路，往前面看看，黑沉沉看不到头。鹰爪王遂顺着这条道路往前走，两边的树林中却不时的隐现灯光，可是也看不见人迹。往里走了数箭地，只见迎面陡现出山庄。

翠柏苍松环围着一片竹篱幽径，隐约的见里面花木扶疏，衬着一条静荡荡的白石甬道，可是这么清幽的园林却含一股子杀气。除了当中这条甬道，两边的花木之外，地上的碧草如茵，看情形，只有当中这条甬道可走。

鹰爪王不敢贸然往里进，并且斜月疏星，洁白的甬路照得纤毫毕现。从这甬路上走，不论明处、暗处，只要有帮匪一露面，自己的行藏就容易败露。按夜行的规矩，还是得穿

着草坪和树木荫中，容易隐蔽身形。鹰爪王脚下轻轻一点，往一排果木树前一落，就觉着脚下微微一软，"嘎吧"的一声轻响，鹰爪王就知不好，脚下微微的一顿，施展本门中的绝技"金鲤倒穿波"，往后蹿回来，两脚跟一着甬路，一叠腰，挺身站住。就在纵身的同时，从草棵子里，发出一排弩箭，扇面形，斜着向下打去。鹰爪王若非有一身惊人绝技，非伤在暗器下不可。自己拿桩站稳，这才明白自己估量的不错，这一带凡是能隐避身形的地方全有埋伏。这条甬路上，任凭着你明着出入，并且矮金刚蓝和与西岳侠尼，此时定然全"踹"进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履顺着这条白石甬路，纵越如飞，往里走来。约一箭多地远，迎面有一排巨屋，形势跟平常丝毫不同，完全是圆形的一片走廊，五尺多深的厦檐，足有二三十丈长，开着三个门，隔开一丈有一个不同样的窗户。这窗户或作焦叶形，或作圆形，每一扇窗有一扇的形式，窗上隐隐全有灯光。把这条甬路走尽了，正到这排巨屋的石阶下，外面依然是静悄悄，没有一个人把守。

鹰爪王飞纵到廊下，停身屏气，听了听里面，没有什么声息。自己测度好了进退的地方，贴身到焦叶窗下，把窗纸点破了一个月牙孔，往里察看时，只见里面好庄严的形势。这座圆厅足有四、五十丈大，离开门窗有十几丈深的地方，设着一座神坛。围着这神坛，有二尺多高的矮栏杆，这座神坛完全被黄缎子幔帐遮蔽着。在这矮栏杆外，摆着三座公案，全有黄缎子围桌。从顶梁子吊着十几盏琉璃灯，下面并没有别的灯光。在这公案后各设一把金交椅，往四周看，围着这圆厅摆设数十坐桌椅，一色的红缎子围桌，红缎子椅靠。在迎面这三张公案桌两旁，各摆着一扇木牌，这木牌足有五尺多宽，三尺多高；下面单有木架子支持着，木牌上面粉纸朱字，

离的太远看不清上面写的是什么。这三座公案后，各坐着一人，两面坐定这二人，正是那欧阳尚毅和天罡手闵智。当中这人年约六旬左右，瘦削的面庞，三绺短须，精神矍烁，穿着蓝绸子的长衫，光着头顶，看情形是这凤尾帮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无疑了。

鹰爪王暗中看到圆厅巨厦庄严伟大的形势，不禁暗自惊服天南逸叟果然称得起江湖怪杰，绿林领袖。这时里面的凤尾帮三位首领，似正在商量着一件什么事，只为距离过远，仅看着三人的举动，听不见讲说的什么，除这三名匪首之外，还有两名少年帮匪，离开当中这座神坛有三四丈远，垂手侍立伺候着。这时那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忽的站了起来，抬头向那两名伺候的少年帮匪一挥手，这两个少年，齐向帮主一躬身，转身向后走去。只见这两名少年匪徒，一左一右的从这圆厅的后面两道朱色小门出去。鹰爪王暗中估计：这圆厅至少有九个门户，或者也许有十二个门，这三名领袖是在神坛前全是面向着东首，若是后面有门户，足可以悄悄掩进去。不论隐身在哪里，足可以听听他们讲些什么？万一说的与我们赴会有关也不虚此行了。鹰爪王想到这里，遂撤身形离开焦叶窗下，从走廊下往后面蹓过来，身形矫捷，圆形的厦檐整走了半周，这才绕到了西面的厅门前，略辨了辨厅后的形势，只见后面这里也是三道门户，门外离开石阶二丈外，和这圆厅门相对着是一片密松林。可是正对着这三道厅门，在松荫夹峙中，现出三条道路，可看不了多远出去。此时天光已经快亮，没有多少时光，天光一亮，自己再想脱身就不易了。自己遂不再迟疑，扑奔了圆厅后当中这道门。来到门首，脚步略停，把后面这扇避风门抬开一线往里窥察。好在从这里到当中的神坛毫无遮拦，见那帮匪议事的所在，正被那神

坛遮蔽。

鹰爪王遂轻轻蹿进圆厅，虽则有当中的神坛遮蔽着，依然加着十二分的小心，对于凤尾帮这三位领袖，丝毫不敢轻视。身形展动，快如脱弦之箭，身形起落之间，已到了神坛后。鹰爪王抬头相度了上面的情势，见上面有许多处全可以容身，双臂一抖，用“一鹤冲天”的绝技，飞纵上横枕。鹰爪王把身形隐住，不禁有些怀疑，横柁上面并没有灰尘，这座圆厅又不是现时修建的，上面居然会这么洁净，这倒是怪事？当时随先往下面察看，见这座神位，四周完全被黄缎子帐幔遮蔽，方圆占着七八丈的地方。平地起着尺多高的台子，后面有八扇软屏，作为神坛后面的屏障。这木台子四周，也有矮栏杆。这神案只有两丈余长，八尺多宽，这神案前从屋顶上吊着一盏万年灯，这座神坛被四周的幔遮蔽着，圆厅里的灯光射不进来。那盏万年灯的灯焰又小，显着这神坛阴暗暗，静悄悄，仅可以看到了大概的情形。神坛上所有布置的一切，全看不甚清，要想仔细察看神坛上一切，非到下面不可。不过这种事深犯江湖大忌，擅闯神坛，若被他们发现了，他们认为比什么仇都深，自己身为淮阳派掌门人，这种事却冒昧不得。

鹰爪王大致看了看上面的情形，供着木牌的神位上罗列着香花供品；所不同的是从神位前到神案前，摆着一排伍祀，两旁有令旗令牌等，在神案左右两旁摆着好几种刑具。鹰爪王又从横柁上，往前移了数尺，已可看到幔帐前的情形，下面的说话声也可以约略的听出。这时听到下面说话的情形，似乎与赴会的事无关。忽的听得天罡手闵智说道：“这次事闹到这种局面，实非始料所及。我们十二连环坞历来不容外人涉及，这场事了解之后，据我想必须重行布置一番，才可

以免却将来的后患。帮主以为怎么样?”那位龙头帮主微点了点头，遂答道：“闵贤弟所见极是。不过这种地方，我早已提防到，今夜我请二位贤弟前来也正是为这件事，再者我也想在这里一会赴会人。我深知道前面这种布置，只能挡平常江湖道，至于这次赴会的领袖人物，内中颇有能手。我们若把那浮沙阵形同游戏的布置，用来阻挡赴会的人，未必能行吧！只是候到这时并没有见有人进来，或者也许是我料错了。”

这位龙头帮主说到这，忽的站起来道：“我这有一点东西，给二位贤弟看看。”这位龙头帮主轻描淡写的说着，猛然身形往起一纵，竟也蹿上横柁。这一来把鹰爪王给吓着了，疑惑自己行藏败露，才待现身与天南逸叟武维扬动手，哪知并不是自己行藏败露，只见这位龙头帮主从上面取下一支朱红的竹筒，跟着飘身而下，在上面丝毫没有停留。鹰爪王不禁暗中窃笑自己，真成了俗话说的贼人胆虚了。自己若是稍一冒失，非闹了笑话不可。这种跟头栽了，定要被江湖道上传为笑柄。当时乃稍定了神，往下面看时，那龙头帮主仍然落坐，那两位香主却凑到他这公案前。那龙头帮主把上面拿下来这支朱红竹筒子上面的罗旋盘打开，从里面抽出一个黄缎子卷儿，把外面黄缎子打开，见里面并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仅仅是两份纸卷。

那龙头帮主先展一份，用手指点着上面，向两位香主说道：“二位贤弟看看，这上面有朱笔画着的地方，就是这次淮阳西岳两派的人赴会所经过的地方，那么在这次事完之后，我想把这次外人经过的地方全行封闭。现在我重新辟了几条道路，并且在最近，我又发现了三条秘径，这三条道路全是天生奇险之地。当初我们并不是没到过这几处地方，我

们也全都察看过，绝没有可通十二连环坞以外的道路。只是前些日子我在静中想起当年我所遇的奇人，指示我这片世外桃源时，曾向我说过：这十二连环坞本是一位得道高人清修之地，后来这位在这里清修的人走了，遂把这块隐避之地出入的道路全封闭了。因为这种地方，绝不是平常人可以占据的，可是只要有人一占据这里作匪巢，就是这一带人民的大患。因为这种天生奇险奥秘之地，平庸的绿林豪客，你让他进来，他全不敢进来。没有机智过人、统率大帮口的本领，哪掌得起这么大的垛子窑来？这位修士倒是想防患未然，把这十二连环坞一封闭竟成绝地，不是深知这雁荡山后山的道路的，绝不曾找出这段秘径。”

焉想到地有地运，若干年后竟有这位天南逸叟武维扬，挟一身绝技，凭机智过人，在重建凤尾帮，再定内三堂时，竟把这段人迹难到的秘径发现了。武维扬自身是文武双全，又有那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这种绿林侠盗为助，竟把这十二连环坞布置成为神秘难测的盗窟。天南逸叟武维扬借着这种天生来的险境，招纳绿林豪强，昌大凤尾帮。可是内三堂主对于这条秘境，仅仅知道个大概情形，仍然是不知详细，武维扬并没有仔细的告诉他们。赶到这次凤尾帮与淮阳派这一结怨，天南逸叟武维扬深知这是凤尾帮的生死关头，淮阳派已经发动全力与本帮较量，这种情形下不能准操必胜之券，不能只虑胜而不虑败。遂在淮阳、西岳两派已经深入凤尾帮十二连环坞之下，福祸立判，凤尾帮的寿命只在指顾之间。遂在金雕堂、青鸾堂已经邀留赴会的人，略试来人身手之下，龙头帮主想把内三堂香主招集到天凤堂香坛，深宵秘议，把凤尾帮与淮阳西岳派决输赢、判生死的全盘事情计议完了，

好与淮阳西岳两派正式会面。这时那胡玉笙被帮主派去，连夜间在龙头帮主举行全帮朝参主坛的净室，布置几种武林绝技，会斗赴会的两派掌门人。所以只有两位香主在这里，不过比夜闯天凤堂的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到的稍早片刻而已。

且说鹰爪王后面暗暗掩进天凤堂，真是步步危机。更兼此来形迹一败露，不仅失去了江湖道拜山赴会的规矩，这时栽了跟头，明朝有何面目再见凤尾帮的龙头帮主，事情于自身有危险，只有不利。只是情势逼迫到这，不得不有这一举。此时他是一身胆，把一身轻功绝技全发展出来，仗着有那黄幔帐便利了许多，遂蹑足轻步掩蔽着身形，飞纵上了幔帐的左侧，赶紧的用黄幔帐把身形掩蔽着。鹰爪王把身隐住，突然觉得身后的衣服被人轻轻扯了一下，鹰爪王一回头，只见那身偏左数尺远阴影中，黄幔帐微微一动，似是风吹的，鹰爪王在这种情况下，哪敢察看敌踪，只得暂时隐忍，暗地提防。只见天南逸叟武维扬，这时在当中那张金漆椅子上坐着，正在说着话，忽的由那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从袖中取出一张纸卷，长有一尺，慢慢的展开，铺在龙头帮主面前，用手指点着上面。那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不住点头。鹰爪王屏息潜伏，要在暗中静听他们到底讲些什么，可是这三位绿林怪杰，虽在这么严密的天凤堂中，依旧不肯过形大意，说话的声低沉，然相离甚近，倒能听得大致情形。

这时正听得那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指点着那张纸卷说道："按帮主所说的情形，这条秘径要重行勘察一下，是否已为敌人利用，据小弟勘察之后，认定了错非是帮主亲口泄露这条秘径的道路，外人休想要妄窥一步。就是小弟勘察时还颇费周章，所有出入及所经过的盘道洞穴，全没有什么异样，绝不象在最近有人出入的情形。那么他们所报告本坞似已

有人潜入卧底情形，绝不是从这条秘径进来的。他们各舵主任凭怎样推托，终难脱掉疏于防守之罪。”

那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道：“这也并非各舵主疏于防守之过，这次践约赴会的已经倾全力来和我们较存亡、判生死，暗中定有他西岳归隐的前辈全重踏江湖，来助他们西岳与我们凤尾帮来周旋。这班风尘异人，咸具好身手。据西北第十六分舵用信鸽递传报警，说是已探得西岳派最厉害的老尼多指大师，已率她得意弟子间道赶奔雁荡山，行踪极秘，是否已到了我们十二连环坞不得而知。果真这老尼前来，西岳派还不仅她一人，现在虽说由慈云老尼主持西岳派的门户，可是这位侠尼多指大师依旧具绝大的力量，有号召本派的威名。若是她已到，那巡江二十四舵的各舵主，焉能挡得了她？”

龙头帮主武维扬天南逸叟听了天罡手闵智这番话，面上带着一片微笑道：“我倒也得着查办叛帮背教的胡舵主报称，淮阳派的铁蓑道人也在南路露迹留踪，这全是他两派成名的前辈，全具非常身手。我武维扬正好会会这种武林能手，也叫我们见识见识这两派名震武林傲视绿林的绝技。这次我深知是我凤尾帮生死关头，不过我武维扬重建凤尾帮，再立内三堂，费尽了若干心血，才立下这点基业。我若是从手中这么轻轻断送了，岂能甘心？所以我要尽我凤尾帮的全力，与淮阳西岳派一决雌雄。定要到了瓦解冰消，势难立足时，也要保全这我十二连环坞的一点实力，用最后下策，利用这条秘径，把重要物件携带一走。只要能够脱出黑鱼套，那里也是终年见不着人迹的一个水套秘径，只凭十二只皮艇，我们三建凤尾帮，重谋复仇大计。我们十二连环坞不能立足，我武维扬也要把他清风堡绿竹塘和西岳上天梯碧竹庵化

为灰烬。”龙头帮主这番话，把个掌淮阳派门户的鹰爪王听得不寒而栗，心说：“好厉害的武维扬，竟怀着这种恶念，这真是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了！我王道隆算不虚此行，我倒要听他们还说些什么？此人对于应付大事，颇有机谋，把退步全虑到了，倒实是江湖道上的一个枭雄。”武维扬今夜一番远虑倒是料着了，可是粉碎凤尾帮却出于他 自 己 人 之手，这倒是他始料所不及了。

·第五十七回·

天凤堂四雄深宵谈秘径

且说鹰爪王无意之中窥见了帮中秘密，仍然伏身察看。这时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说了两句什么，因为语声过低听不真切，似乎对于黑鱼套的地方不大清楚。那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依然是颜色庄严，眉峰微蹙的说道："二位贤弟，不要疑我武维扬有什么私心，不肯把十二连环坞的秘密，完全告诉贤弟们。只为初建凤尾帮，再立内三堂，我们正在势力高涨，况且浙南一带缉私营和我们所走的海砂子，没有多少抵触。所有各坛下的党徒，在各舵主严厉导教之下，全能谨守帮规，地面上我们凤尾帮没有什么招惹。何况仅是我们这座主坛，就不是外人所能窥视的，真有金汤之险，高枕无忧，哪还用得着这处险境？所以自从发现之后，连我自己也不过终年走上一两遭，当时就为将来万一之用。更在黑鱼套装备了十二只皮艇，是我从福建带来的。这十二只皮艇，是可以容纳五六十人，到了紧急时，或许得它之助。我没说与贤弟们，一来是因为既然把它留做秘密的出路；二来知道人一多，时日既久，难免无心泄露，那一来这临危保命的秘境变为无用。所以一向只由我个人秘密布置，始终无人知晓。今日我令贤弟们重行踏勘，一来认识认识这条道路，万一真遇

到危急时，我们还不至就为他人制了死命，并且也细察是否有强敌已发现了我们的秘密。这件事令人看着我武维扬颇有些杞人忧天，我凤尾帮何至就这么不堪一击，只是我另有我的打算，现在时光不早不便细谈。这里有一张秘密详图，和咱们本帮海底在一处存藏，我取出来咱们比对一下看看，欧阳贤弟所勘查的和当日的情形是否有什么出入的地方。”

这位龙头帮主说到这里站了起来，欧阳尚毅、天罡手闵智也全随着站起。天南逸叟武维扬把身后坐的金漆椅一推，往右首退出两步来，抬头向头顶上面的天花板看了看。暗中潜伏的鹰爪王，见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这种情形，十分诧异，对于他的一举一动也更加注意。一打量上面的天花板，通体是一尺五寸的方格，四周的边框凸起寸许，中间镶嵌的木板，平滑如镜。这槽天花板完全是栗子色的髹漆，虽则上面的光很暗，以鹰爪王的目力，依然看的很是真切。鹰爪王暗想：“这种完整的天花板，焉能容得外人匿迹潜踪，可是看到武维扬的举动，这上面有文章。”鹰爪王默想的一刹那，武帮主微往下一杀腰，身形一长，“嗖”的用燕子凌云轻功提纵法的绝技，眼看着头顶就要顶着天花板，天南逸叟武维扬双臂往上一翻，竟用一双铁爪把天花板的方形木框抓住，整个身形全悬在上面。鹰爪王暗佩服，自已估计，若以自已的武功造诣，要搁在五年头里，只怕自已尚不敢施展这种功夫。近数年来，期报一梭之仇，在清风堡绿竹塘刻苦锻炼鹰爪力。练精化气，练气凝神，练神返虚的乾元一气子午神功，虽是尚不够火候，可是身上原有的武功掌力，于不知不觉间，增加了极深功力。象这种小巧之技还能施展，不过也不容易胜过了武维扬，自已的功夫不过和他在伯仲之间。

鹰爪王正在惊诧着武维扬的举动，只见这位龙头帮主这

时把身形往上一起，好似半空横卧，用两只靴尖，轻点那天花板的木框。赶到把身形定住，龙头帮主竟用单掌捋住了木框边，用右手把隔开一空的方格木框的竖木框攀住了，往横下里一搬，立刻天花板里“嘎吧”的响了一下，跟着倒换右手，捋住了天花板木框，左手把左边隔开一空的木框竖柱一搬，里面“嘎吧嘎吧”响了两下，立刻相连着的两块天花板往里翻上去，天花板上立刻现出一个大黑洞来。那天南逸叟武维扬竟自毫不迟疑翻进了天花板内。这时下面的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天罡手闵智在下面静悄悄的等候着。工夫不大，只见天花板现出那个洞口，微有亮光一闪，跟着天南逸叟武维扬往下一飘身，全身斜坠下来。只见单掌捋着洞穴的边口，一个老猴坠枝式，飘身而下，落地无声，这份轻灵不由你不折服。这时欧阳尚毅和天罡手闵智全恭身相迎，天南逸叟武维扬背后多了一个黄包裹，仍然来到那金漆椅子前，伸手把胸前结的蝴蝶扣拉开，跟着把背上的一个黄包裹撤下来。这边由欧阳尚毅恭恭敬敬接了过来，放在桌案上，这时龙头帮主才落了坐。那黄包裹虽由欧阳尚毅接过去，却不打开，依然放在龙头帮主面前，这种情形足见里面是一只形如装帽缨子的圆筒，另外是四份黄绫子裱面的夹板册籍。武维扬把第一本册子略翻了翻，找出一页，用手指点着向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道：“那双头鸟姜建候自从伏诛之后，票布虽已追还，总海底（即花名册和本帮规律）尚未除名，贤弟你替我劳笔吧。”欧阳尚毅点点头，把这本册子接过去，提起朱笔在册子上写了几个字，那武维扬容得欧阳尚毅把册籍写完，随又把那圆筒式的插盖拔开，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来，只见武维扬把它展开，借着闪烁的灯光，看去是一张地图，上面用红笔画的界线分明。只听那龙头帮主说道：“二位贤

弟，这是我十二连环坞的水旱道路总图，凡是我十二连环坞出入的道路，全载在这张总图上。欧阳贤弟，你把它和你现在察勘的对证一下，是否和当日的图样相符，有没有错误的地方？”欧阳尚毅一面答应着，一面低头仔细看着十二连环坞全图，龙头帮主一旁用手指点着上面道：“这上面用紫色画的线路，就是这条秘径。”欧阳尚毅和天罡手闵智两人一旁不禁连连点头赞叹。欧阳尚毅道：“帮主一身绝艺，侠骨热肠，更兼心细如发，机智过人，哪会不令人万众归心、坛下全帮用命呢？”龙头帮主微笑说道：“贤弟们这可过奖了，我武维扬承受弟兄推戴，令我总揽凤尾帮内三堂，以全帮托付之重，岂敢稍涉疏忽有负重望。一向虽不断小有挫折，尚不难应付，如今大敌已深入腹地，是我们凤尾帮存亡关头。贤弟们能够与我一德一心，拼全力御侮退敌，千万不要那么过于重视我，总要大家分担艰巨，就是我全帮之幸。”天罡手闵智忙答道：“帮主金石之言，小弟们谨记心中，绝不敢忘，现在已交五更，请帮主稍微歇息吧！”

武维扬似乎蓦然想起一件事，向欧阳尚毅和闵智说道：“据密报，本帮掌西路十二舵粮饷的女居户陆七娘，在凉星山陆家堡一带违犯帮规，纵情声色，以致把凉星山的分坛全断送了。并且还正因为荒淫好色，触怒淮阳派掌门人和西岳侠尼，火焚陆家堡。那陆七娘仅以身免，连那酆伦等全折在淮阳派手下，这厮把我凤尾帮的威名一手断送。本帮主念她父曾为本帮效力多年，虽则退隐福寿堂，依然为本帮兴衰为念，所以本帮主不肯过甚追问，恐伤她父之心。只是这孽孀怙恶不悛，竟还不知敛迹，来到总舵下，依然敢任意胡为，她简直是藐视帮规，与叛帮背道无异了。最可恨的是胆大包天，还敢夜入福寿堂，险些作出逆伦犯上的事来。本帮主因为淮阳

西岳两派的事，无暇处置她，只是被她一人招我全帮的威名完全断送，太令人痛心了！欧阳贤弟，你趁这时先把海底上给她除名，等她明日随众朝坛归舵，把她先收禁起来，追还票布，明正帮规，戮尸示众，以儆其他。若容她再出十二连环坞，我凤尾帮还怎能掌管总坛，统辖万众？欧阳贤弟，赶紧照办吧！”天南逸叟武维扬说完这番话，面上犹有余怒。天罡手闵智肃然起立道：“谢帮主的慈悲，不过据本坛的意思，陆七娘总系女流，难免有失检之处，一切事出在她仇家之口，就难免有过甚其辞，帮主必须亲自审讯后，才能得其真相。还望帮主慈悲她，暂不给她除名吧！”

鹰爪王在暗中听着，不禁暗骂这天罡手闵智，竟也与这万恶刁淫的女屠户有什么渊源，居然敢在龙头帮主面前维护。龙头帮主抬头看了看天罡手闵智，口中边带着微笑：“陆七娘蒙受本帮祖师慈恩，掌西路十二舵粮饷重责，不思勉力报效，竟敢任意胡为，不仅故犯本帮最重的帮规，更犯江湖大忌。我们若是再容留这种害群之马，不仅破坏了帮规，也难见江湖同道。现在更是威望已著的淮阳西岳两派，和本帮较存亡之时，我们若不早日处治这荡妇淫娃，倘若这陆七娘再把她这种淫行，暴露到践约赴会的淮阳、西岳两派眼底，我武维扬还有何面目与这班侠义道相会？闵贤弟，你已经纵横江湖这些年，不要因为私人恩怨遗恨将来，凡事往大处着眼才是。”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对于天罡手闵智，因私情友谊一时不明，竟要维护女屠户救她一命，这位武帮主倒是真个当机立断，单刀直入的，竟把天罡手闵智的心意点破。这一来闵香主不由得脸红一红，愧然说道：“小弟实因为陆七娘的丈夫陆琦，是曾经为本帮效过力，更是因公致死，小弟一时想曲予周全，才向帮主面前代她缓颊。如今蒙帮主以大义赐

训，小弟实在知罪了。”天罡手闵智说着这话时退出座位，两手往前面一搭，俯首躬身，以帮礼向龙头帮主谢罪。天南逸叟武维扬见闵香主立时认错，看情形这倒不肯再说什么，只说了声：“贤弟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权衡轻重就是了，何罪之有？”鹰爪王暗中十分折服，以闵智身为内三堂香主，在凤尾帮也掌着生杀大权，一旦说了这么两句错话，立刻就得认罪。足见武维扬身为凤尾帮主，威望素著，帮规之严，任何人不容漠视。所以统率着全帮一百余舵，没有一人敢轻视他的一举一动。

这时天罡手闵智把一本册籍打开，找出一页来，提起案上的朱笔，把女屠户陆七娘除名。写完了，恭恭敬敬推到了龙头帮主面前。天南逸叟武维扬略看了一眼，点了点头，随即站起，向欧阳尚毅和闵智说道：“贤弟们看明白了，把从这里到黑鱼套的秘密记清楚了，到了紧要关头，好不致误事。”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含笑道：“但盼事情不要到了这种地步，才是我们凤尾帮之幸。”龙头帮主也颔首说道：“我也眼盼望能够把这点基业保住了。十余年的心血，真个毁于一旦，我武维扬岂肯甘心。”说到这里，已把那全帮海底秘密道路详图，仍用黄包裹包起来。武维扬很郑重的仍把它背在背上，那天花板上的洞穴依然还开着，武维扬收藏这点东西，始终不肯假手他人，连近如内三堂香主，全不肯叫他们代替作去，足现这种册籍秘图的重要了。这时天南逸叟武维扬仍然离座，退了一步，身躯往下微塌，双掌一分，合成柳叶掌式，肩头微微一晃，这次用鹞子钻天的身法，竟自凌空而起，直如一缕轻烟，竟连天花板的洞穴边缘全没沾，身形竟隐入了洞穴内。这种归还海底，可除非武帮主他自己深知里面形式与着脚之处，别人可不敢这么施展。刹那间龙头

帮主身形又现，全身坠下来，仍用双掌捋住洞穴的木框边，依照和初次开这秘密藏匿海底的洞穴一样，身形仍然拔起，足尖点着天花板的木棱，身体全贴到天花板，真是轻如壁虎游蜂。这时用右手正在旋转开闭这洞穴的机簧，才待倒换左手的一刹那，下面欧阳尚毅和天罡手闵智，也正在凝神静待着。忽的北面的第三个门外有人说话，因为语声低，听不出说什么，突然有一个沉着的声调，喝声："后退！不要你管！"

第三道门首黑影一晃，立刻飞纵进来一人。欧阳尚毅和天罡手闵智全是一惊，欧阳香主脚尖一点地，飞纵过去，厉声叱喝："什么人不遵帮主法令，擅闯主坛，还不退去。"就在欧阳香主迎上前去的工夫，上面这位称雄凤尾帮，独掌十二连环坞的龙头帮主，在收藏本帮秘密文件的时候，竟要被人擅闯进来，把秘密泄露，哪能不又怒又急！可是这种江湖奇人，应变御侮却另有一种神速的手段。把丹田的气往下一沉，很迅速的把左边洞穴主干推动，旋转的一复原，"嘎吧嘎吧"天花板里面连响了两声，那两扇方格天花板，"沙"的一声，严丝合缝，自己合拢。依然是漆光平整，没有一点痕迹。这位天南逸叟武维扬，猛的上身往下仰着脸一沉，可是两脚依然是捋住了天花板方形木框，全身"咻"的倒翻下来，竟用"金鲤倒穿波"的功夫，"嗖"的借着倒栽下来之力，往北面蹿出去。竟在身形凌空的工夫，两袖子的风力，竟把那临近的几盏琉璃油灯搧灭，立刻身形轻飘飘的往地上一落。往起一长身，和欧阳尚毅停身不差先后。欧阳尚毅这时已经蓄势待发，只要来人再往前进一步，欧阳香主就要把他迎头击出去；天罡手闵智也跟着赶到了。这三雄合力御敌，这种情势紧急之下，哪知外面闯进来的竟自发话道："欧阳老师，小弟来得太冒昧，请欧阳老师多多担待。"这时龙头帮主从鼻孔

了中哼一声，欧阳尚毅往旁一闪身，说道："帮主在此，贤弟你还不赶紧的向前回话。"原来贸然闯入天凤堂的正是那奉命赴净业山庄，布置会斗淮阳西岳派的八步凌波胡玉笙。

这位龙头帮主看到是手下亲信弟兄，不禁后退了一步，漫然说道："玉笙贤弟，你怎竟这么行止慌张起来，幸而我们还慎重了一下，若是一齐把暗青子出手，贤弟虽不致当时受伤，可是传出去，岂不叫人笑话么？"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此时看到帮主全疾遽的扑过来，险些拿自己当外敌对付。更想到连帮主身边的两个亲信小童全屏退，一定是正议秘事不愿泄露，自己此时颇显行止冒昧，忙向前躬身说道："本坛奉命到净业山庄布置，临回来竟发觉前方浮沙阵，已有人仗着轻功绝技飞渡过来。因为敌人已入腹地，恐怕敌人万一混入主坛，窥察本帮秘密，所以赶紧赶回来，报告帮主提防一切。以致忙中失礼，尚望帮主慈悲，本坛感激不尽。"天南逸叟武维扬只淡淡说道："事出无心，何须介意。敌人暗渡浮沙阵，深入内三堂，我们不用惊怪，其实以淮阳、西岳门户之尊，不宜有此举。我们只静以观变，倒看他们怎样施为吧。"这时胡玉笙等只有唯唯答应着。龙头帮主复向欧阳尚毅和闵智道："二位贤弟，把适才我所说的一切，说与了胡贤弟吧！"说了这句，立刻向门外招呼了声："来呀！"立刻那两名亲信的小童，各持着一只纱灯从外面进来，伺候着这位龙头帮主，从那座神坛侧转奔了后面的当中一道圆形门走去。

这时这天凤堂中只这三位香主，容得这位帮主走去，遂一同来到桌案前，彼此落座。由欧阳尚毅把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刚才所嘱咐的话，向这位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详细说了一番。胡香主点头道："我自以为身为本帮内三堂首

领，虽是一时不合，擅闯到帮主面前，可也该特别原谅。帮主虽没当面责难，但是方才那种态度，已令小弟难堪，所以此时心中未免有些怅惘。”当时欧阳尚毅和天罡手闵智也看出来胡香主有些不满，两人用话忙着给岔开。随又略问了问他发现浮沙阵的情形，这位胡香主始终有些貌合神离，言语勉强。这一来赶到两派一会面，内三堂叫技，净业山庄三斗神功，胡玉笙一负气，险些把凤尾帮的一班香主断送在当场。

且说八步凌波胡玉笙气恼难消，欧阳尚毅和闵智全是竭力劝解着。立刻吩咐伺候天凤堂的徒党们，把里外全要打扫干净了，大约在黎明后，两派的领袖们全要在天凤堂相会。吩咐完了，随即立刻相率出了天凤堂，各去收拾一切。这里潜伏在暗中的鹰爪王，见凤尾帮的领袖人物已走，这里可是依然有他坛下的弟兄在这里守护着。自己私意是想着要凭一身的轻功提纵术，一窥他凤尾帮的秘密，并可察看他所出入十二连环坞的秘密。哪知这里帮主香主虽走，依然有香主坛下的弟子在这里监视着，天光又已快亮了，自己焉能再尽自耽搁。正想设法把这里的帮匪调开，自己好回到前面。就在才一思索之间，突然自己身后的幔帐忽的一动，自己一回头，身后并没有一点别的形迹。上面倏的一股子凉风掠着头顶过去，鹰爪王蓦然一惊，见一条黑影竟飞纵向当中一架巨型琉璃灯。那只主灯是用三根铜链子从天花板上垂下来，这条黑影竟落在那座海灯上面，竟没有一点声音。

这时鹰爪王倒不再想脱身了，倒要看看暗中发动的究属何人？这人所施展的轻功提纵术，虽没看真切，可是以他所施展的这样绝技，武林中能有几人？自己在暗中察看，只见这条黑影落在上面，没见怎么施为。忽的从北首起，除了方才被龙头帮主扑灭的两盏琉璃灯外，尚有四盏小型琉璃灯，

当中一盏主灯。北首这一盏灯，忽的无风自灭，跟着南面近主灯的第一盏也随着熄灭了。那值坛的共是四个匪徒，不由全带着惊诧的口吻，同时全“咦”了声。内中一个道：“天还没亮，油会干了，这可有点说不下去。”另一个帮匪道：“你别胡说了，油怎会干了，再有两夜也点不完。”刚说到这句，“嘭嘭”的连当中的主灯全熄，这四个匪徒立刻不约而同的连声咳嗽，疑神疑鬼，全往门那儿溜。跟着这个“哎哟”，那个“吭”的低声叫道：“这是什么时候，你们还玩笑，这可不许闹着玩了。要叫香主察见，你们还落个有口难分辩。快找火种，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四个匪徒说着话，脚底下可明白，齐往外挤，恨不得一脚跨出门去。只是越害怕，越是谁也不让谁。可是越想快出去，反倒彼此被门卡住。内中有一个力大的，猛的一使劲，噗通哎哟，一块儿倒下三个。后面这个年岁略大的稍落后，反倒便宜了他。

这时四个匪徒一出了天凤堂，却把脚步停止住了，内中一个年岁略大的，招呼同帮弟兄说：“千万不要再慌张乱喊乱闹。这座天凤堂是本帮最重要的地方，连帮主每次开坛全在这里，就以这里作了主坛。历来没听说天凤堂出过什么差错，怎的我们哥几个就这么运气不佳，偏偏今夜我们该着班儿，竟会出这种稀奇的事，我们一个弄不好，就许弄场杀身之祸。这种地方离开帮主的眼皮子下，任什么事没有；只要落在帮主眼中，你哪一步走错了，轻则以家法处治你，重则就有杀身之祸。所以值这个班的，只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知足了。咱们本坞的粮饷部秦香主，那份冷面无情，他坛下的师傅们谁敢稍存私心，只要在他手下犯了帮规，那么休想活着了。这内三堂灯火供应，全由粮饷部管理，神坛的供奉，更是郑重。琉璃灯就是不用，也总是满灯的油预备着。何况

偶有一盏灭了，可以说续油的疏忽，大概忘了，准保不是故意的。本帮虽是最忌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可是分什么事，分什么地方。为这种小事不惜命，豁出死去没有那么糊涂的，所以我认为灯灭的太邪性。我们赶紧找亮子来看看，是油干了灭的，还是有人暗中做了手脚，你们说是不是？”那三名匪徒听了，全回过头来，果然是事出离奇，四盏灯相继同时灭，怎么也说不出去。内中一名说道："茶灶上有火烛，我去找纸折来。"这匪徒边说着，往天凤堂后茶灶的房子跑去，这里三人还在互相猜议着。

淮上大侠鹰爪王见神坛前忽现黑影，这人仗着轻功绝技，愣敢在那巨型的琉璃灯上栖身；暗中更做了手脚，只用几粒湿纸球，用金钱镖的打法，脱手打出去，那琉璃灯应手而灭。屋中一黑暗，鹰爪王明白这正是叫自己趁这机会退出去，正可不露些微痕迹。不过自己实不愿就这么离开，因为全帮秘密已落在自己眼中，正可趁这时一察这凤尾帮的秘密，和帮中究竟有多大势力。良机难得，稍纵即逝。遂飘身落在下面，往外面略一察看：只见那四名匪徒初时受惊，可是跟着略一商量，竟自也有些醒悟，并没去惊动匪首。分出人去往茶灶上取火种，想要查明琉璃灯怎么灭的。鹰爪王虽知他们没有多少时候耽搁，可是依然没把他们放在眼内。在黑暗中略辨了辨方才武帮主动手的地方，立刻向门外看了看，见匪党们尚在疑神疑鬼的。鹰爪王把气纳丹田，两只光华闪烁的眸子往上一翻，看完了天花板的部位，立刻往起一纵身。才要纵起，就觉着肩头旁一股子风吹到，鹰爪王身形是往起纵的，借势往左一拧身，斜蹿出丈余远，脚尖点地，用犀牛望月式，斜身跨步，蓄势待发，预备应变御敌。哪知再往对面看，已没有一点踪迹。赶到才转过身来。突听的头顶上，忽

的有人用沉着的声音说道："欲窥凤尾帮秘密，今非其时。倘若帮匪发觉有人深入腹地，在浮沙阵石墙一带，按上几处伏桩暗卡，我们再想暗中出入，势比登天。暗探内三堂，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我们赶紧退吧。"

鹰爪王听发话的声音似乎在近旁，可是当自己方要答话，这人最末的语声已经从身侧纵出去。鹰爪王认定了这种武功卓越，绝艺惊人，只有燕赵双侠才配有这种身手，只是暗中助自己的语声，又不象燕赵双侠。鹰爪王略加思索间，那第三道门首陡现一点昏黄之光，跟着两个伺候天凤堂的匪首，各持着一盏纱灯，欲进又退；迟疑不决的先把两只纱灯探着身递进来，往里照着察看。天凤堂里偌大的地方，黑沉沉的仅凭这个纱灯的灯焰，更被夜风吹得摇摆不定，哪照得出多远去，不过面前方丈之地，看得出一切来，再远的什么也看不出来。这两个匪党"蝎蝎蜇蜇"往里试着迈步，鹰爪王实没把这班匪党放在眼内。自己只往黑影里略避了一避，要看看这几个鼠辈，发现油灯全系敌人熄灭的，看他们怎样惊慌失措。这两个匪党才进了门，左首这个匪徒，忽的一哆嗦，连声的咳嗽，用左手不住的抚摸着脖子。右首那个方要开口发话，忽的也哟了一声，右臂往下一垂，把手中的灯笼摔在地上，当时熄灭。这名匪徒口中含含糊糊的招呼了句："小陈，快走！"他猛一翻身，向门外撞去。门外还有两名匪党，正在门首向里张望，正想跑进来查看，万没想到这个伙伴逃的这么快，往外这一闯，摔的整个身子撞过来。当时还算他往旁撤了撤，就这么还被撞的倒坐在门旁。从里面摔出去的这个直摔到阶下，竟晕过去。天凤堂中仅剩了那先前自告奋勇的匪徒，也看到情势不好，赶紧往外逃时，不知脚下是什么摔了一下，身形踉踉跄跄的也摔了出去。这一来先前那个还

没缓过来，这个叫小陈的匪徒，再摔到他身上，若砸在上盘，是非砸死不可。幸而还算好，只压到他两腿上，底下这个哎哟了声，醒转过来。这一来天凤堂在黑影中，反倒闹得乌烟瘴气。

鹰爪王见时机已到，得赶紧走，恐怕真把欧阳尚毅等招惹来，自己虽不至就被他留住，也恐怕多费许多手脚，还许白输给他一面。想到这里，遂用脚尖一点地，身形迅捷，已落在门首。二次才待腾身，焉想到面前倏的一团灰影，遂落门前。鹰爪王忙往旁一错步，先避开当面正锋，静观来人是敌是友。这团灰影一落，把那两名俯身救护被摔的同伴的两个匪党，吓得同声"吭"了一声，往后踉跄退避。这时下来这团灰影一长身，厉声叱道："无用的脓包，竟自给我凤尾帮丢尽了脸面，瓢儿又没叫人摘了去，何致吓的这种样子，敌人分明就在眼前，还要疑神疑鬼，赶快给我滚开，看你胡香主降妖捉怪。"鹰爪王隐身在门内，一听来人说话的声音，竟是那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鹰爪王不禁暗暗吃惊。此人适才因擅闯天凤堂，已被龙头帮主严辞暗责了一番，此时离天明已近，若是据他们方才说话的情形，此时各归本坛，得预备调集所部的各舵香主，与我两派赴会的人一会。可是这时他竟自前来，莫非他已发觉我们潜入天凤堂了么？果然这时那八步凌波胡玉笙竟自冷笑了一声，向这天凤堂门内招呼道："朋友，既然大驾光临我们凤尾帮，这是看得起我们弟兄，可是朋友你何必这么藏藏躲躲。我胡玉笙在江湖道上，专敬的是磊落光明的汉子，所以我在退出天凤堂之后，赶紧一察看那浮沙阵，知道朋友们尚在这小地方留恋，未曾离此他去。我胡玉笙才赶紧赶了来，我要稍尽地主之谊。朋友要是看的起我胡某，还是请出来与我胡玉笙一会。"

这时隐伏在天凤堂内的鹰爪王，听胡玉笙已然径直说出

有人潜伏，自己身为淮阳派掌门人，焉能受他人丝毫轻视。凭自己在大江南北，已经创出万儿来，武林同道、草野英雄，没有敢对自己稍存轻视，今夜若是被他堵在这天凤堂中，岂不把一世英名断送了。遂想索性先施展淮阳派轻功绝技，闯出天凤堂，把他引到来时那段草坪松林岗，和他较量较量。只要让他占不了上风去，也可以保存淮阳派的威名。他想到这里，在这第三道门暗影中往后倒退了三步，运转内力，气贯丹田，要施展八步赶蟾的轻功，从他们的头顶上飞纵出去。自己主意才打好，立刻往下塌腰，才要腾身飞纵出去，忽的身侧竟自有人低低招呼了声："王老师不要忙，我把这匹夫先较量一下，叫他尝尝我的手段。我把这厮诱开，你再渡浮沙阵，黎明还要与他们头儿正式相会呢。"鹰爪王听这次发话的人近在咫尺，只是自己凭一身本领竟近不得此人，可见此人武功，一切高出自己多多。方要低声发话，突听暗影中又说了声："随我来。"这句话声更低，跟着一股子凉风掠肩而过，捷如飞鸟，愣从门口蹿出去。

那八步凌波胡玉笙是在用诈语试探是否天凤堂中真个隐伏敌人，胡玉笙并非真个知道内中隐藏着淮阳派领袖人物。此时出其不意，竟有人用"飞燕投林"的身法，从天凤堂中飞纵出来。八步凌波胡玉笙见来势太疾，不但不敢拦截，反倒微往左侧一偏身，提防来人施展毒手。这条黑影竟出去三丈多远，往一片花棚下一落，只轻轻点地，已两次腾身飞跃上了花棚。那花棚是竹竿扎架的，并不是什么坚固的东西，这人往上一落，金鸡独立，一拧身，向胡玉笙点手招呼道："胡香主，身为内三堂香主，不能保护自己部下弟兄，只向暗影中说些鬼话有什么用？我在下久仰大名，特来领教胡香主的登萍渡水草上飞行的绝技。"这人说罢这话一回身，

竟自腾身跃起，那花棚只微响一下，连晃全没晃。胡玉笙怒叱声："小辈敢潜入我凤尾帮的主坛重地，还敢这么放肆无礼，践约赴会的，本帮主全以客礼相待，你这厮不在名单，我们只有拿你当奸细看待。小辈休走，胡香主要教训教训你这目中无人的狂徒。"八步凌波胡玉笙身形展动，纵跃如飞的追了过来，也往花棚上一落。再看那人已经从西面的果林前，扑奔北面那段石墙。胡玉笙施展开一身轻功提纵术，追赶到石墙下，只见那人竟蹲在墙头，如无其事的眺望。胡玉笙越发愤恨，这次相离切近，气提丹田，施展"燕子三抄水"的绝技，"嗖嗖"的两次腾身，全是沿着北面石墙，赶到第三次身形纵起，已猛翻上墙头，距那人停身处已有三四尺远。

胡香主左脚一点墙头，右脚往前一上步，喝声："小辈你接招吧。"左掌往外一撤，是"劈掌"，掌峰立着，用掌缘往敌人的右肩头便切。那人往后一甩右肩，把胡玉笙的劈掌躲开。八步凌波胡玉笙手底下并非弱者，第一招一打空，倏的往回一撤左掌，身形也随着往左一斜，右掌倏的打出来，却是骈二指点那人的二目。这种"乌龙探爪"的手法，掌力非常劲疾。那人却容指尖堪堪的要点到二目上，一声狂笑，身形原式不动，倒着往墙头上纵出去，依然落在石墙上，身躯稳若泰山。胡玉笙递了两手空招，敌人并没还招，自己分明输给人家。还幸喜敌人是往东北这边下来，渐渐离着帮主住的净业山庄远了，不致被帮主撞见，栽个小跟斗还不至在他人眼内。只是当时两次输招，实觉面上难堪！越发对敌人想下辣手，奋身追击，一起一落，好似两只矫健的狸猫。那敌人连着退出六七丈去，忽的往斜刺里一耸身，从石墙上往前面那座朱门内纵去。八步凌波胡玉笙喝声："小辈！你想往哪里去？今夜你不说好的，休想再逃出去。"边说着边往朱

门那儿追赶，只见那人身形轻巧的落到了朱门前，竟自回身说道："我在下不劳胡香主远送，咱们明朝会吧！"胡香主心想："一出朱门就是青鸾堂的香坛，有浮沙阵阻挡着，任凭他多好的轻功，也不易逃开追缉人的手法。"遂叱喝声："小辈你真有本领敢和你胡香主到浮沙阵上较量一下？你想就这么容易的逃出浮沙阵，那是妄想。"胡香主边说边追，相距朱门仅有两丈左右，胡玉笙耸身一纵，已落到了阶前，跟着再看那敌人已无踪影。

胡玉笙才待从正门闯出去，猛听得头顶上有人招呼道："朋友别卖狂，你那浮沙阵有什么稀罕，我们如履康庄，任意出入。朋友，要想施展你那身轻功提纵术，到这里来咱们比划比划，叫你也认识认识，江湖道上多有能人，你胡香主这回也长长见识。"胡玉笙一抬头，只见门头上黑影一晃，竟顺石墙往南飞纵出去。胡香主喝声："小辈，你敢在你胡香主面前这么信口胡言，你是活腻了。"脚尖点地，腾身飞纵上石墙，追赶了过来。胡香主才顺着石墙进出没有六七丈，瞥见两条黑影一前一后，也就是相隔丈余，起落之间，非常矫捷。胡玉笙因为眼前已有强敌，哪能再顾别处，只有脚下加紧，迅速如飞的眼看着已然追及，忽见前面敌人猛然停步转身，胡玉笙恐怕有什么诡计，遂也脚下略停，提防敌人或有什么暗器。敢情前面敌人并没有什么暗器，竟自斜身向自己招呼道："送君千里终须别，胡香主有什么不服的，来朝见面自管施为，我们相见不远，恕我不陪了。"这敌人竟自往石墙外纵身逸去。

这一来胡玉笙不禁暗自庆幸，心说小辈你这是自寻死路，我看你还往哪里逃？这位胡香主知道这石墙外，正邻近一片乱石岗，并没有道路。十二连环坞内所有内三堂，以及龙头帮主所住的净业山庄，全是防守十分严紧，半由人力，

半借天然的险要。这天凤堂到前面这段道路，除了明显可以着足之地，只要稍形隐避的地方，不是暗中隐藏着埋伏，就是巧设机械的箭弩。邻近青鸾堂的这段石墙，只有两边石墙里以及石墙头可以走得了，石墙迤南迤北，全是暗隐埋伏，或者不能着脚的险境。墙北是一片片的竹林在墙里面，埋伏着连弩伏墙，石墙迤南却是一片乱石岗，乱石如笋，一片片光锐如刀。漫说是夜间不好着足，处处危险！并且没有活路，越走越危险。里面盘环曲折，不易走到尽头。即或能够走到尽头去，也是一片百丈悬崖，下临险滩，若走上这种绝地，不退回来，岂非自寻死路。所以胡玉笙十分欣幸，敌人绝难逃出手去，精神一振，遂也跟踪追赶下来。赶到追到敌人逃到石墙外的地方，胡玉笙不禁愕然！只见那敌人已经快似猿猴的飞登乱石岗，竟自如步康庄，如履坦途，往上一轻登巧纵，自己竟不敢再行追赶。

只见那敌人忽的在乱石岗一停身，回身向这位胡香主道："朋友，既已劳远送，足感盛情，这十二连环坞竟有这些奇险幽秘之区，令人可佩。更蒙胡香主这么厚爱，这么放任我，不加禁阻，我只有拜领厚情，告辞了。"说罢立刻转身，顺着那乱石嵯峨的崇岗，如飞的驰去。胡玉笙嗒然若丧的顺着这石墙返回来，自己扫兴之下，更是怀疑：凭这种隐秘之地，连身居十二连环坞的人，全不能出入这种险秘之区，叫人实在难解。胡玉笙一边思索着，来到柴门的顶子上，向外面看了看，这里竟是青鸾堂的主坛。大厅后面，静悄悄的万籁无声。两边的箭道矮墙上已有人埋伏，可是并不见什么动静，绝不象发现有什么人从此出入。胡玉笙这次重返天凤堂，并没敢向一人说及。因为自己贸然闯入天凤堂，原为心惊，敌人既然能够飞渡浮沙阵，就全是劲敌，万一真个被敌人侵入

净业山庄，也太栽跟头了。遂想赶紧报告龙头帮主，传令全力搜索一下，哪知正赶上帮主收置本帮海底秘图，自己贸然闯入，反倒险些触怒帮主，面上无光。赶到从天凤堂出来，就着练就的夜眼，能够在黑暗中辨物，竟二次发觉更有多人出入浮沙阵。有人从此飞渡过去，浮沙阵画的花纹，已经有好几处变了原样，可是如非细心留意，就是白天也不易发觉。

八步凌波胡玉笙暗暗吃惊，知道寅夜间已有人挟绝技暗渡沙阵，深入本帮重要之地。本帮规戒至严，天凤堂一带平时任凭是多大名头的江湖道来访，只有在金雕堂青鸾堂延宾会客，绝不往里请。就连本帮坛下各舵，也只一年到一次主坛，非遇本帮大典难得深入。此时既有赴会的强敌 私 入 本 帮禁地，能够搜察着，一来保全凤尾帮的威望，儆戒他们不得再存轻视之心；二来也可在龙头帮主面前找回方才那点面子。哪知所遇敌人，武功卓绝，轻功提纵术竟有绝顶的功夫，自己以轻身术驰誉凤尾帮，较量之下，相形见绌，竟被人家从容逸去。身为内三堂香主，若是当众有这种情形，还有何面目再在此立足？所幸并没有各坛香主撞见，自己情愿吃个哑巴亏，在本帮倒是保全自己的脸面。这才决意回转金雕堂，明早淮阳派西岳派和龙头帮主三雄相会时，自己暗 中 留 心 察看，究竟是不是随他两派赴会的人？胡玉笙打定了主意，绕到了青鸾堂的巨厅北墙转角，才脚登月台，一眼瞥见两条黑影一前一后，全施展登萍渡水的轻身绝技，顺着南面轻如飞鸟，飞渡过去。刹那间，已飞身蹿上了东南角的石墙。看那情形，前边那人分明熟悉浮沙阵的面积度数，晓得可以着脚的实桩部位，轻车熟路，如步坦途，真是件怪事！他又哪知道除了赴会的一班豪侠之外，尚引出好几位惊天动地人物，已深入腹地，待时而动了。

·第五十八回·

鹰爪王遇助脱险内三堂

八步凌波胡玉笙才要跟踪出去，忽的北面又有劲疾的风声，“嗖嗖”的两条黑影，从自己身侧丈余外飞纵过去，疾如飞隼。八步凌波胡玉笙不禁喟然长叹！以自己成名江湖，武功造诣并不在任何人之下，想不到竟为他人所算计，--任强敌在本帮主坛重地横行。看起来明日三雄相会，究竟鹿死谁手，真不敢预断了！索性容这先后四条黑影逃出浮沙阵，不再去管他，自己反容得敌人走开，才渡过浮沙阵，回到自己寝所。明知淮阳、西岳派，今夜已有领袖人物潜入内三堂，索性任他等施为，不再去理他们。八步凌波胡玉笙这种措置，还算是不错，总算为自己保全了脸面。因为鹰爪王、西岳侠尼和燕赵双侠的蓝二侠，虽明知夜探内三堂，失了身为上客的身份，更因为贪功过甚，险些被胡香主所辱。幸有风尘异人暗中相助，使淮阳派掌门人，仍从浮沙阵从容脱身。连西岳侠尼和矮金刚蓝和，全仗这位异人暗中接引。那时经这位异人用江湖神偷八法、金蝉脱壳、仙人换影的障眼法，把那横行江湖的八步凌波胡玉笙，戏弄的扑朔迷离。自己知道不是暗中这人的敌手，自己无形中就算让了步。暗中和他为难的这人，见胡香主有退步之意，遂也不再逼迫。当时胡玉

笙若是恃浮沙阵这点埋伏，上前一拦阻，暗中这异人，定要施展自己武功绝技，把他打下浮沙阵，当场现丑。暂且按下这里不提。

且说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深入天凤堂，要一察凤尾全帮的组织和实力，究有多大来头。十二连环坞这么深秘险难，正好得着一条秘径，以备不虞。不料自己操之过急，险些当场被八步凌波胡玉笙识破行藏，若不是暗中有异人相助，真是不易脱身。只是暗中相助的这位异人，在先认定了是矮金刚蓝和故意和自己开玩笑，只是所听到的语声，又不象那矮金刚蓝和。后来又看到了这人的轻功绝技已到炉火纯青，比起燕赵双侠尚高着一筹。果然被引到浮沙阵，鹰爪王已看出这人，绝不是自己人的身法。几次探问来人的姓名，来人只是微微一笑，悄语低声说是："本人还不到现身和大家相见之时，请王老师速回宾馆，毋见稽延……"鹰爪王知道此人完全对淮阳派存着友谊，只是凭自己的四十年闯荡江湖，竟看不出来人的路道，这就得算栽了。赶到回到宾馆，天光已到了黎明，院中静悄悄的，各屋中没有一点声息。鹰爪王走上台阶，那燕赵双侠的二侠矮金刚蓝和，正从屋中出来。彼此相视一笑。蓝二侠随说道："掌门人多辛苦了！"鹰爪王微点了点头道："我在天凤堂隐身，身后两次风动，大约是师兄你和侠尼慈云庵主吧？"蓝二侠往角门外看了看，恐怕那派来伺候宾馆的四名壮丁，此时到来偷听了去，向王道隆微摇了摇头，赶紧退进了上房。这时屋中的一班人，有的并非入睡，只盘膝而坐，闭目养神，那武功不到火候的，却只有就着预备的床榻安然入睡。只是心里全悬系着身入龙潭虎穴，危险万分，哪还睡的牢实。

蓝二侠这一说话，立刻全起来了。中州剑客钟岩、老镖

师蒋恩波、太极柳逢春、神拳计筱川、金刀叟邱铭、续命神医万柳堂等对于掌门人潜入贼党腹地十分担心。本来自入十二连环坞，看到了贼党处处严密防守的情形，令人真不敢轻视。掌门人身为淮阳派表率，一身关系甚重，若有失闪，不仅于威名有损，更把赴会的事影响了。所以赶到四更左右，掌门人、蓝二侠等先后失踪，大家更是担心，万柳堂和蓝大侠却是毫不介意。此时见蓝二侠和掌门人相继回来，大家虽是不敢贸然开口，但是邱老英雄是老江湖，一望掌门人的面现沉郁，就知道此行不甚得意，遂不再细问。只略一周旋，由邱铭首先说道："天光已亮，派到宾馆伺候的匪徒，定然跟着进来。道隆师弟安然回来，这是我全体赴会人之幸，我看你还是趁这时候休息一会儿，也好恢复疲劳。这次与龙头帮主相会，吉凶祸福，未可预定，到时就许把一身所学献与识家。师弟你连日来过嫌劳剧，再连着失眠，精气神不能凝一，足以牵掣你那几桩绝技。师弟你纵然把一身安危没看重，也应该看在淮阳派全派托付之重为是。"

鹰爪王知道这位退隐师兄关心太切，遂蔼然答道："师兄不用担心，小弟负此重责，身履险地，所会的全是劲敌，焉敢那么不谨慎。"二侠矮金刚蓝和也从旁说道："掌门人近年深得炼气调元、心潮子午之法，这是内家上乘功夫，对于数夜不眠毫无妨碍，只在正子、午两个时辰稍得休歇即足。邱师兄不用牵挂了。至于那四个贼党虽是精明，难道还想在我们面前探查了什么去吗？我们对于这种小卒无足介意，只管商谈正事要紧。"

掌门人鹰爪王落座后，果然那四名派来伺候宾馆的壮丁，进来伺候大家梳洗、进晨餐小食，伺候供应的十分周到。鹰爪王明知侠尼也早已回来，便没再问。慈云庵主却在自己静室

中与门下弟子一同净面，略事歇息，缓步来到上房。进门来向一班老英雄略事周旋，所有小一辈的全给侠尼请过早安。侠尼和鹰爪王此时是彼此意会，唯有相视微笑，谁也不说起夜里的事。赶到伺候的壮丁退了出去，二侠矮金刚蓝和向侠尼说道："我们昨晚不谋而合，竟走上一条途径。我知道王师兄是想从暗中一察凤尾帮的虚实，也好作个准备。因为这种蹈危履险，只有自己甘心去尝试。就是遇到什么危险，不至落什么怨言，'掌门人所以绝不向一人打招呼。我是另有一点未了之事，错过了昨夜，就算输着他一招，所以势必一试。至于庵主是与王师兄的心意大致相同，不过图谋各异罢了。只是我蓝和纵横江湖二三十年来，向以游戏三昧、浪迹江湖为本。我弟兄这点末学微技，倒还在大江南北以及关外白山黑水间，办过几件为武林所重的事。只是昨夜算遇见克星，栽了个大跟头。凤尾帮虽是尽有能人，我蓝和所会过的都是鸡毛零碎，象内三堂两位香主，虽是各具不凡的身手，也不过平常。入十二连环坞所入目惊心的，并非什么奇才异能，只不过处处炫露机警狡诈，浮沙阵就是一例。

"可是发现天凤堂秘密之后，忽觉身旁另有一人。但是以我的夜行身手，只觉出此人未离左右，任凭怎样追踪他，只觉这人年岁并不大，身形瘦小。身形那份轻快，以我蓝和这么多年来行道江湖，尚没见过。赶到我听到那帮主等说出内三堂之外，尚有一处净业山庄，为帮主所独掌的庄院。听话风，我们践约赴会人，尚须瞻仰瞻仰他这种本帮领袖人物，非经龙头帮主亲谕，不敢妄入一步的重地。我就有意趁势探查究竟。不料我离开天凤堂，暗中这位异人竟对我蓝和横加阻挡。可是看他情形，并无恶意。后来这异人时隐时现，竟自失踪。我才待赶奔天凤堂，看看师兄已否退出，哪知这时

庵主竟也被这人引来。原来这位异人竟引我们退出天凤堂，重渡浮沙阵。连庵主也没判明此人的路子，只知道这人的身法及轻身术，非我们两派中人，既是安心引我们回宾馆，绝无恶意。我与庵主既知是友非敌，哪好再和此人尽力较量？若再逗留，定于我们此行不利。果然王师兄也被此人引出，我与庵主出浮沙阵，和王师兄不差先后，只是怎样思索，也想不出是哪派的能人。”

鹰爪王皱眉说道：“这么说起来，我隐身神幔后，两次觉出身旁有人；神幔连动，只疑是蓝二弟所为，敢情从那时这人就跟在我身边。我王道隆还掌着清风堡绿竹塘门户之重，如今竟自遇这种能手，连人家的面貌全没看出，真真愧煞了！”续命神医万柳堂眉头一皱道：“据师兄说此人的行径，正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把凤尾帮中领袖人物全没放在眼中。可是此人年岁并不大，竟有这么精纯火候。据我想此人，颇似盛传江湖的独行侠铁笔边天寿。此人和丐侠有江南二怪之名，绿林盗匪对于这两个怪人，畏之如蛇蝎。这两位怪人行道江湖，游戏三昧，与北方我派燕赵双侠齐名。只不过这两个怪人虽与绿林道为难。自身却依然作着侠盗生涯，除了他绝想不起第二人来。师兄以为怎么样？”鹰爪王尚没答言，二侠矮金刚蓝和鼓掌说道：“还是神医本事大，不仅能指下活人，更能替人解决疑难大事。我穷思冥想，把大江南北成名的人物全想到了，竟会把这位成名的人物忘了，我蓝老二真有些泄气。按他年岁本领，不是这位侠盗又是何人呢？”

鹰爪王道：“我也久闻江南道上有这么位怪人，只为他在江湖道上时隐时现，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有好几年销声匿迹，所以我哪会想得起他来？这倒是件意想不到的事。只是此人与我王道隆素昧平生，竟肯这么热肠帮忙。听他暗中对

我打招呼的情形，颇象有交情似的，这倒是怪事。”蓝二侠道：“我辈行道江湖，本着侠义门规，到处做些快意之举，行云流水，哪记得许多。这位独行侠铁笔边天寿，此番既对我淮阳派完全出于善意，我们就该默然接受，不用再存疑惧。反正此人名重江湖，我们得这么个朋友是求之不得的。”正说到这里，外面有贼党持帮主、内三堂名帖来给两位掌门人问早安。慈云庵主冷笑道：“武帮主礼貌过周了。”遂向进来的贼党道：“烦劳寄语龙头帮主及三位香主，就提我们这里修帖不及，谢帮主的盛谊款待吧！”

把这名贼党打发走，泗水渔家简云彤在厢房歇息，这时走过来，向一班老前辈及掌门人慈云庵主道过早安，遂向慈云庵主说道：“今日是正式赴会之期，据弟子想，我们现在可称得起孤军深入，毫无外援，无论如何这里不是久居之地。人心难测，天南逸叟武维扬虽不失英雄本色，可是他部下良莠不齐，难免另生诡计。这种地方有主客劳逸之别，我们处处全站在不利地步，我们早作退步的打算才是。”西岳侠尼冷笑一声道：“贫僧蒙佛祖慈悲，执掌西岳上天梯碧竹庵的门户，稍延香火，不料这次以细微末节牵连。凤尾帮若仅与我一人为难，还算不得什么。贼党竟仗爪牙遍布，胆敢火焚我碧竹庵，幸仗佛祖慈悲，未曾同归于尽。这叫贫僧修道数十年，尚不能保全香火之地，贫僧掌中镇海伏波剑还要它何用。云彤师弟，你是洞悉此中利害，愿意早早脱离是非之地；只是这种意思，要被外人听了去。难免疑心我们为凤尾帮声势所慑，已存惧敌之意。贫僧这次与王师兄联袂下江南，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武帮主不还我个公道，贫僧焉肯和他甘休！”鹰爪王听侠尼这么严辞责难泗水渔家简云彤，恐怕他面上难堪，遂赶紧用话拦着道：“简师傅也是深受西岳成名的

老师们嘉惠，十分慎重。自己又多历江湖，曾经过多少风浪，遇事越发仔细，这倒不算这位简师弟小心多虑。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履危蹈险的境地，哪好稍存大意呢！”鹰爪王从旁一解说，才挽回僵局。鹰爪王遂向侍立在前面的弟子华云峰说了声：“你把厢房里的众位师傅，以及师兄弟们全招呼过来，我有话和他们说。”

华云峰应命而去。不大工夫，一班武师和两派门弟子全相率鱼贯而入，立刻把宾馆的正房全占满了。一班晚辈的全垂手侍立两旁，鹰爪王遂起立向不属淮阳派门下，全是本着江湖道义之交，仗义应援来的这班人——象太极柳逢春、神拳计筱川、三才剑司马寿昌、伍宗义伍镖头、北路镖头蒋恩波、飞刀卢建堂、兖州义和镖主双刀金和、临城赵云龙的门下孙玉昆、孙玉岗等，全是武林同道——抱拳拱手道：“我淮阳派此次与雄据浙南的凤尾帮结怨，深蒙众位师傅慷慨帮忙，热肠援手，先后赶到清风堡绿竹塘，不辞风霜之苦，又远来浙南，使我淮阳派平添不少威风，长若干声势。不过这两下里一到正式会面后，天南逸叟武维扬定要以全力来对付我淮阳、西岳两派。他怀着独霸江湖，大江南北得让他凤尾帮独步称雄的私心，就事实上看，是极显然的。此次从潼关事起，凤尾帮上下一心合力谋我，并无丝毫退让。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所以这次我从乾山归云堡我万师弟那里已看出来，此行不易和平解决，两派非分个强存弱亡不可。

“来到浙南雁荡山，更看出武维扬已怀成见，两下的怨仇愈结愈深，两下均成骑虎之势。我们纵存退让之心，因为一路上所警戒的贼党，全对我两派恨之刺骨。有这班宵小在旁，焉能不以兵戎相见。只是众位师傅们全是仗义而来，谁又肯落后？众位临到我王道隆与慈云师太和他真个说翻了，

千万不可贸然出马。众位若是任意争先，固然是捧我王道隆，可是敌人的虚实强弱，尚未摸清时，我们绝不愿损失一点实力。众位贸然出马，论到武功各有师传，各有所得；但隐闻凤尾帮中此次颇罗致了些草野异人、绿林豪客，内中颇多能手。我到时当派两位江湖上名虽不重，手底有真功夫的出头，看他凤尾帮中倒是全是怎么个路道？稍识轻重虚实，那时再行借重众位老师的绝技，以保我淮阳派的门户。这样只是未免令一班好朋友避屈，好在所有来的，全是和我王道隆有交情。少时没有和诸位说话的时候，我这里拜托了。”

所有来的一班武林豪客，全是精明能干的，哪有不明白鹰爪王意思的。由北路镖头蒋恩波答道：“王老师不要客气，我们来给王老师助助威，算不得什么，就是有什么危险也不算件事。我们寄身江湖道，终日就得说是在刀尖子上滚，早把这条蚁命交付于天。从来军中不可一日无主，蛇无头不行。我们虽处在朋友地位，可是一切事愿遵王老师的命令，免致临时误事，请不要客气才好。我蒋恩波当着这位武术名家，绝不敢说假话，论到事忙，未必准帮的了什么忙；我们多半存着借这个机会，也开开眼界，哪好再给他们两家误事呢？”鹰爪王道：“蒋老镖头太客气了，现在我们心照不宣，事完再谢吧！”遂又向本门的一班年岁武功名望全和自己不差上下的，象金刀叟邱铭、鲁南老镖师侯泰、中州剑客钟岩、燕赵双侠、续命神医万柳堂等拱手道：“诸位师兄师弟，现在已到了紧要关头，我们已深入虎口，不是再客套的时候。承大家抬爱，令我王道隆做淮阳派领袖，此时我深望师兄师弟们有什么意见，趁此时赐教才好。”金刀叟邱铭道：“我们从清风堡绿竹塘起身，就是请凤尾帮龙头帮主，以江湖正义和我们一论是非，清算淮阳西岳两派的旧债。依我看我们直

到现在仍然是一本初衷，绝无他意，只请武维扬还我们个公道；至于武维扬是否肯听信麾下一班宵小挑拨离间，那也只有听其自便了。师弟你不用客气，还是由你掌着淮阳派的门户，一分皂白。他若真敢颠倒是非，不顾江湖道义，我们再与他以武力周旋，倒要看看鹿死谁手。”中州剑客钟岩等也从旁说道：“邱师兄说的很对，请掌门人不要对自己人再存客气之意才是。”

鹰爪王随着道：“既是众位师兄师弟，这么抬爱我王道隆，我倒不好过却师兄师弟们的美意，只有一切僭越了。此次淮阳派结怨，与凤尾帮既有新仇，又有旧怨，已成门户派别之争。凤尾帮更怀着独霸江湖排除异己的私心，所以与我淮阳、西岳两派，更成不两立之势。就是当日我王道隆与凤尾帮鲍香主一梭之仇，和最近掳劫我两派门人之恨，我两派再打算在大江南北行道，只怕凤尾帮也未必相容。所以这次凤尾帮就是不故意和我两派为难，我也不能再漠视凤尾帮的行为。我王道隆身为淮阳派掌门人，哪能再隐忍下去，只有和凤尾帮龙头帮主一决存亡，倒是件痛快事。事关我淮阳派开派以来荣辱，唯有带累同门师友，同来浙南，到十二连环坞观光这龙头主舵的威严。我们借着这种机会，也可以会会凤尾帮一班成名的英雄豪杰。不过王道隆有句话交代在头里，所有来仗义帮忙的众位老师，无论听到凤尾帮匪党怎样霸道无理，千万不要出手帮忙。这场事是我淮阳、西岳两家存亡关头，但分派本门中能够应付强敌，理应由我本门人动手，也好叫帮匪甘服，无所借口。可是天南逸叟武维扬这次也是把全力用上，他也会传绿林箭，约请绿林同道。但是我王道隆的心意，还是先由我淮阳西岳派门下招呼下来，倘有挫折，再请众位老师帮忙，我王道隆承情不尽。”

西岳侠尼也点头说道："王老师所说，倒是很要紧的事，到时候敬求众位良朋好友稍候一时，我们真有个接不下来，自然要请大家捧我们两家一场。在座的全是有交情的，也不用贫尼再托付。此次决不是江湖上雪仇报复的事，事关淮阳、西岳两派存亡，我们只有和武维扬分一下强存弱亡。贫尼居心不愿带累好朋友，和这种江湖枭雄结梁子。只是贫尼末学微技，我派又因沙门规戒至严，本门弟子，武功不够年限，禅功不够年限，绝不准入江湖。凡是能身入江湖的，全是已受过佛法慈悲，摩顶受戒坐关三载，方算完了自身修为。再入江湖，还是时受师辈严加监视，故此门户不显昌大。这次赴会，我西岳派人数寥寥，有几位前辈师傅，和贫尼的几位师兄，全是已参禅门真谛。或静参佛典，不惹牵缠；或侠踪不愿受丝毫拘束，须要看他们兴之所至，届时或许自来全未可定。贫尼不敢再指望别人，既已掌着西岳派门户，只有凭掌中一口镇海伏波剑，与这班江湖怪杰一争长短了。"这位侠尼当众表明了心意，鹰爪王又向本门弟子朗然说出一番话来。

且说鹰爪王又向本门一班少年弟子等说道："我们一班小师兄弟，或是已经出艺，或是仍在师门习武，此次令你们随来十二连环坞，只是为你们增长阅历，多见识些高人。你们多半是初生的犊儿不怕虎，在江湖道上，没经过多少风波险阻，难免恃勇自骄。殊不知草野中尽多异人，风尘中更多奇士。十二连环坞为凤尾帮主坛重地，藏龙卧虎；你们只有一切事秉命而行，不得逞少年意气，徒贻门户之羞。如有妄自行动，回清风堡绿竹塘定按门规处罚，绝不宽恕。话已交代明白，我只盼你们谨慎从事吧！"掌门大弟子华云峰，忙替一班师弟们躬身答道："弟子们谨遵老师教诲，绝不能给师门丢脸。"鹰爪王点点头，这时听得宾馆外边，履声沓沓，

似有一二百人从宾馆外经过，先前足音还整齐，后来声音也凌乱了，不时隐隐听到一阵阵芦笛的声音，传遍四方。

慈云庵主抬头向鹰爪王说道："我看告诉大家赶紧收拾俐落，这正是他们调集各舵主力的时候，大约还想亮亮他凤尾帮的家私，给我们看看吧。"侠尼才说到这里，小龙王江杰和小侠祝龙骧，不知什么时候溜出去的，这时相继从外面进来。祝龙骧却走到二侠矮金刚蓝和面前，低低说道："外面帮匪来去，好似穿梭，一个个疾装劲服，各佩兵刃。先前全是从宾馆这里经过，现在连这一带全布满了卡子，师爷你老不看看去么？"二侠矮金刚蓝和瞪了祝龙骧一眼道："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么，叫你王师祖听见，定要说你少见多怪。我们既敢深入凤尾帮腹地，任凭他再摆上刀山剑树，我们也不值得放在眼内。若是稍有惧敌之意，我们还敢来么？"小侠祝龙骧赶紧退向一旁，鹰爪王却向蓝二侠问是什么事，矮金刚蓝和道："没什么要紧事，不过是狐群狗党们狗仗人势的，要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就是了。"跟着门开处，那伺候宾馆的匪党进了上房道："报告淮阳、西岳两派掌门人及众位老师，敝帮执堂师请诸位到天凤堂一会。"

跟着院中一阵靴底擦地声，似乎进来不少人。鹰爪王和西岳掌门人慈云庵主，全知道这执堂是香主以下最掌权的，遂和侠尼忙站起道："有劳执堂老师迎接。"忙往外走时，来人已走上阶石。只见这三位执堂的武师，头两位全是三十多岁的壮年，后面一位却有五旬以上，全是长衫缎履，每人左手持一杆三角绿旗。随行的却是六名小童，全是不过十五岁，全是蓝绸子短衫裤，白袜青鞋，头挽双髻，全是十分灵秀。每一位执堂老师是两名小童侍在身旁，一名挟着名帖夹子，另一名徒手跟随。鹰爪王忙的抱拳拱手道："王某下

榻贵坞，粗率性成，一切放肆。能邀龙头帮主的原谅，及各堂香主优容，已经感激不尽。今又蒙三堂执堂老师傅们接引，这一来越发使王某不安了。”西岳侠尼慈云庵主也合十为礼道：“贫尼等有何德能，有劳贵执堂来接引？贫尼这正拟与淮阳掌门人王老师，具帖求见龙头帮主，现在既已由帮主的体谅，我们只有一总请帮主的原谅吧！”说到这里深深一礼。

这时那年长的执堂师，首先把左手执的三角绣旗向两位掌门人一举道：“敝执堂彭寿山奉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之命，偕同帮两师弟代青鸾堂、金雕堂香主，恭具名帖，向掌门老师致意。今日本应由龙头帮主亲率三堂香主恭迎二位掌门人，才能稍示敬意。无奈今日适值敝帮武帮主重建凤尾帮，再立内三堂的日子，十年间惨淡经营，始有今日这点成就。所以祭祖师开主坛的大典为帮规所限，三堂香主不能擅离神坛，必须过辰时才算是闭坛，各舵主拈香训终了。若是尽自令二位掌门人过于久候，恐生误会，这才由敝帮主谕令敝执堂各领本堂旗令，恭迎二位掌门人及众位老师到天凤堂一会。时日赶的太以凑巧，好在掌门人全是久历江湖的豪侠义士，定能原谅因帮规所限，简慢佳宾之罪。”西岳侠尼忽的冷笑一声道：“帮有帮规，家有家法。不过贫尼有一事不明，向三位执堂领教。贫尼等前夜因开罪贵帮同门，致有午夜邀劫，火攻泗水船队，致令贫尼和王师兄及一班同道，未遂拜山之愿，先尝火炼水浸之惨。蒙贵帮三堂香主，以三堂旗令制止一班凶徒，贫尼等才得安抵十二连环坞，以此知三堂旗令有无上权威。只是今日有贵执堂接引，何以又拿出三堂旗令？难道又有什么人想不利于贫尼及王师兄之处么？心有所疑，身居客位，庸敢直询，还望明示为是。”

执堂彭寿山忙答道：“这倒不算庵主多疑，本来敝堂既

来迎驾，无须再用旗令。只是此时正在开坛时间，备有主坛各香主各值坛，全在坛下各有职司，不能擅离。各处防守，全是极厉害的连环药弩、诸葛弩埋伏；无论走向何处，只要没有主坛的命令，就有利箭阻路，不容你任意走动。就是本执堂，在这种时候也不能空言阻止各处伏桩暗卡。非有三堂旗令、竹符，不能随意通行。敝香主因为恭迎贵宾，礼貌欠周，已经十分抱歉，倘若再有冒犯，岂不容令二位掌门人疑心敝帮故意侮辱？所以赐以三堂旗令，以便通行。掌门老师又哪知道这种原故，哪会不起猜疑呢？”天凤堂执堂师彭寿山说明领用三堂旗令原因，侠尼慈云庵主忙合十道：“贫尼见闻浅陋，亵渎贵执堂，尚望不要见怪。”执堂彭寿山道：“庵主太客气了。掌门老师如若没有什么事吩咐，敝执堂请老师们起身吧！”

鹰爪王和西岳侠尼相率答了声：“遵命！”立刻召集本门弟子，齐集庭前，分两行侍立在两旁。这时由金刀叟邱铭监视着点了名，凡是和鹰爪王平辈的同门师友，全不待掌门人吩咐，只要不属淮阳西岳两派门下的，一些因为应援而来的这班好朋友，全以极恭敬的礼貌，请大家随同起身。来到院中，淮阳西岳门弟子分立两旁，全是一例长衣，赤着手。老少群雄的兵刃，在登岸呈递名单时献与帮匪，以示坦白。虽是入分水关沿途动过手，不过那时，总算没跟十二连环坞的领袖人物正式对面，算不得拜山。可是别人的兵刃虽全交出，只有侠尼的镇海伏波剑，和续命神医万柳堂的地煞潜龙剑，不肯离开自己。这种宝刃最是难得，掌有这种宝刃的人，时时得提防着敌人生心觊觎，焉肯大意？这种情形敌党也不能以江湖拜山的规矩来责难。这时万柳堂的地煞潜龙剑，却令司徒谦代捧着，慈云庵主的镇海伏波剑，由女弟子修性捧

着，两边侍立。

这两位掌门人，一位是骨骼清奇，精神矍烁，一位是寄身佛门，修持有素，慈眉善目中隐含着一股子慑人的威稜。贴身两旁这一群小弟子计华云峰、司徒谦、祝民瞻、左恒、小龙王江杰、小侠祝龙骧、冯毓文、冯毓秀、甘忠、甘孝、夏侯英、贾斌，一个个全是英气勃勃，全是衣着鲜明，肃然侍立在侧。再往左右，就是一班仗义应援来的好友，老镖师侯泰、卢建堂、太极柳逢春等。燕赵双侠，中州剑客钟岩，泗水渔家简云彤等，却另作一起，这时三位执堂分掌三堂旗令向二位掌门一拱手道："我们代老师傅们引路吧！"鹰爪王和西岳侠尼齐答应了声："有劳老师傅接引。"这三位执堂师头前走出宾馆跨院。方才外面那么步履杂沓，往来如穿梭，此时复归寂静，外面静悄悄的。朝阳甫上，晴空万里，只有那檐角枝头的小鸟舒翎展翼的叫着，被这一行人声惊起，飞翔空际。

这种寂寞院庭，哪象是独霸江湖的凤尾帮主坛总舵重地。出宾馆是一条长箭道，赶到走到箭道尽头，那执堂领袖彭寿山却紧行了两步，把掌中的旗令向前面连晃了三次。赶到鹰爪王前仔细一察看，只见沿着转角两旁隐伏匪党，全是诸葛弩、排弩，连两转角的墙头，全隐伏着强弩硬弩；这时被旗令阻止的，才悄然退去。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彼此相视一笑，随着走出这条箭道。前面地势开敞，南北一条通路，往西去是一条松林夹峙的道路，正通着入青鸾堂的那道石墙。

鹰爪王向西岳侠尼看了一眼，慈云庵主明白鹰爪王是说前面石墙内，已是那片浮沙阵的所在。现在他若仍然得让来人用轻功提纵术过去，那么所有来的人，已经呈递名单，已告诉他们这班人有许多是两派门徒，武功强弱不同，要令来人

全得运用轻功绝技，岂不是强人所难？西岳侠尼是不令鹰爪王开口，只给他个无论什么事淡然处之，全不把他这里的一切布置放在眼内。

西岳侠尼也合十施礼道："贫尼追随淮上大侠左右，得瞻仰十二连环坞胜境，又蒙贵帮格外推诚款待，足感盛情！贫尼这里先聊申谢意吧。"边说着，边向内三堂香主合十一拜。这时，内三堂香主向旁一闪身，由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抱拳拱手向这里相让道："繁文缛节非我辈所宜，我们还是以我们江湖道本来面目相见，倒显得彼此推诚相与了。"鹰爪王遂向慈云庵主说道："我们恭敬不如从命吧！"说到这里，遂向这边三堂香主一抱拳道："还得有劳香主们指引携带，以便拜谒武帮主的风仪，遂瞻拜之愿。"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慨然答道："王老师说哪里话来？敝帮主正在主持祖师圣坛大典，未能远离，失礼之处，尚望二位掌门人多加原谅，敝帮主以及愚弟兄全承情不尽。王老师，庵主，里面请吧！"这时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全走过来，一班同门师友及两派的门弟子，随着鱼贯的走上了月台。

鹰爪王等疑心要在这里和武维扬相会，哪知才走到月台中央，欧阳尚毅和天罡手闵智、八步凌波胡玉笙，齐把身躯往旁一闪。欧阳尚毅往厅房的左侧一伸手，让道："还得屈尊老师傅们，敝帮主在天凤堂下候教，老师傅们随我来，从这边走。"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手向月台的西北角作势，让大家从西北角转向青鸾堂后面。

这一班侠义道全是坦然不疑，谁也不肯在三堂香主眼底输了面子。转过了青鸾堂的巨门后，出了很长的一条长弄，这条长弄两旁是一色的五间一通连的平房，正是所部匪党的宿舍。越过守主坛的匪党宿舍，再穿过一道栅门，正是鹰爪

王等夜闯天凤堂所经过的那条杉松夹道的秘径。这里形势与前面完全不同：从一入这股道路起，两边树影松荫里，到处有巡逻的帮匪潜伏把守着，若非有内三堂香主相随，只怕这一带更是寸步难行。沿着这条幽静的大道，直到天凤堂的圆形巨厅前，只见正门两旁站着两行健男，全是一色的青色短装，青绢包头，下面是山东大掖巴洒鞋，全行打着黑白两色的裹腿，起千层浪，每人是一口厚背鬼头刀，刃薄背厚，锋利非常；刀钻上系着二尺四长的鲜红刀衣，全是用左手倒提着，肃然起立，鸦雀无声。那正门以外这座圆形厅房的四周，全各开着便门，所有四外的便门，每座门前全有两名健男侍立。

这时走到了离着天凤堂的朱门还有丈余远，朱门原是敞着，可是朱门内比较昨夜多了一架软屏，把里面遮蔽住，从洞敞的门外往里任什么也看不见。一班侠义道再往前走时，只见守护天凤堂的健男，各把左手倒提着刀钻往上一提，右手往刀钻上一搭，往前一俯身，向来人及他们三堂香主致敬礼。欧阳尚毅等略点了点头，鹰爪王等身为客礼，也向这班健男一拱手，欧阳尚毅才待转身向鹰爪王等相让入天凤堂，此时忽的从里面健步走出一名匪党，当门而立，向这边朗然发话道：“福寿堂退隐众香主，恭迎淮阳西岳掌门人及众位老师的大驾。”这名匪党说完这话，立刻往旁一闪身，只见从天凤堂中走出这一队老者，全是六旬以上年纪。有的穿夹布长衫，有的穿着二蓝绉绸，有的穿着土黄色川绸道家装束；衣着大致相同，下面全是白布高腰袜子福字履。鹰爪王看到这种情形，颇象在淮上清风堡绿竹塘，召集的淮上十一村父老的情形。今日这种情形尽多意外，不禁暗暗吃惊！深知这福寿堂退隐的各香主，全是曾在本帮效力够了年限，为本帮出大力、

建奇功，才得拨入福寿堂受本帮极隆重的供养。不论本帮发生什么重大的事，连帮主全不得随意调遣。每年只有几天，福寿堂诸老来总坛朝参。所以除非本帮大典，不得随意惊动福寿堂退隐诸老。

这次淮阳西岳两派和凤尾帮结怨，两派来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不想竟连福寿堂退隐的诸老，也全召集到总坛。这倒是难得的事，我们先可以多会些高人，可也是我淮阳西岳两派生死关头。福寿堂退隐的诸老，全是凤尾帮中杰出的人才，没有一个弱者。更兼与我王道隆结一梭之仇的鲍香主必定在内，这倒用不着他坛下门弟子，或是接替他的职司的人来担承他一切未了之事。我们冤有头，债有主，新仇旧怨，一笔勾销，倒也是桩快心事！鹰爪王正在暗中思索着，只见这班退隐老人中走出一位银发白髯的老英雄。虽年逾古稀，依然精神饱满，如鹤立鸡群，迎面走来。三堂香主率领手下教堂武师，闪向一旁，遥向这位老英雄躬身致敬。鹰爪王蓦的想起来此人正是福寿堂的双掌翻天崔丰崔香主，自己在夜入福寿堂时，救本门弟子华云峰和西岳门下女弟子凤梅姑娘时，曾见过此老。想不到今日与武维扬相会，此老竟自率领福寿堂一班退隐诸老，亲自迎迓，分明是有所为而来。自己对于这种地方，焉敢漠视。遂向西岳侠尼慈云庵主打了招呼，抢步向前。慈云庵主也到过福寿堂，哪会不认识此人，当时又惊又忿。默思此次自己和淮阳掌门人全有轻敌之失，绝没想到他把凤尾帮退隐的人全搬动出了。内中有几个身负绝技、江湖闻名的帮匪，这次竟全出来合力对付我两派。自己这边比较起，颇有相形见绌，说不定就许全毁在这里。事已失计，悔亦无益，只有拼着看了。

庵主虽是暗中着急，但是面上一点神色不带，随着鹰爪

王往前紧行了两步，向这位掌福寿堂香主双掌翻天崔丰迎来。不过两位掌门人全因为入福寿堂追踪女屠户陆七娘，始终没和福寿堂的一班退隐的人正式对面。彼时依侠尼以及燕赵双侠的意思，全是想着只处处暗中凭武功本领，守着江湖道义，给帮匪们个警戒，叫他们先存了淮阳西岳两派不可轻侮之心，所以处处全留着退步。此时对于掌福寿堂崔香主，还是得故作不认识，这时抢步上前，对来人只是尊敬他是退隐的凤尾帮最高人物，可是并不先开口。那掌福寿堂崔香主却抱腕当胸，向鹰爪王和西岳侠尼道："淮上大侠，西岳侠尼慈云庵主，侠驾远道光临十二连环坞，足使阖坞增耀，湖山生色。老朽崔丰，蒙敝帮祖师的嘉惠，许我退隐福寿堂。虽是受祖师的嘉惠得终老天年，只是对于夙来景仰未获一瞻颜色的大侠们，算是徒劳景仰罢了。不料事出意外，这二位大侠亲来十二连环坞，正值敝帮重建凤尾帮主坛开坛大典，我们得龙头帮主的许可，许我们弟兄十三人朝坛，竟得与大侠们一会，得偿多年未了的心愿，荣幸何如。这才乘敝帮龙头帮主闭坛之时，亲率我们老弟兄恭迎侠驾，借以一瞻大侠的风采。"

鹰爪王忙拱手答道："香主过奖，愧不敢当。凤尾帮经现在龙头帮主一手中兴，江湖道没有不敬服的。我王道隆早怀一瞻十二连环坞的神奥，只是俗务牵缠，空怀向往之心，如今竟得如愿以偿，算是我王道隆毕生之幸。可是如今竟还有意外幸会，我们又得与诸位老前辈相会，更令我王道隆欣幸万分，还望崔香主多多赐教才好。"侠尼慈云庵主也忙向这位掌福寿堂崔香主，合十施礼道："香主，贫尼皈依佛门，寄身三宝，本不应再惹尘俗的恩怨仇杀；只是我西岳派历来以行道江湖，修积善功为本，哪容得你摆脱。贫尼也不能遽

守青灯古佛，静参佛典了。这次西岳的佛门弟子，竟蒙贵帮垂青，贫尼随王老师来到贵坞，得一瞻十二连环坞的威容，已觉凤尾帮的伟大。如今又蒙诸位香主青眼相看，尤令贫尼感激不尽！贫尼还盼诸位香主赐教吧！”这位掌福寿堂双掌翻天崔丰道：“二位大侠太客气了，敝帮主大约此时已经封坛，请大侠们里面坐吧。”这位崔老香主话没落声，突然这班退隐的老英雄中走出一人，一张瘦削的面庞，皱纹堆累；穿着蓝绸长衫，白发萧萧，手掏是十八子茄楠香串，口中招呼道：“淮上大侠，清风堡主，别来无恙？人生何处不相逢！湘江一别，转瞬数年，还记得你这老朋友么？”鹰爪王一看来人，暗道：“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第五十九回·

遇宿仇旧日冤家重会面

且说鹰爪王聆声辨貌，看出来正是当年湘江几死在他一手双梭之下的鲍香主。鹰爪王不禁呵呵一阵冷笑，忙的把双拳一抱道："湘江一别，拜领一梭之赐，数年来梦寐难忘，只要这忧患余生，残躯在红尘中没有多少留恋，再想重求鲍香主的教益，只好期待来生。哪想到今日竟得偿宿愿，不致使我王道隆抱恨终天，这是何等快慰的事！鲍香主纳福福寿堂，风采不减当年，王某一身浪迹风尘。相形之下，直觉汗颜了。"说到这里，他扭头向侠尼慈云庵主道："师太，这就是我所常提的成全我王道隆的老友，风尾帮的鲍香主，负一身惊人绝技，一手双梭，武林侧目！更象我万师弟精研医术，江湖上有要命郎中之称。我们十载恩仇，化于一旦，足令我王道隆死亦瞑目。庵主还不见识见识这位江湖异人么？"鹰爪王语带双关，隐含讥讽。慈云庵主忙答道："原来这位就是名震江湖的鲍香主，一手双梭，大江南北到处闻名丧胆，贫尼早怀一瞻风范之心。只是天各一方，徒劳景仰。如今追随淮阳派掌门人之后，竟得与风尾帮一班成名英雄相会，真是贫尼一生幸事。"

这位要命郎中鲍香主名叫鲍子威，他在风尾帮中资望最

老，还是当初从福建水奥帮、凤尾帮合并时，来到浙南创立主坛总舵时来的。那时这位鲍香主在凤尾帮掌着大权，可是他天性有些偏激，最袒护本帮门下徒党，并且手底下又黑，时和江湖道上武林中朋友起冲突。那时淮阳派的门下无意中和他手底下徒党起了冲突，当时淮阳派的门弟子占了上风。这鲍香主的徒党回本帮一搬动是非，这位要命郎中鲍子威怒下鹰游山(凤尾帮初立总舵是在鹰游山)，安心要和淮阳派一决雌雄，径赴淮上清风堡绿竹塘访掌门人鹰爪王。他去时不仅鹰爪王已去江南，所有淮阳派成名的人物，全没在那里。这位鲍香主还算好，他是有言在先，以他的身份，绝不和淮阳派一班门人为难，专找淮阳派掌门人算帐。这一没遇上，遂仍然照他从前闯荡江湖时的情形，背上一只药箱，手摇铁虎撑，到处以治病郎中状隐蔽行藏。后来竟在湘江与鹰爪王遇上，那时鹰爪王正在发扬光大淮阳派，以武术正宗传徒创派，对于本门弟子与帮匪结怨的事，虽也听见传闻，究竟不知确实情形。一旦忽遇这位鲍香主，突然露面，将鹰爪王从店中诱出来，到了旷野荒郊，遽然动手。

鹰爪王因为他只露出是凤尾帮的领袖人物，鹰爪王只知道他姓鲍，连名字也没问出来，更没想到这鲍香主手底下那么黑。只认为不过是自己名高见嫉，这人自恃武功过人，要和自己较量较量而已。平日这种事常有，两下是点到为止。赶到动起手来，鹰爪王的巧打神拿、三十六路进手的功夫均已够火候，鲍香主哪能是对手？渐渐不支，鹰爪王彼时要再一施展淮阳派的擒拿手中绝技，鲍香主也就败在当场。焉想到鹰爪王这么一存宽厚，不肯结怨之心，反倒险取了杀身之祸。那鲍香主自知不是鹰爪王的敌手，倏的佯输诈败，竟自用他成名江湖的绝技，一手双梭，连环暗器。鹰爪王哪料他一个

成名凤尾帮，名震江湖的英雄竟会这么暗下毒手，竟被他伤了一梭。鹰爪王拼命逃到店中，才发觉竟是毒药梭，堪堪垂毙。才遇上华阴县的杨文焕解囊相救，算是保全了性命。这种深仇大怨，哪能不报复？

鹰爪王为了这场事，自己曾回到清风堡绿竹塘，闭门精研鹰爪功的绝技，更暗地锻炼目力和暗器听风的功夫，要尽五年昼夜苦功，把武功练到火候，再找那要命郎中鲍子威报复一梭之仇。不料洪杨事起，天下骚然，牵动南半壁。鹰爪王急于保护淮上的乡里，举办团练，昼夜辛勤计划，遂把这复仇的事暂时搁置。赶到因关怀救命恩人杨文焕，令大弟子华云峰千里下书，倒惹出潼关那场大祸。与凤尾帮既有旧怨，复结新仇，遂构成这次浙南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之举。可是这鲍香主在五年前已被天南逸叟武维扬恭奉入福寿堂，不叫他再理凤尾帮的事。明着是鲍子威已经年逾古稀，在本帮屡建大功，应该受后辈弟子的崇奉。实际是因为他虽是久历江湖，性情偏激，手黑心狠，时与大江南北武林中的成名人物结怨。所以赶紧把他送入福寿堂，好少树强敌，影响本帮的发扬光大。这次算是事机的恰巧，没等到鹰爪王和武维扬会了面，竟自有福寿堂退隐的一班老英雄恭迎淮阳西岳掌门人。要命郎中鲍子威，竟在这时直向鹰爪王和西岳侠尼越众相见。

鹰爪王向西岳侠尼语带双关的略交代了一番场面话，西岳侠尼随即往前进了一步，合十施礼道："鲍香主以一身绝技，当年威震中原，一手双梭，实为武林中的绝技。贫尼瞻仰威名，莫由拜谒，今日竟得在贵坞拜识鲍香主这等风尘侠隐，江湖异人，真是三生有幸了。"要命郎中鲍子威眼光向西岳侠尼慈云庵主一扫，脸上浮起一层阴森的微笑道："这

位就是西岳掌门人慈云庵主么？鲍某久闻庵主以一口镇海伏波剑、十二粒沙门七宝珠威震西岳，绿林英雄、江湖同道们败在庵主手中的不知凡几。我鲍子威早怀拜访之心。这次虽是明知二位风尘大侠莅临，只是既已归福寿堂栖止，哪好违犯帮规，任情擅离福寿堂。幸而正赶上敝帮开山大典，凡是有职司的全得恭朝祖师神坛，这才给了我们一会 高 人 的机会。我鲍子威得识仙颜，更可在庵主面前讨些教益，何况王老师与我鲍子威还是久别重逢，尤其是一生快事，老师们里面请吧！”

这时掌福寿堂香主双掌翻天崔丰，一见要命郎中鲍子威越众当先，现身和仇敌相见，两下里口风中全带出一决雌雄之意，这时自己再不答话，只怕他们两下里一个说僵了，非当时动手不可。因为两下里全是积忿难消，哪能再行和平相见。遂赶紧向前说道：“王老师与鲍香主还是旧友重逢，尤其是幸会的事，只是此处不是细谈之所，帮主尚在坛前相待。鲍香主，我们应该深体帮主之意，总要令到我十二连环坞的宾至如归，不要落了不会交朋友的闲言才是。”当时这位崔香主往前一答话，那要命郎中鲍子威哪有不识相的道理，遂向崔香主狞笑一声道：“佳宾莅临，这是我凤尾帮全帮的光荣，敬奉还怕敬奉不过来，哪能稍有怠慢？请众位老师傅们里面待茶吧！”这时双手翻天崔丰忙往里相让，鹰爪王和西岳侠尼，此时坦然的以礼貌酬答，毫不把这班匪党放在心上，随着往里走来。这班老英雄倒是给鹰爪王和西 岳 侠 尼 个面子，全往那两旁一闪身，随即各自缓步相随，一同进了天凤堂。鹰爪王、西岳侠尼和掌福寿堂香主双掌翻天崔丰在头里。

两派掌门人一打量里面的形势，只见这里和昨夜的气象不同，已经变了一种势派。一进门是四名青衣小童，两旁侍

立着；迎面的神坛，黄幔帐由当中散开，作人字形，不过仅敞着五尺余宽；一座高大的神案，上面也随列着一堂高大的伍祀，炉中香烟缭绕；当中高悬着一盏琉璃灯，吐着半片的光焰；在神灯后另有一幅黄云绫神幔，把后面遮蔽得什么也看不见。只从那内里黄绫神幔上隐约的看到这里另有神灯、伍祀，灯光闪烁，烟雾迷离。至于迎面所供奉崇配的何神，祖师是哪一位，平日他们本帮讳莫如深，此时更不肯示人真相了。在神案前正是昨夜所看到的那处半圆的祭台；在祭台上陈列着一张金漆交椅，上面铺着南绣的椅帔椅靠；左右添了两个丹凤朝阳的紫坛镶玉石珠翠的木架，在凤凰的背上驼着一个朱色的架子；左边这个上面是十二面竹符，右首那个是十二面绣制精工的三角绣旗。这时座位上空着，再往前又是两排座位，当中是一架桌案，两边各有太师椅。

这座天凤堂以西为主，神坛位在正西，在北面站定相貌清癯，掩唇短须的，正是重建凤尾帮的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他只站在北面头一个座位前，其余座位全空着。南北两面的座位后，却是主坛直辖各舵的舵主们。两边约计二十余人，全是衣衫齐楚，容色整肃，鹄立在两旁，鸦雀无声。再往后退五六丈去，却是手下护坛徒党，挑选的全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的壮汉。一色蓝绸子镶白边的对襟短衫，从对襟的当中下角往两旁抹下去，直到后来成燕尾式，这种装束颇为奇特。下面是一色的中衣，全是青布快靴，每人挎一腰刀全肃立在两旁。偌大的一座神坛，静穆异常。

这时掌福寿堂的双掌翻天崔丰，陪着这两派的掌门人到了里面，那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走了过来，向鹰爪王和西岳侠尼抱拳拱手道："淮上大侠，西岳派掌门大师，光临十二连环坞，足使湖山生色。只为千里践约，颇受风霜之苦，

昨日才未敢即时迎请相会，怠慢失礼之处，尚望鉴谅是幸。”鹰爪王忙答道：“我在下不过江湖一介武夫，谬蒙武帮主垂青，及各位香主众掌舵老师的抬爱，过蒙宠召，敢不应命。谨率敝派同门师友以及门下弟子来到十二连环坞，一来为是观光十二连环坞的威容；二来是对于武帮主一身绝技、超凡绝俗的武功，冀求教益，借慰多年景仰之心。我王道隆粗野成性，不谙江湖仪节，失礼之处，尚望原谅！”西岳侠尼也向这位龙头帮主合十施礼道：“武帮主一手中兴凤尾帮，威震大江南北，贫尼久仰大名，颇想一瞻当代异人的风采。今借潼关贵帮众舵主的垂青，蛇头白羽箭两次代柬相召，贫尼哪好不敬谨应命。如今得蒙帮主破格款待，足感盛情。我们此来是一来向武帮主面前请罪；二来是向西路众舵主请示，我西岳派自开派以来，有何得罪之处，致令贵帮不能相容。贫尼自身奉师友之命，行道江湖，纵有开罪之处，也是无心之过，绝不愿故与贵帮为难。此次火焚碧竹庵，致令我这掌门人无法向敝派师友交代，这才大胆的冒昧入贵坞，请武帮主及众舵主当面赐教。”

天南逸叟武维扬哈哈一笑道：“庵主不要忙，既蒙不辞风尘劳苦，驾临敝坞，足见看得起我武维扬，我们必要给庵主个满意答复。此事也非一言能够解决，请坐下我们倒好细说一切。”一说到这里，遂向鹰爪王说道：“王老师，随来的众位老师，按所赐名帖上尊衔，全是成名的侠义道。只是我武维扬对于所来的众位豪侠多未识荆，索性王老师给我引见吧！”鹰爪王遂挨次给武维扬引见一番。武维扬遂向鹰爪王、西岳侠尼拱手道：“所有随二位掌门人来的，全是成名江湖的侠义道，不过武某因为二位老师是两派的领袖，所设座位如有与众位老师傅辈份不合之处，还望见谅才是。”西

岳侠尼遂代答道："武帮主不必多虑，诚如帮主所言，淮阳派中到现在已是三代相传，掌门人王老师尚有多位师长。可是此来是他淮阳派长幼师友荣辱所关，对外应由掌门人负责。随行的虽有名分较长的，亦不便论序尊卑，请武帮主不要顾虑吧！"

侠尼因为一看他这里所设的座位，迎面上只有两副正座，两边也是主客的座位，全是一色的绿竹制的。每座是一椅一几，椅子式样古朴，又玲珑，又舒适。茶几比较寻常，茶几较矮，做的也是非常精巧。两边成八字形，往外排下来，每面各设二十副座位。分明是上面两个座位，是给淮阳西岳两派掌门人坐的。以下两行座位，是分宾主，除了践约赴会的能有座位，和他本帮有数的人能坐，大约连他本帮各舵全得侍立。淮阳派一共三十多人，就得有十几人没有座位，金刀叟邱铭比鹰爪王较年长，论理该处处得让这位老英雄在头里，可是鹰爪王既为掌门人，有什么事，人家全得朝着他说。武维扬用话这一点，侠尼恐怕鹰爪王自己不好答，所以赶忙抢着代答了一番话。

天南逸叟武维扬遂拱手躬身请淮阳、西岳两派掌门人落了坐，鹰爪王和西岳侠尼谦逊了一番，遂在上面两副座头落了坐。然后由武维扬挨次让坐，金刀叟邱铭和续命神医万柳堂、燕赵双侠、中州剑客钟岩等；依次上下排着落坐。那淮阳门弟子华云峰、司徒谦、左恒、祝民赡、冯毓文、冯毓秀、甘忠、甘孝、贾斌、夏侯英、小龙王江杰、小侠祝龙骧，这一班人全是门弟子，有出艺的，也有尚在师门的，全侍立在一班老英雄背后。当时践约赴会的一班群雄落坐，西岳派只有掌门人和五位女弟子，以及泗水渔家简云彤。除了简武师随众落坐，五个女弟子全是青色僧衣青绢包头，绢帕垂在肩

后有三尺多长。一个个全是一张清水脸，身入佛门，不施脂粉，越显得仪态端方，容华雅洁，侍立在这位慈眉善目的庵主背后，更显出佛门广大，普渡众生的伟大。天南逸叟武维扬容得这班侠义道全落坐，然后才躬向福寿堂一班老英雄让坐。掌福寿堂香主双掌翻天崔丰，遂把南面头一副座位空出来，依次往下排着落坐，内三堂香主欧阳尚毅，八步凌波胡玉笙，天罡手闵智，虽是内三堂香主，却坐在福寿堂诸老以下。十二连环坞十几位舵主连座位全没有，侍立在椅子后面。

武维扬容宾主就坐之后，自己才向两位掌门人拱手在南面首座就坐，跟着天凤堂外一阵轻微脚步声响，从两旁的小门左右各进来四名执役的，每人一只茶盘，托着四只精致的盖碗茶，左边齐向一班侠义道献茶，右边给帮主及福寿堂一班香主献茶。这班执役的，外貌看着只是执役的厮仆，可是那种身手轻灵，腰腿矫捷，行家眼内，已看出全是有过武功的锻炼。这时矮金刚蓝和向掌门人以目示意，意思是请掌门人及时发话，质问凤尾帮寻仇的各舵主的指示。鹰爪王微把头点了点，遂向天南逸叟武维扬说道："武帮主，我王道隆有点小事要向帮主面前领教，不知武帮主可肯推诚相示么？"天南逸叟武维扬慨然答道："王老师说的哪里话来？我们既全是江湖道义之交，又蒙冒千里风霜，远道过访，如承下问，定当竭诚奉答。"

鹰爪王微微冷笑道："我王道隆自问武功浅薄，以师长期许过殷，在江湖行道全仗同道维护，偶有开罪江湖道朋友之处，也全是为主持正义，事实俱在，是非不容颠倒。我王道隆自知淮阳派武功不足与别派抗衡，所以在清风堡绿竹塘传徒授艺，门规戒条中，首以轻炫轻露为戒。出艺弟子三年中脱不开本门师执的暗中监督，就为怕他们不识天高地厚，在

外给本门惹祸。当年敝派门徒与贵帮坛下弟子偶起冲突，论到肇事情形，双方各有不是处，原由双方师长、掌舵人各自约束本门弟子，本可立释微嫌。不想鲍香主身为贵帮香主，竟自不察真相，轻信坛下弟子谗言，在湘江竟以辣手猝加王某。彼时王某尚不知淮阳派门徒有开罪于贵帮之事，疑为光大淮阳派见嫉于武林同道，按当时毫无戒备，几断送于鲍香主毒药梭之下。事后始知颠末，我王道隆赶紧回到清风堡绿竹塘闭门思过，约束门弟子，不得再和贵帮稍结嫌怨。王某为得将来负荆帮主前，向鲍香主请教，江湖道中是否因些许微嫌遽施辣手，毒药暗器是否为成名的英雄所宜用，这是我王道隆容忍这些年，要向武帮主请教的一件事。”

鹰爪王说到这里，微微顿了顿，对于那座中的要命郎中鲍子威，连睬也不睬。跟着又说道：“贵帮自从武帮主一手中兴，重建龙头主舵，再立内三堂，修正十大帮规之后，凤尾帮在江湖上威望愈著，推广及于大江南北川陕各地。党徒日众，法令日严，江湖同道谁不敬服。不料小徒华云峰奉命下书，潼关遇祸。吴剥皮假公济私，王某恩兄杨文焕阖家身陷大营。此时竟有在贵帮屡犯帮规，恶行素著的断眉石老么，妄窃官阶，在王某设法营救小徒时，乘人之危，百计阻挠，遂致愈演愈烈。我王道隆纵有息事宁人之心，只是贵帮西路众舵主竟丝毫不肯相谅，步步逼紧；更有闵香主的蛇头白羽箭三次代柬相召，令我王道隆到十二连环坞一分皂白。王某被迫无奈，这才亲率同道来到贵坛，在武帮主面前请示，敬求指教一切。”

天南逸叟尚未答言，那旁要命郎中鲍子威却抢着向鹰爪王道：“王老师，湘江之会乃是我鲍子威个人的行为，与我们龙头帮主无关。漫说机缘凑巧，鲍某自出于意料，得与淮

阳派掌门人相会，就是没有这次巧合，王老师要想清算我两人的旧帐，自有人担承一切，绝不会叫王老师傅失望。王老师傅总算不虚此行了吧？这样办我鲍子威不止对得住朋友，也免得叫我们龙头帮主被累。王老师对当年的事不能释怀，要怎样清算那笔帐，自管划出道儿来，我鲍子威尚敢担承一切。”说到这，脸上带着一派的奸猾狡恶的冷笑。要命郎中鲍子威这种骄狂自恃，目中无人的话一出口，鹰爪王也是十分震怒，方要反唇相激。哪知却把个纵横江湖，行侠仗义，惯打抱不平的二侠矮金刚蓝和惹得不能再忍耐，往起一站，向掌门人鹰爪王道：“掌门人恕我放肆，我有两句话要向这位鲍香主请教。”

说到这扭头向要命郎中鲍子威拱手道：“鲍香主，我蓝和要向鲍香主请示，我们寄身江湖，讲究是行为正大，作事光明。当年鲍香主访寻敝派掌门人兴师问罪，在湘江猝遇，是否由鲍香主亲向我们掌门人质问淮阳派门下弟子与贵帮结怨的是非真相？据说鲍香主当时口口声声是，有敢藐视凤尾帮的绝不容他在江湖道上立足，更不容我们掌门人置辩，猝然动手。当时若凭真实本领，立判高低，我们掌门人若是输在鲍香主的掌下，那怨我淮阳派武功不到，学艺不精；可是鲍香主竟以一手双梭的绝技暗伤我们掌门人，已经失了豪侠的身份，不料竟使用毒药暗器，这尤其出于意料以外。淮阳派门弟子纵有开罪于凤尾帮之处，并没有深仇大怨，不可解之仇。熏香、蒙药、毒药暗器，更是正大门户中所忌，除非下五门绿林道中人绝不肯使用。以鲍香主的威名盛誉，仅是一手双梭，足以称雄江湖、夸耀武林，对我们掌门人竟使用这种毒药暗器，是否应该？在座的全是成名的英雄，我蓝和见闻浅陋，莫测高深，还望当面赐教。”矮金刚说完这番话，

寒着脸，目光向要命郎中鲍子威瞪了一眼，冷笑着坐下去。在座的万没料到矮金刚蓝和毫不顾忌，丝毫不给对方留余地的说了出来。那要命郎中鲍子威纵然狡诈，也不禁脸上一红，一时间被蓝和问得羞恼成怒，霍的站起，才要答话，天南逸叟武维扬倏的面色一沉，向要命郎中鲍子威道："鲍香主，请你尊重本帮帮规，暂守缄默。所来践约赴会的，无论怎么样责难，总是贵客，本龙头自有办法。"鲍香主立刻退坐下去。

天南逸叟武维扬向矮金刚蓝和微一拱手道："蓝二侠所责备敝坛下鲍香主，足见高明。不过我武维扬想，武林中师承派别不同，使用独门兵器暗器的颇多，鲍香主所用的毒药梭似欠仁厚，可是技击家不论使用哪种器械，全是以制敌死命。武器全是杀人利器，论练武功是防身御侮；恃勇欺人，强取豪夺，用以济恶为非的又当别论。鲍香主以一手双梭名震江湖，他那六只钢梭，是毒药所喂，武林中谁不知名？但是他还没有用它去作过恶，他若用来对付一班末学后进，算他过于不懂江湖道义。道隆老师，身为淮阳派掌门人，以鹰爪力大擒拿法威镇武林，江湖道上无不景仰。鲍香主以一手双梭向淮阳派掌门人请教，焉能嫌他过分？他不向这种武林名家讨教，又能向谁去请教呢？现在王老师既然旧事重提，正如鲍香主所说机缘太巧。本是退隐的人，赶上敝帮开坛大典，得与王老师及一班武林名手相逢，少时两下不妨再'谈谈手'，当年的恩怨正可借此一会一笔勾销，也倒是一件快事。蓝老师傅无须再事责难，鲍香主也毋庸置辩，反正少时全可以有个交代，何必忙在一时呢？"

说到这他又向鹰爪王道："潼关的事，事出偶然，石老么不错倒也是本帮弟子。他既寄身大营，令高徒为江湖宵小所陷，绝非敝帮故与淮阳派为难。王老师为淮阳派领袖，正该

把石某调出大营，用我们江湖道的规矩来责备他；他若再有顽强不驯，王老师飞书十二连环坞，本帮帮规至严，定然能处治他。王老师不此之图，竟举全力对付他，误会愈深。再兼平日盛传淮阳派有翦除异派，驱逐大江南北的帮会绿林，好任淮阳派正大门户发扬昌大的传言，他才请本帮两路各舵主相助。可是终非贵派敌手，凤尾帮在兄弟我一手整理下，才推广到豫陕一带布道传徒，经王老师与这位西岳侠尼一再摧残，将要不能立足，亦无面目再在豫陕一带传道立坛。我这里接到连番报警，知道凤尾帮与淮阳派西岳派不彻底解决，恐怕越来是非越多，这才决意请淮阳派西岳派掌门人到十二连环坞一会。闵香主正有事豫南，便道相请。至于攫劫贵派门徒，却非兄弟我的心意，他们处置不当，这是我武维扬引为憾事。好在一路上已叫散在豫边各舵饱尝西岳淮阳掌门人的厉害，他们也为凤尾帮丢尽了人，这足可以为老师傅们泄忿了。我武维扬请掌门人的来意是想当面请求，嗣后两下传徒布道，划出地界，各不相犯，不致再结梁子。只要淮阳派不越界相犯，我武维扬倒还能约束坛下弟子，谨守帮规，二位老师傅以为拙见如何？”

鹰爪王听他这番话说得非常强硬，冷笑一声方要答话，西岳侠尼向鹰爪王道：“师兄，我有几句话要向武帮主领教领教，师兄有什么话稍待再谈吧！”侠尼遂向天南逸叟武维扬问讯道：“武帮主所赐教的话足见高明，当日王老师伤在鲍香主毒梭之下，只能怨他武功不到，学艺不精。只是贫尼忝掌碧竹庵，与凤尾帮夙无嫌怨，华阴县杨文焕施主的女公子凤梅，为贫尼的女弟子，全家被吴剥皮囚禁大营，贵帮坛下弟子断眉石老么，竟敢乘人之危，遽施轻薄。贫尼身为师傅，焉能坐视不救，竟致开罪于贵帮同道。贫尼未在庵中，

堂堂江湖豪杰自不敢登门问罪，竟以鬼蜮行为，暗中纵火焚庵。不是贫尼的师弟应付得当，苍龙岭碧竹庵数百年古刹几乎化作劫灰。等到贫尼赶回苍龙岭碧竹庵察看真相，石老么等结合西路众舵主掳劫淮阳、西岳两门徒，此举实令贫尼对凤尾帮灭去了已往的敬仰，论江湖道中更不应有此种行为！何况小徒身系闺门少女，贵帮舵主倘能自视为江湖豪杰，应存瓜李之嫌。适才听武帮主声称，掳劫小徒等，全出于众舵主的自身行为，并非是出于帮主之意，贫尼对于这番事是不办个水落石出，贫尼在西岳门中已无立足之地。贫尼此来，一来是为得向武帮主请教，二来是请武帮主把火焚碧竹庵的舵主们请出来，贫尼要向他们请教一切。任他是怎样惊天动地人物，也要亲自向他领教领教。贫尼不怕武帮主怪罪，贫尼此来已在佛祖前发下了誓言，不能叫放火焚烧碧竹庵的恶人重修古刹，认真忏悔于佛祖前，贫尼绝不罢手。”

天南逸叟武维扬冷笑一声道：“庵主暂息无名之火，凡是庵主有所要求，我武维扬全能叫庵主称心如意。只是敝帮自在浙南立舵以来，尚没有不肖弟子敢紊乱帮规，江湖同道倒也没有敢入我十二连环坞兴问罪之师的。敝帮散在各地的舵主们，纵有违犯帮规，也须由本帮帮规处治，他人不得越俎代庖。我武维扬忝为一帮领袖，蒙祖师爷们灵光广被，凡属教坛下的弟子，我武维扬定要全力保护，不能叫他们受到他人的侮辱。可是我武维扬力守帮规，也不容他们有丝毫违犯。我武维扬虽统率不过乌合之众，但是不敢说言出法随，任何人不容他稍存蔑视。方才所请求的与淮阳西岳划界传徒布道，势在必行，王老师傅和庵主还得俯如所请。至于我教坛下教徒，未奉主坛堂谕，擅自以强暴行为危害江湖同道，已为帮规所不许。何况在分水关内，龙头总舵及内堂主坛监

视下，恣意横行，蔑视教坛，不服帮主所定护坛六戒，焉能再宽贷他们的恶行。不过本帮开坛昭告祖师，施行赏罚，从来不准同道窥视，就是本帮职司最高的各堂香主的良朋至友，也不能私窥帮中一切。今日我武维扬要大胆作一次例外之举，请淮阳派掌门人西岳派掌门人，看看我凤尾帮在祖师的的法坛下所施行的帮规，是否有布道兴帮的力量。本帮自祖师开山以来，不论大小教坛，绝没有敢破例的，我武维扬要为淮阳、西岳二位老师一犯帮规，不知二位老师愿为本帮赐教么？”

鹰爪王与慈云庵主一听，天南逸叟武维扬居然慨然令自己与慈云庵主观光他凤尾帮开坛之秘，这实在可以说毕生未有的奇遇。这两位掌门人同时站起，鹰爪王抱拳拱手，慈云庵主双掌合十，鹰爪王说了声：“过蒙武帮主垂青，许我等深窥秘奥，真是荣幸之至了。”慈云庵主也随说道：“贫尼此次得瞻礼神坛，乃毕生之幸，贫尼谨为贵帮祝福吧！”天南逸叟武维扬乘着淮阳西岳派掌门人同时起立，说了声：“撤座！”立刻由天凤堂欧阳尚毅、金雕堂八步凌波胡玉笙、青鸾堂天罡手闵智，三位香主分头执事。欧阳尚毅向践约赴会的群雄这边走来，请群雄暂时起立。八步凌波胡玉笙命请福寿堂的一班香主起坐。天罡手闵智已唤来一班值差侍立的党徒们，分头把两边的座位全撤向后面，各退出五丈多远来。这班值差的党徒，手底下十分灵敏，操作迅速，一刹那迎面上的桌椅全撤下来。鹰爪王及慈云庵主，由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陪着退向左边，座位仍然由值差的安置好，这时由欧阳尚毅蔼然的向两位掌门人让座。鹰爪王见南面退下去的福寿堂一班香主也全鹄立在对面，没有一位肯就坐的，鹰爪王忙答道：“欧阳香主请执公，不必照应，我们能一瞻贵帮神坛法

度，已是荣幸，怎能那么狂妄呢！”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躬身致礼道：“贵掌门人过谦了，在下侍承敝帮主开坛之后再来奉陪。”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忙答道：“欧阳香主请便。”

欧阳尚毅肃然退去。这时忽听得朱门旁“当当当”三声玉磬响起，这种玉磬声韵悠长，跟着从神幔后的两旁便门中走进十六名青衣童子，年纪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目不斜视的从旁走到神幔前。由两名青衣童子徐徐把幔帐向两旁分开，只见里面高大的神案上供着一堂古铜的伍祀，全是三尺多高。两只粗如儿臂的巨蜡，及吊悬在神案上的万年神灯，互吐着火光，炉中先前烧剩的残香尚在青烟缕缕的冒着。迎面伍祀后罗列着三层供品，后面是祖师的神位，只是那神位却仍用一副较小的黄绫子神幔遮住，依然看不出凤尾帮祖师是何人。在神案前有木制短梯，形如石阶，用作司香司烛接脚之用，当中铺着一个红缎绣金龙的拜垫。神案左右近神位两旁单有两个金漆的木架，左边的上面用黄袱子蒙着不足二尺的一件东西。右边却是一支四尺长的竹杖，竹子已经成了深红色，不知经过若干年月，上面也有一个黄袱子，只蒙着顶端。神案前一切全是净无纤尘，唯独这两边金漆木架，似经年累月，久未移动。再靠祖师的神位前，供品后也有两个特别扎眼的物事：一架玲珑小巧的木托子，上面插着一支比较三堂旗令还略小些的黄旗，隐约的上面有朱书的字迹，这支旗子也有了年代，非常陈旧。还有一块竹简，上面也有字迹，竹简也是色作殷红，和那支令旗全看出是多年之物。

这时由一名青衣小童从那神案前短梯上去，把蜡蕊剪了剪，另一名取来一束粤东的旃檀香，这束香有二尺多高，每束有茶杯粗，香上下全用红丝束着。在神坛左右丈余外架着钟鼓，两名青衣童子司钟司鼓。这么偌大的一座天凤堂，虽

有百余人，鸦雀无声，一片庄严肃穆之气。在这静悄悄的气氛中，钟鸣鼓响，左边的钟连响了九声，右边的鼓也连敲过三通，这时由那司香的童子把那束旃檀香燃起，容到香火着起来，才送到了龙头帮主手中。天南逸叟武维扬把这束旃檀香接过来，在手中捻了捻，立刻烟火熊熊，香气全布散开，令人如入庄严的道场。武维扬举着香也从这神案前短梯上去，把这束香往炉中一插。两边的钟鸣鼓响，武维扬退到红缎垫上，肃然朝祖师的神位行参拜大礼，叩拜完，往旁一闪身。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一字横排，欧阳香主在当中，闵香主和胡香主一左一右，恭恭敬敬的朝上参拜。两旁司钟司鼓的按着仪注鸣钟击鼓，三堂香主叩拜毕，掌福寿堂双掌翻天崔丰，领导着一班退隐的香主，也行礼朝参祖师，继而一班香主行礼。

鹰爪王向侠尼慈云庵主低低说道："江湖帮会，最重的是香坛参礼。我们派别不同，门户亦异，可是这种地方若不稍示敬意，易犯众怒。我们这种地方不要被他抓住把柄，庵主以为怎样？"慈云庵主虽是佛门弟子，这种地方倒也明白，知道这时稍有失礼，对方认为极大的侮辱，绝不肯甘休。遂向鹰爪王点点头，低声说了个"好"字。燕赵双侠因为方才武维扬恶话善说，明示定要以武力解决两下的事；此时他分明是当着我们的面前故意弄这种排场，显示他凤尾帮的尊严，及帮主的权力，他才这么拼命的把他这点家私骨露出来。和他派别不同，他的祖师与我们无关，我们既没侮谤他，也犯不上献这种殷勤。双侠已怀着这种不忿，因此对鹰爪王的办法当然不以为然。鹰爪王回头看了看燕赵双侠，口角含着冷笑，已显示十分不快。

鹰爪王索性不再招呼别人，恐怕招出他冷言冷语来，连

自己全不易应付，遂和慈云庵主乘福寿堂一班香主礼毕的当儿，缓缓向神案走来。武维扬一见两位掌门人走过来，赶紧迎上前来问道："王老师和庵主敢是有所指教么？"鹰爪王道："辱承武帮主不弃，许我瞻仰盛典。我们虽与贵帮异派殊途，当虔伸敬意，观礼朝参才是。"天南逸叟武维扬听了，忙抱拳致谢道："老师傅们不要多礼，那可不敢当，老师傅们肯这么垂青已令武某感激不尽。老师傅们语重千金，有这么句话就是了，我这里多谢了。"慈云庵主也略略申述敬意，武帮主只是挡着，不肯叫鹰爪王等过去行礼。最后，只得远望着神坛，虔诚一拜。慈云庵主道："武帮主不要为我等担误正事，我们还是暂时告退吧！"天南逸叟武维扬拱手道："恕我不陪。"两下里各自退回原位。天南逸叟武维扬往神坛前一站，先前面色本是从肃中还带着蔼然之态，此时却把面色一沉，向内三堂香主看了一眼，遂向欧阳尚毅道："欧阳香主请用旗令召集三堂的刑堂、执堂、礼堂，立刻齐集护坛，并要他们带三堂的家法候令。"

欧阳尚毅不由现惊疑之色，只是不敢迟疑，立刻从前面的木架上拔取一支三角绣旗，向伺候在门首司役的党徒一点首，立刻走过一名精壮的帮匪。欧阳尚毅低低的吩咐了几句，这名帮匪接过旗令，匆匆的出去。这时天南逸叟武维扬往当中一站，向三堂香主及福寿堂的一班退隐的香主道："本帮主执掌龙头主舵，总揽凤尾帮兴废之权，自知才力绵薄，措置时恐有负全帮托付之重。不过自在十二连环坞重建龙头主舵，重立内三堂，仗着欧阳贤弟们的日夜擘划兴革，数年来还算差强人意。凤尾帮日见昌隆，固然是祖师爷灵光护佑，也全仗众香主辛勤整顿之力。我们身为本帮领袖，更应以身作则，一来好叫领导后进，二来也要给江湖道上朋友看个榜

样。所以越是我们身为师执的越应当束身自爱，不得稍背誓规，更得十分注意到江湖道上的行为。象已退隐福寿堂的鲍香主，当年与淮阳派结怨的事，就似有失检之处。鲍香主如以正义向淮阳掌门人质问，倘淮阳派掌门人不顾江湖道义，纵容门人，排挤我凤尾帮，我们尚可普请江南同道，开筵办理。鲍香主不此之图，竟自贸然与淮阳派掌门人动手，竟以毒药双梭施以辣手，此举实非我凤尾帮领袖人物所应为。本帮主蒙祖师的慈悲，及阖帮的爱戴，忝掌龙头主舵，今日有祖师的慈云覆荫，更当嘉宾莅止之时，谨向鲍香主请示，当日与淮阳派掌门人动手时有几对钢梭？”

这时那站在双掌翻天崔丰身旁的要命郎中鲍子威双眉一挑，怒焰陡炽，认为武帮主是当着敌人有意折辱自己，这一来更勾起旧事。当日自己被推崇入福寺堂，就有人暗示武维扬并非诚意尊崇自己，为是自己放下权柄，不叫自己再管本帮的一切，果然应了当日之言。今日当着仇家，竟这么厉声责问自己，鲍子威哪还有好气答复，遂也盛气相答道：“武帮主，方才对于本座的事，既已词严义正的发表了你的伟见，此时又何必再多此一举。本座对淮阳派掌门人既然恰巧在此相逢，他不忘当年一梭之仇，本座也不愿欠来世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鲍子威绝不带累他人。若论当年的事，我还不算为我私人恩怨，此时他登门问罪，有我一面承当，也不致稍损凤尾帮威望。帮主你还究问当年事，岂不是多此一举！”要命郎中鲍子威对于龙头帮主所问的话，不但没答，反倒这么出言顶撞，大家全大惊失色。天南逸叟武维扬容得鲍香主的话一落声，把面色一沉道：“鲍香主，你身为本帮退隐福寿堂前辈，已受着后两代的供养，现在既应在祖师的神坛前，望鲍香主谨守坛规。本帮主蒙祖师的慈悲，执掌龙

头总舵，本帮规来处理本帮的一切，自有权衡；本帮主所问，鲍香主何故不答？难道十大帮规、护坛十戒，由我们掌着，由我们破坏了么？”

要命郎中鲍子威一见武维扬这么严厉诘责，显见是故意想和自己为难，竟拿祖师以及帮规的大帽子来压自己，遂暗暗咬牙切齿，豁出与他翻脸，倒要看看他究能把自己怎样？遂冷笑一声道：“我与武帮主共事多年，我鲍子威只凭两对钢梭、一只虎撑（游方郎中所用的铁串铃），在江湖闯荡了半生，武帮主明知故问，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天南逸叟武维扬听了，从鼻孔“嗯”了一声，冷然说道：“鲍香主，我们凤尾帮自祖师立道以来，严订帮规，不准抢掠偷盗，不准恃势欺人；至于扶强凌弱，妄肆杀戮，均为本帮所不许。本帮布道传徒，用度浩大，只凭贩运‘海砂子’为唯一资源。虽是扰乱国库，可是绝没有苦害黎民百姓之处，也正是我凤尾帮在江湖道上足以自豪之处。我们身为本帮领袖，持躬更应正大，庶可表率后进。当年与淮阳派掌门人动手，既没有深仇大怨，不过本帮徒众有被淮阳派门下折辱情事，本是细微小节，鲍香主囊中既还有无毒双梭，更不应遽下毒手。两家胜负不足道，鲍香主有这种偏激行为，何以表率后进？虽没违犯十大帮规，可见实有存心不良，恣意逞凶之罪。鲍香主已是退隐之人，武某怎肯再以帮规相绳，不过我们身为帮中掌兴帮传道的师傅，若是不束身自爱，严守帮规，也叫各坛下弟子腹诽齿冷。更当祖师面前，鲍香主亟应引咎自责。请以心香昭告自陈悔过之心，将来好叫各坛下无所借口，鲍香主你以为如何？”

要命郎中鲍子威一听武帮主竟要叫他当着众人，向祖师前自陈罪状，这是羞辱我鲍子威，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人间？

立刻怒说道："武帮主，我鲍子威自在本帮效力以来，蒙祖师的嘉惠，尚没蒙受帮规的处罚。想不到退隐福寿堂，倒要受他人的凌辱，万众的讥嘲。武帮主，我鲍子威未入凤尾帮，已把这条不值钱的蚁命扔在江湖道上，自入凤尾帮，更是心念中把此身付与祖师。我鲍子威已逾七旬，人活着寿长不过百年，就是能活到百岁，也不过还有二三十年的有限时光，何况能寿享百年的能有几人？我蒙祖师的慈悲，叨幸许我入福寿堂终了余生未尽之年，这实是鲍某意想不到的事。如今居然在武帮主手中，依然要了却鲍某这条蚁命，这倒没什么了不得的。只是鲍某自问对本帮多少效过些微力，如今既已入福寿堂，武帮主何得再这么以坛下效力弟子对待本座？本座自入福寿堂，对帮中兴革并没妄参与一语半言，武帮主欲除鲍某，不过一举手之劳，用不着牵涉些不相干的事以为口实。不过武帮主身为龙头主舵，也要本着立帮法度而行，武帮主对于福寿堂的人似乎不应这么任意处置吧。"

天南逸叟武维扬经鲍子威这么一抢白，倏的面色一沉，本是背靠神案，面向外站着的，此时身形往旁一撤，侧立在一旁，向鲍子威说道："鲍香主，你也身为本帮领袖，曾受过本帮老师多少年的慈悲，可知道王法无亲，帮规也是一样。武某自掌龙头主舵以来，一秉大公，没有对不住人的事。鲍香主若以身已入福寿堂，已立于本帮最尊崇的地位，一切行动，无人敢再过问，要这么想就错了。鲍香主你应知身入福寿堂的必是品行端庄，在本帮功高望重，为帮中辛勤效力，应受后辈的崇奉以酬有功，借以鼓励后辈。若是行止有亏，使后辈怎样折服？鲍香主不能正身焉能服众？武某对福寿堂退隐诸公，敬爱不暇，既无微嫌，又无宿怨，不过本帮威信，不能由任何人断送。鲍香主藐视武某，难道连祖师的法

制遗规也敢藐视么？鲍香主，若是这么肆意而行，武维扬倒要一秉大公，以帮规戒条来向鲍香主讲话了。本帮主对鲍香主再申前请，还是请向祖师自陈悔过之，鲍香主能够勉从武某之意么？”

鲍子威依然是声色俱厉的说道：“我鲍子威闯荡江湖四十余年，抱定了头可断身不可辱，武帮主若认为鲍某品行威望不值在福寿堂受后辈的供养，我即日退出福寿堂。武帮主若还以为不能称意，我鲍子威缴还票布，海底除名，这足以为不满意鲍某为人的泄忿了。”天南逸叟武维扬双目一翻，向要命郎中鲍子威怒视了一下，厉声说道：“请天风堂欧阳香主宣读十大帮规、护坛六戒。”这时内三堂香主面面相觑，知道今日的事实在不好收场，并且若不是当着香主和赴会的西岳淮阳两派，还可给两下略事解说，此时谁也不敢妄参一言。因为武帮主历来言出法随，没有一点商量余地。他既已指摘出鲍香主有背帮规，鲍子威若是当面略陈愧悔之言，也就许可以将就过去。再说帮主今日当着淮阳西岳两派掌门人开坛绝不是为他一人，这一来是拿蛇先拿头，非把他这件事办出结果来绝不肯甘休了。

欧阳尚毅此时听武帮主叫自己宣读帮规坛戒，这分明是要把鲍子威扰乱帮规的罪名扣实了，未容他再行狡展。象本帮十大帮规、护坛六戒，莫说身为香主舵主的不该不记得，就是新入帮的弟子也全记得烂熟，此举是实有用意无疑了。欧阳尚毅赶紧自神坛俯首躬身说声道：“本堂愿遵帮主的坛谕。”可是说完了并不向坛前走，却反走向要命郎中鲍子威面前，用诚恳的面色，低声说道：“鲍香主，我们身为本帮主座，蒙祖师的慈悲，受后人的推崇拥戴，岂可因细微小节贻笑于人。武帮主执掌全帮，他为龙头首座，现在掌着大

坞，无论如何鲍老师你要让他一步才好。闭坛之后，我们弟兄自有办法一定叫鲍老师你顺这口气。”鲍子威道：“欧阳老师，你尽力维护之情，鲍某至死不忘。请你不必管了，我已看的清清楚楚，姓鲍的非栽在武维扬手里不可。可是我鲍子威倒要看看他究竟能把姓鲍的怎样了。欧阳香主，请你赶紧领坛谕，宣示帮规，我鲍子威问心无愧，他又能奈我何。”

天凤堂欧阳堂主还不肯当时走开，又恳切低声说道：“鲍香主，你我十余年的同道，彼此虽没有深交，论帮中的义气，论朋友的交情，也不算远，请鲍香主赏我个薄面，委屈求全，把这场先揭过去。天比树叶长，有什么过节，俟后一样找的回来，鲍香主你就听我的劝吧！”要命郎中鲍子威把头摇了摇，话没出口，不料天南逸叟武维扬勃然震怒，向欧阳尚毅招呼道：“本帮主执掌帮规，不容漠视，请欧阳香主尊重你的职责。”欧阳尚毅知道无法周全，要命郎中鲍子威冷笑一声，向欧阳尚毅道：“欧阳香主，你的一番好意，我鲍子威感激不尽。你总算尽了朋友的义气，姓鲍的存在心里。请你赶紧公事公办，不要因为我找了难看，那可太对不住你了。”欧阳尚毅在这种情形下，也是无可如何，也真不敢耽延，遂长吁了口气，扭转身来，向神坛一拜，遂走到了坛前，转过身来，向外朗声说道：“我们祖师自创凤尾帮传徒布道以来，以坛下弟子日众，订下十大帮规、护坛六戒。凡入帮弟子，全要终身遵守，上自龙头帮主，下至新入道的弟子，稍有干犯，立行处治。立法之严，绝非江湖道上其他帮派所能比拟。本堂奉龙头帮主坛谕，宣读十大帮规、护坛六戒。帮规之意，不过令参与祖师坛的弟子，自相警惕，行止是否有背帮规戒条之处，力自反省；有身犯帮规，未被发觉者，速自检举，求师祖的慈悲，帮主的恩典，从轻处罚。

若待他人举发报告，悔之晚矣。”跟着宣读：欺师灭祖、叛帮背道、不孝双亲、贪淫好色、妄杀善良、布道取财、私传票布……等十大帮规，及护坛六戒，宣读完毕向坛上一拜，退了下来。

这时天南逸叟武维扬复向坛前当中一立，厉声说道：“鲍香主，身为本帮老师，有犯帮规，尚不自知愧悔，求祖师的慈悲，怎能再表率后两代的弟子。鲍香主，你还不向祖师前领罪等什么？”要命郎中鲍子威面色铁青，也厉声道：“我鲍子威行为纵有不当，也是在入福寿堂前的事。武帮主，你若这么吹毛求疵，我看凤尾帮中的同道，出身多半是江湖道中人，若连几十年前的事全翻腾一下子，只怕找不出一两个干干净净的。你身为帮主，处断不公，假公济私，挟嫌报复，这种乱命，我鲍子威不能承认。”这一来两下形成僵局，福寿堂首座崔香主见事情闹大了，非落个骨肉自残的局面不可，随即涌身向前，以诚恳的语声招呼道：“龙头帮主，你领袖凤尾帮，素孚众望，今日鲍香主吃了几杯早酒，出言无状。请武帮主以大局为重，把鲍香主交由本座带回福寿堂，容我好好劝戒他一番，叫他再到祖师前及帮主前领罪吧？”天南逸叟武维扬眉头一皱道：“崔香主，我武维扬自重建凤尾帮，再立内三堂以来，蒙祖师的慈悲，众香主的爱戴，才把凤尾帮整顿到今日的局面。我们身为领袖的，不能以身作则，何以服众？威令不行，威信扫地，武维扬还有何面目参掌龙头。崔香主你的美意我武维扬深感盛情，今日的事只有依照帮规处治，私交友谊，须待闭坛后再论。请崔香主原谅我武维扬，实不敢从命，现在敢以龙头帮主的命令，请崔香主速归原位，毋再多言。”说到这句，一扭头，不再管掌福寿堂首座崔丰崔香主肯听不肯听，立刻厉声喝道：

“鲍香主，你敢抗本帮主的令吗？”要命郎中鲍子威毫不迟疑的向上带着轻蔑不屑的神情说道：“挟嫌报复，处置不公，我焉肯心服！”天南逸叟武维扬眉尖一挑，眸子陡露异光，厉声叱道：“鲍子威，本帮主原为保全你的体面，叫你在祖师前掬诚悔过。这种坦白行为，不仅于颜面无伤，足以令后代弟子加重敬长之意。你反倒认为本帮主假公济私，故意折辱，当着祖师神座前，反抗本帮主的命令。鲍子威，你这是自取其辱。来，本帮主重献神香。”跟着一转身，向司香、司烛、掌鼓、掌钟的说了声“伺候”，立刻齐答了声：“是！”

这边钟鼓齐鸣，龙头帮主已到神案前把这束旃檀香高举，口中祝告道：“弟子武维扬，瓣香再献，叩求祖师的慈悲默佑，弟子虽肝脑涂地，亦要维护本帮威信。弟子若有私心，定遭分尸之惨，神灵在上明鉴愚诚。”祝告毕，随即把手中香插向炉中，退下木阶，向上参拜毕，赶到站起来，面向着祖师神位抱拳举到头齐，口中叱道：“今有本帮第二代弟子鲍子威，违犯帮规，不服训戒，有欺师灭祖之行为，谨请祖师暂赐神符，以全本帮威信。”武帮主祝告完这两句话，竟从神案前绕向案后，到了神龛旁，复又一拜，伸手却把神案上木架上插着的那块色已殷红的竹符取了下来。疾转身返回神案前一站，把这块竹符一举，这一来所有这天凤堂中站立的帮匪，上自内三堂，下至服役坛前的小童，全是面带惊惶，赶紧的全双拳抱拢，拱手当胸，低眉俯首，不敢仰视。这时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厉声道：“鲍子威，本帮主自知法不足以服人，请祖师的神符，你可肯接受？”鲍子威虽则怒冲肺腑，只是帮主搬出祖师的遗法来治自己，只得咬牙切齿，从本位走出来，忿然来到坛前，冷笑一声道：

"武帮主，你安心摆治我鲍子威，你大权在手，自然任你施为。我若不叫你称心如愿，只怕你无法退坛。我鲍子威自顶至踵全在这摆着，任凭你处治吧？"

这时欧阳尚毅等虽不敢抬头，可也是偷偷的看着，见鲍子威到了武帮主面前，依然立而不跪，暗暗着急。既至又听鲍子威说出这种话来，认定他简直是死催的，这一来只怕杀身之祸必不能逃。遂顾不得许多，赶紧低低向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招呼道："我们哪能见死不救，快快快，赶紧过去。"说着头一个赶向坛前，闵智、胡玉笙也跟过来。三位香主来到近前，一齐向帮主面前一跪。天南逸叟武维扬身形往旁闪了闪，手中的竹符仍然举着。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说道："帮主，你看鲍香主是本帮掌过坛的人，今日见了祖师的遗法，依然木立着，足见他是吃醉了。帮主念在本帮的义气，暂时恕过他，容他悔过自新，再来向帮主面前请罪，求帮主慈悲吧！"天南逸叟武维扬嘿嘿冷笑一声道："香主们若也这么漠视本帮的一切法度，那不如即时解散凤尾帮，火化神坛，倒觉干净。今日的事，我武维扬倒要看看本帮的威信是否还能保全？香主们若认为我武维扬意气用事，我只有自贬龙头，免得把惨淡经营的局面从我手中断送了。"他说到这，扭头不再看那三堂香主，竟向要命郎中鲍子威说道："鲍子威，你身为本帮香主，有违犯帮规之处，本应从重处罚；姑念过去为本帮效力多年，从轻认罪，由刑堂杖责四十，以全本帮威信！"武维扬的话一出口，所有凤尾帮有职司的香主们全大惊失色！

那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是老江湖道，既有城府，复多机智，此时竟自无法挽回这种后患无穷的事。自己认定只要把鲍子威处罚了，反不如把他置之死地，暂时可以没有什么可

虑。不过他虽是已入福寿堂，手下尽多死党，我们身负兴帮宏道重责的岂能坐视不救？遂向武维扬说声道："武帮主，我们同在帮中为祖师昌大门户，荣辱有关，成败所系，不得不再向帮主请求：念在鲍香主以往不无微功，免去杖责。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委屈求全，顾全帮中的义气，若因一念之微而启无穷的后患，实非爱护本坛之意。帮主胸怀远大，还请三思，我们冒昧陈情，还望帮主采纳才好。"天南逸叟武维扬冷笑说道："今日的事，我武维扬纵然落不义之名，惹火烧身，也心甘情愿。我蒙祖师的慈悲，忝掌龙头首座，力不足以服人，法不足以绳众，足见是我武维扬才力不配执掌龙头主座。香主们若是这么只重情意，置帮规坛戒于不顾，我武维杨只有让贤。"这时外三堂香主薛庸、彭寿山、海鸟吴青也全跪在内三堂香主后叩头，为鲍子威求情。可是鲍子威也真叫人难堪，他若是趁这时虽不便向武维扬输口，正可趁势向这内三堂、外三堂六位香主，稍微表示自己实嫌失礼带累大家，那么也可以稍微挽回一些。可是他越到后来越发的有些不要命了，双手一背，一个劲儿的冷笑，两只眼不住的斜瞪着天南逸叟。

鹰爪王等身为客人本来可以稍微的给他们和解一下，但是天南逸叟已经请过祖师的神符，凤尾帮中一切重要规典，有许多不明白之处，鹰爪王本人尤其不能给他讲情，所以只有一个个沉着面色垂着眼皮，连龙头帮主带鲍子威全不敢看。这时求情的人越聚越多，天南逸叟武维扬却恨声说道："香主们这么不体谅我武维扬，我武维扬只有始终以帮规坛戒来维护凤尾帮，我虽落了骨化形消，我武维扬也认了命。"说到这，他突然转身，竟奔了神坛前，左手举着神符，到了高大的神坛前，脚踏神坛前上香时所用的木质台阶。这时炉

中所上的那旃檀香，才烧到数寸，香烟袅袅，烟光腾腾。这种香最好，烧起来上半截炸开如同一朵盘大的香花。可是武维扬竟自右手一伸，把炉中的香抓起，这一来可毁了。他把这束香抓出炉来，一转身退下台来，脸色可变了：面如白纸，眉目间拢着一片杀机，把这束香刚往上一举，要往地上摔。

内中外三堂执掌礼堂香主薛庸，他本是跪在那里，此时知道要闹出大祸来：这束香只要摔到神坛前，算无法挽回了，立刻非请神刀把鲍子威斩首不可。这种规范，是凤尾帮最惨最严厉的一种制度，任何人不能再阻止。薛庸为利害所关，他是掌着礼堂大典的，哪会不明白？双手一按地，把丹田气一提，用青蛙跃水的轻身术，往地上竟自猛纵了起来。蹿过了神坛前，右手猛把武维扬的右臂弯一抓，口中说着："帮主，你请最后的慈悲。"立刻，他把这束香从武维扬手中忙给夺出来，那么旺的香火，把薛庸的手面和衣袖全烧了。武维扬才待发作之间，可是这闪电手薛庸，轻轻一闪，已经纵上木台阶，把那束香还入炉内。所有天凤堂内，不管身份高低，全变颜色，欧阳尚毅等知道险些逼出大祸来，再不敢求情了，齐向武帮主叩头道："求帮主看在兴帮立道之难，还是多慈悲，请传谕施刑，叫他领刑好了。"说了这句，赶紧站起，向跪在身后的刑堂香主海鸟吴青说了声："吴香主，你还不领谕执行等什么？"海鸟吴青答了声："是！"他哪还敢再迟疑，向要命郎中鲍子威说了声："请鲍香主刑堂领刑。"鲍子威见四个司刑向自己左右一围，刑堂师海鸟吴青沉着面色向自己挥手，光棍不吃眼前亏，自己再要和帮主抢白，非吃他们凌辱不可。只有望着帮主一跺脚，恨恨的随着刑堂师海鸟吴青向旁边便门走出去。

这时偌大的一座天凤堂，一百多位江湖道，竟自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天南逸叟武维扬却望着那要命郎中鲍子威的后影冷笑了一声，随即扭转头来向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道："欧阳香主，那不奉总舵各堂命令，擅自动手邀劫践约赴会的朋友，直到三堂旗令全出去，才把他们制止住。这种扰乱帮规，藐视三堂禁戒，若容他这么放肆，怎能再楷模后辈？欧阳香主，他们现在哪里？"欧阳尚毅躬身说道："本堂把他们调到坞口，听候帮主的命令。"天南逸叟武维扬道："令执堂领天凤堂的旗令，带他们堂前听训。"欧阳尚毅躬身领命。这里传令的工夫，鹰爪王等已隐隐听的一阵刑杖扒打之声，按着声音测度，系从天凤堂后传来，已知刑堂就在这天凤堂附近。这时见欧阳尚毅从那正面撤开的巨案上册籍中拿出一纸名单，送到武帮主手中，说道："这是扰乱帮规，倡乱取辱的首从名单，请帮主察阅。"

天南逸叟武维扬把名单接过去，这时从南边便门进来刑堂师海鸟吴青，匆匆来到了帮主面前，躬身说道："本刑堂敬遵堂谕，杖责鲍香主已毕，请帮主验刑。"武帮主道："不用了，你可告知鲍子威，本帮主仍恩准他回福寿堂，棒伤痊愈，叫他赶紧来听训，毋得自误。"海鸟吴青答了个"是"字，立刻退去。鹰爪王等站在北面，南边的便门正在开着，那海鸟吴青才走出门，只见两名司刑搀扶着要命郎中鲍子威正走过来。那鲍子威脸向门这边一偏，鹰爪王等看个逼真，只见鲍子威面如白纸，那刑堂师海鸟吴青似对他说了两句话，那鲍子威作了个苦笑，向里面切齿的怒视了一下，向前面走去。

那刑堂师海鸟吴青转身回来，仍然向自己的本位侍立，跟着那执堂已回来缴令，听他报告的情形是："所有的人全

带到，只有管盐仓的邱李两舵主已然逃出分水关，巡江十二舵上没拦住他，才用信鸽报进来请示。因为这两家舵主既不是走海砂船，又没有内三堂的竹符，所以认为可疑，不过当时没肯就扣留他。”当时这位执堂一报告完，天南逸叟武维扬勃然大怒，向欧阳尚毅道：“西川双煞归附我凤尾帮，原知道这两个恶徒积案如山，江湖道上无法立足，为借我十二连环坞匿迹潜踪。本帮主因为在江湖道上和他们有一面之识，所以明知道他弟兄二人皈依我凤尾帮不是出于真诚，只为他弟兄武功造诣，及水面上的本领，全有过人之处，所以许他入我门户。本帮主更想以至诚相待，生公说法，顽石尚知点头，早晚总能叫他弟兄归心，不料反复的竟这样快。可见他弟兄乖戾成性，深入迷途，难再拯拔。这样恶徒，留在人间也是江湖道上的大患，倒不如早早把他俩匹夫除掉了，免得留在江湖道上作恶。欧阳香主，我们若容他逃出凤尾帮的门槛去，往后只怕效尤的大有人在，凤尾帮威信扫地矣！”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忙答道：“帮主所论极是，我凤尾帮最忌的是叛帮背教，这种行为实难宽恕，请帮主传谕吧！”

天南逸叟武维扬，抬头向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道：“闵香主胡香主，你们赶紧标六份龙头朱札，用信鸽飞递到巡江十二舵总舵洪香主那里，叫他令巡江十二舵所有红旗快艇全数出动外，把这六道朱札留一份执掌。那五份也用信鸽传递奔西路入闽赣两省的要道：青田关、仙霞关、文璞玉溪、怀玉山总舵，我想他绝不敢在本省停留，必然仍回西川。那一带人杰地灵，尚可重整旧时一班同道，大江南北没他们立足之地，只要回西川，他总越不过这五处水旱要路，谅他插翅难逃吧？”天罡手闵智、八步凌波胡玉笙齐答：“谨遵帮主之命。”随即由天罡手闵智

走向神坛前，从祖师的神位黄幔前捧下一只朱红的木盘，里面放着一叠黄麻布和朱笔朱砚。胡玉笙香主这时竟令值坛的弟子把那张公案摆在坛左，天罡手闵智很小心郑重的把木盘放在了公案上。这两位香主对面坐下，每人提起一支朱笔，各取了三块黄麻布，每块上面全标了一行朱墨字。

鹰爪王和西岳侠尼所立处，离着坛前有数丈远，看不见所写的是什么字样，只看出这黄麻布，有七八寸长，五六寸宽，上面有早印就的朱印纹。这两位香主很迅速的把六份写完，由天罡手闵智送到武帮主面前看了看，却由欧阳香主接过去，把这六道朱札叠在一处，转身到了神案近前，登着木阶，就着蜡烛把朱札的右角烧去了一些，赶紧卷起来，退回来交给闵香主。那胡玉笙香主却低声向执堂师彭寿山说了两句话，彭寿山立刻将着两名值坛弟子，从神坛后匆匆走去。不大工夫仍然回来，两名值坛弟子却搭进来一架鸽笼，这架鸽笼有六尺长，却弄成六个隔断，每段里有一只鸽子，毛色不一，每一隔断挂着一只小竹牌。这时胡香主把那六份朱札装在一只细竹管内，从第一个隔断内抓出一只雪羽朱睛俊鸽，把这只竹管用丝带拴在鸽子身上，亲自走到近门处往外一送。眼见这只鸽子两翅一振，疾如箭驶，擦着门头飞出直射飞空。

这里值坛弟子把鸽笼撤去，这一来，所有淮阳西岳掌门人，以及一班风尘豪客，对于凤尾帮龙头帮主的措施，全起了一番敬佩之心。暗赞天南逸叟武维扬不愧为龙头领袖，当机立断，气魄坚毅，有这样首领，凤尾帮哪会不中兴？只是帮匪中许多出身绿林巨盗，实在不容易统率。

且说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发出龙头帮主的朱札，两位香主仍退回本位。这时天南逸

叟武维扬向执堂师彭寿山道："带唐双青、侯天惠等六名掌舵人，及那姓侯的朋友坛前听训。"执堂师彭寿山答应了声："是！"立刻走向天凤堂正门门口，当门而立的向外招呼道："本执堂奉龙头谕，调分水关舵主唐双青、刑堂舵主胡灿、禹门舵主屠振海、桑青、西路华山舵主侯万封，以及曾掌三位岔濠舵的退职舵主石老么，和那位江湖朋友侯天惠，齐至坛前听训。"跟着这位执堂师彭寿山一转身向里走来，后面鱼贯而入的走进七人。

·第六十回·

大祸潜伏正帮规棒打鲍子威

鹰爪王等见所有进来的正是夜袭飞鹭船队，竟用猛烈火攻的--干匪党。不过内中尚少着儿人，已知道姓名的有那西川双煞鬼脸子李玄通、丧门神邱宁，和那万山主佟云等，原是这凤尾帮中重要的人物。那西川双煞自知获罪无法贷免，已经逃走，可是那万山主佟云怎么也不见，难道也敢逃走么？那兴风作浪的断眉石老么，紧随在后面。此时竟听出敢情这贼，连舵主的身份全够不上，竟被他扰了个地覆天翻，未免不值。这时一般匪徒被执堂师彭寿山带上坛前，那鬼影子唐双青、胡灿、屠振海、桑青、石老么、侯万封全抢步朝着祖师神坛以大礼参拜。那侯天惠趑趄着随在石老么之后也随着跪拜起来，天南逸叟武维扬却是单单的眼盯着他。那唐双青却首先发话道："弟子等行事有失当之处，求帮主的慈悲吧！"天南逸叟武维扬面色一沉道："你们先起来，我和这位陕西的朋友说话。"鬼影子唐双青等一个羞惭的站向一旁。秦中三鸟的首领侯天惠见别人全闪开，自己和武维扬对着面，只得说道："武帮主，我侯天惠在江湖道上久仰武帮主是位当代的英雄，领袖凤尾帮徒众远布数千里外，不只于是凤尾帮的掌帮的帮主。江湖道上的领袖也只有你武帮主当

之无愧，所以我一心来归附，还望武帮主许我入帮受教才好。”天南逸叟武维扬哈哈一笑道：“朋友，你别这么捧我，我们这不过是乌合之众。武某久闻得秦中三鸟，是江湖绿林道成名的英雄，朋友你居然看得起我凤尾帮，我武维扬哪敢不敬谨延揽。不过我这小小十二连环坞，在外人看来不过弹丸之地，我本帮中却还没有人敢轻视。除去在龙头总舵下有职司的，就连外坛香主舵主不奉三堂旗令，他就不敢擅入分水关一步。朋友你是何人引进者，在哪座坛受的祖师慈悲？怎么我这龙头主舵竟没有报进来，这真是我凤尾帮开山布道以来未曾经过的事，倒叫武某莫名其妙了？”

这秦中三鸟的首领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窘得面红过耳，只得忝然说道：“武帮主，我侯天惠此来原是投奔从前西川双煞鬼脸子李玄通，知道他在帮中掌管盐仓，我是请他汲引，愿归附在贵帮。他弟兄也愿意我入帮受道，以免流浪江湖，早晚也是难以自保。只是来到这里，正值淮阳派率众入十二连环坞，李玄通因为王道隆等竟敢夜犯盐仓，西川双煞弟兄二人非把践约赴会的人惩治一下才泄忿，遂致夜袭泗水船帮。我侯天惠遇上这种事，焉能袖手旁观，遂也随同他们一同动手。侯某作事莽撞处，尚望帮主原谅。”天南逸叟武维扬冷笑一声说：“朋友，你这番话真把我武维扬当作小孩子了。武某受全帮托付之重，执掌龙头，要仅能管束这数十里连环水坞，那不过寸地王而已。我凤尾帮分舵遍南北，哪一处有什么行动全不容逃出武某掌握去。侯天惠，你哪是一心皈依凤尾帮？你分明率领手下弟兄，要在江南地面从托线孙（唇典谓保镖人）手里要一票买卖，不料对方扎手，秦中三鸟全折在阵上。这次跟头栽的太厉害，无面目再见绿林道。你安心报复，侦知对方竟与淮阳派合为一路，到我十二连环

坞，你暗地跟踪下来，投到西川双煞那里，相机报复，不过是借刀杀人。朋友你枉为多年江湖绿林道，招子昏点（唇典谓眼睛不亮），不认识我武维扬，十二连环坞的刀快，杀人不见血，只是不会借给人用，朋友你还有什么话讲的？”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在江湖上也是成名的绿林，此时当着一班江湖道，受人这么讥诮，脸上由红转白，由白转青，怒火中烧，愤然说道：“武帮主，你不许藐视人太甚！我侯天惠在绿林道中大小也有个名儿姓儿。不错，我侯天惠和江南镖客伍宗义、司马寿昌结了梁子，只为淮阳派中燕赵双侠蓝氏弟兄多管闲事，我侯天惠焉能和他善罢甘休！对于那镖客倒没放在心上，我们要不下买卖来，怨我们无能，和姓蓝的倒是势不两立，这才跟踪赶下来。江湖道上，有他没有我，有我没他，我这才跟踪赶到十二连环坞。我侯天惠虽有招扰之处，不过自问没有什么冒犯之处，姓侯的在江湖道上什么大江大浪全见过，什么能人也会过，武帮主你也过于小看我侯天惠了。”天南逸叟武维扬把面色一沉道：“既然你和燕赵双侠有梁子，你们冤有头债有主，你尽可到淮上清风堡或是到他家乡蓝庄去找他。不怕朋友你过意的话，你有本事应该阻止他，不叫他入十二连环坞。他已入分水关，就是我这十二连环坞的客人。朋友你在我这祖坛所在地任意寻仇滋扰，我若不念在江湖道的义气，早有人对付你了。我这十二连环坞规模太小，不值朋友你帮忙，你就请吧。”说到这立刻一扭头，说了声：“来！送他出去。”

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见武维扬竟这么毫不给自己留情面，羞恼之下，竟也不顾一切，厉声说道：“武维扬，你欺人太甚！我侯天惠不是好惹的，你莫以为姓侯的落在你十二连环坞，就能由你摆布。我侯天惠倒要见识见识你这龙头帮主，

有什么惊人本领？莫看你这十二连环坞人多势众，姓侯的还没看在眼内。”

天南逸叟武维扬从鼻孔中“哼”了一声道：“侯天惠，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走了便宜，我若是在分水关内收拾你，那算我武维扬倚势欺人。只要你不服，我要叫你走出浙南去，我枉为凤尾帮龙头帮主。”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哈哈一笑道：“武维扬，姓侯的在江湖道上也闯荡了十几年，敢作敢当，你要收拾我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咱们走着瞧，你有本领把姓侯的留在浙南，姓侯的有本事也许再来找你。我侯天惠接着你的了！”

追风铁翅雕侯天惠末尾的话没落声，背后一阵劲风扑到，侯天惠连忙鹞子翻身双掌作势，只见背后蹿过来的正是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胡香主用沉着的声音厉声说道：“朋友你口角可要尊重，在本帮神坛下再要这么放肆，你可要自找难堪！”追风铁翅雕侯天惠恨声说道：“你们用不着大言欺人，狐假虎威，你要摸摸我侯天惠自管动手。莫说你这不过是江湖帮会坛口，就是万岁爷的金銮殿，绿林道的朋友也要一样走走。”八步凌波胡玉笙怒叱道：“侯天惠，你家香主要想动你又有何难！”随着这个“难”字，倏的右掌“金豹露爪”，向侯天惠华盖穴便打。侯天惠身形往左一斜，用“里剪腕”向胡玉笙脉门切。这时只见天南逸叟武维扬以沉着的声音道：“玉笙不许你动手，叫他去。”八步凌波胡玉笙正待变招，听得帮主话声严厉，只得右脚用力一蹬，倒纵回来，身形敏捷，口中却仍说了声：“便宜了你这匹夫！”

这时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手持青鸾堂旗令，带着两名值坛弟子走过来，向追风铁翅雕侯天惠道：“朋友，既是老

江湖，还是识相些，何必自找难堪！我们帮主已既向你说明，在十二连环坞中绝不动你毫发，朋友你出了分水关就留神吧！你能离开浙南那才算朋友你的本事了。我派人用旗令送你出分水关，没有人送你出去，只怕到处有人和朋友你为难，朋友你随我来吧！”天罡手闵智转身向外就走。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知道再不走定要惹火烧身，遂怒冲冲向天南逸叟武维扬说了声：“武帮主，我侯天惠改日定来领教！”说罢转身大洒步向外就走。这位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率领两个值坛弟子，紧紧监视着侯天惠向外走来，闵香主来到天凤堂外，向追风铁翅雕侯天惠道：“朋友，闵某不远送了。”闵香主遂向两个弟子道：“你们以本堂旗令送他出十二连环坞，沿途不得叫他们留难，到分水关后赶紧回来缴令。”两值坛弟子答了个“是”字，立刻由一名年岁略大的弟子，把旗令接过去，向侯天惠道：“朋友，我们是奉命而行，请你好好随我们到坞口，自有快艇送你出坞。沿途你若是想到别的主意，被伏桩连弩伤了，我们弟兄没法交代。”这时天罡手闵智才要转身，却接声说道：“你们只奉命行事，他若有什么举动，你们只好回来，任他自行出坞好了。”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冷然说道：“现在姓侯的算认识了你们，好在也叫你们就认识认识秦中三鸟的首领，是不是甘心受辱之辈就行了。闵智，姓侯的不报今日之仇，也绝不轻离浙南，咱们再会吧！”说罢径向前走去。天罡手闵智望着侯天惠的背影，微微冷笑道：“只怕你不易那么称心如愿吧！”跟着回转坛前，向武帮主复命。天南逸叟武维扬，这时已令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发出一道龙头朱札，先令雁荡山东平坝旱路各舵，严行监视他的行动；更令巡江十二舵各舵，全派出精明干练的弟兄跟缀着；更由龙头主舵派出十二连环坞护坛能

手，跟着缀下去，一出分水关就收拾他。这一来侯天惠想离开十二连环坞势比登天。

且说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发付完了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的事，抬头向断眉石老么道："石灵壁，你身犯帮规，叛帮背道惧罪潜逃，现在你还敢回十二连环坞拜祖朝坛？现在的行为，很象不怕死的汉子。可惜你回来晚了，本帮主能容你，只怕帮规中没有容你的那一条，你还不赶紧领刑等什么？"龙头帮主这一发话，把个断眉石老么吓得面如土色。自己原想着这次为帮中出力不小，不无微功，回到十二连环坞，私下请闵香主给自己在帮主面前求求情，怎么也可将功折罪。不想一入十二连环坞，竟赶上李玄通等聚众复仇，夜袭鹰爪王的泗水船帮，自速其祸，果然被三堂旗令调进来，竟扣留在坞口，就知要糟。此时一听到龙头帮主宣布自己有叛帮背道之罪，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要一披上这种罪名，这条命非断送了不可，这次回十二连环坞，简直是自己送死来了。石老么此时哪会不吓得脸上变了颜色，立刻战战兢兢的扑到龙头帮主面前一跪道："弟子知罪，求帮主慈悲。弟子当初蒙祖师的嘉惠，得掌三岔港舵，弟子原想本着以身许帮之义去作，只为交友不慎，反落个身犯帮规。一时糊涂，以为有何面目再见一班同道？遂远走关东，后来才辗转入于吴提督的大营。求帮主的慈悲，宽恕弟子既往，弟子定当粉身碎骨报效帮主，求帮主的恩典吧！"天南逸叟武维扬冷然说道："本帮主轻信传言，说是你已丧命辽东，这才容留你到今日。当日你掌舵三岔港本是想竭力提拔你，不想你竟忘恩背叛畏罪潜逃。你在江湖道上作恶为非，已经死有余辜，更投到那吴剥皮部下助纣为虐，荼毒良民。我凤尾帮中没有你这样宵小行为的，留着你也是贻祸将来，你还不缴还票布么？"断眉

石老么一听，令自己缴还票布，在帮规中是宣布死刑，立刻吓得面如土色，竟自不顾得什么叫难堪，向上叩头道："帮主，我敢在祖师前发誓，我当日私自逃向北方，实因为被人引诱的重作了两水买卖。听说事已泄露，总舵就要下来人查办，我才作出糊涂事来。事后追悔已自无及，弟子若有叛帮背教心，这次绝不敢再回来，帮主多恩典弟子吧！"龙头帮主略一沉吟向下说道："石灵壁，本帮主念在你尚敢回来，暂免一死以观将来。"说到这顿一顿，断眉石老么一听帮主的口风有赦免自己之意，心里略一松，忽的又听帮主说道："欧阳香主，他当日弃舵私逃时，隶属哪一堂管辖？"欧阳尚毅尚未答言，天罡手闵智躬身答道："石灵壁原属青鸾堂管辖。"龙头帮主道："既是隶属青鸾堂，就请闵香主议罪。"断眉石老么不由一哆嗦，暗暗着急，因为深知这内三堂香主全够厉害的。可是首座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还稍形宽厚些，唯独青鸾、金雕两堂香主一位比一位狠辣，只怕自己不易逃出他手去了。

果然这位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竟自向下说道："石灵壁，你身为舵主，竟敢违犯帮规与绿林道勾结作案，当时若是被官家把案情细底查明，十二连环坞就许被你断送了。事后弃舵私逃，若论帮规定当处死，既是帮主慈悲你，本香主也只好从宽议罪。请神虎棒重责二百，十日后在本堂服役，百日再行拨归各舵效力，石灵壁你还不谢祖师的慈悲么？"断眉石老么一听竟用神虎棒二百治罪，还不如受一刀之苦倒痛快。这二百棒挨完了，两条腿非废了不可。就是跟着喝药，一百天内身上的功夫一点不能施展，形同废人，遂不顾触怒天罡手闵智，抬头说道："闵香主，你难道丝毫没有同帮主怜悯之情，就这样忍心废我石灵壁么？我已蒙帮主的慈悲，

饶我这条蚁命。我更因一路对付淮阳派，为对手所伤，身上已挂着彩，再若慈悲我那二百神虎棒，还有我的命在？闵香主你看在祖师的面上，饶我这条命吧！”断眉石老么这时说出这种贪生怕死、哀求饶命的话，饶得不到本帮各香主各舵主的怜悯，反倒招惹的大家无不轻视，连鹰爪王及一班老少群雄无不窃笑。这厮先前本是苏常一带的巨盗，在绿林道中很有个“万”儿，想不到这时竟这么一点横劲没有。这时天罡手闵智双眉一挑，怒目相视地厉声说道：“石灵壁，你要为凤尾帮保全些体面，你还要……”天罡手闵智底下的话没说出来，突然旁边待讯的鬼影子唐双青厉声说道：“老么，你把江湖道上的朋友可骂苦了。凤尾帮中就是一名弟兄也知道宁死不辱，汉子作汉子当！这么一点硬骨头没有，就该老老实实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一忍，又跑到江湖道上充的哪门子的好朋友！老么，你再敢说半句摇尾乞怜的话，我唐双青把你先废了！我给你抵命，相好的，挺着点，别给好朋友现眼了！”鬼影子唐双青这一痛骂断眉石老么，所有天凤堂在场的人，无不人人称快。

石老么被骂得羞愧难当，霍的站起，扭头向鬼影子唐双青道：“姓唐的，别跟我石老么充好朋友，说这种下井投石的话。我石老么死不了绝不忘你今天这番话。咱们走着瞧吧！”说到这向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道：“闵香主请你施刑吧！”

这时天罡手闵智冷笑了声道：“凤尾帮威名，被你糟践了！”闵香主还要往下说，一旁刑堂掌堂师海鸟吴青，走到闵智面前俯首躬身向上说道：“敝堂恭候香主请刑。”天罡手闵智遂把话锋收住，向刑堂师海鸟吴青点点头，随向武帮主说了声：“本堂遵赐请刑。”说罢，立刻转身走向坛前，向上

又复一拜，从神案右首到了那金漆木架前，把架上插的那支色已殷红的竹杖，上面蒙着的黄袱子揭了下去，往架子上一搭把那根竹杖拔下来。看情形竹杖似乎很重，天罡手闵智把这根竹杖取到坛前，双手擎着，刑堂师海鸟吴青立刻接了过去，交给两名刑堂的司刑弟子扛着。海鸟吴青向断眉石老么喝了声："走！"断眉石老么神情沮丧的竟自随了刑堂师向便门走去，天罡手闵智却向刑堂师吴青招呼道："吴老师，施刑后本堂可要验刑。"吴青已然走出十几步去，转身向天罡手闵智道："本堂只知遵谕施刑，不懂其他，自然要请闵香主验刑的。"说完这两句话，遂追上那施刑弟子监视的断眉石老么，从那便门走出去。这里龙头帮主却向候训的鬼影子唐双青、侯万封、屠振海、桑青、胡灿等道："你们可知罪？"仍是鬼影子唐双青先答道："弟子们深知擅离职守，私自行动，有违帮规，弟子等已然作错，情愿领罪。唯求帮主念在虽犯坛规，也是为公，慈悲弟子等感激不尽！"天南逸叟武维扬点点头道："本帮主爱的是英雄，重的是道义。自重建凤尾帮以来我对坛下弟兄的就是'大公无私'四个字，不论和我武维扬多近的友谊，只要犯了帮规坛戒，是绝不留情面。唐双青你身犯帮规，适才又那么放肆，本该从重处治，姑念你激于一时之义愤，情有可原；故犯坛规，必须惩戒，由天风堂牌示记大过一次，罚饷三个月，以资儆戒。速回分水关好好效力，你可愿遵谕领罚么？"鬼影子唐双青忙恭敬答道："帮主这么慈悲弟子，弟子感激不尽，嗣后定当力守坛规，努力报效。"龙头帮主一摆手道："你要赶紧赶回分水关，无论何人未奉主坛朱札、竹符、旗令，不准出入。"说到这向天风堂香主欧阳尚毅道："赐他一道竹符，叫他赶紧归舵。"天风堂香主欧阳尚毅答了个"是"字，从竹符架子

上拔下一道竹牌，递与鬼影子唐双青。唐双青敬谨的接过竹符，向神坛一拜，转身低着头走出天风堂去。这时淮阳、西岳两派群雄全听见从后面发出一片惨号之声，知道定是断眉石老么受刑。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这种刑罚定是够厉害的，莫怪那厮方才不避羞辱的求饶了。

且说鬼影子唐双青走后，武帮主复向侯万封、屠振海、桑青三人说道："你们在外坛掌坛，全是入帮多年，受过前代老师多年慈悲，对于帮规坛戒夙所深知。入分水关报到之后，应候内三堂派人接引，才准你们入十二连环坞主坛听训。如今竟敢这么任意胡为，你们分明是藐视帮规。本座从轻处置，姑念在外坛掌舵以来，尚能为祖师效力，格外慈悲你们，每人掌责二十，着赴盐仓效力一月，再行候谕听训。来！把他们带下去。"原来对付外坛舵主，却比主舵上人差多了，丝毫不准置辩，立时有刑堂值堂师带着司刑押着三人赴刑堂领刑。这里只剩下胡灿，他本是主坛刑堂效力，隶属在金雕堂。武帮主单单把他留在最后，他以为此次奉命追缉叛帮背道的双头鸟有功，把自己饶了，哪知龙头帮主面色一沉招呼道："胡灿，你身在外三堂刑堂效力，如今竟敢这么紊乱坛规，你等于知法犯法，应该从重处治。念你这次出去略着劳绩，免去重刑，杖责八十，三日后赴盐仓效力百日，再行归舵。"胡灿惊惶之下，尚要求帮主的恩典，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一声断喝道："胡灿，身在刑堂效力，故犯坛规。更有你这次追取双头鸟的首级，本座恐怕你不是他的敌手，并赐你在鹰游山掌青鸾堂已故谷香主所遗开骨缩筋散处治他，是他已无抵抗能力。你既为领奉龙头朱札之人，所随去的人以及各外坛舵主全得听从你的调度，抗命者死。你竟不能自尊自责，反任所带去的人任意施刑，残剁逆徒的肢体。

老头子这里因为逆徒姜健侯作孽太重，应遭惨报，所以并不追究你一切，竟这么恩典你；你还不叩谢帮主的慈悲，你真是自找死了！再敢胡言，本香主可要取你的性命！”胡灿被他直辖香主这一叱责，想到帮规的严厉，不寒而栗！果然仔细追究起来，自己真不易保住性命，遂立刻战战兢兢得向上叩头道：“弟子遵谕领刑，谢帮主香主的慈悲。”他这里叩头的工夫，已有司刑弟子过来向他说了声：“走吧！”胡灿站起低头随着往外走着。

这时南面便门一阵步履杂沓之声，只见两名司刑弟子扛着神虎棒，紧跟着后面的是四名壮丁，搭着一架竹制的软床，软床上是一幅整幅的油布，从软床的左右垂下一尺长；上面俯身卧着的正是那断眉石老么，身体虽是俯着，可是脸儿却是侧着，有一个软枕垫着头，下半身却盖着一幅红布绸子；在肩头下有一根一掌宽的大带子勒着脊背，把上半身完全捆在了软床上，从下端的油布上已看出被血水染过。断眉石老么形如死尸，面孔白的象纸似的；在行经鹰爪王等立处附近时，断眉石老么忽的一咧嘴，全身一动，不过上身已被那条大带子勒着，哪转动得了？可是凄厉的一声嘶号，虽听出嗓音已哑，可是天凤堂中没有一人没听到，全是不约而同的皱了皱眉头。这软床后跟着两名司刑的弟子，最后是刑堂老师海鸟吴青。赶到快到坛前，行床后的两名司刑弟子往前抢了一步，两人分左右的贴到软床后半段左右，刑堂老师海鸟吴青也疾趋到前面，向龙头帮主俯首躬身致敬，口中说道：“弟子遵谕施刑已毕，敬谨缴还神虎棒。”两名扛神虎棒的弟子各持一端肃立在刑堂师前。

这时天罡手闵智赶过来道：“可曾净棒了吗？”海鸟吴青道：“弟子焉敢亵渎祖师遗法，已然净过。”天罡手道了个

"好"字，双手把神虎棒接过去，恭恭敬敬的捧向神坛左首，仍还在架子上，把那黄袱子又蒙在了神虎棒顶端。刑堂师海鸟吴青献棒时，抬软床的四名壮丁已然停步不前，赶到天罡手闵智安放完了神虎棒，转身再到坛前，刑堂师海鸟吴青身形往旁一撤，口中却用沉着的声音说了声："请帮主、闵香主验刑！"吴青的话一出，那抬软床的四名壮丁，各自以一只手提着软床的一角，步伐轻灵巧快整齐，如飞的从侧面门向坛前。左右两名司刑弟子，也是蹑着脚尖随着软床左右不差半步的转过去。赶到了坛前，却把软床的首端向外，四名壮丁象钉在那一丝不动，挺身垂目向外直立。两名司刑弟子却齐说了声："请帮主香主验刑。"两人动作一齐的把石老么下半身盖着的那幅红油绸子单子往起一揭，莫看所有天凤堂中全是江湖道中人，全是练家子，竟全一皱眉，一扭头不忍细看。鹰爪王不禁暗暗摇头，只见那油绸子一掀开，石老么的腰部以下血肉模糊，皮开肉绽。身子下面的油布完全被鲜血浸起来。这一揭油绸子，大约的碰了伤处，断眉石老么从昏迷中上半身一颤，一声惨号，再也不动一动，已昏绝过去。天罡手闵智只把手一挥，喝了声："抬出去。"那四名壮丁如飞的直向天凤堂北面的便门驰去。在这软床一动的工夫，两名司刑弟子已把油绸子给盖上。

天罡手闵智仍然没退下来，站在那招呼道："执堂师彭寿山听命。"执堂彭寿山忙来到闵香主前躬身说道："弟子彭寿山恭候香主训示。"天罡手闵智道："已受刑罚的石灵壁棒伤太重，依照堂规赶紧给他治疗。本香主恩典他赐他九转还魂丹七粒，金疮散一瓶，叫他棒伤早愈，赶到盐仓效力，毋得自误。药品到青鸾堂领取。"执堂师彭寿山答了声："是。"转身径去办理。这位执堂师尚未走到门口，从外面匆匆走进

一人。这一人走路慌张，险些和彭撞个满怀。彭寿山往旁一闪算是让开，瞪了这人一眼，走出门去。来人年约三旬左右，身形矮小精干，直趋神坛前，向龙头帮主面前俯身躬首道："报，巡江第四舵白沙河郝舵主，以红旗快艇飞报龙头，有福寿堂鲍罗两香主的船要从白沙河过去，说是出分水关访友。郝舵主以龙头主舵正当有事之时，两位香主神色仓惶，更看出鲍香主似带伤痕。郝舵主婉言阻挡，可是鲍罗两香主的船并未向来路退回，似乎奔了乌鸦嘴一带。郝舵主以福寿堂退隐香主地位尊荣，除龙头帮主一人，没有管辖他们之权，既不敢盘诘扣留，又不敢派人跟踪，只可用红旗犯着坛规报进来，免得发生意外，郝舵主担不起。"

鹰爪王等离着坛口虽远，但因为自从这人一说到鲍罗两香主，所有天凤堂的帮匪全是一惊，连个喘大气的全没有，夹杂的听出是才受刑的要命郎中鲍子威和一个姓罗的要私出分水关。鹰爪王等全想起夜入福寿堂见过那罗香主，果然到天凤堂的福寿堂诸老中，没有此人在内。就在这人报告完时，天南逸叟武维扬双眉一挑，抬头向三堂香主说了声："我倒真不信他真敢这么倒行逆施！"说到这句，目光向鹰爪王一班人这边瞬了一下，随向报事这人一挥手道："知道了，报事红旗不要走，叫他候令。"这名报事的人答应了声，将身退去。这时龙头帮主却把内三堂香主全唤到面前，低低商议着。不问可知，是对付适才所报的事了。就在这里说了没有几句话，才出去那名帮匪又从外面进来，这次这报信的颇带着慌张神色，匆匆来到坛前俯首躬身道："报，乌鸦嘴守坛头道旱卡焦舵主红旗报警！"这一来三位香主全散开来转身惊顾。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喝问："什么事？"报事的答道："该红旗报事人说是奉他们焦舵主令，事关重大，甘

犯坛规，亦须在三堂香主前，或是龙头帮主前面禀一切，不肯令弟子代陈。”龙头帮主从鼻孔中“嗯”了声，道：“带他进来。”这名报事人答应了声，立刻退去。工夫不大，从天凤堂外带进来一个少年，年约二十余岁，身穿蓝布短衫裤，赤脚穿草鞋；头上的大草帽，掀到背后，手中持着一面红旗。来到坛前，往地上单腿一跪，道：“报，乌鸦嘴掌舵焦舵主带领弟兄，盘查乌鸦嘴要路口，忽见福寿堂鲍罗两家香主行走仓惶，要从乌鸦嘴奔盘……”报事红旗说到这个“盘”字，被龙头帮主叱喝：“禁声！”报事红旗立时住口，天南逸叟武维扬这边看了一眼，随即说了声：“闭坛。”两边的钟鼓齐鸣，那报事红旗退向一旁，天南逸叟武维扬带领内三堂香主向祖师神位参拜毕。值坛弟子，在这钟鼓交鸣中把神坛前的黄幔帐徐徐遮闭，把一座庄严的神坛隐入幔帐内。

这时那值坛的弟子很快把所有座位仍然设好，和未开坛前一样。天南逸叟武维扬和欧阳尚毅、天罡手闵智、八步凌波胡玉笙一同走过来，全是满面春风的向两位掌门人致礼，由龙头帮主发话道：“敝帮规模简陋，贻笑高明，尚望多多指教。”鹰爪王忙答道：“武帮主过谦了！我们过蒙雅爱，得瞻大典，法令森严，坛下弟子无不畏威怀德。武帮主有这等雄谋伟略，凤尾帮哪会不一手中兴。我王道隆佩服不尽！”侠尼慈云庵主也合十说道：“武帮主执掌凤尾帮鸿才大展，称得起一代大豪，江湖道哪得不望风归附呢！”天南逸叟武维扬忙答道：“二位掌门人这么过奖，愧煞武某了！”欧阳尚毅一旁拱手道：“敝帮开坛，竟令众位侠义道站立多时，实觉抱歉，帮主快请众位落座吧。”武帮主和三堂香主齐往旁一闪身道：“二位掌门人和众位师傅请归坐吧！”鹰爪王和侠尼一边谦谢着，仍然到坛前分宾主落座。

值坛弟子献上一道茶来，鹰爪王方要答话，天南逸叟武维扬站起来向这边说道："二位掌门人，武某有一件事当面向二位掌门人告罪。武某原本想淮阳、西岳派掌门人和一班侠义道，肯这么赏脸辱临我十二连环坞，原定在净业山庄略备水酒为老师傅洗尘，不料现在有点事必须武某和欧阳香主亲自办理，只有请众位老师傅们，还要屈驾在敝坞暂住一宵，明日辰刻，武某在净业山庄略备薄酒，恭候赐教。此举本觉非敬客之礼，武某实有不得已之苦衷，尚望掌门人及众位老师傅们海涵是幸。"西岳侠尼站起说道："武帮主，贫尼和王老师，此来无非是请帮主把我们的事，主张公道，不过片言可以解决。帮主若是另有图谋，或是因为等着什么人与贫尼们见面，亦请明言。贫尼认为现在不是酒食酬应的时期，贫尼等不愿在贵坞过分叨扰，武帮主还望你爽快些赐教才是。"慈云庵主这几句话说得十分严厉。天南逸叟武维扬哈哈一笑道："庵主，这可是多疑了。我武维扬在江湖立足以来，只知以磊落光明四字对待朋友，不惯用什么阴谋诡计。事无不可对人言，是我凤尾帮中有人生心内叛，我武维扬不把他解决了，实无面目再在十二连环坞立足。这种丑事，我武维扬纵然厚颜，焉肯在朋友面前申述，现在庵主既怀猜疑，武某只好据实奉告了。"鹰爪王道："武帮主，我们全是江湖道上人，光棍怕掉个儿，武帮主你要和我们易过地位来想，就不能怪庵主多疑了。好吧！我们就多叨扰几日，明日再向武帮主请教吧！"鹰爪王话才落声，追云手蓝璧向前说道："武帮主，蓝某尚有几句戆直的话，要在武帮主面前说明。此番我们践约赴会，事情没解决前，我们两下是敌是友，还在两可之间。这就应了俗语说的，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是冤家是朋友，总得了结了才算数。我们来的人虽是不

少，深入你十二连环坞不啻网中之鱼。可是淮阳、西岳两派，以及几位同道，倒还没有一个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怕事的也就不敢往虎口来了。现在不论明着暗着，我们全接着就是了。可是明日辰刻，若再有迁延，武帮主，我们可要立时退出十二连环坞。咱们还是丑话说在头里，各行其是。淮阳、西岳两家整个威名留在这里，也算着了！”天南逸叟武维扬面色一沉，冷笑一声道：“蓝大侠，我武维扬自入江湖以来，只知道本着江湖道义，阴险小人的行为，最为武某所痛恨，蓝大侠你未免辱我过甚了！不过我对于主客之分，还分的清；现在任蓝大侠怎样肆言无忌，我暂不置辩，明晨我倒要单独向燕赵双侠请教！”追云手蓝璧嘻嘻一声冷笑道：“好极，好极！武帮主若肯赐教，那是我弟兄入十二连环坞最欣幸的一件事了！”鹰爪王因为还有净业山庄之会，此时不便变脸，遂横身说道：“好了，话已说穿，多言无益，我们一切事，明晨再谈。武帮主尚有要事处理，王道隆暂且告辞。”说了这话，也不再客气，领导着众人向外走。天南逸叟武维扬和三堂香主，全拱手往外送，容一班老少群雄全走过去，随着群雄的后面，送到天凤堂门首。天南逸叟武维扬和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向两位掌门人拱手道：“武某这么简慢，抱歉实深，只有令我们胡香主、闵香主奉陪众位老师到宾馆，武某恕不远送了。”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回身答礼道：“武帮主何必过谦，我们明日净业山庄再会吧！”说罢率领群雄，顺着松墙走来。天罡手闵智、八步凌波胡玉笙紧行了几步，赶到前头，陪着两家掌门人谈笑自若的，鹰爪王也是虚与委蛇的应酬着。走到松墙的一半，只见方才进天凤堂报事的那名红旗，已由里翻出来，从松墙的边道，走到了两位香主的身侧时，俯首躬身致敬。天罡手闵智一摆手，这名红旗立刻

匆匆走去。大家将近转过青鸾堂，只见从浮沙阵甬路上，又如飞的走进一名红旗。

这名报事红旗，却不是那种打扮，一身疾装劲服，从他脚底下看，已知是很好的一身武功。年在四旬左右，黑黝黝的一张脸，重眉大眼，猿背蜂腰，一派英挺矫健之态，看情形绝不是小卒。天罡手闵智向八步凌波胡玉笙看了一眼，随向两位掌门人道："老师傅们前行一步，我告个便。"说罢撤身退向路旁，向那执红旗的壮汉一点手。鹰爪王等这时已和来人错过数步，并有八步凌波胡玉笙在一旁陪着，脚下不肯停留，免得让这精明干练的胡香主看出有窥探帮中的举动，招他轻视，仍然往前走。可是故作指点青鸾堂的巨厅，向胡玉笙斜身指点着说道："贵帮内三堂的庄严伟大，足见武帮主和胡香主等煞费经营了。"胡玉笙此时有些神不守舍的随口答了声："简陋得很。"鹰爪王正在一扭头的工夫，已见二侠矮金刚蓝和正向小侠祝龙骧低声耳语。一瞥间，祝龙骧已借着人多，从左边一个箭步，退向后面。鹰爪王暗笑：燕赵双侠果然难缠，没有露空的事，有这么饱经世故，足智多谋的师爷，就有鬼灵精的徒孙。自己一边笑着，仍然往前走，故意和胡玉笙问长问短。

这时从天空中连续飞过四五头信鸽，就在主坛的信鸽才过去那一刹那，天空"唰唰"的一阵铁翅凌空的声音，竟见从三四个方向飞来七只信鸽。这时飞得很低，似看出每个信鸽全带着文件来的。鹰爪王偷看胡玉笙，此时似带出十分惊疑错愕的神色。这时天罡手闵智从后赶来，神色也带出仓惶不安来。西岳侠尼一路上只是低垂慈目，和大家一路走着，不问到头上的话，多一句不说。倒是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谈笑自若的应酬着。赶来到宾馆，这里已早安排下酒筵，知道

西岳侠尼师徒全是茹素，单设一席精致的素筵。有八名伺座的壮丁，先伺候着大家净面更衣献茶，然后由两位香主陪着大家饮谈。不过两下里的情形还在敌对之间，胡玉笙、闵智又全心中有事，强颜欢笑，时露出不自然。席上的老少群雄，也被这两位香主拘束住了，说话全存了顾忌。席终天罡手闵智、八步凌波胡玉笙才向两位掌门人告辞，大家巴不得他两人早早退去。鹰爪王和西岳侠尼把两香主送走之后，容伺候的匪党把残席撤去，献上茶来，矮金刚蓝和向伺候的帮匪道："弟兄们隶属在哪位老师的麾下？"这时献茶的匪党抬头看了看，垂手答道："弟子在天凤堂彭老师麾下效力，弟子名叫丁得功。"矮金刚蓝和道："丁老弟，可不是我蓝老二念完经打和尚，你们哥几个忙合了半晌，反倒拿你们当奸细，无奈我们和凤尾帮的事尚未了结，立于敌对之间，请你们退出宾馆，我们好讲话，招呼你们再进来好了。"匪党丁得功道："蓝二侠说的倒也是实情，只是我们被派出来，没有彭老师的令，不敢撤回去。我们在宾馆门外伺候，哪时呼唤再来伺候吧！"丁得功说罢立刻率领其余的匪党退出院落。矮金刚蓝和哈哈一笑，向鹰爪王等道："我这人办事爽快不爽快？打开窗子说亮话，猴儿崽子们想监视着我们，想偏了头，莫看那老猴儿崽子满嘴里大仁大义，说不定安着什么心了！反正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我们不得不加以提防。"侠尼慈云庵主却微喟一声道："贫尼默察十二连环坞帮匪之势虽盛，只是隐伏着一股子阴惨晦暗之气，似有大祸潜伏。贫尼只盼我们赴会，能安然退出这种杀孽太重之地，就是佛祖的慈悲了。"鹰爪王道："庵主不要过分担心，好在净业山庄之会，只一宵之隔，我们想还不至在这短短的时间，就会生出什么变故来。明朝我们无论如何和他分出皂白来，任

凭他生出什么花样来，我们是决定当日退出十二连环坞，也就没有什么可虑了。”慈云庵主点点头道：“但愿贫尼所虑过甚，我们能够安然退出十二连环坞最好了，贫尼终是佛门弟子，不到迫不得已时，不愿多惹烦恼，多造杀孽。只凭他这十二连环坞布上天罗地网，贫尼掌中这口镇海伏波剑还可以闯上一闯，只是我们带来的一班门人，和泗水船帮的飞鹫渔船，若遇到非常变故，岂能容他伤我一人一船！那时只怕要血溅十二连环坞，造无边的罪孽，也未可知了！”鹰爪王听了随说道：“庵主所虑极是，我们既有这样心意，只有以进为退，早作归图就是了。”说话间隐隐听得天空中，不时有信鸽来往。鹰爪王嘱咐一班门弟子，不准到外面探望，任凭宾馆外面有什么动静，只如不见不闻，不要露出小家气，不准多言，不准多事。一班门弟子自然谨遵掌门人的嘱咐。

那蓝大侠自从说过那几句话之后，再不说什么，任凭群雄互相议论着有关十二连环坞的情形以及推测净业山庄之会的结果，追云手是一句话不答，只倒背着手在屋中走来走去，口角还不时现出一丝冷笑。鹰爪王从各屋中绕了一转，察看了一番，回到屋中。一眼看到追云手蓝璧，忽的倒背着手，走向屋角；矮金刚蓝和跟了过去，追云手蓝璧往近窗的一张方凳上坐下，二侠蓝和站在他面前，两人商量着什么。鹰爪王一见这种情形，不禁暗暗着急。因为夙知这老弟兄二人，历来谁也轻易不同谁商量事，可是不论哪场事，谁也没走了后头过，虽然哥俩个也常常互相较量长短，不到十分危机时，两侠绝不会同时上场的。多少年的工夫，轻易没有人见过这老弟兄，在一块商量点事的。今日两人这种情形十分扎眼，分明是要下手什么事了，并可准知道他们所要办的，必是关系重大。鹰爪王遂不管他弟兄愿意不愿意，遂走过来含笑说

道："你们老哥俩个商量着，还要再来个三次么？净业山庄可以不去了。蛇头白羽箭寄柬留名，已经给他们颜色看过，把过节已拿过去，就算行了，有什么放不过去的，明是当众施为。现在他凤尾帮正在多事之时，我们得意不宜再往，何况我几乎把我们淮阳派整个威名扔在天凤堂。我们以大仁大义来的，以大仁大义去，不要再弄别的事了。"这时矮金刚蓝和已回过头来，只是微笑着并不答言，大侠追云手蓝璧抬头看了看，嘻嘻一笑道："掌门人把门户的威名看的重，我们难道对昌大门户，保全淮阳派的威名，就不关心了么？掌门人怎么自入十二连环坞，竟这么拘谨起来？我们是另有点计议，法不传六耳，请你不必担心，我们不会随便闯祸的。"鹰爪王知道他弟兄性情古怪，不便再问下去，微微含笑道："不是我胆小怕事，我们眼前的过节已拿过去，我不愿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吧！"说着随即走开。

这时天色已晚，仍然是那天罡手闵智、八步凌波胡玉笙到来，陪着大家饮宴。这种貌合神离的情形，彼此间只是无谓的闲谈了些江湖上无关痛痒的话。燕赵双侠只是低头吃酒，一言不发，倒是续命神医万柳堂、中州剑客钟岩、金刀叟邱铭，打着精神酬应，豪放不羁，谈笑自如。席终，两位香主道了安置，告辞而去。大家也离席，那伺候的匪徒收拾完一切，各自退向宾馆的门外。这时大家坐在一处吃茶谈着话，追云手蓝璧却独自向院中走去，掌门人对于燕赵双侠身上注了意，好在这时天色尚早，不虞有他。鹰爪王心里打定了主意，今夜反正我不叫你们两人走开了。这里大家说着闲话，鹰爪王见追云手蓝璧出屋子，好一会没见回来，鹰爪王暗想："这才是定更时候，莫不成这时就敢深入龙潭虎穴么？那也太胆大妄为了。"

正在暗中盘算之间，外面的芦笛一声声的接连不断，四下响应起来。鹰爪王故示从容的站起来，在屋中踱了两转，随即步向室外。可是一出屋门，脚步放的极轻，稍摆目光，见院中无人，遂又到了厢房里看了看，别人一个不短，只不见追云手蓝璧的踪迹。也不便向别人问，只嘱咐大家要早早歇息，没有事不准到外面去，不论外面有什么动静，不准多管，真到了身边的事，才准动手。鹰爪王嘱咐完了，转身出来，向宾馆正门看了看，见门外静悄悄的，那执役的匪党一个看不见，可准知道他们不会走开。除了远处断续的芦笛声，隐约的似闻宾馆门外左侧似有人在低声说着话。鹰爪王因为若贴近门侧，不易隐蔽身形，若被执役的匪党发觉，自己身为淮阳派掌门人，太觉失身分了。一抬头，想要飞纵到墙头上，往外面察看，忽的发现靠门头右首的墙头伏着一条黑影，鹰爪王蓦的一惊，伸手向囊中摸了两枚青铜钱，要用金钱镖先给来人点颜色看。自己忽又转想，这种时候，大家还没歇息下，任凭敌人怎样胆大，也不敢这么狂妄。自己这一迟疑，竟见那条黑影一动，竟自伸手向自己一招，又往左首墙头一指，鹰爪王这才看出是大侠追云手蓝璧，鹰爪王明白他正在听外面讲话。遂又脚尖一点地，飞纵到墙头。双臂往墙头一搭，把全身挂住，双臂一撑，横在墙头上稍一探身，往墙外看时：只见有四名执役的匪党，正围着两名疾装劲服的匪徒说话。那被派来执役的头目丁得功，似正在向来人问着，只听他说："我不明白彭老师是什么意思，难道龙头总舵的一切坛规全变了？我们是执堂效力，怎么又派我们千丈屏下卡子，我们执堂算除名了？"来人中的一个道："丁师弟，你小声一点，我先瞭瞭院中有人没有，走了风声倒没有什么大不了得，就是有点给本帮泄气！"说话的这名匪党，

脚底下很快，脚下一点，已到了宾馆门首，略一张望，仍退回来。在这名匪党往复之间，鹰爪王已看出在他右胯上挂着一张匣弩，左肋下更有箭囊，看他那种矫捷的身躯，定非小卒。这时那匪党仍凑到四名执役的匪党面前，向那丁得功道："彭老师调你到千丈屏，你认为是乱了坛规，你若是在一个时辰里头到天凤堂，更叫你看着新花样了。就因为走了几个人，就好象要把十二连环坞翻了个儿似的。从天凤堂闭坛后，帮主回到净业山庄，就一直忙起。我陈勇是随着老头子重建凤尾帮来的，从这十二连环坞以来，就没见过主坛上这么乱过。三堂香主全把平日那种天塌了全不怕的情形，变成了愁眉苦脸。虽然当着一班值坛的弟兄们，还强打着精神的应付，可是我们何尝看不出来是真急了。净说龙头朱札就传出十几份去，从白天就调集二十八只护坛船帮的二十八家舵主听训，连巡江十二舵全用三堂旗令竹符传谕他们，加意防卫。不论是谁，没有三堂旗令，不准再从水旱两面出入。所有各舵的舵主，三日内不准擅离本舵，如有没奉三堂旗令竹符，擅行各卡各舵的，准由主舵立时处治。能生擒的，献到内三堂；不能生擒的，即行当时处治，格杀勿论！这是白天的事。赶到酉末戌初更厉害了！由乌鸦嘴那条捷径，直到雁荡边山盘道一共是四道卡子，竟有三道卡子上，全因拦截私出十二连环坞的福寿堂香主，连伤了七人。内中倒有三位舵主被三阴绝户掌罗义震伤。内中最惨的是守盘山磴道的千手佛辛守纪，他是守重要的卡子，这里只要有一点意外的情形，全朝他一人讲话。这两家心生背叛的香主，任凭怎样快，也没有信鸽响箭传递的快，千手佛辛守纪知道这是他生死关头。这道卡子是不令外人知道，连本帮各分舵全不令知道。他奉龙头主舵的坛谕，就是内三堂多重要的老师，没有三堂

旗令竹符也不准通行，擅闯者死。若由他这道总卡子私自出入一人，定以重刑处治该舵主。

“这位千手佛辛舵主知道知道这两个倒反凤尾帮的两家香主，漫说自己这点本领，挡不住人家，就是照自己这点本领有十个八个也是白送死，只是只要容这两人从盘山磴道出去，帮主也叫自己活不了。辛舵主也算命里该当，打了个先下手为强的地步，不过这次算遇上了克星了。在鲍香主和罗香主一到盘山磴道的卡子，千手佛辛守纪带着弟兄很恭敬的向前迎接。出事后红旗报事转述说：当时辛舵主下手是又疾又黑，一现身，口中只说得一声：‘弟子迎接香主。’左手是两只丧门钉，右手是两只钢镖，四只暗器同时出手，向鲍罗两香主打出去。最厉害的是紧背低头花装弩，一排是三支一块发，七支暗器打出去，任凭你怎样也得挨他一两样。镖和丧门钉全被鲍罗两香主打掉。三支花装弩本是向两人打去的，鲍罗两人原是并肩而行，辛舵主稍慌了一点，花装弩向右斜了一点，三支利弩竟全向要命郎中鲍子威身上招呼去，辛舵主也就死在这上。当时鲍香主也是几乎死在箭下，赶忙把咽喉避开，一支利弩穿着他左肩下衣服打过去。他这排弩箭如果全向三阴绝户掌罗义招呼，虽是不能料理罗香主，千手佛辛守纪就许逃了活命。因为鲍香主总是身带棒伤，身手迟慢的多。辛舵主当时一见镖和丧门钉一打空了，就知道完了，拼命图逃。那三阴绝户掌罗义哪肯再容情，怒叱了声：‘你敢向老夫下这种毒手，我要叫你逃出手去，算我罗义枉在江湖道称雄了！’当时眼看着千手佛辛守纪已逃出半箭地，罗香主竟用八步赶蟾的绝技，追上了辛舵主，没见怎样施为，只不过在辛舵主背上击了一掌，辛舵主立刻俯伏在地上。鲍罗两香主从容上了盘山磴道，临离卡子时向辛舵主手下一班弟

兄说：‘借你们的口传话给三堂香主及武帮主，告诉他，这凤尾帮是我们一手助他成立起来，十二连环坞须要任我们来去，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辛守纪等是自速其死，叫武帮主接着我们吧！’两个老头子嘻嘻冷笑着，从盘山磴道奔了雁荡前山。卡子上空有二十张排弩，只是眼看着辛舵主惨遭毒手，谁还敢轻捋虎须，容两人走远了，才敢向前察看。

“只见辛舵主脸俯在地上，赶到一看脸上色如死灰，从口鼻中喷出大堆的鲜血。头目们明明看着那罗香主并没怎样用力，竟把人打成这么重的伤，还是掌下毙命，倒要看着这辛舵主掌伤处多么重。赶到把衣服解开，一看背上的伤痕，只是二个指印，和半个掌心印子，这种轻微的伤痕哪会就要命？真要不是当场亲眼得见，真不敢信是死在了掌伤之下。丁师弟，你看厉害不厉害？自从这次的信一报进来，龙头帮主要亲自出十二连环坞追捕这两位在逃的香主，还是欧阳香主一再阻拦，说是：‘现在十二连环坞已窝着淮阳派西岳派两派强敌，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龙头主座，以便坐镇。并且按罗香主和鲍香主的情形看来，已经明示背叛凤尾帮，这两人全是奸猾刁狡、武勇绝伦的绿林出身，既已这么明挑要和帮主为难，焉能善罢甘休！他两人难免暗入十二连环坞，来下毒手，我们何妨以逸待劳，严阵以待，布好网罗，等他入网。即或他不来，好在所有浙南四十七舵也全接转牌，到处有人监察，他两人的动静，也不怕他逃出掌握。’帮主被欧阳香主这么拦阻着，这才着手防护十二连环坞。只不明白，罗鲍两位香主虽是手底下厉害，也不致就这么怕他。内三堂香主全是重建内三堂时以真本领选拔的，武功机智绝不在鲍罗之下，怎的竟会对于这么两位年岁过古稀的香主畏如蛇蝎？龙头帮主和三堂香主一边发着令，一边互相指点着山庄里面木牌上

所画的十二连环坞全图。因为今夜所调遣防守的，不仅是各处出入水旱要路，净说整年没人走的地方，全派队驻守，新安的卡子就有十七处。你想护卡的人，那还够用的？我和张清师弟却被派到宾馆这里来，你说派我们哥俩个，带着二十名弟兄到这里作什么？”丁得功答道：“说不定叫你们监视着他们。”丁得功说着，向宾馆内一指。陈勇却笑说道：“你只猜到一半，欧阳香主的坛谕，是叫我们把二十名排弩手分布宾馆四周。宾馆中若有人往外闯。严厉警告，不到黎明不准越宾馆一步。若是不听阻止，立刻以排弩敬客，并须立时用芦笛连环报警。可是最重要的是要提防有人侵入宾馆，不管他是何人，只要冲入防地，不报暗令，只管齐发排弩；只准暗守，不准明斗。如若挡不住来人，并可招呼宾馆中的武师，提防应付，这种两面全管着。对于宾馆中的一班赴会群雄，不知是怎么个用心，既要监视，更要保护，这么效力，我真没经过！”丁得功道：“事情也难说，本来这两个叛背帮教的也十分扎手，他们又深知十二连环坞的身家病脉，这种生心内叛，比外人还厉害。陈师兄别尽戏台下掉眼泪，替古人担忧，派我到千丈屏去安卡子，我还回坛上不回？”陈勇说道：“不用回坛上，现在各香主大约全出来盘查了，今夜所有被派出来安桩下卡子的，全要留神各香主。只要玩忽懈怠的，只怕非被香主们责罚不可。”丁得功道：“那么这里就由师兄接班了。”陈勇道：“你把你带来执杂役的弟兄留下两名，宾馆中若有呼唤，好去承应；我这所带的二十名弟兄，只能担当防卫宾馆，别的事不能管。”丁得功道：“师兄所带的二十名弟兄怎么还没到？”陈勇道：“早来了，他们已经散伏四周，这点差事要交代不上，岂不要自找难堪么！师弟你也走紧走吧！天不早了，这有

一面竹符，你到东南更楼，把齐阿兴的那二十名下道的弟兄带到千丈屏，可千万要记住了是插暗桩。”丁得功答应着，留下两名弟兄，向陈勇张鸿两名匪党作别而去。陈勇派两名执役的弟兄，仍到宾馆门首伺候，无论有什么变故，不用声张多管。两名执役匪党退向宾馆门首，那陈勇张鸿两匪，全退向对面路侧树荫中隐去身形。

这时追云手蓝璧一按墙头，身形轻飘飘落到院中，掌门人鹰爪王也跟踪而下，不料在檐下有人正在看着这两位大侠的举动。鹰爪王暗道："自己出来这半晌，莫怪屋中的一班群雄，并没出来察看，敢情有这位万师弟暗中给巡风把守。”这时追云手蓝璧已走上了台阶，向续命神医万柳堂一摆手，万柳堂转身头里进了屋，蓝大侠和鹰爪王相继进了屋中，只见一班老少群雄，全在静悄悄的坐着。

原来掌门人出去之后，等了一刻没进来，万柳堂遂一声不响，走到门首，把风门推开一线，向外略一张望，已看见掌门人伏身墙头，正在窥听什么。再往右侧一看，更发现了蓝大侠的踪迹，遂向屋中的一班师友一摆手，自己轻轻的掩向屋外，暗中给二侠巡风瞭望。这时一同进得屋来，侠尼等全含笑起身迎着说道："二位多辛苦了，难道外面真有什么动静了么？”鹰爪王向追云手蓝璧看了一眼，含笑说道："蓝师兄果然机智过人，帮匪们一举一动，逃不出蓝大侠的算计去，竟在这种时候听到了帮匪的一切，这倒是难得的机会。”

这时大家落坐，追云手蓝璧把那冷酷无情的面色，从口角边挂出一丝冷笑道："我就是不大放心这群猴儿崽子们，莫看他们来的人，明着那么恭顺，说不定时时有花样向我们卖弄。”侠尼慈云庵主对于外边事似乎很注意的，遂问道："二位倒是何所见，可否说出来大家听听。”鹰爪王遂

把所见所闻向大家说了出来。慈云庵主点点头道："我们白天所计议的果然不差了，这样看起来，武维扬对于这几名倒反凤尾帮的实已引为心腹之患了。我们若能把明日净业山庄之会，交代下来，早早退出十二连环坞，不跟他们蹚这种浑水，也就是了。只是按他十二连环坞今夜这种布置，严密的应付，如大难将临，再就匪党把宾馆包围的情形看来，我们今夜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吧？要命郎中鲍子威虽是身受刑杖之伤，论理他不会就有什么图谋，可是按匪党传说，今日出十二连环坞的情形，这是仗着他本坞疗伤灵药，得以保全得他仍然能够照常行动。在盘山磴道那条路上，竟自还动手伤人，再有三阴绝户掌罗义，说不定今夜就许要来搅扰一番。那要命郎中鲍子威天性刁狡奸猾，睚眦必报。今日天凤堂受辱，固然是武维扬安心折辱他，可是还得说是与淮阳派旧仇宿怨的蕴结所得，他既对本帮怀着野心恶意，对我们也未必不想报复。更有那西川双煞及秦中三鸟勾结起来，倒足以大逞其凶焰，我们似乎也得提防一些为是。王师兄以为怎样？"鹰爪王点头道："我倒很愿意和要命郎中鲍子威再见一个高下，不然的话，我们这笔帐也不算了结哩！"老镖师侯泰一旁答话道："王老师，你是领袖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的，什么事应该由王老师作主，我们不便妄参末议。只是现在我怕身入十二连环坞，事情没有了结了断之先，在宾馆中，凡是隶属在凤尾帮旗帜下，全应该以上宾对待我们，因为在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统率之下，倒可以说不是江湖鼠窃狗偷之辈，他不能失了江湖道的规矩。明日净业山庄，明着讲不下来两家的事，各以武力解决，那是另一件事。今夜不管他是谁，只要敢动我们赴会的一根汗毛，我们绝不能再存丝毫顾忌，只有以辣手对付了。"鹰爪王忙答道："侯老师说哪里话来，

这次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一来是为我们淮阳、西岳两派，二来也是为武林同道在江湖上争立足之地。凤尾帮羽毛愈丰，势力渐渐遍布江湖道，武维扬野心太大，我们再容忍下去，只怕江湖道上没有我们立足之地，所以这次我和西岳掌门人不顾一切，来和他争取江湖道的一席地。我已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念头。不过我们处处把脚步站住了，只要是他们敢失了江湖道的规矩，来和我们为难，我们焉能轻轻放过他去。”

这边西岳侠尼沉吟不语的低头默坐，半晌不作一声，容鹰爪王把话说完，遂慨然说道：“王师兄侯师兄，这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我们不愁这一身所学没有施展的地方了。贫尼对于泗水船帮四十只飞鹫船，全进了十二连环坞，十分失计，倘若一有意外变故，我们只怕要受船帮的牵累。这泗水船帮，是多指大师法座下多年辛勤培植起来的，虽由我简师弟统率而来，可是贫尼忝为西岳掌门人，飞鹫船若是不能安然退出十二连环坞，我还有何面目见多指大师？所以贫尼深为隐忧。今夜我们固然得分配开始守宾馆，可是也得分班歇息，养息精神，也好为明日净业山庄去用全力和凤尾帮互较身手。”追云手蓝璧一旁说道：“我今夜十分高兴，你们只管歇息，我倒要看看有几个三头六臂的敢来动一指？”续命神医万柳堂看了看掌门人鹰爪王，含笑道：“蓝师兄豪兴不浅，我们哪能把防卫宾馆的事，叫蓝师兄独自担当。我想这班稍长几岁的人全可以借静坐调息，足以一解疲乏，倒不用再分班守护了。不过一人有事，阖座难安，今夜连两位掌门人全算着，只要敌人不侵入宾馆来，我们绝对不许出宾馆一步。”鹰爪王听万柳堂的话，正是指着燕赵双侠，恐怕他们要生事故，遂向万柳堂点点头：“好吧！就这么办吧！这时已交二更，

请大家随便歇息吧！”这一说定了，宾馆明间中只留掌门人鹰爪王、西岳侠尼、燕赵双侠、万柳堂，和鲁南老镖师侯泰等六位老英雄。金刀叟邱铭、中州剑客钟岩、柳逢春、邓谦等全在里间歇息；蒋恩波、卢建堂等全在厢房里歇息。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全出去各处察看了一番。

淮阳掌门人对于一班小弟兄，象小龙王江杰、小侠祝龙骧、司徒谦、左恒、甘忠、甘孝等，谆嘱他们，夜间无论有什么事，不准多事。侠尼慈云庵主也看了看五个女弟子倒是谨遵师训，全收拾俐落，合衣而卧的歇息下。侠尼和鹰爪王先后回到正厅，把屋中不露声色的检视了一番，见明暗间的前后窗全掩好，窗户是两层，里面是用绿凤眼纱糊的，外面是一槽活窗扇，白天是从外面支起，天色一黑，就全把外面那支起的纸窗关严。这六老各自就座盘膝趺坐，闭目调息养神。这广大的宾馆客厅中，所有的灯光全熄灭了，只留一只烛台，在迎门的桌上放着。鹰爪王原是想在迎门桌旁的围椅上坐的，只是从外面巡察回来，追云手蓝璧、矮金刚蓝和这老弟兄毫不客气地一左一右把两把围椅全占上了，鹰爪王只得在偏围后山新设的一架矮床上落坐。

这时外面已交上了二更三点，宾馆中这一寂静下来，隐隐听得四下里一声声芦笛断续，夹杂着梆锣之声。约莫有半个更次，大家正在气静神宁的当儿，厅房的风门一开，不过只错开数寸，老镖师侯泰是紧靠蓝二侠的旁边，首先用沉着的声音喝问：“谁？”其实在座的虽全闭目调息，谁也没睡着，就在老镖头发话的同时，座间已有四件暗器齐向门头错开的那一线空隙打出去。是侠尼的沙门七宝珠，万柳堂的铰钢龙眼珠，鹰爪王的金钱镖，矮金刚蓝和的燕尾镖。这四般暗器真个厉害，真是又劲又快，就这一刹那间，风门往回

下一合，门外砖地上"叮咚"一阵响，檐头上似有一声轻笑。大家全一挺身要作势往外追，只有大侠追云手蓝璧始终似睡着了似的，这时霍的往起一站，说了"慢着"两个字，随用手向门外一指道："那是什么？"西岳侠尼和四老全把身势收住了，顺追云手蓝璧手指处一看，只见风门上端和门楣子的夹缝中，夹着一张纸帖。续命神医万柳堂已经隐身跃到门首，轻轻往外略推了推风门，那纸帖接到手中，反身过来向追云手蓝璧道："蓝师兄，这大约是咱们自己人吧？那么我们手底下倒是有些莽撞了。"

这时鹰爪王等全凑了过来，万柳堂已把柬帖看完，遂向追云手蓝璧手中一递，道："师兄请看，这倒很有些热闹可看了。"追云手蓝璧把柬帖看完，微微冷笑道："猴儿崽子们真敢安心来和我们伸量长短，我们若容他在手中讨了好去，就算栽在小子们手中了。"鹰爪王接到手中，一看这纸柬帖上的一笔行书，写得那么气势雄厚，就知是本派前辈铁蓑道人的笔迹了。上写：

> 淮阳掌门道隆贤契：十二连环坞之会，虽系蹈危履险，吉凶祸福难知。为保全我淮上清风堡绿竹塘江湖立足计，只得尽全力与凤尾帮一决雌雄。武维扬居心虽未可测，然以淮阳、西岳两派之力，对付强敌尚不足介意。不料凤尾帮变生肘腋，祸起萧墙，生心内叛者机智武勇，实未可轻视，虽未必能颠覆凤尾帮，亦能搅得地覆天翻。而城门失火，殃及鱼池，赴会之人难免受其牵累。鲍罗已勾结一班死党，与武维扬一拼生死；更欲先来宾馆施辣手图谋贤契，事成与否，均卸责与武维扬。强敌视十二连环坞如无人之境！手段更辣！现已入坞，三更过后，定到宾馆，下手必毒，须以全力应付。虽有好友帮忙，

自身亦要全力戒备，贫道尚有他图，慎之慎之！

铁蓑道人留字

鹰爪王看完了，更传与西岳侠尼等全看过，因为事关重大，全是不作一声的把柬帖看完了，彼此全沉吟了一刹那，还是追云手蓝璧向鹰爪王道：“掌门人你看见了，我们想省事只怕省不来了，猴儿崽子们真有些活腻了，蓝老大倒要和猴儿崽子们较量较量高低。”鹰爪王眉头一皱，恨声说道：“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我肯容人，谁来容我？那也只好照蓝师兄的话，我们各凭手底下本领一较生死存亡了。”西岳侠尼正色说道：“我们虽是得铁蓑道人的指示，敌党业已暗中发动，势必前来。但是我们明日还有净业山庄之会，不能不盼他早早前来，分个高下，也好再接三场的。按铁蓑道人的指示，来人出手必毒，居心险辣！可是我们这班人应付敌人，不能过形示弱，别叫敌人把我们太看低了。我们仍宜静以制动，以逸待劳，不便过露声色，倒显得我们过于小家气了。”矮金刚蓝和点头道：“庵主所论极是，我们得别露一点声色，倒要看这群猴崽子们怎样施为的，我们还是静以观变吧！”

大家仍照各就各的座位坐下，此时掌门人鹰爪王虽说是明示镇定，可是心中十分愤慨，心想：“我领头到这凤尾帮，身为淮阳派掌门人，今晚来人又是一心和我王道隆为仇，定然是照我一人下手。我若是一个应变欠周，稍令敌人丝毫得手，我不用再等净业山庄之会，我就算栽在十二连环坞。”自己打定主意，不得不以辣手对付来人了。自己打定了念头，这时燕赵双侠、续命神医万柳堂、老镖师侯泰、西岳侠尼仍按着方才情形就坐，各自屏息养神。鹰爪王也回到自己座上调息养神，这一来宾馆正厅中又复寂静下来。鹰爪王才

落座，用内家真功夫来调摄身心。也就是三更三点，众人全正在抱元守一，气静神宁，屋中更是静悄悄的。在先中州剑客钟岩等，也是听见了外间的铁蓑道人传柬示警的事，中州剑客出来才一察问时，被落落难合的蓝大侠似带诙谐的附耳低声说了句："内外间已经划界定疆，我们的事不用你们管。"气得中州剑客钟岩一声没言语，反身进了屋中，示意屋中人：外面闹塌了天，不用咱们管。

这位追云手蓝璧一身绝技，纵横江湖二三十年间，经过多少次风波，遇过多少扎手的事，真是久经大敌，目无余子。虽是身入龙潭虎穴，虽知道眼前阻难尚多，仍旧是一身是胆，依着他以往江湖行道的情形，依然想着天大的事一手担承，独断独行，不愿和他人一处搅和。无奈这次事关淮阳派门户兴亡，有鹰爪王掌门人在头里领率着，不得不牵就一些，所以自身已是多方的牵就，至于对待别人依然时时流露出那种孤介不群的习气。对于中州剑客依然是不自觉的得罪人，双方未免稍存芥蒂。不过这两人的事，别人全没介意。这时大家全在静坐调息养神，外面梆锣交过三更三点，忽的听得外面，似在房顶上"吧"的一声轻响，这时屋中张网待鱼的五老一僧，全是武林中的能手，哪会听不出来。那老镖师侯泰，终是有些鲁莽，稍一听外面的声息，往起一抬身，就要往外面察看，矮金刚蓝和离着他很近，不能出声阻止，向侯老镖头劈空一掌，一股劲疾的掌风，扫在侯老镖头的左臂上。侯老镖头身形一晃，向蓝二侠一看，见蓝二侠向自己一摆手，老镖师很不悦的坐了下去，心说："燕赵双侠，真是性情过于偏激，你拦阻我，自管拦阻我，为什么竟自暗发掌力？这要是稍远一点交情，只怕由这一点，就要生出意见来。"

老镖师侯泰思索不过刹那之间，也就在刚一落坐的工夫，前后同时“沙”的一响，大家这次是早已提防到了。“哧”的一声，前后窗同时穿着绿纱，打进两种暗器。最厉害的是风门那儿一些声息没带，三处的暗器同时发动，同时到，全是向鹰爪王身上招呼的。这次三处暗器，由后窗打进来的是铁莲子，前窗打进来的是铁弹丸，从门头上打进来的是梅花针。好厉害的暗器！三粒铁莲子，三粒铁弹丸，五支梅花针，三般暗器一到，鹰爪王已用内家绝顶的功夫，一鹤冲天往上拔起，身形挂在横柁上。可是这时燕赵双侠和侯泰、西岳侠尼，全在同时发动，齐把暗器分向三面打出去。这种情形固然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可是当时鹰爪王的危险情形，可谓不死几微。

虽说是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武功卓越，绝艺惊人，可是变起仓猝，若没有铁蓑道人飞柬告警，鹰爪王难免受伤。当时这一班风尘侠隐应变神速，暗器出手，追云手蓝璧已经一掌把桌上的烛光熄灭，身形已到了门首，把座下的椅垫子抓到手中，把风门猛的往外一推，抖手把椅子挥了出去，口中喝道：“猴儿崽子们，接家伙！”身形随着纵出去，快如脱弦之箭，身形往院中一落，竟自脚尖一点地，已如鹞子翻天，翻上了对面的檐头。

·第六十一回·

秦中三鸟再寻仇惨死老龙口

这时屋中的二侠矮金刚蓝和、老镖师侯泰、续命神医万柳堂、侠尼慈云庵主，全相继从屋中闯出来。这位掌门人鹰爪王见来人果然手段恶辣，也随着飘身落在地上，足尖点地，蹿出客厅。这时先出来的一班老侠，已各扑上屋面，这那所有群雄追的这么快，敌人竟自全隐去了身形，只有追云手蓝璧追的疾，瞄见对面东南后坡那边，有黑影一晃，追云手蓝璧见这人身形过快，已知不是平庸之辈。脚点房坡，追了过去。瞥见那条黑影往东南角的墙头一落，竟自猛的一拧身，转向北面纵去，隐约的似听墙头上有人说了句："相好的，还想走么？"

这条黑影身形往东墙上一落，蓦的从北边飞纵过一人，身形轻快的往墙头一落，说了声："并肩子风紧，扯活！"这两条黑影一碰头，似乎不想再动手，全想立刻离开宾馆。这时追云手蓝璧也跟踪追到，鹰爪王也从厅旁的屋顶翻上来，也是蹑着这条黑影追来的，两下里是同时挤到一处。这两条黑影往东墙头上一翻，以蓝大侠和鹰爪王的身手，竟没有看清这两个刺客的身形面貌。相距只有两丈左右，两刺客齐往墙头一落，猛孤丁从墙外涌起两条黑影，虽是没往墙头

上落，可是紧擦着墙头往上起的，势子又疾，两刺客仓猝间一踹墙头，身形竟自倒退回来，往东厢房的屋顶上一落。

鹰爪王和追云手蓝璧全是蓄足了势子，正待纵身追赶，无论如何不能叫两刺客逃出宾馆。鹰爪王和追云手蓝璧不谋而合的，全想一出手就叫敌人多少先尝些苦头，也叫他知道知道厉害。距离敌人还有丈余，各自施展淮阳派的绝技，三十六路大拿法中的十二手进手的招术，把刺客圈住，再施展打穴术制服他。两位淮阳派名手才待施为，两个刺客已然先行发动。两刺客往回下一闪避，墙头黑影，已知腹背受敌。再一翻身，两刺客的暗器同时出手，又是一筒梅花针、三粒铁弹丸。这次相离太近，刺客又是陡然发动，幸是久经大敌，应变神速。追云手蓝璧，正当这筒梅花针，施展铁板桥的绝技，身形往后一仰，脊背一贴屋脊，一个鲤鱼打挺，已然跃起。鹰爪王见铁弹丸奔自己来的，往左一斜身，卧着巧云，右掌已暗扣了三枚金钱镖，带着劲风打了出来。“铮铮”的三声轻响，全打中了刺客的铁弹丸上。这时追云手蓝璧已然怒不可遏，恨声说道：“好猴儿崽子，我老头子今夜不活剥了你的皮，我就算你教出来的！”说话间，追云手蓝璧已然纵身追过去。这两个刺客身手矫捷的情形，真不是江湖道上常见的身手，这时蓝大侠已打定了非和他见个雌雄。这时掌门人鹰爪王也认定了这刺客中，定有那要命郎中鲍子威，自己非得和他见个起落，此恨难消。

当时这两位淮阳派领袖避开刺客的暗器，鹰爪王用龙形穿手掌向回一拧身，身随掌走，立刻飞扑过来。追云手蓝璧立刻用轻功绝技，巧燕穿云，身形往上一起，赶到身形往下一沉，已把一股丹田之气，贯到右臂上，用游龙探爪的势子来伤敌人。这种掌力，身势不用落实，只要指尖扫着敌人，

准能伤在掌下。追云手蓝璧和掌门人是同时发动，不过蓝大侠稍快了一点，身形已落下来，那掌门人的身形才纵过来；追云手已扑上一名刺客，掌风劲疾，竟自堪堪的击中了敌人。焉想到刺客亦非易与之流，刺客掌中暗器梅花针，是纵横江湖成名的利器，今夜竟自两次失着，已生戒心。追赶的人二次袭到，在危机一发中，竟自把最后备以护身保命的一筒梅花针，扣在掌中，连回身的工夫全没有，一仰身，用金鲤倒穿波的式子。“沙”的五点寒星向追云手蓝璧打去。这一手暗器更是厉害，相离太近，蓝大侠身势再也收不住势。就在这种紧张的情势下，蓦的斜刺里两处的暗器、人声同时发作：“你还敢下毒手，打！”“哧哧”的两声，是一只燕尾镖直奔刺客的右腕，一块石子直奔华盖穴。这两件暗器同时到的，任凭刺客怎样身手矫捷，也难躲闪。哪还敢再顾伤的了敌人伤不了，只有先护腕子，右臂一避燕尾镖，腕子稍一扬。这种双管齐下的暗器，奔华盖穴这只暗器也到，立刻一个浪里翻身，身躯并不直起，由左往右一个翻身，竟自把第二件暗器也避开。这两般暗器全出去丈余远，全落在屋面上，“叭叭”的把屋瓦打碎了一大片。

这时刺客斜身侧步，往左一纵身，已蹿出两丈左右，在这里动手的时候，掌门人鹰爪王也蹑着了刺客的后踪，不过鹰爪王是不想立刻动手，要看清了准是那要命郎中鲍子威方肯下毒手。在敌人已到了东北角的宾馆边墙，鹰爪王陡然从后发话道：“既是江湖道上成名英雄，何用藏头露尾？鲍香主，你今夜不和我王道隆算清旧债，休想脱身！”这名刺客倏的一翻身，冷笑一声道：“侯某也是讨债而来，姓鲍的早晚还会不到么？王老师咱们到外面来较量较量！”

鹰爪王此时业已看出是秦中三鸟的首领，追风铁翅雕侯

天惠，鹰爪王愤然说道："侯天惠，你是我淮阳派下败军之将，还敢称雄？王某不是你那旧日冤家、今夜对头，你趁早逃命，王某和你无怨无仇，你还不给我请么？"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被鹰爪王这几句话，讥诮的十分难堪，老羞成怒，厉声说道："王道隆，你不用说这些风凉话，怕事的不来，鲍香主早晚自会前来，你就等着好吧？"侯天惠在这句话声甫落，"唰"的身形往右一旋，金丝锁口鞭如一条银龙似的，竟向鹰爪王横扫过来。鹰爪王见敌人竟亮兵刃，喝声："来得好！"往下一扑，上身已贴屋瓦，擦着屋面一折腰，把金丝锁口鞭让过去，往外再一长身，双掌往外斜推，劲疾的掌风竟反向侯天惠的右肋打去。双掌尚未打上，侯天惠就觉得掌力十分重，暗说"不好"，往回下用力一拧身，"嗖"的往回下纵去。鹰爪王喝声："你还想走么？"人随身起，用龙形一式，飞扑过去。鹰爪王身形未到，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虽是亮了兵刃，但是他绝不是安心和鹰爪王一拼，是想着淮阳西岳两派能手太多，全是劲敌，一击未成，只好赶紧退走。想走时不破死力拼一下子，只怕也未必走的脱。此时忙的往回一撤金丝锁口鞭，用以进为退的身法，想从东北角逃出宾馆，他准知道鹰爪王等不能出宾馆一步。

那侯天惠脚尖才跃登东北角的一片后坡，猛孤丁的从后坡飞纵过一条黑影，往房坡上一点声息全无，才一落下来，立刻冷笑着招呼道："相好的，咱们是死约会，不见不散。猴儿崽子啊！我真想不到你来得这么爽快，蓝某倒要再和相好的你较量较量。猴儿崽子，你来的容易，想走可费点事！"追风铁翅雕侯天惠，一见是自己的冤家对头，矮金刚蓝和赶到，就知道自己再想脱身，只怕不容易。牙关一咬，立刻掌中一紧金丝锁口鞭，随即恨声说道："蓝和，你和姓侯的

是冤家对头，我和你是算不清的帐，姓蓝的，你接招吧！”金丝锁口鞭搂头盖顶就砸，矮金刚蓝和是一面讥诮着侯天惠，一面向掌门人鹰爪王打着招呼道：“掌门人，这猴儿崽子，和我蓝老二是死约会，掌门人请你掌下留情，我的帐你不能替我打发，我要和这小子算旧帐了。矮金刚蓝和一面和掌门人打着招呼，一面身形倏转，伸手向腰中一捋，“扑噜”的把双头银丝虬龙棒抖出来。这时候侯天惠已然连递三招，矮金刚蓝和已连让过三招，掌中虬龙棒一亮出来，立刻向侯天惠道：“侯天惠，紧自不含糊，蓝老二可要叫你再尝尝我这根家伙了！”话到虬龙棒已如银龙飞舞的向前递招，一照面是乌龙摆尾、玉女投梭、玉带围腰，运用的呼呼生风。侯天惠早吃过蓝二侠这条虬龙棒的苦子，哪会不加着十二分小心来接架，此时连接了三招，竟自一招没还过去，立刻更有些怯敌之意。赶到战到十几个回合，侯天惠已十分危急。侯天惠更在打着撤身逃走的念头，突然这宾馆的东房坡，陡然有人发话道：“蓝老二，你竟不惜用全力，对付一个手下败将，胜之不荣，还不如任他逃去，自有人和他算帐。他还指望能出十二连环坞么？”矮金刚蓝和一听说话这人口音很生，不象自己人，手底下略慢，往东房上察看说话这人，眨眼间身形隐去。侯天惠趁蓝二侠手底下一慢，把掌中金丝锁口鞭一个横扫千钧，矮金刚蓝和纵身闪避，侯天惠已经飞纵出丈余，往南房的东首瓦垄上一落。倏然从南房坡涌起一条黑影，一照面就是一块瓦片，劈头打到。侯天惠一低头，瓦片擦着头顶打过去，随着这一瓦片，跟着来人发话道：“小辈们行为可恨，没有那么便宜的……”

底下的话没出口，矮金刚蓝和追到，侯天惠没挨上这瓦片，蓝二侠却赶个正着，竟用左手把瓦片接去。蓝二侠已听

出房后坡发话的，是续命神医万柳堂。矮金刚蓝和冷笑一声，见侯天惠正在往南一上步，金丝锁口鞭红霞贯日，向万柳堂砸去，蓝二侠喝声："猴儿崽子，万老师敬你的，蓝老二替你领情，打！"瓦片又兜着脑海打到，这次蓝二侠是安心给侯天惠留点记号，跟着燕尾镖登到手中。追风铁翅雕侯天惠暗器听风的功夫并不弱，觉出背后这一暗器是奔后脑打来，往前一低头，左脚往左一滑，为是往左纵出去，以避腹背受敌。就在身形往左微斜，往回一带金丝锁口鞭，"叭啦"的瓦片落到后坡，侯天惠又觉出一股暗器风声又到，右脚横登瓦垄，已用上力，身形已然在将蹿起未蹿起之间，再想闪避，哪还来得及？只好用力往房坡上一伏身，燕尾镖已穿着左肩及项后衣领打过去，"吭"的一声，左肩头已经带了轻伤。"呛啷"的镖落在屋面，侯天惠生死呼吸之间，右肩趁势一找房坡，一个懒驴打滚，挺身跃起，才把身形稳住。万柳堂跟踪袭到，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见续命神医万柳堂又阻住去路，后面又有蓝二侠那个劲敌，自己只怕今夜要栽在他们手内。同来的人，又全被宾馆中人给隔开，自己这一落单，不由把牙一咬，厉声说道："姓万的，你敢阻住去路，接招！"金丝锁口鞭如疾风暴雨，"唰唰"的一连就是三招。万柳堂一面用小巧的功夫，闪展腾挪的身法，连避三招，一声轻叱道："侯天惠，万某若说不叫你从这里走，你敢不听，你是活腻味了，万某倒要叫你认识认识！"一边叱喝中，已把地煞潜龙剑亮出鞘来。这柄宝刃一亮出来，一缕寒光，剑身如一泓秋水，左手一掐剑诀，右手剑往上一举，举火烧天式。就在将要进步欺身递招的当儿，二侠矮金刚蓝和也追到。一见万柳堂竟用这口宝刃对付侯天惠，蓝二侠一声狂笑道："猴儿崽子，今夜我要看你怎样遭报，你也尝尝

归云堡主这把家伙是怎样的味道吧！”蓝二侠是反往后退了一步，只等着堵截侯天惠脱逃，并不过来动手。

这一来侯天惠越发不易脱身，只是势逼此处，那能再顾生死？一抖金丝锁口鞭，织女投梭，金丝锁口鞭抖得笔直，向万柳堂分心就点。万柳堂是沉机应变，以逸待劳，容得侯天惠的金丝锁口鞭堪堪的鞭头点上，左手剑诀往外一展，地煞潜龙剑已从右首往下一沉，倒转阴阳，往侯天惠的锁口鞭鞭身上撩来。侯天惠这条锁口鞭并非弱者，在绿林道中，也曾名震一时，一见万柳堂是安心想毁自已兵刃，右脚顺瓦垄往后一滑，身躯半斜，腕子上一坐劲，竟把锁口鞭撤回，趁势一个怪蟒翻身，金丝锁口鞭秋风扫落叶，往续命神医万柳堂的下盘一个盘打。续命神医万柳堂身形往左一倾，左手剑诀往左往上一指，右手地煞潜龙剑往外一展，白鹤亮翅。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再想把金丝锁口鞭完全撤回去，哪还来得及，“呛”的一声，金丝锁口鞭竟被削去半尺。侯天惠惊得丧胆忘魂，忙一夺步，眼也没有瞧了脚，先从瓦脊上一滑，陷入瓦垄中，虽是依然脱了身，只是慢了半步。续命神医万柳堂哪肯相容，要叫侯天惠再栽个大的跟头，只把身形往右一探，变招为金鸡抖翎，往侯天惠的右肩头削来。这一招侯天惠再想脱身，势比登天。

就在这危机一发的当儿，突然左右屋角同时有人暴喊一声：“打！”两边暗器破空之声，同时袭到。这时续命神医万柳堂的招术已用上，万不料竟在这时有人左右夹攻的：左边是一只钢镖，右边是一只瓦面透风镖；左边的是奔右腕，右边的是奔左肋，两边暗器同时到的。万柳堂右手用沉雷践地，索性往下一沉，左手剑诀却用玄鸟划沙，把奔左肋这只镖给打掉。可是来救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的这两种暗器，却依

然照顾了侯天惠。续命神医万柳堂一怒之间，竟自剑下用了绝招，剑光顺着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的后胯刺下去。侯天惠痛极，“吭”的一声，往前一栽，一个懒驴打滚，往房坡滚下去。就在贼党的两只镖打空，万柳堂剑伤侯天惠的同时，追云手蓝璧喝道：“猴儿崽子，以多为胜，蓝老子绝不叫你们白来！”在追云手蓝璧叱骂声中，两边暗影中同时纵起两条黑影。左边这人较远，蓝大侠抖手就是一燕尾镖，这一镖正钉来人的左胯上，“噗通”的摔在房坡上，“嘎吧吧”，把屋瓦砸碎了一片。追云手蓝璧的身形却向右首扑去，这时右首的匪徒，也是身形才落下来，脚步站稳。蓝大侠已然游龙探爪式，向来人击去，掌势迅疾，来匪再想还招，哪还来得及？这一掌蓝大侠只用了五成力，竟把匪徒击出五六步，身形已栽到檐口。

原来营救侯天惠的，正是秦中三鸟的钻天鹞子柳成，和玉面神枭叶天来。但被镖伤的是叶匪，被蓝大侠掌伤的是钻天鹞子柳成。秦中三鸟全是绿林道中成名的人物，身手全够矫健的，虽则负伤之下，仍然作最后的挣扎。钻天鹞子柳成身形滚檐，一个鲤鱼打挺，竟自纵起来，想往房下飘身逃走，不料蓦然从房下涌起一条黑影，来势太疾，两下几乎撞在一处。当时钻天鹞子柳成知道绝难逃出手去，竟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意，和来人弄个谁也别活着，双足一挺劲，把全身的力量全用上，用双撞掌猛往外一扑。这一手是真毒真辣，来人不能脚沾实了房坡，莫说还招，就想逃开钻天鹞子柳成的双撞掌，全不容易。焉想到涌起这条黑影，正是矮金刚蓝和。在续命神医万柳堂邀截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的工夫，忽的瞥见东房角有两条黑影，只一闪已无影无踪。二侠矮金刚蓝和蓦的一惊，暗诧来人好快的身手，遂也用小巧

的功夫，掩到东南角处。恐怕来的贼党已经落到院中，竟不径直飘身往院中落，施展壁虎游墙的轻功，顺着南墙下来。墙这边又是阴影，以蓝二侠的身手，一点声息不露，已到了墙下。只见院中静悄悄，没有一点异状。各屋中真个全遵着掌门人的嘱咐，全知道已进来匪党，可是没有师傅们的命令，就没有一个敢出来多事的。

这位矮金刚蓝和已经察看出匪徒准是窝藏在檐下，果然刹那间，两匪徒已从檐下翻上檐头，仍然隐蔽着身形，各自潜伏暗处。蓝二侠已看出内中一个是玉面神枭叶天来，更猜定另一个定是钻天鹞子柳成。好在屋面动手的是续命神医万柳堂，谅无所惧，仍然暗中监视，倒要看这秦中三鸟怎样施为。赶到叶柳两匪暗器一拨，立刻往起一耸身，同时上面也是迅疾如电光石火。叶天来、柳成全同时遭到蓝大侠的邀击，滚下房坡，钻天鹞子柳成要和蓝二侠弄个同归于尽。哪知矮金刚蓝和是已经成名江湖的侠义道，哪会吃他这种亏？竟自在脚尖一点檐口，已看出匪徒是安心拼命，蓝二侠丹田气一提，一点檐头，双臂往上一抖，一鹤冲天，身形拔起。钻天鹞子柳成已然是全身扑过来的，双掌扑空，再想收势，那还由得了自己，竟自“咻”的摔了下去。这一手可算害苦了柳成，从檐头上硬要摔在地上，就是不当时毙命，也落个骨断筋折。哪知当时，竟没有那么容易摔死。矮金刚蓝和的身形拔起，一个云里翻身，蓝二侠竟比柳成先往地上落了一步。钻天鹞子柳成头下脚上倒栽下来，矮金刚蓝和喝声：“小子，你这里死可不成！”说话间，柳成的头离地只有四尺，蓝二侠猛然双掌往外一翻，照准了柳成的双肩一推，自己可也借力往后一纵，倒蹿出五六尺去。柳成被蓝二侠这一推，身形仰着向墙根倒去，“噗通”的仰面摔在地上，这一

下虽没摔死，可也摔晕过去。矮金刚蓝和立刻冷笑一声道："贼小子，你在这里缓缓倒成，我们这里不招孤魂怨鬼！"说完哈哈一笑，脚尖点地，已经腾身蹿上屋面。

也是秦中三鸟该着遭殃，这时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玉面神枭叶天来全负伤拼命想脱身。侯天惠已被续命神医万柳堂紧蹑后踪，想用声东击西的招儿脱身，身形滚到檐口，一个擦身斜纵，反顺着前坡往东蹿了过去。哪知竟被万柳堂的地煞潜龙剑逼住，无法脱身。侯天惠已知难再脱身，身已负伤，就是能够不死在淮阳派手中，也要落到凤尾帮手中。更见玉面神枭叶天来，也被追云手蓝璧所伤，全算栽到底，还有何脸面再活着？怒喝声："姓万的，不要过分逼迫，我侯天惠与你无怨无仇，今夜的事，是挤到这里，不能不来。我们生有处，死有地，我们秦中三鸟算是认了命了！"说到这里，复下房下喝声："弟兄们，别等着落到武维扬手中受辱，自己来个爽快吧！"说到这里，把拖在手中削去一段的金丝锁口鞭，猛的往起抡起来，一闭眼，就往自己来个上砸。追风铁翅雕侯天惠，此次具必死之心，所以力量也用足了，想把自己一下就了帐。哪知金丝锁口鞭才带过了头顶，突然被人把鞭梢抓住，听得有带轻笑的口吻道："朋友，英雄一世，何致出此下策？我们不担这种罪名。"侯天惠一睁眼，见握自己鞭梢的，既不是续命神医万柳堂，也不是燕赵双侠，乃是一个灰白胡须的老者，认出正是适才有人暗中指给自己，坐在客厅明间的鲁南老镖师侯泰。追风铁翅雕侯天惠恨声说道："姓侯的，咱们无怨无仇，何况还是同姓？我侯天惠也是江湖上英雄，事败自戕，不愿落在武维扬之手。你居然不肯叫我稍为保全秦中三鸟的威名，我作鬼也不能与你甘休！现在我已二次栽在你们淮阳派手中，杀剐随便，你

们给我们哥三个一个痛快，我们至死也感恩不尽。”

老镖师侯泰呵呵一笑，把侯天惠的金丝锁口鞭一松说：“当家子，咱们不过说这些个，我是遵照掌门人的意思，来阻止你们情急自杀。我们这宾馆中只能准你们暗中算计加害，我们不愿在宾馆中动手杀人。当家子，你怎么来的，怎么走，才算英雄。此时出此下策，不啻移祸于人，我们焉能接当家子你这份厚意。侯天惠，你不要错会了意，我们绝不再存丝毫侮辱之心，朋友你请吧！”鲁南老镖师侯泰这几句话甫形落声，侯天惠没答出话来，同时从北面飞纵过来两条黑影，快似飘风，正是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西岳派掌门人侠尼慈云庵主。这就应了俗语说的“一支笔难说两家话”了。

鹰爪王一心追缉到凤尾帮的要命郎中鲍子威，二次从东北角翻到北房后坡，突见从后厦子有一条黑影涌起，迅捷异常，往后面大墙落去。这时鹰爪王已然十分愤怒，自已想着那要命郎中鲍子威不能不来，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和他朝朝相，当时低喝一声：“朋友，你慢走，王某还没谢你的暗器。”鹰爪王跟踪赶过来，那条黑影似乎微一停顿，可是业已跨上了墙头，始终背着脸并没回头。鹰爪王的身形已纵到厅后的房上，见从宾馆的正门一带，流星赶月似的飞纵过两条黑影，前面的也扑奔了大墙；后面的灰影，仗着一柄寒光烁烁的利剑，已看出正是侠尼慈云庵主。前面那条黑影也跃上了大墙，正在一拧身一扬手，看情形似乎要发暗器。相离鹰爪王所追的那人，只有五六尺，那人依然背着脸，听他说了声：“佟老弟，退！由我老头子断后。”那人竟自从大墙上飘然而去，可是同时外面“吧吧”的连弩齐发之声。侠尼也到了近前，鹰爪王向侠尼低声招呼道：“庵主，前面这颇似鲍子

威那匹夫，别叫他走脱了。”侠尼慈云庵主答了声：“未必是他！”鹰爪王在侠尼答话声中，已飞扑过去，往墙头上一落，相离那人有五尺左右，鹰爪王这次是绝不肯再容情，往下一矮身，双掌左胸前一错，潜运内力，要用鹰爪力的功夫，来个猝然发动，给他个迅雷不及掩耳。鹰爪王喝了声：“鲍香主，我王道隆要当场领教。”身形既快，掌力又猛，猱身而进，往前一腾身，用左脚尖一点墙头，右脚在后微举着，同时右掌往外一递，仙人指路，向来人的右臂三里穴便点。这一手是虚实并用，因为此人始终没给鹰爪王正脸看，鹰爪王这一出手，向他三里穴便点，是问路，只要他敢存轻敌之意，鹰爪王把掌力往外一撤，由“点”变“打”，一沾即吐，虽打的不是要害，也可以把他打下墙头。哪知此人蓦的肩头一缩，原是东西的大墙，此人面北背南，此时一提肩身形一缩，半转身斜着身躯，鹰爪王的指尖离着只有寸许。鹰爪王的身手并非弱者，这种劲敌当前，哪还敢稍形大意，招术绝不敢用上了，立刻右掌往回一撤，左掌是“金龙探爪”。在此人一转身间，鹰爪王已看出此人，果然不是要命郎中鲍子威，正是福寿堂中所见的那女屠户陆七娘的生父，三阴绝户掌罗义。

这时罗香主双掌猛然斜着往外一翻，说了声：“王老师掌下留情，到宾馆来倒非罗某的本意。”三阴绝户掌罗义，掌在先话在后，双推手右掌在上，左掌在下，双掌往外一撤，立刻两下里各自撤招。鹰爪王一见罗义并不拆招，竟用这种掌力往外迎招，在各派拳术，没有这么使用的。蓦然心中一动，勾偻的五指往外一伸，掌心往外登去，暗中把中元之气，已经运用上。鹰爪王幸亏没存轻视之心，也还亏了夜探福寿堂时，曾见过这位罗香主私下用功，运用内家挤按力练

阴掌的功夫。更在宾馆墙头，听那陈勇述说他们闯出十二连环坞，盘山磴道连伤七人的情形。已知这鲍罗两人不能轻视，故而此时竟以全力对付，两下里算是棋逢对手。罗义的掌力打出来，鹰爪王纵然不受重伤，也须栽下墙去。只因罗义的双推手较慢了须臾，鹰爪王掌力往外一撤，罗义的掌力算是懈了一半，就这样鹰爪王身形被他掌风震的右脚向后着力太重，墙头的灰土被划掉一片。鹰爪王和三阴绝户掌罗义两下换掌过招，不过刹那之间，这种内家绝技，用不着三招两式，一掌判生死。两下里全是抱元守一，变招再击的当儿，西岳侠尼已然一个燕子穿林式，飞纵上墙头，却把掌中的镇海伏波剑插入剑鞘。口称："罗香主，老尼深知你三阴绝户掌，是凤尾帮中独自称雄的绝技，贫尼不才，定要领教你三招两式，只是我们在动手之前，向罗香主请教一言……"

侠尼的话没说完，三阴绝户掌罗义突然往后一撤步，拦着慈云庵主的话风道："庵主，今夜的事，我罗义可谓非我初衷，迫非得已，只有武功下分是非。鲍香主终有来与两位掌门人一决生死之时，罗某也没有想再与十二连环坞并立江湖。不过现在罗某尚有他图，不能久留，我们只好再会了。"罗义话一出口，身形往起一长，双臂一分，金雕展翅。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全觉得他掌风颇劲，全是微一矮身，要向前扑击，三阴绝户掌罗义双掌一合，说了"再会"两个字，身形凌空而起，立刻没入黑影中。同时宾馆以北，芦笛连鸣，跟着东墙外一带，匣弩的攒射声愈疾。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哪肯就这么甘心，倒要追蹑他们一番。才向外面一察看情势，突从对面的一排松荫，射出四道孔明灯昏黄的灯光，跟着有人喝声："若是宾馆中朋友，可速请回，往外闯我们可要对不住！"灯光急敛，跟着"嘎吧吧"排匣弩，掠空射

去。鹰爪王和西岳侠尼，知道外面守护的是出于善意，侠尼这时也向鹰爪王道："我们先肃清宾馆，看看各处尚有奸人否？有没有要紧？"鹰爪王答了声"好"，这才从北边墙绕过来。远远的望见南房上有人，两位掌门人赶到，正是秦中三鸟的首领，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要以金丝锁口鞭自裁之时。

两位掌门人一到，由鹰爪王发言道："侯天惠，论你等的行为，今夜本不能再叫你们出宾馆，只是我王道隆身居客位，不愿作过甚之举，你们以非礼而来，我们仍以江湖道义送你们出去。朋友，你们一切的阴谋，我们已如掌上观纹，别的事我们不屑过问，别的话也请朋友你不必多说。朋友，我要送你出宾馆的正门。"追风铁翅雕侯天惠方要发话，追云手蓝璧从下面翻上来，立刻向侯天惠说道："姓侯的，咱们这算三回，再遇上莫说蓝老大可要对你不住了。"追风铁翅雕侯天惠把金丝锁口鞭往屋面上一掷道："姓 蓝 的， 少说便宜话，胜者为王，侯某败者贼，你若再凌辱我，侯某可要出口不逊了。"随又向鹰爪王道："王道隆，你既知道我们的事，我侯天惠身已负伤，焉能再出十二连环坞，请你给姓侯的一个痛快吧！"鹰爪王道："不必多言，徒自取辱，我王道隆是言行如一，朋友，你就请吧！"侯天惠知道受辱不能免，此时深恨三阴绝户掌罗义、万山主佟云等不顾义气，把自己弟兄三人，算扔在这里。现在也说不上不算了，把牙一咬，说了声："我侯天惠是命里该当，咱们是后会有期！"说到这里，飘身一纵，跃下房坡，虽是负伤之下，身手仍是不凡，落地无声。这时下面已然把那玉面神枭叶天来看住，钻天鹞子柳成也已缓醒过来。侯天惠看到这种情形，心中十分难过，想秦中三鸟在绿林道中，也算是称雄多年。自己掌上一件金丝锁口鞭，也曾作过多少惊天动地的英雄，今夜竟

自落在人家手内，只可把头一低。那钻天鹞子柳成，性情既暴躁又刚强，今夜全栽在了宾馆中，身受重伤；又已深入十二连环坞，哪还想再偷生人世？抬头向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看了看，恨声说道：“首领，我们还想出十二连环坞么？”侯天惠面色如白纸，冷然说道：“我们弟兄是求生不得，求死亦难，现在只有任人摆布吧！”钻天鹞子柳成咬牙站起，自己的三尖刀，已被燕赵双侠洗了去，旁边的又监视太严，真是想落个痛快全不易了。这时燕赵双侠和续命神医万柳堂、鲁南老镖师侯泰以及两位掌门人，监视着秦中三鸟往前走。钻天鹞子柳成贴近了侯天惠，低声说道：“我们大约不容易脱出武维扬之手，我们不能就这么善罢甘休。暗青子喂好了，临死前多少总给他个厉害！”侯天惠低声答了句：“念短吧。”（唇典是不要说了。）

这时已快到门口，矮金刚蓝和不知什么时候把秦中三鸟的兵刃全拿了来，从背后打着招呼道：“喂，哥几个，既然还想干点什么，手底下没有得力的家伙，哪会成？我蓝老二有成人之美，哥几个，把家伙背着，还方便点。”秦中三鸟立时止步，玉面神枭叶天来忽作狞笑的说道：“蓝二侠，谢你的美意，秦中三鸟若能活过今夜去，这三把家伙就许重给蓝二侠送来。蓝二侠，秦中三鸟是不会忘恩的。咱们的事到死方休，蓝二侠，我这话对么？”矮金刚蓝和哈哈一笑道：“姓叶的，你这两句话我蓝老二真爱听，这才够朋友。但盼哥几个能和蓝老二再会会，没有别的说的，请吧！”这时已全到了宾馆门首，外面是弓弦“吧吧”的断续响着。鹰爪王和西岳侠尼离着门还有数步，停身站住道：“朋友们，王某与武帮主有约在先，我们不便出宾馆，王某不远送了。”三人是各提着全神，忍着身上的痛苦，各自耸身一

纵，由此出门走。鹰爪王等虽说是不愿出宾馆，多惹牵缠，可是也要看武维扬怎样出全力应付来人。现在已经明着由宾馆出去了人，倒要看看他怎样对付。

秦中三鸟往宾馆外闯，是品字形，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身形较快，蹿在头里；玉面神枭叶天来、钻天鹞子柳戚，一左一右的两边镶着，全亮着兵刃，提着全神要想闯出去。就在三人身形往宾馆前一落，对面四五丈外，扇子面形突然闪出六道孔明灯光，全向宾馆门前照来。跟着灯光一敛，有人向这边发话道："秦中三鸟吃了熊心豹胆，敢入十二连环坞，妄窥宾馆，你闵香主恭候多时了。识时务的，快随我到天凤堂，不然我们可要动手了！"追风铁翅雕侯天惠一听是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追风铁翅雕侯天惠低低向两个拜弟说了声："我们往北闯。"哪知才往北一纵身，突然从黑影中射出四道黄光，跟着"嘎吧吧"一排匣弩射过，有人喝声："姓侯的，你家胡香主奉帮主谕，在此等候多时，你再想顽抗徒自取辱，还不随我们走么？"秦中三鸟一面拨打着射过来的匣弩，一面往后退。可是在往南时依然和两面一样，守南面的越发不好应付了，这里是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追风铁翅雕侯天惠知道这内三堂香主，是这风尾帮中有数的人物，自己这边兄弟三人在没负伤时，凭着轻功提纵术的造诣，尚敢勉强动手，如今全带着伤，只要一动手，不过当场多取辱而已。

就在从南面往回下一退，蓦的从对面闪起一片灯光，秦中三鸟此时不啻网中之鱼，索性全止步不前的向对面察看。只见在迎面四五丈外，燃起四五支火把，又有十几道孔明灯光，不断的往这边照射着，跟着从对面蹿出一人向这边喝叱道："秦中三鸟已身入网罗，难道还等我们动手么？龙头帮

主现已来到，你们还不向前领罪等什么？”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借着对面射出的灯光，见发话的人，一身疾装劲服，手执一面三角绣旗，好象在天凤堂所见的那执堂师彭寿山模样。侯天惠见远远的火把照耀下有六七名帮匪，当中站定，正是那执掌龙头主舵的天南逸叟武维扬。在武维扬身旁所站的，虽然不能全看真切了，大致已经看出有内三堂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等，和外三堂的老师傅们，还有龙头总舵重要人物，福寿堂的几位香主。追风铁翅雕侯天惠勃然大怒，向身旁两位拜弟招呼声：“武维扬赶尽杀绝，我们此来并未朝着他动手，他安心要我们弟兄的好看。在势不均、力不敌之下，我们先退出十二连环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闯。”追风铁翅雕侯天惠这一发话，更连响几声呼哨，各自把身形纵起。这秦中三鸟身形一起，各自散开，他们互相闪开地势，为得不受敌人攒攻。可是外面散伏在暗影中的护坛弟子们，弩弓连续发出，利箭如雨向他们射来，远远执绣旗的那执堂彭寿山怒喝道：“大胆秦中三鸟，敢不听龙头总舵的训示，看你怎样能够逃出十二连环坞。”

这执堂彭寿山一转身纵回林前，向龙头帮主似乎报告两声什么，那天南逸叟武维扬把手一挥，他良旁所站立那几位老师傅们，各自身形纵起，“嗖嗖”飞蹿出去。同时树林前的灯火也完全撤去，可是并没走，不过暂时退向树林后。这时这一带，突起了一片叱咤喝骂之声，并且或远或近，兵刃不时发出响声，在残月疏星之下，不时的看到了几处闪烁着兵刃的寒光。先前那秦中三鸟似乎还和截击的敌人势均力敌，可是后来就有些不成了，屡次的被凤尾帮一班老师傅们逼迫倒退下来。可是秦中三鸟究竟狡诈，虽则被逼迫回来，纵然从黑影中逃下去。也就是一盏茶的工夫，鹰爪王突听得

远远的两声惨嚎，这种声音在深夜闻听着十分凄厉。跟着工夫不大，突然树林内的火光全冲出来，灯笼火把，把树林前一带空地上，照得亮如白昼。

鹰爪王向身旁西岳侠尼说道："庵主，看这情形，秦中三鸟完全失败了。"话没落声，忽然身后有人发话道："岂止失败，小子们送命来了。"这发话的突然掩到背后，鹰爪王反倒一惊，回头一看，敢情是追云手蓝璧。鹰爪王说道："蓝师兄，难道暗出宾馆参与这场凄惨事么？"追云手蓝璧"噗哧"一笑道："这么热闹事要不看了，哪里找第二次去？侯天憝这个老猴儿崽子，不度德不量力，想来对付我们，哪又知道漫说我们弟兄不会被他拔去一根汗毛，十二连环坞龙头总舵之地，要容老猴儿崽子横行，武维扬也太栽跟头了。大约此番来，还不仅秦中三鸟，另外还带来两个陪他送死的。现在大约许逃脱了一个，可也未必出得了分水关。掌门人你们看，猴儿崽子们躺着回来了。"果然跟着很远的黑影中搭过四人来，合放在树林灯光下。这四人，除了秦中三鸟外，另外一个一身短装，脚下穿抓地虎快靴的，定是他带来的党羽无疑了。

这时对面灯笼火把照耀着，和远处那片火光，把宾馆这一带照得亮如白昼。那天南逸叟武维扬已在对面的松林前发付一切，只见那一班帮匪把四人全搭到帮主面前，这时这一带已经寂静下来，方才所有现身迎敌的人，已多半退去，匣弩手也各隐去身形，只有西南一带，不断的芦笛连鸣。那龙头帮主向青鸾堂香主、金雕堂香主说了两句话，立刻一挥手，大声喝了声："无耻匹夫，留着他也是后患，把他们三人送到老龙口，免得污我十二连环坞干净土。"手下帮匪一声激应，立刻把秦中三鸟搭起，竟向宾馆后面驰去。另剩下

一名受伤的由青鸾堂香主指挥着匪党，向通天凤堂的松径搭了去。鹰爪王等知道十二连环坞大患未除，那要命郎中鲍子威尚还没露面，三阴绝户掌罗义虽没把秦中三鸟救出，可是他自身在内三堂香主攒攻之下，安然逸去，这种武功本领实足惊人。鹰爪王向侠尼说了声："我们还趁早退下去吧，秦中三鸟大约已被武帮主解决了。"侠尼方要随着转身，忽见龙头帮主那里，已经率众向宾馆这边走来。离宾馆门还有两丈多远，停步不前，向鹰爪王等停身的屋面一抱拳道："王老师，慈云庵主，今夜武某防护不周，致令外敌侵扰。武某抱惭无地，午夜中不便入馆打扰，明日净业山庄再向二位掌门人负荆吧！"

方说到这里，蓦然正南一丛柳林中枝头乱响，有一条黑影，捷如飞鸟，往宾馆这边空地上一落。跟着一转身，用一鹤冲天的轻功，凌空拔起，往下一落，已近林前。跟着再一耸身，燕子穿云式又往丛树间一落，着脚处枝头略一摆动，眨眼间已然失踪。这时天南逸叟武维扬似乎被来人这种乍现倏隐的，蓦然一惊，跟着这人身形才隐，树枝尚在震动着。又从方才现身处偏西的树梢，飞坠一人，这人竟自直向武帮主扑来。武维扬脚下微微斜转，身后的两位香主已扑到武帮主的前头，可是才向前一迫，胡香主已然发话道："欧阳师兄么？"来人身形站稳，鹰爪王等见下面火把照着，已看出这位天凤堂香主面貌，已失去平时那种沉毅的神态，脸色青白，很有些张惶。这时欧阳尚毅已很急促的向武帮主躬身说道："本座追蹑罗义和佟云至千丈屏，两人竟自拼力和我搏斗。本座沿途追蹑的工夫，已然传递过去信号，令守千丈屏的伏弩齐发，不得稍存顾忌。两人向千丈屏上连冲了两次，竟没冲上去，这一来两人竟分道逃窜。本座认定那万山主佟

云突然背叛本帮，定出于罗鲍两人的威胁利诱，情有可原，只这老匹夫实在难容，本应即追蹑这老儿的后踪，哪知道这老儿竟自向来路飞窜过来，一路上本座几乎连遭老儿毒手。不料逃到宾馆附近，竟自失踪，本座实觉有负帮主了。”天南逸叟武维扬愤然说道：“罗义等其行可诛，我武维扬倒要看看他究竟有多大威力？那鲍子威虽没见他露面，此人定已前来，我武维扬倒要看看他们尽量施为，究竟鹿死谁手！”说到这突然前面的一丛矮树的枝头倏的一响，只是并没见什么别的形迹，天南逸叟武维扬从鼻孔中吭了一声，道：“这倒很好，既敢前来和武某寻仇扰乱，还是不走的好！我倒要看这两个仗一身绝技，作骨肉自残的匹夫，怎样出十二连环坞！”说到这忽的向闵胡两位香主说了声：“二位贤弟领本主座之命，赶赴千丈屏盘山磴道把守，大约老儿们不会不从这两处脱身的。欧阳贤弟，我们走。”说话间立刻四条黑影全飞纵起，快似飘风，四人分向三处暗影中纵去。这时下面所有的其余帮匪全各自向暗影中隐去，灯火全熄。

鹰爪王等随向慈云庵主道：“师友，我们可以好好歇息去吧！今夜的事，总可叫我们高枕无忧，有他们十二连环坞一班领袖人物全力出动，当不致再令我们不得安睡了。”鹰爪王说话间追云手蓝璧急的直搓手，自言自语道：“三阴绝户掌罗义倒真是江湖上好身手，蓝老大竟会没和他尽兴较量一下子，真是扫兴！”矮金刚蓝和一旁冷笑道：“老儿怎样英雄，只是生了女屠户那么个现世女儿，任他怎样英雄，也落个威名扫地。可惜我们把女屠户放出手去，不然的话，我准叫老儿当场抹脖子。”鹰爪王微微一笑，五老和侠尼相继从屋面上下来。外面闹了个天翻地覆，屋中的一班同门师友，虽说是奉掌门人的吩咐，可是全是各自戒备着。掌门人

走上客厅的石阶，屋中已把灯火掌起，还是那中州剑客记着追云手蓝璧的那种冷落情形，一味拦着大家谁也不准出来，这一来大家全不肯出来了。还是后来听到掌门人已经明着送这一干被擒的匪党出宾馆，金刀叟邱铭悄悄向中州剑客婉言解说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得要出去看看，免得令外人看着笑话。中州剑客闻言冷笑一声，不再拦阻别人，任凭别人出暗间，自己可是仍然往床上一躺，任凭着金刀叟邱铭等别人去到外面。柳逢春等把客厅中的灯火重行燃起，两位掌门人已率领众人走进厅房，金刀叟邱铭随即向前说道："今夜的事倒还顺手么？"鹰爪王点点头道："匪党们毒谋诡计纵然厉害，可是我们自身这里既已事先预防，他们帮中也是全力张网以待，匪党们虽是劲敌亦难得逞了。可惜秦中三鸟是败军之将，竟自胆大妄为，听信罗鲍两香主的诱惑，自己落个一败涂地，把已往江湖绿林道的威名付于流水，殊为不智！"

这时大家已相率落坐，侠尼慈云庵主向追云手蓝璧和矮金刚蓝和道："蓝老师，今夜没得与敌人痛快动手，定引为憾事吧！"矮金刚蓝和正在低声和续命神医万柳堂讲说什么，只向侠尼点点头，仍然是说着他们所说的话。追云手蓝璧却向侠尼慈云庵主翻了翻眼皮，冷笑一声道："诚如庵主所说，没能和三阴绝户掌罗义、要命郎中鲍子威两个老儿一决雌雄，引为憾事。这只为有王师弟一再拦阻，更没能出宾馆与他们这班狐群狗党搅和一下子，尤其令我蓝老大扫兴。这次也算灭我们磁州蓝氏弟兄的威名，倒叫庵主见笑了！"侠尼慈云庵主先向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看了看，见他正和金刀叟邱铭谈着拒敌的经过，随又回过头来，庄容向追云手蓝璧说道："蓝老师，我们此次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何况我们全是道义之交，贫尼哪能稍存旁敲

侧击之念、坐山观虎斗之心。贫尼虽是皈依佛门尚不能断绝贪嗔痴爱，何敢厚责他人？寄身江湖道，不论行侠仗义，和我佛门弟子积修善功，全不易摆脱名利二字，不为名就为利，不是恩就是怨。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遇到重要关头，更不应只顾快意一时，不顾过去未来的一切，秦中三鸟可为前车之鉴。贫尼这些年来，在佛祖座下没有别的修为，可是蒙佛祖的慈悲，已得到灵府空明的初步，每次遇大难临头，贫尼倒还能默运玄机，一察未来过去。贫尼从昨日已感到这次十二连环坞的事不会那么容易的就能招呼下来，只怕阻难丛生，要十分辣手了。蓝老师，你看内三堂的三位香主的武功造诣以及心术智谋如何？”追云手蓝璧依然是满面带着不屑的神气说道：“要叫我蓝老大看来，象欧阳尚毅尚还称得起是个劲敌，若象胡玉笙、闵智之辈，蓝老大尚还没把他们看在眼内。”慈云庵主微微一笑道：“今夜的事是我们亲眼得见，以内三堂香主在他们当家老头子督率之下，仅把那已然负伤的秦中三鸟留下，所进来扰乱图谋的还不止鲍罗两人，可是在他们最后发动全力之下，依然一个没有捞着。我们暗中观察，虽然罗义等未能立时脱出罗网，看情形也未必能够把他本帮的逆党立时清理了，鲍、罗的威力已见一斑。我们用冷眼观察，十二连环坞在天南逸叟武维扬的指挥下，似乎还不仅是我们眼见这点力量。在十二连环坞这里，是以天凤堂和净业山庄为中枢主要之地，今夜宾馆外龙头主座领袖人物全数出动应敌，未免可疑。因为这种举动若是用来防范应付我们，尚还说的下去。因为我们是客，他是主；我们是明，他是暗；我们是劳，他是逸；我们道路虚实不明，他再严密设伏，我们不容易窥视他的中枢主干。可是鲍子威、罗义全是本帮中主要人物，十二连环坞了如指掌，内中的虚实动静，

洞悉无遗，而天南逸叟武维扬竟敢这么大意，置中枢重地于不顾，这是绝不合情理的。贫尼在净业山庄、天凤堂一带，定然还有比他自身应付还要把牢的人物隐藏着，或者连那要命郎中鲍子威、三阴绝户掌罗义全意料不到也未可知。从这种地方看来，十二连环坞的力量还未可轻视，那么明晨净业山庄之会也就许有出我们意料的劲敌出现。贫尼总想着得蓄全力来应付净业山庄之会，蓝老师还可惜什么不能与鲍、罗等畅意周旋呢？”追云手蓝璧被侠尼慈云庵主这番话说得有些略敛锋芒，不过口角仍含着一丝轻笑向侠尼道：“庵主请不要多疑，我蓝老大在江湖中闯荡了半生，哪会那么不识轻重？以庵主的大智慧，定来洞察隐微，言必有中。只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蓝老大历来就是这种倔强性情，这几年来自己还学着迁就了许多，可是到处依然与人难合。庵主的推测十分近情，我也觉得武维扬这种措置，十分失计，照庵主所说，定是另有高人了。”说到这略一沉吟，追云手随向侠尼道：“我蓝老大倒深愿多见识几位高人，也算不虚此行了。”侠尼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

大家忽的看到窗纸下一片火光，照得十分明彻。续命神医万柳堂把厅门推开向外看时，只见宾馆的西南空中火焰冲天，金蛇乱窜，芦笛和胡哨的声音四下里合拢来，十分凌乱。这种情形足见他们生心内叛的敌党，尚未全数退出十二连环坞。万柳堂回头向鹰爪王等道：“师兄们，罗义等果然不易对付，到现在他们依然在双方对抗中，这把火不知烧了什么所在，火势还不小呢！”鹰爪王等全到门首仔细看了看，相与嗟叹了一番。这时已经四更过后，鹰爪王仍然请大家早早歇息歇息，距天明只有一个多时辰。天明后，武维扬不知是否能够言行一致，净业山庄之会能否不再生别的变化，尚未

可知，我们总要养精蓄锐以待明朝为是。金刀叟邱铭道："我们早早歇息了吧！看外面的情形，今夜绝不至再有人敢到宾馆来窥视了吧！"续命神医万柳堂道："已快五更，有什么图谋，只好改日再施为吧！"侠尼也随着站起向鹰爪王道："师兄，贫尼看看小徒们就来，大家随便歇息吧！"鹰爪王也点点头道："小弟也得看看他们，免得多生枝节。"说着话径出厅房，走向对面。

这时外面的火光未熄，四处的芦笛断续的响着，在身处龙潭虎穴中，遇到这种局面，不由你不惊心动魄。院中此时静悄悄的，只有宾馆门外不时有那守护伺候服役的人影闪动，可是也谨守在宾馆门外，不敢妄越雷池一步。鹰爪王遂来到对面屋中，看了看大家都在谨遵掌门人的训示，全在歇息着，没有随便多言多事的。鹰爪王又到东厢房里看了看，随即出来。侠尼慈云庵主也从对面出来，走到院当中。侠尼向鹰爪王身边赶了一步道："贫尼有一言，王师兄千万要留意！"鹰爪王历来就没见侠尼这么说过话，一向是当着大家讲话，此时听她语气中似乎很重大，遂忙止步低声道："庵主有什么事只管吩咐。"侠尼遂往厅房中一指道："蓝大侠的锋芒过露，来到十二连环坞已非所宜，可是贫尼看他的面色，印堂透出黯色，只怕他眼前要有一步难关。这次十二连环坞中隐含着无限危机，他还是疏狂的目无余子。只是燕赵双侠在淮阳派中也算有数的人物，江湖道中已经创出万来，真要是在净业山庄有个失闪，不仅他弟兄的威名扫地，我们两派掌门人的颜面何在？适才贫尼略用话试着劝了劝，叫他不要轻敌太甚，只是蓝大侠那种盛气凌人，叫贫尼无法进言。王师兄对于蓝大侠身上多多留意，明日净业山庄赴会时，但凡能够阻拦他，还是别叫他任意而行才好。"鹰爪王对于侠尼

倒是十分信仰敬服，知道她对于一切事全是谨慎小心，从没有轻举妄动的，遂点头答道："蓝氏双侠的赋性过刚，为同道所知。庵主能够从大体上着想，对于他弟兄的口角上的过于机锋，不但不恼他，反倒这么关心他未来的隐患，令人可感。这种情形倒叫我好生碍难，明日当着群雄面前，我若过分阻拦他，他们若是仍然一味的象平日那样强项，只怕于事无补，反倒徒惹许多无趣。"侠尼道："贫尼深知未必挽救的过来，这种事关系着劫运，但是人定胜天，未尝作不到的。我们心存主见，到时候，尽全力去挽救一下子，能否有补于当前，只好由他了。"

鹰爪王点点头随即同侠尼走进厅房，见大家已经各自坐在那里调息养神，追云手蓝璧、矮金刚蓝和老弟兄两人，已经全是心安神安、气静神宁的盘膝坐在那里如老僧入定一般。万柳堂和金刀叟邱铭尚在低声谈着话，其他的人也有伏几假寐的，也有走到里间歇息的。侠尼把背上背的镇海伏波剑解下来，把僧衣舒展了舒展，重又收拾了一番，和淮阳派掌门人各自坐在迎面的椅子上闭目调神的歇息着。两位掌门人全是各怀着心事，鹰爪王盘算着净业山庄赴会的事。侠尼慈云庵主只是担心着泗水船帮，为多指大师法座下惨淡经营的一点力量，虽是派泗水渔家简云彤统带着，可是自己既然掌着西岳派门户，出入十二连环坞就得由自己负责，倘若一旦变生不测，试问自己还怎样再见多指大师？当时这位庵主看了看屋中人，又看了看身边的镇海伏波剑，不禁暗打主张，届时真要是事情棘手，自己要凭掌中这柄镇海伏波剑与沙门七宝珠舍死相拼，也要保全泗水船帮出险了。侠尼是这样默想着，这时鹰爪王也是在默然忖量着明日净业山庄之会。转瞬间纸窗上已作灰白色，外面的火光已熄，芦笛的声音也略

略的少了，不过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但是鹰爪王和一班同门师友，无论白天多么劳累，只要一到天明，立刻振衣而起。一班小师兄弟们也因为今日是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判生死荣辱的关头，全早早的起来，立刻宾馆伺候的匪党也全到里来伺应。

鹰爪王等见进来统率执役匪党的头目，仍是那个叫陈勇的，仍和昨日一样的神色，只是面色显着灰白，足见是彻夜疲劳。可是对于伺应宾馆中人，依然是处处周到，礼貌十分恭谨。这里才进了早茶，外面有匪党传报进来，内三堂香主特来恭迎淮阳、西岳两派至净业山庄赴会。鹰爪王和西岳侠尼为赴会领袖，立刻相率出厅房迎接。这时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全是一身整洁的衣衫，满面春风的向前抱拳躬身道："王老师，庵主，本堂率武帮主之命恭迎二位掌门人到净业山庄一会，不恭之处，还望二位掌门人格外原谅。"说到这又复一躬身，礼貌较昨日愈加恭谨。两位掌门人立刻各自施礼道："香主不要客气，我们来到贵坞，过分招扰，实觉不安，香主们先请吧！"欧阳尚毅等随即向二位速驾，这时燕赵双侠等全是和三堂香主略打招呼，不发一言。鹰爪王随向欧阳尚毅等说道："此次敝帮赴会的人数过多，小弟想只要由我们几位师兄到山庄瞻仰瞻仰，别的人可以不必去了。"天罡手闵智一旁答道："王老师说哪里话来？贵帮两派的一班师友，全是敝帮所景仰的人，净业山庄已经有敝坞的一干同道在恭候侠驾光临，不论是贵帮两派哪一位也不许缺席，王老师快快请大家一同起身吧！"侠尼慈云庵主随向鹰爪王道："既然是武帮主和香主们这么垂青，我们只好过却盛情，那么武帮主既在山庄等候，我们传集他们赶紧起身吧！"

这时外面又走进一位执堂师，带着四名帮匪，把赴会人所有的兵刃全送上来。欧阳尚毅起来向两位掌门人道：“贵两派同门师友的随手兵刃，奉敝帮主谕，全叫随便携带，我们不便作虚伪的客气。这次净业山庄之会，或许是以武会友，恐怕临时误事。”鹰爪王和侠尼方要答话，始终不发一言的追云手蓝璧一声冷笑道：“武帮主倒是始终对得起朋友，怕我们所来的人吃了亏，先把兵刃赏发下来，为是叫我们在十二连环坞尽兴施为，我们应该怎样感谢哩！”蓝大侠这几句话说得三堂香主面上十分讪讪的。鹰爪王立刻含笑说道：“我们这位蓝老师惯说笑话的，香主们不要介意。”欧阳尚毅正色说道：“敝坞中一切事为帮规坛戒所限，此时已无法解说，我们也不便再说什么抱歉的话了。”

这时由这里的武师们把大家的兵刃全送了出去，一班人对于这种举动，认为武维扬这是分明向大家挑战，明示净业山庄绝不会和平解决的。遂各自把个人应用的兵刃暗器全佩带好了，立刻全按着长幼同门的次序在院中排班站好了。鹰爪王和西岳侠尼也请大家起身，随三堂香主到净业山庄，欧阳尚毅和天罡手闵智、八步凌波胡玉笙，复向大家拱手道：“众位老师傅们劳步吧！”鹰爪王复向随来仗义助拳的一班武师客气了一番，遂即随着三堂香主向外走来。来到宾馆外，只见宾馆外已有内三堂所统辖的刑堂、执堂、礼堂的师傅们排班站立，沿着往后面去的道路两旁，每隔一步，有一队帮匪驻守着。淮阳西岳掌门人经过时，两旁相率敬礼。由浮沙阵的甬道过去，转进了天凤堂的松径，每隔一步就有两名匪党驻守鹄立。可是从前面起所有的帮匪，没有一个带兵刃的。赶到了天凤堂，却从天凤堂的西面转过去，眼前的情形又复一变。这一带，全是竹篱茅舍，碧草花畦，古柏苍松，

全是参天的古木，浓荫匝地，时光又早，朝曦甫上，有远处的峦影蔽着晨曦，更显着景物清幽。哪还看的出是多少江湖侠义道出生入死之地？

从天凤堂过去，经过了半里多路，远远望见一片浓荫，看那树木的形势，全是最少百余年的古木，就知道他这净业山庄是特选了这么片形势险要之地开辟的。因为重建凤尾帮不过十几年的工夫，哪会培植起这么片古老的林木来。渐渐的走近了，穿着这片树林进去一箭地，道路虽宽，但是两旁林木过盛，地势又旷，松柏不时被晨风摇撼着，发出一片涛声。赶到过了这片松柏径，眼前的形势又复一变，地势开展出去，眼前是一片山田和菜畦，有数十亩地。来路和左右被古老的丛林围绕着，形如一片碧城。迎面过去这片山田，是一片青竹栽的篱笆竹子，满是青翠，在竹篱后才是山庄。这里没有前面所见到三堂主坛那种建筑，完全是农家山庄的情形，一处处掩映着茅屋竹窗，所与平常的农村田家不同处，就是那房舍的整洁高大，布置的别具匠心，没有桃林胜境，却有一种朴雅不俗的气象。离着那竹篱还有半箭地，只听身后来路上“哨哨”的连响了一阵云板，跟着从山庄走出一行人，已看出是福寿堂的八位退隐香主和天南逸叟武维扬，全迎了过来。鹰爪王等忙紧行了几步，迎上前去，两下相离切近，天南逸叟武维扬立刻抱拳拱手说道：“老师傅们纡尊赐教，武某欣幸如何？武某简慢不恭，老师傅们还要多多原谅。”鹰爪王忙答道：“武帮主不要客气，我们来到贵坞过分招扰，已觉抱歉不安，又蒙宠召，使我们这班与会的人，更觉荣幸了。”

迎出来的福寿堂香主们也全恭谨执礼，这时内三堂香主们也全率领所属肃立在一旁。天南逸叟武维扬往旁一侧身，

拱手往里让，侠尼慈云庵主含笑说道："武帮主，你是最豪放的人，今日怎么倒这么拘谨客气起来？武帮主你就给我们做个接引，使我们早早瞻仰瞻仰山庄的胜境吧！"武维扬点头道："庵主豪爽的指教，武某敢不领命？只是武某已觉失礼之处太多，老师傅们先行一步，净业山庄不过弹丸之地，老师傅们自管请吧！"武维扬的意思，是赴会的一班武师全是顺序随在他们掌门人的后面，自己若是真个立刻陪着鹰爪王、西岳侠尼往里走，对于后面的人未免显得过分的傲慢，尤其是燕赵双侠这两个话锋犀利、对人丝毫不讲情面的性格，自己得留些神，不要再容他说出刻薄的话来，所以外貌故示恭谨，侧身往里相让。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哪肯那么不客气的径往里走，与西岳侠尼往两旁一侧身道："帮主不要这么多礼，敝同门师友全是久历江湖，疏狂成性，不惯拘谨，武帮主还是不要客气了。"天南逸叟武维扬这才肃然向后面随行的一班武师一揖道："众位老师傅们，恕武某不恭了。"说到这仍然令福寿堂香主们分立两旁道侧，拱手相让。

武维扬这才陪着两位掌门人往里走来。赶到进了这片天然的竹篱，只见里面翠柳舞风，青松夹道，山花吐艳，鸟语啾啁，一处处的茅屋，建筑在松林柳荫间，如一片山居胜境。一入山庄，使人感到一种幽闲的意念，俗虑全消，不是当前就有一场生死关头的争执，几乎要认为武维扬真是个逸叟高人、逃名避世之徒了。往里走了十几处山田农屋，迎面陡现一道清溪，上架竹桥，过了这道小桥，另是一片竹篱。进门来是迎头一座堆砌的假山，上面有茅亭高耸。虽是人工堆砌的假山，已经占地十几亩，玲珑剔透，颇具匠心。这座假山把里面的形势全遮蔽住，两旁开着两个山洞。武帮主随即引导着众人，穿着左边的山洞进来。一出山洞，只见打那

假山后起，是一片碧绿的广场，一行行的柳林，夹着细沙和五色小石子铺的路。往前有半箭地，是一座七间长的敞厅，所有门窗全是原色的木材，没有一点油饰，窗和格扇的形势全是各别古朴不俗，只是格扇全紧闭着。武维扬等引领着一班赴会的侠义道，绕着这座敞厅过来。只见后面又是一片广大的地势，地势是长方形，长有二十余丈，宽也有十四五丈，完全是细沙子铺地。迎面是一片长廊，并没有屋室，作扇面形，有十二丈长，里面沿着墙设摆着一色的青竹几椅，足设了数十座。在走廊石阶下，左右各排着四架兵器架子，长短兵刃，以及许多武林中不常见的奇形兵刃全有。两旁也没有房舍，却有两座花棚，全是用大竹竿子支架的。上面全用藤萝蔓草爬满了．长有十余丈，宽有两三丈，正是极好消夏纳凉的所在。在两边角落里单有两架巨形杉槁的刁斗，可是上面只是一个没有遮拦的刁斗架子。从下面起到上头足有五六丈高，也没有软梯和攀援的地方。这种设备是特别的扎眼，这时大家对于这种地方特别注了意。沿着花棚的两旁最令人注目的是，左边地上竟在石沙子上插着一行行的细竹竿，竹竿只有核桃粗细，有三尺多长露在外面，顶端竹竿梢是削成了斜碴，锋利异常。

淮阳西岳派中全是有超人的本领，内中尤其是燕赵双侠看着齿冷，心说：“武维扬你好小家子气了，你们自以为软硬轻三功有过人的绝技，故意又摆出这片青竹桩来，露露你十二连环坞有总揽武术家绝技的威力。你也太以的小看我们了，我蓝氏兄弟今日非叫你尝尝手段不可！”往前走过这片青竹桩，隔开有四五丈远，只见是一片青砖，侠尼和鹰爪王相视一笑。这地上的青砖按这八八六十四卦摆好了的，可是砖满是净立在石沙上，并且全是竖着，这两处全没什么介意。

又走过四五丈，见地上石沙地上，全扎着茶杯大的穴眼。在花棚前放着八张竹凳，每个竹凳上有一只方形朱漆木盘，每盘里全是装着整捆的旃檀素香，纸封全已剥去。这八盘香放在这，不由得不叫鹰爪王和西岳侠尼暗自吃惊，已认出这是福建少林寺的绝技“罗汉束香桩”。这种轻功倒还不足为奇，要在上面施展少林寺的嫡传武功“十八罗汉手”，能在这上运用三盘的功夫，差不多江湖上没有敢上去和他对手拆招的。只是天南逸叟武维扬全知他不是少林派，何况他又掌着凤尾帮的龙头主座，这种帮会和总揽武术大成的少林派是水火不同炉，今日他竟安排下这种绝技，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了。此时不仅鹰爪王和西岳侠尼惊心，连追云手蓝璧、矮金刚蓝和也全暗暗诧异。

再往右首花棚那边察看，虽没有设备什么武林中绝技的器械，只是靠前半段花棚里从顶子上垂下来八根绒绳，在对着罗汉束香桩这边却垂下来四根巨绳。以鹰爪王等一班人的多经多见,竟看不出这是做什么用的。在贴近了走廊西首的花棚下又放着一张矮脚几,上面放着五盏古铜油灯,灯里是满注着油，并未燃起。这几样设备全知道是另有文章。此时已令这一班赴会的人生了戒心，天南逸叟武维扬却没往这抱月式的回廊下让一班侠义道，径引领着群雄从西南角绕过去。这里已经沿着回廊转角处安置下人前来迎接，肃立道旁的全是主坛上各舵主。从这回廊后过来，往后是处宽敞的院落，院内花木扶疏，迎面是一幢七间长的客堂，全是用巨石修筑的墙壁，屋顶依然用茅草铺的。除了梁架之外，在外形上看不见一点砖木，连这客堂的窗子全是石头开的，形似庙堂。在檐下左右各侍立着四名帮匪，全是衣冠整洁，肃然侍立着。这里武维扬往旁一侧身道：“有劳老师傅这么辛苦，武某很

抱不安，请到净业堂小坐吧！”

鹰爪王等暗中又把这里的形势细打量了一番，见这里除了这七间净业堂之外，两边是有两行果木树，在果木树后隐约的有两排房屋，也全是石墙石壁，但和迎面的净业堂相隔很远，按形式不是正方向，是斜八字形。可是偌大的一片山庄除了随着龙头主座迎请赴会的人以外，没有多少人露面。鹰爪王和侠尼一面谦逊着随着走上净业堂的石阶，这时两旁又是“叮咚”的二声云板，从净业堂中走出四位老少不一的武师，躬身肃立两旁。天南逸叟武维扬和欧阳尚毅、天罡手闵智、八步凌波胡玉笙，全随着龙头帮主的身旁，往净业堂门旁下垂首一站。鹰爪王和侠尼略示谦逊，率领一班人走进了净业堂，所有赴会的人全进来之后，龙头帮主和三堂香主才随了进来，跟着那八位福寿堂的香主也相随而入。众人进得净业堂，里面的地境较天凤堂宏敞，只是没有天凤堂那么高爽。里面有五丈深的地方，只是四面没有纸窗，只是就石墙开成的百古窗洞，全是洞敞着。这座净业堂中顿显着一片阴森森的，步履稍重，四壁全作回声。进门丈许两边已排列好酒筵，一共列了十二席。在前边的席面排列的整整齐齐，后面临西墙，排列着几十个座位；正如前面那片练武场回廊上所设的座次是一样，全是每一副座头是两把椅子一张小几。天南逸叟武维扬往里让着，两位掌门人随即率领着一班侠义道走到里面。武维扬请大家落座，一班弟子们仍然侍立在掌门人身后。执役的匪党献茶之后，武维扬立刻含笑说道：“王老师，庵主，昨夜武某对于老师傅们保护不周，致使老师傅们不能安枕，这太叫武某抱惭无地了！”

这种话两位掌门人倒有些不好答，因为若仅是秦中三鸟尚没有什么，只是其中多是他本帮生心内叛的人，武维扬话既

说的含糊，遂由鹰爪王答应道：“帮主不要客气，些许小事不值介意。”天南逸叟武维扬复说道：“敝坞此次蒙淮阳、西岳两派老师傅们惠临，武某因为我们两家的事片言可以解决，不愿再惊动江湖道上一班好友，只是在昨夜今晨有几位同道赶到敝坞。武某因为昨夜天风堂之会，敝帮变生肘腋，老师傅们全是久历江湖，明察秋毫，谅也瞒不过老师傅们。武某也不用再自暴自丑，所以又挽留老师傅们在敝坞多耽搁一夜。只是适逢其会的竟有同道前来，这正应了蓝大侠猜武某另有图谋。所以这几位朋友虽是赶到，想借机一瞻老师傅的丰采，武某可没敢那么冒昧，故此先向老师傅们面前请教，可否和武某这几位朋友一会？”鹰爪王不禁呵呵一笑道：“武帮主你以为我王道隆是何如人？竟会这么不近人情。我们此次偕同庵主到十二连环坞的来意，一来是为解决我们两下里的事，二来也为十二连环坞乃是藏龙卧虎之地，乘机多见识几位江湖异人、风尘奇士，武帮主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叫江湖道上朋友听了去，我王道隆何以为人。何况我们这次到十二连环坞来的，也并非全是我淮上清风堡和西岳碧竹庵的门下，也有许多位武林同道在内。那要象武帮主那么说，岂不叫敝友们置身无地么？”天南逸叟武维扬冷笑一声道：“那么老师傅们既然没有猜疑武某之心，那么武某就请他们过来一会吧。”

这时追云手蓝璧听天南逸叟武维扬竟自找补昨天的话，自己哪容得他这样的用话阴损，自己立刻站起，方要发话，忽的听得外面天空中蓦的出现信鸽递报，跟着从外面进来一名执堂师，向武帮主面前报道：“报！港口现在有淮阳派的两位好友前来要参与本帮的盛会，因为未得三堂的旗令和帮主的坛谕，各香主全在港口候令。”天南逸叟武维扬听了一

怔，向鹰爪王看了一眼，脸上立刻呈现一种不自然的微笑道："好得很！既是有淮阳派的好友前来，赶紧用信鸽传出去往里请。"那位执堂师立刻答应了声，转身出去。武维扬又传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出去给自己迎接来人。天罡手闵智领命出去，鹰爪王心中暗暗称奇：这是什么人竟会对于我这样关心，仗义帮忙？单身还要入虎穴，和我淮阳派定有极深的渊源。只是来者何人，叫人好生难猜想。并且从分水关到内港是多远的路程，即是我淮阳派的好友，他们绝不肯从十二连环坞的秘径走，那么这来人是从什么时候来的？这位武帮主还叫天罡手闵智迎了出去，以我们现在双方已在会面，是不是能够等待他，这时鹰爪王十分怀疑，就是万柳堂也在诧异着。鹰爪王等这里一转念之间，蓦的想起武维扬已然说出他尚有一班好友，忙向武维扬道："武帮主，令友们现在哪里？赶快请出来，也好叫我们早瞻丰采，多见识几位高人。"天南逸叟武维扬含笑道："王老师不要忙，既然有好朋友到了，武某这里静待佳宾，好在这位朋友已进内港，武某这里边竟先用信鸽传令出去，不用等闵香主迎到就可以入内三堂，大约没有什么耽搁了。"鹰爪王听武维扬的话风中，似对于来人早有所闻，现在他还是非先见了自己这边的来人，才肯令他所约的朋友相见，遂也不再过形客气。果然事出意外，这里才说了些闲话，换了一盏茶时，外面的云板又连击了三声，武维扬站起道："如何？我说没有什么耽搁，果然已经到了！老师傅少坐，武某要先认识认识这位武林同道。"说着随即向大家微一拱手，复向欧阳尚毅等说了声："你们陪老师傅们话着。"立刻匆匆走出净业堂。鹰爪王等见他这种情形，分明是对于来人十分注意，自己索性倒沉住了气，和欧阳尚毅谈着话，工夫不大，只见从净业堂外

走进三人。左边是天罡手闵智，当中这人一露面，鹰爪王不禁愕然，心中一动，先疑心是暗入十二连环坞的那位丐侠崔平，一细看又不对。这人年岁比铁笛丐侠轻的多，和西川双煞鬼影子李玄通差不多，可是身材又比较着矮，这人也就在四十上下。

但见他瘦削的一张青白色面皮，两道长眉，眉梢往下垂着；一双细目，不擦眼皮时，只象没睡醒似的；鼻梁微塌，两耳往前推着，有多日没剃头梳洗，头上的短发蓬松；身上穿着件两截长衫，上半截的夏布已经成香灰色，下截的罗已经烧穿了许多处洞；下面一双高腰袜子已经是满布油泥。脚下尚穿双青绒挖云厚底的夫子履，所有上面青绒的云字头全翻起来。这双鞋和他身上穿的至少有十几年没下身，右手中擎着一杆旱烟袋，一只皮烟荷包还拴着火镰火石。这分形相，看着洒脱的一个游学乞食的穷酸。鹰爪王一丝也想不起哪里见过这人，遂向自己下首座的一干同门以目示意，意思是想问问大家谁认识此人。续命神医万柳堂和金刀叟邱铭，以及淮阳派中的辈分长的，全是暗示不认识来人。这种情形，令鹰爪王十分难堪。人是为自己来的，并且是单独赶到，若是见了面来个彼此现引见，这也太叫凤尾帮中人笑话齿冷人。只是鹰爪王向自己人一瞬间，一眼望到燕赵双侠全是向门首一顾之后，嘴皮微动了动，似乎要说话没说出来，又复把头低下。鹰爪王因为当着武维扬，没敢追问他们是否和此人相识。这时来人已跨进了净业堂，一边往里走着，却毫无顾忌的向武维扬说道："武帮主你倒真够豪爽大方！我们这班人不是戳竿立场子的，就是走江湖保镖护院的，甚至于把一身所学搁在土地换饭吃，没有多大来头。所以这次武帮主你把口风一放出去，准许我们入十二连环坞来开开眼

界，真叫我们这班扛着练武蒙饭吃的江湖道多见点世面。就凭你这点排场，十二连环坞这点布置，不用武帮主你再露别的家私，就够我们见识的了！临完你再要是破费个千八百两的，往桌子面上一坐，你说我们这班人还能不讲交情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天云雾满散。我上官云彤不是不开眼，我未入十二连环坞总还疑心这凤尾帮何致就要独霸江湖，这位武帮主究竟是何如人也？赶到一进了十二连环坞，这才知道盛名之下无虚士，名不虚传，不是这里的一班弟兄们给我赏个面子，我几乎是寸步难行。”

这人明是和武维扬说话，可是绝没理会身旁的武帮主，眼光一闪一闪的只往一干帮匪和这净业山庄四周打量。说到这句，一抬头竟向鹰爪王招呼道：“王老师，你说是不是？哦！怎么这位西岳碧竹庵主也和武帮主有交道，可见武帮主的威名远震了。”慈云庵主是何等方正严肃的人，就连燕赵双侠那么语言无忌，到处诙谐的人，对于庵主面前全不敢那么放肆。今日这来人一照面就这么毫无礼貌的说出这种话来，侠尼身后的五个女弟子全怒了，一个个怒目相视的，要发话叱问来人何得这么无礼？只是往庵主脸上看时，只见师傅毫无愠色的，并且腮边现出微笑。天罡手闵智和龙头帮主是一左一右的让着来人，此时听到来人一道出上官云彤四个字，不由得相顾却步。里面陪着赴会群雄的欧阳尚毅，及天罡手闵智也为来人的姓名一震，只是细看了看来人这种情形，神色上又复淡然了。不过内中有知道来人来历的，莫不暗暗吃惊。

且说鹰爪王在先本是对于来人猜不出是怎么个来头，乃至来人这一自道姓名，并且暗中更形示意不认识自己的人，不要露出形迹来。只是鹰爪王虽是暗中欣幸此人出头相助，

自己这方面有十分的把握，不过此人一出头，可说不定就许比燕赵双侠闹的乱子大。

原来这位突如其来的怪客，是武林中一个怪杰，名叫上官云彤，专在东北各处行道。掌中一对双环，专打金钟罩，善破铁布衫。练就一双夜眼，能破各种暗器，尤擅轻功提纵术，机警绝伦，只是嫉恶如仇，手黑心狠，江湖道丧命在他手中的，不知有多少了，江湖道中全称他为"活报应"。这位江湖怪杰是最难招惹，他是只要认为你是个对手，他非和你见出个生死来不算完。因为这个，绿林道中人没有不惧他三分的。只是如今竟然在浙南出现，更来到十二连环坞中现身相助，更出于自己意料之外。自己只是知道有这么个江湖怪杰，并没会过面，此时见到这位江湖怪杰哪得不惊异？只是这位上官云彤好似和淮阳、西岳两派全十分厮熟，自己也不肯再说不认识，遂也拱手招呼道："上官老师，怎么这么巧，竟会这时赶到？王某不才，竟令一班好友这么不辞风尘劳苦，远道帮忙，王道隆于心太不安了。"这时活报应上官云彤已走到里面，对于鹰爪王的话只是微笑了笑："王老师不要这么客气，咱们用不着这些场面过节儿。我这人是向来放浪形骸惯了的，咱们别把咱们江湖道本来面目忘了……"说到这又复一扭头向天南逸叟武维扬道："武帮主，你说是不是？"武维扬这时已微含怒意，冷然笑道："上官老师，你从闯入分水关，连冲十二连环坞的各处伏桩，武某已猜出多半是上官老师。我武维扬对于入十二连环坞的好朋友是竭诚相迎，真要是安心扰乱我主坛重地，谅还不至那么容易的就许他进来。何况我武维扬出身也是江湖道，现在执掌凤尾帮龙头主座，我哪能忘了江湖上一班同道呢？上官老师，快快请坐，有你老师傅到场参与我们这次的聚会，我们的事更

好讲了。”活报应上官云彤只微向欧阳尚毅等一拱手道：“香主们请坐，恕我不客气了。”说罢竟自往客位一坐，对于天南逸叟武维扬的话似乎没听见，只向慈云庵主这边看了一眼，遂向燕赵双侠道：“蓝老师，咱们在辽东道上分手之后，我也是紧自赶着往浙南来，敢情我还是没有你们的驴快，竟自依然走到我头里来。可是我这两条腿可也没误了事，我们居然在这里会上了，这倒是快事。”这里追云手蓝璧两眼一翻，嘻嘻一笑道：“上官老师，我看我们现在先不必谈这些闲话，我们和武帮主的事还没有讲下来，武帮主这里还有几位江湖同道正要请出来和我们一会哩！”上官云彤把大旱烟袋锅儿往鞋底子上磕了磕，随即扭头向天南逸叟武维扬道：“武帮主，既有好朋友来到，我很愿意见识见识，武帮主赶紧请出来一会吧！”武维扬率然答道：“武某是敬遵台命。”说到这扭头向执堂师彭寿山道：“到后面把四位老师傅请过来。”执堂师彭寿山应声出去。

工夫不大，从外面走进四人。头一个走进净业堂的，又令鹰爪王等愕异，出于意料的竟是一个年过六旬左右的僧人，形神潇洒。灰布的肥大僧袍，青护领，黄丝绦，白袜僧鞋，秃头顶，面色红润，眉疏目朗，顶上挂着一串念珠。进门来双手合十，向净业堂中所有的人施了一礼。双手从肥大的僧袍一露出来，双手的指甲全有二三寸长，这是武林中不常见的。因为不论使拳术使器械，指甲最不宜有，这和尚一施礼，在座的人全拱手答礼。在这和尚后面鱼贯而入的三人，头一个是身量高大，面如锅铁，烧颊浓髯，穿着打扮一望而知是江湖绿林道。后面二人，一个约四旬上下，瘦若枯柴，黄焦焦的脸色，细眉鼠目，目光流转不定。后面一个年约三旬上下，长得倒是五官端正，气宇昂藏，身穿蓝绸长衫，

白袜履，形如富家子弟。走进净业堂，天南逸叟武维扬和三堂香主，以及八位福寿堂香主全离位向前迎接，执礼之恭，足以见出来人定是非常人。天南逸叟武维扬单向那和尚躬身施礼道："有劳老禅师久候，武某抱歉良深，老禅师里请！"随又向和尚身后的三位江湖道说道："老师们请里边坐，今日不仅是淮阳、西岳两派的高人全可以一会，并且还有一位名震江湖的老师傅，此人大约诸位全有个耳闻，这就是以双环踏遍江湖，威镇辽东三省活报应上官云彤，凡是江湖上人大约没有不知道这位老英雄吧！"这时这位挟绝技游戏江湖的异人，双环镇辽东活报应上官云彤连眼皮也不撩，大马金刀的依然向鹰爪王叙着江湖道上的话。直到这位和尚口念："阿弥陀佛！上官施主，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十年前辽东道上一别，虽说是我们不易再相逢，哪料到今日竟在浙南重聚首，叫老衲好生欣幸。"



I S B N 7-80528-075-4 / I ·15　定价：3.30元